讀懂經典
I10101

大般若經精要

張子敬居士◎講述
真如居士◎校輯

修訂版

大乘法門的理論基礎，大乘修行的指導方針，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的究竟成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本書特色：

1. 作者係參考古德精簡《大般若經》之相關著作，再加以揀擇、刪選，因此本書可說是《大般若經》的精要書。
2. 作者於文中深奧難懂的名相、文句下，直接注解、消文，解釋疑難，減少閱讀上的障礙。
3. 本文之中每頁之上均附有提要，使修學者易於掌握內容精義，並收複習之效。
4. 每品之末或段落之中，均標明《大般若經》之出處，方便讀者對照、檢索原經文。



簡介

「般若」智慧，爲大乘六波羅密中的根本，所以說「五度如盲，般若爲導」。自佛法東傳中土，譯師們非常重視般若經典的翻譯。特別是唐代玄奘大師完整譯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以下簡稱《大般若經》）之後，此經即成爲佛子必讀之經典。

《大般若經》總集佛陀於四處、十六會的開示，針對不同根器之衆生層層詳述，反覆辨析。然而，全經共六百卷，不僅卷帙浩繁，內容廣博，同時又有諸多名相與深奧哲理，致使閱者望而怯步。

清季張子敬、王崇德夫婦有鑑於此，特依《大般若經》二百七十五品逐一以白話擇要講解，並由眞如居士校輯而成《大般若經精要》一書，幫助現代人跨越名相與哲理的鴻溝，帶領讀者深入佛陀的大智慧寶藏，直探生命智慧的秘要。

讀懂經典
I10101

大般若經精要

張子敬居士◎講述
真如居士◎校輯

修訂版

大乘法門的理論基礎，大乘修行的指導方針，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的究竟成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本書特色：

1. 作者係參考古德精簡《大般若經》之相關著作，再加以揀擇、刪選，因此本書可說是《大般若經》的精要書。
2. 作者於文中深奧難懂的名相、文句下，直接注解、消文，解釋疑難，減少閱讀上的障礙。
3. 本文之中每頁之上均附有提要，使修學者易於掌握內容精義，並收複習之效。
4. 每品之末或段落之中，均標明《大般若經》之出處，方便讀者對照、檢索原經文。



目次

大般若经一 001-200 卷（第一会 79 品）

（至初分难信解品第 34-19）

大般若经初会序
初分 缘起品第一[卷 1]
初分 学观品第二[卷 3]
初分 相应品第三[卷 4]
初分 转生品第四[卷 7]
初分 赞胜德品第五[卷 10]
初分 现舌相品第六[卷 10]
初分 教诫「教授」品第七[卷 11]
初分 劝学品第八[卷 36]
初分 无住品第九[卷 36]
初分 般若行相品第十[卷 38]
初分 譬喻品第十一[卷 42]
初分 菩萨品第十二[卷 45]
初分 摩诃萨品第十三[卷 47]
初分 大乘铠品第十四[卷 49]
初分 辨大乘品第十五[卷 51]
初分 赞大乘品第十六[卷 56]
初分 随顺品第十七[卷 61]
初分 无所得品第十八[卷 61]
初分 观行品第十九[卷 70]
初分 无生品第二十[卷 74]
初分 净道品第二十一[卷 75]
初分 天帝品第二十二[卷 77]
初分 诸天子品第二十三[卷 81]
初分 受教品第二十四[卷 82]
初分 散花品第二十五[卷 84]
初分 学般若品第二十六[卷 85]
初分 求般若品第二十七[卷 89]
初分 叹众德品第二十八[卷 98]
初分 摄受品第二十九[卷 99]
初分 校量功德品第三十[卷 103]
初分 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一[卷 168]
初分 赞般若品第三十二[卷 172]
初分 谤般若品第三十三[卷 181]

大般若经二 200-400 卷

（难信解品第 34-20 *至* 初分结劝品第 79）

初分 难信解品第三十四
初分 赞清净品第三十五
初分 着不着相品第三十六
初分 说般若相品第三十七
初分 波罗蜜多品第三十八
初分 难闻功德品第三十九
初分 魔事品第四十
初分 佛母品第四十一
初分 不思议等品第四十二
初分 办事品第四十三
初分 众喻品第四十四
初分 真善友品第四十五
初分 趣智品第四十六
初分 真如品第四十七
初分 菩萨住品第四十八
初分 不退转品第四十九
初分 巧方便品第五十
初分 愿行品第五十一
初分 殑伽天品第五十二
初分 善学品第五十三
初分 断分别品第五十四
初分 巧便学品第五十五
初分 愿喻品第五十六
初分 坚等赞品第五十七
初分 嘱累品第五十八
初分 无尽品第五十九
初分 相引摄品第六十
初分 多问不二品第六十一
初分 实说品第六十二
初分 巧便行品第六十三
初分 遍学道品第六十四
初分 三渐次品第六十五
初分 无相无得品第六十六
初分 无杂法义品第六十七
初分 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
初分 诸法平等品第六十九
初分 不可动品第七十
初分 成熟有情品第七十一
初分 严净佛土品第七十二
初分 净土方便品第七十三
初分 无性自性品第七十四
初分 胜义瑜伽品第七十五
初分 无动法性品第七十六
初分 常啼菩萨品第七十七
初分 法涌菩萨品第七十八
初分 结劝品第七十九

大般若经三 400-600 卷（ 第二会 85 品）

（二分缘起品第 1 至第十六般若波罗蜜多分之 8）

大般若经第二会序
第二分 缘起品第 1
第二分 欢喜品第 2
第二分 观照品第 3,1-4
第二分 无等等品第 4 (N/A)
第二分 舌根相品第 5 (N/A)
第二分 善现品第 6,1-3
第二分 入离生品第 7
第二分 胜军品第 8,1-2 (N/A)
第二分 行相品第 9,1-2
第二分 幻喻品第 10 (N/A)
第二分 譬喻品第 11
第二分 断诸见品第 12
第二分 六到彼岸品第 13,1-2 (N/A)
第二分 乘大乘品第 14 (N/A)
第二分 无缚解品第 15
第二分 三摩地品第 16, 1-2 (N/A)
第二分 念住等品第 17,1-2 (N/A)

大般若经第三会

大般若经第四会

第四分 妙行品第 1,1-2
第四分 帝释品第 2 (N/A)
第四分 供养窣堵波品第 3,1-3 (N/A)
第四分 称扬功德品第 4 (N/A)
第四分 福门品第 5,1-2 (N/A)
第四分 随喜回向品第 6,1-2 (N/A)
第四分 地狱品第 7 (N/A)
第四分 清净品第 8 (N/A)
第四分 赞叹品第 9 (N/A)
第四分 总持品第 10,1-2 (N/A)
第四分 魔事品第 11,1-2
第四分 现世间品第 12 (N/A)
第四分 不思议等品第 13 (N/A)
第四分 譬喻品第 14 (N/A)
第四分 天赞品第 15 (N/A)
第四分 真如品第 16,1-2 (N/A)
第四分 不退相品第 17 (N/A)
第四分 空相品第 18,1-2
第四分 深功德品第 19
第四分 殑伽天品第 20
第四分 觉魔事品第 21,1-2
第四分 善友品第 22,1-2
第四分 天主品第 23
第四分 无杂无异品第 24
第四分 迅速品第 25,1-2 (N/A)
第四分 幻喻品第 26 (N/A)
第四分 坚固品第 27,1-2 (N/A)
第四分 散花品第 28 (N/A)
第四分 随顺品第 29 (N/A)

大般若经第五会

大般若经第五会
大般若经第五会序
第五分 善现品第 1
第五分 天帝品第 2 (N/A)
第五分 窣堵波品第 3 (N/A)
第五分 神呪品第 4 (N/A)
第五分 设利罗品第 5 (N/A)
第五分 经典品第 6 (N/A)
第五分 回向品第 7
第五分 地狱品第 8
第五分 清净品第 9
第五分 不思议品第 10,1-2 (N/A)
第五分 魔事品第 11 (N/A)
第五分 真如品第 12 (N/A)
第五分 甚深相品第 13
第五分 船等喻品第 14
第五分 如来品第 15,1-2
第五分 不退品第 16 (N/A)
第五分 贪行品第 17,1-2
第五分 姊妹品第 18 (N/A)
第五分 梦行品第 19 (N/A)
第五分 胜意乐品第 20 (N/A)
第五分 修学品第 21 (N/A)
第五分 根栽品第 22,1-2
第五分 付嘱品第 23 (N/A)
第五分 见不动佛品第 24 (N/A)

大般若经第六会

大般若经第六会
大般若经第六会序
第六分 缘起品第 1 (N/A)
第六分 通达品第 2 (N/A)
第六分 显相品第 3
第六分 法界品第 4,1-2
第六分 念住品第 5
第六分 法性品第 6
第六分 平等品第 7
第六分 现相品第 8 (N/A)
第六分 无所得品第 9 (N/A)
第六分 证劝品第 10 (N/A)
第六分 显德品第 11 (N/A)
第六分 现化品第 12
第六分 陀罗尼品第 13 (N/A)
第六分 劝诫品第 14,1-2 (N/A)
第六分 二行品第 15
第六分 赞叹品第 16 (N/A)
第六分 付嘱品第 17 (N/A)

第七会曼殊室利分序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 1-2
第八会那伽室利分序
第八那伽室利分
第九会能断金刚分序
第九能断金刚分
第十会般若理趣分序
第十般若理趣分
第十一会施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一布施波罗蜜多分之 1-5
第十二会戒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二净戒波罗蜜多分之 1-5
第十三会忍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三安忍波罗蜜多分
第十四会勤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四精进波罗蜜多分
第十五会静虑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五静虑波罗蜜多分之 1-2
第十六会般若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六般若波罗蜜多分

大般若经一 001-200 卷（第一会 79 品）

（至初分难信解品第 34-19）

大般若经初会序

初分缘起品第一[卷 1]
初分学观品第二[卷 3]
初分相应品第三[卷 4]
初分转生品第四[卷 7]
初分赞胜德品第五[卷 10]
初分现舌相品第六[卷 10]
初分教诫「教授」品第七[卷 11]
初分劝学品第八[卷 36]
初分无住品第九[卷 36]
初分般若行相品第十[卷 38]
初分譬喻品第十一[卷 42]
初分菩萨品第十二[卷 45]
初分摩诃萨品第十三[卷 47]
初分大乘铠品第十四[卷 49]
初分辨大乘品第十五[卷 51]
初分赞大乘品第十六[卷 56]
初分随顺品第十七[卷 61]
初分无所得品第十八[卷 61]
初分观行品第十九[卷 70]
初分无生品第二十[卷 74]
初分净道品第二十一[卷 75]
初分天帝品第二十二[卷 77]
初分诸天子品第二十三[卷 81]
初分受教品第二十四[卷 82]
初分散花品第二十五[卷 84]
初分学般若品第二十六[卷 85]
初分求般若品第二十七[卷 89]
初分叹众德品第二十八[卷 98]
初分摄受品第二十九[卷 99]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卷 103]
初分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一[卷 168]
初分赞般若品第三十二[卷 172]
初分谤般若品第三十三[卷 181]

大般若经二 200-400 卷

（难信解品第 34-20 至 初分结劝品第 79）

初分难信解品第三十四
初分赞清净品第三十五
初分着不着相品第三十六
初分说般若相品第三十七
初分波罗蜜多品第三十八
初分难闻功德品第三十九
初分魔事品第四十
初分佛母品第四十一
初分不思议等品第四十二
初分办事品第四十三
初分众喻品第四十四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
初分趣智品第四十六
初分真如品第四十七
初分菩萨住品第四十八
初分不退转品第四十九
初分巧方便品第五十
初分愿行品第五十一
初分殑伽天品第五十二
初分善学品第五十三
初分断分别品第五十四
初分巧便学品第五十五
初分愿喻品第五十六
初分坚等赞品第五十七
初分嘱累品第五十八
初分无尽品第五十九
初分相引摄品第六十
初分多问不二品第六十一
初分实说品第六十二
初分巧便行品第六十三
初分遍学道品第六十四
初分三渐次品第六十五
初分无相无得品第六十六
初分无杂法义品第六十七
初分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
初分诸法平等品第六十九
初分不可动品第七十
初分成熟有情品第七十一
初分严净佛土品第七十二
初分净土方便品第七十三
初分无性自性品第七十四
初分胜义瑜伽品第七十五
初分无动法性品第七十六
初分常啼菩萨品第七十七
初分法涌菩萨品第七十八
初分结劝品第七十九

大般若经三 400-600 卷（ 第二会 85 品）

（二分缘起品第 1 至第十六般若波罗蜜多分之 8）

大般若经第二会序

第二分缘起品第 1
第二分欢喜品第 2
第二分观照品第 3,1-4
第二分无等等品第 4
第二分舌根相品第 5
第二分善现品第 6,1-3
第二分入离生品第 7
第二分胜军品第 8,1-2
第二分行相品第 9,1-2
第二分幻喻品第 10
第二分譬喻品第 11
第二分断诸见品第 12
第二分六到彼岸品第 13,1-2
第二分乘大乘品第 14

第二分无缚解品第 15
第二分三摩地品第 16， 1-2
第二分念住等品第 17,1-2
第二分修治地品第 18,1-2
第二分出住品第 19,1-2
第二分超胜品第 20， 1-2
第二分无所有品第 21,1-3
第二分随顺品第 22
第二分无边际品第 23,1-4
第二分远离品第 24,1-2
第二分帝释品第 25,1-2
第二分信受品第 26
第二分散花品第 27,1-2
第二分授记品第 28
第二分摄受品第 29,1-2
第二分窣堵波品第 30
第二分福生品第 31
第二分功德品第 32
第二分外道品第 33
第二分天来品第 34,1-2
第二分设利罗品第 35
第二分经文品第 36,1-2
第二分随喜回向品第 37,1-2
第二分大师品第 38
第二分地狱品第 39,1-2
第二分清净品第 40
第二分无摽帜品第 41,1-2
第二分不可得品第 42
第二分东北方品第 43,1-3
第二分魔事品第 44
第二分不和合品第 45,1-2
第二分佛母品第 46,1-2
第二分示相品第 47,1-2
第二分成办品第 48
第二分船等喻品第 49,1-2
第二分初业品第 50,1-2
第二分调伏贪等品第 51
第二分真如品第 52,1-3
第二分不退转品第 53
第二分转不转品第 54
第二分甚深义品第 55,1-2
第二分梦行品第 56
第二分愿行品第 57
第二分殑伽天品第 58
第二分习近品第 59
第二分增上慢品第 60,1-3
第二分同学品第 61,1-2
第二分同性品第 62,1-2
第二分无分别品第 63
第二分坚非坚品第 64,1-2
第二分实语品第 65,1-2
第二分无尽品第 66
第二分相摄品第 67
第二分巧便品第 68,1-4
第二分树喻品第 69
第二分菩萨行品第 70
第二分亲近品第 71
第二分遍学品第 72,1-2
第二分渐次品第 73,1-2
第二分无相品第 74,1-2
第二分无杂品第 75,1-2
第二分众德相品第 76,1-4
第二分善达品第 77,1-3
第二分实际品第 78,1-2
第二分无阙品第 79,1-2
第二分道土品第 80
第二分正定品第 81
第二分佛法品第 82
第二分无事品第 83
第二分实说品第 84
第二分空性品第 85

大般若经第三会

大般若经第三会序
第三分缘起品第 1
第三分舍利子品第 2,1-4
第三分善现品第 3,1-17
第三分天帝品第 4,1-3
第三分现窣堵波品第 5,1-3
第三分称扬功德品第 6,1-2
第三分佛设利罗品第 7
第三分福聚品第 8,1-2
第三分随喜回向品第 9,1-2
第三分地狱品第 10,1-2
第三分叹净品第 11,1-2
第三分赞德品第 12
第三分陀罗尼品第 13,1-2
第三分魔事品第 14
第三分现世间品第 15-1
第三分不思议等品 第 16
第三分譬喻品 第 17
第三分善友品 第 18
第三分真如品 第 19，1-2
第三分不退相品第 20，1-2
第三分空相品第 21,1-3
第三分殑伽天品第 22
第三分巧便品第 23,1-4
第三分学时品第 24
第三分见不动品第 25,1-2
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 26,1-4
第三分慧到彼岸品第 27
第三分妙相品第 28,1-5
第三分施等品第 29,1-4

第三分佛国品第 30, 1-2
第三分宣化品第 31, 1-2

大般若经第四会

大般若经第四会序
第四分妙行品第 1, 1-2
第四分帝释品第 2
第四分供养窣堵波品第 3, 1-3
第四分称扬功德品第 4
第四分福门品第 5, 1-2
第四分随喜回向品第 6, 1-2
第四分地狱品第 7
第四分清净品第 8
第四分赞叹品第 9
第四分总持品第 10, 1-2
第四分魔事品第 11, 1-2
第四分现世间品第 12
第四分不思议等品第 13
第四分譬喻品第 14
第四分天赞品第 15
第四分真如品第 16, 1-2
第四分不退相品第 17
第四分空相品第 18, 1-2
第四分深功德品第 19
第四分殑伽天品第 20
第四分觉魔事品第 21, 1-2
第四分善友品第 22, 1-2
第四分天主品第 23
第四分无杂无异品第 24
第四分迅速品第 25, 1-2
第四分幻喻品第 26
第四分坚固品第 27, 1-2
第四分散花品第 28
第四分随顺品第 29

大般若经第五会

大般若经第五会序
第五分善现品第 1
第五分天帝品第 2
第五分窣堵波品第 3
第五分神咒品第 4
第五分设利罗品第 5
第五分经典品第 6
第五分回向品第 7
第五分地狱品第 8
第五分清净品第 9
第五分不思议品第 10, 1-2
第五分魔事品第 11
第五分真如品第 12
第五分甚深相品第 13
第五分船等喻品第 14
第五分如来品第 15, 1-2
第五分不退品第 16
第五分贪行品第 17, 1-2
第五分姊妹品第 18
第五分梦行品第 19
第五分胜意乐品第 20
第五分修学品第 21
第五分根栽品第 22, 1-2
第五分付嘱品第 23
第五分见不动佛品第 24

大般若经第六会

大般若经第六会序
第六分缘起品第 1
第六分通达品第 2
第六分显相品第 3
第六分法界品第 4, 1-2
第六分念住品第 5
第六分法性品第 6
第六分平等品第 7
第六分现相品第 8
第六分无所得品第 9
第六分证劝品第 10
第六分显德品第 11
第六分现化品第 12
第六分陀罗尼品第 13
第六分劝诫品第 14, 1-2
第六分二行品第 15
第六分赞叹品第 16
第六分付嘱品第 17
第七会曼殊室利分序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 1-2
第八会那伽室利分序
第八那伽室利分
第九会能断金刚分序
第九能断金刚分
第十会般若理趣分序
第十般若理趣分
第十一会施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一布施波罗蜜多分之 1-5
第十二会戒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二净戒波罗蜜多分之 1-5
第十三会忍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三安忍波罗蜜多分
第十四会勤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四精进波罗蜜多分
第十五会静虑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五静虑波罗蜜多分之 1-2
第十六会般若波罗蜜多分序
第十六般若波罗蜜多分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導讀

一、《般若經》的由來

日人所編集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中，第五冊至第八冊，名爲「般若部」。屬於般若部的經典不在少數，這些經典有一明顯的共同特色，即除少數例外，經名一概是「XX般若波羅蜜（多）經」。經以般若波羅蜜爲名，可見這些經典的主題就是般若波羅蜜，由於主題相同，這些經典才被歸於同一部類。

般若是梵文prajñā的音譯，義爲智慧，是對甚深法義的觀察、思辨與體悟。佛典中與之義同而名異的，尚有慧、見、明、觀、忍、智、覺、正觀、正見、正知、正思惟、如實觀、如實知、如實見、如實知見、如實思惟、擇法等等。波羅蜜，是梵文pāramitā音譯，其義爲越過、度過、到彼岸，引伸起來，還有究竟、完成的意思。般若波羅蜜，有時亦義譯爲智度。智度——以智慧來超越、穿度、完成由此到彼的程序與方法，就是般若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在佛法中有什麼意義呢？爲什麼會有專門講述般若波羅蜜的經典呢？並且這樣的經典尚不在少數呢？佛教的終極目的，在於超越生死輪迴的大苦，達到永恆的、究竟的安樂，即所謂離苦得樂。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知道生死何以是苦，如何會有生死；進一步即要明白何以有必要解脫

生死，解脫生死的可能性何在，最後則要明白解脫生死的方法。所謂不知不能行，要實踐解脫的方法，實現解脫的目標，不得不在知上下工夫。對法義能有正確認識，也就是建立正確的觀念，於是而能建立正確的修行方向，令實踐有所依歸。佛教著重在知，不論是義理的認知、學習與認知的累積，或對所知的思惟、觀察、抉擇以致於消化吸收，都是極其重要的。然而，運用經驗、運用理性的學習，爲什麼會被稱作般若——智慧呢？智慧，在一般的理解裡，應是知道很多事情、很有辦法處理事情的意思，在佛教來說，真正對宇宙人生有其透徹、究竟的認識的人，則唯有佛陀，佛才是唯一稱得上有智慧的人。佛教解脫生死的道理，是佛陀所宣說的，佛陀能宣說這樣的道理，在於佛有洞悉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修行所憑藉的道理，由智慧而來，依於這個道理而修行，有如模擬智慧的運作，最終可以獲得智慧，因此，一切闡述義理的語言文字，一切模擬智慧操作的練習，雖非智慧，卻出自智慧，且近似智慧，所以不妨假名其爲智慧，或者說，這是屬於凡夫的智慧。衆生之所以生死輪迴，苦際不盡，即是不明宇宙人生的真理，無法循智慧模式來生存；違反真理，所以生命當中處處皆有矛盾衝突，無論如何不能不感到痛苦的存在。而佛這樣的解脫者，因爲有智慧，所以時時刻刻都是隨順真理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解脫生死輪迴，換句話說，即是由沒有智慧——煩惱所覆，而到獲證智慧，就修行目標來說，佛教的終極目標即在智慧的證得。修行要靠智慧，因此般若是佛教之所以能成立的理論基礎，也是佛教一切行門的基礎，更是成就佛教修行目的所不可或缺的部份。

般若的重要，以三增上學——戒、定、慧爲例，有戒無慧，只是一般世間的善行，不能將善行導向解脫，有定無慧，也是如此，在佛教中，慧學是領導修行的標竿。講道德、講修心（定），世間一切的宗教學術莫不有大同小異之處，佛教的道德、佛教的修心，是以智慧爲導向的。換言之，智慧也是佛教不同於世間一切宗教、學術最主要的所在，佛教之所以是佛教，就在智慧。智慧是佛教的基礎，主導一切修行，所以佛陀所開示的修行方法中，三增上學最終攝於慧學，五根（信、精進、念、定、慧），最終攝於慧根，大乘六波羅蜜（布施、戒、忍、精進、禪、般若），最後攝於般若波羅蜜，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則以正見爲首，如此種種，皆表明了智慧的重要意義。

區隔佛教與世學的，在於智慧，同樣的，區隔佛教中大、小乘的，主要也還要靠智慧。印度佛教史中，大乘晚於小乘而起，爲突破數百年來小乘的權威，確立大乘法門，大乘根本的工作，就是要從大乘特有的般若波羅蜜著手。於是，般若的重要性反映在經典的集成上，就有專門宣說般若波羅蜜並以此爲經名的經典出現。般若經典篇幅不一，有大有小，由初期大乘到晚期秘密大乘，都有般若經的傳出。般若波羅蜜爲法門的基礎、修行的主導，在經典的集成上，也充份表現了出來。

二、般若法門

般若波羅蜜，是大乘特有的慧學。

如上所說，佛教的終極目標在解脫生死，要解脫生死，必須修慧，這一點，大小乘都一樣。造成生死輪迴的癥結，在於煩惱（kleśa）。煩惱，是眾生心理活動的機制，眾生在本能上、直覺上，其心理就是煩惱所覆的活動。煩惱之所以謂之煩惱，是因爲眾生因有這樣的心理機制，於是煩身惱心，不得自在。眾生的煩惱，簡而言之，就是不明真理，這不明真理，並且是本能上、直覺上的不明，也就是說，眾生是不自覺的、不假思索的、自然而然違反真理而存在的。真理，依佛陀的開示，是爲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緣起，是一切現象的本質，一切現象，是依因待緣而起的，也就是種種因素條件綜合而存在的。一切現象，沒有自成的、自有的、固定的本體，只是因緣的和合。眾生不明緣起的理則，其心理機制的運作，即是分別一一現象實有獨存，直覺的以爲一一現象爲獨立的、固定的個體。這種與生俱來的實在感，籠罩在眾生的認識中，使得眾生面對一切現象而生起佔有、操控的意念，不可自拔。眾生的存在，立足於個體的自我，所以眾生對於自我存在的執著、貪愛，是爲煩惱的根本。眾生由於不明我是緣起的、沒有本體的，其身心活動，即無不出發於自我，無不以自我爲中心，這樣的身心活動——業（karman），形成一股潛在的動能，成爲凝聚新生的力量。眾生因強

烈執著自我的獨立實存，自然就會以獨立個體的形式而存在，因而眾生一生又一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只要是不明真理，煩惱所覆，也就是沒有智慧，那麼生死輪迴就永無修止。佛教的智慧，就在打破煩惱的機制，讓本能的不明，轉而爲本能的明，所以佛教稱獲證智慧的成果爲覺（bodhi，菩提）、正覺（samyaksaṃbodhi，三藐三菩提），通俗的說，就是開悟。

修習智慧，有一定的方法，首先要知道緣起的道理，以緣起的道理觀察世間的現象，思惟參透，印證緣起的理則，然後才藉著禪定的修習強化自己的思惟與理解力，漸漸扭轉隨順煩惱的心理。問題在於，緣起的道理，應該怎麼表達才容易爲人理解接受呢？二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開始傳道時，印度宗教界厭世苦行的風氣正盛，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謂之修行，釋尊開示緣起，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不得不配合聽眾的理解與接受的能力，大抵說來，即是以厭離世間的苦以邁向出世解脫的涅槃（nirvāṇa）爲基調。如說，世間的一切都是因緣和合的，是有變動的，無常的，不可長保的，不必留戀的，自我的存在尤其是如此，所以要觀察自我的存在是虛幻的，以便斷除煩惱，完成一己的解脫。小乘經典的四阿含中就常有類似的文句：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無我無我所，涅槃寂靜。這樣的理解緣起，免不了要以爲世間是可厭的，涅槃是可樂的；世間是生死輪迴，是無常生滅的，涅槃是超越生死，是出世間，是超越生滅而不生不滅的；世間、涅槃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是世間就不是涅槃，是涅槃就不是世間；要解脫生死，必須離棄世間，因此解脫也必須鎖定在自己身上，與其他的眾生不相

干。

然而，佛教是這樣只求自利而不顧他人的嗎？佛教界中流傳著許多釋尊的故事、傳記、歷劫以來修行的事蹟，在在都表示，釋尊自己，不僅不是急切的自修自了，反而是不顧自己的安樂，不厭生死，生生世世不斷在輪迴中救濟眾生，利益眾生，這樣的發心修行，難道不是佛教行人的楷模嗎？釋尊初始傳道時，在佛教行人中，仰懷佛陀的偉大，追求成佛之道的心即開始發酵，一直持續到距釋尊去世約五百年的時候，厭離自了的小乘法門終遭突破，興起了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就佛果的大乘法門。大乘（mahāyāna），是利他為重的，是入世而不厭世的，所欲成就的，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在幫助眾生解脫中完成自己的解脫。因此，大乘的動機、目標既與小乘不同，大乘的修習智慧，也就與小乘不一樣，大乘的理解緣起，絕非像上述小乘那樣，將世間涅槃一割為二。大乘之理解緣起，恰與小乘相反，並不由觀察世間現象的無常苦著手，而是以聖者的境界——涅槃為依據，所理解的是法法涅槃，一切法空。

空（sūnyatā），本來是形容證得智慧的聖者的心境，聖者心中沒有煩惱的喧囂擾動，有如空處一般沒有人馬雜沓的喧鬧，寂靜安詳。聖者斷煩惱證智慧——心境是空，也就是解脫生死輪迴了，生死輪迴的解脫，謂之涅槃，涅槃也就是空。聖者是開悟了，悟的是什麼？當然就是緣起的真理，因此緣起也不外是空。聖者主觀能證的智慧，客觀所證的真理，與聖者解脫的成就——涅槃，是聖者之所

以為聖者的三個面向，都可以以空來表示。小乘依於緣起，觀世間的有為無常生滅，離去執著自我、我所的煩惱——空於我、我所，空於世間；大乘佛法則以為之所以能無我、無我所，空於世間，這當然是因為包括我與我所的一切現象，其本質是如此，本性是如此，本來是空，依緣起而生滅，依緣起而不生不滅，只是這緣起的理則罷了，程序上雖是由此到彼，但不能說二者截然不同。於是乎，涅槃，雖超越一切緣起合和的現象，但超越一切，卻不離一切。從涅槃的角度上看，可說是法法涅槃，法法皆空，一切現象在緣生而起的當下，就是涅槃，就是空。生滅與不生不滅，其實有如一體的兩面，大乘佛法是以涅槃的超越一切、不離一切為準來審視一切法，觀察一切法，打破生滅與不生不滅的對立，成立入出世無礙的理論基礎。般若經中常說「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自寂滅」、「一切法不可得」（破除實體的執著，徹見一切法本來虛幻）、「一切法不可說」（破除分別彼此的概念，超越表徵概念的符號）等等，即表示了以聖者的悟境——涅槃來作為觀行的準則。若以小乘的立場，入世度生，出世解脫，原是有所矛盾、相互阻礙的，如何能入世而又出世，出世而又不礙入世，是理論上的一大難題，而大乘佛法就能破除這層入出世的藩籬，銷融世間與涅槃的區隔。

大乘的智慧——般若，不由無常門入，而是要理解法法皆空、法法平等的，修習般若，不是為了自己的解脫，而是為了幫助眾生解脫。般若波羅蜜是大乘法門的理論基礎，也是修行的指導原則，沒有入出世無礙的般若，就沒有大乘。

三、般若經的部類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大乘經典的出現，並無透過「結集」（saṃgīti）的方式流通，缺乏明確的記錄。大約說來，大乘經典一開始只是修行法門的相承，並無將法門編成經典型態流通，等到修行的人愈多，法門的正當性獲得一定的公認，於是法門的宣揚才以佛說的經典形式出現，隨著流行時間愈久，經典文句又愈趨嚴謹繁複。般若經的傳出，也是依照上述這樣的程序開展。般若經的部類眾多，現代學者曾依印度佛教發展史與漢傳佛教譯經史定其先後傳出的次序，有時根據經典內容所反映的時代思想與背景，更可以推斷其成立的時間。以下以現存的《般若經》爲主，依現代學者研究所得，簡介般若經的部類如下：

（一）下品般若　下品，是印度佛教界對此部般若經的稱呼，出於《大智度論》，以下中品、上品皆然。下品是現存般若經最早的版本，最遲當在西元五〇年就已成立，漢傳佛教則稱之爲小品。下品的漢譯本，計有：一、《道行般若經》（十卷），東漢支（婁迦）讖（Lokarakṣa）譯；二、《大明度經》（六卷），三國吳支謙譯；三、《摩訶般若鈔經》（五卷），前秦曇摩蜱（Dharmapriya）共竺佛念譯；四、《小品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後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譯；五、《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會〉（十八卷），唐玄奘譯；六、《大

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會〉（十卷），唐玄奘譯；七、《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十五卷），趙宋施護（Dāna-pāla）譯。下品般若也存有兩部藏譯本，一部梵文本，梵文本約與宋譯本相合。

（二）中品般若　中品，漢傳佛教謂之爲大品。中品般若，是承小品般若而有所發展擴增的，品目章句與下品都有相同重覆的地方，最遲應在西元一五〇年成立。古代漢傳佛教以爲下品是由中品節錄而出，先有中品，後有下品，其實是不正確的。中品般若的譯本，計有：一、《光讚經》（十卷），西晉竺法護（Dharmarakṣa）譯，《光讚經》譯出後由於流通不廣，散佚殘缺，現存的二十七品，十卷，約爲原本的三分之一而已；二、《放光般若經》（二十卷），西晉無羅叉譯；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俗謂《大品經》，二十七卷或三十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四、《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七十八卷），唐玄奘譯；五、《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會〉（五十九卷），唐玄奘譯。中品般若存有兩部藏譯本，一部梵文本，梵文本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相合。

（三）上品般若　上品般若，是依中品般若擴增的，最遲應在西元二〇〇年就已出現。上品般若的漢譯本，惟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會〉（四百卷），唐玄奘譯。藏譯本與梵文本，各存一部。般若經發展到上品的時期，已滲入了若干後期大乘思想的原素，如《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初會〉卷四的「實有菩薩」；卷五四「五種所知海岸」，其中第五的「不可說」，實爲犢子部（Vātsīputrīya）的「不可說我」；卷三三二的「常樂我淨真實功德」等。這些語句及陳述，是唐譯本以前的古譯本所沒有的。般若法門從興起以來，一向宣說一切法空，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如幻如化，繼承原始佛說的緣起，否定一切現象有任何實存的、固定的、自成自有的本體。後期大乘思想，則是以如來藏、佛性、我來成立一切法，如來藏、佛性等，是衆生的本體，爲實有而不空的。所謂的實有菩薩——實有而不空，不可說我——衆生有不可說的自我本體，涅槃的常樂我淨，都是後期大乘思想的特色。

（四）金剛般若　金剛般若，是漢傳佛教中流傳最廣的一部般若經，其成立大約與中品般若同時。漢譯本有：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後秦鳩摩羅什譯；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魏菩提流支（Bodhiruci）譯；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陳真諦（Paramārtha）譯；四、《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隨達磨笈多（Dharmagupta）譯；五、《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唐玄奘譯，此經也就是玄奘所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六、《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唐義淨譯。本經尚有藏譯本兩部，梵文本一部。

（五）那伽室利般若　此部般若之成立應較金剛般若爲先，漢譯本有：一、《濡首菩薩無上清淨

分衛經》（二卷），劉宋翔公譯，有關本經譯者，有學者認爲是可疑的；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八會〈那伽室利分〉（一卷），唐玄奘譯。

（六）文殊般若　本經漢譯本有：一、《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或作《文殊般若波羅蜜經》）（二卷），梁曼陀羅仙（Mandra）譯；二、《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梁僧伽婆羅（Samghavarman）譯；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會〈曼殊室利分〉（二卷），唐玄奘譯。本經亦有藏譯與梵文本。

（七）勝天王般若　本經漢譯本有二：一、《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七卷），陳月婆首那（Upasūnya）譯；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會〉（八卷），唐玄奘譯。

（八）理趣般若　此部般若的漢譯本共有六部，各部內容大同小異，共同的特色在於，理趣般若已是屬於秘密大乘的般若經，經中多宣說密乘的思想、修法、儀軌、咒語等。漢譯本有：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會〈般若理趣分〉（一卷），唐玄奘譯；二、《實相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唐菩提流志（Bodhiruci）譯；三、《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三卷），唐不空（Amoghavajra）譯；四、《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唐金剛智（Vajrabodhi）譯；五、《遍照般若波羅蜜經》（一卷），趙宋施護譯；六、《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趙宋法賢（Dharmabhadra）譯。

（九）六分波羅蜜多般若　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經多經》，其中第十一到第十六會，分別是〈布施波羅蜜多分〉（五卷），〈淨戒波羅蜜多分〉（五卷），〈安忍波羅蜜多分〉（一卷），〈精進波羅蜜多分〉（一卷），〈靜慮波羅蜜多分〉（二卷），〈般若波羅蜜多分〉（八卷）。這六分波羅蜜多的集成，是要說明在般若的指導下，大乘六波羅蜜——六度，應如何分別的進修。六分中的〈般若波羅蜜多分〉，尚存有藏譯本及梵文本。

（十）心經　心經在漢傳佛教民間廣傳，以其篇幅短，易記易誦，乃至非佛門中人，亦多能朗朗上口。現存的漢譯本有：一、《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後秦鳩摩羅什譯；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譯；三、《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法月（Dharmacandra）譯；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般若（Prajñā）等譯；五、《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智慧輪（Prajñācakra）譯；六、《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法成譯；七、《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趙宋施護譯。心經亦有藏譯與梵文本。心經，是以中品般若中的經文爲主體，再添上了些民間信仰的成份所組成。如舉出觀世音菩薩、度一切苦厄等，這是民間對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仰望；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等，在中品般若中形容的本來只是修習般若波羅蜜所得的功德，有如持誦世間最神奇的咒語一般，並非是說修習般若波羅蜜必須持咒，而心經的末後卻附有咒語，這也是適應民間通俗信仰的地方。

由以上所述般若經的部類，可以得知，玄奘所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共十六會，實是一部諸部般若經的大集，其中包括了初會的上品般若，第二、第三會的中品般若，第四、第五會的下品般若，第六會的勝天王般若，第七會的文殊般若，第八會的那伽室利般若，第九會的金剛般若，第十會的理趣般若，第十一至十六會的六分波羅蜜多般若，總計匯集了十四部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除了提供完備的般若學基本文獻，相較古本，玄奘所譯，已有後期大乘的影響在內，在研究般若經典的發展上，也極具參考價值，至於對佛教的大乘學人而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更是修習般若波羅蜜所必要的依憑，爲大乘學人所必讀的經典。

廬江徐序

善繼志，善述事；以顯其先者，禮謂之孝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言孝子之心也。夫為人子，善繼善述，固可謂之孝，若夫繼述不得其道，則所欲報者，豈易言哉。

真如居士，余同硯友也；時逢板蕩，久客臺灣，近年返鄉探親，而親墓木已拱；蓼莪之詠，風樹之傷，不能自已；乃憶昔日椿萱，並好研求貝葉，遂輯此般若祕要梓行，一寄孝思之意。

輯成鍥板，囑序於余曰：「此非經論，因吾雙親依唐玄奘大師所譯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計二百七十五品，逐品簡述精要，並由舍任廣性以語屬文，今余校輯成冊，而譯名為《大般若經精要》，然恐掛漏萬一，或輯文不違原意，悉徵於經；幸覽之者，據經依義，可明經旨也。」

余諾之，謂以是般若祕要示引天下孝子，俾知有覺法，實為報本之方，是得善繼善述道者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輯文語體，在契時機，讀者善會其意，尚乎四依，斯得之矣！

醒民居士歲次第二丁丑敬識

校輯敘言

先嚴張君，諱嗣釗，字子敬，清季秀才；先慈王崇德氏同研貝葉，並於鄉里間，以通俗白話講解「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精要」，如今經校輯另譯名為《大般若經精要》出版，特獻給世人，了知　世尊釋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大哲理‼大修德!!!俾予助益眾生，方便修行，求取無上正等正覺！

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註一），因「摩訶」意譯為「大」，故又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按現今梵文天成體書寫是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 ，若以羅馬拼音字泛寫為（prajñāpāramitā-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以譯音寫為（mahāprajñāpāramitā）或（mah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通常簡稱叫《大般若經》，也以《般若部經》為號稱！

從瑜伽論記（註二）解釋「梵云般若，此名為『慧』」；中文按譯音叫「般若」（ㄅㄛ ㄖㄜˇ）音惹（prajñā），以意譯叫「智慧」；再者「波羅蜜」或「波羅蜜多」（pāramitā）以中文意譯「到彼岸」或「到涅槃岸頭」（註三）。由以上連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sūtra），按中文意譯是「大智慧到彼岸經」，或「大智慧到涅槃岸經」；簡稱「大智慧經」。正如龍樹菩薩（註四）的大智度論（註五）譯文說：「般若者，秦（註六）言『智慧』，這一切智慧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

按《大般若經》，世尊講說歷四處（註七），十六大法會；全經由唐代玄奘大師譯成我國文言文六百卷！計一萬三百三十一紙（註八）。清初智旭大師（註九）所著的《閱藏知津》上說：「般若部經乃顯示二空（註十），破情立法（註十一），或共不共（註十二）」等等哲理。

世尊在世說法四十九年（註十三）中，曾說「般若部經」歷時二十二年，幾佔世尊在世說法時日的半數，可見「大般若經」乃是一宗大部頭的經典；而其中佛法哲理繁多，且具萬千名相（註十四），致使信士眾生礙於研讀費時，祇作望洋與歎而罷！縱然另有簡略成二百三十字，可供頌讀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十五），或世坊號稱佛典論語（註十六），乃佛於第九法會所說的《金剛般若經》（註十七）；或佛於第十法會所說的《理趣般若經》（註十八），均難窺《大般若經》的全貌。

智旭大師著《閱藏知津》中，以六萬字摘要《大般若經》；康熙年間，復有崑山（註十九）七空居士葛鼒先輩（註二十），發願精簡《大般若經》，曾將全經六百卷選珠為十卷綱要，成就《大般若經》的晶品；但智旭大師與七空居士所據淵博佛學根基，選摘經要標準較高，且延用玄奘大師所譯的古文言文，恐對一般世俗眾生識珠不易，實難全解經義。

家嚴、慈依《大般若經》二百七十五品，逐品以白話簡述，並由舍侄張廣性筆記成冊，不材校輯人謹因成冊付梓，特以今語譯名為《大般若經精要》，並頁上提要，方便醒目世人；且在每節末註明請自原經卷頁，以俾閱眾參考。如有梓板發現錯失，校輯人願承受罪責業果。尚請海內外

上人大德不吝指教賜正是祈！

（註一）：舊譯稱《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總計中文所譯大小般若經典不下千卷，但除《仁王般若

經》外，其他均屬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的重譯經典。

（註二）：即瑜伽師地論記，唐代遁倫集撰，計四十八卷或廿四卷。

（註三）：乃到不生不滅的極樂岸頭，此已超越生死輪迴。

（註四）：舊稱「那伽曷樹那」又稱「阿周陀那」，新稱「那伽閼剌樹那」，中文譯名「龍樹」或「龍猛」，菩薩曾入龍宮取得《華嚴經》，佛後七百年生於南印。

（註五）：又名《摩訶般若波羅蜜釋論》，乃龍樹菩薩所作，鳩摩羅什譯成中文，以解釋《大般若經》。

（註六）：按譯者鳩摩羅什時代為晉五胡姚秦，亦稱後秦。

（註七）：佛講經四處：(一)王舍城郊靈鷲山上，(二)舍衛祇桓精舍，(三)他化自在天宮，(四)竹林精舍的白鷺池旁林間。

（註八）：唐開元目錄一載，「唐太宗三藏聖教序」及「唐高宗三藏聖教記」為《大般若經》首頁，計玄奘大師所譯經用紙頁數。

（註九）：明末清初四大師之一，名智旭，字藕益，號八不道人，二十歲從曹溪憨山大師弟子雪嶺剃度入天台宗著述四十多種，順治十一年圓寂，壽五十七歲。

（註十）：二空即人空中的我空、生空，法空中的五蘊自性空，又為性空、相空或但空、不但空，乃《金剛經》之空觀和理趣般若經之不空觀。

（註十一）：乃破除世情與愛惑，而樹立佛道正法。

（註十二）：共即共通正法及不共通之正法，又為共般若和不共般若，共業果或不共業果等佛法理論。

（註十三）：另言釋迦牟尼佛住世說法為四十五年，按佛八十歲般涅槃，而以佛三十五歲得道算。

（註十四）：名即事物名稱，相即事物形相，耳可聽到是名，眼可看到是相。

（註十五）：又稱《摩訶般若心經》或《般若心經》，乃以生、滅，垢、淨，增、減三義說明心的

不可得，但不能盡言《大般若經》的全貌。

（註十六）：即中國儒家四書之一，內涵倫理政治哲學，為孔子所講述。

（註十七）：舊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或新稱《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簡稱《金剛經》。又為觀照般若，以空觀顯示非有非空之旨，為顯教的極談。

（註十八）：即《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又為實相般若，以不空觀，顯示非非有、非非空之相，為密宗派的真經實義。

（註十九）：即中國江蘇省崑山縣清屬蘇州府，如京戲有崑腔，為文化區。

（註二十）：原稱復菴居士，少逢滿人入主中原，內心不平故不圖功名鑽研佛學。

南摩 世尊釋迦牟尼佛





講譯白話人
張子敬居士
夫婦遺像
The photograph
of the late
translater,
Mr. and Mrs Chang



記錄人張廣性遺像
The recorder of
the book
Mr. Chang Kuang Shing

校輯人真如居士



丁丑年春
於台北中和寓所

叩誦般若波羅蜜多經淺識（代序）

《大方便佛報恩經》上說：「佛以法為師，佛從法生，法是佛母」；佛說《大品般若經》稱：「《般若波羅蜜經》是諸佛母，何以故？因般若波羅蜜出生諸佛！」

顯蜜八宗祖師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說：「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父母之中，母之功最重；是故佛以般若為母，般舟三昧為父！」按敕修清規上說：「繞旋行道，稱念摩訶佛母聖號」，這即是稱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所以《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又稱為：《佛母般若經》。

世尊釋迦牟尼佛講說《般若波羅蜜多經》，唯恐世人難以瞭解其中的哲理方法，故反覆說教，且用對稱佛法剖析，讓世人了知「心行合一」與「心行分立」的印證。譬如全經詳說般若作用的施為，有共般若和不共般若。所謂共般若，乃從「般若部經」中有深淺二說；在世尊講說淺顯的般若哲理，開示修小乘佛法阿羅漢的、及最初發心修大乘佛法菩薩道的，都可聽得明白；這乃可共同進修的「般若」哲理，就名叫「共通般若」。至於較高深的般若哲理，則只有進修上位求取佛果的等覺菩薩，才會聽得明白；所以名叫「不共通般若」哲理。這以上乃世尊針對修習大小乘佛法的，在心性思惟上，作合一或分立的般若指導。

「般若部經」中，世尊宣說佛法名相萬千；在彌勒大菩薩所說的《瑜伽師地論》菩薩地

中，提出佛說有一百四十種不共修的佛法名相！這乃是世尊以佛法名相針對大小乘，在色身修行上，作合一或分立的般若指導。所以《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乃進修唯一佛乘的總持！

世稱《金剛經》，即《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乃世尊講說「般若部經」中，於第九法會所講的〈能斷金剛分〉。當時佛弟子善現（梵名須菩提）向佛詢問：「世尊！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攝伏其心？」佛再三回答說：「善現！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都無所住應行布施；不住於色應行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何以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

按福德聚不可取量，佛以比喻詢問善現：「於汝意云何？東方虛空可取量不？」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佛又說：「善現！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復如是。善現！菩薩如是如不住相想應行布施。」佛又比喻地告訴善現說：「若有菩薩作如是言：『我當成辦佛土功德莊嚴。』如是菩薩非真實語。何以故？善現！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者（形相莊嚴言），如來說非莊嚴；是故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所言乃精神莊嚴）。是故，善現！菩薩如是都無所住應生其心，不住於色應生其心，不住非色應生其心，不住聲、香、味、觸、法應生其心，不住非聲、香、味、觸、法應生其心，都無所住應生其心。」

世尊以「都無所住應生其心」，提醒善現尊者以「般若」了知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的空義真理！如是才能攝伏其心。並在修行上，佛又說：「復次，善現！如來現前等所證法，或所說法，或所思法，即於其中非諦非妄。善現！譬如士夫入於暗室都無所見；當知菩薩若墮於事而行布施，亦復如是。善現！譬如明眼士夫過夜曉已，日光出時見種種色，

當知菩薩不墮於事，謂不墮事而行布施，亦復如是。」

眾生必須自修自度，不可依靠外力！佛慨嘆告訴善現說：「諸有發趣菩薩乘者（即修行救度眾生心願的），應當發起如是之心：『我當皆令一切有情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雖度如是一切有情令滅度已，而無有情得滅度者。』」

佛接著又說明佛與佛法在名相上的空義，祂說：「復次，善現！是法平等，於其中間無不平等，故名無上正等菩提。以無我性，無有情性，無命者性，無士夫性，無補特伽羅（華譯人或眾生）等性平等，故名無上正等菩提，一切善法無不現證，一切善法無不妙覺。善現！善法善法者，如來一切說為非法，是故如來說名善法善法！」

世尊在以上〈能斷金剛分〉，說明這生、法名相的空假，但又恐眾生誤解空義，以後不再依照佛法修行，並走向空無的消極悲觀；故又在第十法會講說〈般若理趣分〉！以表明佛法的真實性，並依佛法可修得無上正等正覺！佛舉出種種佛法名相句義，要眾生依照種種佛法進修；並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寂靜法性甚深理趣現等覺門，和等等的法門！讓眾生諸惡業皆得消滅！諸勝喜樂常現在前！此為不空真實的哲理，可見「般若部經」遍說一切佛法和對稱哲理，反覆說教，以便度化眾生。

凡世間真理愈辯愈明，佛道全非宗教神通，也全非虛渺理想！乃是依循真理的方法淨修，終極成為無上正等正覺。而般若波羅蜜多為求取無上正等正覺的不二法門，我們豈可忽視而不曉呢⁉

南無　世尊釋迦牟尼佛

凡俗 林碧英 叩識 歲次民國第二戊寅

佛講眞理勝義與隨順世俗假說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佛按真理勝義的分析講解：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乃至佛果一切智智及不生不滅的涅槃極樂，都是無所有、不可得的空幻相！照此講法，我們大可不必去修行，也不再忌憚這生死輪迴的因果報應了！可是居在有生有滅幻相的我們，總是一時脫離不了這空幻世界，所造眾業，也只有在這空幻泥淖中，痛苦不已！

佛陀應身世間，眼見眾生在虛幻裡受到真無假有的生、老、病、死痛苦，不得不隨順眾生的世俗假說，要眾生修行佛法，不造眾業。然後以善巧方便的大般若法門，了知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畢竟是空，用以破除前世造業的無明，好躍出這有生、有滅、空幻纏想的痛苦！在修行悟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智，不但得能自拔，且能救世眾生。這樣眾生不求所有，不取所得，最後使無邊幻相世界成空，以進入全世涅槃，真空極樂！由此可知佛講真理勝義與隨順世俗假說，全無矛盾之處；故眾生對於佛說要必信必行，以求邁向無解可解的根本道途！

南無東方琉璃光如來

凡俗 張宇廣
張兆廣 仝叩識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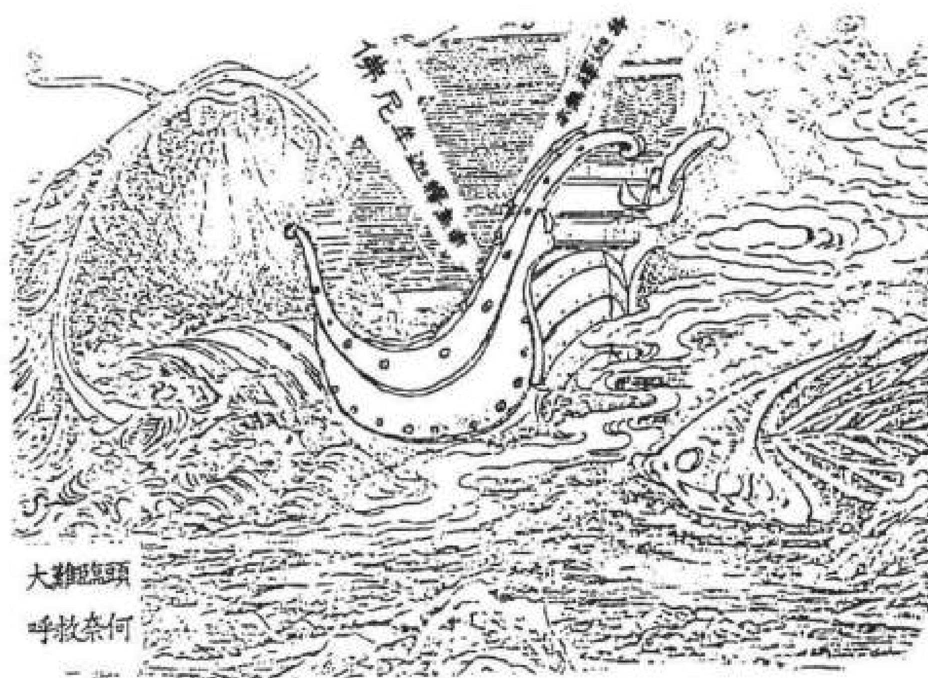
計分三章：

壹、佛說大般若經的機緣。

貳、唐玄奘大師取經譯經的功德。

參、大般若經佛法要目及關鍵。

閱讀本經前，先參看外章，以求尋山知徑，有所拾得，而生歡喜心。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製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豪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

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

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

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壹、佛說大般若經的機緣

世尊釋迦牟尼佛生於公元前五五七年的天竺北部，而古印度（按波斯語為「Hindu」華譯「身毒」，希臘文叫「India」，華譯信度、天竺，今稱印度）在目前考古所發現（即一九二四年馬歇爾（Sir John Marshall）在孟買附近掘出公元前三至四千年摩罕達約時代（Mohenjo-daro）四至五個地下重疊城市，最早居住文明），為世界最早的先進人群，乃小邦分治、和平安樂的社會；因時代變遷，人心不古，逐漸走向四姓階層（即婆羅門祭師、剎帝利貴族、吠舍工商、首陀羅農奴）的不平等。

佛陀降生，民間所信仰的婆羅門祭師，失了掌舵；世間外道邪說（計有六大道師邪說，九十六種外道）混行；民生凋敝，貧病疾苦，加上連年天災人禍——世尊本悲世憫人的心懷，自願放棄榮華富貴（佛為剎帝利種姓，乃憍薩羅國太子），出家乞討，提倡慈悲、平等，並教化佛法，用來解除世間生、老、病、死的痛苦。佛要眾生自行修為，以般若（即通達真理的最高智慧）開悟思惟，不得迷信外求，方能進入無餘涅槃（即修悟大乘佛法，以灰身滅智，進入不生不滅境界）！更不得仰仗佛力的所賜，依靠佛化聲影！曾在《金剛經》（即在《大般若經》〈能斷金剛分〉）中以偈語說：「若以色（即以物質形相）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即佛號）！」這特別顯示佛法的真空性（即超一切色相意識境界的小乘涅槃，乃至大乘非空之空的真空）！

佛開思惟於時空的無量、無邊、無盡、無藏！他講說《大般若經》的機緣：按龍樹菩薩（又名龍猛，梵名那伽阿周陀那，後佛七百年，乃顯密八宗祖師）所著《大智度論》中的《大般若經》緣起說：「釋迦牟尼佛因什麼緣由要說《大般若經》呢？譬如那須彌山王（即一小世界的中心高峰，華譯「妙高峰」，此峰之王）不會無故或因為小事而移動的。（此比喻佛說《大般若經》有重大緣由，特舉說以下眾多事因。）

一因：佛在世曾向四眾（即僧、尼、男、女居士）等，演講三藏（即經、律、論）經典時，在回答話語裡，有廣泛引證許多比喻；且早期只講說小乘修行阿羅漢的佛法，而很少提及大乘修行菩薩道與求取佛果正覺的道理！雖然在那《中阿含經》（阿含經分長、中、雜、增四部經，乃佛早期對弟子的說法，中阿含是佛講說不長不短的內容話語編輯成的。）中，也曾記載過！他曾告訴那彌勒大菩薩（華譯慈氏，早世成佛住兜率天宮，為助佛教化，乃轉世為佛弟子），要修行成就佛果！卻沒有講說修行菩薩道，以求取成就佛果的法則道理；後來佛為了要向彌勒等，廣泛講說修行大乘菩薩道，以成就佛果正覺的法則緣故，所以才講說這《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機緣。

二因：佛在早世修行大乘菩薩道的佛法時候，常想到他大慈大悲的救世心願，所以在他應身轉世人間，就要大放光明，作獅子大吼（即勤於講說佛法，以教化眾生）！於是他成年後，出家修道；經過六年歲月的苦修（即在雪山中參訪高人，經雀巢築頂、蘆茅穿膝的苦行）！他捨棄苦行生活，走到尼連河畔（現在尼泊爾國境）的菩提樹下，便結跏趺坐（即盤腳打坐），在舖著野草的金剛石上，他立誓要悟道成佛，於是降伏了天魔王波旬（即欲界他化自在天主，他率領眷屬在人間作佛道的障礙）的三位魔女後，悟得無上正等正覺（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譯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的佛果成就，當時那梵天（即忉利天，又稱三十三天）主帝釋（即名帝釋桓因天帝，中國道教稱為張玉皇，基督稱耶和華上帝，回教稱阿拉真主）請求佛為祂等講說佛法，而佛面對眾天神部屬等，要講說較高深的佛法，所以有這機緣，便講說《般若波羅蜜多經》了。

三因：有些眾生本該得到佛陀的度化（因這些眾生秉性純良，並出家修行的），因為要成就佛果正覺的修行功德浩大，並要修得無量的智慧，這些都是難知難解的；所以這些眾生反被世間的惡師所欺蒙迷惑，於是內心沒入邪法。而佛就以大悲手來拔救他們，使他們進入佛道。故要宣示世間一切事物的真相（即是世間一切事物本體乃是空幻無形），以斷除一切眾生常被迷惑猶疑的心結，這才講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

四因：又世間有些邪惡的人，心懷嫉妒，蓄意誹謗佛陀，說佛的智慧不會超出凡人！佛為了斷除他等的傲慢邪意，曾在《大般若經》中，講說佛德的無量，為三界（即欲、色、無色三界，二十八層天的世界）的特別至尊！可以覆蓋保護一切眾生。若是對於佛德（即對佛道神力的功能聖德）發出一念的惡意，將會獲遭無量的罪譴報應；若是發出一心清淨的信仰接受，那不論人群眾生、或天神等都會快樂！也必會得到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進入。

五因：要使世間人群相信及接受佛法的緣故！

六因：有人的心裡想說：『佛陀和凡人相同，也有生和死；並在實際上受到飢、渴、寒、熱、老、病的痛苦！』而佛要斷除他等遐想的緣故，才講說這《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以表示說：『我的法身（佛具法、報、應三身，佛在世只是應身，而法身不生不滅、無所不在）不可思議！那梵天的天王等（佛舉三界二十八層的眾天主等），乃至眾天神的遠祖，在如同恆河沙子數等的劫世時代中，要想測量我的法身，並追尋我的音聲，都不能測度來龍，那何況要能全部了知我的智慧三昧（即了知佛禪定中的智慧）呢？』

七因：有些該得到度化的人，或是因為缺乏智慧，而只求在世的身心安樂；或是為了修行佛道，而過著在世的苦行。佛要拔除這修在樂、苦兩邊的作為，使他等進中道，所以要講說這《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

八因：要使眾生了知，供養佛在世所生的應身和無所不在的法身，分別所得的因果福報！才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經》的（以上見舍利塔中品所說）。

九因：眾佛所講說有兩種方法：一是觀察人心自覺而隨機度化；一是讓眾生觀察世間事物的真相，而使了悟。如今佛要講說眾事物的實在幻相，這才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

十因：在其他經典中，佛陀講說這五眾（即五陰或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眾生因五陰的迷惘造作，而陷入生死輪迴）的無常（即不能永存）、苦痛和空幻！要無我、無相！如今他要以不同的法門，以講說五眾，這才講說《般若波羅蜜多經》的！（以上舉有二十二項緣因，特選十項其餘節略。）」

按大般若波羅蜜多有無量無邊的講說佛法，那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因緣，也就是無量無邊的！由於這事因廣泛的緣故，如今只大略說一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的因緣而已！

貳、唐玄奘大師取經譯經的功德

《西遊記》為一部膾炙人口的神化小說，在中國與日本都是家喻戶曉的唐僧取經故事。這並非如明朝吳承恩（公元一五〇〇至一五八二年，字汝忠，淮安山陽人）所杜撰的唐三藏，有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和白龍馬的隨行，只是大師孤單一人冒險前往而已！

今日我們能讀到最大智慧的般若波羅蜜多經！全賴玄奘大師冒險跋涉，遠到印度取經；且又漚心瀝血譯經，致譯成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後，不及半年就長辭人間。飲水思源，以追念這位偉大清淨的超人，特依照眾先哲大德的考據，述白傳略如后：

玄奘大師河南省、偃師縣（在黃河南岸，伊洛兩水交會境內）、陳家溝、鳳凰谷（今叫陳家花園）人。俗家

姓陳，高祖陳湛任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陳欽任北魏征東將軍，並封為南陽郡開國公；祖父陳康是北齊國學博士，任禮部侍郎；父親陳惠，曾任隋朝江陵縣令。大師俗名陳禕，兄弟四人，排行老四；二哥陳素早年出家，法號長捷。大師誕生於隋文帝（名楊堅，受周禪，在位二十四年）仁壽二年（公元六〇三年，歲次癸亥），三歲時隋煬帝（名楊廣，在位十二年）登基，便開鑿通濟渠等河（大業元年起開邗溝、通濟、永濟等運河）；從此連年爭戰（大業七年至十年煬帝親征高麗，十一年北方突厥入侵等），加上年歲荒旱，民不聊生。大師十一歲（大業八年）老父逝世後，生活無依，前去洛陽淨土寺，由長捷法師引進寺內做沙彌（華譯息慈，大師年已十一，入寺出家）；聽慧景法師講《涅槃經》（即佛滅度經）和嚴法法師講大乘論（即《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造）。這時（即大業十二年）隋煬帝沿運河遊江南被宇文化及所殺（煬帝死在揚州），天下大亂，寺院絕糧，大師和兄隨饑民離洛陽到長安；唐高祖李淵由太原（今山西省會）起兵入長安（又稱西安，陝西省會），煬帝孫恭帝（名楊侑在位一年）禪位給唐高祖李淵；大師十六歲，李淵以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在長安稱帝，國號大唐。因兵戰年荒，北方化緣不著，僧人們前去四川參訪，以避戰禍。

大師隨兄長捷法師經子午谷（在陝西長安縣南），登劍閣（四川劍閣縣北的大劍山上），西去漢中的棧道，到達益州（今四川成都），參訪道基和寶遷二位上師，修學毘曇宗（以有法無我為宗旨）的理論。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大師二十一歲，這年坐夏（按佛在印度夏季酷熱不外出稱坐夏，又名安夏），在益南空慧寺受具足戒（即正式剃度為僧），隨學戒律藏典；天下大局漸定，兄弟二人經水路到荊州江陵縣（今湖南省岳陽一帶）天皇寺，轉陸行到相州（今河南安陽縣），參訪慧休大師，又轉趙州（今河北趙縣）接受成實宗（乃小乘空論為宗旨，和毘曇宗相反），於是回到陝西長安大覺寺，又參訪道岳大師，修學《俱舍論》（乃世親菩薩所造，俱舍華譯為藏，蘊藏包含以為宗旨）。大師對所學各宗理論不一，發願前去天竺求取原經，以證佛法的一貫；於是勤習梵文、胡語，並上表皇帝，請發給西去出關文件不准（因當年朝廷太子建成

和秦王相鬥，政局紊亂），但不灰心，且計劃行程路線，決心冒險闖關前行。

唐太宗貞觀元年八月，大師二十六歲（西元六二七年）從長安出發，正值秋高氣爽，他帶了僧人三衣和乾糧，身懷僧侶戒牒和譯本，騎著馬匹，跟隨商旅流民，一路行向西北。經一百零五天到達瓜州地界（今甘肅省敦煌縣界），已是農曆入冬十一月十五日；再從瓜州北行五十多里抵玉門關近。一路人煙稀少，關口兵丁把守嚴密，大師白天躲藏，只在寒風的夜宵星光潛行，一夜摸索山徑，天亮爬伏草地臥息，熬到天黑星光，又走了一夜，纔過了第一烽火台。前程重重兵營碉堡，經過晝伏夜行，冒險走過那四座烽火台。雖然走出關界，可以白天行走，但是茫茫前程，渺無人蹤；只見黃沙狂風，沒有路徑。大師看著日頭，認定西行方向，沙行百多里，經過兩天夜，水已喝完。又經四夜五天，馬匹葬身沙堆，大師滴水不沾喉，已是精疲力竭奄奄一息。

那晚天黑尚有星光，大師跪禱觀世音菩薩，當時奇蹟出現——他在夜半爬行，找到一方草池，才算解了口渴的苦熬。於是在草地沙丘上停息一整天，又徒步西行兩日，才幸運出了流沙大漠。經過這九死一生的沙漠折磨，徒步趕到伊吾（今新疆省哈密縣），已是農曆十一月底。而伊吾回回族人般勤招待大師，大師因不喫葷腥，只喝些牛羊乳等，並打聽西行路途，住了十多日。等到一隊商團經過，大師便向回回人致謝，他等送給大師一匹駝馬（即駱駝和馬交配的混種）和乾糧，大師就隨著商團走了六天，進入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國境。高昌小國（後被唐李靖所滅）信奉佛教，對於大唐的聲威，又敬又怕，國王虔誠供奉大師。大師盤桓十多天，準備告辭西行，不想國王苦苦挽留，大師被逼無奈，只好以絕食明志！

當大師拒絕飲食三日後，國王告訴大師，說是他已由商隊上表給大唐，要明白大師出關的真象，但只等大唐回文到來，就可放行！而大師為了表明清白，只好延期滯留高昌，

這空時便為國王和大臣們，講解《仁王般若波羅蜜多經》，不覺又在高昌七十天了。

這高昌國王接到了大唐天子的回謝旨意，自然不敢怠慢，即刻恭送大師上路。當時已是唐太宗貞觀二年二月十幾，大師正是二十七歲（公元六二八年），已出家近十七個年頭啦！

大師離開高昌國，向西行走了將近十天，一路約七百多里，到了阿耆尼國。又經過許多西域等小國，他不敢停留，便隨著商隊向西南行程三百多里，行程中轉轉折折，再乘船由塔里木河支流，航向上游的水路七百里，進入屈支國的京都。大師得到木叉提婆（即修小乘阿羅漢的學徒）的照顧，並指導梵文習俗等；這時正是春寒三月，打聽西行的路線，才知距離天竺還是十分遙遠！並且要翻過蔥嶺上的凌山。因為山道冰雪未化，必須坐待初夏解凍，才能成行，大師只好留住屈支國兩月，乘暇向木叉提婆等學習梵文經典，直到五月多才走。走了兩天，遇上攔路打劫的強盜，大師遭劫後，仍繼續西行六百里，到了跋祿迦國，便乞化些乾糧飲料，再轉向西北行走山路三百里。夏來六月初通過凌山的雪道（此乃天山北路西行古道），越過新疆的國界，進入近東版土。

這年大師經蔥嶺西行，在今由俄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邊境，沿途化緣乞討，走向印北的卡布爾城。路中到素葉城，遇了狩獵的突厥葉護可汗（即突厥王），得到許多供養，讓大師進入印北如今的克什米爾省，正式抵達佛陀誕生聖地（即今尼泊爾國）。大師在縛喝國的納縛伽藍（即納縛地佛寺院名），禮拜著釋迦佛陀的舍利佛齒等；從磔迦國的僧人般若羯羅（僧名）讀《毘婆沙論》（乃廣解廣說佛經論的意義，分為四部的總名）。又是夏季來臨，大師在迦畢試國裡，安居渡夏在那沙洛迦寺中，和一些修行大乘佛法的高僧一起，有秣奴若瞿沙、薩婆多部僧阿黎耶、伐摩等同習佛法。

古印度小國林立，大師到那揭羅曷國禮拜燃燈佛祖（梵名提洹竭或提和竭羅，華譯錠光佛，又稱燃燈太子）

為釋迦佛授記的聖跡（即釋迦佛在第二阿僧祇劫滿，以髮鋪地讓燃燈行走供養，燃燈預言他將成佛），並參觀瞿波羅龍王窟的佛影等。又到迦濕彌羅國向僧稱法師學《俱舍論》（梵名阿毘達摩，華譯對法論，世親菩薩作），《順正理論》（即阿毘達摩順正理論的略稱，尊者眾賢作，以駁斥《俱舍論》），《因明聲明論》（因明乃理則學，梵名：醯都費陀，聲明梵名：攝拖苾馱，五明之一）等，並與大乘佛法的僧毗成陀僧訶等研討眾經論。

大師在磔迦國，在長年婆羅門受《百論》（乃提婆菩薩造，天親菩薩解釋，全卷有百偈語，梵本廿三品，鳩摩羅什譯成華文）和《廣百論》（乃聖天菩薩造，五言偈頌，以破除我見之法，玄奘大師譯）；曾去那僕底國，向毘膩多鉢臘婆學《對法論》（即俱舍論），《顯示論》（即阿毘達摩藏，乃薩婆多部眾賢造，四十卷，宣揚諸法實有的宗義），《理門論》（即因明正理門，為足目仙人創）；又到闍爛羅國，從旃達伐摩學《眾事分毘婆沙》（即眾事分阿毘曇論，尊者世友造，乃阿毘達摩品類足論的同本異名，計七品）；到窣祿勤那國，向闍耶毱多聽講《經部毘婆沙》（即小乘十八部之一，毘婆沙華譯廣說）。

自從唐貞觀七年（即太宗貞觀年，公元六三三年），大師到天竺。又匆匆數年，大師忙著到秣底補羅國向德光弟子「蜜多斯那」學《辯真論》、《隨發智論》；並遊方到鉢羅耶伽等國，以巡禮釋迦佛生處和涅槃地（佛滅度的拘尸那羯城娑羅園林），又到摩揭陀國尼連禪河畔的菩提樹下，乃釋迦成佛的金剛座，和耆闍崛山（又名靈鷲山，乃佛講經處）、竹林精舍等地禮拜；接著到「那爛陀寺」（在中天竺華譯施無厭寺，乃五天竺第一精舍）拜戒賢長老為師，學習《瑜伽論》（即瑜伽師地論，乃彌勒菩薩說、玄奘大師譯，計百卷），並在杖林山（即婆羅門以杖量佛身之處）勝軍論師住所學《唯識決擇論》（即唯心，說世間事物是心識所現），和《莊嚴經論》（即大乘莊嚴論，一為無著菩薩造，一為馬鳴菩薩造）等。

那中印度羯若鞠闍國的戒日王（王梵名曷利沙伐彈那，華譯喜增，吠舍種姓），對大師非常恭敬，為設佛法大辯論會，邀請各國高僧論議人眾在曲女城集會；時當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臘月。參加集會有十八國的國王、各國大小乘比丘及外道論師各三千人，那爛陀寺學僧一千多人，各

國軍馬和艦兵百多萬，齊集在恆河兩岸水間。大師提出論文「真唯識量」頌，全頌廿三字，並宣示：若有人能更換一字，或一字無理的，願以人頭致謝。經十八天無人提出異議，大師登床（即講座），闡揚大乘佛法的理論，倍受與會僧眾讚歎，十八國王都拜為大師的弟子——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曲女城議論大會。

大師會後，表示決意返國，經戒日王請求暫留，於是在首都鉢羅那迦城，召開七十五天的無遮（即布施）大會，為大師餞行。戒日王義賣王冠，以維持大會百萬人的供養；十八國國王贈送大象馬匹，以馱載六百五十七部梵經，並親送大師三十里。唐貞觀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大師四十五歲，西遊十七年，經由西域于闐（梵語瞿恆薩那，華譯：地乳，今西藏高原上的和闐）上表奏報唐皇，一路護送。貞觀十九年春抵京師長安，太宗要大師還俗做官，大師懇辭。於是在弘福寺傳譯佛經，講述佛法。當年太宗駕崩，高宗登位。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大師奏請在京都大慈恩寺，以西域法建一大佛塔。顯慶二年大師到洛陽，返回偃師家鄉改葬父母，年已五十六歲！

唐高宗顯慶二年秋，大師奏請在少林寺（即河南省登豐縣少室山上）譯經。顯慶四年高宗以玉華宮為佛寺，奉祀超度太宗，詔請大師主持。顯慶五年（公元六六〇年）大師在玉華宮，於元月一日起，初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年已五十九歲。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譯完《大般若經》，命弟子法光、普光等抄錄統計所譯經論七十五部，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大般若經首頁，由唐太宗御賜聖教序，高宗御賜聖教記。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二月五日中夜，大師圓寂玉華宮；三月十五日，高宗下詔京城僧尼人眾以幢蓋帝喪送葬；四月十五日，大師舍利葬滻東白鹿原（即陝西長安東的灞上）。

大師事蹟見大唐西域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卷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故三

藏玄奘法師行狀及佛祖通載十二等。

玄奘大師生平經印順法師（一九一六至一九九六年八十尚在，浙江海寧人，著妙雲集等）在妙雲集中為文考證，確證大師年表如后：

一、奘公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公元六〇三年）。

二、奘公出家為沙彌，在煬帝大業八年，年十一（公元六一二年）。

三、唐高祖武德五年，奘公受具足戒，年二十一（公元六二二年）。

四、太宗貞觀元年八月由長安西行，年二十六（公元六二七年）。

五、貞觀二年，奘公在高昌國，年廿七（公元六二八年）。

六、貞觀十八年，由印返國抵于闐，年四十五（公元六四四年）。

七、貞觀十九年春還長安，年四十六（公元六四五年），西遊十七年。

八、高宗顯慶二年至洛陽，返鄉改葬父母，年五十六（公元六五七年）。

九、顯慶二年秋奏請入少林寺譯經。

十、顯慶五年初譯《大般若經》於長安玉華宮，年五十九（公元六六〇年）。

十一、麟德元年二月圓寂於玉華宮，年六十三（公元六六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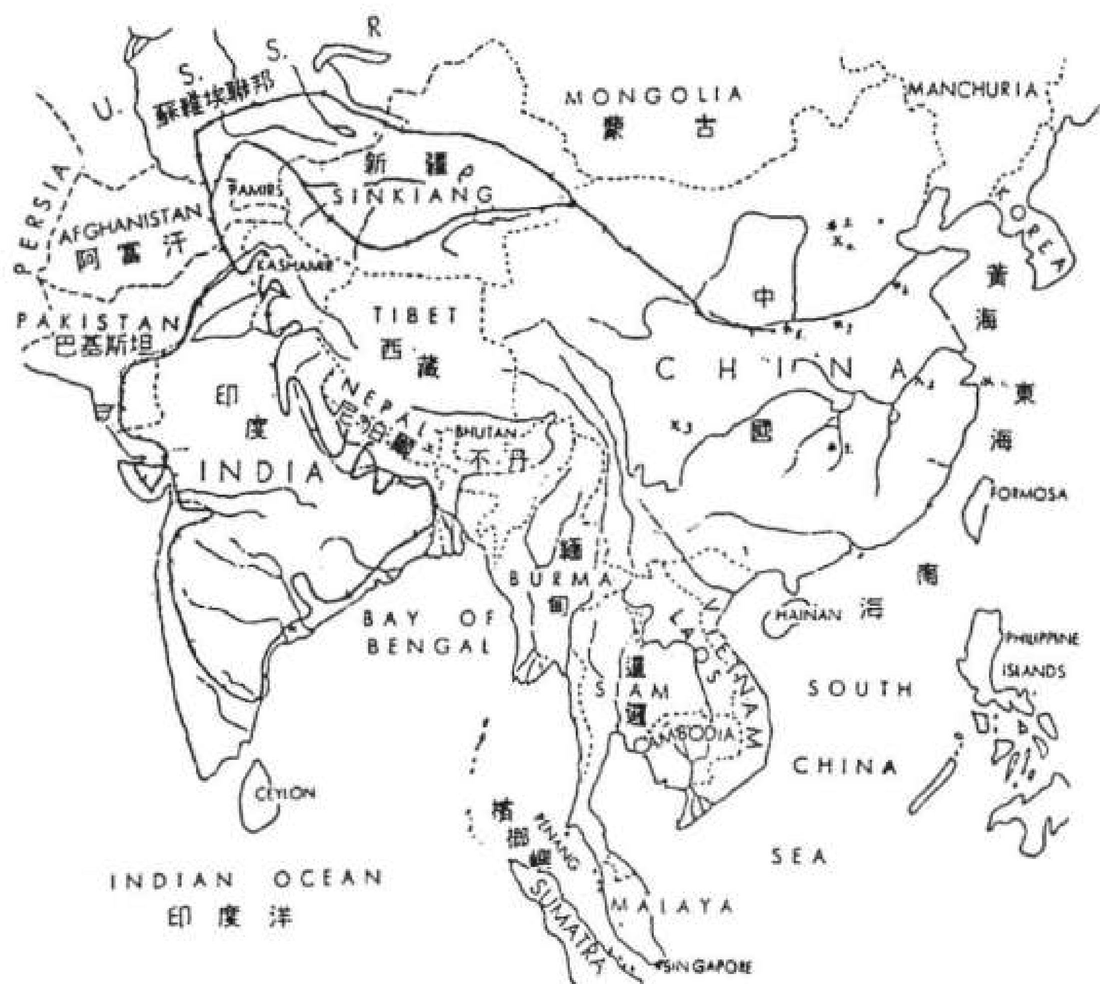
十二、麟德元年三月十五日高宗下詔帝葬，四月十五日舍利葬長安東（滻東）、白鹿原。

師大奘玄

HSUAN-TSANG,(HIUEN TSIANG),(HIEN CHONG) **玄奘**, China's most famous pilgrim to India, A.D. 603 to 664. A native of Honan **河南省**. Entered monastery at the age of 11, and was fully ordained a **BHIKKHU 比丘** in 622 A.D. at**長安**. Finding that China possessed only half of the Buddhist classics, he took to his staff, bound his feet, and on foot braved the perils of the deserts and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The date of his setting out was uncertain (627 or 629 A.D.),but the year of his arrival in India was certain (633 A.D.). After visiting and studying in many parts of India, he returned home, reaching the Capital **長安** in 645 A.D. He was received with honour, and he presented his collection of 657 works, besides many images and pictures and 150 relics to the Court. The Emperor gave him **弘福寺** Monastery in which to work. He presented the manuscripts of his famous 'Record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大唐西域記** in 646 A.D., and he completed it, as it now stands, by 648 A.D. The Emperor called him to Court in 653 A.D. and gave him **慈恩寺** Monastery, a monastery, which ever after was associated with him. In 657 A.D. the Emperor removed him to a palace **玉華宮**, and he turned the palace into a monastery.In China,after his return from India, he translated 75 works.In India, he received the titles of **MAHĀYĀNADEVA 摩訶耶那提婆**, and **MOKSADEVA 木叉提婆**.He was also known as **三藏法師 (The VENERABLE TRIPITAKA)**, the Teacher of **DHARMA(S)**. He died in 664 A.D. in his 63th year. See map on page 84 for **HSUANTSANG'S** Route to the West**(Holy Land)**.



玄奘大法師西遊路線圖



Map Showing the Route by which the Ven. Hsuan-Tsang travelled to the West.

參、大般若經佛法要目及關鍵

一、本經佛法要目

凡學人閱讀任何專門學問，必先瞭解某專門術語知識，佛學為眾生基本生命活水，自不例外；本經所提佛法名相術語繁多，欲求事半功倍及深入探討，必先由此入門，打開心靈障礙之窗，進入認識論（Epistemology）與方法論（Methodology）的精神領域（即學般若菩薩所應知、所應習此成佛法門）：

世間法（指世間生滅無常的事物）。有為法（指由因緣和合而成的無常事理與法則）。有漏法（漏即煩惱，指世間的一切有為法）。出世間法（即出離世上有為無常迷幻的法則）。無為法（指常住沒有生滅變化的事理法則）。無漏法（即清淨法）。五陰（又稱五蘊，包括色、受、想、行、識）。六根（即指眼、耳、鼻、舌、身、意）。六塵（指色、聲、香、味、觸、法）。六識（識乃心靈覺察，而六根對六塵的六種識別作用）。十二處（即六根與六塵）。十八界（即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即地、水、火、風）。四諦（即苦、集、滅、道的四至理）。十二因緣（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死、生）。六波羅蜜（即梵稱檀那、尸羅、羼提、毘離耶、禪那、般若，華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四念處（又名四念住，即身、受、心、法）。五根（信、念、精進、定、慧）。五力（即五根增長的力量）。四正勤（使生善增長、使生惡斷滅、使心時時生善、使心時時斷惡）。四如意足（又名四神足，係四種禪定，即欲、念、進、慧，等如意足）。七覺支（又名七覺分或七菩提分，即擇法、精進、喜心、斷除、定、捨、念覺分）。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語、正業、正命）。九想（對眾生死的想像，有脹、壞、血塗、膿爛、青、噉、散、骨、燒等想）。八念（念佛、法、僧、戒、捨、天、入出息、死等八念）。十想（無常、苦、無我、食不淨、一切世間不可樂、死、不淨、斷想、離欲、盡等想）。八背捨（又名八解脫，色即物質，內有色想外觀色不淨、內無色想外觀色解脫、觀清淨色以證心清淨、空無邊想清淨、心靈無邊處清淨、無所有處想清淨、非想非非想處清淨、滅盡所想定清淨）。八勝處（又名八除入，在禪定中捨貪愛，內有色想外觀色少

或多勝處、內無色想外觀色少或多勝處、內無色想外觀色青或黃、或赤、或白勝處）。十一切處（即禪中觀青、黃、赤、白、地、水、火、風、空、心靈等）。四禪（禪定時，清淨煩惱不動，淨伏煩惱而生喜樂：無五識喜受，僅有捨受與意識相應：一切均無為四禪）。四無色定（即禪定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九次第定（即初至四禪、五虛空處、六識處、七無所有處、八非想非非想、九滅受想等定）。十六行（即四諦十六行相，苦、空、無常、無我、集、因、生、緣、滅、靜、妙、離、道、如、行、出）。十地（即正觀、種性、第八、見、薄、離欲、已辦、獨覺、菩薩、如來等地階位）。四果（即成就阿羅漢果位，乃由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至阿羅漢）。三乘（即小大乘佛法，小乘聲聞阿羅漢、緣覺或獨覺辟支佛，大乘菩薩佛果）。十喻（人生比喻如幻、燄、水中月、虛空、響、乾闥婆城、夢、影、鏡中像、如化等）。十八空（即內、外、內外、空空、大空、第一義、有為、無為、畢竟、無始、散、性、自相、眾相、不可得、無法、有法、無法有法等空）。三明（宿命、天眼、漏盡等明）。五眼（肉、天、慧、法、佛等眼）。六通（即神足、天耳、天眼、他心、宿命、漏盡等神通）。四無量（慈、悲、喜、捨，等無量）。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無畏（正等覺無畏、漏盡無畏、障法無畏、盡苦道無畏）。四無礙解（義無礙、法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十行（歡喜、饒益、無瞋恨、無盡、離癡亂、善現、無著、尊重、善法、真實行）。十忍（戒、知見、定、慧、解脫、空、無願、無相、無常、無生等忍）。十力（知是非處、知三世業報、知禪解正定、知眾根勝劣、知種種解、知種種界、知一切至道、知天眼無礙、知宿命無漏、知永斷習氣等智力）。十八不共法（身無失、口無失、念無失、無異想、無不定心、無不知已捨、欲無減、精進無減、念無減、慧無減、解脫無減、解脫知見無減、一切意業隨智慧行、智慧知三世無礙）。一切智（即聲聞、緣覺知一切總相的智）。道種智（以佛道濟度眾生的智慧）。一切種智（合一切智及道種智叫一切種智）。真如法界（真如的理性名叫法界眾法所依的理性）。法性（即眾法的本性：有情為佛性，無情叫法性，即真如、實相、法界）。法住（眾法在位如如不動）。十一智（法、比、他心、世、苦、集、滅、道、盡、無生、如實等智）。三三昧（有覺有觀、無覺無觀、無覺有觀）。三根（智根、知已根、未知欲知根）。三解脫門（空、無相、無願）。十六知見（我、眾生、壽、命、生者、養育、士夫、補特伽羅、意生、儒童、作者、使作者、受者、使受者、知者、見者）。三十七助道品（即四念處、五根、五力、四正勤、四如意足、七覺支、八正道）。三觀（即空、假、中三觀：即因緣所生法，我名空、假，及中道義）。六相義（總、別、同、異、成、壞）。

（以上由大般若綱要摘鈔，餘下可參看佛學辭典。）

二、本經佛法關鍵：

凡閱讀時心有所感，心有所感則可了知般若經義。此義綿綿在心，揣摩定修成佛的道理，即是般若關鍵所在。從《大般若經綱要》的卷前，有古南通門牧雲氏提出《大般若經》的關鍵名相，並言般若譬彼神丹，能點化世間法和出世間法。謹抄列於後，且不註解釋，好讓閱讀大德遇所困解，可翻閱此關鍵，以瞑目靜思，而得開朗。本經基於小乘定、靜，而修菩薩捨、施心行，方能神領「般若波羅蜜多」精髓。必「捨身」！「捨法」！才有所成就。

《大般若經》關鍵：

無生，無著，無住，無二，無捨，無取，無護，無勤，無思，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縛，無脫，無別，無斷，不合，不散。

空相，離相，寂滅相，寂靜相，無相，無願，無作，無諍，無所得，但有名，畢竟淨，不可得，無二為方便，無生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

一法門如是，一切法門如是：不著色有性，不著色無性；不著色常，不著色無常；不著色樂，不著色苦；

舉色而受、想、行、識皆然，一切法亦然；修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若相應，若不相應！舉色而受、想、行、識皆然，一切法亦然！

不著色寂靜，不著色不寂靜；　色不與受合，受不與想合，想不與行合，行不與識合！

過去世不與現在世合，現在世不與未來世合；　薩婆若不與佛合，佛不與薩婆若合；佛不與菩提合，菩提不與佛合！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諸法性差別故。

前列世間或出世間等法，即次以般若關鍵者，苟學人敏利知此，則世間或出世間諸法，總皆融化為般若矣！如日無生，則法法皆無生；如日無二，則法法皆無二；直至向後無縛、無脫、不垢、不淨等；類此推去，六百卷般若，思過半矣！古南沙門通門記。

（以上摘錄自《大般若經綱要》卷前）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本經

大般若經（玄奘譯）

- 說於王舍城靈鷲峰
  - 第一會——大本般若
  - 第二會——光讚般若（西晉竺法護譯）；放光般若（西晉無羅叉譯）；大品般若（鳩摩羅什譯）
  - 第三會
  - 第四會——大明度無極經（吳支謙譯）；摩訶般若鈔經（苻秦曇摩蜱譯）；佛母寶德藏般若（法賢譯）；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宋施護譯）；道行般若（支婁迦讖譯）；小品般若（鳩摩羅什譯）
  - 第五會
  - 第六會——天王問般若即勝天王般若（月婆首那譯）
- 說於舍衛國給孤獨園
  - 第七會——文殊般若（1曼陀羅譯 2僧伽婆羅譯）；大寶積經第四十六會（梁曼陀羅仙譯）
  - 第八會——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經（劉宋翔公譯）
  - 第九會——金剛般若
    - 1（羅什譯）
    - 2（菩提流支譯）
    - 3（真諦譯）
    - 4（達摩笈多譯）
    - 5（義淨譯）
  - 第十會（說實相般若）
    - 密部「般若理趣經」（大廣智不空譯）
    - 瑜伽理趣般若經（金剛智譯）
    -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菩提流志譯）
    - 均相酷似
  - 十一會（說佈施度）
  - 十二會（說淨戒度）
  - 十三會（說安忍度）
  - 十四會（說精進度）
  - 十五會（說靜慮度）
- 說於他化自在天
- 說於王舍城竹林精舍
  - 十六會（說般若度）



大唐三藏聖教記

高宗皇帝在春宮日製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眾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啟三藏之祕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峰；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

伏惟皇帝陛下　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

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跡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恆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恆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眾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初會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
王舍城外靈鷲峰道場
（第一會分）

計七十九品：

大般若經初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製

大般若經者，乃希代之絕唱，曠劫之遐津，光被人天，括囊真俗，誠入神之奧府，有國之靈鎮，自非聖德遠覃哲人孤出，則方音罕貿圓教豈臻！所以帝敘金照皇述瓊振，事邈千古理鏡三辰，爵矣斯文備乎茲日！然則部分二四，昔徒掌其半珠，會兼十六，今乃握其全寶。竊案諸會別起，每比一部，輒復本以殊迹，各申一序。至如靈峰始集宏韻首馳，控蕩身源敷弘心要何者？夫五蘊為有情之封，二我為有封之宅，宅我而舉則渴焰之水方深，封蘊以居則尋香之堞彌峻，焉識夫我之所根者想，想妄而我不存，蘊之所繫者名，名假而蘊無託。故即空之談啟，亡言之理暢，閱紛俗於非動，置蠢徒於不生，齊谷響於百名，儔鏡姿於萬像，筌宰失寄而後真宰獨融，規准莫施而後沖規妙立。慮塗千泯言術四窮，使夫淺躁投機拘攣解桎，媿司南之有在，同拱北以知歸。義既天悠，詞仍海溢，且為諸分之本，又是前古未傳，凡勒成四百卷八十五品矣！或謂權之方土理宜裁譯，竊應之曰：一言可蔽而雅頌之作聯章，二字可題而涅槃之音積軸，優柔闡緩，其慈誨乎！若譯而可削，恐貽患於傷手，今傳而必本，庶無譏於溢言。況搦扎之辰慨念增損，而魂交之夕炯戒昭彰，終始感貽具如別錄。其有大心茂器久聞歷奉者，自致不驚不怖爰諮爰度矣！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緣起品（一會一品）

當我（乃口傳原經的阿難尊者自稱）聽到佛說：那時薄伽梵（華譯：世尊）在王舍城（梵名：曷羅闍姑利呬城，乃中印度摩伽陀國京都）外的靈鷲峰頂上，同那大比丘（即得道僧）千二百五十人（隨佛身邊的僧團弟子），他們都是阿羅漢果（即修小乘佛法滿四果位，華譯叫無學，或無生等）。其中獨有阿難（佛堂弟，侍佛廿五年，號稱「多聞第一」，佛經口傳人）尚在修學階位，現得預流果（乃修行小乘佛法阿羅漢初果叫須陀洹果，華譯入流，已斷除三界見惑）；這大迦葉波（佛的大弟子，號稱頭陀第一，年高德劭）坐首座。又有五百阿羅漢大比丘尼（即得道尼姑）眾，以大勝生主坐首座。還有無數已經了悟四聖諦（即佛初說：苦、集、滅、道四因果）道理的男女居士（即在家修行的佛弟子）。

再有無量無數的大菩薩眾（即等覺菩薩，梵稱摩訶薩埵，華譯大心，或大有情），全都得到陀羅尼門（華譯「總持門」，即能總有一切佛法，和持守無量佛道的真義），具有等等的奧妙功德（良行叫功，良知叫德）海，祂們的一切，縱是本經以數不清的劫世時代，也讚歎不完呀！這些名號叫「賢首」大菩薩（見華嚴經賢首品中的菩薩名）、「觀自在」大菩薩（即「觀世音」）、「得大勢」大菩薩（即大勢至）、「妙吉祥」大菩薩（即文殊師利）、「慈氏」大菩薩（即彌勒）等等百千億數不清的法王子（即佛法的傳承者），都是足可繼承佛陀果位（因大菩薩都是候補佛位的，故稱等覺菩薩），而坐在四週近佛的首席座位中。

這時釋迦世尊在師子寶座（即中央席至尊的蓮花講座）上，舖陳好尼師壇（華譯：坐臥具，長四、寬三，平常

護身坐臥的布衣），便盤腳打坐著。祂以參禪正定（梵稱三摩地或三昧，又名等持，即心無雜念）的心境，加上正知、正念（即正確的覺知和念頭），從正定安詳地起座，以明淨的天眼（即天人的眼睛）觀看十方（上下八方）如恆河沙數般的眾佛世界，全身舒暢；由此每一體端放射出六十百千萬億的光芒，每一光芒各照三千大千世界（按釋佛教化地球四週星際為一小世界，一千小世界為一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這光芒週轉遍照著十方如恆河沙數的眾佛世界，而受到光芒的眾生，必悟得正覺的佛果成就！

世尊伸出廣長舌相（佛舌柔紅薄大，能覆面至髮際，佛力顯現遍覆世界），遍覆各三千大千世界，放百千萬億光芒，每一光芒呈現化身佛坐寶蓮台上，發美妙聲音，以演講「般若波羅蜜多」（即是登極樂岸的大智慧）的相關佛法。又佛不離開師子本座（佛如人中的獅子故座位稱名獅座），並入師子遊戲禪定（即如獅子搏鹿的戲樂三昧中），而示現神通力，使全世界六種變動（此為星際變動，以發光發聲，而不傷生靈如人間焰火般），使所有地獄、畜生道、鬼界和其他道（即天、人、阿修羅道）的眾生，都遠離了苦難，從此投生人道與天界（指投生欲界六層天上），大家回憶過去，莫不歡心鼓舞，一同來到佛前，以殷勤淨心叩拜在佛足下。又全世界（指各三千大千世界無量佛土）無量無數的淨居眾天（指每一小世界有二十八層天，積無數小世界的眾天），下至欲界天四大天王眾天（指每一小世界中，須彌山四週天王的總和），及一切人（即天人）非人（指天龍八部）等，都看到佛的師子座，像一座大金山般，大家各持種種無量天花，奉散供佛，由於佛的神通力，大家各見世尊對他正面講說佛法。

這時世尊不起本座，和煦微笑，從慈顏上放出光芒，遍照全世界無量無邊的佛土上，讓一切眾生因佛光芒，普遍看到那十方如恆河沙數的眾佛世界，有著一切佛陀被聲聞菩薩（指親自聽佛說法的人眾）所圍繞，在法會中講經。同時一切有情（指有生命的眾生）和無情（指無生命的眾靈）等差別品類（如極樂世界的九品），也看到釋迦牟尼佛在人間中印度王舍城外靈鷲山上，正被無量聲聞菩薩所圍繞，在講說佛法。

那在東方盡恆河沙數世界的窮邊世界，名叫多寶，主持教化的寶性佛陀，正在為眾大

菩薩講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另外有位普光菩薩看到大放光芒和大地忽然變動，並有佛像顯現；便趕到寶性佛的道場，向佛頂禮（叩拜頭觸地）詢問說：「這是什麼原因而有此祥兆？」寶性佛告訴普光菩薩說：「善心的男子呀！從這裡向西去，在盡恆河沙數的窮邊世界，名叫『堪忍』（梵稱娑婆），那裡有佛號叫釋迦牟尼，如今正在主持法會，為大菩薩眾講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由於那佛的神力，所以就呈現這祥端（佛放光芒和大地變動）。」

普光聽佛說後，即請求前去「堪忍」世界觀禮，以供養釋迦牟尼如來；寶性佛便以千莖的金色蓮花，給與普光菩薩，並教誨地說：「你持著這蓮花到釋迦牟尼佛的道場，代我致無量的問候；那時釋迦牟尼佛接受這蓮花，會分散給東方如恆河沙數等眾佛世界。由於佛力的神通，這蓮花會遍散所有的眾佛土的花台中，那台上有化身佛正坐著講解『大般若波羅蜜多』的相關佛法；凡有情（即眾生）聽到了，必會證得佛果。」普光菩薩等即時奉命前往。（以下原經節略）

那南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邊名「離一切憂」世界，有佛號「無憂德」，那有名叫「離憂」菩薩。又西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邊名叫「近寂靜」世界，有佛號「寶燄」，那有名叫「行慧」菩薩。又有北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邊名「最勝」世界，有佛號「勝帝」，那有名叫「勝授」菩薩。又東北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邊名「定莊嚴」世界，有佛號「定眾勝德」，那有名叫「離塵勇猛」菩薩。又東南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邊名叫「妙覺莊嚴甚可愛樂」世界，有佛號「蓮華勝德」，那有名叫「蓮華手」菩薩。又西南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邊名「離塵聚」世界，有佛號「日輪遍照勝德」，那有名叫「光明」菩薩。又西北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邊名「真自在」世界，有佛號「一寶蓋勝」，那有名叫「寶勝」菩薩。又下方盡恆河沙數最極底名「蓮花」世界，有佛號「蓮華德」，那有名叫「蓮華勝」菩薩。又上方盡恆河沙數最極頂名「歡喜」世界，有佛號「喜德」，那有名叫「喜授」菩薩等都見到釋迦牟尼佛的大放光芒，和大地變動，並釋佛身相，都前去各佛所詢問，得知祥端的原因，均請求前來觀禮，並供養釋迦牟

尼世尊；各方佛陀授給千莖金蓮花，均由各菩薩禮拜釋迦世尊時，呈獻供奉後歡喜退坐一旁。

這時世尊法會道場充滿全世界佛土送來的眾寶，種種妙花遍布於地，那寶幢（圓傘柄形華錦）幡蓋（長旗和寶蓋）插列處處，使得周遍法會莊嚴，世界各種蓮花佈滿如來淨土，那妙吉祥菩薩（即文殊師利菩薩）、善住慧菩薩，還有其他無量大威神力的大菩薩都在這法會的道場中。

（以上請自《大般若經綱要》、玄奘大師 譯《大般若經》卷一、卷二節文）

學觀品（一會二品）

這時世尊知道眾世界（包括欲、色、無色、二十八層天，及各三千大千世界眾佛土），如天人（即六道中的天人）、魔界（即欲界第六天魔王波旬及所屬）、梵王（即各層天王及所屬），如眾沙門（華譯：勤息，即出家修道者），以至龍（梵稱「那伽」乃天龍八部之一，居海洋中）、神（即仙界），如眾菩薩、最後修成佛果的法王子（即等覺大菩薩），如其餘一切與佛法有緣的人、非人等，全都來到這集會！世尊便對舍利子（即「舍利弗」，乃佛的大弟子，號稱智慧第一）說：「若是大菩薩要想在一切事物上（指森羅萬象的一切事物，又稱諸法），平等覺知（即普遍正等的察覺）一切事物的真相！那就該學（指領悟言）般若波羅蜜多（即登上極樂岸的大智慧，極樂岸乃指自在無煩惱等）。」

舍利子請問佛說：「什麼是菩薩要想在一切事物上，平等覺知一切事物的真相，那該學『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即舉證告訴舍利子說：「眾大菩薩應該以不堅持（即對事物不執著理想）為方便，要安心地把握著『般若波羅蜜多』（即事事以自在無煩惱登極岸的大智慧為中心），因為能夠堅持達到所堅持的理想，乃不可得的緣故（因一切事物，難盡理想境界）！應該以不捨（即不執著施捨的理想）為方便，要布施（即給與）

眾生圓滿的波羅蜜多（即自在無煩惱的極樂境界），因為布施人、受布施人和布施的物件，盡如理想是不可得的緣故（即多做精神布施、不求物質施捨的理想）！應該無護（即不堅持理想的戒護，因堅持守戒不殺生，那呼吸喝水都要停止的），要清淨持戒，圓滿波羅蜜多（即達到持戒自在極樂境界），因為犯戒和不犯戒的真相，不可得的緣故！」

「應該以不取（即不生貪取心）為方便，要辱來心安，圓滿波羅蜜多（即達到忍辱自在極樂的境界），至於取得動念和不動念的真相（即取念多少、有無，是無法精量的），不可得的緣故！應該以不太過於勤勞（因人體力有限，如阿那律尊者因精勤不眠不休而雙眼失明）為方便，要圓滿精進（即在精進修行中，生理心理都很圓滿），達到波羅蜜多（達到自在極樂），因為身心勤怠（因身心勤勞休息的平衡眾生無法找到平衡點）不可得的緣故！」

「應該以無思（即不作旁念雜想）為方便，要圓滿禪定（即使參禪入定圓滿），平靜思慮，達成波羅蜜多（即達到自在極樂）；如同眾生空想飲食的有味或無味（見第六識思食），而不可得的緣故（因空想不足以療飢渴）！應該以無著（即不執著，乃固持己見）為方便，要求智慧無礙（即沒有固執障礙）圓滿，以達到波羅蜜多（達到自在極樂），因為一切事物的本性（即本質）和外貌，眾生無法得以盡知的緣故！」

「再者，舍利子呀！眾大菩薩安心地把握著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的大智慧），以無所獲得為方便（方便，即便利的方法），應該以無所求來圓滿一切事物！照這般做，因為眾事物的真相（即百分之百，盡如理想的現相），不可能得到的！」

「凡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的大智慧）的，如能真實知道六波羅蜜多（即六度，乃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會得到大的果報（即得到自在無煩惱的極樂果報）的，那就要以無所獲得為方便（即不要追求事物百分之百的盡如理想，才是便利的方法）！只要修行一種『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參禪、智慧六種中之一種），就可圓滿其他五種『波羅蜜多』！眾大菩薩要想獲得這無量無數的、而不可思議的稀有功德，那就應該修學這『般若波羅蜜多』（即修學這登極樂岸的大智慧）！」

（以上請自《大般若經綱要》及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節文）

這時舍利子向佛問說：「世尊！眾大菩薩的修行，該當有父母、妻子、眾親友嗎？」

（大菩薩為己得道，或再度應身世間的，而凡夫須修行有成就，才能成為大菩薩。）

佛告訴具壽（比丘的通稱，也是師呼弟子的口語）舍利子說：「或有菩薩具有父母、妻子眷屬而修行大菩薩道（即修大乘佛法菩薩道），或有大菩薩沒有妻子，從他最初發願到成就佛果，常修清淨不壞童貞。或有大菩薩以方便善行的巧妙，表示接受五欲（色、聲、香、味、觸），但他必厭棄五欲而出家清淨修行，才能獲得無上正等佛果！舍利子呀！譬如那幻術師或是他的徒弟長於幻術，他以幻術作種種五欲妙物，在這當中和人享受，你看這幻術所作的一切是實有的嗎？」（此節所言「方便善行巧妙」乃指得道應身世間的大菩薩所為，非指凡夫修行言。）

舍利子回答說：「不是，世尊！不是，善逝（佛十大名號之一，即好去的意思）！」

佛說：「舍利子！大菩薩就如幻術師一樣，但為了教化成就眾生的緣故，只是以方便善行巧妙的變化，以接受五欲，欲沒有事實。然而這大菩薩在五欲中深生厭惡！不讓五欲習氣沾染。因為欲像熾火在燃燒身心的緣故！欲像來自他方惡染的緣故！欲像怨敵在長夜伺機損害的緣故！欲似草炬！欲似苦果！欲似利劍！欲似火堆，欲似毒器，欲似幻惑等（經長節略）！」（大菩薩修行佛果嚴禁五欲；凡夫初發願修行，盡量避染五欲，才是真正的修行。）

舍利子對佛問說：「世尊！您說為什麼大菩薩該要修行這『般若波羅蜜多』呢？」

從舍利子向佛提出疑問，我們必先瞭解以下有關佛學術語；然後才能明白佛的種種開示：

「色」指一切佔有空間的物質形象（即星、雲、山、河、人身、萬物），簡稱叫物質。

「法」指一切大、小、有、無形的事物，分色（即物質）法與心（即精神）法。

「法空」指一切事物原本是空（即虛幻不實）。按「法空觀」看色（物質）、心（精神）等眾事物都是由因緣（原因和助緣）和合（即造作、組合，例如人體乃地、水、風、火四大元素經造作組合而成）而生的虛幻無常（即不能久長）現象！所以萬法自性（有生命的自性叫本體，無生命自性叫本質）原本空幻的！沒有真實的自體可得（都會損蝕滅亡，一無所得）！凡菩薩（指修行的眾生）得到這項智慧，就可破除對一切事物色相的執著（頑固

「說明一切世間所稱呼的名字都是叫空。」

的堅持不放）！

「無為法」指不會有生、滅變化，而寂然常住（即永存）的理法；它和「有為法」（即有因緣造作的事物）相反。所謂「無為」是無法造作的自然，也就是「真理」，又名「涅槃」、「法性」、「法界」、「實相」、「佛性」、「法身」、「真如」、「如來藏」，它是不生、不滅、不染、不淨（不要洗淨）、不變、不改、不增、不減的；它隨眾生萬世輪迴的佛性，永恆存在。雖然是看不見、摸不著，卻是人的良知、眾生的善根，乃實有無礙、不可得的真心、真空！

當時佛告訴具壽（比丘通稱，師呼弟子口語）舍利子說：「舍利子呀！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應該有這樣的看法：那實有菩薩（泛指修行眾生）在修行，卻看不見有菩薩（因菩薩色身是空，因空而看不見），也看不見菩薩的名號（因菩薩空而不見，那名號也是空而不見了），再者也看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佛法乃有為法，自是虛空看不見的），同時也看不見『般若波羅蜜多』的名稱（因佛法虛空看不見，佛法的名稱也自然看不見的），我們因此看不見菩薩的修行，也看不見菩薩的不在修行！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呀！因為菩薩的自性（即本體），就是空的呀（因菩薩本身是地、水、風、火四大合成，也就是虛空不實的），那菩薩的名號就叫『空』。為什麼說是空呢？因為那色（物質）的自性（本質言）是空呀（因物質不能永存，而虛幻不實，原本就是空的）！所以不得不說它是空的緣故！色既然是空的，它就不得稱名叫色，由此『色』（物質）離不開『空』！『空』也離不開『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

「那眾生的受（即感受）、想（想像）、行（行為）、識（即辨別心）表現，都是來自眾生本空的自性！我們不得不由它本空，而叫它名空的緣故！那受、想、行、識名叫空，那它就不是受、想、行、識啦！由此受、想、行、識離不開空，空也離不開受、想、行、識！於是這受、想、行、識就是空，空就是受、想、行、識！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呀！這裡只有名稱叫『菩提』（華譯：覺道，即覺悟佛道的正智），這裡只有名稱叫薩埵（華譯：有情，即眾生），這裡只有名叫『菩提薩埵』（華譯：覺有情，即菩薩原梵語），這些名稱都叫空（因一切色的名稱是空）！這裡只有名稱叫『色、受、想、行、識』（都是名稱都是空）。」

> 「凡世間事物名稱，只是言語以客觀分別各事物，修行時以看不見，就不會執著煩惱。」
>
> 「修行世間名稱空無所得，而不執著的更深『般若波羅蜜多』，那修行小乘佛法的阿羅漢和辟支佛的智慧是比不上的。」

「這自性（即眾生的本體、眾物的本質，原本是空，它有生、滅、染、淨的現象）若是不生、不滅、不染、不淨（不要洗淨），那大菩薩就這樣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那就以看不見自性（因自性本空）是生、是滅、是染、是淨，來修行（若看見這些就會執著，叢生煩惱障礙）！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一些只是假以客觀設立的名稱！由於用來分別世間的種種不同的事物——這假以客觀設立的事物名稱，隨著語言同樣地傳播！這些名稱的印象，會被眾生執著（因執著而產生煩惱），所以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要等於一切看不見，由於看不見的緣故，眾生就不會執著煩惱！」（以下重複節略）

「舍利子呀！眾大菩薩這樣地修行更深的『般若波羅蜜多』，除了那眾佛的智慧，這一切聲聞（即阿羅漢，小乘的修行人）、緣覺（即辟支佛，小乘修行人）等的智慧，都不能夠達到的！他等不可能得到的緣故。這些大菩薩對於世間所說的名稱，這些名稱都是空無所得；以修行時看不見，就不會引起執著的緣故！舍利子呀！眾大菩薩能夠如此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就名叫善於修行更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的大智慧）！」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節文）

相應品（一會三品）

> 「凡修行一切佛法講色空的，都適合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舍利子問佛說：「世尊！要修『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該與什麼佛法相應（即契合、或適合也是相互吻合）？該說是和『般若波羅蜜多』是相應的嗎？」

佛告訴具壽舍利子說：「舍利子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和色空（即色就是空）相應的緣故！這該說和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也和受、想、行、識的空相適合的緣故，該說

「修行阿羅漢四果位和修般若波羅蜜多相吻合。」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和一切大菩薩修行相吻合，也可悟道成佛。」

「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明白那色、受、想、行、識是空而且會有生滅染淨，可以把五者合而為一即是空，以減少修行上的煩惱。」

「諸法共修必須全部吻合，如有少許不合即不適合。」

和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合！」（以下和各佛法都相適合，經長省略。）

「舍利子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和那預流果（修阿羅漢有四果位，初果叫入流；而未得入流果位的，即叫預流果）的空名（即佛法名稱的空相）是相吻合的，這該說是也很適合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同樣和那『一來』（即阿羅漢二果，梵名斯陀含果）、『不還』（即阿羅漢第三果位，梵名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獨覺菩提（即緣覺菩提，華譯：辟支佛），都是因空（都是了悟自性本空）而相互吻合的緣故！這也該說和『般若波羅蜜多』相吻合！」

「舍利子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和一切大菩薩修行空法（即觀我空、法空、有為空及無為空的道理）相吻合的緣故！這該說和『般若波羅蜜多』相吻合！和那些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悟空相吻合，這也該說和這般若波羅蜜多相吻合的！」（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和如此等空相吻合的時候，而看不見色（即物質是空而看不見），則相吻合，或是不相吻合（但對物質，不能深一層明瞭，以為物質有生、滅、染、淨，此時就不能吻合般若法）！同樣的看不見受（即領受）、想（想像）、行（行為）、識（了別心），則因空而相吻合！若不相吻合（即存有少許不空的觀想）！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呀！這大菩薩看不見物質的生、滅，也看不見受、想、行、識的生滅（即是明白色、受、想、行、識是空，但不明白色、受、想、行、識有生、滅現象，故不能相吻合）！同時這大菩薩看不見色、受、想、行、識的染淨！故而修行不能相吻合。」

「舍利子呀！這大菩薩看不見（即不明瞭）色和受合（因空對空即可吻合）！受和想合！想和行合！行和識合！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呀！沒有佛法中少許和少許相合的！因為本性（指色、受、想、行、識的本質）是空的緣故（因乃全部空性無少許空就可相互吻合修行的）！這是為什麼呢？舍利子呀！眾色（物質）是空，色就不是色！眾受、想、行、識是空，那它就不是受、想、行、識了！這是什麼緣故呢？眾色是空，它就不會變成障礙的形相！眾受是空，它就不會有領取接納的現象！眾想是空，它就沒有妄念雜意！眾行是空，它就不會有造作的形相！眾識是空，它就沒有了別事相！這是什麼緣故呢？」

「一切事物等既然是空，而空和空再沒有差別，在空中就不生不滅、不染不淨、不增不滅，永遠如此。」

「空、無相、無願，都是相合的，不必在修行上有所顧慮以免煩惱。」

「大菩薩修行明瞭一切事物自相空後，那就不再看以前以後及現在的環境合不合修行了。」

「大菩薩修行要按步就班，不可僭越好高騖遠。」

「舍利子呀！色不異空（即色和空不能有一點不同），空不異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受、想、行、識，也是如此！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呀！眾法（指一切事物）空的現象，那就會不生、不滅！不染不淨（不染淨）！不增、不減！不限於過去、未來、現在！它是永遠不變的！」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節文）

「再者，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看空和空的相合或不相合（因空和空沒有差別，即自然適合）！不看無相（即沒有形象，也就是空）和無相的相合或不相合！不看無願（在精神上沒有願求）和無願的相合或不相合（因兩方沒有願求，自然相合）！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呀！因為空是沒有形相與願求的，既然是空和空都沒有相合或不相合的緣故！」

「再者，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已經進入一切事物自相空後（即明瞭一切事物都是空），就不要看色、受、想、行、識相合或不相合（一切都空自然相合不必多慮）！這大菩薩不看色（物質）、受（感受）、想（想像）、行（行為）、識（了別心）和前際（前、後際，即以前以後的環境言）相合或不相合！這是什麼緣故呢？不看以前環境的緣故（因一切事物自相空，那以前的環境自然是空，空和空就不用看了）！同樣地，不看色、受、想、行、識和以後的環境、或現在的環境，相合不相合！這是什麼緣故呢？不看以後或現在環境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看一切智（即阿羅漢和辟支佛所知的一切空相）和一切智相合或不相合；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尚不明白一切智！況要看一切智和一切智相合不相合！不看一切智和道相智（又稱道種智，乃修菩薩道知一切道法差別的智慧）、一切相智（又稱一切種智，乃佛通眾事物的空相、化道斷惑的智慧）相合或不相合！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尚不明白道相智、一切相智！況要看一切智和道相智、一切相智相合或不相合！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用這樣方法看相合的緣故，這該當說用般若波羅蜜多看相合！」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節文）

「再者，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把眼睛被接觸一般事物所傳染

「凡眼、耳、鼻、舌、身、意，不要被接觸外界事物所沾染。」

「修行者不要把修不修某種佛法放在念頭裡。」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乃普修一切佛法，此非專門佛法。」

(即原經「不著眼觸有」)，或不被接觸非一般事物(包括不好的事物)所傳染(即原經「不著眼觸非有」)；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節略原經)！」

「不把眼睛被接觸常見事物所傳染，或不被接觸不常見事物所傳染(原經「不著眼觸無常」)！(節略原經)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不把眼睛被接觸快樂或痛苦事物所傳染(原經「不著眼觸樂、苦」)！不把眼睛被接觸我(自我)或無我所傳染(原經「不著眼觸我或無我」)！不把眼睛被接觸寂靜或不寂靜所傳染(原經「不著眼觸寂靜或不寂靜」)！不把眼睛被接觸空或不空所傳染(原經「不著眼觸空、不空」)！不把眼睛被接觸有相(即有形相或幻相)或無相所傳染(原經「不著眼觸有相、無相」)！不把眼睛被接觸無願或有願所傳染(原經「不著眼觸無願或有願」)，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節略原經)！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用這樣方法來相合的緣故！這該當說和般若波羅蜜多相合！」

「舍利子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不作念頭是：『我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或『我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或『我也修行或也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或『我非要修行或決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六節文)

「再者，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不為布施(施捨)、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修行緣故，而修般若波羅蜜多！」

「不要為內空(眾生內身無)、外空(外器空無)、內外空、空空(即空裡無實)、大空(修大乘究竟是空)、勝義空(涅槃微妙的空性)、有為空(乃一切造作事物的空)、無為空(一切無為法空即不可得)、畢竟空(即終空)、無際空(即無邊空)、散空(即心散亂空)、無變異空(即無為空)、本性空、自相空(各別空)、共相空(共通相空)、一切法空(即一切事物空)、不可得空(即無為空)、自性空(一切事物本性空)、無性自性空等緣故而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再者，舍利子呀！有些大菩薩先已修習六波羅蜜多(即六度)，或其他大菩薩的修行，乃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佛法，可遍修並遍參訪眾佛土，供養世尊及救渡眾生以莊嚴清淨佛土，都可獲得功德福田。」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可在禪定四天境界，不論順逆入出，都自在如遊戲般。」

發出心願要和般若波羅蜜多的修行相吻合，並和無數的大菩薩，前去參訪遊方眾佛土，從一佛國到另一佛國，以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眾佛世尊！或去救渡眾生，使佛土莊嚴清淨。」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七節文）

轉生品（一會四品）

「再者，舍利子呀！有些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佛法，而得到四靜慮（梵稱禪那，華譯棄惡、功德叢林、思維修等，此指四禪定言），四無量（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在禪定中入色界四天）及四無色定（又名四空定即進入無色界四天），在九等地（名善慧地，而得智自在），然後依次超越（即進入四禪定，也就是超越三昧），並能順（即依初禪到第四禪依次進入）、逆（即由第四禪退出到初禪）入出自在遊戲（按阿羅漢或辟支佛禪定必須按以上順逆依次進退，可是修大菩薩及眾佛就自在出入不受此限），這能自在進退禪定，不是一般阿羅漢、辟支佛所能進出這等境界！」（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呀！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在眾禪定等位、到方便善巧（各種巧妙度救眾生的方法），能沒有障礙自在出入禪定，而且在其中不受染著（不留戀不捨）。」（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問佛說：「世尊！為什麼稱說：『眾大菩薩有身、語、意起的罪業？』」佛告訴具壽（師呼弟子口語）舍利子說：「舍利子呀！若是大菩薩，有這樣念頭：『這身、是語、是意起！我就是因此而造成罪業的！』因而這樣，故稱名眾大菩薩有身、語、意的罪障。」（以下原經節略）

「又，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會有身、語、意障！若是有身、語、意障，便會起慳貪（即在布施中犯罪）、犯戒（即不能持戒）、忿恚（即不能忍辱而怨恨）、懈怠（即不能精進）、

「修行六波羅蜜多持守十善利益眾生，就可以清淨身語意的三種粗重。」

「要成就佛果正覺而不受五十二階位修行的限制，必須在修行六波羅蜜時，對一切佛法進入理性真空不被稱名染著，力修究竟。」

散亂（即不能禪定）、惡慧的心（即有壞點子）！若起這樣心的，那就不叫大菩薩。所以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還生有這樣念頭，那就太不對啦！」

這時，舍利子問佛說：「世尊！怎樣說大菩薩能清淨身、語、意三種粗重？」

佛告訴具壽舍利子說：「舍利子呀！若是大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即六度），在最初發出願心，常樂於接受持守十善業道（即不殺生、偷盜、淫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瞋、癡，十善），不起聲聞心（此指自修利己心），不起獨覺心（此指獨修成佛心），而對於眾生們常起悲憫心，要想拔除眾生的痛苦！常起仁慈心，要想給眾生喜樂！舍利子呀！我這樣說如此大菩薩，能清淨身、語、意三種粗重，因為對於眾生有最勝強力的利益喜樂心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佛說：「世尊！以什麼因緣大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就能趣向佛道的正覺（即佛果正覺），而不受限制（即不受五十二階位的修行限制）？」

佛呼具壽舍利子說：「舍利子呀！眾大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的時候，不沾染執著色、受、想、行、識，不沾染執著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及眾識界，不沾染執著地、水、火、風、空識界，不沾染執著十二因緣法、六度、十八空等、四念住，不染著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支、四聖諦、四禪定、八解脫、九次第定、十遍處、十地、五眼、六神通，不染著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等，不染著三智、阿羅漢四果、獨覺菩提、一切大菩薩修行及佛果正覺（以上各佛法可見前外傳或佛學辭典）！」

「舍利子呀！由以上這些緣故，眾大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以增長旺盛精神，就可趣向佛道正覺，而不受限制！」

舍利子又問佛說：「世尊！以什麼等稱，才是大菩薩所成就的勝智（即最大智能）？」

佛呼具壽舍利子說：「舍利子呀！要是這大菩薩成就這勝智的緣故——那就是能普遍見到十方恆河沙數等星際眾佛世界和一切如來，能契合佛果正等正覺，普遍聽到那些無數

「凡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可引發六種神通，也就是得到佛果的智慧。」

佛陀所講的佛法，見到那些道場法會上的羅漢、菩薩僧眾，並看到那些清淨、功德莊嚴的勝相！」

「舍利子呀！這是大菩薩成就此勝智的緣故。由此大菩薩就不起世界想！不起如來（即佛果）想！不起正法（即佛法）想！不起菩薩想！不起羅漢及佛土等想！」（因得佛的一切智慧，一切了知心中及眼前不須多方求取了。）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八節文）

「再者，舍利子呀！有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能引發六神通波羅蜜多。六是什麼？一、神境智證通；二、天耳智證通；三、他心智證通；四、宿住隨念通（即宿命通，能知過去未來命運）；五、天眼智證通；六、漏盡智證通（即盡除煩惱）。」

「舍利子呀！有大菩薩神境智證通——能作無量種大神變事：使十方各如恆河沙數星際世界的大地等物震動，能變一為多、變多為一，能顯身或隱身迅速無礙，能從山崖牆壁直穿如空，凌空往來猶如飛鳥，入地如入水中，身燃煙焰如燎高原，有日月神輝，能以手遮陽光芒盡失。如此等神變無量無邊。」

「舍利子呀！有大菩薩天耳智證通——以最勝清淨過人的天耳，能聽到如十方各恆河沙數星際世界生物或非生物（如水嘯山動等）的種種音聲！遍聽一切地獄嚎聲、畜生聲、鬼叫聲、人聲、天音聲、眾羅漢菩薩聲、眾佛講經聲、呵叱生死聲、讚歎涅槃（不生不滅）聲、厭惡有漏（煩惱）聲、稱揚三寶（即佛法僧）聲、論議抉擇聲、朗頌經典聲、勸斷眾惡聲、教修眾善聲、拔濟苦難聲、慶慰歡樂聲，如此大小聲遍聽毫無障礙！」

「舍利子呀！有大菩薩他心智證通（即明白他人心事神通），能如實知道十方各如恆河沙數世界的眾生類心：若眾生的貪、瞋、癡心，便知他有無；若眾生的愛、取、聚、散心，便知他存、離；若眾生的寂靜、掉（即放下）、定、解脫心，便知他生、滅；若眾生的煩惱心、覺悟心、向上心、怠慢心，便知他萌（即生的意思）、枯（即退落的意思）。如此等等盡知一切眾生心（心指思

欲的意思）事初發與消除，確實瞭如指掌！」

「舍利子呀！有大菩薩『宿住隨念智證通』（即能知一切過去、未來），能確知十方各如恆河沙數世界一切眾生的宿命往事，所謂隨著自己的念頭，而了知其他一心多至百千萬心轉瞬片刻間的瑣事，或一日多至百千萬日間的宿事未來，或一歲至百千萬年間的宿事未來，或隨念了知一劫（梵稱劫簸，分大中小劫，每一小劫為人間一千七百七十九萬八千年）多至數不清的劫世、那往事未來！能知當時的姓、名、類事等。」

「舍利子呀！有大菩薩『天眼智證通』，有最勝清淨過人的天眼！能確實看見十方各如恆河沙數星際世界眾生非眾生的種種形相，所謂普遍看見眾生類的生死過程，那美妙的、粗醜的、優劣的、善惡的，等等種類眾生的形相！並見知眾生因果行為的一切，或生天上、人界、畜生、地獄各種苦樂情形，每分每秒如影幕顯現眼簾，隨念顯示不差！」

「舍利子呀！有大菩薩漏盡智證通，能確知十方各如恆河沙數星際世界的一切眾生，有無煩惱除盡！這種神通以金剛喻定（又名金剛三昧，乃斷定一切煩惱的禪定），斷定眾習障有否！大菩薩修得不退轉等地（即等覺大菩薩），大菩薩得到這漏盡通，已是佛果的無上正等正覺（梵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再沒有希求最高成就了！」

「舍利子呀！這大菩薩雖然具有『神境智證通』，或『天耳智證通』，或『他心智證通』，或『宿命隨念智證通』，或『天眼智證通』，或『漏盡智證通』，但不自大——並不執著這每一智證通的了不起！也不執著這些智證通所做的事（例如以某神通救渡眾生的事）。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大菩薩已經通達一切事物的自性，都是『空』的緣故！自性（在眾生叫本體，在非眾生叫本質，容易離散）會離散的緣故！自性原來就不可得的緣故！舍利子呀！大菩薩不作『我如今得有這般智證通，是供給我自己娛樂，或是供給他人娛樂的；除了這些還為了得到一切智智（即佛的大智慧，乃智慧中的智慧）』的念頭！舍利子呀！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而能引發以上六種智證通。」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九節文）

「讚歎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有圓滿具足種種功德。」

讚勝德品（一會五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也是師呼弟子口語）舍利子（即舍利弗尊者）、具壽大目連（即大目犍連尊者）、具壽大飲光（即大迦葉尊者）、具壽善現（即須菩提尊者）等，在群眾有名望認識的大比丘和比丘尼，並大菩薩們、男女居士等，都從座位上站起，大家恭敬合掌、同聲向佛讚說：「世尊！大菩薩所有的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稱揚般若波羅蜜多是佛法中最偉大無上的功德）（以下原經節略）

「世尊！如來（即佛）您也是由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才能安然把握著圓滿的修行，以具體足夠種種功德的緣故！而得到無以等比的色（因色即是空，凡空就沒法相比）！同樣得到無以等比的受、想、行、識（因色、受、想、行、識乃為五蘊，而五蘊皆空，也是沒法相比的）！因此了悟一切事物都是空幻，而印證了佛果無上的正等正覺！當成就佛果後，自然要轉動無以等比的法輪（即講說眾佛法以救渡眾生），由此就度救解脫了無量的眾生們，使他們獲得那殊勝的利益與安樂！至於過去、未來、現在眾佛，都是圓滿修行，而能成就如此！（以下經文節略）所以世尊！若是大菩薩要想在一切佛法渡到極樂岸頭的，那就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並一切世間，如天神、世人、阿修羅（又叫阿素洛，華譯：無端）等，都應該供養恭敬，並尊重讚嘆與守護，使在『般若波羅蜜多』，而精進修行沒有障礙！」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十節文）

現舌相品（一會六品）

這時，世尊顯現廣長舌相（佛舌可覆面至髮際，但以佛力可覆全世界），佛舌遍覆全世界（此喻佛講經說法時，口唇影像顯現全世界），又從舌相放射出無量無數種種顏色的光芒（此喻佛舌放出光芒的舌音，而生全十方星際世界眾生的語言），普照十方如恆河沙數等星際世界眾佛土上。（原經以下節略）

當時在大法會上，有數不清的眾生們都從座席中站起，大家向佛恭敬合掌說：「世尊！我等願在未來修成佛果；而且佛相端好，儀態德威也如世尊您！同時擁有莊嚴的佛土，讓眾羅漢、菩薩、天人大眾在會場聽講經說法！」

世尊知道了他們的心願，並知道他們在眾事物中，了悟那「無生忍」（原稱無生法忍，即把心安住在不生不滅的道理上），即通達一切不生不滅、無作無為（即沒有因緣造作）的道理；當時佛微笑著，隨著佛的面門放射出種種顏色的光彩！

尊者阿難（佛的堂弟，侍佛廿五年號稱多聞尊者）就從座席上站起，他向佛恭敬地合掌說：「世尊！您為什麼要微笑呢？」

佛告訴阿難說：「我是從這數不清起座的眾生們，他們已在眾佛法中悟得了『無生忍』！將在未來世經過六十八億大劫（即九小劫為一大劫世，一大劫13018200年），並在花積劫中，就會悟道成佛。而大家同稱一佛號叫『覺分花』如來！並有佛的十種稱號。」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的《大般若經》卷九節文）

「佛慈悲渡化眾生，對眾生的心願，非常喜歡聽。」

「要想成就佛果，必先了悟『無生忍』，明達一切不生不滅無作無為的道理。」

教誡「教授」品（一會七品）

這時，佛告訴具壽（比丘通稱，也是師呼弟子口語）善現（梵稱須菩提，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解空第一）：「你以辯才（乃善巧說法的才幹）該要為大菩薩眾，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相關的佛法，也好教誡（即以口業教誡眾生）、教授（即以口業教導傳授佛法）眾大菩薩，使他們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明白究竟（即徹底明瞭）！」

當時眾大菩薩和大羅漢們，眾天王、龍族、藥叉（即藥師佛前的十二藥叉）世間人群、非人（即眾生畜生類）等，都有這樣的想法：「如今尊者善現，他具有聰慧的辯才能力！那就該為大菩薩眾等的我們，以宣講解釋這『般若波羅蜜多』相關的佛法！」而具壽善現尊者也知道眾大菩薩等如此的期望渴想，他便對具壽（比丘通稱）舍利子說：「眾佛弟子所說的佛法教化，該要知道這都是承受佛的教化德威神力！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尊者！因為眾佛為他們（即弟子們）宣講佛法的大要！他們承受佛的教化，再去精勤修學研究，便能證得眾佛法的實性（即真理）；由於佛為他們宣講的佛法，都是和法性（即真如、實相，也就是真理）不相違背，所以佛說給弟子們，弟子們又宣講給眾生，就像傳送燈光一樣，不能有分毫的增減，以免影響佛說真理。舍利子尊者！我應當承受佛的威神加被，為眾大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相關的佛法！」

具壽善現就向佛說：「世尊！奉您的命令，該我為眾大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相關的佛法！不過，世尊！這其中什麼事物名叫『大菩薩』？又什麼事物名叫『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從沒看見有事物名叫大菩薩！也沒看見有事物名叫『般若波羅蜜多』的！

「修行人必須分清楚『空』和『非空』，世間物質幻相『非空』，以物質幻相稱名而有所惑的『非空』；因非空而有生、有滅，但以言語傳達某種事物的『名稱』，只是一種心意的傳達，也就是心性、真理的了知傳送，這是不生不滅的『真空』，對凡俗幻相言，是不可得的。」

「某些名稱只是表達某些事物，但不是某些事物，若是心中認為這名稱就是某種事物，而產生某種幻相變化便有了『有生有滅』，而不是不生、不滅了。」

如此兩項名稱也沒看見有！怎說命我為眾大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相關佛法呢？」

佛說：「善現呀！『大菩薩』只是個名稱，以說明『大菩薩』而已！『般若波羅蜜多』也只是個名稱，這只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而已！這只兩項名稱，善現呀！這兩項的名稱，乃是不生不滅（具有永恆不變的心性，即沒有物質幻相的本體），唯有傳達眾人想像，而施以假設的言語；這樣假設的名稱，它不在我們心意幻想之內，也不在我們心意實想之外，更不在我們心意幻與實信息的兩邊（乃在心意傳達信息之中），而不可得的緣故（即看不見摸不著的緣故）。」

「善現呀！你該要知道！譬如『我』只是一個假設名稱（乃假設的實有心性，不是一般名詞），這個假設名稱（具有空性，非眼見的幻影）是不生、不滅（永遠不變）；用來傳達思想的信訊，而施以假設在語言上的『我』。好比說世間上的眾生、生命、孩童等。」（以上原經較長節略）

「再者，善現呀！譬如世間所有草木、根莖、枝葉、花果等物，只是假設的名稱。這樣假設的名稱，它在思想傳遞上是不生、不滅（因在抽出幻相的表達），以藉用言語假設來表達這草木、根莖、枝葉、花果等物而已。」（以下原經節略）

「又，善現呀！譬如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即眾佛），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即真正平等的覺知）！這只是假設的名稱！只是藉著言語的名稱，傳達思想中心性（即真理）的信息，所以它沒有變幻形相，故而不生、不滅，致看不見、摸不著，而不可得的緣故！」

「又，善現呀！譬如幻事（即幻覺中的事）、夢境、想像、陽焰、光影；如尋香城、變化事等，只是一些假設的名稱，這些假設名稱是不生不滅（這些只是表達某些事物，但不是某些事物，所以不生不滅）。這唯有傳達思想，以言語假設表達某種幻事，乃至變化事等！這些假設名稱不在我們心意幻想以內，也不在我們心意實相以外！更不在心意幻與實信息的兩邊，它是在心意信息之中，既看不到，又摸不著的不可得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在一切事物假設的名稱！或是事物的假設，和教授假設！應該正式去修學！」

「修道者不應該對物質幻相觀看留連。」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乃一修而全佛法盡修更不分彼此有所差異，故大菩薩修行是法時不起分別心只在勤修佛果一切智智。」

「凡一切事物的假設名稱，就憑我們六根實際的感覺，而了知一切；不必執著或染著就可。」

「凡事物的名稱，各有它的本質，非我所能擁有，也不可得；既然不能得有，那以

「再者：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不應該觀（即觀察妄惑，粗思叫覺，細思叫觀）看『色』（即物質）是常存和不能常存；不應該觀看物質（即色）的幻相是樂、是苦；有我無我；是淨、不是淨；是空不是空。（凡此以上觀看都會擾亂心意）……等。」（以下原經節略）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十一、十二節文）

「善現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對於大菩薩及般若波羅蜜多兩項名稱（也包括其他一切名稱），全不看在有為界（即世間以因緣造作而成的事物界，也稱無常幻相界）！也不看在非有為界（即理性或真理界也稱永恆界）！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呀！因為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對於一切事物不起分別差異的心！也不分別修行一切佛法！只在正確地勤修一切智智（又叫一切種智，乃佛的智慧，即通達眾法總相與別相，而化道斷惑智慧）。那為什麼要勤修一切智智呢？善現呀！因為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事物善於通達實相（通達佛性、法性、真如）！了知事物中沒有染著、清淨的緣故！」

「善現呀！應該按我們實際的感覺來稱名假設（即用我們的實際的六根感官所得，來假設事物的名稱）！也就是事物的假設。善現呀！這大菩薩對於名稱，乃是事物的假設，如同實際六根感官的覺知，不要堅持固執（因名稱假設，依靠實際感官的覺知，不可固執假設，而不著實際）！」（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善現呀！你所說的『大菩薩』名稱，按照你的意思說：色是大菩薩嗎？」

「不呀！世尊！」

「那受、想、行、識，是大菩薩嗎？」

「不呀！世尊！」（依靠我們感官的覺知，「大菩薩」名稱，就是指「大菩薩」，其他都不是。）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十三節文）

這時佛問具壽善現說：「你看了試言這是什意義？——這『色』的名稱，不能認為是『大菩薩』；那『受、想、行、識』，不能認為是『大菩薩』；不同『色』的名稱，不能認為是『大菩薩』。不是『色』的名稱中有『大菩薩』，也不是『大菩薩』中有『色』！那不

本質稱名的大菩薩也是不可得了．如此更不可得到其他的．這是以名詞辯證方式說明事理，要修行人不可受世間的幻相所迷惑．」

「凡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修得真如的不生不滅．若是真如失去原有本質，則大菩薩的修行就空不可得，更談不上真如就是大菩薩啦！」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在一切意識界，體驗一切不可得，則面對一切事物坦然不驚不恐不怖．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僅此而已，乃修行大乘菩薩道的必修佛法．」

是離『色』才稱名叫『大菩薩』呀！」

具壽善現回答說：「世尊！如『菩提』（華譯：覺道），『薩埵』（華譯：有情或眾生），如『色』（物質）等，都是終於不可得，因它等（指以上名稱）各有各的名稱本質緣故！何況得有這『大菩薩』在其中呢？既然是不可能有，那又怎麼說：『色』是『大菩薩』呢？甚至說是其他等等呢!?」（以上用「色」「大菩薩」等名詞都是各有本質，誰不能代表誰，說明一切事物空不可得。）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十四節文）

「善現呀！你再看試說這是什麼意義？——這『真如』（即真實永恆不變的體性，可名為實相、佛性、法性、法界、如來藏等）、法界（即一切事物同有所依的理性），乃至不可思議界（即難以用思想言語來表達的境界）若是有生有滅（根本是不生不滅的），有善有惡（根本無善惡的），有罪無罪（根本無罪的），有煩惱或無煩惱（根本是無煩惱的），加深一層說，這都不是大菩薩嗎？」

「世尊！若是『真如』、法界，乃至不可思議界，都是有生有滅、有善有惡、有罪無罪、有煩惱或無煩惱，由於性非有的緣故（由於『真如』等已失去原有的不生不滅等本質緣故）！那終於成為空不可得（大菩薩修行『真如』等，乃是求得不生不滅！如今真如等有生有滅，頓使大菩薩的修行空無所得），既然是空不可得，那就談不上『真如』等，就是大菩薩啦！（畢竟大菩薩修行真如、法界等，若是能不生不滅，那真如等就是大菩薩。）」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十九節文）

具壽善現再向佛問：「世尊！怎樣說是大菩薩在一切事物中，他的心就不驚、不恐、不怖了呢？」

佛回答說：「善現呀！這大菩薩普遍在一切意界（思量事物的境界）或意識界（即依意根而起了別事物的境界），而體驗到一切不可得！也不可見（因一切事物空無所得，空無所見，已瞭解一切事物的根源或真面目）！這樣大菩薩在一切事物中，內心坦然而不驚、不恐、不怖！善現呀！眾大菩薩在一切事物都無所得時，那應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界』的大智慧）！而大菩薩要修行『般若波羅蜜

「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任何心地只須瞭解不應執著。」

多』時，那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般若波羅蜜多』（因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僅此而已）！也得不到稱名叫『般若波羅蜜多』的！因此得不到菩薩道的正規修行（即得不到大乘佛法的正規修行，因六波羅蜜乃菩薩道的正規修行）！也就得不到稱名叫『菩薩』！更得不到菩提心（即求取佛果正覺的心）！善現呀！應該這樣去教誡教授眾大菩薩，使他們修學『般若波羅蜜』的究竟。」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卅六節文）

勸學品（一會八品）

善現（梵稱須菩提，佛十大弟子，號稱解空第一）向舍利子（即舍利弗，佛十大弟子，號稱智慧第一）說：「再者，舍利子尊者！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該這樣去學——『菩提心』（即求取佛果正覺的心）應該瞭解，但不應該執著（即心情纏綿不放）；至於對『菩提心』的稱名，只應瞭解它，不應該對這名稱抱有執著。同樣地對於無等等心（即佛心）、廣大心（即博大慈悲的心）應該瞭解，但不必執著；而對於無等等心的稱名，或廣大心（救渡眾生的心）的稱名，都應該瞭解，但不應該有所執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些已不是原來的心，原來心的本性是很清淨的緣故！」

當時舍利子接著問善現說：「這菩提心等為什麼是本性清淨呢？」

善現回答說：「這心本性沒有貪的現象，該合乎清淨的條件吧！它沒有瞋（忿恨）、癡（愚癡無知）、纏結（糾纏打結）、隨眠（即煩惱）的現象，該合乎清淨的條件吧！它沒有眾見趣（即見道，乃修大乘佛法菩薩終四善根引起煩惱、所知二障）、見漏（即見障，即見邪障而害菩提心的）、見瀑流（即有三界煩惱如洪水漂流善品）、見軛（即見網，如種種邪見纏身）、見取（執著於身見邊見等非理的見）等的現象，該合乎清淨的條件吧！它沒有眾修行聲聞（即阿羅漢）、獨覺（辟支佛）心（即自利而不利他的心）的現象，該合乎清淨的條件吧！舍利子

「眾生的心受外界事物所迷惑，隨事物變化而變化而不自覺，這就不是自性本淨的心。」

尊者！這樣的心就是本性清淨呀！」

舍利子說：「你說這清淨心是由因得果的心（即由修行而得的清淨）？還是原本就是清淨心呢？」

善現答說：「這不是在原本清淨心中，而能得到它有無本質，這可能嗎？」

舍利子說：「不可能的！善現！」（已證明原本清淨的心）

善現答說：「這不在原本清淨心中，既然得不到有無本質，那你為什麼要問：這心是由因得果的心，而不是原本清淨的心呢？」

舍利子說：「什麼名叫『心』，而非原本清淨的心呢？」

善現回答說：「凡在一切事物而不自覺有變化和有差別（即心受外界所迷隨事物變化差別而不覺察），這名叫心！而不是原本清淨的心！」

舍利子說：「如果心隨環境轉，而不覺有變化差別。認為外界物質幻相沒有變化差別（因外界物質幻相無常，隨時有變化差別而不知），是嗎？」

善現答說：「你說對啦！」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卅六節文）

「般若波羅蜜多佛法無法說明它的究竟，必須以無文字無語言去心領神會，以達到把握佛法的中心。」

無住品（一會九品）

這時善現向佛說：「我在眾佛法中，既得不到、又看不見，若聚若散（以上按：聽到眾佛法名詞心中一片茫然感）！照這樣怎可以講說這佛法呢？我對這些佛法的名稱，都沒有什麼把握！也不是我不把握它！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佛法的稱名，已是一無所有（佛法名稱相比物質名詞一樣空

「因得不到、看不見，來說明般若波羅蜜多，在心中就不會消沉憂悔，乃至不驚不恐不怖，這就是沒有把握的便利方法。」

「修行『般若』大智慧不可有自我及關注眾色相或文字語言上，才能圓滿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佛法而有了悟一切事物現相的智慧。」

洞）！所以眾佛法的稱名，也就沒法把握它！也並不是我不求把握它。」（以下原經節略）

「世尊！眾佛法（如同眾事物）都是世間因緣和合生成（乃以世間事物比喻和合而生成，因緣散則滅亡無存形成空洞）！正如同這假設稱名叫『大菩薩』和『般若波羅蜜多』一樣！這兩個假設稱名佛法，在五蘊（又名五陰，即色、受、想、行、識）、十二處（即六根、六塵處）、四聖諦（即苦、集、滅、道）等等佛法，無法說明它！（原經文節略）在如幻乃至變化事，在常（即常在）、無常（不常在），乃至屬於生死、涅槃（即不生不滅），都無法說明它！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照以上所說眾佛法的集散，都是得不到、看不見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世尊！若是大菩薩聽到以上如此的形相狀況，來說明『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在心中就不會消沉，也不會憂悔。內心不驚、不恐、不怖（內心當不會受大佛法的壓力所影響）！該要知道這大菩薩，決定已得到不會退落地位的把握！以沒有把握的便利方法，來把握這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又對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不能以方便（運用定靜思惟去體驗）善巧（靈活巧妙地智慧運用）來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那就會有自我的觀念！並被自我所執著和纏擾的緣故！那內心就關注在色、受、想、行、識上，或關注在傳寫經典眾文字或話語上！由於一心關注這些，那就以色、受、想、行、識等或文字語句所吸引，當作修行要目！這樣就不能接受『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的大智慧）！就不能圓滿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不能成就一切相的智慧（即不能有了悟一切事物的形相智慧）！（以下原經節略）這又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一切事物（包括佛法）本性（即本體）都是空的緣故！」

「菩薩應該以本性都空，來觀察一切事物！以這觀察時，在一切事物中，內心無行處（即不染不動）！這就名叫做沒有沾染的三摩地（即三昧，乃參禪正定）！這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即空廣無量），有收集無邊無礙的作用！不同於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小乘修行所成就的一切相智（即了悟一切事物形相智慧）！也不合修小乘佛法所吸收接受！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相智，並不是

「修行求取事物眾形相的就是煩惱。」

「佛法也如一切世間事物本體空空，修行人要看破一切，即是佛法。」

「修行人確知佛法或一切事物，離開它外在幻相，而顯現佛性或真理時，我們就要常不捨離它，以印證平日的修行。」

求取事物形相而修得的！因為求取眾形相的，都是煩惱！那何等為相呢？所謂色、受、想、行、識眾相！乃至一切陀羅尼（即總持或咒語）門相、三摩地門相！在此眾相而求取染著的，名叫煩惱！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事物的本性（本體或本質）都是空（無常的幻影）！不可取得的緣故！」

般若行相品（一會十品）

「再者，世尊！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以按真理審慎觀察——若是一切事物都無所有，而又不可得，這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在這無所有、又不可得中，那要以什麼來作這佛法象徵性的內涵呢？」

當時舍利子詢問善現說：「在這當中什麼事物是無所有、又不可得呢？」

善現回答說：「這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乃是無所有，又不可得；因為世間一切事物只是幻影無所有，又不可得。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事物的本體空空的緣故！甚至無性（乃無實體，此處指離開本體）的自性（各事物有不生不滅的本質或本體）原本是空的緣故！照這樣按真理審慎觀察，並且要常不捨離般若波羅蜜多才行！」（原經以下節略）

舍利子問善現說：「以什麼緣因，才能常不捨離『般若波羅蜜多』呢？」

善現答說：「如果確實知道『般若波羅蜜多』，要離開般若波羅蜜多的自性（因佛法各有自性，自性即佛性，我們確知這佛法離開外在幻相，而現出佛性時，就不要捨離它）；同樣如果確實知道一切事物，離開一切事物外在的幻相、而顯現真理的時候，我們常不捨離它（因為修行莫非追求真理，那真理出現，就得親近它、不捨離它）！（以下原經節略）

「修行人雖然知道一切佛法及一切事物都是自性本空，但不可混為一談，因各佛法各有各的真實本體，各事物各有各的真理本質，在修為上瞭解上各有不同，不可以一切皆空而怠惰了事。」

「吾人修不生不滅才能成『空』，但一切事物必須有生有滅，方是『空』相。」

「修行人瞭解世間一事物有生而不滅的不可能（亦即瞭解眾生有生必有死），就會使我們修行清淨，終了時生在極樂世界，從此不墮娘胎，而作化生，超出輪迴。」

舍利子問說：「什麼是般若波羅蜜多的自性（例指一切佛法的自性）？甚至什麼是一切事物的自性呢？」

善現答說：「無性（即脫離幻相的本體）就是般若波羅蜜多的自性（即顯現佛性的佛法，亦即修行人，體會出佛法的實體）！無性（即脫離物質幻相的本質）就是一切事物的自性（自性即真理的所在）舍利子尊者！『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的外在幻相，而一切事物脫離一切事物的外在幻相；而且是自性也離開自性（因各佛法各有它真實的本體，而一切事物各有它真理的本質，不可混為一談），各種幻相要脫離它自己的幻相。而自性要離開它的幻相，幻相也要離開它的自性！同時自性外的幻相，也要離開幻相內的自性；那幻相內的自性也要離開自性外的幻相！」

「若是菩薩（指修行大乘佛法菩薩道的人）在這其中去修學，則能成就一切智智（即瞭解一切事物三世的現相智慧，這就是佛的智慧）！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知道一切事物不生、成就不可得（因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滅，是為空，如要一切事物不生，是不可能的）的緣故！」

舍利子說：「那是什麼因緣（因是主要因素、緣是助力，凡事由於主要因素配合助力而成）的緣故，使一切事物不生，它就不能為事物的呢？」

善現說：「因為色（即一切物質）原本是空的緣故（即物質根本就不能存在的緣故）！若是它能生而存在（即永恆不滅），這是不可能的事；同樣地受、想、行、識，甚至善（好的）、不善（不好的）、無記（即不好不壞的），甚至在內（修行內在）外在（修行外在）、兩間（即修行或內、或外、不內不外），這一切事物要生而不滅是不可得的！若是菩薩照這樣修學下去，便會接近一切相的智慧（即一切總、別相智就是佛智慧）。這時菩薩（指修行人）就會得身、語（即口）、意的清淨！不會生貪、瞋、癡的行為心！不會生慢（懈怠）、諂（奉承語）、誑（欺騙話）、慳（吝嗇）貪的行為心！不生一切見到就想拿取的行為心！由以上不生的行為心的緣故，那臨終後就不會再落入女人的胎中（即不入輪迴），而能升登極樂東、西方世界，由蓮花化生，也就是永遠不生在世間眾惡道！也解除了世間為利樂的眾生因緣。」

「修行人修行布施波羅蜜多時，不要整天忙著世間布施的外在形相甚至念念不忘世間布施形相，則就是修布施波羅蜜多佛法的外形，而不是真正修行布施波羅蜜多。」

「若是想藉色、受、想、行、識，或靠大小乘佛法，以增加修行的殊勝解脫，卻不能解脫生、老、病、死和當下來生的痛苦。」

「解脫生、老、病、死，及當下來生的痛若，全靠眾生自己的誠信與悟心！」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進入不取、不執著一切事物等

這時善現向佛說：「若是菩薩不運用方便善巧，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若是忙著世間物質（即色），忙著世間物質的形象（即色的外表形相或數字），或是忙著受、想、行、識（即忙著世間的事），而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若是有了這樣的念頭，那這位大菩薩是忙著得到世間事物的形相，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而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外在形相！而不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受世間外相困擾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佛法。）（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對舍利子說：「若是菩薩不以方便善巧（即便利的方法和善於巧妙）來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若是想在色（即物質）中把握著殊勝的解脫，以便在色中作增加修行；若是想在受、想、行、識中，把握著殊勝的解脫，以便在受、想、行、識裡作增加修行。由於增加修行的緣故，但不能解脫生、老、病、死和當下來生的痛苦！甚至若是在聲聞、獨覺（即修小乘佛法），或菩薩道求取佛果，並想在那事物中把握著殊勝的解脫，以便增加修行。由於增加修行的緣故，但不能解脫生、老、病、死，和當下來生的痛若！」（以下原經節略）

當時舍利子再問善現說：「怎樣說菩薩有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回答說：「若是菩薩有方便善巧，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不修行色、受、想、行、識（即不把色、受、想、行、識當修行），也不把色、受、想、行、識的形相當修行；甚至不把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及一切相智（即了悟一切事物形相的大智慧）掛在嘴上的修行！這纔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樣方便善巧地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就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舍利子尊者！這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在一切事物中不取有（即有生有滅）、非有（因有和非有都是空，所以取無所得），不取亦有亦非有，不取非有、非非有，不取亦不取（即不取就是不取，因全是空的，所以不取）！」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卌九十七頁至四十一卷七頁節文）

舍利子問善現說：「那什麼因緣的緣故，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在般若波羅蜜多中都不有所取呢？」

的三摩地，且又常留不捨，就可以加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凡參禪入定大部境界相同，因為進入正定三昧了悟空理心性同在清淨中的緣故。」

「無諍三昧即心安住在一切都空的正定中。」

「凡對一切事物不相信事物的本質是空，就不能使修行有所成就。」

善現答說：「（原經節略）舍利子！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在一切事物和般若波羅蜜多（指佛法名稱言）都不有所取，也不有所執著（固執不放），這就名叫大菩薩在一切事物中不取不執著的三摩地（又名三昧即參禪正定）！這種三摩地殊勝（即無以倫比）的微妙，而且是無量的廣大！能夠有收集無邊無礙的作用，不同於阿羅漢或辟支佛（即小乘自修自利的佛法）的修行。」

「舍利子！若是大菩薩在這三摩地中常留不捨（即參禪正定不捨），那就可以很快地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以下原經節略）「不獨在這三摩地中，更有其他三摩地，如健行三摩地、寶印三摩地、獅子遊戲三摩地等等，常留不捨，就可以加速悟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聽了善現說出上百種三摩地，在常定不捨，就可加速悟、證無上佛果，他便問善現說：「那一些三摩地所得加速悟證無上佛果，其中沒有什麼分別嗎？」

善現回答說：「因為一切事物（包括佛法名稱）都無所有的緣故，這些都是在參禪正定中，起不了什麼差等分別作用！由於這樣緣故，這大菩薩在一切事物和三摩地中，都是沒有想像解脫！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事物和三摩地中都是無所有！那無所有中，這分別（即差別不同處）想像解脫就沒有什麼緣由，而生起的緣故！」

這時薄伽梵（華譯世尊指釋迦佛言）稱讚善現說：「說得好呀！說得好呀！就如你所說的。所以我說你參禪進入無諍定（即無諍三昧，即安住在空理與他無諍的禪定中），在眾羅漢（指隨佛左右的五百羅漢言）中算是你第一了！由於你所講的和我所說的意義相同。善現呀！大菩薩欲修行這般若波羅蜜多，就是要這樣去學！」（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問佛說：「那在什麼事物中會執著有性（即天然的本質）？」

佛說：「他們執著色、受、想、行、識，有它的本質！」（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呀！愚夫（即指無知的凡夫）不同於一般眾生！他以在眾事物中執著事物的本質，認為眾事物都是空的，而不自信！由於不自信的緣故，就不能成就修行阿羅漢、辟支佛、菩

薩道、如來正覺等所有的聖法！所以就不能安心地留在聖法的修行中……。」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十一下半節文）

譬喻品（一會十一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向佛說：「若是有人問我說：『幻士（長於幻術的人士）能學般若波羅蜜多？能修成一切智智（即三智全能）不？甚至能學一切智（即阿羅漢智慧）、道相智（即菩薩的智慧）、一切相智（即佛的智慧）？能修成一切智智不？』我聽了這項的詢問，該怎樣回答呢？」

佛反問善現說：「色（即物質形相）和幻（即幻術現象）有不同的嗎？受、想、行、識（上舉物質幻相，這受、想、行、識，乃事的幻相）和幻有不同嗎？」

善現答說：「沒有什麼不同的！世尊！因為色和幻相同，所以色就是幻！幻就是色！受、想、行、識都是如此的。」

佛又問：「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原經已節略）和幻有不同嗎？」

善現答說：「沒有什麼不同的！世尊！無上正等正覺如同幻境，所以無上正等正覺是幻境！幻境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佛果正等正覺乃了悟一切無所得，而幻境中也是一無所得，故能相同。」

佛又問善現說：「幻境有雜染？要清淨不？」

善現答說：「沒有！世尊！」

「幻境有生有滅不？」

「沒有！世尊！」（以下原經節略）

「幻術如同一切事物，幻境無常，沒有本質本體，不能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佛果真理自性的智慧。」

「幻士如同五蘊，心存虛幻不實，雖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也不能成就佛果正覺，因為幻士如五蘊，以無性當自性，內空如夢、如影，不以佛性真理的修學是不行的！」

「能觀察色、受、想、行、識的形象，知道它平常和無常都不可能有所得，那內心就不會有驚、有恐、有怖。」

佛以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等作比喻說明染、淨、生、滅後，接著問說：「善現！若是法（即指一切事物及一般法則如幻術等）沒有雜染，不須清淨，也不生、不滅！你說這種法能學『般若波羅蜜多』？甚至能夠修成一切相智（即佛果正覺）不？」

善現答說：「不可能的！世尊！世尊！」（因為這些幻境虛假無常，沒有本體、本質，更無佛性真理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善現又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想要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來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時，該如同幻士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而所修學的一切事沒有什麼分別，這是什麼緣故呢？要知道幻士就等於五蘊（即色、受、想、行、識，與幻士本人是相等的），這五蘊就等於幻士（幻士本身也是無常的本體）的緣故！」

佛即向善現問：「既然幻士和五蘊相等，他能夠修成一切智智不？」

善現回答說：「不可能的！世尊！這如虛幻的五蘊等以無性（即無本體本質因虛幻不實又無常）當作自性（即真實佛性，也就是不變永恆的真理）！無性的自性是不可得的緣故（它非真空而是假空，更不可得的緣故）！」

佛告訴善現：「那五蘊及幻士的幻境都是如夢、如影、如響、如空花、如陽焰等」，並問說：「善現！照你的意思說：那幻境和五蘊等各有不同嗎？」

善現回答說：「沒有什麼不同的！世尊！這幻士的幻境，就等於色、受、想、行、識！（原經節略）都是由於內空（幻相如影不實）不可能修學佛道有所成就的！」（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又問佛說：「世尊！何等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能有方便善巧的緣故，聽到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使內心不驚、不恐、不怖？」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菩薩以符合一切智智心（即符合佛性心真理），去觀察色（即物質）、常（即平常）和無常（即不能恆久）的現象，而知道它內空不可能有所獲得！如受、想、行、識，乃至觀察一切事物的形象、常和無常的現象，都是不可能得什麼的！這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才能有方便善巧！那聽到甚深『般若波羅蜜』行，內心就不會驚或恐、或怖！」（以下原經節略）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要符合一切智智心，並要捨去、遠離惡友，因為惡友不說邪魔教人做魔事，以內空有所得，以無性自性有所得，以致聽到真正較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就會有驚、有恐、有怖！」

善現向佛問說：「世尊！怎樣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以方便善巧（即不以巧妙便利的方法）的緣故，聽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內心就會有驚、有恐有怖？」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候，離開合於一切智智心（即離開佛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禪定、精進、忍辱、持戒、布施），以為有所得、有所恃！（原經節略）善現！若是不去講說：要符合一切智智心、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使他覺悟的人，這就是作菩薩的惡友，這惡友不向他講說惡魔的事、惡魔的過錯，不說惡魔作大菩薩的形像，來到大菩薩的住所，接受教導觀察內空有所得（把色、受、想、行、識，當作有所得）！教導觀察無性的自性（即沒有佛性的幻相本體）有所得！教導修行有所得的一切相智（即假相的佛智慧），而為這惡友所吸收接受！而聽到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即聽到一切不可得的，登極樂岸的大智慧），內心就會有驚、有恐、有怖！所以大菩薩（指修行菩薩道的眾生），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候，對於眾惡友應該趕快捨棄和遠離！」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十二至四十五節文）

菩薩品（一會十二品）

當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世間所稱的菩薩，它是什句（梵稱鉢陀，或鉢陀迦耶，華譯『句』，解釋自性的差別，或義理）義（意義或意思）？」

佛告訴善現說：「無句義是菩薩句義（即稱菩薩並沒有什麼含義或意思）！這是為什麼呢？善現！菩提（華譯覺，即了悟意思）不生（即出乎真理自然，而不是人為造作而生），薩埵（華譯有情或眾生，乃四大所成即是空）乃是沒有的緣故！這有如空中飛鳥蹤跡的句義！所以菩薩的稱呼：就是毫無所有，而不可得就

「凡抽象名詞稱呼都沒有什麼意義，只是學修菩薩道的，要在一切事物中，無所有、無礙、無染，要這樣去修學瞭解。」

「菩薩應該修學瞭解世間善、惡業，和有記無記，世間出世間，有漏無漏，有為無為，共和不共等佛法。」

是這意思！」（以下原經節略）「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若是菩提、若是薩埵（梵稱菩提薩埵，簡稱叫菩薩），若是菩薩的句子意義，照這樣的一切句義，都不是形相（即不是有形相的東西）！不應該和不是形相的吻合！它不是色（即物質），它看不見！它不是成雙著對，它是一種所謂不是形相（即抽象的）！善現呀！眾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中，都是無所有！沒有障礙，沒有染著，應該如此去學，如此的得知！」

善現又問：「世尊！大菩薩在什麼事物法則中，它沒有障礙染著！要應該去修學知道的呢？」（原經節略）

佛說：「在世間一切事物法則中，有善（好的）的事物法則，有不善（不好）的事物法則，有記法和無記法（此以下均指佛法言）、世間法和出世間法，有漏（即有煩惱）法和無漏法、有為（即人為造作的）和無為（出乎自然的）法、共法（即同有同等的）和不共法（即同有而不同等的）！（以下原經節略）所謂世間好的事物法則：如孝順父母、敬奉師長、施修福利眾生的事業、供養沙門（即佛界僧眾）、修十善（即不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瞋、癡）業道等。所謂世間不好的是十不善（即十惡，乃反十善等事）業道，及忿恨、諂誑、矯害、嫉妒、慳、慢等。」

「善現！所謂有記法（即眾生作善、惡，可分明記入未來果報的法則），如眾善和不善法；而無記法（無法分明善、惡的果業事則），如無記身、口、意業，無記無色法，無記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無記十八界（即六塵六根六識），無記異熟法（不同善、惡的業果）。」

「善現！所謂世間法（指塵世所染有漏的佛法名稱），如五蘊（即色、受、想、行、識），十八界，十業道（即殺生、偷盜、淫邪、諂誑、惡口、貪、瞋、癡等），十二支緣起法（即十二因緣法）等。而出世間法，如四念住（又名四念處，即身、受、心、法四念處）；四神足（又名四如意足，以四定力攝心使定慧神力充足），五力（即信、精進、念、定、慧力），七覺支（又名七覺分，即擇法、精進、喜、輕安、念、定、捨等七菩提分），八聖道（又名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正語、正命、正業、正精進、正念、正定）。」

「善現！所謂有漏（即引起煩惱）法，如五蘊、十八界等；而無漏法（除去煩惱之法），如四念處、

> 「凡修得阿羅漢四果位，或辟支佛，或大乘菩薩道，從初發心到成就不退轉位，都可稱為大菩薩，可在大法會群眾中坐在首席座上。」

> 「大菩薩要有比喻金剛般的心，去修學一切佛法拔除救濟眾生，以通達佛的智慧。」

四神足、五力、七覺支等。」（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候，應該以無二（即唯有一而已）而作方便，來覺悟一切事物法則！這是什麼緣故呢？因一切事物法則的形相不動緣故！善現！在一切事物法則唯一不動（只是表示唯一不動的形相意思而已），這就是菩薩稱名的句義！因為這樣的緣故，沒有形相上的意義（因形相是空），才是菩薩的稱呼意義！」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十五、四十六節文）

摩訶薩品（一會十三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梵稱須菩提）向佛說：「世尊！什麼緣因菩薩又加稱大呢？」（原菩薩譯稱覺有情，或覺眾生，但加稱為大菩薩有何意義？）

佛向善現說：「菩薩（華譯覺眾生或覺有情）在大多眾生的當中，該列在首席的座位上，所以加稱為『大』！（原經節略）凡稱大菩薩有八種：如預流（即修小乘佛法、預備入流，叫須陀洹果）、一來（即斯陀含果）、不還（即阿那含）、阿羅漢（又稱無生、無學），獨覺地（即獨修悟辟支佛果），和修行大乘佛法菩薩道，從最初發出心願，而修到功德不退減的地位，都可稱為大菩薩！因此要坐在大多眾生群中的首席，同時大菩薩要修得『金剛喻心』。」

善現問佛說：「世尊！大菩薩要有什麼金剛喻心呢？」

佛說：「若是大菩薩有這以下的心願：『我當在生死曠野中摧毀無量煩惱怨敵！我當在生死海中捨棄內外所重身財！我當以三乘（即大、中、小乘佛法）拔除救濟一切眾生！而實不見眾生得到我渡過滅亡的（因眾生有生必有死）！我該在一切事物中按真如情況（即真理）去了悟，以求

「大菩薩的心願要為一切眾生代受苦惱而使眾生安樂。」

「大菩薩要完成純的大悲心願，故以大乘佛法，旨在利樂眾生不得眾生利益，而得成就佛果。」

不生不滅（即涅槃境界）！我當純潔以符合一切智之心（即合佛心清淨），修行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智慧）！我當修學一切佛法，通達終極普遍進入微妙智慧（即佛智慧）！（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善現！若是大菩薩有這樣的心願：『我為一切地獄、傍生（即畜生）、鬼界、人、天道中的眾生類所受苦惱，我當代受，使他（牠）等安樂！』若是大菩薩有如此心願：『我當為一位眾生、或每一位眾生、或一切眾生經數不清的劫世，代受種種地獄的劇苦，使無數眾生方便接受教化而證得無餘涅槃（即進入不生不滅永不退轉的境界）！並使眾生成就佛果！』善現呀！這樣才名叫『大菩薩金剛喻心』！若是大菩薩不要任何所得，而能方便保持這般心境、並且不自恃是個大菩薩，而生驕傲的舉動，那祂在眾生中自當坐在上首席位！」（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向滿慈子（又名滿願子，梵稱富樓那，佛十大弟子號稱「說法第一」）問說：「怎樣說大菩薩以乘坐大乘佛法（即修行菩薩道求取佛果法），利樂眾生呢？」

滿慈子說：「舍利子！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候，以符合一切智智心（即佛智心），把『大悲心』當作首席上座！用不求所得而作便利眾生的方法（以下原經節略）！乘坐布施眾生的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佛法，不得布施眾生的利益；乘坐安忍眾生（即安住忍辱）的波羅蜜多佛法，不得安忍眾生的利益；乘坐清淨戒律眾生的波羅蜜多佛法，不得眾生持戒的利益；乘坐精進眾生的波羅蜜多佛法，不得眾生精進的利益；乘坐靜慮（即禪定，乃教眾生禪定）的波羅蜜多佛法，不得眾生靜慮的利益；乘坐般若（即智慧，乃教眾生智慧）的波羅蜜多佛法，不得眾生智慧的利益。（以下原經節略）因為大菩薩要利樂一切眾生，所以要乘坐大乘利樂眾生的佛法！」

「舍利子！這樣為了要利樂眾生的緣故，而以乘坐大乘佛法的大菩薩，讓普遍十方如恆河沙數的星際世界眾佛世尊，在大眾中歡喜讚歎！並這樣說：『某方某世界中有某名大菩薩，為了要利樂眾生的緣故，而乘坐大乘佛法（即利他佛法），不久該得到一切智智（即佛果智慧），將為天上和人等眾生轉正法輪（即宣講佛法）！因為輪迴在世間的天、人、魔、梵（清修界）、羅漢

「修行人能修為成就眾大乘佛法，比如穿著防衛外敵的鎧甲一般，這五濁世界中修行人要時刻防盜防賊才是修心之道。」

等眾，都不能轉動正法輪。』這樣聲說傳播給十方星際世界天上人等聽到了！都很歡喜，大家都說：『這樣的菩薩不久該要得到一切智智（即佛果）！當來會宣講佛法利益眾生的。』」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卅七至卅九節文）

大乘鎧品（一會十四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向佛說：「世尊！如您所說：『大菩薩擐（即穿著的意思）大乘（梵語摩訶衍，即修行佛菩薩道的法門）的鎧甲（即鐵製防衛衣甲）！』這是怎樣說呢？」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擐（即穿著，此指修為成就言）布施，或淨戒（即持戒）、安忍（即忍辱）、精進、靜慮（即禪定）、般若（即智慧）等波羅蜜多的鎧甲！或是擐六神通（即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漏盡等神通）、五力（即信心、精進、念、定、慧五力）、一切相智（即佛智慧）等等佛法的鎧甲！善現！這些都名叫大菩薩擐大乘的鎧甲。」（以下原經節略）

「若是大菩薩（指修行大乘佛法人）擐佛身相眾功德（即以佛相莊嚴作說法布施等功德）的鎧甲！善現！這樣也名叫大菩薩擐大乘佛法的鎧甲。」（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呀！如果有位幻術師或是他的弟子，在四通八達的交通路口，並在大眾的面前，以幻術變現地獄、畜生、鬼界等無數的眾生，被折磨痛苦時；他又變幻光芒或震動大地，使那些眾生痛苦消失安息，得到佛、法、僧的救渡（原經節略）！善現呀！你認為這幻術的事物是真實的嗎？」

善現回答說：「這不算是真實的！世尊！」

佛告訴善現說：「大菩薩擐這樣幻術的功德鎧甲！作出放大光芒及震動大地，以拔除

「大乘佛法的鎧甲，原本看不見、摸不到，本體是空的，如同幻術一般，必須要修行人去體會修行，才能變為鎧甲。」

「修行人不可把大乘佛法修為成就，當作功德施為，那是會落空的！」

「修行人必須知道沒有束縛、不須解脫的佛法，那就是修為大乘佛法，也就是擐無縛無解大乘

救濟無數世界眾生在三惡道（即地獄、餓鬼、畜生道）的痛苦，使天上人世眾生如見到佛的說法一般！但雖是有著如幻的情景，而沒有得到真實的解救！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佛法看不見、摸不著，自性（即本體）原本是空的！如同幻術一樣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佛告訴善現：「大菩薩在安心修持這『布施波羅蜜多』的佛法；或把世界變化成如透明清淨的琉璃；或把自身變為轉輪聖王（即天下最有福報的人，享有富貴極福），隨著眾生所需要的（即衣食住行等），給與充份布施，並給與宣講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智慧）相關的佛法。雖然是這樣做了，卻使眾生和自身得不到實際！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眾佛法原本性空，如同幻術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善現向佛說：「世尊！現在我已瞭解佛您說的意義了！因為一切事物法則自性和外在形相都是空的緣故！由於這般緣因大菩薩不擐功德的鎧甲！而要知道擐大乘的鎧甲！」

佛向善現說：「是呀！是呀！如你所說的，善現！你該要知道！一切智智（乃無所不知的佛智慧）不是由於外界造作而得的；同樣地一切眾生不是由外界造作，而有所獲得成就的！那大菩薩就是為了不受外界造作而擐大乘的鎧甲的！」（以下原經節略）

佛又說：「善現！由於外界所造作的，都是得不到的緣故（必須修行人自修而得）！（原經節略）善現！我不是要造作，不是不造作（即要自我修行），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終究對外界的造作，總得不到的緣故！」（原經節略）「善現！由於以上的意義，那大菩薩不擐功德鎧甲（因功德鎧甲是造作為出發點，終不可得。）！該要知道為擐大乘的鎧甲（因自我修為大乘佛法才有成就）！」

善現對佛說：「世尊！照我所瞭解佛您所說的意義，那色、受、想、行、識都是沒有受束縛，也不要求解脫！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受、想、行、識都是不用清淨（因原本是空，故不用洗淨）！既然是空那就沒束縛，也不須解脫的。」（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對滿慈子（梵名「富樓那」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說法第一。）說：「滿慈子！若是大菩薩修行沒有束縛不須解脫的六波羅蜜多，能印證這佛法是沒有束縛，不須要解脫（因一切佛法都是空不可得）的

的鎧甲。」「此無縛無解，在禪定進入三摩地尤為明顯。」

「大乘佛法的表徵，首重布施（捨與）、持戒（清淨）、精進（恆毅）、忍辱（忍耐）、禪定（靜慮）、般若（智慧）等六度修行。」

話，那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空無所有的緣故、遠離緣故、寂靜緣故、空緣故、無形相緣故！它無願、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的緣故！滿慈子！你該要知道是大菩薩名叫擐無縛無解大乘的鎧甲人！」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十九至五十一節文）

辯大乘品（一會十五品）

善現向佛問說：「世尊！怎樣說才知道大菩薩有大乘佛法的表相？怎樣說才知道大菩薩發心嚮往這大乘佛法？這大乘佛法從什麼地方產生？停留在什麼地方？這大乘佛法怎樣去把握它？誰又將乘坐這大乘佛法而出世呢（即可成佛的意思）？」

佛告訴善現說：「你問說怎樣知道大菩薩有大乘佛法的表相——那大菩薩在修行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智慧）的佛法，這就是大菩薩有大乘佛法的表相！（原經節略）有『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的，這都是大菩薩有大乘佛法的表相呀！」

（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問佛說：「什麼是『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勝義空』？」

佛說：「『內空』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因六根無常而空）等空；『外空』是指色、聲、香、味、觸、法（因六塵虛幻不實而空）等空；『內外空』是指內『六根』和外『六塵』等空；『大空』是指上、下、東、西、南、北、四維八方（因是虛空）等空；『勝義空』乃指『涅槃』（即不生不滅的清淨真空）真空！」

「那什麼是『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

空』？」

「『有為空』是指欲界、色界、無色界（乃三界二十八層天虛空造作的幻影幻相不實而空）等空；『無為空』乃是無生、無住（即不被所障）、無異（不被所變化）、無滅（即不生不滅的真空中），指不須造作的真空；『畢竟空』乃是一切事物法則空不可得；『無際空』乃是指一切事物不論是初起、中程、終結全都是空，而在往來過程也是空無所得；『散空』，乃是有放、有棄、有捨可得（所得是放棄不要整體不全的空相）；『無變異空』乃是無放、無棄、無捨可得（因無放、棄、捨，乃空無所得）！」

「什麼是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

「『本性空』乃指一切事物的本體（有生命本性叫本體）或本質（無生命本性叫本質）空（因無常虛幻而空）；『自相空』乃一切事物各有自己的形相，如色（即物質）有變礙（即外形若礙，生漸滅而成空）的自相、受有領納自相、想有取像自相、行有造作自相、識有了別自相全都是空（因所受、所想、所行、所識的事物，原本是空，故全都落空）；『共相空』乃指一切事物有共同的形相，如苦痛和有煩惱有共同的形相，空、無我是一切事物的共同形相，如此等等共同形相都是空（因所共同形相都是幻滅無常所以為空）；『一切法空』乃一切事物的本體或本質是空（因會變壞變滅而成空）；『不可得空』乃是因空而無所得的緣故；『無性空』乃指一切事物的本體或本質沒有少許一點可得而成空，或是根本沒有本體、本質而成空；『自性空』乃是一切事物各有它不生不滅的理性，也就是佛性，由於它抽象而成空；『無性自性空』乃指眾事物有不能和合性（如單一元素的物質），或有所和合性（如人為地水風火四大和合而成），而經和合到達不能和合死亡的空（即有情眾生），或如不能合而經和合消失的物相（如陰陽電，當和合後即消失；或有些元素經和合而失去本性），都屬於無性自性空！」

「再者，善現！『有性由有性空』：如五蘊（即色、受、想、行、識）各有自性（乃本體或本質言），可是五蘊的自性原本是『空』（因它本質虛幻無常而成空）！所以雖有自性仍是空無所有，因此為『有性由有性空』！」

「修行人能知一切事物的空義，即是大乘佛法的空相。」

「修行人必須知道真理佛性的抽象真空，乃是由一切事物虛幻抽象假空對比而來；故真空假空為一體兩面如世間忠奸難辯，是非難分一樣，必須修得一切智智方可分曉無誤。」

「修行禪定波羅蜜多須參禪入定，試定各種情景，以求正念、正心，而得大乘精髓。」

「『無性由無性空』：因無性本是無為（即無因緣造作，也就是真理，乃不生、不滅、不變的自然真空），由於無性而真空，所以是『無性由無性空！』」

「『自性由自性空』：因自性（一切事物各有其不生不滅的本性，即理性或佛性）不可得而成空，所以自性由自性空！」

「『他性由他性空』：不論佛出世或不出世說法，在一切事物已有一定法則規範，如『法定』（一切事物的定位）、法性（一切事物本性即理性）、法界（一切事物的分界）、平等性、離生性（即有生而入滅性）、真如（乃真實不虛不變）、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實際（正確實切），這都是由於一切事物的空幻（即假空），而生出相對的真空！所以叫『他性由他性空』！」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十一節文）

佛對善現再次說：「大菩薩的大乘佛法修行相，乃是眾三摩地（又稱三昧，華譯正定，乃集善心一處住不動，又一切禪定攝心叫三昧）的修行體驗！（原經節略分列如下：）

健行三昧：能接受（即連接）一切三昧的境界，並能成就無邊殊勝的健全修行！能為一切等持（即定的別名，乃把心安住一處維持平等境界）的前導（此為參禪正定的前導，也是參禪正定的先驅基礎，為參禪修行的首課）。

寶印三昧：能印證一切三昧境界！並確定修行形相和所作的事業（以觀察事物的實相，了悟眾行無常印、眾法無我印、涅槃寂靜印的三法印）。

師子遊戲三昧：在眾等持中（即把心安住一處維持平等境界），作遊戲自在（譬如獅子持鹿自在遊戲，佛嘗入此三昧，當定轉迴遊戲時，使六反震動，一般菩薩不會如佛之自在）。

妙月三昧：如同清淨團圓的月光，普照在眾定中（自覺清淨開朗光明之象）。

月幢相三昧：能普遍執持著一切入定相（即入定中的情景），如同在清淨團圓月亮的直垂妙光幢下（幢成圓筒形，此定境如攝影從頭頂上打出的圓筒電光使心境清澈可見入定情景）。

一切法涌三昧：能普遍湧出眾三昧境界，如同大地泉湧出眾水（自覺池中有圍光並不斷湧出泉水使正

「能得金剛喻三昧，即可摧毀任何煩惱結！能得入法印三昧，就能通達無礙，要得入法印三昧須先知無常、無我、涅槃寂靜的佛法三印。」

定如注）。

觀頂三昧：能觀察一切三昧的頂端（觀察妄惑，或達觀真理，梵稱毗婆舍那：另細思叫觀）。

法界決定三昧：能決定普照了悟一切法界（法界乃法性又為實相或真理，也是眾事物的分界，此禪定能決定一切事物法則的分界）。

決定幢相三昧：能決心把持眾禪定如幢的形相。

金剛喻三昧：能摧毀眾禪定無法折伏的煩惱（即能破除一切煩惱結，使沒有遺餘，見大智度論四十七上說）。

入法印三昧：能普遍驗證進入一切法印（即佛法的準則叫法印，法印有三即無常、無我、涅槃寂靜，大智度論二十二上說：「得佛法印，故通達無礙」）。

三摩地王三昧：即統攝眾禪定，如有權柄國王般的自在。

善安住三昧：持守修行的眾功德，而不使功德傾倒和有所搖動（修行人必須精進安忍波羅蜜多佛法）。

善立定王三昧：善能建立眾三昧王（在正定最勝中稱叫「三昧王」，如善於建立此三昧王，見選擇集下，以念佛為王三昧：而坐禪用心記，以坐禪為王三昧）。

放光三昧：能普遍開發在眾三昧光中（乃百八三昧之一，得道菩薩能在三昧中放出種種光芒，叫放光三昧）。

無忘失三昧：在眾等持（亦名三昧）境界的修行相中，都能記憶無遺。

放光無忘失三昧：在三昧中放出勝定光芒，以照射眾生，使那眾生回憶曾經保留的往事。

精進力三昧：能發出眾入定精進的勢力（以修善法，斷惡法，發出不恐不怖的勢力）。

莊嚴力三昧：能導引眾入定的莊嚴勢力（以此三昧莊嚴驅魔除妖）。

等涌三昧：使眾等持（即心安住一境而平等維持）平等地涌（即湧）現。

一切言詞決定三昧：在三昧中能把普遍一切決定言詞，藉入定而了悟。

「禪定乃因果的驗證——禪前不安、禪定有恐有驚、無法正定，不能得眾三昧；能入三輪清淨三昧必是正念善行，才能入定。」

入一切名字決定三昧：在三昧中能把普遍一切決字名字，藉入定而能了悟。

觀方三昧：在眾入定方面，能普遍觀照（用心光向心中看，向心中照叫做觀照，乃修慧的一種方法，此處以三昧來修般若波羅蜜多。）。

總持印三昧：能在三昧中，總合一切法（指佛法），持守一切義（即佛法本義），以眾妙入定佛印（即符合佛法真理）。

諸法等趣海印三昧：使眾勝平等的趣向入定，猶如眾流被大海印所攝受一樣。

王印三昧：使眾事業都得到決定，如同獲得國王印信，凡所要想，都能有成！

遍覆虛空三昧：在眾等持（即把心安住在一境而維持平等）能普遍覆蓋保護，如同太虛空一般。

金剛輪三昧：能普遍任持一切的最勝正定，使不散壞，猶如金剛輪一般。

三輪清淨三昧：不執著定（即心住一境不散亂）、定者（即入定人）、定境（即入定中的情景），使禪定中無著無染的清淨。

無量光三昧：在三昧中放射出種種無量的光芒（此為佛或等覺菩薩才能放射無量光）。

無著無障三昧：在一切事物中，能不執著、不受障礙的入定（此正定為四正念進入禪定）。

斷諸法轉三昧：能截斷一切流轉（眾生生死繼續輪迴，謂之流轉，此處乃斷除眾生生死流轉的三昧）。

棄捨珍寶三昧：在眾定相（指入定的相狀）尚都願棄捨，何況不願棄捨眾煩惱相（指身外珍寶等物）！

遍照三昧：在入定中如光遍照。

不眴（ㄒㄩㄢˋ）**三昧**：在此三昧中，心存專一，無取無求。

無相住三昧：看不見有少許存留在入定中的事物形相（此為修行四聖諦之滅諦，得滅、靜、妙、離，四行相相應的三三昧）。

不思惟三昧：入定後不起一切心想和心想的定所。

「佛子應時刻在佛大悲下增長三昧功德修行，入禪定波羅蜜多。」

降伏四魔三昧：在入定前後都能降伏四魔怨（四魔乃煩惱魔：色、受、想、行、識五陰魔；能斷生命根的死魔；能壞人善事的天魔外道，如欲界自在天的魔王波旬和部屬。）。

無垢燈三昧：如手持清淨明燈以照耀在入定中，使心了悟。

無邊光三昧：在三昧中能發大光芒，照向無邊際。

發光三昧：入定引發種種殊勝的光芒，遍照眾等持（心安住一境平等維持）境界，一片無間。

普照三昧：在眾入定門中，均得光明普照。

淨堅定三昧：在眾定中，心在一境維持平和。

師子奮迅三昧：在世間眾垢穢中，能入定縱任捨棄，如同獅子王的自在奮迅（探玄記十八上說：「師子奮迅時諸根開張身毛皆豎」以譬喻佛的威猛，因佛一奮大悲法界身、二開大悲根門、三豎悲毛前導、四應機威猛，以吼法界法門，使大小二乘佛法諸獸竄離，使佛子增長百千三昧海及陀羅尼海，此非一般之三昧）。

師子頻呻三昧：以三昧發起勝神通的自在無畏！在降伏一切暴惡魔軍（同獅子奮迅三昧，世尊以此戰勝降伏魔王波旬）！

師子欠呿三昧：此三昧猶如獅子張口呵欠，可以引發絕妙的辯才，面對萬眾而不畏！並可摧毀一切外道邪宗！

無垢光三昧：能普遍除去一切入定前的塵垢，也能因無垢光遍照眾勝等持（即心在一境維持平等）。

妙樂三昧：入定後領受一切平和心境的妙樂。

電燈三昧：電燈光焰照射眾平和心境的開朗舒暢。

無盡三昧：入定引發心眾平和心境，如無盡功德！且不見盡是不盡的現相。

勝幢相三昧：入定覺如同最勝幢（即圓筒似的旗幟），有超越群眾的形相。

帝相三昧：在入定的平和心境裡，得到自在的形相。

順明正流三昧：在入定中明白生死正確流轉，並讓眾生隨順。

具威光三昧：在眾入定心境平和，而威猛光芒獨盛！

離盡三昧：在定中心境平等，感一切無盡，且不見少許事物有盡不盡的形相。

不可動轉三昧：使定中心境平和不動、不染著、不退滅、不作戲論（不作遊戲等）！

寂靜三昧：在眾心境平和定中，而見到寂靜（無煩惱叫寂，絕苦患叫靜，此為涅槃境相）。

無瑕隙三昧：入定使心境平和而沒有瑕隙。

日燈三昧：在眾定中如日光普照。

淨月三昧：在眾定中除去暗晦，如明月普照。

淨眼三昧：入定可使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得到清淨。

淨光三昧：在眾心境平和定中得到四無礙智（即法無礙智、義無礙智、詞無礙智、樂無礙智，又稱四無礙解、或四無礙辯）！使在其他定中都能發起。

月燈三昧：入定可掃除眾生的愚闇，如同明月一般。

發明三昧：使在入眾定中發出光明普照。

應作不應作三昧：了知在心境平和定中應作不應作，也使眾定中心境亦能平和。

智相三昧：能見定中心境平和所有智相（因佛顯現光明即是佛智狀相）。

金剛鬘三昧：通達定中心境平和和事物，在定中對世間事物一無所見。

住心三昧：入定心不動搖、不轉移、不反照，也不受虧損、不念有心（即眼、耳、鼻、舌、身、意六識，及末那識、阿賴耶識，計八識，無形的精神作用叫心）！

普明三昧：在眾定中的智慧，能普遍如光照了悟。

妙安立三昧：能安立在心境平和的微妙中。

寶積三昧：能見到定中心境平和，如同聚寶一般。

妙法相三昧：能印證眾定中的平和，因無所印而印的緣故。

一切法平等性三昧：在入定中不見有事物離開平等性！

棄捨塵愛三昧：在眾定中已捨棄世間事物塵愛。

法涌圓滿三昧：從入定使眾佛法湧現圓滿。

入法頂三昧：能永遠滅除一切事物暗淡，也超越眾正定（即三昧）而居上首！

寶性三昧：能在定中修行出無邊大寶的功德。

捨喧諍三昧：以入定捨棄世間種種喧諍。

飄散三昧：飄散一切在心境平和定中的事物執著。

分別法句三昧：善能分別在眾定中的事物句義。

決定三昧：在心境平和定中，一切事物都得決定。

無垢行三昧：入定中能發無邊殊勝的清淨修行。

平等相三昧：定中得眾心境平和字的平等相（即了悟一切字相平等）。

離文字相三昧：在眾心境平和定不得一字（了知佛法不須文字說明）。

斷所緣三昧：斷絕在眾入定中，欲所攀緣的形相境界（即在入定中，心向外馳，忽彼、忽此，必須斷絕方能正定）。

無變異三昧：入定不得眾世間事物變異的形相（即無世塵相）。

無品類三昧：在定中不見眾事物品類的異相。

入名相三昧：入定了悟眾世間事物名稱實際。

無所作三昧：在定中一切所為無不停息。

入決定三昧：在定中了悟進入眾事物，以決定名字。
無相行三昧：在眾中一切世間事物形相都無所得。
離翳暗三昧：入眾定所有不明的翳（即陰閉）暗，無不盡除！
具行三昧：在眾入定修行中，雖然有所見而不欲見。
不變動三昧：在眾心境平和定中，不見入定變動。
度境界三昧：能於定中，超越眾平等心境緣起的境界（使心境平等提昇到高層境界）！
集一切功德三昧：入定後對一切事物沒有集中的想像。
無心住三昧：心在眾定中，不轉移，不退墮！
決定住三昧：在眾定中，心雖欲決定住留（即不想離定），但知道定中境相了不可得而罷！
淨妙華三昧：使眾心境平和都能得到清淨！猶如莊嚴光輝裝飾的妙花。
具覺支三昧：使一切正定（即三昧）在七覺支（又名七覺分，如擇法、精進、喜、輕安、念、定、捨，等菩提分）速得圓滿！
無邊辯三昧：在眾世間事物中，得到無邊的辯才！
無邊燈三昧：在一切事物中，都能得到觀照了然，猶如於明燈下般。
無等等三昧：使眾心境平和定中，得到無等等（即無以倫比）！
超一切法三昧：入定中能超度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事物。
決判諸法三昧：見到眾殊勝定境及一切事物中，而能分別不亂地為眾生們解說。
散疑三昧：在眾入定及一切事物中，所有疑網都能除散。
無所住三昧：入定中不見眾事物有所住處（因眾事物空無所得）。
一相莊嚴三昧：在定中不見眾事物具有二相（即證一相莊嚴）。

引發行相三昧：在眾心境平等定及一切事物中，雖能引發種種修行形相，而都不見能引發的人！

一行相三昧：能見到心境一處平等，不見二種修行形相！

離諸行相三昧：見到眾心境一處平等，都不見修行形相！

妙行三昧：使眾心境一處平等，雖然引起種種微妙殊勝的修行，而無所執著！

達諸有底遠離三昧：在眾心境一處平等定中，並得一切事物的通達智慧！得這智慧後，在眾有事物通達後，即遠離它。

入一切施設語言三昧：了悟一切三昧法門，對口傳佛法的假設語言名詞等，就不再依靠它了（因以三昧得到佛菩薩心傳心的妙訣緣故）！

堅固寶三昧：能於定中引發無邊、不退轉、不壞的微妙殊勝功德的珍寶。

無所取著三昧：在眾事物中無所取，也無所執著；以一切事物遠離性相（永恆不變的本性叫性相）的緣故！

電焰莊嚴三昧：在定中發種種光芒，照亮眾幽冥；並以無量的功德莊嚴，加庇幽冥眾生！

除遣三昧：以三昧除去無邊的煩惱習氣。

法炬三昧：以入定引發光照，了悟自相（凡事物各別不同的形相）與共相（凡事物有共通的形相，如動物都有眼口足等）。

慧燈三昧：在定中光照，了悟眾事物空無我（即無有實在的我，如人為四大組成）的道理。

趣向不退轉神通三昧：在定中能引發無量不退滅，而又難伏最勝的神通（如觀世音三十三變化）！

解脫音聲文字三昧：見到眾心境一處平等（即三昧），以解脫一切音聲文字的眾形相和寂滅

（即涅槃也就是見到不生不滅現象）。

炬熾然三昧：在眾心境一處平等的威德獨盛，並普光照射了悟眾定，猶如熾炬的光照一般！

嚴淨相三昧：在眾心境一處平等，以莊嚴清淨這定境的形相。

無相三昧：在眾心境一處平等定中，不見這三昧形相！

無濁忍相三昧：在一切事物定中，得到無濁的安忍。

具一切妙相三昧：在眾定中的微妙形相，無不是圓滿具足！

具總持三昧：能總合任持在眾定中的勝事！

不喜一切苦樂三昧：對於眾心境一處平等定中，不喜歡觀察苦樂的形相。

無盡行相三昧：看不見眾定修行形相的盡頭！

攝伏一切正邪性的三昧：在眾心境一處平等定中，對正性與邪性都能攝伏，而使它不見生起。

斷憎愛三昧：在眾定中，不見事物的有憎有愛。

離違順三昧：在眾定中，不見事物的有違有順。

無垢明三昧：在眾心境一處平等時，對於是明是垢都完全看不見（乃定中不見是光明、是污垢，即心境維持平等一處）！

極堅固三昧：使眾等持（即心境集中一處維持平等）無不堅固！

滿月淨光三昧：使眾等持功德圓滿具足！

大莊嚴三昧：使眾等持能成就種種微妙希有大莊嚴的事。

無熱電光三昧：在定中放出清冷光芒，以照向眾生類，使眾生停息一切黑暗毒熱！

「凡修行人必須在禪定靜慮反省，以熄滅在世身、口、意所犯的惡行，要每次禪定作此檢討。」

能照一切世間三昧：在定光照射著心境一處平等，和一切事物，使眾生類都得到開示明曉。

能救一切世間三昧：能以定中救渡世間種種的憂苦。

定平等性三昧：看不見在心境一處平等定中的散亂差別！

無塵有塵平等理趣三昧：了悟通達眾定中及一切事物有塵或無塵的平等道理（凡事物都是有好有壞，也就是有塵無塵，必須以平等心明白它的道理。）。

無諍有諍平等理趣三昧：看不見眾事物及一切入定中，有諍或無諍性的形相差別（對事物有諍議或無諍議，在入定中已不見它的形相差別，因事物本空的緣故，已失去諍議的本質，由入定已明白了悟）！

無巢穴、無標幟、無愛樂三昧：在定中已破除眾障業及我執（固執自我）等巢穴，破除事物虛幻的標幟（色、聲、香、味、觸等名相），斷絕眾生有煩惱的愛樂，而對這些不再執著（固執染著）！

決定安住真如三昧：在眾心境一處平等及一切事物中，常不捨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真如即佛性、真理）實相！

器中涌（即湧）**出三昧**：使眾心境一處平等（即三昧）中出生功德（良行叫功良心叫德），如同天賜福力飲食湧現在器皿中。

燒諸煩惱三昧：以入定燒毀眾煩惱，使它沒有遺下的灰燼！

大智慧炬三昧：以正定發出智慧光芒，以普照了悟一切！

出生十力三昧：在正定中使佛的十力（知覺處非處智力、知三世業報、知眾禪解脫三昧、知眾根勝劣、知種種解、知種種界、知一切至所道、知天眼無礙、知宿命無漏、知永斷習氣等智力）速得修行圓滿！

開闡三昧：能為眾生開示闡揚佛法的本要！

壞身惡行三昧：在正定中雖然看不見有身（因身為地、水、風、火四大空幻所組合，故視為空物不現），但仍要熄滅在世身的惡劣行為。

「修行人要常念『身不淨』、『領受苦』、『心無常』、『法無我』以增長佛性佛智。」

「修行人要不生惡或不善，要斷絕已有惡或不善，要發善心做新善事物，要增長善心圓滿善行功德。」

壞語惡行三昧：在正定中雖然聽不到聲音，但仍要熄滅在世惡語的業行。

壞意惡行三昧：在正定中，雖然看不見有心！但仍要熄滅在世惡意的業行。

善觀察三昧：在眾生群中，正定能善於觀察眾生的根性（即佛緣佛性），而施以教化，讓眾生得受渡而解脫。

如虛空三昧：入定得心境平等、如太虛空，而讓眾生能普受豐富的利益。

無染著如虛空三昧：在定中觀察一切事物一無所有，猶如虛空的清淨，無污染！無沾著！」

佛舉出以上三摩地（即三昧，也就是禪定波羅蜜多），接著祂對善現說：「善現呀！這些等等有無量百千的三摩地，你該要知道這都是大菩薩修行大乘佛法的形相！」

「再者，善現呀！大菩薩修行大乘佛法相的，有四念住（又稱四念處）：（以下原經節略）那就是『身念住』（觀身不淨乃九孔流污）、受念住（觀受是苦，所受皆苦）、心念住（觀心無常，心隨身亡）、法念住（觀法無我，物我皆空）！（原經節略）善現呀！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以無所得為修行方便！雖然在內外法住（即把握內外法），但循著法來觀察（即觀察身、受、心、法）而竟然引不起對事物反覆的思考，但熱心力求精進！以具有正知的念頭，為了想調整降伏這世間貪愛的緣故！善現呀！這就叫大菩薩的四念住！」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十二節文）

佛又說：「善現呀！大菩薩修行大乘佛法的形相——所謂四正斷：（原經節略）在眾未生惡、或不好的事物，讓它不要發生，是為第一；在眾已生惡、或不好的事物，讓它永遠斷絕，是為第二；在未發生的好事物，讓它能發生出來，是為第三；對已生成的好事物，使它安穩成長，並不忘新善增廣德基，促使功德圓滿，是為第四。」

「再者，善現呀！（以下原經節略）修行四神足（又稱四如意足，乃以入定攝心，使定智均等，充沛神力所願皆得）：以三昧（即集散亂心於一處）的定力，斷除欲念困惑的行為，是為充足精神力第一；斷除精勤過當

「要以三昧的定力，斷除欲念困惑，精勤過當，心不正念，觀察不檢四行為，以充足精神力。」

「修行人必須修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另要了知空三昧、無相三昧、無願三昧，及解脫。」

的行為，是為充足精神力第二；斷除心不正念的行為，是為充足精神力第三；斷除觀察不檢行為（即浪費精力），是為充足精神力第四。」

「再者，善現！（以下原經節略）修行五根：所謂信根（信必誠）、精進根（精進必勤）、念根（念必正）、定根（定必安）、慧根（慧必明）；修行五力亦如是！」

「再者，善現！修行七等覺支（即七覺分）：即念覺支（即時刻觀念正法）、擇法覺支（選擇法的真偽）、精進覺支（加強勇猛心）、喜覺支（心喜善法）、輕安覺支（除粗重煩惱）、定覺支（心入正定）、捨覺支（捨棄虛妄）；修行八聖道支（又稱八正道）：即正知見、正思惟、正語言、正行業、正職業（正命）、正精進、正觀念、正禪定。另三三摩地（即三昧），即觀察一切事物的形相，都是虛空，是名『空三昧』；觀察一切事物形相空，則無有相，是名『無相三昧』；觀察一切事物形相空，都無所心願，是名『無願三昧』！以上也名叫『空解脫』、無相解脫、無願解脫！」

「再者，善現！大菩薩修行大乘佛法，要注意所謂『法智』：要知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等的差別相轉（即各有不同但相互連帶輪轉），是為『法智』；『類智』：要蘊（即陰）、界、處、及眾緣起（乃眾緣和合而生起）是總合的、各別的、無常的，是為『類智』；『世俗智』：要知一切事物的假設名字，是為『世俗智』；『他心智』：了知其他眾生的心境、心中事物及他修行的證滅程度，是為『他心智』；『苦智』：了知苦不應生的法則，是為『苦智』；『集智』：了知苦集要永斷的道理，是為『集智』；『滅智』：要了知滅應作以道證，是為『滅智』；『道智』：要知道應修習而來，是為『道智』；『盡智』：要了知貪、瞋、癡的除盡，是為盡智而來，是為『道智』；『盡智』：要了知貪、瞋、癡的除盡，是為盡智；『無生智』：要了知眾生不復生（即必有死），是為『無生智』；『如實智』：乃如來一切智！一切相智，是為實智（即實在的智慧）。」

「善現！要三無漏根：乃未知當知根、已知根、具知根。修行人對四聖諦（即苦、集、滅、道四聖諦）想知道而未曾知道，如信、精進、念、定、慧五根（另言意、樂、喜、捨，及信、勤、念、定、慧九根，而

「修行人要以釋迦世尊自應身出世至般涅槃，以佛十八法為榜樣，也就是大乘佛法的示範。」

「大乘佛法須修得十地業果。」

根乃能生或增上的意思。）是為未知當知根；如對於信、精進、念、定、慧五根（另言九根）是為已知根；謂眾無學人——如阿羅漢、辟支佛、等覺、住十地菩薩、佛果正覺所有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等，是為具知根！」（原經均已節略）

「再者，善現！大乘佛法相要修十隨念：隨念佛、法、僧、捨、天、寂靜厭離、入出息（即入出作息）、身、死、戒十隨念，在修行時常念不忘！（以下原經節略）要常以釋迦世尊十八行為榜樣，乃十八佛不共法！佛世尊自應身世間至最後無餘涅槃，在這中間：常無誤失、無卒暴音（即凡夫大聲怒吼）、無忘失念（從無忘記失落的念頭）、無異想、無不定心、無不擇捨！志欲不退！精進不退！念無退！慧無退！解脫無退！解脫智見無退！一切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一切語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一切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在過去、未來、現在世所起智見無著無礙。這些十八佛不共法，無不是都以無所得為方便，當知這就是大菩薩大乘佛法的形相！」（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呀！若是大菩薩修行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智慧）的時候，從一地趣向一地去修行！該要知道這就是大菩薩發願趣向大乘佛法的修行——（以下原經節略）修十地業：

一、修『治地業』：大菩薩在初願**極喜地**時，應該修治十種勝業果：(1)修治淨勝意樂業（即修樂於清淨）。(2)修治一切眾生平等心業。(3)修治布施業。(4)修治親近善友業。(5)修治求法（指佛法）業。(6)修治常樂出家業。(7)修治愛樂成就佛身業。(8)修治開示闡揚佛法教化業。(9)修治破驕慢業。(10)修治永恆說真義理語言業。

二、**離垢地**：速使圓滿修得八法思惟：(1)清淨禁戒。(2)知恩報恩。(3)住安忍力。(4)受勝歡喜。(5)不捨眾生。(6)恆起大悲。(7)對眾師長以敬信心，諮承供養如事佛想。(8)勤求修習波羅蜜多。

三、**發光地**：應住五法：(1)勤求多聞嘗無厭足，在所聽法不著文字。(2)以無染心常行

「修行人必須注意極難勝地與現前地的各種遠離以求不可得的清淨。」

「凡一切均不可得，故一切執著都要遠離。」

「心存眾生平等，一切事物平等即是圓滿修行。」

法施，雖廣開化而不自高。(3)為莊嚴淨土植眾善根，雖用迴向而不自舉。(4)為教化眾生，雖不厭倦無邊生死而不自高。(5)雖住慚愧而無所著。

四、**焰慧地**：應修十法常行不捨：(1)住阿練若（即寺院）常不捨離。(2)少欲。(3)喜足。(4)常不捨離杜多功德。(5)在眾學處未曾棄捨。(6)在眾欲樂深生厭離。(7)常樂發起寂滅俱心。(8)捨諸所有。(9)心不滯沒。(10)在眾所有無所顧戀。

五、**極難勝地**：應遠離十種事物：(1)遠離居家。(2)遠離異性擾（即男女異性紛擾）。(3)遠離家慳（吝嗇）。(4)遠離眾會忿諍（即大眾聚會及忿爭）。(5)遠離自讚毀他。(6)遠離十不善業道（即殺生犯十戒等事）。(7)遠離增上慢傲（即自大驕傲）。(8)遠離顛倒。(9)遠離猶豫。(10)遠離貪、瞋、癡。

六、**現前地**：應圓滿六波羅蜜多，並遠離六種事物：(1)遠離聲聞心（即修小乘阿羅漢利己心）。(2)遠離獨覺心（即遠離小乘自利心）。(3)遠離熱惱心（熱惱乃被劇苦所逼，而身熱心）。(4)平常見乞者來心不厭感。(5)捨所有物無憂悔心。(6)在對來求者終不矯誑。

七、**遠行地**：修行人必須遠離二十法（見佛學辭典），圓滿二十法：

遠離(1)我、眾生，乃至知道的、見到的執著（即固執不放）。(2)斷（即斷絕，或斷不斷）的執著。(3)常（常在，常、不常）的執著。(4)相想（對形相的想像）。(5)因等見（由於思惟、動機產生的見解）的執著。(6)名色（物質名稱）的執著。(7)蘊（積集，如有色蘊（物質）與心蘊（精神））的執著。(8)處（即心境）的執著。(9)界（差別或事物的本質本體）的執著。(10)諦（真理）的執著。(11)緣起（對眾緣和合生起的表示）的執著。(12)住著三界（即有否欲、色、無色三界）的執著。(13)一切法（即事物）的執著。(14)一切事物真理或非真理的執著。(15)依佛見的執著。(16)依法（佛法）見的執著。(17)依僧見的執著。(18)依戒的執著。(19)怖畏空法（對一切怖畏，或空性）的執著。(20)違背空性的執著。

圓滿(1)通達空義。(2)印證無一切形相。(3)知無願（求知不盡）。(4)三輪（身、口、意）清淨。(5)悲憫眾生及對眾生無所執著。(6)一切事物平等看法及在此中不執著。(7)對一切眾生平等看法、在眾生中不作執著。(8)通達真實理向及在其中不作執著。(9)無生忍智（即心安住不生不滅道理

上）。⑽說一切佛法以一相理向。⑾滅除分別（即消除差別高低等）。⑿遠離眾想。⒀遠離眾見。⒁遠離煩惱。⒂奢摩他（止，寂靜的意思）、毘鉢舍那地（即觀，乃觀察或觀見事理）。⒃調伏心性。⒄寂靜心性。⒅無礙智性（自在無礙智性乃佛性）。⒆無所愛染。⒇隨心所欲往眾佛土，在佛眾會自現報、法身。

「大乘佛法緣起度化眾生超越三界，修得佛的一切智智，登上不生不滅涅槃，永免輪迴成就佛果。」

八、**不動地**：應圓滿四法：(1)悟入一切眾生心行。(2)遊戲眾神通。(3)見到眾佛土，如同所見自己莊嚴的種種佛土。(4)供養承事眾佛世尊，在佛身邊如實觀察。

九、**善慧地**：應圓滿四法：(1)圓滿知眾生佛根勝劣的智慧。(2)圓滿莊嚴清淨佛土。(3)圓滿如幻心境平等一處數入眾定。(4)圓滿隨眾生們善根應熟緣故，入眾有自現化生。

十、**法雲地**：應圓滿十二法：(1)攝受無邊處所的大願，隨眾生所有願都使圓滿。(2)隨眾天、龍、藥叉、健達縛（乾闥婆，食香神或作樂神）、阿素洛（又阿修羅又稱非天神）、揭路荼（又迦樓羅，金翅鳥）、緊捺洛（緊那羅，疑神，形似人體是畜生有一角）、莫呼洛伽（即摩睺羅伽，即蟒蝦蟆類年久不死而成神）、人、非人等異類語言音智慧。(3)無礙辯說智慧。(4)入胎具足（入任何胎體轉生）。(5)出生具足（隨眾生體出生）。(6)家族具足（即能適應眾生的家族）。(7)種性具足（即以應身適應任何眾生種性）。(8)眷屬具足（適應眾生眷屬所有）。(9)生身具足（適應任何眾生的身體成長）。(10)出家具足（即出家為僧、尼圓滿）。(11)莊嚴菩提樹具足（即能修成佛果）。(12)一切成辦功德圓滿。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十三、五十四節文）

「大乘佛法沒有出自何處、沒有終極何處，它是無相的法（即沒有形相的法界）。」

「再者，善現呀！你問這大乘佛法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又到什麼地方行止（即問大乘佛法的源頭和修行終極的目標）？善現呀！這大乘佛法從三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中出來的（因大乘佛法是教化眾生超越三界，脫離生死苦海而有此佛法的）！它到達一切智智中住（即教眾生修得佛智慧，除去無明而超越三界），再由一切智智超越三界的緣故！然沒有自出也沒有終極的地方、沒有第二種佛法的緣故！這是為什麼呢？像大乘佛法，像佛的一切智智。這兩項法界，不相合，也並不是不相合；它不是有色（物質），也不是沒有色；不是有見，也不是沒有見；不是有對，也不是沒有對！都是同一形

「內空性不可得，而無性、自性都是空不可得，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乃修心無所得、性無所得，萬象一切無所得，則了然自在，世間凡俗更要體察此大智慧；是謂佛道！」

相，即所謂無相！這無相的法界，沒有自出，也沒有終極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呀！因為無相的法界，沒有自出和沒有終極的！沒有應有自出和應有終極的！沒有今世出來和今世到達終點的緣故！」

「善現呀！在欲使沒有形相的法界，要有出生的由來及有到達的終極，則為欲使『真如』(即如同真實或如同真理)有出生的由來及有到達的終極！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真如』不能從三界中出生的(因真如只是如同真理，乃佛法的名詞，原本是空)，也不能到達一切智智中，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真如乃如同真實的稱謂，它的自性原本是空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無明性(即沒有智慧的體質)不可得(無明乃抽象稱謂，根本是內空，而無明的本質，更是空，所以得不到)！(原經節略)乃至老、死、愁、歎、苦、憂、煩惱性不可得(因原本抽象內空故不可得)。這不是已經得過！不是該要得到的！不是現在就可以得到啦！畢竟(即到底)只要清淨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內空性不可得，乃至無性(即無自性，乃因緣和合而生，原本無常，是空)、自性(乃一切現象的本體或心相的體性，原本是空)、空性(言自性本空的意思)都是不可得的緣故！所以說『無性、自性，空不可得！』」(以下原經節略)

「按以上這樣，善現呀！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雖然觀察一切事物萬象無所有，空不可得！到底還是清淨的緣故！那這無乘的大乘(乘是乘坐，如乘車乘船等)而能出入三界(即欲、色、無色三界)的修行人，仍以無所得為方便、乘坐的大乘佛法，超出三界的生死輪迴，而到達成就一切智智的佛果！並使一切眾生獲得利益安樂，直到窮盡未來的際涯，常備而不斷盡！」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十五、五十六節文)

讚大乘品(一會十六品)

這時具壽善現對佛說：「世尊！您所說的大乘佛法，這大乘（這最大的乘載工具）超出勝過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即阿修羅，乃魔界）等！算是最尊貴、最奧妙！這樣的大乘具和虛空相等！譬如虛空普能包含無數、無量、無邊的眾生，大乘也是如此！又如同虛空無來無去（無來因和去果），無住可見（即看不見它整體所在）！大乘也是如此！又如虛空前、後、中際（即過去現在未來的不同分際）都不可得（都看不清得不到）！大乘也是如此！所以三世（即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平等（因三世虛空與大乘是空不可得，而形成平等）！故稱名叫『大乘』！」

佛告訴善現說：「你所說的，就是這樣地！菩薩的大乘具就是這樣等的無邊功德！」

（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呀！若是行（即行為）、識（了別心）、名色（即事物名稱）、六處（即眼耳鼻舌身意）、觸（即接觸）、受（領受）、愛（喜歡善戀）、取（執取追求）、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是『真如』（真實如同）！認為這不是虛妄，不是顛倒，不是假設！它是真理，是實有，是常存，是永恆，它不變、不改樣！有實性的（即有實體的，此非物質幻象的實體，是真實的）！則這樣大乘就不再尊貴！不再是奧妙了（因為錯認物質幻象為真實，已失去大乘佛法的尊貴奧妙）！」（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善現！你說：『這大乘的容積和虛空相等！』你說對了！你說的不錯！這是為什麼呢？善現！譬如全世界（俗稱宇宙）的虛空，它沒有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各方的分界可得的！那大乘也是如此（因大乘是超越各三界二十八層天之外，廣大，非所想像）！它也沒分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的！所以說大乘容積和虛空相等呀！」（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又虛空是不明不暗！那大乘也是如此；所以大乘和虛空是相等！（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如眾生、如虛空、如大乘、如無數、如無量、如無邊、如一切事物，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無所有！而不可能得到真實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善現！你又說：『又如虛空沒有生來的出處，也沒有所到的住處可見；大乘也是如此！』你說的很對！這是為什麼呢？善現！以一切事物沒有生來的出處，也沒有所到

「佛所言的平等，非止在空間上的眾生、萬物平等，及最後虛空統一三界平等，而在時間上的三世平等。（此解三世三際平等之祕）」

「修行人若反其道而行，錯認一切事物為真實、永恆、及不變等，則就失去大乘佛法的尊貴與奧妙；換言之，則就不是大乘佛法啦！」

「大乘佛法一如，一切事物都是空不可得，修行人不要以為依靠大乘佛法而有所成就！而是要靠自己的修為是否專精努力才是！說明大乘不是萬靈丹丸，服下就會成仙的！」

「一切事物，無法分際，其中說明大乘佛法和一般佛法的無法分際；同時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也和一般佛法無法分際，這猶如廣大虛空無法分際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一般。」

「修行人心住平等相，即是大乘的本相，就可迅速成就佛果，以利樂眾生。」

的住處可見（因事物幻相，隨時變化，來去無蹤）！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事物如動如住（即止），我們看不見抓不住的緣故（因事物變化極快我們根本無法把握這一切）！」（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善現！我們要把早期的事物作箇分際，是不可得的事（因一切事物變化快速無法有所分際）！而後期及中期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分際的。何況這三世（即過去、未來、現在）的事物，把它平等（即平均）分際，這更是不可能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要把早期或後期或中期，每一期的事物作一分際，都不可能，何況要把三世的事物平等分際呢!?」（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心住三世（即過去、未來、現在）的平等形相裡，要精勤修學一切智智（即佛智慧，乃化道斷惑的智慧）！由於不去妄取執著（纏愛不捨名著）的緣故，就會迅速得到修行的圓滿成就一切智智！（原經節略）以利樂眾生！這樣就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所以大乘佛法是最尊貴、最奧妙的！」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十六至六十一節文）

隨順品（一會十七品）

滿慈子（梵名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佛十大弟子，號稱說法第一）向佛說：「世尊！您先教尊者善現（即須菩提尊者）為眾大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的智慧），而如今為什麼緣故說起大乘佛法了呢？」

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從旁插口向佛問說：「世尊！我向您所說的大乘佛法，該沒有違背或超越『般若波羅蜜多』吧？」

「一切善法，均是大乘佛法，這些無不攝入『般若波羅蜜多』。」

「大乘佛法，就是般若波羅蜜多，而般若波羅蜜多就是大乘佛法，乃二而一、一而二的緣故。」

「一切佛法菩薩道，在於我修，所以過去、未來、現在的大菩薩道，都是空不可得，而且是和一切事物等

佛告訴善現：「你向我所說的大乘佛法，在『般若波羅蜜多』言，完全都是隨緣順理，沒有違背和超越的意思！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呀！一切善法（即好的事物與法則），如菩提分法（即佛陀在四諦中所說三十七修習基本聖道法門，叫三十七菩提分，又叫三十七道品）、聲聞法（小乘，修四聖諦，成就阿羅漢果）、獨覺法（小乘，又稱緣覺法，修十二因緣法，成就辟支佛果）、菩薩法（大乘，修六度萬行圓滿，以自利利他成就佛果）、眾佛法（即修得無上正智，悟無上菩提），這些無不是攝入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大乘佛法和『般若波羅蜜多』沒有差別！般若波羅蜜多和大乘佛法也沒差別（即大乘佛法是般若波羅蜜多，而般若波羅蜜多是大乘佛法）！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大乘佛法和『般若波羅蜜多』，兩法本質（即性）不二，沒有二分的緣故！」（原經均節略）

「善現！由以上的緣因，你向我所說的大乘佛法關於『般若波羅蜜多』方面，完全都是隨緣順理，沒有違背超越的！若是說了大乘佛法，也就是已說了『般若波羅蜜多』啦！這兩法並沒有什麼差別的緣故。」

無所得品（一會十八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向佛說：「世尊！前際（即過去）大菩薩（指修行菩薩道，或修行大乘的佛法言）不可得（因眾法無我，故空不可得）！後際（即未來）大菩薩不可得！中際（即現在）大菩薩不可得！」

「世尊！色（即物質）是空無邊際的緣故！該知道大菩薩（指修行佛法言）也是空無邊際的，一切受（領受）、想（想像）、行（行為）、識（了別心）等等都是空無邊際的！而大菩薩法也是空無邊際的！」

（以上原經節略）

「世尊！不忘失佛法空無邊際的緣故！該知大菩薩道也是空無邊際的！那永恆持住『捨

等法則，都是空無邊際、無法著摸的。」

「前際（過去）、後際（未來）、中際（現在）的大菩薩道空不可得：是由於眾生無所有，遠離亦空，在空無自性中。」

「一切事物法則不是因為任何改變，而改變它本質的空性，所以前際

性』（即捨的本質）也是空無邊際的緣故！該知大菩薩道同樣空無邊際的！」（原經節略）

「世尊！聲聞乘（即小乘修阿羅漢道）空無邊際的緣故、或獨覺乘（即小乘修辟支佛道）空無邊際的緣故、或大乘（修佛成果）空無邊際的緣故！這該知道修大菩薩道的也是空無邊際的！」（原經節略）

「世尊！這色（即物質幻相）就是大菩薩道，或是大菩薩道離開色！或是受、想、行、識就是大菩薩道，或是大菩薩道離開受、想、行、識等等（原經節略）！這些都是空無所有、一無可得！」（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即舍利弗尊者，乃佛十大弟子，號稱「智慧」第一）問善現尊者說：「什麼緣故？你說前際的大菩薩道（即過去的修大菩薩之佛法）不可得！後際（即未來）的大菩薩道、中際（即現在）的大菩薩道都是不可得！什麼緣故，說色等空無邊際的緣故，那大菩薩道也是空無邊際？什麼緣故，說色等就是大菩薩道，所以空無所有、一無可得呢？而大菩薩道離開色等仍是空無所有，一無可得呢？（原經節略）什麼緣故，說大菩薩道只有假名？什麼緣故，說如上所說我等畢竟不生？什麼緣故，說眾事物法則都是這樣呢？而且都無自性呢？（原經節略）什麼緣故，說若是大菩薩聽到這般說法，內心就不再會驚、會恐、會怖、會沉（即墜落）、會沒（即寂滅），也不會再憂悔！這該知道這大菩薩能夠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

具壽善現回答舍利子說：「（原經節略）舍利子！眾生空無所有的緣故（因眾生無常而空有），所以前、後、中際的大菩薩道也就空不可得啦（因為大菩薩的佛法，是為眾生而設的）！這由於眾生空有的緣故（因為眾生空有，自然這佛法成為空不可得了）！或是前、後、中際的大菩薩道空不可得，因為眾生遠離這佛法的緣故！或是前、後、中際的大菩薩道空不可得，因為眾生無自性（即自性佛慧被無明蒙蓋，等於失去了佛性）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不是因為眾生無所有，而有所不同；不是因為眾生是空，而有所不同（即大菩薩道在眾生空時，反而有所得是不可能的。）；不是因為眾生遠離法界，而有所不同；不是因為眾生沒有自性（即自性不一定）而有所不同；不是因為過去、未來、現在的大菩薩而有所不同！舍利子尊

、後際、中際的大菩薩都是空不可得。」

「本經廣舉一切事物法則來作說明，如色包括五根、五塵等等，以色代表『物』；而受、想、行、識代表『事』；以聲聞、緣覺、大菩薩代表『眾佛法』。本秘要為了簡化，只依經提出代表說明，如須詳實，請參看原經。」

「自性乃一切現象的本體、一切心相的體性，也就是眾

者！這些一切事物法則性質沒有兩樣（同是空性）！沒有一而二分的現象；舍利子！由於這般緣故，所以我如此地說：『前際、後際、中際的大菩薩都是空不可得呀！』」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六十一、六十二節文）

這時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繼續回答舍利子說：「如你尊者對我所問：『為什麼說色等（即物質等，如色、受、想、行、識、五根、五塵等）是無邊的緣故？而該知道大菩薩（指修大菩薩道法言）為什麼也是無邊的緣故？』」

「舍利子！色（即物質幻相）如同虛空！那受（領受）、想（想像）、行（行為）、識（了別心）等也是如同虛空！這是為什麼呢？舍利子！因為如同虛空，那前際（即過去的空際）、後際（即未來的空際）、中際（即現在的空際）都不可得！以它的中間和兩邊都不可得（因看不見摸不到）的緣故！所以說它是虛空。色、受、想、行、識，就是如此！它等前際、後際、中際都不可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受、想、行、識，性（即本質）是無常空相的緣故！舍利子！由於這樣的緣故，我才說色是無邊的緣故！該知道大菩薩也是無邊的！而受、想、行、識是無邊的緣故，就該知道大菩薩也是無邊的！」（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再回答舍利子的前問說：「如尊者你所問：『什麼緣故說：色（物質）就是等於大菩薩（指佛法言）等於無所有，空不可得；而遠離色也等於大菩薩無所有，空不可得！』」

「舍利子！眾色性空（即眾物質的本質是空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色性空中（即色的本質在虛空中），色無所有，不可得的緣故；那大菩薩道也是無所有，空不可得呀！而眾不是色的性空！這是什麼緣故呢？不是色的眾，猶如在虛空中，不是色無所有不可得的緣故；而大菩薩道也是無所有，空不得了！同樣的（原經節略）受、想、行、識也是如此。由於這些緣故，所以我說：色就是大菩薩無所有（同是虛空故無所有），空不可得。而離開色（物質）的大菩薩仍是無所有（因大菩薩看不見摸不著故無所有），空不可得。那受、想、行、識也是如此！（原經節略）所以大菩薩無所有！空

不可得！」

「舍利子！由於這些緣故，所以我說：我在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法則），以一切種（即一切種類）、一切處所、一切時間中，來求得大菩薩都無所有（因大菩薩只是空洞的名詞所以看不見），自然不可能得到！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自性本空的緣故（自性是一切現象的本體，或一切心相的體性，雖是不生不滅，但它也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虛空之體）！（原經節略）由此這大菩薩法都無所見，自然不可能得到！那怎樣說：能使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來教誡教授眾大菩薩呢!?」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六十三至六十六節文）

這時善現繼續答覆舍利子說：「如尊者你所問：『什麼緣故要說大菩薩只是假設的名稱？』舍利子！大菩薩這名稱是唯客所攝（即唯一以客觀攝影來形容說明的）的緣故！」

當時舍利子即問善現說：「什麼緣故，大菩薩的名稱，要以『唯客所攝』來說明呢？」

善現回答說：「譬如一切事物、法則的名稱，是以唯一客觀所攝影來說明的；因為在十方（即上下八方）三世（即過去、未來、現在）沒有從何處來、從何處去，也沒有在何處停留（以上指在時空上這名稱無所根據）！一切事物沒有原來的名稱！而一切名稱中也沒有原本的事物！並不是原本相合，也不是原本相離，只是假定施設而已。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事物和名稱俱是自性本空的緣故！而在自性本空（因看不見、摸不著）中的一切事物與名稱俱是無所有不可得的緣故！大菩薩名稱的由來也就是如此。（原經節略）舍利子！由於這種緣故，所以我說：『大菩薩只有假設的名稱！』」

這時具壽善現再答覆舍利子說：「前如尊者所問說：『什麼緣故我等畢竟（即到底）不生（即不再生於欲、色、無色三界及六道輪迴中）了呢？』舍利子！我（指修行得道的我）畢竟都是無所有（即悟得無所有，最終進入無餘涅槃）！既然是一切不可得（即進入無餘涅槃的最終寂滅，一切不可得，已到不生不滅境界），那來說是在世間有生了呢（即不會在世間出生了）？這世間的眾生，（原經節略）誕生的（指嬰兒）、受養的（指孩兒與老人）、士夫、補特伽羅（即輪迴在五道上，乃是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等等（原經節略）。我等畢竟都無所有！既

生不生不滅的佛性，它看不見、摸不著，猶如虛空，所以自性本空。修行人必須以佛法持修，要除去無明，而得自性。」

「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的名稱，原始本是沒有；為了說明真象，不得不以唯一客觀的攝影來說明，所以大菩薩的名稱也是假設而來的！修行人不可為名稱而執著。」

「修行人心存無所有、不可得，最終進入無餘涅槃，不再輪迴世間為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五道，這就是畢竟不生！（此解不生世間之秘〕

「修行人當知：萬物原始各有不生不滅的自性，但經因緣和合後，把原始各物合成另一個體（例如眾生，為四大和合的個體），此個體，產生不一定的自性，且變成有生、有滅現象。（此解因緣和合產生之秘）」

「一切未經和合的原始物質具有不生不滅的常存自性，以現代科學物質能量不滅定律印證不虛。（此解修行到達不生不滅涅槃境界之秘）」

「眾生雖是地、水、風、火四大和合而成，以致自性不定，變成有生有滅，但不生不滅的自性沒有散失。」

不可得，怎麼說在世間有生呢？（因為進入涅槃對世間存著無所有、不可得，自然不會再生世間啦！）（原經節略）舍利子！由於這樣的緣故，我才說我等畢竟不生呀！」

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又答覆舍利子說：「前如尊者所問說：『什麼緣故說眾法（即眾多物質幻相）都沒有一定自性（不生不滅的本體叫自性）了呢？』舍利子！眾事物（即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等等）都沒有和合的自性（因眾法各有不生不滅自性，但經因緣和合後，遂合成體就沒有了一定的自性，等於無自性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和合而有的事物（即世間有形的物質如五根等等），它的自性已成空的緣故（因經和合的法，成為不一定的自性，變成有生有滅，已失去不生不滅功能，成為空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都是沒有和合的自性？」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色（即一切和合的物質）都沒有和合的自性，受（即領受）、想（即想像）、行（即行為）、識（即眾生的了別心）都沒有和合的自性！」（以下原經節略）「舍利子！由於這以上的緣故，我才說眾事物也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的自性的緣故（此指經過因緣和合後的事物，就沒有了一定的自性，變成有生、有滅空幻無常的現象）！」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雖然不會常存（因眾事物經和合後，成為有生有滅，不會有不生不滅的常存自性），但也不會散失常存！這是何故？若事物不會長存，但沒有盡失它的本質緣故（只因不生不滅的自性，沒有完全散失，故仍有常存的可能）！」

這時舍利子即問善現說：「什麼事物不會常存，但也不會是即刻散失常存（即立刻解散和合，對眾生言，乃是死亡，但沒有立刻死亡）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色（即物質和合後的無常幻象）、受、想、行、識（即眾生由因緣和合而在事的表現上之幻象）等等都是不會常存（即萬般事物眾生的無常），但也不會即刻散失常存的！」（原經以下節略）「舍利子！由這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自性的緣故！」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不會喜樂（指不會自行喜樂），但也沒有散失喜樂！這是何故？若眾事

「眾生雖是和合之身，但在和合不定的自性中，除保有不生不滅的自性，同時具有喜樂、無我的自性。(此解佛法要修行喜樂、無我之秘)」

「眾生在不定自性中，有要遠離，或不要遠離事物的自性，給與眾生在修行上的辨識。(此解靜慮之秘)」

「修行人要遠離色、受、想、行、識等，但為了渡救眾生，也不要散失色、受、想、行、識等。(此解安忍之秘)」

物不會喜樂，因沒有盡失它的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不會喜樂！但也沒有散失喜樂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色、受、想、行、識等不會自行喜樂，但也沒有散失喜樂！」(原經以下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就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不會有自我，但也沒有散失自我！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不會有自我，因為沒有盡失無我的本質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不會有我，而也沒有散失自我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色、受、想、行、識等都是不會有自我，但也沒有散失自我！」(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都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自性的緣故！」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要遠離一切，但也沒有散失遠離一切(此乃遠離十不善業障等，但也沒有散失遠離外的十善等)！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在遠離中，因為沒有盡失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要遠離，也沒有散失遠離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色、受、想、行、識等，要遠離，但也沒有散失這遠離的一切(但不能把色、受、想、行、識等完全遠離)！」(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自性的緣故！」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六十六至六十八節文)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空幻，但也沒有散失這空幻(一切事物都是空幻無常，但眾生在這空幻無常中要安於空幻)！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這些事物是空幻，因沒有盡失空幻本質的緣故(因沒有盡失在空幻中

的自性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是空幻，但也沒有散失空幻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原經節略）眼、耳、鼻、舌、身、意等處空幻（因無常而空幻）！但也沒有散失這些空幻（但因一切事物的自性，經和合不定，而空幻）！」（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的自性（因未經和合的原始事物，各有一定不生不滅的自性，如今和合後已沒有了。）！」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空幻無相，但也沒有散失這些事物的無相（因一切物形全是無常幻相，它變化不定）！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沒有形相，因沒有盡失無相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沒有形相，但也沒有散失這事物的形相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原經節略）色（即物質）、聲（聲音）、香（芳香）、味（五味）、觸（接觸）、法（即分別美醜、好壞或憶念前景等）等處無相，但也沒有散失它等的形相（一切事物分秒中變化無常，乃沒有一定形相，但我們在眼前或心中總沒有散失這虛幻的形象）！」（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就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自性的緣故！」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無願（即沒有願求），但也沒有散失願求！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眾事物沒有願求，因沒有盡失它無願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沒有願求，也沒有散失願求？」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眼界（即眼視界）、色界（即物質界）、眼識界（即由眼根，對所看的色塵，而生的了別色境感識）及眼觸、眼觸為緣（乃心對外境的作用）所生（即眼睛接觸外界乃外界攀緣而生），這些接受外界、而沒有主動的願求，也沒有散失願求！」（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是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一切因緣和合事物，都是空幻無相；修行人要了悟一切因緣和合自性，也未散失空幻無相。（此解和合自性空幻無相之祕）」

「修行人無所願求，但本自性不要散失願求。（此解精進之祕）」

「修行人對於一切事物好的一面，如六根、六塵、六識十八處等，應本自性不散失好的一面。（此解般若之祕）」

「一切事物原本無罪，但也沒散失無罪；修行人必須堅定持戒，使事物不受造作有罪。（此解持守戒律之祕）」

「一切事物無漏（無煩惱），但也沒有散失無漏，只看修行人把事物當作無漏，還是在散失無漏的結果。（此解般若之祕！）」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有好的一面，但也沒有散失好的一面！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有好的一面，因沒有盡失它好的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有好的一面，但也沒有散失好的一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耳界（即耳聽界）、聲界（聲音界）、耳識界（即由耳根對於所聽的聲塵，而生的了別音響感識）及耳觸（即耳根接觸聲塵）、耳觸為外界聲緣所生，這些接受好的一面，但也沒有散失好的一面（耳根也會接受外來事物好的一面）」（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就是如此，都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無罪，但也沒有散失無罪！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這事物無罪，因為沒有盡失它無罪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無罪，但也沒有散失無罪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無明（即無知，乃眾生經四大和合而成的不一定自性，為無明所矇蔽）、行（即行為）、識（即心靈了別）、名色（即五蘊或五陰，而名乃受、想、行、識。）、六處（即六根，乃眼、耳、鼻、舌、身、意）、觸（即接觸）、受（即領受）、愛、取、有、生、老、死及愁、歎、苦、憂、惱等都是無罪，但也沒有散失無罪！」（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因，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是沒有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無漏（即無煩惱），但也沒有散失無漏！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無漏，因為沒有盡失它無漏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無漏？但也沒有散失無漏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內空（指六根無常而空）、外空（指六塵幻相空）、內外空（指六根六塵空）、空空（即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即上下八方空）、勝義空（即涅槃空無有相，又稱第一義空）、有為空（即指欲界色界無色界的虛空）、無為空（指不須造作的無生、無住、無異、無滅的真空）、畢竟空（指一切事物空不可得）、無際空（指一切事物不論初起、中程、終結都是空）等等空都是無漏，但也沒有散失無漏！」（以下原經節略）

「一切事物並無沾染性，只是它沒有散失被眾生所沾染性。（此解修行持戒之祕！）」

「眾事物本質清淨，修行人可在清淨事物中（如深山、靜夜）修習禪定。（此解精進之祕！）」

「修行人雖在世間，仍要保持出離世間的心，這樣才是超越三界六道的初步。（此解修行解脫之祕）」

「一切事物眾生受因緣和合而有生有滅，但仍能無為不造作的精進自性真理，以擺脫世間因緣和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無染（即沒有沾染的清淨），但也沒有散失無染！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無染，因為沒有盡失它無染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無染？也沒有散失無染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布施（即施捨）、淨戒（即持戒）、安辱（即忍辱）、精進、靜慮（即禪定）、般若（即智慧）六波羅蜜多都是無染，也沒有散失無染！」（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清淨，也沒有散失清淨！這是什麼緣故？若是事物清淨，因為沒有盡失清淨的本質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清淨？也沒有散失清淨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四靜慮（即四禪定）、四無量（即慈、悲、喜、捨四無量）、四無色定（即無色界中空處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非想處定）等清淨，也沒有散失清淨！」（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出世間（即出離世間乃涅槃法，或滅道二諦法），也沒有散失出世間！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出離世間，因為沒有盡失它的本質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出離世間？也沒有散失出離世間呢？」（一切事物本質空相，時刻在出離世間，但在時刻變化無常中沒有散失出離世間。）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空解脫門（即觀一切事物由因緣和合而生自性本空，無作者、無受者，了悟後，入涅槃為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能通達諸法無相即得自在）、無願解脫門（又稱無作，若知一切法無相，在三界無所求，無造作生死業而得自在）等出離世間，也沒有散失出離世間！」（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眾事物無為（無因緣造作），也沒有散失無為！這是什麼緣故呢？若是事物

合造作，方成正果。（此解五眼、六神通之祕〕」

「一切事物能保持不壞，且能超異平常，必成大器，眾生不論在世間或出世間，如能修得非常非壞，則必是世間樑棵、出世間的佛菩薩正果。（此解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之祕〕」

「一切事物若是能不生不滅（如眾生修成涅槃）那就不名叫事物（因事物有生有滅）了。（此解不生重要之祕〕」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和修行大乘菩薩道都是畢竟（終極）進入不生不滅的涅

無為，因為沒有盡失無為本質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事物無為？也沒有散失無為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五眼（即肉眼、慧眼、天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漏盡六神通）等無為，也沒有散失無為！」（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再次，舍利子！一切事物非常（即不是常）非壞（即不是壞）！」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您說什麼一切事物非常非壞？」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一切智（即阿羅漢及辟支佛知一切法總相的智慧）、道相智（即菩薩知一切道法差別相的智慧）、一切相智（即佛通達眾事物總相別相、化道斷惑的智慧）等非常非壞，這是什麼緣故呢？本性如此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眾事物也就是如此，都沒有那一定的自性！」

這時善現繼續回答舍利子說：「前如尊者所問：『什麼緣故說若是畢竟（即終極永恆）不生（即不再出生虛幻體相，所謂不生不滅），則就不能稱名它叫色（即物質幻相）等是嗎？』舍利子！是的！是的！若是它終滅後永恆不生（即是不生不滅），那就不能稱它名叫『色』等：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色』（即物質無常幻相）本性（天然的本質叫性）就是虛幻不實的幻相緣故！若是事物的本質虛空不實，則不可以假設它如同生、如同滅、如同住（即安住、停留）、如同異（如變化不同）！由於這些的緣故，若是終滅後永恆不生，則就不能名叫『色』（因色是有生有滅的幻相）！舍利子！受、想、行、識等也都是這樣！（原經節略）由於這樣的緣故，若是它終滅後永恆不生的，那就不能稱名叫受、想、行、識等！」（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這樣的緣故，所以我說：若是終於不再有生，則就不名叫色等；那空性永恆不生的事物，實在是說不完的緣故！」

這時善現繼續答覆舍利子說：「前如尊者你所問：『什麼緣故說，我豈能以永恆不生

的『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來教誡教授永恆不生的眾大菩薩（此眾大菩薩是指修大乘佛法的）呢？』舍利子！那永恆不生就是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就是永恆不生！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兩者不可二分的緣故！舍利子！那永恆不生就是大菩薩，大菩薩就是永恆不生！因為兩者不可二分的緣故！由於這樣的緣故，所以我說：我豈能以永恆不生般若波羅蜜多來教誡教授那永恆不生的眾大菩薩呢？』」（此說兩項修行，教誡教授不須重複）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又答覆舍利子說：「前如尊者你所問：『什麼緣故說，離開這永恆不生的（即是終滅後而又出生），那就沒有大菩薩能夠修行成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看不到『般若波羅蜜多』和永恆不生有什麼不同，也看不到大菩薩和永恆不生有什麼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般若波羅蜜多、大乘菩薩道和永恆不生不滅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也看不見有色（即物質幻相）和永恆不生有什麼不同，也看不見受、想、行、識（即事的幻相）和永恆不生（此等指如虛空言）有什麼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呢？色、受、想、行、識等和永恆不生（空性）沒有兩樣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離開這畢竟（終極）不生，也就沒有菩薩能夠修行成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了。」

這時具壽善現再答覆舍利子說：「前如尊者你所問：『什麼緣故說：若是大菩薩聽了我的所說，在內心就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消極）、不沒（不墮落）！也不憂悔！該要知道這大菩薩能修般若波羅蜜多的效果是吧？』」

「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看不見眾事物有覺（即有如眾生的覺知）、有用（對於眾生修行有所幫助），只看到一切事物如同幻想、如同夢境、如同影像、如同聲響、如同光閃、如同陽焰、如同空中花朵、如同尋香城、如同變化事都不是實有；修行人聽到眾事物的本體全是虛空的，就了無牽掛煩惱，內心深處就會感到歡喜！」

槃成佛，兩項修行，乃二而一、不可二分的緣故。（此解教誡教授對二法不分之祕）」

「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看一切事物如虛空，知道一切事物終極歸於虛空而入不生境界。（此解視色等虛空而成大菩薩之祕）」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正如善現尊者所說，只看一切事物為虛空，如夢、如影，內心清淨自然喜樂。（此解不驚恐、不沈沒、不憂悔之祕）」

「舍利子！由於這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若是大菩薩聽了我的所說，他的內心就不會驚、不會恐、不會怖（恐乃內心吃驚，怖乃怕形於色）、不會沈（不消極）、不會沒（不墮落）！也不會憂愁惱悔！該要知道大菩薩能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才行呀！」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六十八至七十節文）

觀行品（一會十九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觀察眾事物的時候，對於色（即物質）及受、想、行、識（以上乃五蘊或五陰）等等，不領受、不求取、不固執、不沾著（已了知五陰都空，不可有所得）！也不施設（即安立，或建立，或發起的意思）色、受、想、行、識（也不對這五陰，有所建立；因五陰是空，無法安立這空幻的事物）！」（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你所說『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在觀察眾事物的時候』，那什麼叫大菩薩？什麼叫般若波羅蜜多？什麼叫觀察眾事物法則？」

這時，善現回答舍利子說：「照尊者你所問：『什麼叫大菩薩？』舍利子！身為眾生類，求取大菩提（即求取覺悟佛道的正智），也俱有菩提（也俱有了覺悟佛道的正智），故名叫菩薩！而他又確實知道一切事物顯現的相狀，且不對眾事物的幻相執著（即不受眾事物的幻相所迷惑），故又名叫大菩薩！」（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凡有殊勝微妙的智慧，對於事物業障有所遠離的緣故！這就名叫般若波羅蜜多。」

舍利子問：「這對於什麼事物業障而要遠離呢？」

「凡眾生類修行求得覺悟佛道的正智，名叫菩薩，又能了知世間事物幻相百態，而不執著名叫大菩薩。（此解菩薩或大菩薩命名之祕）」

「凡有殊勝微妙的智慧，遠離世間事物業障，遠行尋找世間事物的實性（即自性，真理）修行，這就名叫『般若波羅蜜多』」

佛法。（此解命名般若波羅蜜多之祕）」

「修行人對世間一切事物要以空觀，因一切事物既空，就看不出它等常和不常、苦和樂、我不我、淨不淨、相不相、願不願等。（此解空觀之祕）」

「世間一切物質幻相，乃有生有滅，若是滅盡後，就不叫物質，此乃進入虛空而稱之為虛空，故

善現回答說：「這對於一切煩惱所見的趣向，要得遠離；這對於一切六趣（即六道，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四生（即胎生、卵生、濕生、化生）要得遠離；這對於一切蘊（即陰，乃五蘊，色、受、想、行、識）、界（即欲、色、無色三界）、處（即六根、六塵、六識十八處）要得遠離，故名叫『般若波羅蜜多』佛法！又舍利子！有殊勝微妙的智慧，對於事物法則有所遠到（即摩根修行），故名叫般若波羅蜜多佛法！」

舍利子問：「這對於什麼事物法則而要遠到呢？」

善現回答說：「這對於眾事物，如色、受、想、行、識、慈、悲、喜、捨等等（節略原經）原藏的實性（即各事物，在未因緣和合前，所具有的自性，也就是佛性、良知、真理、真如）！要有所遠到（即摩根修行），故名叫『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又答覆舍利子說：「如尊者你所問：『什麼叫觀察眾事物法則？』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觀察色（原經節略）受、想、行、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四大（地、水、風、火），四諦（苦、集、滅、道），眾空，八聖道，七覺支等等都是非常（即不常或無常）、非無常（即常存），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無相，非有願、非無願，非寂靜、非不寂靜（即脫離一切煩惱叫『寂靜』，乃涅槃的道理），非遠離、非不遠離。舍利子！這就叫觀察眾事物法則。」（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該這樣以觀察眾事物法則！」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七十至七十二節文）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緣故說色等不生（即色、受、想、行、識等，在終極消滅後不會再生），則就不稱名叫色等呢？」

善現回答說：「色色（每一物質）性空（即本質是無常空滅），這性空中（即在這本質是空中），最後就無生（即不會再生）、無色（也沒有色等的存在）！」（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一切色等不生，則就不再稱名叫色等了！」

物質在未滅盡前，是幻相假空；經滅盡後，是離相真空。（此解色性本空之秘）

「世間一切事物，若是唯一不二的話，那就不成為世間的事物，縱然是廣大能量的虛空，仍容納數不清的物質幻相，但這些物質幻相，終必滅盡，那時的世界即是唯一不二的清淨虛空。（此解物質幻相，和無生滅相同不二之秘）」

這時舍利子又問善現說：「什麼緣故說：色等不滅（即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不會消滅），則就不是色等（因色等是有生有滅）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因為色色性空（即每一物質的本質是空的）！這性空中，它不滅就不是色（因為世間一切物質存有幻相，這幻相不滅怎麼是空的本性呢？所以必定會滅，不滅不叫色）！世間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的緣故，所以我說：色等不滅！不是色等！」

這時舍利子又問善現說：「什麼緣故說：色等不二（即色等各自唯一，不能容二、不能二似），則不是色等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若是色、受、想、行、識，一切事物等等不二（各自唯一，不能容二、不能二似）的話！要是這樣，那一切事物非相應、非不相應（即不是不要相合，而是根本不相合）！非有色、非無色（即世間上不能有他色，或不是色兩種，因不能有二的緣故）！非有見、非無見（即不能有見與不見的並存）！非有對、非無對（即對和不對不能相存）！則世間一切事物同為一種現象，而叫做無相（此乃不可能的）！由於這樣的緣故，所以我說：色等不二、則就不是色等（因世間上有各種色相，若是不二，自然就不是色）！」（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再問善現說：「什麼緣故說：色等入不二（即世間一切物質滅盡，進入清淨虛空如一），那就再沒有虛妄物質幻相數目了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因為色等不異無生滅（即色等不是不同那不生不滅的虛空，因最後都是一樣了的），無生滅不異色等（即不生不滅虛空不是不同這色等一切物質）！」（以下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七十三、七十四節文）

無生品（一會二十品）

「眾佛以眾生及一切色相滅盡，進入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為理想。（此解眾佛累世應身說法渡眾之祕）」

「對於眾生要以父母、兄弟、妻子，和自己的關懷而生的大悲心，這樣才能饒益眾生。但在大菩薩本身，要歷經萬劫苦難，抱無所有、無所得心才是救度眾生成就。（此解佛菩薩無緣大悲之祕）」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觀察眾事物法則的時候，見我不生（即看到自身不再生於三界三際），畢竟淨故（即到最後涅槃不生不滅清淨的緣故）！並見到眾生，在世間命者（即發號使令的）、生者（求生的）、養者（受養的）、士夫（學人凡夫）、補特伽羅（五趣眾生，即天、人、畜生、餓鬼、地獄等眾生）、意生（初地以上的菩薩）、儒童（即童子）、作者（造作業的）、受者（領受業的）、知者（能知的）、見者（能見的），都進入不生不滅（即全世界眾生進入無餘涅槃）！這畢竟（即終極永恆）是清淨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對善現說：「按照我來解釋仁者（即指善現言）所說（善現所說一切都可以進入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的意義，我和眾生都可到達不生不滅境地！那色、受等（即含想行識等）都是不生不滅的修行法名，乃至如來（即佛）、如來法（即佛法）都是涵蓋在這不生不滅的境界了！若是這樣的話（即是把世間的一切，變成同一樣的結果）：那六道輪迴應該不要有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的差別了！再者世間眾生的修行，（原經節略）不應分阿羅漢要修行四果（即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為什麼那預流果（梵稱須陀洹）要修『斷三結道（即斷絕欲、色、無色，三界的見惑煩惱）』呢？為什麼一來果（梵稱斯陀含果）要修除貪、瞋、癡道呢？為什麼不還果（梵稱阿那含果）要修斷五順下分結道（即修斷欲界貪、瞋、身見、戒取、疑，五惑）呢？為什麼阿羅漢要修斷五順上分結道（即永斷三界貪、欲、瞋恚、愚、癡五惑）呢？為什麼辟支佛（即小乘獨覺）要修悟緣起道（即十二因緣的了悟）呢？為什麼大菩薩為了度化無量的眾生緣故，要修許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種種無邊的劇苦呢？為什麼如來要證悟得無上正等正覺（無上真正平等覺智）呢？又為什麼眾佛要為眾生轉妙法輪（即講說佛法）呢？」（這以上一連串質問，舍利子總以為既然一切眾生事物，都可以進入或成為不生不滅，那又何必要分別修行不同的佛法、和苦積功德呢？）

當即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回答舍利子說：「非我（即不同意或反對我）在這不生不滅的說法中，還可以見到有六道輪迴的差別！（以下節略原經）見到有能入諦現觀者（即還能見到能進入真理、現實，同時觀照的人），見到有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等，為什麼要分別修行各種不同的佛法？乃至眾大菩薩歷經無邊的苦難，而能自在地饒益眾生呢？舍利子！然而眾大菩薩是以無所得（即沒有所得）來方便眾生！對於一切眾生渡化是起于大悲心：抱著如父母的關懷，如兄弟的關

懷，如妻子的關懷！如自己關懷自己！這樣才能對無量無邊的眾生，作很大的饒益！」

「舍利子！眾大菩薩應該有這般心懷：『如同我的自性（即不生不滅的心相體性），對於一切事物，以一切種類、一切處所、一切時間裡求不可得（即不要或不可能得到什麼）！內外眾法（即指六根六識言）也要如此！都要無所有，都不可得！』這是什麼緣故呢？眾大菩薩若是把握這樣的想法，那所修的難行苦行，便能饒益無量無邊的眾生，所以大菩薩（包括眾阿羅漢眾修）對於一切事物法則應該沒有領受（即回報）的執著（即固執染著）。舍利子！非我（即不同意或反對我）在這不生不滅的說法中，見到有眾佛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並轉妙法輪（即講說佛法），以度化無量眾生不？」

這時舍利子即問善現說：「仁者：如今你要想以有生有滅的事物來印證（即驗證）有生有滅的說法？還是要想以不生不滅的涅槃來印證那不生不滅的說法呢？」

善現回答說：「我實在不想以有生有滅的事物，來印證什麼有生有滅的說法；也實在不想以不生不滅的涅槃來印證不生不滅的說法！」

舍利子追問說：「若是如此，那仁者（指善現言）如今要想以有生有滅的事物，來印證這不生不滅的涅槃？還是要想以不生不滅的說法，來印證這有生有滅的說法呢？」

善現回答說：「我也不想以有生有滅的事物，來印證不生不滅的涅槃；也更不想以不生不滅的說法，來印證有生有滅的說法！」

舍利子說：「若是這樣的話，那你豈不是全無所得（即無所目的可言）！太沒有現實觀了吧!?」（舍利子以側面舉出現實，想用此破除善現所講的不生不滅空相。）

善現回答說：「雖然仍有所得，並顧及現實觀的（即面對世間尚未滅盡的幻相世界不作遠離想法），而我卻不以這兩種說法（即有所得與現實觀兩種），來作印證不生不滅！舍利子！但我只是隨著世間的言談，給與假設有所得及有現實觀而已！這並非不生不滅的殊勝意義中的有所得（在不生不滅中是不可能有所得的）及有現實觀的。」

「這裡但隨著世間的言談，給與假設有預流（又稱入流乃初入聖人之流）、預流果（梵：須陀洹果為修成阿

「世間言談給與假設有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及獨覺、辟支佛果、大菩薩果、無上正等正覺果，在不生不滅的殊勝意義中都是沒有的。（此解涅槃真空之祕）」

羅漢初果），有一來（即死後可來天上人間一次）、一來果（梵：斯陀含果即阿羅漢二果），有不還（梵：阿那含果，即不再生於欲界）、不還果（乃修得阿羅漢三果），有阿羅漢（華譯無生）、阿羅漢果（即解脫生死，為小乘聲聞最高成就），有獨覺（又稱緣覺，因修十二因緣法而覺悟）、獨覺果（即成就辟支佛，乃小乘獨覺最高成就），有大菩薩（即修大乘佛法以自利利他而成就大菩薩），有無上正等正覺（即成就佛果）！這些都不是在不生不滅（即涅槃境界）的殊勝意義中，有預流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即言在不生不滅的境界或佛法中，根本沒有什麼預流乃至佛菩薩果的）。」

舍利子說：「若是隨著世間的言談，給與假設有所得、有現實觀等，那就不是不生不滅的殊勝意義的！那世間六道輪迴的差別，也是隨著世間的言談，給與假設而有的，這都不是不生不滅的殊勝意義是嗎？」

善現回答說：「是的！是的！誠如你所說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在不生不滅的殊勝意義中，根本沒有什麼業（即造作或作為），沒有什麼不同的修行成就！沒有生，沒有滅，沒有染著，沒有清淨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仁者（稱善現言）！要想使不生的事物有生，要想使已有生的事物仍有生嗎？」

善現回答說：「我不想使不生的事物有生！也不想使已生的事物仍生！」

舍利子說：「那些等是不生事物？仁者你不想使那些事物仍生!?」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節略原經）色、受、想、行、識，十八處（即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即地、水、風、火）、四諦（即苦、集、滅、道）、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佛十力等佛法及修陀羅尼門，修阿羅漢、辟支佛、大菩薩，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我都不想這些不生（即滅盡不生）的事物使它等有生（即有生、有滅）！因為一切事物的自性（即不生不滅的自性）原本是空的緣故！同時也不想這些已生（即有生、有滅）的事物法則，而使它等仍然有生（即使它等不生不滅），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以它等的自性原本是空（乃具不生不滅的真空本性）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仁者！你如今要使已生的有生，使不生的有生嗎？」

「世界上有生、有滅，乃一體兩面，亦如萬物幻相和虛空無相乃一體之兩面，佛菩薩要想使有生不生，不生的不再生，有幻相的成為無相，無相的不再有幻相，世界成為一無生滅，無形相的真空一體。（此解無生無相之秘）」

善現回答說：「我不想使有生的仍生！也不想使不生的有生！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有生和不生，這兩種事物俱不是相應（即相印合），也不是不相應（即不是不相印合乃一體兩面的現象）；不是有色的幻相，也不是沒有色的幻相；不是看得見，也不是看不見；不是相對，也不是相對（因為一體相對兩面，也是一體不相對的兩面）。這些都是同為一相（即一體的形相），就是所稱的無相（即沒有形相的形相）。舍利子！由於以上這些緣故，我不想使有生的仍生！也不想使不生而有生！」

舍利子說：「你是在不生事物裡（即不要有生的事物中）說起不生（即不要使它再生）的話！這不生的說法中，也要不生（即使它不再生）不？」

善現回答說：「是的！是的！是的！這是為什麼呢？舍利子！色、受、想、行、識等等（即十八處、四大、四聖諦、八正道、修阿羅漢乃至佛菩薩等）都是不生（即滅盡不生），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是本性都空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對善現說：「仁者！在我等講說佛法（指解說空法）人中，要算你最為第一！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隨時詢問，而你能酬答無所滯礙的緣故！」

善現即時回覆說：「眾佛弟子對於一切說法都沒有什麼依止和染著的，這事物法則就是如此，所以都能隨你的詢問，而能逐一回答，且內心自在無畏（即不怕），這是什麼緣故呢？以一切說法沒有依止的緣故！」

即時舍利子又問善現說：「說什麼眾法都無所依止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色、受、想、行、識等等因本性是空！不論是依止內（即身內空無）、依附外（即身外六塵空無）、依止兩邊及中間（均因四大無我均空）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以上如此的緣故，我說眾事物法則都是空無所依！」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七十五節文）

「要行世間布施波羅蜜多，即持著佛業三輪，而以自想、他想、施想而行布施的緣故。（此解清淨世間布施波羅蜜多之祕）」

淨道品（一會二十一品）

這時善現對舍利子說：「眾大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時，應先清淨色、受、想、行、識，乃至菩提道（即大乘佛果道）等法！」（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即問善現說：「怎麼說是大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的時候，該先清淨菩提道（菩提即覺悟佛道的正智）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六波羅蜜多各有兩種：一是世間的，二是出世間的。」

舍利子問說：「怎麼說是世間布施波羅蜜多呢？」

善現回答說：「若是大菩薩是大施主，能施給一切沙門（華譯勤息，為出家修道人的通稱）、婆羅門（婆羅賀摩拏的簡稱，古印四種族之一，華譯外意、淨行、淨志等）、貧窮、病患的！孤兒露宿的、路行的、乞討的！如眾人需要（以下原經節略）衣、食、宅、乘、醫藥、資財、坐臥、妻僕、官位、國土、耳、鼻、骨肉、珍寶、生類等，一切隨所需求，盡所施與；雖然作這般施捨，但內心有所依念：『我行施捨！他等接受！我是施主，我不慳（即吝嗇）貪，我隨順佛的教化，一切能捨，我在實行布施波羅蜜多！』若是他人行施捨時，我則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即隨施主的心意，以接受他的一切為方便，不作需索），和那些接受的眾生，共同對施主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作無上真正平等正覺的佛果）。並內心持念：『我持這福報，施給眾生們，使施捨眾生的、得到這世和他世的安樂，乃至證得無餘涅槃（即阿羅漢身亡無餘的入滅）！』彼（指修行人言）著三輪（乃佛身、口、意業；及神通輪、神足輪、風輪，以施捨破除眾生惡業）而行布施：一是自想（如何施捨、受納）、二是他想（如何迴向福報）、三是施想（如給與圓滿）。由於持著這三輪（以自想、他想、施想，如同持著佛的三輪一般）而行布施的緣故，名叫『世間布

施波羅蜜多』。為什麼緣因以這布施名叫世間呢？因為和世間眾生共同修行這布施波羅蜜多的緣故，沒有超出世間事物的緣故，這樣就名叫世間布施波羅蜜多！」

舍利子問：「怎樣說是出世間布施波羅蜜多呢？」

善現回答說：「若是大菩薩實行布施時，依佛的三輪（即身口意的佛業）清淨，一是要不執著我是施主想，二是不執著他是受施人想，三是不執著施何物及所得布施果報想。這就是大菩薩所行布施的三輪清淨！」

「又舍利子！若是大菩薩以大悲心為上首（即首要），所行布施的福報，普遍給與眾生；面對眾生都無所得！雖然和一切眾生共同迴向（所修功德回報貢獻的意思）無上正等正覺（即求取佛果），而在這布施中間看不見少許的形相（因以說法布施不是財物布施）。由於這都是無所執著而行布施的緣故，所以名叫出世布施波羅蜜多。為什麼要把這布施名叫出世間的呢？乃是不和世間眾生共同施行的緣故！（因大菩薩自行說法布施眾生，不是財物要和眾生共同布施）並且超出世間事物的緣故！所以名叫出世布施波羅蜜多。」

舍利子又問：「怎樣說是世間清淨戒波羅蜜多？（以下原經合併節略）世間安忍波羅蜜多？世間精進波羅蜜多？世間靜慮波羅蜜多？世間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回答說：「若是大菩薩雖然受持戒律，修行安忍（即忍辱），勤修精進，參禪靜慮，修慧般若（即智慧），這些都是有所依止（這些都有一依賴住於有力有德之處的），並作這樣的心念：『我為饒益一切眾生受持戒律，而修安忍，而修精進，而修靜慮，而修般若；我隨佛的教化，在清淨的尸羅（華譯：戒）中，能做到無所犯戒；在殊勝安忍中，能夠正確修習；在策勵身心中，曾無懈怠；在殊勝等持（乃把心安住在一境平等維持，即正定）中，能夠正確修習；在殊勝般若（即智慧）中，能夠正確修行，我能悔除自所作惡，我見他惡終不譏凌，我能隨喜他所修福，我能請佛轉妙法輪（即請佛講經說法），我隨著聽聞、能夠作正確的決擇；（以下原經合併節略）從以上等等，我修行的是淨戒波羅蜜多！是安忍波羅蜜多！是精進波羅蜜多！是靜慮波羅蜜多！是般若波羅蜜

多！』」

「彼（指修行六波羅蜜多人）在持戒時、安忍時、精進時、靜慮時、般若時，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因在世間，以救度眾生，有所得為方便），和這些眾生共同迴向（即以修行回報）無上正等正覺（即求取佛果）！並再次作這樣的內心持念：『我持著這福報（即修行所得的福報）施給這些眾生，使眾生得到這世和他世的安樂，乃至證得無餘涅槃（即身滅後進入不生不滅境界）！』」

「彼（指修行六波羅蜜多人）以持著三輪（即佛身口意業及神通輪、神足輪、風輪以破除眾生迷惑）而受予眾生持戒，而修安忍，而勤精進，而修靜慮，而修般若：要眾生一有自想，二有他想，三有戒想、忍想、精進想、靜慮想、般若想。由於持著這三輪，受予眾生持戒，修安忍、修精進、修靜慮、修般若的緣故，名叫世間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等波羅蜜多。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修行都和世間眾生共同進行的緣故！沒有超越遷動而出了世間事物的緣故！」

（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又問說：「為什麼說出世間淨戒波羅蜜多、安忍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靜慮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呢？」（原經文合併節略）

善現回答說：「若是大菩薩受持戒、修安忍、勤精進、修靜慮、修般若等時候，要三輪（即身、口、意）清淨：一是不執著我能持戒、我能修忍、我能精進、我能修定、我能修慧，二是不執著所護為的眾生（即不固定護為某些眾生），三是不染著戒因、忍因、精進因、靜慮因、般若因（即不問來因力量根源）及果報（即不問福報大小遲早），這些就是大菩薩在受持戒、修安忍、勤精進、修靜慮、修般若時給與眾生的三輪（即身口意）清淨！」

「又舍利子！大菩薩以大悲心為上首（即首要），凡所持戒、修忍、勤精進、修靜慮、修般若等福報，都是普遍施給眾生，而面對眾生都無所得！雖然和一切眾生共同迴向（即回報）無上正等正覺，而在這些當中看不見少許的形相（因以教授佛法讓眾生自修非比財物布施有所形相）。由於都沒有所執著的緣故，而受持戒、修安忍、勤精進、修靜慮、修般若等緣故，所以名叫出世間

「大菩薩的菩提道，所修的種種善法都是由般若波羅蜜多中生出來的。(此解一切善法都是由般若波羅蜜多中生出來的)」

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等波羅蜜多！為什麼要把這些波羅蜜多名叫出世間呢？乃是不和世間眾生共同行為的緣故！並且超出世間事物法界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這就是大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時的菩提道(即菩薩所修的自利利他的道程)！」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那一等名叫大菩薩菩提道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以下原經節略)內外空等，四聖諦，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六波羅蜜多，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大喜、大捨、大慈、大悲，一切陀羅尼門(即咒語法門)等等佛法都是名叫大菩薩菩提道！」

「舍利子！這些等等無量無邊的修持大功德聚，名叫大菩薩菩提道！」

這時舍利子讚善現說：「好哇！好哇！誠如你所說，這些功德，由什麼樣的波羅蜜多的勢力所致呀？」

善現說：「舍利子！這些功德都是由般若(即智慧)波羅蜜多的勢力所致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這些般若波羅蜜多能和一切善法為母體，那一切阿羅漢、獨覺、菩薩和如來善法都是從這般若波羅蜜多裡生出來的緣故。舍利子！這些般若波羅蜜多，能夠普遍吸收一切善法(即一切好的法則)！那一切成就聲聞(即小乘阿羅漢法)、獨覺(即小乘辟支佛法)、菩薩道(即大乘佛法)、如來(即佛果)等善法，都是依住在這般若波羅蜜多上的緣故；從過去眾佛已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宣講殊妙的佛法，度化了無量眾生，這都是過去眾佛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極圓滿的緣故！而未來眾佛和現在十方世界眾佛也都是如此(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七十五節文)

善現又說：「舍利子！若是大菩薩聽說般若波羅蜜多，內心沒有疑惑，也不迷悶，這該知道大菩薩的內心安定，定在不離原作的意旨(即所目的)！就是要救護一切眾生，常常不捨離這一切眾生的大悲意旨！」

這時舍利子向善現說：「若是大菩薩安定如此，乃定在不離他所作的意旨上，則一切

「大菩薩常想救度眾生脫離一切煩惱，杜絕一切苦患；而眾生也常想脫離一切煩惱（即是寂），杜絕一切苦患（即是靜），所以大菩薩和眾生所想意旨沒有差別。（此解一切同歸寂靜涅槃之秘）」

眾生亦應該成全大菩薩！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眾生也是常常不離這所作意旨的緣故！則這大菩薩和一切眾生並沒有什麼差別！」

當即具壽（比丘通稱）善現說：「好哇！好哇！誠如你所說，你能如此確實採取我所說的意義！這是為什麼呢？舍利子！眾生不是有的緣故（因眾生四大無常空而無有）；當知所作的意旨也是沒有的（因大菩薩要救度眾生，進入無餘涅槃的寂靜真空，所以是沒有的）。譬如世間的我（因眾法無我）——命令者（即發號傳令的）、求生者（即一般百姓）、受養者（即眾生）、士夫（學人匹夫）、補特伽羅（即五道眾生），乃至能知的人、能見的人都是沒有實體的緣故（因為是四大無常空幻之體），該知他（牠）們所作的意旨，也是沒有實體的（即虛空之想）！那眾生因為沒有實體的緣故，該知道眾生所作的意旨（即心想目的），也是沒有實在的（即沒有真實永存的）！因為眾生沒有自性（因眾生乃四大和合體，自性已不定而成空）的緣故，該要知道眾生所作的意旨也就沒有自性（因此所作意旨，自性而成空）！眾生及意旨成空，則即遠離這世間；由於遠離世間的意旨，這就是眾生歸於寂靜（即涅槃境界）的緣故！隨著這眾生所作的意旨寂靜，這就是眾生及所作意旨沒有覺知的緣故；所以一切事物眾生都會沒有覺知，該要知道所作的意旨，也就沒有覺知了！（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由於這些緣故，眾大菩薩就安住在這如上的定點上！而常常應該不捨這大悲的所作意旨。」

這時世尊讚嘆著善現說：「好哇！好哇！你善能為大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這都是如來（即佛）威德神聖的力量。眾說佛法的要想為大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的，都要應該如你的所宣說的！也應該隨你所說而學習才是！」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七十六至七十八節文）

天帝品（一會二十二品）

「修行人在初發心，即以求取佛果的菩薩道為根本，以自利利他為原則，千萬不可靜在深山自利修行，縱然成就阿羅漢或辟支佛，欲想成就佛果實不可能。（此解發心求取佛果之祕）」

這時，天帝釋（乃忉利天、又名三十三天的上帝，名叫釋提桓因，又名憍支迦、或憍尸迦）請問善現說：「如今這三千大千世界（佛教化區為一小世界、每千小世界為一中世界、每千中世界為一大世界，此三千大千世界中，有二十八層天，計欲界六層天、色界十八層天、無色界四層天，此指欲、色界二十四層天的天王天眾）一切天王天眾都來到這大法會（指釋迦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峰的大法會）聚集，大家都是如渴的仰望，要想聽大德（指善現）宣講般若波羅蜜多！」

「大德！什麼是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怎麼說是大菩薩應住（即要安住）般若波羅蜜多？怎麼說是大菩薩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告訴帝釋說：「好哇！憍尸迦！你等眾天們注意聽著吧：我該承受佛的神力，隨順如來（即釋迦佛）的意旨，來為眾大菩薩宣講這般若波羅蜜多，如同大菩薩應該有所安住！應該有所學！憍尸迦！你們眾天王等沒有發願求取佛果的心，如今都應該發出願心。憍尸迦！若是你們進入聲聞（即修小乘阿羅漢）或獨覺（即修小乘辟支佛）已修得正性離生（即斷除見惑出離三界生死，乃已成就阿羅漢或辟支佛了），不能再發願求取無上正等正覺佛果啦！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等在生死流轉已作了求取佛果的限制隔離緣故（因修小乘自利、而未利他度化眾生，所以成就阿羅漢或辟支佛後，即難修佛果）！不過在修小乘聲聞或辟支佛的中途，假設有能發願求取無上佛果的，我想這也隨順可喜啦（因中途發願修大乘佛菩薩道、也會成就佛果，這樣隨順是可喜的事）！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眾位優秀殊勝的士夫（即學者，指天帝、天王、天人等），應該更求無上的佛法（指大乘及般若波羅蜜多法門）！我對於眾生所講的最妙善品（即般若波羅蜜多），不會有礙成就佛果的緣故！」

「憍尸迦！你所問：『什麼是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你注意聽著，我當為你說：若是大菩薩要想有一切智智心（即一切智中智的心，乃佛的智慧心），則就要以無所得為方便。要思維色、受、想、行、識（原經節略），以及世間一切事物如六根、六塵、六識、四大等都是無常（即不能久存）、不淨、無相（無實相）、無願（無願望）、寂靜（即入滅）、遠離（遠塵離垢），如病、如癰，如箭（如中矢）、如熱惱（即燥熱煩惱），敗壞、速滅、不安隱，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無作、無為。憍

「大菩薩要把修行眾佛法相互融合，滋長充溢，達到無我，無我所有，並注意迴向心，期望在求取正覺成佛的心上，那是無所有，不可得的，所以迴向心不與菩提心和合。（此解般若波羅蜜多修行之祕）」

尸迦！這就是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憍尸迦！若是大菩薩應以一切智智心，用無所得為方便，來修行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及一切大乘佛法（原經節略）！憍尸迦！這就是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

「再者，憍尸迦！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要有這樣的看法：『唯有把眾修行佛法互相緣藉（即相互融入或配合），以求滋潤增長，普遍圓滿充溢，使無我（即眾法無我，而我無所得）、我所（即無我所有）！』並要有這樣的看法：『大菩薩的迴向心（即回報心或奉獻心）不與菩提心（求取正覺成佛的心）相和合，菩提心不與迴向心和合，迴向心在菩提心中無所有不可得，菩提心在迴向心中無所有不可得』，是為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天帝釋問善現說：「大德！怎麼說大菩薩迴向心不與菩提心和合呢？怎麼說迴向心在菩提心中無所有不可得呢？怎麼說菩提心在迴向心中，無所有不可得呢？」

善現回答說：「憍尸迦！大菩薩的迴向心則非心（因大菩薩所修行的無所有不可得的心，而菩提心也是無所有不可得，都不是有的心），而菩提心也是非心（乃不可得心，非是要有可以得的心）！若是非心（兩者都是無所有不可得的心，不是要所有，可以得心，故言非心）則不可思議（這無法和合不可思議），所以不應該以非心迴向非心！也不應該以非心迴向給不可思議！不應該把不可思議迴向不可思議！也不應該把不可思議迴向非心！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非心就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就是非心！這樣兩種心俱無所有！無所有中就沒有什麼迴向的緣故。憍尸迦！若是以這樣的看法，這就是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

當即世尊釋迦牟尼佛稱讚善現說：「好哇！很好哇！你善能為眾大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也善能勸導鼓勵眾大菩薩，使他們喜歡踴躍地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又告訴天帝釋說：「憍尸迦！你問怎麼說這大菩薩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的？你們注意聽著！我當為你們說大菩薩於般若波羅蜜多，如所應住或不應住的現相！」

「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該把心安住在有所求、有所得上，必須了悟一切事物法則都無所有，名字音聲都是不可得，方能印證無上正等正覺。（此解成就佛菩薩果之秘）」

「淨土宗以唸佛觀想，而升登西方極樂世界，似以有所求、有所得，實際上所唸的阿彌陀佛等佛菩薩名號，乃是所唸及觀想

「憍尸迦！色色性空（即每種物質的本質都是空的），受、想、行、識等的本性也是空的（因色性空而空），每大菩薩性空（因眾生性空、眾法無我），照這樣一切都沒有兩樣！沒有二分。憍尸迦！大菩薩在這空不可得的般若波羅蜜多中，應該這樣地安住修持！」（以下原經節略）

「再者，憍尸迦！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該安住在這色、受、想、行、識等事物中，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以它等都是有所得為方便的緣故（如修行心安住在一切事物中，則有執著或分別事物所得而煩惱）！」（以下原經節略）

「憍尸迦！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該把心安住在：『願我當得到清淨佛土中無異生地（世間凡夫稱名異生，即沒有凡夫的地方）及法名聲（即是有法號的名聲）、第八地（即不動地，乃得真如之理的境地）、薄地（即得須陀洹或斯陀含果之地）、離欲地（即離欲界煩惱之地）、已辦地（即成就阿羅漢地）、獨覺地（即成就辟支佛地）、菩薩地（即成就大菩薩地）、如來地及法名聲（即成就佛果及有佛十項稱號）。』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樣使修行有所得為方便的緣故（原須無所得方可）！這是為什麼呢？因一切如來（即眾佛）在印證了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時，了悟一切事物法則都無所有，名字音聲都是不可能得到的。憍尸迦！這就是大菩薩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他應該安住或不應該安住的現象！」

「憍尸迦！大菩薩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隨著他所應該安住或不應該安住的現象，但以無所得為方便！應該是這樣去修學。」

這時舍利子作了這種想法說：「若是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中，不應該安住的！那怎麼說：『應該把心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上呢？』」

具壽善現已知舍利子的心中所念，即對他說：「在你的意思要怎樣說呢？眾如來的心，要安住在什麼地方呢？」

舍利子說：「眾佛的心都無所安住！這是為什麼呢？善現！如來的心不安住在色、受、想、行、識，六根，六塵，四聖諦等等善法上。（原經節略）善現！如來的心在一切事物法則都無所安住，也不是祂不安住！」

這時善現對舍利子說：「如此大菩薩雖然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上，而同時如來在一切事物法則都無所安住、也不是不住；這是為什麼呢？舍利子！大菩薩雖然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上，而在色、受、想、行、識（即五蘊、五陰），六根，六塵及種種佛法不是安住，也不是不住！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以色（即物質）蘊等都是沒有兩種現象的緣故（因色及五蘊等都性空，既是空就無所謂安住不安住了）！」（原經節略）

「舍利子！大菩薩在般若波羅蜜多中，隨著不是安住、不是不安住；以無所得為方便，應該這樣去修學！」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七十七至八十一節文）

（均為無所求無所得，因眾佛及極樂世界都是空無所有的緣故。（此解極樂世界乃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亦真空無所有境界。））

諸天子品（一會二十三品）

這時眾天子（即眾天的子民，乃指太空中欲界與色界計二十四重天的天界子民）的內心，再次暗自想著：「尊者善現在如今要為什麼樣眾生，說什麼樣的佛法呢？」（原經以上節略）

善現即時得知眾天子的內心，所想的事，便告訴他們說：「天子們當知！我如今想要為如虛幻、如變化、如夢境的眾生，講說如虛幻、如變化、如夢境的佛法，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讓聽的眾生在我所說中，沒有聽到、沒有理解、沒有所印證的緣故！」

當時眾天子即再問說：「您能說，要眾生能聽，並您所說的佛法都是猶如虛幻、如變化、如夢境事是嗎？」

善現回答說：「正是！正是！正如你們所說的！（原經節略）眾天子們該要知道，我如同虛幻、變化、夢境！而所見眾生等也如同虛幻、變化、夢境！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等都

（「大菩薩雖然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華譯：登極樂岸頭的大智慧）；但對於一切事物法則，是隨著不安住，也不是不安住；這一切全是空相，所以無所謂安住不安住。（此解修學上安住不安住之祕）」）

「修行人內心存有這世界如幻、如化、如夢境的障礙，必須潛修般若波羅蜜多的空不可得。（此解必修般若波羅蜜多之秘）」

「世間的一切，乃至微妙寂靜的究竟涅槃都是如幻、如化、如夢境。（此解修行人要破除執著妄有之秘）」

是自性空故！」（以下原經節略）

「眾天子們該要知道：有為界（即因緣造作界，如眾事物界）與無為界（即沒有生住異滅四相界，乃真理界）都是如虛幻、如變化、如夢境！這是什麼緣故呢？因有為界等自性都空的緣故（至於無為界的真理，也是看不見抓不到，全依般若波羅蜜多辨別）！由於這些緣故，所以我說：如幻、如化、如夢眾生，為如幻、如化、如夢境的修學，講說如幻、如化、如夢境的佛法！」

這時眾天子們問善現說：「如今尊者為我等只講色（即物質）等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都是如幻、如化、如夢境，還該說那微妙寂靜的究竟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如夢境所見嗎？」

善現說：「眾天子們！我不只說我等、色等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是如幻、如化、如夢境所見，也再宣說微妙寂靜的究竟涅槃（即不生不滅極樂境地），也是如幻、如化、如夢境所見！假設有事物勝過究竟涅槃的境界，我仍說是如幻、如化、如夢境所見！這是為什麼呢？這幻、化、夢境事，與一切事物，乃至涅槃都完全沒有兩樣！沒有二分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八十一、八十二節文）

受教品（一會二十四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舍利子、具壽大目連（即大目犍連，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神通第一）、具壽執大藏、具壽滿慈子（即富樓那，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說法第一）、具壽大迦多衍那（即大迦旃延，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論議第一）、具壽大迦葉波（即大迦葉，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頭陀第一）等眾大羅漢及無量百千大菩薩，同時詢問善現說：「你所說的般若波羅蜜多，這樣甚深難得見，也難得懂！這微妙寂靜（即脫離一切煩惱叫

寂、杜絕一切苦患叫靜，乃涅槃的道理），最是殊勝第一！唯極聖者自內心所印證，而在世間聰慧的人所不能測知的！對於這樣的佛法，誰能相信接受呢？」

善現回答說：「有些大菩薩已安住在不退轉的境地（所修功德永不退滅），對於這甚深難得見、難得懂的微妙寂靜（即涅槃的道理），最是殊勝第一的般若波羅蜜多，能夠深信接受！再有那已見過佛道真理及漏盡（即煩惱盡除）的阿羅漢，為了圓滿他所願心！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已在過去無量數的佛所、並親近供養眾佛、大發弘願、培植眾多善根聰慧，也都能相信接受！」（原經節略）

「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些人等（以下原經節略），終於了悟不以空、不空，有形相、無形相，有願求、無願求，生、不生，滅、不滅，寂靜、不寂靜，遠離、不遠離，來分別世間一切色、受、想、行、識，等等事物法則（原經節略）（因為已見識過一切世界事物等等不可得而了悟），同時不以一切色、受、想、行、識等等事物法則，來分別空不空，有形無形，有願無願，有生有滅，不生不滅，寂靜不寂靜，遠離不遠離了！（都在無所有、不可得中）」（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豈不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教化中，擴大講說三乘佛法，所謂聲聞（小乘阿羅漢）、獨覺（即小乘辟支佛）、無上乘法（即大乘佛菩薩道）？擴大講說攝受大菩薩道，從初發心乃至修行十地眾菩薩（以下原經節略）若一切陀羅尼（即咒語）門，一切三摩地（即三昧，乃參禪正定）門？廣說攝受大菩薩的功德勝事，以修行人常接受化生（非以四大和合之身，乃以蓮花化生，如生極樂淨土），隨所願樂種種善根（即佛性）都能修習，很快得到圓滿！而在眾佛所聽到的守持正道佛法，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了悟，能不忘失、也不會懈怠廢弛，由於這樣緣由，而得到一切世間最妙殊勝的辯才（用以教化眾生）！」

善現回答說：「正是！正是！誠如你所說的！（原經節略）這樣更以教化眾生所說，且以無所得為方便（即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修行人存有不可得就好）！」（以下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八十二至八十四節文）

「般若波羅蜜多所說空、無相、無願，不生，不滅，寂靜，遠離的甚深教化，非一般眾生所能信受，必以三乘佛法為基礎，而使教化眾生順利。（此解般若波羅蜜多受教之秘）」

散花品（一會二十五品）

這時眾天眾同在想著：要各以變化種種的微妙香花，奉散給釋迦如來和眾菩薩等；當時在這三千大千的佛世界中，完全充滿著香花！且以佛的神力，在虛空裡合成一座大花台，這花台莊嚴殊妙！遍覆著三千大千世界。

具壽（比丘通稱）善現看了後，內心暗語：「如今天眾所散的香花，在眾天處，從未曾見有過這樣殊妙的花群，這一定不是世間草木水陸所生出來的香花，應該是眾天眾為了供養如來的緣故，從祂們內心變化出來的吧!?」

這時天帝釋已經知道善現尊者內心的所想，祂便向善現說：「我們所散下的花群，確實不是世間草木水陸所生出來的！也不是從我們內心實際化生出來的！只是一種幻變顯現而已（即是一時幻術的顯現）。」

具壽善現這時開口對天帝釋說：「這些香花既然不是世間草木水陸所生（此按世間花草所生的本性道理而言），那就不是名叫花了！」

這時天帝釋問善現說：「你只是為這花不是世間草木水陸所生，就不名叫花啦；那世間其他一切事物不生在世間，也就如同花一樣啦!?（即不能有世間的名稱了）」

善現回答說：「不只是花不生在世間不能叫這花名！而世間其他一切事物，不生在世間，就不能叫世間的名稱，這是一樣的道理。這是為什麼呢？憍尸迦（即天帝釋的梵名）！譬如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事物不發生在世間，這既然不發生在世間，則就不是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事物！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不發生在世間的一切事物，就已離

「凡世間一切事物，在世間各有一假設名稱，各事物的發生至完滅，呼之以假名，完滅後，不再叫以假名；而假名不隨事物完滅而消失，同時再為另生同相為假名，這在世間幻變遊戲理論上，稱之為不壞假名。（此解世間假名之祕）」

「凡修行人要學佛在億萬天人六道眾生的大法會中，仍能端坐三昧，此佛以般若波

開世間遊戲理論的範圍（因世間一切事物的生滅變化，如同幻術遊戲的理論；若是不在世間發生，就離開這遊戲理論的範圍了）。那就不可以用世間假設的命名，來叫一切事物某種名稱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八十四節文）

學般若品（一會二十六品）

這時天帝釋的心中在這樣想：「尊者（即智德具尊的人，或阿羅漢的尊稱）善現的智慧高深，竟以不破壞假名（即世間每樣事物所設的假名，每樣事物在完滅的時候，但假名依然存在，善現說出遊戲論，以保持假名的存在，這即是不壞假名），而說法性（法性乃世間事物各具根本，這法性如同假名，不隨事物每一入滅而消失。）！」

佛在大法會的師子座上，察知天帝釋的心想，便按照祂的心意說：「如憍尸迦內心的所想，具壽善現的智慧高深，竟然提出不破壞假名，而說出法性！」

當時天帝釋即向佛說：「尊者善現以什麼樣事物的不壞假名，而說法性？」

佛告訴憍尸迦：「色、受、想、行、識及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只是假設的名稱！這些假名的事物，都不離各種事物法則的法性（即各事物的本性）！具壽善現不破壞這些色等的假名，而說出色等的法性（所說色、受、想、行、識等等的假名，不隨一切事物完滅而消失，也如法性的永存）！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色等的法性（各有它真理，真如的本性）無壞（即沒有壞，即不會壞滅）無不壞（即沒有不壞，乃真空現象，沒有不壞滅的現象）！」（以下原經節略）「憍尸迦！具壽善現在這些事物法則的不破壞事物假名，而說出法性的道理呀！」

具壽善現對帝釋說：「憍尸迦！如此！如此！正如佛所說的：世間眾所有的事物莫非都是假設的名稱！憍尸迦！大菩薩知道世間一切事物只是假設名稱而已，你等應該修學般

羅蜜多，看不見大法會中億萬眾生，只見如虛空、如靜寂，所以雖然在色等中，亦如不在其中。（此解般若空見之祕）」

若波羅蜜多！憍尸迦！大菩薩（原經節略）如此修學的時候，不在色、受、想、行、識等等中（雖然在色等中，亦如不在其中）去修學！不在眼、耳、鼻、舌、身、意等處（雖然在六根等處，亦如不在六根等處）去修學！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看不見色、受、想、行、識，及六根等等（因這些都是無常空幻不實所以看不見）而可以在其中去修學！」（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天帝釋問善現說：「大德（尊稱善現）！是什麼緣因大菩薩看不見色、受、想、行、識及六根等等的呢？」（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回答說：「憍尸迦！每一色（即世間物質）的性（即自然的本質）是空（因無常而性空）緣故！大菩薩看不見色、受、想、行、識等等事物，因為它等本性是空的緣故！（原經節略）大菩薩看不見色、受、想、行、識等等的緣故！就不在色、受、想、行、識等等裡去修學。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不可以色、受、想、行、識等等空，以見（見梵名捨喇擡囊，即思慮推求審詳而決擇事理）色、受、想、行、識等等空（既然是空，再思慮推求空，乃白費精力之事，所以不可）！憍尸迦！不可以色、受、想、行、識等等空，在色、受、想、行、識等等空中去修學的緣故（既已了知色等是空，就不必再去修學色等是空）！」（以下原經節略）

「憍尸迦！若是大菩薩不在空中去修學，乃是大菩薩在空中去修學！（見上一段曾言『雖在空中，仍要修學色空』，而接著又言『既在空中，不必去修學色空』）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兩者相同的道理，不可分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善現！大菩薩照以上你說方法去修學的時候，就不會被色、受、想、行、識等等（原經節略）空所吸收，而接受壞滅的緣故中去修學是嗎？」（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回答說：「是的！就是這樣！」（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又問善現說：「什麼緣因大菩薩這樣修學時，不被色等所吸收，而接受壞滅的緣故中，去修學呢？」（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回答說：「大菩薩這樣去修學時，不見（即不去思慮推究）色、受、想、行、識等是可以

吸收接受，並被色等所破壞消滅的呀！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即物質）蘊（即五蘊，乃色、受、想、行、識）等，若是它有這種能力的話！但按照眾生對色和五蘊等內外俱空（即六根內空、六塵外空），都是不可得的緣故！（即根本不可能的事）」（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若是大菩薩在色、受、想、行、識等，（原經節略）乃至在阿羅漢對向阿羅漢果，獨覺對向辟支佛果；在大菩薩，在三藐三佛陀（即正遍知或正遍覺，佛十號之一），在大菩薩道（大乘佛果），在無上正等正覺（即佛果），都不見這可以吸收接受及所破壞消滅的（即佛道修學乃自修成果，不受外力干擾；而外力如最大佛果，也不會，及無此能力吸收接受其他修學人）；也不見有能力對於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的，有所破壞與消滅。所以大菩薩能夠修得成功的辦好一切智智（即成辦佛果智慧）！」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大菩薩這樣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夠成功的辦好一切智智嗎？」

善現回答說：「大菩薩照這樣學般若波羅蜜多，能夠成功的辦好一切智智！在一切事物不被吸收接受破壞消滅，而能方便地去學的緣故！」

舍利子說：「若是大菩薩在一切事物不被吸收接受破壞消滅，而能方便修學的！那怎麼說能夠成功的辦好一切智智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色、受、想、行、識等等，若生若滅（即有生有滅），若取若捨（即有取有捨），若染若淨（即有染有淨），若集若散（即有集有散），若增若滅（有增有減）！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物質）蘊（即五陰）等等空無所有，不可得的緣故！舍利子！這大菩薩這樣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夠成功的辦好一切智智；以無所學、無所成功的辦好為方便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這樣的！舍利子！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在一切事物中，不見若生若滅、若取若捨、若染若淨、若集若散、若增若減，而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夠成功的辦好一切

智智（即佛智慧）！以無所學無所成功的辦好為方便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八十五至八十九節文）

求般若品（一會二十七品）

這時天帝釋（天帝釋提桓因，住忉利天，梵名憍尸迦，西洋稱上帝，中國稱玉皇大帝）問舍利子（梵名舍利弗多羅，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智慧第一）說：「大德（乃尊敬的稱號）！大菩薩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該有什麼所求呢？」

舍利子說：「憍尸迦！大菩薩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該在善現（梵名須菩提，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解空第一）所說佛法（所說無所有、不可得）中去求吧！」

天帝釋轉問善現說：「現今尊者舍利子所說，該不是求得大德（指善現）的神力，以大德為依求的處所吧？」

善現告訴天帝釋說：「憍尸迦！這不是我有神力！也不是我為依求的處所！」

天帝釋說：「那是誰具神力？誰為依求的處所呢？」

舍利子插口回答說：「那該是如來（梵語多陀阿伽陀，指佛乘真如之道成佛果）的神力，以如來為依求的處所吧！」

天帝釋向善現說：「大德！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該沒有依求的處所（因世間眾緣合成的一切事物，原性本空無所有、無所依處），怎麼尊者舍利子說是求如來的神力，以如來（指佛乘真如之道成佛果）為依求的處所呢？」

善現即說：「憍尸迦：正是！正是！正是！就如你所說的！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沒有依求的處所！所以如來並不是依求的處所，而如來也沒有所依求的處所；只是順隨著世俗人給與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要明白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依求的處所、沒有所求的神力，乃至如來也沒有依求的處所。（此解無所依求之祕）」

假設，說是以如來為依求罷了！」（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憍尸迦！不是離開沒有依求處所，如來（即佛乘真如之道或佛果）就可得到：（原經節略）不是離開沒有依求處所（即沒有所依求處所），這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如來（真實不虛的佛果），就可以真如（即真實不虛）的得到：不是離開沒有依求的處所，法性（即本性或佛性）如來（即佛性如來），就可以如法性（各事物自然本性）般地得到！」

「憍尸迦！不是沒有依處中（即有所依處中），如來就可得到（即得到佛乘真如之道或佛果）：不是在如來中（即不是在佛乘真如之道或佛果中），沒有依處就可得到：（原經節略）不是沒有依處真如中（即真實不虛的己有依處中），如來真如就可以得到（即真實不虛的如來乘果就可以得到）：不是如來真如中，沒有依處的真如就可得到：不是沒有依處法性中（即在有依處的實相或本性中），如來法性就可得到（即如來乘果的實相就可得到）：不是如來法性中（即在如來乘果的實相中），沒有依處的法性就可得到！」

「憍尸迦！不是離開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原經節略），如來、真如、法性就可以得到：不是在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中，如來（即如來乘果）、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性（即本性、實相）就可以得到的！」

「憍尸迦！如來（即佛乘真如之道．或佛果）對於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原經節略）不是相應（即不是相關），也不是不相應（即相關）！（原經以下節略）憍尸迦！以尊者舍利子所說（前舍利子說：『那該是如來神力、以如來為依處』），那就是非離（即不是離開，乃是不離）非即（乃不在，就是離開）！不是相應（即不是相關）、不是不相應（即相關）！那該是如來的神力（即依求如來的神力有可能，有不可能）！而以如來為依求的處所，這是以如來沒有依處為依處的緣故（即是如來為心靈上的依求，實際上無所依求）！」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告訴天帝釋說：「憍尸迦！你先曾有所問說：大菩薩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該在以什麼所求？憍尸迦！大菩薩所行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節略）不應該在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中去求（因這些都是空不可得）！不應該離開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因眾生、大菩薩們都在世間，要離開世間一切是不可能的）！這是為什麼呢？若是以

「凡所一切，沒有依求，而如來乘果、真如、法性、真理，一切無所得。在世間的修行人能開放心胸一切無所得，而能一切無所損得，以大開歡喜之門，能超三界生死，了然寂靜。（此解最深般若之祕）」

「世間眾生的修行，如在虛幻中；佛乘真如之道，也如同虛幻地在指引著。所以如來神力和依處，乃非相應、非不相應，非離非即，一切全憑自己的修持。（此解神力依處之祕）」

「修行人要瞭解佛性、真理，乃在自己心中，無所外求，但有所討教佛的指導。所以有所求、有不所求，有相應、有不相應，要修行人自己體驗修學了。（此解相應、不相應之祕）」

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中求，若是離開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去求，若是大菩薩去求，若是般若波羅蜜多中求；若是所求如此！那一切都是非相應（即不是相關）、非不相應（即有所相關），非有色（即不是有色所求）非無色（即有色），非有見（梵名捺喇捨曩叫見，乃是思慮、推求、審詳而決擇事理：即沒有思慮詳審）非無見（即有見，乃有思慮詳審），非有對（即不是有對）非無對（即有對）。這些都是同一現相，那就是『無相』！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大菩薩所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是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不是離開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所以大菩薩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應該在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中求！不應該離開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去求！」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八十九至九十八節文）

歎眾德品（一會二十八品）

這時天帝釋對善現說：「大德（即尊稱）！大菩薩所修行的般若波羅蜜多，是廣大、無量、無邊波羅蜜多！（原經節略）眾阿羅漢（即小乘佛法）、眾獨覺（即小乘辟支佛）、眾大菩薩（修大乘佛菩薩果）都是在這法中修學的！它能成熟眾生、莊嚴清淨佛土！印證（即了悟印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善現告訴天帝釋：「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一切！（原經節略）憍尸迦！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很廣大、無量、無邊（即五蘊及一切事物法則在全世界中的幻相，佔有很大、無量、無邊）的緣故！這大菩薩所修行的般若波羅蜜多也就很廣大、無量、無邊！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的前、中、後際（即過去、現在、未來所佔的虛空幻相面積），都是空幻不

「眾生原本是這世界中的無邊虛空幻相，眾佛如來經恆河沙數的劫世，以無上正等正覺的佛力，也不能喊著眾生的名字，而造就這些眾生有生有死，因為眾生原本淨空無所有的緣故。（此解眾生有生、有滅，非有為造作而來之祕，也否定了上帝造作萬物眾生之說。）」

可得的緣故，所以我說它很廣大、無量、無邊！由於它廣大、無量無邊的緣故！那大菩薩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當然是廣大、無量、無邊嘍！」（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再次，憍尸迦！所緣（人心對外境的作用叫緣，如眼識攀緣色境而見之，身識攀緣觸境而覺之）無邊（即沒有邊際）的緣故！大菩薩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沒有邊際的！」

這時天帝釋問善現說：「大德！您說什麼所緣無邊的緣故？什麼是大菩薩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沒有邊際呢？」

善現回答說：「憍尸迦！一切智智（即佛了知一切事物法則的智中智）、法界（乃萬法的分界，或真如的理性）、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這些所緣（乃外沿週境）是無邊的緣故！（原經合併節略）那大菩薩所修行的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無邊了（因般若波羅蜜多，乃是佛智慧，它是法界、真如及真理，故隨佛智了知無邊真理）！」

善現接著說：「憍尸迦！眾生（即有情）無邊的緣故！大菩薩所修行的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邊的！」（原經節略）「憍尸迦！以你的意思說：在這般若波羅蜜多中，也要顯示有實相的眾生（具有永恆不生不滅，實有形相，非是虛空幻相般的眾生）不？」

天帝釋說：「沒有的！大德！」

善現告訴說：「憍尸迦！在這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的大智慧）中，既不顯示有實相的眾生，所以說眾生無邊（即言眾生既不是實有形相，乃是如同虛空無邊）！因為在那無邊虛空中不可能得到什麼的緣故！」

「憍尸迦！以你的意思說：若是眾佛要印證無上正等正覺（即了悟佛智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經過如恆河（印度主要大河源出喜瑪拉雅山）沙數的劫世時代，祂們應身住世說出許多眾生的名字，那這些有名字的眾生，就會在這世間出生（即有生），而後又死亡（即有滅），你看會有不？」

天帝釋說：「不會有的（因為眾佛把沒有變成有，或假設造出眾生的）！大德！這是什麼緣故呢？以這些眾生的本性（即自性或佛性），乃虛空清淨的緣故！這些眾生從本來無所有的緣故！」

善現即說：「憍尸迦！由於這般的緣故，所以我說，眾生無邊的緣故（因如同虛空而無邊際的緣

故）！那大菩薩（因為要救渡眾生）所修行的般若波羅蜜多法，也就無邊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九十八、九十九節文）

攝受品（一會二十九品）

這時眾天仙等向佛說：「這等般若波羅蜜多法很是稀有！使修行的眾大菩薩們，很快就吸收取得一切智智（即佛眾智慧）！這都是以無所得為方便的緣故（心存無所得為便利的方法緣故）！所謂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原經節略），不取不捨（不去求取，不作捨離，因取捨均是空的緣故）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天帝釋再向佛說：「世尊！般若波羅蜜多，甚為稀有！」若有吸收接受般若波羅蜜多，則攝受（即接受護佑）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等六波羅蜜多！以及一切佛法（原經節略）乃至攝受阿羅漢果、辟支佛、菩薩十地、無上正等正覺；若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為攝受世間、出世間的一切善法！」

當時佛告訴天帝釋說：「正是！正是！正是！如你所說的！」（以下原經節略）

「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在這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即按照真理去思考）、書寫、解說，使推廣流傳，則這善男子、善女人等，則當現法（即在現今法界）、後法（即在未來法界）獲得功德（善行叫功，善心叫德）勝利（即殊勝利益）！你應該注意地聽著！我當為你分別解說。」

天帝釋說：「是的！大聖（即尊稱釋迦世尊）！願您即時為我解說！我等樂於聽您的開示。」

佛說：「憍尸迦！若是種種外道（即不是修行佛道的）的梵志（即清淨的修行人），若是眾魔王及魔界

「六波羅蜜多（即六度）可以教化外道、魔界、暴惡、增上慢、慳貪、忿恚、懈怠、亂心愚癡等等眾生，使眾生安住在世間，或出世間的一切善法上。（此解『大般若波羅蜜多』，有益眾生之秘。）」

眷屬（即部下），若是有餘暴惡（即心存暴惡人）、增上慢（未證得殊勝德中，則說已經證得的），在這修行大菩薩道（即修行大乘菩薩佛法）的處所，而要想起仇隙、凌辱（欺凌污辱他人）、違害（違背常理加害別人）的；他等剛要興起惡心，就會很快遭到禍殃！使他等自當消滅不能如他等所願。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這大菩薩以相關一切智智心（即佛智慧的心境），用無所得為便利眾生的方法，在長夜（即長時間中）修行布施、淨戒（守持戒規）、安忍（安心忍辱）、精進（力求進步）、靜慮（即禪定）、般若（智慧）波羅蜜多！且以大悲、大願心為上首（即最高位叫上首，乃以此教化外道、魔界，及增上慢人，使他等得六度大悲大願，不起邪念）！」

「若有眾生們因為慳貪（即吝嗇貪心）的緣故，長夜鬥諍（即長時間相鬥諍吵），這大菩薩在內外法（乃內中惡業、外在名利）一切完全捨棄，以便利方法，使慳貪的人，安心地修持著布施波羅蜜多中（使慳貪人作施捨以破除自私的業惡）；若是眾生長夜破戒（即長時間不守戒規），（原經合併節略）或忿恚（即忿恨、非常生氣），或懈怠，或心亂，或愚癡等等！這大菩薩在內外法（內在惡業、外在名利等）一切完全捨棄，以便利的方法，使破戒人、忿恚人、懈怠人、心亂人、愚癡人等等安住在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等等！大菩薩能以種種善巧的便利方法，使他斷滅，永遠離開生死，或安立使他安住內空（即六根內空）外空（即外六塵空）等空中，並使他安住在世間或出世間的一切善法上！」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九十九至一〇三節文）

校量功德品（一會三十品）

這時天帝釋向佛說：「世尊！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書錄（即書寫錄音錄影等）這般若波羅蜜

「世間善男子、善女人，要先聽、誦、寫、傳般若波羅蜜多本經典，然後再供養諸佛菩薩；因為一切大乘佛法、一切佛應身正等正覺及一切智智，都是從般若波羅蜜多經義而來。（此解本經殊勝重要之秘）」

多的甚深經典，並以種種莊嚴供養恭敬、或尊重讚歎等；（原經節略）或在佛般涅槃（即滅度或圓寂）後，起建窣堵波（又稱率都婆，乃奉安佛舍利及經典寶塔），以七寶嚴飾（以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硨磲、瑪瑙七寶為莊嚴裝飾），用寶盛佛設利羅（即舍利），安置塔中，供養恭敬。這兩項福聚（即兩項功德的福報），是那一項得到福報最多？」

佛即說：「憍尸迦！我還要問你，你可隨意回答！如來所得一切智智（即一切智慧中的智慧）及相好身（佛具三十二種貴相身），在何種佛法中修學而得？」

天帝釋回答說：「世尊！如來所得一切智智（也就是佛果正覺的智慧）及相好身，是在這般若波羅蜜多中修學而得！」

佛同意說：「正是！正是！如你所說的！（原經節略）我若是不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而能證悟無上正等正覺（即真正平等的覺智佛果），是不可能的！（原經節略）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佛的一切智智及相好身，並設利羅（即佛的骨、髮、牙舍利等），都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根本的緣故！而佛身遺體不是這般若波羅蜜多及一切智智的根本緣故！」

「憍尸迦！由於這種緣故，這世間善男子、善女人要想供養佛心、佛身，必先聽聞、受持、讀誦、精進修學，如理思維，書寫解說，以傳播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所以前後兩種福報，以前聽、誦、修學、書寫、傳播般若波羅蜜多所得福報為多！因為一切大菩薩道（即大乘佛法道）及大菩薩、一切如來應身無上正等正覺及一切智智，都是從般若波羅蜜多中出生而來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佛告訴天帝釋說：「憍尸迦！贍部洲（乃釋迦佛應身教化的小世界，以須彌山為中心，四週九山、八海、四大洲，南方鹹海中有贍部洲，又名閻浮提洲，此指風輪上的南方星球陸地）內，有極少部份人能夠成就如佛證的清淨、法證的清淨、僧證的清淨（即能做到如佛、法、僧，所證的清淨）！轉（即進一步言，或再者）少部份人對於佛、法、僧，深信不疑！轉少部份人對於佛、法、僧深信到底！轉少部人修得三十七菩提分法（即三十七道品法）！（原經節略）修得三解脫門（即空、無相、無願解脫，又名三空或三三昧）！乃至八解脫（又名八背捨，

「修行人不可不入陀羅尼門，不可輕忽陀羅尼，因法、義陀羅尼乃諸佛經典的總結意義；而咒陀羅尼乃佛禪定發出的密語，有不測的神驗；忍陀羅尼乃是真理實相的安住，以上都攝及般若波羅蜜多。（此解陀羅尼神、明、無上之祕）」

乃捨棄三界染法繫縛八種禪定）、九次第定（即參禪入三界禪定天）！四無礙解（又名四無礙智）！六神通（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六神通）！」

「憍尸迦！那極少部分人永斷三結（即見結、取結、疑結）得預流果（即須陀洹果，乃阿羅漢初果），（原經節略）乃至斷五順上分（又稱五上分結，即色愛結、無色愛結、掉結、慢結、無明結）得阿羅漢果；轉少部分人發下心願定向得到辟支佛果；或發下心願定向無上正等正覺佛果！但也有少部人已發下心願精勤修習佛果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〇三節文）

這時天帝釋向佛說：「世尊！這樣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梵稱陀羅尼，華譯總持，有五名：陀羅尼、明、咒、蜜語、真言、分聞、義、咒、忍，四種）！是大明咒（即明咒，乃放大光明以破除眾生的昏暗的總持）！是無上咒！（原經節略）是無等等咒（乃無以倫比的獨絕陀羅尼）！這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咒語的王（即首領，因般若波羅蜜多，乃一切佛法咒語的出生源頭，是佛的一切智智）！最上、最妙！能馴伏一切，而不為一切所降伏！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這樣般若波羅蜜多，能除去一切惡及不好的事物法則，能攝及生長眾多善良的事物法則（如佛法）的緣故！」

當時佛就告訴天帝釋說：「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憍尸迦！（原經節略）過去眾佛都是依照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咒王的緣故，已驗證了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而未來和現在十方星際世界的無量眾佛，也都是依照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咒王的緣故，都將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是什麼緣故呢？（原經合併節略）憍尸迦！因依照這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咒王的緣故，那十善業、四靜慮、四無量、六度、眾空、（原經節略）陀羅尼等等一切佛法都是由此出現世間，而得生長！」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〇五節文）

這時具壽（比丘的通稱）慶喜（即阿難尊者，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多聞第一）向佛說：「世尊！您為什麼緣因不對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五波羅蜜多廣加稱讚？但廣加稱讚般若波羅蜜多

「佛說一切佛法，是從佛的一切智智而來，也就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尊！為前導！乃佛的一切智智，迴向一切佛法。
（此解佛對般若波羅蜜多廣加稱讚之祕）」

呢？世尊！而您又不對其他一切佛法廣加稱讚呢？」（原經以下節略）

佛說：「慶喜！你現在要知道！由於這般若波羅蜜多和那無上正等正覺，是布施等五波羅蜜多及一切佛法的前導緣故，所以我只廣加稱讚般若波羅蜜多！」

「慶喜！以你的意思看，若是不迴向（即回向，乃把所修一切回轉趣向他方）一切智智（即佛智慧，能知一切的智慧），而修布施等五波羅蜜多及眾空性等一切佛法，可名叫真修布施等五波羅蜜多及眾空性等一切佛法不？」

慶喜答說：「那不算是真修，世尊！」（以下原經節略）

佛說：「因迴向一些智智（即佛無上正等正覺），那一切佛法才是真修！（原經節略）因為以般若波羅蜜多為尊、為前導的緣故！所以我只廣加稱讚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慶喜又向佛問：「世尊！怎樣說是迴向一切智智、真修布施波羅蜜多等及一切佛法呢？」

佛說：「慶喜！以無二為方便（即只有唯一的一切智智，為便利的方法）！無生（即沒有再生，乃不生不滅）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來修習布施波羅蜜多等及一切佛法，這就名叫迴向一切智智！」（以下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〇六節文）

「慶喜該要知道！由於以上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緣故（因是眾法最尊及前導緣故）！它能迴向一切智智（因修得般若波羅蜜多，即得一切智智），再由一切智智迴向般若波羅蜜多！這樣能使修習大菩薩道的，或修習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得到究竟成就的緣故！所以這般若波羅蜜多，該是大菩薩道及無上正等正覺的尊長與前導！」（原經合併節略）

「慶喜該要知道！譬如以種子散播在大地中，經過眾緣（即雨水陽光等）和合得能生長；而這種子就以大地為依止，因大地的建立成長。這如同般若波羅蜜多及所迴向的一切智智，是那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及一切眾佛法等，為所依止，能夠建立成長的緣

「凡善男子、善女人等，潔淨居所，至誠恭敬，供養，並誦讀或書寫般若波羅蜜多，乃得大神護念，而所居中邪神惡鬼遠離；凡所人等身心安樂、不作惡夢，同時所修善業倍增。（此解善男、善女等，修此功德之祕。）」

故！這就是般若波羅蜜多為尊長與前導的緣故！所以我只廣加稱讚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二五及一二六節文）

這時佛告訴天帝釋說：「憍尸迦！這善男子、善女人等（原經節略）修清淨妙行，嚴潔所居處所，專心至誠供養如此般若波羅蜜多！該要知道這時有大神威德旺盛，並眾天龍等會來居所觀禮，看你誦讀或書寫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你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且合掌右繞（即從你所供的般若波羅蜜多經典向右繞圈，以表尊敬）、歡喜護持關念！（原經節略）在這居所中所有邪神惡鬼即時驚怖退散，不敢滯留！由於這般緣因，這善男子、善女人等的心胸廣大！所修善業加倍增長！一切所為沒有障礙！」

「復次，憍尸迦！這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此恭敬供養般若波羅蜜多，身心不倦、身心安樂調柔，如繫般若波羅蜜多！夜間睡眠不作惡夢，只作好夢！」（原經以下節略）

「或在夢中見菩提樹，樹枝葉高大廣蔭；見到大菩薩在菩提樹下結跏趺坐，以降伏魔怨，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並講說佛法度化無量眾生！且看到無數億萬大菩薩，共同集議討論種種法義！所以要這樣成熟（即度化成功）眾生！要這樣莊嚴清淨佛土！要這樣降伏魔軍！要這樣修行菩薩道！要這樣攝取一切智智！」

這時佛問天帝釋說：「憍尸迦！假使充滿這瞻部洲（又名閻浮提洲，乃佛教化區）有佛的設利羅（即佛滅度後的舍利）為一份，而書寫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復為一份，這兩份你要拿那一份呢？」

天帝釋即刻回答佛說：「世尊！在這兩份中，以我的意思，寧願拿這般若波羅蜜多！這為什麼呢？而我對於眾佛的舍利，不是不信仰與接受，不是不樂於供養恭敬和尊重讚歎！然而舍利都是因般若波羅蜜多而出生的緣故！都是因般若波羅蜜多的功德勢力，所薰陶修行而成的緣故！」（以下原經節略）

當時舍利子向天帝釋說：「憍尸迦！這般若波羅蜜多，是既不可以取得的！因為它無色（它不是物質，即手拿不到）、無見（它看不見）、無對（沒有同對的）！是唯一種現相，那就是沒有形相！你

「般若波羅蜜多，雖是空無所取，但能瞭知這空無所得，也就是取得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真正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此解取得般若之祕。）」

「般若波羅蜜多」華譯為「

說該怎樣取得呢？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般若波羅蜜多，它沒有取（即不能取）、沒有捨（不能捨去）、沒有增減（不能增減）、沒有聚散（不能聚散）、沒有損益、沒有染淨！這般若波羅蜜多，不同於眾佛法（原經節略）如菩薩法、獨覺法、阿羅漢法及無為界（即沒有因緣造作界乃真理界）等等，並不捨棄和它不同的有生有滅的一切世間事物及有為界（即有因緣造作界）！」

當時天帝釋回答舍利子說：「正是！正是！誠如你所說的！（原經節略）大德！若是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能夠如您這樣地瞭知，那就是真的取得了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啦！也就是真正在修行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隨順二行（修行大般若及一切佛法，須除去見行與愛行，即見惑與修惑，所以不隨順二行），而無二相（般若波羅蜜多乃唯一無相，即空相，所以沒有二相）的緣故！（原經節略）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和法界（即一切佛法界）都是無二（因萬法皆空即沒有兩樣），無二分（即沒有兩樣分別）的緣故！」

這時佛稱讚天帝釋說：「說得好哇！說得好哇！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不隨順二行！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它是空、無二相的緣故！」

「憍尸迦！許多想要使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有兩種形相的，則就想使真如（猶如真理，乃真實不虛、歷久不變，不可能有兩種形相出現）也有兩種形相；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和真如，沒有兩樣！沒有兩樣分別的緣故！（原經節略）許多想要使般若波羅蜜多有兩種形相的，則就是想要使法界（即萬法界）、法性（即實相、真如、佛性、涅槃等不變不滅的理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即不生性）、法定（眾法定於一相，即空相）、法住（即眾法各住本位，如如不動）、實際（即實相）、虛空界、不可思議界（即不可以心思言議的範疇，乃抽象真空界），也要有兩種形相（以上等相都是真理空性不可能有兩種形相的出現）！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和法界乃至不可思議界沒有兩樣，沒有兩樣分別的緣故！」（原經以下節略）

當時天帝釋向佛說：「世尊！我若在受持、讀誦、憶念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因為我內心和這佛法相契合的緣故，所以全都看不見有眾恐怖畏懼的現相！這是為什麼

登極樂岸的大智慧』，所以修習般若波羅蜜多，乃極樂境界的進入，故無怖懼感，而內心空懷若谷，如釋重負。（此解極樂無怖懼之祕）

「般若波羅蜜多經，具無量殊勝功德，能使眾生身心苦惱完全消滅，人非人不能侵

呢？世尊！因為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是無相、無狀（乃是空相）、無言無說（乃寂靜不語的虛空）！（原經合併節略）所以在靜慮（即參禪）、精進（勤修）、安忍（即忍辱）、淨戒（即持戒）、布施（即施捨），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印證佛果時，也是無相無狀，無言無說！」（以下原經節略）

「世尊！若是這般若波羅蜜多有形相、有狀態、會言語、會說法，那就不應該如來（指佛言）以應身在世間，悟得無上正等正覺，而為世間眾生們講說一切佛法，說是這般若波羅蜜多，是無形相、無狀態、不會言語、不會說法了！」（以下原經節略）

「世尊！若是十方（即上下八方）星際世界、猶如恆河沙數的一切如來，以應身證無上正等正覺、住世再三開示教導，來為眾生們宣講正法（即佛法）：所謂契經（梵稱修多羅，契理合義的經典，即三藏經典）、應頌（梵名祇夜，乃應前說而重頌，即把前經再以偈語頌述，又名重頌）、記別（梵稱和伽羅，又譯授記，乃佛記眾弟子未來因果）、諷頌（梵稱伽陀，以偈頌贊深妙義理）、自說（梵稱優陀那，乃佛自說過去事）、因緣（梵稱尼陀那，乃佛說主要緣因）、本事（梵稱伊帝目多伽，乃如是說，佛說弟子菩薩事）、本生（梵稱闍陀伽，乃佛說菩薩過去事）、方廣（梵稱毗佛略，乃大乘佛法通稱）、希法（梵稱阿毗達摩，佛說未曾有事）、譬喻（梵稱阿波陀那，佛以事物例證）、論議（梵稱優婆提舍，乃三藏論經）！」（以上稱十二部經，又稱十二分教。）

「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誦讀，廣加向眾生宣說！這以上兩項功德，乃算平等不差！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十方星際世界如恆河沙數的一切如來，以應證無上正等正覺，如此再三開示教導眾生，並如此宣講十二分教（即十二部份經典），這都是依照般若波羅蜜多中，而出生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二七節文）

這時天帝釋再向佛說：「世尊！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如此！乃是眾功德的根本，能滅無量惡和不好事物法則！隨著它所在的處所，可使眾生們身心苦惱完全消滅，人及非人（即邪魔陰鬼）都不能侵害！世尊！好比那無價的大寶神珠！非但比喻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比喻如來的一切智智（即了知一切事物等的智中智）。這般若波羅蜜多具有足夠無量殊勝功德！

害，猶如佛的一切智智。（此解般若波羅蜜多有無量清淨之祕）

「世間眾生及一切事物，乃因緣和合而成，都是有生、有滅的假相幻空，故具有為法性；眾生自性是佛性，一切事物自性叫法性，而有為法性因眾生而有覺知，即有大小不同的智慧。至於出世間的一切，已是真空，沒有生滅、住變、染淨、形相，乃無性的自性，全都沒有因緣和合作用，稱做無為法性。（此解有、無性之祕）」

也能引發在世間或出世間的無量清淨殊勝功德！」（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二八節文）

天帝釋說：「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該以法性（即眾法本性：在眾生叫佛性，在事物叫法性，也就是實相、真如、真理），在眾如來應身無上正等正覺（即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隨著佛念修行！」

「世尊！法性有二：一是有為法性，二是無為法性。什麼叫**有為法性**：如實知我智（即了知自己的智慧）、眾生智，乃至知者智、見者智、如色智（即了知事物的智慧）、識智（即心靈上的智慧）、眼處智（即眼的知覺），乃至意處智（即心意知覺）、若色處智（即對物質的知覺）乃至法處智（對抽象事物的知覺），乃至修行六種波羅蜜的智慧、修行菩提智（即佛正覺的智慧）等等，這都是有為的法性！」

「**無為法性**：乃一切事物沒有生滅！無住（即沒有隨緣而生，乃無所住。）、無異（不會變異）、無染無淨（沒有沾染不須洗滌）、無增無減、無相（沒有有形現相）、無為（沒有造作行為）、無性自性！」（原經節略）

「**無性自性**：乃無我性、無眾生性、無知者性、無見者性、無色性、無受、想、行、識性，無眼、耳、鼻、舌、身、意處性，無色、聲、香、味、觸、法處性，乃至無大波羅蜜多性、無菩提性等等！因為空無所有，如無形相、無狀態、無言說、無覺知，這些就名叫無性自性。這些眾事物的無性自性，全都稱做無為法性！」

這時佛告訴天帝釋說：「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那過去、現在、未來的如來、應身無上正等正覺，都是因為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以下原經節略）

天帝釋說：「世尊！如我所瞭解佛您說的佛法意義，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自從他等請得佛的設利羅（即舍利），以寶盒盛放在高勝處，恭敬供養，或分給他人如芥子少許，以恭敬供養。（原經節略）並尊重讚歎！如此兩種所得福報，以施給他人的，所得福報較大！（即以教化救度眾生為重要）」

「凡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佛法的，若說有所得，並觀看世間一切事物的常存和不常存，樂和苦，有我和無我，清淨和不清淨，這樣宣說名叫說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羅蜜多，如果說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二九節文）

這時天帝釋向佛說：「世尊！怎樣說名叫說相似般若、靜慮（即禪定）、精進、安忍（即忍辱）、淨戒（即持戒）、布施（即施捨）波羅蜜多？」

佛說：「憍尸迦！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有所得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這樣名叫說相似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

當即天帝釋又向佛問說：「世尊！怎樣說眾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有所得般若波羅蜜多！又名叫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即回答說：「憍尸迦！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願無上正等正覺的心（即求取佛果正覺心），說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等修行，若樂若苦（即說有樂有苦）、若我若無我（即有我無我）、若淨若不淨、若有能依（即有依求），這樣等等法則來修行般若的，就是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男子、善女人等且又這樣說：修行般若的，應該求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等，若常若無常（即常存、不常存）、若樂若苦（即有樂有苦）、若淨若不淨，若是有能以這樣等法則來修行般若的，這也是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憍尸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這樣求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依照這等法則修行般若的，我說名叫修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如照前所說，該要知道這都是說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三六節文）

這時天帝釋向佛問說：「世尊！怎樣說名為宣說真正六波羅蜜多（即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

佛說：「憍尸迦！善男子、善女人等說無所得六波羅蜜多！這樣就名叫宣說『真正六波羅蜜多』！」

一切無所得，對觀看常存和不存、樂和苦、有我和無我、清淨和不清淨，都是不可得，這才是說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修行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此解有所得和無所得之祕）

天帝釋又向佛問說：「世尊！怎樣說眾善男子、善女人等，說無所得六波羅蜜多，就名叫說真正六波羅蜜多呢？」

佛說：「憍尸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願無上正等正覺心的（即求願得佛果正覺心），而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且這樣說：『我善男子、善女人等，應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應該觀看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等，若常若無常（即能常存或不能常存）、若樂若苦（即有樂有苦）、若我若無我（即有我無我）、若淨若不淨！（原經合併節略）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每一色（即物質）自性（即一切現相的本體）是空（即空幻不常）！受（即領受）、想（即意想）、行（即行為）、識（即心靈，以色、受、想、行、識，乃世間五陰，又稱五蘊），及世間一切事物的自性（即本體）都是無常空幻，所以這世間的一切常存和不常存、樂和苦、我和無我、淨和不淨都不可得；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世間色等一切都是空幻無所得了！何況那色等一切常存和不常存、樂和苦、我和無我、淨和不淨呢？眾生能修行這樣想法的般若波羅蜜多，才是真正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原經合併節略）也就是宣說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四六至一六五節文）

佛問天帝釋說：「憍尸迦！在這十方各如恆河沙數相等的世界，眾生類等，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夠教化這十方（即八方上下）一切星際世界眾生類，都發願無上正等正覺心（即求佛果心）！以你的意思，該怎樣說？這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這種緣因，所得福報多不？」

天帝釋說：「甚多，世尊！甚多，善逝（佛十號之一，華譯：好去）！」

佛說：「憍尸迦！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量法門（即法則門徑）巧妙的文義，向眾生廣加宣說，並宣示、開演、解釋，以分別義向道理，使眾生容易瞭解；且這樣說：『來呀！眾生們！你們該以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誠心聽講！受持讀誦！使能通曉順利、如理想思維！隨著這般若波羅蜜多所說法門，應該正確相信與瞭解！若是能正確相信與瞭解，則能修學這般若波羅蜜多！若能修學這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證得一切

智的佛法！也能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增益圓滿！使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憍尸迦！這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較勝於前！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最初發願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心的大菩薩，都是從般若波羅蜜多所源流出來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六六節文）

隨喜迴向品（一會三十一品）

這時彌勒大菩薩（彌勒華譯慈氏為等覺候補佛，現住兜率天，乃賢劫第五尊佛）告訴上座的善現尊者（梵名須菩提，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解空第一）說：「大德！若是大菩薩在一切眾生所有的功德，隨著眾生的歡喜，而和眾生一同進行眾福事業（即修習善行）！若是大菩薩以這些眾福事業（即修行布施等等），和一切眾生共同迴向（即轉向）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即修行大乘佛果菩薩道），而以無所得為便利眾生的方法緣故（此以般若波羅蜜多空無所得教化眾生緣故）！若是尚有部分眾生隨著自己的歡喜，而迴向眾福事業！如那眾異生（即凡夫）、聲聞（即修小乘阿羅漢的）、獨覺（即修小乘辟支佛的）眾福事業：所謂修行施性（即布施善行），修行戒性（即持戒善行）、修忍、定、慧性（修安忍定慧善行）三種福事業！另如修四念住（即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法無我、觀心無常）等等佛法，（原經節略）乃至六神通（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六神通）眾福事業！」

「這大菩薩所有隨喜迴向的功德，比那異生、聲聞、獨覺的眾福事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即沒有等比）！這是什麼緣故？大德！因那眾異生（即凡夫）所修的福事業，只是為使自己自在安樂而已！那聲聞（即小乘自利阿羅漢）、獨覺（即小乘自利辟支佛）所修福事業，是為著自己的身心調伏，為著自己的寂靜（脫離一切煩惱叫

「大菩薩隨順眾生歡喜，在世間和眾生同行布施等眾福修行事業，且和眾生共同迴向無上正等正覺，但對世間所行眾福事業，要以無相、無願、無所有的了知，不可以有相、有願、有所得而顛倒。（此解福事修行全不可得、無所有之祕）」

寂，杜絕一切苦患叫靜）！為著自己的涅槃（即進入不生不滅境界）！但大菩薩所有隨喜迴向的功德，卻是普遍為著一切眾生的身心調伏、寂靜、般涅槃的緣故！」

當時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告訴彌勒大菩薩說：「大士（即大菩薩）！這菩薩的隨著眾生歡喜、而迴向的心，普遍在十方無數、無量、無邊的世界！每一世界無數、無量、無邊眾佛已涅槃（即入不生不滅的境界）的！這些眾佛從最初發願，至取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樣輾轉修行，而入無餘依般涅槃（即在世應身入滅）後，乃至末世佛法滅盡！在這當中所有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的相關善根，和其他佛法的相關善根，（原經節略）集合這些眾善根，示現在眾生的眼前，隨順眾生的歡喜！再和眾生同行眾福事業，並和一切眾生共同迴向無上正等正覺！（原經節略）彌勒大士！那大菩薩緣助這樣的福事，引起隨順眾生歡喜的迴向正覺心！作為這樣所緣的福事！按照那大菩薩所取相不（大菩薩是否被那所行福事的幻相所迷惑了不）？」

當時彌勒大菩薩告訴上座的善現說：「大德！那大菩薩緣助眾生這樣的福事，引起隨順眾生歡喜的迴向正覺心！實在沒有這樣所助的福事（因世間福事都是幻相的空無）！按照那大菩薩所取相（大菩薩沒有被所作福事的幻相所迷惑）！」（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接著回答說：「大士（大菩薩另稱）！這大菩薩既然如實的了知一切事物幻相，都是一無所有！因祂隨順眾生的歡喜，並同眾生進行福業事，且迴向無上正等正覺！這就名叫無顛倒隨順眾生歡喜，而迴向（即轉向）無上正等正覺（即佛果真正平等的覺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六九節文）

讚般若品（一會三十二品）

「般若波羅蜜多，乃眾菩薩之母，一切佛法由它而生出，可作眾生的依靠，能轉三轉、十二行相的無上法輪！（此解對般若波羅蜜多讚歎神聖之祕）」

舍利子又對佛說：「世尊！如此般若波羅蜜多，能夠作為照明（即如光的照耀），那一定是很清淨的緣故；（原經合併節略）它不會染污沾著，所以世間眾事物的不潔，不能污濁它的緣故；它遠離一切三界（即欲、色、無色三界）的瞖障昏眩，能除去煩惱和所見黑暗的緣故；在一切覺分（即菩提分，在覺支分有三十七道品法）法中，是極尊貴殊勝的緣故；它能作安穩、永遠斷絕一切驚怖恐怕的逼迫苦惱，和災禍橫事的緣故；它能給予光明和接受攝護眾生們，使眾生得有五眼（即肉、天、慧、法、佛五眼）的緣故；它能指示中道（即不偏於空、有二邊圓融無礙之道），使迷失路的及離開二邊（即空有二邊）的緣故；能發生出一切智智（即佛知一切的智中智），它永斷眾生修行中一切相續的煩惱與習氣的緣故；它是眾菩薩的母親，因為一切佛法就是從這裡生出來的緣故；它不生不滅，因為它的自相（即自體形相）是空的緣故；它遠離生死，非常、非壞的緣故；它作眾生的依靠，給予眾生們的佛法寶貝的緣故！」（原經合併節略）

「這般若波羅蜜多能成就佛的十力（即有十種佛的智慧力），不可屈伏的緣故；它能轉三轉、十二行相（佛講佛法如轉法輪：對上根示轉，中根勸轉，下根證轉；若配合苦、集、滅、道四相，成為十二相）的無上法輪，以達到一切所修佛法，不會退滅的緣故！它能示現眾佛法沒有顛倒性，顯示了無性，這是因為一切事物的自性（即各自事物眾生的本體）是空的緣故！」

舍利子問佛說：「世尊！在修三乘（即修小乘阿羅漢、中乘辟支佛、大乘菩薩道）的眾生類，在這般若波羅蜜多法中，應該怎樣修住？」

佛說：「舍利子！這眾生們在修這般若波羅蜜多，應該如同在佛住所中，要供養禮敬，思維般若波羅蜜多、如同供養禮敬思維佛薄伽梵（又稱婆伽婆，華譯世尊）！這是為什麼呢？（原經節略）因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即成就佛果），都是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出生顯現的緣故！」

（以下原經節略）

這時天帝釋一旁內心暗自詢問：「如今舍利子，以什麼緣因，要向佛問有關修行般若波羅蜜的事呢？」

「凡修行眾生，要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為最初引發心願，因為般若波羅蜜多為一切佛法的基礎。（此解修行人發心之祕）」

「修行人心存般若波羅蜜多和一切事物法則相同，且以為般若波羅蜜多是無所有，

當時舍利子察覺到天帝釋的心念，便告訴祂說：「憍尸迦！菩薩（指修行佛菩薩道的）為行般若波羅蜜多、和便利善巧的方法，以吸收領受的緣故！在修行一切佛法功德善根，用以集合稱量，好能隨喜迴向（即轉致、轉朝向），來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由於這項緣因的緣故，所以才發問世尊的！」（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憍尸迦！眾大菩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超勝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五波羅蜜多，無量倍數；如有生盲人（即心盲、智盲等）百千等眾，若是沒有般若波羅蜜多（即登極樂岸的智慧）的淨目人作引導，尚不能進入佛菩薩正道（即大乘佛法道）！何況使他等得入一切智慧之城呢⁉（原經節略）由於這般若（即智慧）所吸收領受的緣故，那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等，才能得到極樂彼岸（梵稱波羅蜜多）的稱號！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才能圓滿布施等五波羅蜜多的稱號，而不是布施等五波羅蜜多能圓滿到達極樂岸頭的！所以般若較布施等五項為最、為勝！」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眾大菩薩怎麼說：應該引發（即引導發起最初心願）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說：「舍利子！大菩薩不作引發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乃至一切事物法則的緣故；應該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舍利子！因為一切事物法則無作無止（即沒有行動止息的能力）、無生無滅（即受因緣和合支配，沒有自生自滅能力）、無成無壞（即沒有自成自壞能力）、無得無捨（即沒有自得自捨能力）！沒有自性（不生不滅的本體叫自性）的緣故！所以大菩薩不作引發一切事物法則（此含一切佛法！）而應該引發般若波羅蜜多的修行！」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七三節文）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若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內心生起這樣地想法：『般若波羅蜜多和一切的佛法等相合（即相同的意思）！般若波羅蜜多和一切的佛法等不相合（即不相同）！』這樣大菩薩便具有捨棄般若波羅蜜多！也具有遠離般若波羅蜜多！（因大菩薩不

不真實、不堅固、不自在，則就是捨棄和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此解修行中錯誤念頭之祕）

能了知般若波羅蜜多不同於一切佛法）」

佛說：「善現！還有這樣的緣因：那眾大菩薩捨棄和遠離般若波羅蜜多！那是大菩薩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起了這樣的念頭：『這般若波羅蜜多，乃無所有、不真實、不堅固、不自在！』這大菩薩如此的想法念頭，已捨棄和遠離了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名叫大般若波羅蜜多！」

佛說：「善現！你因什麼緣因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名叫大般若波羅蜜多呢？」

善現回答佛說：「世尊！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對於色、受、想、行、識（以上是世間的五陰又叫五蘊）乃至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原經合併）不作大小、集散，有、無量，廣和狹，有、無、力等比較！所以說般若波羅蜜多，乃是無以倫比！世尊！我因這些緣因，而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名叫大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原經合併節略）若是有新學大乘菩薩道的大菩薩，而依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波羅蜜多！對於一切智智（即了知一切的智中智）和般若波羅蜜多，作大小、集散、有無量、廣狹、有無力的比較想法！那就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原經以下合併節略）

「世尊！這大菩薩的修行，要想名叫大有所得！這就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不是有所得的想法（即必須要有無所得的想法），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六六至一八〇節文）

謗般若品（一會三十三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舍利子對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對於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夠

「般若波羅蜜多是在無數、無量、無邊的劫世時就有了，非祇釋迦世尊當時所說；若見到般若波羅蜜多，就如同見到佛，而聽到就如同聽到佛為你說法。（此解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義趣之祕）」

「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因鈍覺，而無聞無見，但眾生必須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了悟此鈍覺，方能成就佛果。（此解鈍覺之祕）」

深信瞭解的話！他從何處來，而能出生在這裡呢（此問乃懷疑般若波羅蜜多的來歷）？世尊！這大菩薩發願趣向無上正等正覺已經幾時（此問大菩薩按般若波羅蜜多法、修行求取佛果正覺的時間多久）？世尊！這大菩薩曾親近供養幾所如來，以應身正等正覺的呢（此問大菩薩曾供養多少應身成就正覺的佛陀數）？世尊！這大菩薩已修行這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有多久時間？世尊！這大菩薩因什麼，他是深信瞭解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義趣呢？」

佛說：「這大菩薩是從十方星際世界，在無數、無量、無邊的如來，那應身正等覺講說佛法會中隱沒，而出生來到這裡（即佛說法的靈鷲峰上）！舍利子！這大菩薩發願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是已經無數、無量、無邊百千俱胝（又作俱致，華譯億或千萬）那庾多（又作那由他或那由多，華譯十萬或億）的劫世時！這大菩薩已經曾親近供養無數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即數不清數）的如來，在應身正等正覺的佛果，這大菩薩從最初發心起，常勤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已經過無數無量無邊百千俱胝那庾多的劫世時！」

「舍利子！若是大菩薩看見這般若波羅蜜多，便作這樣念頭：『我為這般若而見到了佛陀。』當他聽到這般若波羅蜜多，而作這念頭：『我在聽佛的說法！』舍利子！這大菩薩以無相（即沒有形相）、無二（即唯一空相）、無所得為便利的方法，才能正確深信瞭解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義意趣向的！」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問說：「世尊！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能聽得到的、看得見的嗎？」（此追問般若波羅蜜多本無相無所得，怎能聽到、見到的疑問。）佛說：「善現！這般若波羅蜜多，實在是不能自我聽到、見到的！這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讓人有所聽到和見到的！（因眾生修行般若，全憑不可得的了悟）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法則等（以上原經合併節略），都是沒有聽到、沒有見到！這是眾事物法則鈍覺（即無知）的緣故！」（此乃提醒眾生一切事物法則，雖鈍覺無聞無見，但眾生不可無聞無見而鈍覺！）

具壽善現再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要積多少修行功德，才能修學這甚深般若波羅

「眾生如若毀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遭業報，苦不堪言，且歷經無數劫世，轉生惡道受苦，罪業將盡雖投生人世，作下賤頑劣，或殘肢瞎啞等苦。眾生身、口、意，不可犯此業報！切記。（此解毀謗大般若業報之祕）」

蜜多？」

佛說：「善現！對於這件事應該分別說明：善現！有大菩薩從最初發下願心，就修學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等波羅蜜多！因為這菩薩有著善巧的便利方法，他不怨謗眾事物法則！對於佛法的修持，不作增減，而且常不遠離布施等六波羅蜜多的相關修行，也常不離眾佛世尊、和眾大菩薩們！（原經節略）這菩薩從一佛土，趣向另一佛土，以奇妙供具，恭敬供養眾佛世尊和眾大菩薩等！也能在那如來居所，植下眾善根！而這菩薩隨著受身處，卻不墮母胎而出生（這菩薩以應身變化而生）！他心中常不和煩惱雜住，也不起二乘（即小乘聲聞與緣覺二乘）的心！常不遠離殊勝神通，他從一佛國到另一佛國，以成熟（即圓滿教化）眾生！並莊嚴清淨佛土，這才能真正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有修菩薩乘（即大乘佛法）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雖然見過許多佛，也修習了六波羅蜜多！而以有所得為方便的緣故，卻不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聽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存不快，便捨眾而去。像這樣的男女人等！先世已曾聽佛說而捨去！今世依然！由於過去的習力，仍舊捨去！所以他身心語言，都不能和合，因此造作、增長了他的愚癡、惡慧罪業，使他聽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就會發出毀謗，以障礙捨棄！因此毀謗障礙過去、現在、未來眾佛的一切相智！他因為造作罪孽增長，能感到缺乏正法（即真理的道法）的業報！會墮大地獄，歷經多年，而在大地獄遭受鞭打猛毒的大苦！」（原經合併節略）

「因為他的罪重緣故！在這世界的大地獄轉到另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在三劫未起以前，要受鞭毒猛楚大苦！若是火劫、水劫、風劫起時，他缺乏正法的業報未盡的緣故，而死轉他方世界，遍歷十方，經無數劫世，從地獄出來，投生旁生（即畜生）道，歷經多年！備遭殘害恐逼等苦！」

「因為罪孽未盡的緣故，會在這世界從一險惡處，而到另一險惡處；再經死生轉生他方世界，而罪業果報漸薄，即免生畜生道，轉入鬼界，備受饑渴等苦！從一餓鬼國到另餓鬼

國備受羸（ㄌㄟˊ）虐飢渴等苦！再遍歷十方世界，歷無數劫世，罪業將盡！雖得為人，而居下賤，或身受眾根（眼耳鼻舌身肢等）的殘缺，和貧窮枯瘁，並頑嚚（ㄧㄣˊ）（愚頑）不識，凡有所作，遭人輕賤！聽不到佛、法、僧名，或轉生在黑暗星球世界！沒有晝夜，看不到光亮。由於所造的罪孽深重，受到如上等等不可愛樂圓滿的苦果！」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八一節文）

難信解品（一會三十四品）

具壽善現再向佛說：「世尊！眾生、菩薩若不勤學精進，就不再種植善根（即良善的根性），而原來具有不善的根性，便會被惡知識所影響接受的！故對於佛所說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就確實難能相信瞭解！」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若是不去勤學精進，（原經節略）而讓惡根滋長，自然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就實難相信瞭解的！」

善現即向佛問說：「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怎麼說是甚深難以相信瞭解呢？」

佛說：「善現！色、受、想、行、識，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原經合併節略），不可能受束縛，也不可能要解開束縛！這是什麼緣故？因為色、受、想、行、識（即世間五陰，也就是事物的代表），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佛法一切乃是看不見、摸不到的），都是空性（即本體是空），一無所有的緣故！這都是色、受、想、行、識，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自性（即一切現象的本體，或一切心向的體性，都是空不可得）緣故！」

「再次，善現呀！色、受、想、行、識，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原經合併節略）的前際（即過

「修行人必須勤學精進，以種植善根，不讓惡根滋長！而不受世間惡知識的影響，（此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種植善根之秘）」

「我與眾生、及世間一切事物清淨！才是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清淨！（此解眾佛不斷應身出世、教化眾生之祕。）」

去）、後際（即未來）、中際（即現在），都不可能受束縛，也不可能要解開束縛！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受、想、行、識，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前際、後際、中際，都是空性、一無所有的緣故！這都是色、受、想、行、識，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前際、後際、中際的自性緣故（即不論過去、未來、現在的自性，原都是空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八二至一八三節文）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眾（即指眾生及大菩薩等）有不勤學精進，就不能種植善根，而受惡友的影響，具有了不善根性，且會隨著邪魔去做惡！懈怠了增強向上（即向佛果修持）的修行；於是精進就微弱低落，失念（即心境散亂、障礙正念）、惡慧（即把智慧用在邪惡上），補特伽羅（即輪迴五道，由天、人至畜生、餓鬼道）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就實難相信瞭解了！」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原經節略）」

「善現！色（即物質）（原經合併節略）、受（即事物的領受）、想（即眾生的意想）、行（即眾生的行為）、識（即眾生心靈的反應）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這些所作（乃是因緣和合及有為造作）的因，都是很清淨！那所結的果，也都是很清淨；而果清淨！那原有的因必定清淨！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由於色、受、想、行、識及世間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的因是清淨！和這些所結的果是清淨！因、果清淨無二，沒有兩樣分別！縱然是因、果截斷分開，仍是唯一的清淨、毫無分別的緣故！」

「再次：善現！我、眾生、命者（即發號使令的人）、生者（求生的人）、養育者（受養育的）、士夫（學人匹夫）、補特伽羅（即天、人、畜生、餓鬼、地獄輪迴眾生）、儒童（即童子）、作者（造作業的）、受者（領受業的）、知者（能知的）、見者（能見的）都很清淨（原經合併節略）！那即是色、受、想、行、識及世間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都很清淨！反之亦然；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眾生、命者、生者、養育者、士夫、補特伽羅、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見者等清淨！和色、受、想、行、識及世間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清淨，是沒有兩樣分別的！縱

「世間眾生的貪、瞋、癡能得清淨，那眾佛的一切智智就得清淨。（此解眾佛一切智智以清除眾生貪、瞋、癡之祕。）」

然是全都截斷分開，仍是同樣清淨！毫無分別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八四至一九五節文）

「再次：善現！我、（原經以下合併節略）眾生、命者、生者、養育者、士夫、補特伽羅、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見者清淨！所以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清淨；這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清淨！所以一切智智（即佛智慧，乃一切智中之智）清淨！這是什麼緣故？因為，若是我、眾生等清淨！若是色、受等，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清淨！若是一切智智清淨！這些清淨都是沒有兩樣分別的！縱然是各自截斷分開，仍是同樣清淨，毫無分別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一九五至二〇一節文）

「再次：善現！世間眾生貪（即貪愛色、聲、香、味、觸）、瞋（瞋恚不能忍）、癡（即愚癡無知）清淨（即沒有惡劣行為，也沒有煩惱束縛）！則就是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清淨；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貪、瞋、癡清淨，和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清淨，是沒有兩樣分別的！縱然是這些被截斷分開，同樣是清淨、沒有分別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再次：善現！貪、瞋、癡清淨！所以色、受等，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清淨；所以一切智智清淨！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若是貪、瞋、癡清淨，若是色、受等，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清淨！若是一切智智清淨！這些清淨是沒有兩樣分別的；縱然是這些被截斷分開，仍是同樣的清淨！沒有分別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〇一至二〇三節文）

「再次：善現！色清淨！所以受清淨，所以想清淨，所以行清淨，所以識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眼處清淨！所以耳處清淨，所以鼻處清淨，所以舌處清淨，所以身處清淨，所以意處

清淨！」

「色處清淨故，所以聲處清淨，所以香處清淨，所以味處清淨，所以觸處清淨，所以法處（即法塵，乃分別好醜而起善惡的內塵）清淨！」

「地界清淨故，所以水界清淨，所以火界清淨，所以風界清淨（以上為物質幻相四大要素），所以空界（即虛空界）清淨，所以識界（即心靈，精神界）清淨！」（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布施波羅蜜多清淨故，所以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等波羅蜜多，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清淨！這些清淨沒有兩樣分別！縱然是截斷分開，仍是一樣清淨沒有分別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〇四節文）

「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所以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清淨！一切法清淨故，所以一切智智（即佛智慧，乃一切智中智）清淨！於是靜慮（即禪定）波羅蜜多清淨，乃至布施波羅蜜多清淨！」（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〇五至二〇七節文）

「內空清淨、外空清淨、內外空清淨，乃至無性自性空清淨；真如清淨，乃至不思議界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苦聖諦清淨！集聖諦清淨！滅聖諦清淨！道聖諦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〇八至二一四節文）

「四靜慮（即四禪天，乃四種禪定所生之色界四天）清淨！四無量（即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量福）清淨！四無色定（即以禪定，在無色界中的空處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非想處定）清淨！八解脫（又名背捨，乃以八種背棄捨除三界煩惱的繫縛禪定）清淨！八勝處（即八種能引發勝知勝見，以便捨棄貪愛的禪定）清淨！九次第定（即以禪定三界天所謂四禪八定加滅受想定）清淨！十遍處（又名十一切處，即觀青、黃、赤、白、地、水、火、風、空、識等十法）清淨！四念住（又名四念處，即身、受、心、法四念處）清淨！四正斷（又名四正勤，即斷已生惡、未生惡不生，已生善增長，生未生善）清淨！四

神足（又名四如意足，即四種定力攝心，使定慧均等、神力充沛、所願皆得。）清淨！五根（即眼、耳、鼻、舌、身）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二五至二二九節文）

「五力（即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清淨！七等覺知（又名七菩提分，乃五根、五力顯發的七種覺悟。）清淨！八聖道支（又名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精進、正定）清淨！空解脫門（即觀一切事物，為因緣和合而生，自性本空）清淨！無相解脫門（即了知四大五蘊皆空）清淨！無願解脫門（又稱無作，即在生死中，不願再生三界）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三〇至二三二節文）

「十地（乃大小乘修行的階程，修阿羅漢、獨覺、及菩薩道各有十地不同）清淨！五眼（即肉、天、慧、法、佛五眼）清淨！六神通（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六神通）清淨！佛十力（即佛有十種智慧力）清淨！四無所畏（又名四無畏，即有佛和菩薩四無畏）清淨！四無礙解（又名四無礙智，即法、義、詞、樂說四無礙智）清淨！大慈乃至大捨（即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清淨！十八佛不共法（即佛的十八種不共法）清淨！無忘失法（即善憶念法）清淨！恆住捨性法（即無取著法）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三三至二三八節文）

「一切智（即聲聞、緣覺知一切法總相的智慧）清淨！道相智（即菩薩知一切道法差別的智慧）清淨！一切種智（又一切相智，乃佛通達眾法總相別相、化道斷惑的智慧）清淨！一切陀羅尼門（分四種，一法、二義、三咒、四忍陀羅尼）清淨！一切三摩地門（又名三昧，即入禪正定）清淨！預流果（即須陀洹果）清淨！一來果（即斯陀含果）清淨！不還果（即阿那含果）清淨！阿羅漢果清淨！獨覺菩提（即辟支佛）清淨！菩薩摩訶薩行（即大乘菩薩道）清淨！諸佛無上正等正覺清淨！一切智智清淨故，一切法清淨！一切智智清淨故，般若波羅蜜多清淨！一切智智清淨故，靜慮波羅蜜多清淨！乃至一切智智清淨故，布施波羅蜜多清淨！」（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三九至二四七節文）

「一切智智（乃一切智中智）清淨故，一切法（即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清淨！一切法清淨的緣故，內空（即眾五根、因緣和合空）清淨！乃至散空（即十八空之一）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四八至二五二節文）

「一切智智清淨的緣故，那一切法清淨！一切法清淨的緣故，則無變異空（即一切法，非常非滅，不變又不異，法性如如，了不可得。）清淨！乃至無性自性空（又名小空，乃言阿羅漢四果之相，都是沒有，故名小空）清淨！」（原經合併節略）「一切智智清淨的緣故，一切法清淨！一切法清淨的緣故，真如清淨！乃至不思議界清淨！」（原經合併節略）「苦聖諦（即了悟苦、空、無常、無我）清淨，乃至道聖諦（即以正道超越生死苦果）、四靜慮清淨！四無量清淨！四無色定清淨！八解脫清淨！」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五三至二六六節文）

「一切智智清淨的緣故，一切法清淨！一切法清淨的緣故，八勝處清淨！九次第清淨！十遍處清淨！四念住清淨！四正斷清淨！四神足清淨！五根清淨！五力清淨！七等覺支清淨！八聖道支清淨！三解脫門清淨！菩薩十地清淨！五眼清淨！六神通清淨！佛十力清淨！四無所畏清淨！四無礙解脫清淨！大慈清淨，乃至大捨清淨！」（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六七至二七七節文）

「一切智智清淨的緣故，一切法清淨！一切法清淨的緣故，十八佛不共法清淨！無忘失法清淨！恆住捨性清淨！一切智清淨！道相智清淨！一切相智清淨！」（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七八至二八〇節文）

「一切智智清淨的緣故，那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法則）清淨；一切法清淨的緣故，一切陀羅尼門（華譯陀羅尼，為總持，即總一切法、持一切義）清淨；一切三摩地（又名三昧，即拿攝正定）門清淨！一切預流果（梵稱須陀洹果，即初入聖人之流）清淨！一切一來果（梵稱斯陀含果，即死後再來人間一次，就超出欲界了）清淨！不還果（梵稱阿那含果，即死後不再生在欲界天而到色界天中）清淨！阿羅漢（華譯無生、或無學，即超出生死，乃聲聞小乘佛法最高果位）清淨；獨覺（又稱緣覺，乃獨修小乘佛法）菩提（華譯覺道或覺悟，即獨覺最高果位為辟支佛）清淨！」

「菩薩摩訶薩（即大菩薩，乃修大乘佛法菩薩道的）行清淨！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即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清淨！有為（即以因緣和合造作的一切）無為（無生滅變異而寂然常存的虛空一切）法清淨！」（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再次：善現！過去清淨的緣故，那未來、現在就清淨；未來、現在清淨的緣故，那過去就清淨；這是什麼緣故呢？如是過去清淨，如是未來及現在清淨；那這些清淨沒有兩樣分別的！縱然是截斷分開，沒有兩樣分別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八一至二八四節文）

讚清淨品（一會三十五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舍利子向佛說：「世尊！照您所說的清淨，該是最深（即最清淨、最澈底言）的了！」

佛說：「這樣才是畢竟（即到底）清淨的緣故！」

舍利子問說：「這世間是什麼事物，畢竟要淨（即淨盡）呢？您說的清淨到最深！是甚深程度呢？」

佛說：「舍利子！這世間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一切事物，甚至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到底都要淨盡的緣故！我說的這樣清淨，是最為甚深的了！」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世尊！這樣清淨極為明白了（即已夠明白的了）！」

佛說：「這樣畢竟要淨的緣故（即全世界到了最後，所有有形事物，都要淨盡成無形虛空的緣故。）！」

舍利子說：「什麼事物到底要淨盡的緣故！您說的清淨是這世界（即俗稱宇宙）不再輪轉、不再繼續下去了嗎？」（此問全世界淨盡，所有星際有形物質，全都化為無形虛空的清淨，所以再也沒有輪轉，再也沒有眾生繼續

「佛說的甚深清淨，乃是全世界所有物質幻相（即所有太空星際等等有形幻相物質）全都被時間所耗盡，成為虛空清淨；此時眾佛和眾生，早已滅盡，世界不再繼續輪轉下去。（此解世界畢竟清淨之秘）」

受生死痛苦下去了嗎？）

佛說：「舍利子！色（即有形的物質）、（原經合併節略）、受（眾生的領受）、想（即眾生的意想）、行（即眾生的行為）、識（眾生的心靈），及十八處（即六根、六塵、六識）、有為空、無為空、法界、平等性、虛空界、不思議界，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都是畢竟（即到底）要淨盡的緣故；說這樣的清淨，是世界不再輪轉繼續了呀！」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世尊！這樣的清淨，是根本再沒有雜染（即沒有殘餘沾染）的了！」

佛說：「這樣是畢竟淨盡的緣故！」

舍利子說：「什麼法（即世間的事物）要畢竟淨盡的緣故！您說的清淨，要根本再沒有雜染是嗎？」

佛說：「舍利子！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及十八處，有為空、無為空，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都是畢竟要淨盡的緣故！說這樣的清淨，就是根本沒有雜染呀（即沒有任何殘餘沾染）！」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世尊！這樣的清淨，它的本性（即本體、本質，乃指清淨的虛空言）是光亮潔淨（因沒有殘雜沾染，一定是光潔透明才是）的了！」

佛說：「這樣畢竟要淨盡的緣故！」

舍利子說：「什麼法畢竟要淨盡的緣故！您說的清淨，它的本性該是光亮潔淨吧？」

佛說：「舍利子！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及十八處，有為空、無為空，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都是畢竟要淨盡的緣故；我說這樣的清淨，它的本性光亮潔淨的呀！」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世尊！這樣的清淨，它是無得無觀（即以手摸不到，以眼看不見形狀）的了！」

佛說：「這樣畢竟要淨盡的緣故！」

舍利子說：「什麼法（即世間事物）畢竟要淨盡的緣故！您說的清淨，該是無得無觀的嗎？」

「世界最後到了清淨，沒有雜染，沒有生滅顯相，沒有形相的觸、濁，而且光亮潔淨，已超越了欲界、色界，和無色界，這就是佛說的究竟清淨。（此解般若清淨之祕）」

佛說：「舍利子！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及十八處，有為法、無為法，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都是畢竟要淨盡的緣故！我說這樣的清淨，它是無得無觀（即摸不到、看不見形相的）的呀！」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世尊！這樣的清淨，該是無生無顯（即無生無滅的空寂，沒有顯示眾生的本性）吧！」

佛說：「這樣畢竟要淨盡的緣故！」

舍利子說：「什麼法畢竟要淨盡的緣故！您說這樣的清淨，該是無生無顯的嗎？」

佛說：「舍利子！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及十八處，有為法（由因緣和合造作的事物法則）、無為法（即不生、不滅、不變不異的法界），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都是畢竟要淨盡的緣故！我說這樣的清淨，它是無生無顯的呀！」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世尊！這樣的清淨！該不會生在欲界（有淫食二欲的眾生住所，上自六天、中自人界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了吧？」（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因欲界自性不可得的緣故（因清淨空不可得，已超越欲界的緣故）！這樣的清淨已不再生有欲界了！（即欲界已消失成清淨空）」

「世尊！這樣的清淨！該不會生在色界（即是物質現象界，已離開淫、食二欲，但仍居在物質幻相之中）了吧？」

佛說：「因色界自性不可得的緣故（因清淨空不可得，已超越色界的緣故）！這樣的清淨，已不再生有色界了！（即色界已消失成清淨空）」

「世尊！這樣的清淨！該不會生在無色界（即是沒有任何物質幻相，只是心靈抽象的寄處，已到無色四天境界）了吧？」

佛說：「因無色界自性不可得的緣故（因清淨已越過無色境界，已沒有心靈寄居的緣故）！已不再生有無色界了！（即無色界已消失成清淨空）」（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問說：「怎麼說是清淨的本性（即本質）是無知（即沒有知覺）呢？」

「法界，按世俗言，即宇宙的空間，以現代科技發現：宇宙空間，不斷向外擴大，是圓，是方，是變形蟲狀，尚不得而知。待宇宙中所有星球物質全部耗盡——即佛所說的畢竟淨盡；隨之時間消失，只剩下清淨空間，永遠存在，故佛說法界常住。（此解法界常住之祕）」

佛說：「因為一切法（即世間所有物質，乃沒有生命知覺的東西）的本性（即本質或本體）是遲鈍的緣故，這樣清淨的本性是無知的！」（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舍利子又問：「怎麼說是色、受、想、行、識及六根、六塵、四大（即地水風火）等，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性的無知！就是清淨？」

佛說：「因為自相（即各種物質各有不同的形相）空的緣故（因各種乃和合而生，即是無常空幻）！色、受、想、行、識及六根、六塵、四大等，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性（即佛法的名稱，此名稱沒有生命知覺）的無知，就是清淨（因是空無所有，由於空無所有，所以就是清淨的本體）！」

這時舍利子又問佛說：「怎麼說：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智智（即佛具知一切的智中智），沒有助益，也沒有侵損呢？」

佛說：「舍利子！法界（即萬法界或真理界）常住（即永恆存在）的緣故（即言般若波羅蜜多，和一切智智都是同在理性中，二者相輔相成，所以沒有損益）！」（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又問佛說：「怎麼說清淨的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法則），無所執著與接受是什麼緣故呢？」

佛說：「舍利子！法界是如如不動的緣故（即般若波羅蜜多依據理性，不會對於外界事物有所增減，因一切法畢竟淨盡，使般若無所執著，而接受這空不可得的緣故；再者一切法在法界中，法界使一切法畢竟淨盡，它是毫不動搖的）！」（以上原經節略）

這時善現問佛說：「怎麼說因為我清淨的緣故，則一切法（即一切事物）就清淨！這樣就是畢竟（即到底）淨盡呢？」

佛說：「善現！因為我原本無所有（眾生乃四大和合，無常無我），同時這世間一切法（即事物）也是無所有（因眾法本性空無所有），所以畢竟（即到底）都是淨盡（即真空淨盡）的呀！」（原經節略）

善現問說：「怎麼說：我清淨的緣故！一切智智清淨，就是畢竟淨盡呢？」

佛說：「因為我已修悟了無相（已了悟一切形相為幻相）、無得（不求所得）、無念（無所願求的念頭）、無知（已了悟無明）的緣故！而一切智智的成就，也了悟無相、無得、無念、無知；這都是畢竟淨

「世界到了一切淨盡，眾大菩薩修得佛的道相智，了知三世平等真諦，自隨眾生一切，歸於淨盡，故不在生死、涅槃岸及中流中。（此解大菩薩在究竟淨盡之秘）」

盡的呀！」（原經節略）

善現說：「世尊！什麼緣因而說：無二清淨（即唯一的清淨），且無得（即空無所得）、無觀（即看不見的虛空），這就是畢竟淨盡的呢？」

佛說：「善現！這清淨沒有沾染的緣故，這就是畢竟淨盡的呀！」（原經節略）

善現又問說：「世尊！什麼緣因而說：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住此岸（即不在生死岸）、不住彼岸（即不在涅槃岸）、不住中流（也不在兩岸的中流），這就是大菩薩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畢竟淨盡了呢（即言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到了眾生清淨盡後，他是什麼緣因，不在生死涅槃兩岸或中流呢？）？」

佛說：「善現！因為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了道相智（即佛智慧照見空假中的實相）！已知三世（即過去、未來、現在）的法性平等（即三世事物自性平等）的緣故（在眾生一切淨盡後，眾佛菩薩也隨眾生一切淨盡，故不在生死涅槃岸或中流。）！」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八七節文）

著不著相品（一會三十六品）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善現（梵稱須菩提）告訴佛說：「世尊！在修菩薩乘（即大乘佛法）的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是不用善巧便利的方法，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而起有念頭；內心以有所得為便利方法的緣故！這樣就會捨棄遠離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

佛說：「善現！很好！很好！正是如你所說的：那善男子、善女子等，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已染著了世俗的假設名稱和虛幻形相！因此就捨棄遠離了般若波羅蜜多！」

「凡善男子、善女人等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要不求取名相，不起耽著和驕傲怠慢的心，才能證得實相般若；反之即捨棄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解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禁忌之秘）」

「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對於一切事物，不染著一切事物有形的幻相，也不起一切空的念頭，不急於修行，而作我能具證眾佛功德的想法，要沒有分別心，以無所得為方便，這就叫不著相。（此解不著相之秘）」

具壽善現即問佛說：「世尊！怎麼說：那善男子、善女子等對於般若波羅蜜多，已染著了世俗的假設名稱和虛幻形相了呢？」

佛說：「善現！那善男子、善女人等對於般若波羅蜜多，在求取假設的名稱（即如口誦般若、而心不內修等）！和求取虛幻形相（即求取有所得的成就）！這樣求取名相，已耽著（即沈溺染著）外表的般若波羅蜜多，而不能證得實相（實際真相）的般若，因此他等已捨棄遠離了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由於他等求取名相，已佔恃這般若波羅蜜多（即佔著這種智慧）而生出驕傲怠慢的心！所以不能證得實相般若，同時也捨棄遠離了甚深般若！」

「再次：善現！在修行菩薩乘的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是有善巧便利的方法，以無所得（即不求取名相等）為方便！對於般若波羅蜜多，不求取名相，不起耽（即沈溺）著（染著）和不生驕傲怠慢的心，便會證得實相般若！該要知道這樣才名叫不捨棄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舍利子從旁問善現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怎麼說：為了著相和不著相呢？」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在修菩薩乘的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是沒有善巧便利的方法，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對於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等一切法（即一切事物、和合空相）叫空，而內心染著了空的念頭；或對於一切法，叫它是一切法，而內心起了一切法的念頭執著；或是對於一切法，內心起了修行的念頭執著！」

「再次：舍利子！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有善巧便利的方法，對於色、（原經合併節略）受、想、行、識等一切法，不起空想！內心不染著空的念頭，以無所得為方便；要不作我能具有印證眾佛功德（即具能印證眾佛的成就）的念頭，並沒有一切的分別心（即思量識別一切事理的心），這就是菩薩沒有執著相！」

這時天帝釋（即忉利天的大帝，梵稱釋提桓因，簡稱帝釋，又名憍尸迦。）向具壽善現問說：「大德！在修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怎麼說叫著相（即內心因執想著這世界萬物的

「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內心起了想像執著，或是對於一切事物起了想像執著，這就是有所著相；由於執著想像的緣故，就不能修無執著般若波羅蜜多，更不能迴向無上正等正覺，因為不是思量一切事物的理則，就可能迴向悟得無上正等正覺的！所以菩薩不應去思量識別一切事理，才能遠離一切的想像執著。（此解遠離著相之祕）」

「修行人不應模仿眾佛菩薩及眾生修行佛法的形相來作自己求取佛果的成就，因為一切形相記憶，都是虛妄

形相，或纏念法則的功效等）？」

善現回答說：「憍尸迦！在修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子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沒有善巧便利的方法，而以有所得為便利的方法！引起內心的想像執著！起了布施（即施捨）、淨戒（即持戒）、安忍（即忍辱）、精進（即勤修猛進）、靜慮（即禪定）、般若（即智慧）六波羅蜜多及一切佛法，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思惟執著！（原經合併節略）憍尸迦！這就名叫在修菩薩乘的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有所著相！」

「憍尸迦！（原經節略）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執著想像的緣故，就不能修行沒有執著的般若波羅蜜多，以迴向（轉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不是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法則的本性（即事物本體），就可能迴向無上正等正覺佛果的緣故；菩薩不應有所分別（即思量識別一切事理）！就能遠離一切的想像執著！」（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世尊稱讚具壽善現說：「好呀！好呀！就如同你所說的！你現在能把眾菩薩執著幻相的一切，說得很好！善現！再有你餘下微細的著相，我該說給你聽！你等好自思惟吧！」

善現說：「是的！願聽您的開示！」

佛說：「善現！在修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要想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若是在如來應身無上正等正覺，而以這如來悟道的形相，作記憶的念頭！這都是叫做執著！若是在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從眾佛最初發願心，乃至眾佛住世說法，對這些所有的善根（即良善的根性），取得形相記憶的念頭，既憶念了，又迴向（即迴轉修行）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樣一切取得形相記憶的念頭，都是名叫執著（即執著眾佛一切的形相）！若是在如來的弟子，和其餘眾生所修行佛法的形相，取得記憶的念頭，又迴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樣的一切，也名叫執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原經節略）不應該取得形相而作記憶念頭的緣故；這些取相（即模仿形相）的，都是虛幻妄有的緣故！」

不實，不可自造障礙。（此解弄巧成拙之秘）」

「世間修行人，很難覺察到一切法性。因為一切事物只有唯一的無性、也就是空性，它不是因緣造作所生。修行人能覺察到一切法的空性，便可遠離執著。（此解遠離執著之秘）」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最是高深的了！」

佛說：「是呀！因為一切法本性（即一切物質具有虛幻形相的本質）要遠離這一切的緣故！」（眾生生活在物質形相的虛幻中，若要遠離，就得要高深的般若修行了。）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都該要以禮尊敬的！」

佛說：「是呀！它給予眾生的功德（良行叫功，良知叫德），太多的緣故！然而這般若波羅蜜多，不是造作的！不能以觀察覺知的（必須以心印體驗無所有、不可得，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一切法性（即實相、真如、法界真空真理）都是很難察覺的呀！」

佛說：「是呀！因為一切法只有一性（即萬法無二性）！善現！你該要知道眾法（眾事物）只有唯一的無性（即是本質真空），眾法無性就是一性！這樣的眾法唯一的無性，不是造作而生，並能遠離一切的執著（因是真空無法造作和執著）。」

具壽善現即向佛說：「世尊！照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真是難能覺察了（因是真空難能覺察到）！」

佛說：「是呀！由於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就不能見到它、不能聽到它（法性真空的緣故）、不能覺察到它、不能知道它！這都是由於遠離印證幻相的緣故！」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真是不可思議呀！也無所造作呀（即無法造作）！」（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是呀！這是為什麼呢？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不可以心知（即以人心去覺察），因為它遠離眾生有形相的心臟緣故；同時它不可以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甚至以佛法無上正等正覺的知去覺察！因為它已離開世間有形佛法的範圍的緣故（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乃是修抽象的無所有的緣故）！再次，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造作，因為世間所能造作的因緣，就是色、受、想、行、識等等，但這些因緣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

善現又向佛說：「世尊！大菩薩應該說如何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凡眾生要知道自己是否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那內心不在想像世間一切事物；更不在想像一切事物的常存、或不能常存，是樂、是苦，是我，是非我，是清淨、是不清淨，能如此不在想像，那就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此解是否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之祕）」

「凡修行人對世間有形物，要不染著相；對世間無形事，要不染著想，這就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此解速得究竟之祕）」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若是不行（內心趣向外境叫行）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那就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色、受、想、行、識等若常若無常（即內心不在想像色等是常存或是不常存的景象），那就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色、受、想、行、識等若樂若苦（即內心不在想像色等是樂是苦的景象），那就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色、受、想、行、識等若我若無我（即內心不在想像色等是我或不是我的景象），那就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色、受、想、行、識等若淨若不淨（即內心不在想像色等是清淨，或是不清淨的景象），那就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因為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事物的本性（即本體本質）是空，尚且無所有，何況去想到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事物是常存、或是不常存，是樂、是苦，是有我、是無我！是清淨、是不清淨呢！」（原經合併節略）

「再次：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是不行色等一切事物圓滿及不圓滿（即在修般若時，不在想像世間一切事物圓滿或不圓滿），那就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若是色等一切事物能達到圓滿、或不圓滿的境界，那就不名叫色等一切事物了！也不會照這樣來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呀！」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很奇特的呀！如來您應身正等正覺在世間，為大乘佛法（即求取佛果的菩薩法）眾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說這種種著不著相（對有形的物，叫染著或不染著相；對無形的事或法則，叫染著不染著想）！」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一切如來（原經節略）為眾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說種種著不著相、著不著想，要使他等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以遠離眾染著，而能速得究竟（即證悟佛果）！」（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真奇特呀！世尊！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有很深的法性（即佛性或哲理性）！講說或不講說，都是不增，也不減（指內容真義言）！」

佛說：「善現！正如你所說的（原經節略）：假使如來以正等正覺的佛果應身，活盡人間的

「大菩薩所修般若波羅蜜多，沒有功德增減，一切都是虛空；而印證無上正等正覺，只是為世間眾生說法，使世間眾生盡入涅槃虛空，一無所有。（此解大菩薩精進的偉大之祕）」

「世間眾生經過一劫至一劫多時世的無量眾佛度救，仍是不增不減，

壽數（現世人間壽命一二〇歲），在世以稱讚或詆毀這虛空，但是這虛空不會有增或有減！照這樣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法性，也就像對虛空一樣，是稱讚、是詆毀！它也不會有增有減的！」

「善現！譬如幻士（幻術或幻夢中的人）在被詆毀或稱讚的時候，不會有增有減！沒有憂，沒有喜！猶如對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法性，也是一樣！所以講說般若和不講般若，原本一樣，是不會有增有減的！」

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乃是一件很為難的事！您說這般若波羅蜜多，要修與不修，都沒有功德的增減，也沒有信仰的向背！而精勤修學這般若波羅蜜多，甚至證得這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也沒有退落轉劣！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大菩薩修行這般若波羅蜜多，卻如同修向虛空一樣，都是無所有一般！」

「世尊！如同在虛空中，沒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甚至沒有了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設施！而所修的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這樣的了！」（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這大菩薩能擐（即穿鎧甲）這樣的大功德鎧！我等眾生都應該向佛菩薩敬禮!!」

「世尊！如是大菩薩為了要成熟解脫眾生們！為了拔救眾生，使他等出離生死的輪迴！（原經合併節略）而擐大功德鎧！發心勤勞精進；這樣如同舉虛空放在高勝的處所（因佛菩薩抱無所有、不可得心，而勤勞精進以救眾生而作），因而擐大功德鎧，發心勤勞精進！」

「世尊！大菩薩所得大精進波羅蜜多的力量，而為如同虛空眾生類的速速脫離生死苦痛！而發願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使然！」（以下原經節略）

「世尊！大菩薩為了如同虛空的眾生類、勤修苦行，而要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真是非常稀有的呀！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假使這三千大千世界充滿著無數如來的應身正等正覺！就如同世間的竹、麻、葦（蘆葦）、甘蔗等林一般！若是經過一劫（梵稱劫簸，乃人壽自十歲、

喻此眾生猶如虛空的浩瀚無邊；追究緣因，乃眾生本性被無明所蔽，已遠離佛道的緣故。（此解眾生難以度盡之秘）

每百年增一歲至八萬四千歲，再每百年減一歲，減到十歲，此為一小劫），或一劫多非常長的時紀，而為著眾生類常說佛法，每一佛陀各箇度救無量無邊的眾生類，使他等進入涅槃（即不生不滅境界），以達到究竟（即終極）安樂！但是這世間眾生類仍是不增不滅（永遠保持原數）！這是什麼緣因呢？因為眾生類如同虛空都無所有！他等本性（已受無明所蒙蔽的佛性）距離佛道很遠的緣故！」

這時法會裡有一位苾芻（華譯比丘，義為乞士），內心暗自著想：「我應該禮敬這般若波羅蜜多，因為這當中雖然沒有眾生法的生滅（即修行般若已進入一切事物本空，而有不生不滅的虛空結局，也就是無所有的境界）！但是在這人世間能堅持清淨修行，就可以獲得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等五分法身！也可以修得阿羅漢四果，或獨覺辟支佛果可得；並有那無上正等正覺可得，同時也有佛、法、僧的三寶設施可得！更有那轉妙法輪（即宣講佛法），度救眾生類的設施可得！」

佛對這苾芻（即比丘）的暗想，早已得知！便向苾芻讚聲說：「正是！正是！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實在是微妙難測的啊！」（凡世間眾生必須修學佛道，方能超脫三界的生死輪迴苦痛。）

這時天帝釋問具壽善現說：「大德！若是大菩薩要想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該當怎樣去學？」

善現回答說：「憍尸迦！若是大菩薩想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以向虛空去修學（即修學無所有，不可得，則心地坦然，解脫一切煩惱而登自在極樂）！」

天帝釋又向佛問說：「世尊！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按理思惟、為他人演說，那我等天神怎樣說，為他等堅守保護呢？唯願世尊垂憐示教！」

這時善現向天帝釋說：「憍尸迦！你見過佛法可以受到保護的嗎（即對修學佛法的人有法保護的嗎）？」（原經以下合併節略）

天帝釋回答說：「沒有的！」

善現說：「若是要想守護般若波羅蜜多，也是如此的！這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該

要知道眾佛法如夢、如響、如像、如陽焰、如光影、如變化事、如尋香城！而這大菩薩不執著這是幻、這是夢，乃至是尋香城（梵稱健達縛城，為虛空幻術之城，西域叫俳優城）；也不執著這屬於幻、這屬於夢，乃至屬於尋香城；也不執著要依靠這幻、依靠這夢，乃至依靠這尋香城！（此喻佛法如幻如夢無所依求故也無法守護）」（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八七至二九二節文）

說般若相品（一會三十七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彌勒大菩薩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時候，該以什麼佛法的眾行、相狀，來宣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說：「善現！彌勒大菩薩（名慈氏，為賢劫第五佛，自今後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出世成佛）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時，為眾生講說佛法，該以色（即物質）、（原經合併節略）受（眾生的領受）、想（眾生的想像）、行（眾生行為）、識（眾生心靈）等，說明非常、非無常（即不是常存、不是沒有常存的道理），非樂非苦（即不是快樂、不是苦痛的道理），非我非無我（即不是我、不是沒有我的道理），非淨非不淨（即不是清淨、不是不淨的道理），非寂靜非不寂靜（即不是寂靜、不是不寂靜的道理），非遠離非不遠離（即不是遠離、不是不遠離的道理）；非縛非解（即不是束縛、不是解開的道理），非有非空（即不是有、不是空的道理），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即不是過去、未來、現在的時境）！宣說以上這些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問說：「世尊！彌勒大菩薩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佛果的時候，要印證什麼佛法！又說些什麼佛法？」

佛說：「善現！彌勒大菩薩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佛果的時候，他要印證（即驗證）這世間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等，畢竟淨法（即終極到底，是滅盡而清淨的說法）！也講說色、受、

「佛說：未來彌勒降世成佛，所宣講的，乃真空佛法，也就是般若波羅蜜多的本義，按所說：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星球物質及眾生等幻相，全歸寂滅；使無常存、無苦樂、無你我、無淨、無縛、無解、無有、無空、無過去、未來、現

在：而為時空合一的涅槃寂靜道理。（此解究竟涅槃之祕）」

「修行人從以上佛說，已瞭解一切畢竟是空的道理：一定心中有放下修行的想法，但必須記著：你我乃是眾生，雖畢竟我空、法空，而目前我等仍在這空假中，受著生死輪迴的大苦，所以要格外精進修學這般若波羅蜜多，以解脫這大苦，並立志救脫眾生。（此解佛說大寶藏之祕）」

想、行、識及一切事物等，畢竟淨法！」（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又向佛說：「怎麼說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法則）清淨的緣故，則般若波羅蜜多就清淨了呢？」（原經以下節略）

佛說：「善現！一切法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故清淨（即一切事物進入不生不滅、不染不淨，這真空境界的清淨緣故）！那般若波羅蜜多就清淨了（因一切事物眾生都進入涅槃，不用般若佛法教化眾生，自然就清淨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九二至二九三節文）

「世尊！怎麼說色等一切事物不生、不滅、不染、不淨！故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原經節略）

「善現！色等一切事物畢竟（即到底）是空的緣故！所以就會不生不滅、不染不淨呀！」（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是最大的至寶庫藏！由這般若波羅蜜多大寶藏的緣故，能解脫無量的眾生地獄！乃至傍生（即畜生等）、鬼界、人、天等道的大苦，能使無數眾生修得阿羅漢等果、獨覺辟支佛果及修得入菩薩乘的正性離生（即以佛性破無明超脫生死）！並無數眾生在修學中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善現！由這種因緣，所以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就名叫大寶藏！」（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的大寶藏中，不去講說有法（即有些事物法則）是善、是非善（即是好的、是惡的），是這世間的、是出世間的，是有漏、是無漏的（即有煩惱、沒有煩惱的），是有罪、是無罪的，是雜染、是清淨的，是有為（即因緣造作的）、是無為的！善現！由於這些因緣！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就名叫『無所得大法寶藏』！」（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法則）不向、不背，不引、不賓（同擯，即擯棄，乃不排斥）！不取、不捨，不生、不滅！不染、不淨，不常、不斷！不一、不異（即同），不來、不去！不入、不出，不增、不減！（原經節略）非過去、未來、現在（即不是過去、未來、現在）！不超出欲界、不住在欲界，不超出色界、不住在色界，不超出無色界、不住在無色

界！」（這以無所有的修學，可名叫無所有大法寶藏。）（原經以下合併節略）

「善現！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不和聲聞法（即小乘修阿羅漢佛法）、不捨棄異生法（即不相同的佛法）、不和獨覺法（即修小乘辟支佛的佛法），不捨棄聲聞法、不和眾佛法、不捨棄獨覺法！不和無為法，不捨棄有為法！這是為什麼呢？善現！若是佛陀出世，若是不出世！這樣的眾法，是常存沒有變更的；這法性（即眾事物的本性，眾生是佛性，非眾生是法性，不生不滅）、法界（即事物的分界，真如的理性）、法定（即眾法的定處）、法住（即眾法在本位，如如不動的意思），一切如來以正等正覺顯現觀察！自己顯現觀已罷，就為眾生宣說開示佛法！而使眾生分別顯現了悟，使眾生共同領悟進入！而遠離了眾生的妄想和分別顛倒！」

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修的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以達到一切事物自性是空的緣故；而眾大菩薩因這般若波羅蜜多，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後，就宣講佛法以度化無量眾生！雖證正覺而無所證——證與不證，因佛法不可得的緣故！雖然宣講佛法，而法輪無所轉，轉法（即說法）、還法（即佛法為眾生的不接受），不可得的緣故！雖然度化眾生，但無所度！眾生見到、見不到佛法不可得的緣故！世尊！這樣的大般若波羅蜜多中，宣講佛法畢竟不可得！以一切事物都是永遠不生的緣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要在非空（即不是空）、無相（即沒有形相）、無願（即沒有願求）的佛法中，這時眾生可能會聽佛法，並且他等已重回到有生有滅的境界（即回到輪迴境界）才行！」

「世尊！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若能這樣的宣說開示！讓佛法分別顯現，使眾生容易深入領悟，這就名叫善於清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這當中都沒有說法的人，也沒有領受的人，而能夠印證佛法的也不可得！因為沒有能夠印證的人，也就沒有能得到進入涅槃（即不生不滅的境界）的人了！在這般若波羅蜜多，善於說法的當中，也沒有得到福田（即得到福慧的果報）、施捨、領受及施物等；這都是因為一切事物本性是空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九四至二九六節文）

「凡善於清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的，讓佛法分別顯現、使眾生容易的深入領悟；這當中沒有說法人、沒有聽受人、沒有印證人、更沒有進入涅槃的人，並且沒有福報等。（此解不以語言文字傳授之秘）」

波羅蜜多品（一會三十八品）

這時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梵名須菩提）向佛說：「世尊！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的、（以下原經合併節略）平等的、不可奪的、畢竟盡的、不生滅的、無知的、無移轉的、如夢的、如變化事的、無戲論的、離有情（即眾生）的、苦的、一切相智的、自然的、正等正覺的！」

佛回答說：「如你所說的一切！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是猶如虛空沒有邊際的（即不可得），以一切事物本性（是空）平等的，以一切事物畢竟沒有生滅的（畢竟歸於虛空），以眾知的人不可得的（因空不可得，自然是沒有知的），以生死的眾生空不可得的（因生死成空自然就沒有移轉的可能了），以一切事物猶如在夢中空不可得的，以一切事物如流動變化現象、空不可得的，要破壞一切戲論事（即不合理論滑稽的事）的，要眾生們無所有、遠離生命的，能永遠驅除一切事物、而短暫受苦的，以一切相智（即知一切現象的智慧）不可得的，在自然中要一切事物得到自在的！在一切佛法中，能悟得正等正覺，以了知一切真相等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一九六至二一九七節文）

難聞功德品（一會三十九品）

這時天帝釋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怎麼說要安住在

「凡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人，對於色等一切事物，只以平常空不可得心即可；但不可追究色等一切事物的甚深性，因色等一切事物甚深性，乃是不生不滅，已到了不用修行的境界，再者，不可求取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無量性，因此非修行人的能力所能及，只要求取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即可。（此解修行的甚深性和無量性之祕）」

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上呢？」

佛說：「憍尸迦！（原經節略）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是在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上，不安住、不修習，這樣就是為著安住修習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上！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因為所要安住修習色等，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空不可得的緣故！」

「再次：憍尸迦！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是在色等一切事物上非住（即不是安住）、非不住（不是不安住），非習（即不是修習）、非不習（即不是不修習），就是安住修習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這大菩薩觀察色等，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前（即過去）、後（即未來）、中際（即現在），空不可得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可測量！最為無量！」（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是呀！舍利子！這色、受、想、行、識真如（即真理、實相），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真如，都是最為甚深！難可測量！最為無量的呀！」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佛說：「舍利子！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合修行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的菩薩性（色等一切事物性是空，般若波羅蜜多乃是修空，故相合；但一切事物性，至甚深性，則為不生不滅了），甚至不合修行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無量性（即不是個別無上正等正覺），這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到了甚深性（即進入不生、不滅、不變、不易，已不是有生有滅的空假幻相）、或是到了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無量性！則就不是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甚至不是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了！」（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原經節略）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很快就得到圓滿？」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要看不見色等一切事物的有增、有減，及不起不思議想（因看色等一切事物是空不可得，就不起想）；則修行就會很快得到圓滿！」（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二九七至三〇〇節文）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道理很深！誰能夠相信與瞭解？」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指修大乘法的）已久修六波羅蜜多（即修布施、持戒、精進、安忍、禪定、般若等六度），已久種善根（具有慈、悲、喜、捨，而行善已久的），已供養許多尊佛的，已事多善友（已結交許多善良的同修道友）！這樣的大菩薩，能夠相信瞭解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齊備以上的條件，怎麼知道這大菩薩已久修六波羅蜜多，已久種善根，已供養許多尊佛，已事多善友的呢？」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下原經合併節略）對於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不去分別（即思量識一切事理）思惟，不去思惟每個的形相，不去思惟每個的本性（即本體或本質），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等一切事物不可思議（因它等本空）的緣故！」

「再者，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去分別思惟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即真正的平等的覺知，也就是佛悟道的正果），不去分別思惟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形相，不去分別思惟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性！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不可思議（因眾佛佛果正覺畢竟是空）的緣故！」

「善現！齊備這一切的條件，就該知道這大菩薩，已久修六波羅蜜多！已久種善根，已供養過許多尊佛，已結交過許多善友了！」（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〇一至三〇二節文）

「修行人必須已久修六波羅蜜多，久種善根，已供養許多尊佛，已事多善友，才是相信瞭解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解修行人信解之祕）」

魔事品（一會四〇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原經節略）怎麼說這善男子、善女子等，為了印證無上正等正覺佛果！在修行眾佛法的時候，會被魔障（即魔界的障礙）所留難嗎？」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只喜歡對眾生講說佛法的大要，卻頓失辯解的才能！這就是遭遇到魔障的事了！」（原經節略）

「再次：善現！眾生在書寫般若波羅蜜多，遇到甚深的經文不解時，忽然內心作這念頭：『我對這經文不得滋味（即不能瞭解經文的深意，而感到乏味）！那為什麼要抄寫它呢？』於是就中斷捨棄而罷！這該知道乃是菩薩被魔障所阻的事了！」（原經節略）

這時善現向佛說：「世尊！為什麼緣故，這善男子、善女子等，對於甚深經文不得滋味！便要捨棄而罷呢？」

佛說：「善現！這善男子、善女人等在過去世，沒有長久時候修行這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等六波羅蜜多！所以他面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得這甚深的滋味，便捨棄作罷的！」

「再次：善現！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聽到這樣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便作這樣的念頭：『我等在此得不到授記（佛給予預言某當何時何地得成佛果）！聽經有什麼用呢!?』於是心不清淨，便從座上站起捨棄他去！這該知道，乃是魔障對菩薩作梗的事！」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是什麼緣因，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的經文中，因為得不到授記，而使他等捨此他去呢？」

佛說：「善現！菩薩修行而沒有正性（即除去貪瞋癡等）離生（即超離生死大關），就不應該為那大

「凡修行大乘菩薩道必須正性，以絕除貪、瞋、癡；並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的空相，方能解脫生死大關，證悟佛果。（此解大乘加般若，可成就佛果之祕。）」

「凡修學聲聞成緣覺的，必須加學般若波羅蜜多，方能證悟佛果。故一切修行人必須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以強固根本，方是上策。（此解不可旁枝雜學之祕）」

菩薩授記的（即預言未來佛果成就）！」（原經以下節略）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聽講般若波羅蜜多，而內心不能清淨，竟捨聽而去！則隨著他所不清淨的心，以厭捨這經離去舉步多少，便減少他等在所劫世中積得的功德！這所獲劫世裡阻礙佛果正覺的罪，必須他領受已更改的罪（即重行修行功德以恢復不退減），並發心勤奮精進，求取無上正等正覺，才可恢復原來功德！所以菩薩要想速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不應該厭捨甚深波羅蜜多！」

「再次：善現！在修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要捨棄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而求學其他經文！要知道這就是菩薩為魔障所阻的事！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善男子、善女子等，捨棄求得一切智智（即佛知一切智中智）的根本——即是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攀緣到其他枝葉的眾餘經典！以致終極不能得到大菩薩（即佛果正覺）的緣故！」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什麼餘經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智智呢？」

佛說：「善現！若說二乘（即小、中乘佛法經典）相關的佛法，所謂四念住（即身、受、心、法念住）、四正斷（一斷斷、使惡不復生，二律儀斷、以斷一切惡，三隨護斷、四修斷使善增長）、四神足（即欲、勤、心、觀四神足）！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等五根）、五力（即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七等覺支（即擇法、精進、喜、輕安、念、定、慧七菩提分）、八聖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及空（即內空外空等）、無相（即在一切相離一切相）、無願解脫門（又名無作，即無所願求與造作，故得解脫）等所有眾經，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在這其中修學，可得預流果（梵稱須陀洹）、一來果（即斯陀含果）、不還果（梵稱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或得獨覺菩提（即中乘辟支佛果），但得不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所以名叫餘經，猶如枝葉一般！故不能引發一切智智（即佛果智慧）！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能引發一切智智！它有大的勢力，猶如樹根一樣！」

「凡善男子、善女人等，棄捨般若波羅蜜多、這甚深的經典，而求學其他餘經，定不能得到一切智智！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經典，乃是出生大菩

「凡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的人，內心不可執著文字之有、無；因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空幻不可得，故任何有無，乃是菩薩魔障的事，不可有一絲執著念頭。（此解空不分有無之祕）」

薩在世間和出世間所修功德的佛法緣故；善現！若是大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修學一切在世間、出世間的佛法了！」（以下原經節略）

「再次：善現！在修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在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經典時，引起眾人辯論紛起！大家以喜說種種不同的法門，使書寫這般若波羅蜜多不得究竟的結論！這該要知道，乃是菩薩為魔障所阻的事！（原經以下節略）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都不喜歡講說有形相的緣故！而所說的佛法都是無所有，皆不可得的呀！」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以文字書寫嗎？」

佛說：「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以文字記載書寫！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因為世間如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的自性（即一切現象本體、或一切心相的體性，乃是不生不滅的真空，看不見抓不到的），乃是無所有、不可得的（原經節略）！善現！這世間一切事物的自性，既然都是無所有、不可得的緣故，那就是叫無性！這無性也就是般若波羅蜜多！而不是以無性的東西（即指紙筆文字等）能夠書寫這無性的經典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不可以文字書寫！若是作這樣（即書寫文字）在此般若波羅蜜多經中，那這無性的東西（即文字），該要知道這就是菩薩被魔障的事啦！」（以上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修學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作這樣的念頭：『我以文字書寫般若波羅蜜多。』他等執著這文字能書寫般若波羅蜜多，該要知道這就是為菩薩被魔障的事啦！這是什麼緣故呢？（原經以下合併節略）因為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一切色、受、想、行、識等事物法則名稱，都是不用文字，所以不應該執著（即固執染著）有文字能書寫般若波羅蜜多！若是作這樣的執著念頭：『在這甚深經典！由於沒有文字，就是一切色、受、想、行、識等事物，甚至是眾佛無上正等正覺！』該要知道，這為菩薩魔障的事啊！」（以上經文合併節略）

佛說：「善現！在修菩薩乘的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

惟、演說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文時，若是起了國土的念頭、或是父母妻子的念頭，該要知道這就是菩薩被魔障的事！」

「再次：若是起了惡賊惡獸的念頭，或是起了淫女歡娛的念頭，這都是惡魔所引發！為障般若波羅蜜多，這該要知道這就是菩薩被魔障的事！」（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惡魔化作苾芻（華譯比丘即僧人）像來到菩薩的住所，以此方便做破壞的事！主要使在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的人，不得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等是吧？」

佛說：「善現！有眾惡魔扮作苾芻像，來到菩薩（即修行人）的住所，以方便破壞，曾使菩薩討厭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他會說：『你所習誦的、乃是沒有形相的經典，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我所習誦的是有形相的經典，是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當即有些菩薩未得到受記（即佛告知他何時成就佛果），便心生疑惑厭毀，所以捨棄一切！這該要知道，乃是菩薩被魔障的事！」

「再次：善現！有些惡魔扮作苾芻像，以威儀端嚴的形貌，讓菩薩看到就深生敬愛！由此便對菩薩損減一切智智。或扮作佛的形像，身上純金色，頭頂光圈有一尋（即八尺）的週圓，具有三十二項貴相、八十隨好的儀態莊嚴！使菩薩們看到非常敬愛，由於這樣對菩薩們的修行，損減一切智智（即佛果智慧）！

「有些惡魔化作大菩薩像，若百若千，乃至無數量！或行布施波羅蜜多！或行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使菩薩（即修行人）看到而生敬愛，由於這樣，以損減菩薩所修行的一切智智！不再聽法、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該要知道這就是菩薩被魔障的事！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一切無所有！由於世間一切事物的自性是空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〇三至三〇四節文）

「修行人必須斷除魔障，魔由心生，心存猶疑，魔即乘虛而入，故必以金剛心，使魔無孔可入。楞嚴經上說：『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不可不戒。凡修行眾生堅信般若波羅蜜多，了悟世間一切事物自性本空，以一切空空，自可粉碎鬼魅魔障。（此解除魔斷障之祕）」

佛母品（一會四十一品）

「佛法從真理與自然而生，般若波羅蜜多，是解說清淨與虛空；清淨是真理的本體，虛空是自然的現象，所以般若波羅蜜多能生眾佛法和眾佛。（此解大般若是佛母之秘）」

佛對具壽善現說：「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我等一切佛法，能顯示世間一切事物的實相！十方世界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講說佛法，也是以佛眼常觀看護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這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眾佛如來有大恩德！」（原經含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眾佛？能生一切佛法？能顯示世間一切事物的實相？怎麼說眾佛演講世間相？」

佛說：「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並所有五眼（即肉、天慧、法、佛五眼）、六神通（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盡六神通），若佛十力（即十種智力）、四無畏（一切智、漏盡、說障道、說盡苦道等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即法、義、詞、樂說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無忘失法（即念念不忘法）、恆住捨性，若一切智（即阿羅漢智）、道種智（即菩薩智）、一切相智（又稱一切種智即佛智）！善現！這些等等無量無邊的眾佛功德，都是從般若波羅蜜多生！由於得到以上眾功德，才稱名叫佛！由此故說能生眾佛！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顯示世間眾事物的實相，所謂世間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的實相，眾佛即解說世間五蘊實相！」

「世尊！怎麼說眾佛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來解說顯示五蘊的實相呢？」

「善現！眾佛以般若波羅蜜多，俱不解說顯示五蘊（色、受、想、行、識）有成、有壞，有生、有滅，有染、有淨，有增、有減，有入、有出！也不解說顯示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有善、有不善、有無記（即記說示導），有欲界繫（即繫念不捨）、有色界繫、有無色界繫。這是為什麼呢？善現！不是眾空的事物（即不空的事物），就會有成有壞；不是沒有相的事物（即是有形相的事

「修行人若以有形幻相看這世界，它是有成、壞、生、滅現相；若以無形實相看這世界，它是沒有成、壞、生、滅等現相。（此解有形幻相與無形實相之祕）」

物），就會有成有壞；不是無願求的事物（即是有願求的事物），不是沒有造作的事物（即是有因緣造作的事物），不是沒有生滅的事物（即是有生滅的事物），不是沒有體性（即是有體性的事物），都會有成、有壞！善現！眾佛以般若波羅蜜多，這樣來解說顯示五蘊的實相（即真相）！這五蘊本是空相，也可代表是世間！所以這世間（即是真空實相，並不是有形幻相），也就沒有成、壞、生、滅等現相！」

「再次：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都是依持般若波羅蜜多，普能證知眾生類無量無數的心性、行為差別；然而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道理中，並沒有眾生（因眾生乃四大空幻無常之體），所以沒有眾生的設施可得！也沒有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世間事物，甚至沒有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都是因為沒有設施可得（即沒有假設施為，乃是空無所有）！善現！眾佛以般若波羅蜜多，這樣解說顯示這世間的實相！」（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然而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的道理中，不出示顯現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的實相！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尚且是無所有、不可得；況且要這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因原本是空），可得到出示顯現些什麼呢!?」（原經合併節略）

「再次：善現！一切眾生的假設施為所說：如那有色眾生（即休咎精明類，如蚌珠、螢虫等）、無色眾生（即無形空散銷沉類），有想眾生（神鬼精靈類）、無想眾生（化為土木金石類），非有想眾生（即蒲盧、蜾蠃類）、非無想眾生（即梟獍類）；在這世界，或在其他十方一切星際世界，這些眾生是略心（即忽略無想的心）、是散心（即散漫不拘心）！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能如實知曉！（原經合併節略）善現！由於法性（此指眾生的本性言）的緣故，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如實知曉那眾生類的略心和散心！」

「再次：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曉那些眾生類有貪心、離貪心，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離癡心！（原經合併節略）因這以上二心不相和合的緣故！」

「再次：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曉那些眾生類

「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持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曉眾生類的心、行差別。修行人應知曉自己的心行，要依持六波羅蜜多，勇猛修學才是。（此解眾生心行差別之祕）」

「眾生因內心幻相出沒起伏不定，苦惱非常。修行人要依般若波羅蜜多空無所有、不可得，定下心來，方能正性離生。（此解解脫癡妄之祕）」

所有廣心（即廣大的心性），可是沒有廣、沒有狹，沒有增、沒有減，沒有去、沒有來！由於他等遠離廣大心性的緣故！或者不是廣、不是狹，不是增、不是減，不是去、不是來！由於他等自性無所有的緣故！」

「善現！（原經合併節略）有些眾生所有無量心（即不可計量），不是安住、不是不安住（即定下），不是去、不是不去（即要去）！由於他等心性沒有煩惱、沒有依持（即自由自在），怎樣說他有安住、有不安住，有去、有不去呢？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如實知曉那些無量心！如實知曉那些所有無見、無對心（即看不見不能比對的心），都是沒有心的形相的！因這一切心的自形空相的緣故！也如實知曉那些沒有事物的不可見心，因這一切心自性本空的緣故！也如實知曉眾生類心中的事物是出、是沒，是屈、是伸！善現！這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知曉眾生的心性！」（原經以上合併節略）

善現問佛說：「世尊！怎麼說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如實知曉他等眾生類的內心，心中所想出沒起伏的呢？」

「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如實知曉他等眾生類的出沒起伏心！眾生內心所想都是依照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世間事物而生（即心在幻相、有所得中）！善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乃依持般若波羅蜜多（即以虛空無所有、不可得觀）！故實知他等眾生類的出沒起伏心——眾生依世間所想：固執有我和世間常存（此我和世間都是空相無常，所想癡妄），或固執有我和世間無常（此我乃四大和合空相，根本無我，所想有我，乃是癡妄），或固執有我和世間也常存、也不常存，或固執有我和世間不是常存或不是不常存（眾生內心因癡妄出沒起伏不定）！」（原經合併節略）

「有的眾生固執有我和這世界有邊或無邊（若心存世界星際虛空，則有邊、無邊，就不會癡妄幻想），或固執有我和這世界也有邊、也沒有邊，或固執有我和這世界不是有邊或不是沒有邊！」（眾生常有不著邊際想法，使內心出沒起伏不定）

「有的眾生固執這在世的生命和在世的身軀相同（即存在世生命有無就是身軀的有無幻想），或固執這

「眾生對世間一切事物的本來面目，眾說紛云，難得公平圓滿；而如來為了眾生，

生命和在世的身軀不同（內心幻相出沒起伏不定）！」

「有的眾生固執如來死後還會存在，或固執如來死後不存在，或固執如來死後也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或固執如來死後不可能存在、或是不是不可能存在！」（眾生為他事內心幻相出沒起伏不定！）

「善現！以上眾生的內心出沒起伏，雖是真理實際，但所餘的都是癡心妄想呀！」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〇五節文）

這時具壽向佛說：「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一切法的真如（即一切事物的自性或是本來面目或是佛性，實相），不是虛妄（即不是虛偽不實），不會變異（即不會有不同的改變）！它是極為甚深而難見難覺的。世尊！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佛果，都是用這一切事物的真如，以它不是虛妄、不會變化差異，來顯現出示以分別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證悟！世尊！一切法的真如（也就是一切事物的根本真理），這道理甚深，誰能相信瞭解呢？唯有那不退位（即已達所修功德不會退減的階位）的大菩薩（即等覺候補佛位的菩薩）！或是具有圓滿正見（即了悟因果事理等佛道）、漏盡（即已解脫煩惱）的阿羅漢，能聽到佛說這甚深真如，才能心生相信與瞭解！如來您為著那些（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依持，來自己有所證悟真如的真相，以分別顯著示現在這世間！」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這是為什麼呢？善現！真如是很難說得完全（即無盡），所以它的道理極深！」

「世尊！什麼緣故，說真如是無盡呢？」

「善現！因為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無盡的（因為世間眾生各站各角度看真理，所以事物真象，很難說得清楚完全，是非、公平，難說圓滿），所以真如就說不盡啦！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能證悟真如（即證悟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真理所在），所以才能獲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為了這眾生分別顯著示現世間一切事物的真如本相！由於這樣所以才名叫真實的說法者呀！」

這時三千大千世界（即俗說一切星際宇宙）所有欲界（欲界有六重天，各有天主子民）、色界（色界計有十八重天，

分別顯示世間一切事物的真如本相，以說真實法。（此解真如無盡之祕）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虛空為形相；非有為、非無為；不是在世間、不是出世間；無所繫掛所屬，眾如來依持它，證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故稱佛母，不可問形。（此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形之祕）」

各有天主子民）的天子（即天主），各以種種天的妙花香，遙遠散播以供養如來。大家來到佛的說法所在，向佛雙足跪拜頂禮，然後站立一旁，並恭敬合掌，大家向佛說：「世尊！您所說的般若波羅蜜多，它是什麼樣的形相呢？」

當時佛告訴眾天子說：「天子們該要知道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空為形相！（原經節略）以沒有形相為形相，以沒有願求為形相，以沒有外力造作為形相，以沒有生滅為形相，以沒有染污洗淨為形相，以沒有性（天然的本質）為形相，以沒有自性（即一切現象本體、一切心相體性）為形相，以沒有依止（即沒有依存定止）為形相，以不斷（即不中斷）非常（即不是平常）為形相，以不是一（即是數不清的）及非異（即是同一的）為形相，以沒有來去（即無始無終的）為形相！以虛空為形相等無量眾相！」

「天子們該要知道！這些眾形相，乃是一切如來（即佛）應身正等正覺，依照這世俗而說的，不是依照勝義（即勝妙之義）而說的！天子們該要知道！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這些眾相，乃世間天、人、阿素洛（又稱阿修羅，華譯非天，居須彌山北，大海之下）都不能破壞！因為他等也是這種形相的緣故；由於無相不能破壞，了知無相！像這種形相，即是無相；該是知道這是不可得的緣故！」

「天子們該要知道！這些眾相不是天所造作、不是非常天所造作，不是人所為、不是非人所為，不是有漏（即煩惱）無漏（即無煩惱），不是在世間、不是出世間，不是有為（有外力所為）、不是無為！它是沒有任何繫掛所屬，無法宣說透澈！天子們該要知道！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遠離眾形相！不應該把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什麼為形相的！」（原經以下節略）

這時眾天子們再向佛說：「如來您所覺察這些眾相，道理極為甚深！真是難見、難以覺察！如來您以現在覺察這些形相的緣故，在一切佛法以您無礙智（即自在無礙的智慧，乃佛智慧）來宣講；正如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這些形相上，分別開示（即講解）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著世間眾生們聚集眾生的法相！請您方便開示，使我等在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上，

得到您的無礙智慧！」（原經以下節略）

當即世尊告訴眾天子說：「正是，正是，正如你們所說的！天子們該要知道！一切事物等的現相，我如來以實際覺察是無相（即空相）！所謂變化障礙的（即不斷耗變幻障）是『色』相（即世間所有的山河大地等物質形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物質逐漸耗盡就是空無）；眾生在世間領納所求的是『受』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眾生是空，領納仍是空）；眾生對所愛的境界執取追求是『想』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想是空）；眾生在世造作一切是『行』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造作相空）；了別（即各別了知）是『識』相，如來實察是無相（因了別本空）；苦惱聚是『蘊』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五蘊原本是空）；生長門（即六根和外境生心之門）是『處』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處境是空）；多毒害（界乃差別之義，眾生因差別而多毒害）是『界』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界是空）；和合起（一切法由因緣和合而起始）是緣起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因法空）；能惠捨（肯施捨患人）是布施波羅蜜多相（因法界空），無熱惱（沒有身熱心惱之苦）是淨戒波羅蜜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仝上）；不忿恚是安忍波羅蜜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仝上）；不可伏（即不懈怠）是精進波羅蜜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仝上）；攝持心（即攝護持久心）是靜慮波羅蜜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仝上）；無掛礙是般若波羅蜜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仝上）；無所有是內空等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不顛倒是真如等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不虛妄是四聖諦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無擾惱是四靜慮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無限礙是四無量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無諠雜是四無色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無繫縛是八解脫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能制伏是八勝處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不散亂是九次第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無邊際是十遍處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能出離是三十七菩提分法相，如來實覺是無相；極遠離是空解脫門相，如來實覺是無相；最寂靜是無相解脫門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厭眾苦是無願解脫門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趣大覺是菩薩十地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能觀照是五眼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能壅滯（謙虛愚呆才能通神）是六神通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善決定是佛十力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善安立（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鎮定）是四無所畏相，如來實覺

「凡所佛法皆是無相，乃無依、無願、無所有、不可得，修行人可以各法相之提示，潛心修學自成正果。（此解法相之祕）」

「一切如來在修行中，曾印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都是無所作用、空不可得、不能成辦佛果，但依持般若波羅蜜多法，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故佛對般若波羅蜜多不

是無相；無斷絕（即堅忍不拔）是四無礙解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與利樂是大慈相，如來實覺是無相；拔衰苦是大悲相，如來實覺是無相；慶善事是大喜相，如來實覺是無相；棄諠雜（不誇耀、不求報才是捨得）是大捨相，如來實覺是無相；不可奪是十八佛不共法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善憶念是無忘失法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無取著是恆住捨性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現等覺是一切智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善通達是道相智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現別覺（即能顯現種種法相）是一切相智相，如來實覺是無相；遍攝持（即總持萬法）是一切陀羅尼門相，如來實覺是無相；遍攝受（即久持禪定遍悟萬法）是一切三摩地（即正定、三昧）門相，如來實覺是無相；善受教是聲聞果（即阿羅漢）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自開悟是獨覺菩提（即辟支佛）相，如來實覺是無相；趣大果是一切大菩薩行相，如來實覺是無相；無與等是眾佛無上正等菩提相，如來實覺是無相！」

「天子們該要知道！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這些等一切佛法相中，都能如實覺察是無相（即空相），由於這項緣因，我說眾佛得無礙智（即無所不知的自在智慧），無與相等者！」

善現問佛說：「怎麼說如來應正等正覺，知恩報恩？」

佛說：「（原經節略）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時，莫不依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在眾有相（即世間一切事物等幻相）及無相法（即真如、內外空等佛法）中，都以真正平等的佛覺，顯現印證（即以般若波羅蜜多的理性考驗），卻沒有實際作用！而能夠有作用的是無所有的緣故（因都是無相空故），無所成辦（不能成辦佛果等事）！因為眾事物的形相本質、空不可得的緣故！對於如來（即佛）能夠顯現無上正等正覺相的無相法，都沒有作用，無所成辦。善現！一切如來依持般若波羅蜜多法應身正等正覺佛果後，在一切時間裡對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沒有間斷，所以名叫真實知恩報恩！」

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告訴佛說：「世尊！一切法性（此指一切事物的本體）無生（即本不自生，乃靠因緣和合而生）、無起（即無始，乃繼前因而後果、不能起始），無知（即沒有知的能力，善現所指佛法本身而言）、無見（佛法乃佛所說

斷恭敬讚歎的回報。（此解佛知恩報恩之祕）」

「佛所說法乃辨明真理之所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只是佛法上的名詞而已；但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內涵，能教導眾修行成就佛果，並顯示世間各種空相，故是眾佛之母，（此解佛法名詞與內涵作用不同之祕）」

的見解，而佛法本身是沒有見解的）！怎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眾佛？怎是眾佛之母呢（善現把般若波羅蜜多，當成一般佛法名詞；按事物名詞言，它是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不能生出眾佛，也不是眾佛之母，故問。）？也能如實顯現世間事物相嗎？」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按一切事物法則是無生、無起、無知、無見的！不過依照這世間人的說法，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能生眾佛的（按世俗稱佛法，可教導眾修行成就佛果，故稱能生眾佛，此非指出生之生），所以就是眾佛之母！也能如實顯示這世間的百態形相的（因佛法乃佛所說，自可顯現世間百態，而般若波羅蜜多，不只是佛法名詞而已）！」

「世尊！那怎麼說眾事物法則是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呢？」

「善現！一切法性（即事物的本體）是沒有依存定止的（因事物本體是虛空幻相，乃空無所有、虛誑不堅緣故）！它沒有繫掛所屬（乃如幻、如影、如夢、如響）！由於這樣的緣因，所以這世間一切事物的本身就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啦！」（原經節略）

「善現！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然能生眾佛，也能顯現世間的眾相（乃由佛所說，而非佛法本身言）！而佛法（指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言）本身是沒有所生、沒有什麼顯示的呀！」

具壽善現向佛問說：「世尊！按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怎麼說不見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法則，故以名稱來顯示這色等一切事物法則的形相呢？」

佛說：「善現！按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按照這甚深的智慧言），由於不攀緣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法則，而生於識（即在沒有接觸色等一切事物法則時，而不曾生了別它等的心），是為不見色等一切事物法則（即是如沒有看過色等一切事物法則是什麼樣子時），故以個別名稱，以顯示色等一切事物法則的形相狀態！」

「再次：善現！按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眾佛顯示這世間的空相！（原經合併節略）使這世間眾生，接受這世間空、想像這世間空、思惟這世間空、了悟這世間空！」

「再次：善現！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空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

不可思議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遠離著形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寂靜相（即涅槃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畢竟（即到底）是空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無性空（即無一定自性乃以因緣和合）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自性（即佛性）空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無性的自性（即無本性非眾生）空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純空相（即真空涅槃相），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純無相無願相！善現！由這些的意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實相（即真如、法身、佛性等），所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叫諸佛之母！」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〇六至三〇八節文）

不思議等品（一會四十二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為但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具所有佛性（乃不變不改的覺悟性，即真理的覺知）、如來性（即覺悟如如之理的本性）、自然法性（即一切事物的自然性）、一切智智性（即佛智慧，乃知一切智慧中智慧的本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即難以用數量來稱讚）！無數量！無等等（即無上的等位）！還會更有其餘的事物了嗎!?」

佛說：「善現！非但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具有如此等等而已（原經節略），而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也是不可思議（因一切的生滅等現象都有不可思議之處），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的！」（以下原經節略）

「善現！在一切事物的真法性中（即不假不變真性乃本具清淨心體），心（乃無形精神作用，即八識）及心所（即心所有的各種思想現象）都是不可得的（因空幻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等緣故。）！」

「再次：善現！色等一切事物的狀態，本來給與眾生假設名稱，是不可能明瞭的，但偏

「凡世間一切事物等，雖是幻相，空不可得，但也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性。（此解修行人不可小視一切幻相之祕）」

偏給與假設名稱，而眾生就明瞭了它的狀態啦！這就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性呀！」

「善現！一切事物的自性（即一切事物，本來各有它不生不滅的自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因為它已失去原有的自性的緣故！（原經合併節略）一切事物不可給與假設思議、稱量、數量；因為這其中有平等和不平等性的緣故（世間一切事物各不一致，若是以假設思議、稱量或以數量來代表，有失平等公允的）！」

「善現！依你的意思，該怎麼說：一切事物等，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無自性中（即失去自性本體，乃是空的現象），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他不？」

善現答說：「得不到呀！世尊！」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由於這樣緣因，這一切事物都是不可思議（因一切事物等都有自性，而失去自性實為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因為一切事物都不可思議等緣故（原經節略）！那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所修有的佛法、如來法（即成就佛果法）、自然法（乃無為法）、一切智智法，也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〇八至三一〇節文）

辦事品（一會四十三品）

佛說：「善現！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它不取（對所愛的境界不執取追求）求和染著世間一切事物的緣故，所以它出現世間，能夠成就辦理以佛法渡救眾生的大事！」（原經節略）

善現向佛問說：「世尊！怎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它出現世間，不取求染著世間的

「一切世間事物不可以取求，不可以染著；不能夠取求，不能夠染著。（此解般若波羅蜜多戒貪之秘）」

「凡修行人要先成就安忍波羅蜜多，因為安忍功德勝過智慧斷除的無量無邊。（此解無生法忍與安忍功德之秘）」

一切事物呢？」

佛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麼說：你頗見過這世間一切事物等可以取求染著的不？能夠取求，能夠染著不？」

善現答說：「不曾見過，世尊！」（因世間沒有事物可以永遠取求染著的，例如珍寶人死帶不走。）

佛說：「好呀！好呀！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

「善現！我也沒有見過一切事物可以取求，可以染著；由於不曾見就不會取求，不會取求就不會染著的！」（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欲界（計六重天）色界（計十八重天）的眾天子向佛說：「世尊！（原經節略）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安忍喜樂的心境，來自從中思惟，並稱量觀察！發覺所成就安忍的功德，勝過那智慧斷除（即斷除一切煩惱眾苦等）是無量無邊的！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許多隨著誠信修行所有的智慧斷除，都是來自已得的無生法忍（即把心安住在不生不滅的道理上，使內心如如不動）和大菩薩忍（菩薩有四忍法即無生忍、無滅忍、因緣忍、無住忍）少分（即少部份）的緣故！世尊！許多隨著佛法修行：第八（即第八識、梵稱阿賴耶識，乃能含藏眾法的種子，華譯藏識。）、預流（梵稱須陀洹果）、一來（梵稱斯陀含果）、不還（梵稱阿那含果）、阿羅漢、獨覺（即緣覺辟支佛果）等修行的成就，這所有的智慧斷除，都是來自已得的無生法忍和大菩薩忍少分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一一節文）

眾喻品（一會四十四品）

這時具壽善現問佛說：「世尊！若是有大菩薩聽到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

「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一世二世乃至數世就可證得佛果成就，必須要修行人誠信深解，堅

並能書寫、讀誦、受持、思惟、修習，而這些大菩薩從什麼處所沒世（即從什麼因緣離開世間的），又來投生到這世間的（即佛教化的世界中）？」（以下原經節略）

佛說：「善現該要知道！這些大菩薩有從人趣（即六道輪迴的人道）離開世間，又來投生人世；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些修行菩薩乘（即大乘佛法）的眾男子、眾女人等，先世（即前世）喜歡聽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佛法，（原經節略）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由於這種善根，從離開人世，又來投生人世；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仰瞭解，受持、修習！」

「再次：善現！有些修行菩薩乘的補特伽羅（即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五道中之一道上的），雖然在早前世得聽過般若波羅蜜多等一切佛法，而沒有在當時詢問甚深佛法的義理；而如今投生人間，聽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內心不解迷悶，猶豫怯懦不敢問人！或自己有不同的解釋！」

「有菩薩乘的補特伽羅，雖然在早前世聽得般若波羅蜜多，也請問過甚深義理，但經過了一日，二日，三、四、五日，而不能隨法順利修行（即不得修行入門）！直到今生人中，聽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只經過一日，乃至五日，就內心充實堅固，不能破壞的；不過若是今生遠離所聽，那就會不久就退轉忘失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早前世雖然請問過甚深義理，但不能如所說隨法順利修行；所以在今生若遇到好的朋友，受到殷勤地向勸鼓勵，便樂於聽受；若是沒有好的朋友，或是有時樂於聽經、或有時不樂於聽經，或有時修行堅固、或有時修行退失！內心輕浮動搖，進退失常，如同堵羅綿隨風飄颺！」

「善現該要知道！這些補特伽羅發心修向大乘佛法，歷時不久！未能多加親近真正的善知識（即信解佛法學問淵博的人），也不曾供養眾佛世尊！不曾受持、讀誦、書寫、思惟、演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你該要知道：這些補特伽羅未曾修學這甚深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等波羅蜜多！乃至未曾修學無上正等正覺！」

持空理才能迅速到達佛岸。（此解般若波羅蜜多乃到達佛岸的必備器具之祕）

「善現！你該要知道！這些修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能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也不能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攝護其他眾生！又不能隨佛法順利修行這般若波羅蜜多！由於這項緣因，這些善男子、善女人等或墮落到小乘聲聞（即阿羅漢）地或獨覺（即緣覺辟支佛）地（即從大乘菩薩印證佛果地降落到小乘）。」

「再次：善現！這如同航行在大海中，而航行的船破裂！其中眾人若是不取木頭、器物、浮囊、板片，或屍體做依浮的，定會被淹死，不能到達另一岸上！若是能取得木器等物做依浮，這可知他等不會被淹死，而且能到達另一岸上，不會受到損害，而得到眾項妙樂！」

「善現！這善男子等若能書寫、受持、讀誦、思惟、修習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為依附！且能修習六波羅蜜多，乃至無上正等正覺，以為依附！就不會中途墮落，淪為小乘聲聞或獨覺果，以至終不能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如人想要走過險惡的曠野，則要有路程中保護和資糧的器具一樣，能有這些器具，必會到達那安樂國土！（原經節略）善現！那些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接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能接受善巧便利的方法！就不會墮落到聲聞或獨覺的小乘修行，更會迅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二一至三二三節文）

真善友品（一會四十五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初業（即初次的行為，此處指初次的修習）的大菩薩應該怎麼說：以修學般若、靜慮、精進、安忍、淨戒、布施等波羅蜜多？」

「在如幻如夢的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要歸向本體空性，才會安樂。凡大菩薩發願求得無上正等正覺，乃是要向眾生講說不和合的道理；因不和合就可以得到不生不滅，免除眾生生死輪迴的痛苦，並使

佛說：「善現！初業的大菩薩，若是想要修學六波羅蜜多！（原經節略）應該內心有這樣的念頭：『所修六波羅蜜多的功德，要普遍給與一切眾生，並和眾生把功德共同迴向無上正等正覺！』善男子！你不應該以一切世間事物，而取求無上正等正覺！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不取求一切世間事物，便會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原經節略）善男子！你不要以一切世間事物而生了貪愛的心！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世間事等（即色等）不可以貪愛！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世間事物自性（即一切現象的本體）都是空幻的緣故！」

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能做這難事！即是在一切世間事物的自性空幻中，希望求取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要想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原經節略）眾大菩薩雖然知道一切世間事物如幻、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變化事、如尋香城！因為這些自性都是空的！只是為著世間眾生得到利益的緣故，為使世間眾生得到安樂的緣故，為了想拔救世間眾生的緣故，為了給世間眾生作歸依的緣故，為了給世間眾生作宅舍的緣故，為了想作世間眾生究竟（即終極）的道路緣故，為了給世間眾生作洲渚（即安息地）的緣故，為了給世間光明的緣故，為了給世間作焰炬的緣故，為了給世間眾生作導師的緣故，為了給世間眾生作將帥的緣故，為了給世間眾生作所指向的緣故！因此才發出心願朝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為了給與世間眾生作宅舍的緣故！並發心朝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呢？」

佛說：「善現！大菩薩要想為世間眾生講說：『一切世間事物都不要因緣和合而成（即回歸一切事物原本的空性，也就是除去因緣和合的有生、有滅、有壞、有變等）』，所以發下願心朝向無上正等正覺，（原經節略）這就是為給世間眾生建宅舍的緣故！並發願朝向無上正等正覺！」

善現又向佛問說：「善現！一切世間事物不相和合！即兩者不相所屬（即各有各的本體，恢復各

這星際世界消失，得到永遠清淨安逸。（此解不和合之祕）」

體的空性，解除了有生有滅；即世間一切沒有配偶，自無生殖，而無生即無滅。）！因為不相所屬，就沒有生，既沒有生，那就沒有滅！而沒有了滅，那就不會相互和合（因無生無滅乃虛空境界，既是虛空就沒有了因緣和合了）！這大菩薩想要為眾生講說一切世間事物，都是要有這不相和合的現相；所以發下心願朝向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一三至三一六節文）

趣智品（一會四十六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誰對於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長久對於無上正等正覺，發下意願趣求的精勤修行！已曾供養百千俱胝（又稱俱致華譯億）那庾多（又稱那由他華譯億）佛！在眾佛所發的弘大誓願，使善根淳正成熟，而且得到無量善心的友人，所攝護接受的緣故！乃對於這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才能發生誠信深解的！」

具壽善現再向佛問：「世尊！若是大菩薩能對於這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發生誠信深解的，他是什麼本性？什麼形相？什麼狀態？什麼貌樣？」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已調適降伏貪（即貪愛五欲）、瞋（即瞋恚不忍）、癡（即愚癡不明）的個性！遠離貪、瞋、癡的形相！遠離貪、瞋、癡的狀態，遠離貪、瞋、癡的外貌！（原經節略）這才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誠信深解的他！」（原經以下節略）

「世尊！若是大菩薩誠信深解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該有什麼趣向？」

「善現！這大菩薩該趣向（成就果報）是一切智智（即佛的一切智中智慧）！」

「修行人能調伏貪、瞋、癡的個性，無貪、瞋、癡的心態與外貌，才能誠信深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解誠信深解之祕）」

「世尊！若是大菩薩趣向一切智智！他能和一切眾生為所趣向的歸依是吧!?」

「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大菩薩能和一切眾生為所趣向的歸依（即使眾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一切智智）！」

「世尊！這大菩薩能做這樣困難的事！所謂擐（即穿上）這般堅固的甲冑（即武士的盔甲），並發願說：『我該度化解脫一切眾生，都使他等證得究竟（即終極）涅槃（即不生不滅的成就）！』雖然他對於眾生做出這樣的難事，而看不見眾生有所動靜！」

「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一樣！再次：這大菩薩所擐的甲冑，不屬於色、受、想、行、識等世間的一切事物，乃至一切智智！因為這一切畢竟（即到底）是無所有，它不是菩薩！不是甲冑的緣故（因世間一切事物乃是空無所有，故不是菩薩，不是甲冑）！」（原經以下節略）

「世尊！這大菩薩普遍為著拔救一切眾生！要使他等般涅槃（即成就佛果後圓寂）而擐這甲冑（即指般若波羅蜜多），這大菩薩但求得一切智智而擐上甲冑！由於這樣緣因，所以大菩薩的修持功德（指大乘佛法功德），不會落到小乘聲聞（即阿羅漢）或獨覺（即緣覺辟支佛）的階位！」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

這時具壽善現告訴佛說：「世尊！這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沒有能修的！沒有方法修行、也沒有處所去修！也沒有入門而得到修習的！這是為什麼呢！世尊！不是從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義中，而有少許實際法則，可以得到名叫能修的！或所修的法則等！」

「世尊！若是修行一切佛法——或是修不實際的事物！或是修無所有的空性（即虛空境界），或是修沒有攝護受持（即無依處）的境地！或是在除遣（即除去或遣散）修一切世間事物，乃至修一切佛法呢？」（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佛告訴具壽善現說：「善現！應該依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驗知不退轉（即修行功不退減）的大菩薩！若大菩薩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道相智（對一切道法差別相的智慧）、一切相智（乃佛通達總相與別相，化道解惑的智慧），而內心不生固執染著，才知道他是不退轉大菩薩（換言之：已證明這大

「修行人聽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內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不退後捨棄；必須隨順眾生，修得一切智智；以度救眾生為職志，不要對眾生有所驚怖，沈沒、退後捨棄；一切如幻、如夢、如光影、如陽焰，面對眾生大慈悲、大喜捨。（此解不驚怖、不沈沒之祕。）」

菩薩已修得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佛法了）！」

「善現！這不退轉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貪、瞋、癡、慢心所牽引，不為種種餘雜染心所牽引！不離六種波羅蜜多！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內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也不退後捨棄；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聽講、受持、讀誦，究竟通達利益，繫念思惟，按照所說修行，而不厭倦的緣故！」

善現向佛說：「世尊！這大菩薩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內心不驚、不沈等，也不退後捨棄！這大菩薩怎麼說，以修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相續（即不斷）隨順趣向臨入（即依次朝向進入）一切智智（即佛的智中智），應該這樣地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可！」

善現問說：「世尊！這大菩薩怎麼說相續隨順趣向臨入一切智智？」

「善現！若是大菩薩相續隨順趣向臨入一切智智！及空（原經節略）、無相、無願，虛空、無所有，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真如（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界（即真如理性）、法性（眾生叫佛性；非眾生叫法性，乃不生不滅本體），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即不生不滅性），法定（即不散亂如如不動）、法住（安住如一）、實際（即真實），虛空界、不可思議界，無造作（不是有為造作），如幻、夢、響、像、光影、陽焰、變化事、尋香域，以修行甚深這般若波羅蜜多！」（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問說：「世尊！如您所說，若是大菩薩相續隨順趣向臨入一切智智及空等（原經節略）。世尊！這大菩薩為修行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不（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不修行色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原經合併節略），若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是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那都是一致的真如！就沒有二樣、沒有分別了（即乃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道理，同是修行一致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二六至三二八節文）

真如品（一會四十七品）

這時欲界（即有淫、食欲的眾生住所，上自六欲天，下至無間地獄；此指六欲天言）、色界（無淫、食二欲，有宮殿物質的眾生住所，有十八重天）眾天子（即各天的主宰）各持天上種種香花，在遙空散播到佛講經的大法會上（即當時的中印度摩伽陀國、靈鷲峰頂的上空），大家來到佛所，頂禮叩跪，各站一旁，並向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最是甚深的道理，它難見難覺、不可尋思！如果能渡過這尋思境界，就覺著微妙和沖天破寂；這是聰明的智者，所能瞭解，而不是眾世間人所能信仰接受的佛無上正等正覺！」

「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都在這經中，作這樣地宣說：講說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原本是空），就是一切智智（即佛智慧中的智慧，乃明瞭空不可得的智慧）！（原經節略）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即真正無上平等的覺知），就是一切智智！這此沒有兩樣、沒有分別、也沒有窮盡（因為都是虛空，乃無量、無邊，沒有窮盡。）！」

當時佛世尊告訴欲、色界的眾天子說：「正是、正是！正如你們所說的！眾位天子（原經節略）！我看到這宗的涵義，內心常常趣向寂靜（即脫離一切煩惱叫寂，杜絕一切苦患叫靜；乃涅槃的道理）的方面，不喜歡講說世間一切事物等（即世間一切事物法則，乃至一切智智，不能和般若波羅蜜多所相同論。）！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所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就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所印證的無上正等正覺！但是這無上正等正覺（即真正的平等的覺知），沒有能印證、不是所印證的，也沒有處所印證，也沒有印證的時間（因如來以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要印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卻是空不可得，無法印證）！眾位天子！這般若波羅蜜多，有極深的微妙，乃是不二一（即唯一的）現行（即示現所行），不是眾世間所能比喻衡量的（即世

間一切事物不能和般若波羅蜜多相比）！」

「眾位天子！這般若波羅蜜多佛法，猶如甚深虛空！甚深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道理）！甚深法界（即真如的理性）！乃至不可思議界！所以它無量無邊、無染無淨、無知無得、無造無作（原經節略）！」

這時欲、色界的眾天子向佛說：「世尊！您所說的佛法，極深微妙！不是眾世間終能信仰接受的！」

「世尊！這極深微妙的佛法，不為吸收取求世間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法則，乃至一切智智（原經合併節略）；不為捨棄世間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法則，乃至一切智智的緣故，而講說這佛法的！」

「世尊！這世間眾生多是去吸收取求的行為，以致有了我的觀念，而執著我！所謂色（即世間物質）、受（即眾生領受一切）、想（即眾生意想一切）、行（眾生對一切的行為）、識（即眾生的心靈趣向）等一切事物，乃至一切相智（對一切眾形相的智慧，即佛智慧），都是執著是我！是我所有！」

這時佛告訴眾天子說：「正是、正是！正如你們所說的。眾位天子們！若是菩薩為了吸收取求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的緣故，而有所行為；或是為了捨棄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的緣故，而有所行為！這位菩薩就不能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等！乃至修得道相智（又稱道種智，乃菩薩知一切法的差別相的智慧），及一切相智！」（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當時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即佛弟子須菩提）向佛說：「世尊！這極深微妙的佛法，順利隨著般若波羅蜜多，乃至順利隨著道相智、一切相智！」

「世尊！這極深微妙的佛法，在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的無礙（即沒有障礙的看法，即視之是空）！乃至道相智、一切相智無礙！（原經合併節略）世尊！這極深微妙的佛法，無生、無滅（即沒有生滅）。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把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世間事物，乃至道相智、一切相智都當成無生無滅的緣故（即把一切當成空不可得，無所有的緣故）！」

「世間眾生有著攝取的行為，因此有了我的觀念，由於執著有我及執著我所有，致不能修得般若波羅蜜多；自無一切相智的成就。（此解我執之祕）」

「世尊！這極深微妙的佛法，都是沒有腳跡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世間事物，乃至道相智、一切相智都是沒有腳跡、空不可得的緣故！」（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欲、色界的眾天子們又向佛說：「上座善現（即坐在首座的善現，有尊稱的意思），隨著您如來降生這人世間，乃是佛您的真正弟子！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善現所說的眾佛法，都是一切與空相應（即相關）的緣故！」

當時善現即告訴眾天子們說：「怎麼說善現隨著如來而生呢？那所謂隨著如來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而生的緣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如來的真如，無來無去（即沒有開頭與終了，表示如來所說的佛法真實，始終無量無邊）！那善現的真如，也是如此！而如來的真如，就是他所說的佛法真如（即所說佛法真實不虛、如常不變）！這些真如，若是沒有真如性，也就是沒有不是真如性！而善現的所說佛法的真如，也是如此！」

「如來的真如：常住為相（即有永恆安住的形相）！他沒有變化不同，沒有個別差分！遍諸法轉（即普遍宣講佛法，如轉法輪）！他沒有任何掛礙！他所說的佛法，也是沒有任何掛礙！同一真如，沒有兩樣、沒有分別、沒有人為造作！這種真如，是永恆真實的形相；沒有任何時間裡不是真實不變的。那善現的真如，也是隨如來一樣的；所以說善現隨如來而生的！」

「再次：如來的真如，不離開他所說的佛法真如！善現的真如，也是如此的！所以說善現隨如來而生。雖然說是隨生，而無所隨生，只是善現的真如，不是不同佛的真如緣故！」（以上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二八至三三一節文）

正在說明這真如的時候，在這三千大千世界中，發生了六種震動（即星際地殼發生動、涌、震、擊、吼、爆，預兆大聖或真理的顯現）！這全星際三千大千世界，東涌（即湧，乃上升冒出）西沒（即沉沒收縮）、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這表示宇宙星際太空形貌，乃如變形蟲般，所有虛空，無定形、無定貌，它承載著，一眼望際有億萬數不清的大小星球）！欲、色界的眾天子們，以難得聽到的真如的說

〔如來真如，常住為相，無來無往，遍轉法輪，無所掛礙；善現隨佛所生，也無所隨生；只因同佛真如，故言隨佛而生。（此解佛真如與佛隨生之祕）〕

〔佛說三千大千星際太空世界，可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

、中涌邊沒、邊涌中沒；這浩瀚虛空，承載著無量無數的星球幻相，它卻是龐然沒有定形的大無相，以現代科技可知宇宙是如同變形蟲狀的宇宙，以證明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的深義。（此解虛空大無相之祕）」

「佛說六萬菩薩，已在過去供養親近五百眾佛，也修習六般若波羅蜜多等法，因內心沒有空念，致不能正性離生，成就大菩薩地位！（此解內無空念之祕）」

明，便以各種天上妙花散下，供養給世尊和上座的善現尊者！並向佛說：「很奇特的呀！世尊！從來沒有過的！上座善現由於真如的緣故，隨著如來您而出生在人世間啦！」

當即善現告訴眾天子們說：「你們該要知道，上座善現不是由於世間一切事物的緣故，而隨如來出生在人世間的！不是由於世間一切事物真如（即世間一切事物成為真如）的緣故！（原經節略）不是由於不離世間一切事物、或不離世間一切事物真如的緣故！乃至不是由於不離無為（即不離開沒有造作的世間），或不是由於不離開無為真如（即不離開沒有造作的真如世界）的緣故，以上等因而隨著如來出生在人間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諸位天子們！這些世間一切的事物，都是空無所有！而隨著如來出生的處所，都是空不可得呀！（上座善現隨如來出生人世，為著教化渡救眾生，空不可得而來。）」（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舍利子向佛說：「世尊！眾事物若是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那就是法界（即真如的理性）、法性（即佛性或實相）、不虛妄性、不變異性，乃至不可思議界，都是最極深的道理！」

「世尊！這其中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空不可得！而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成為真如空不可得！（原經合併節略）乃至道相智（即菩薩的智慧）、一切相智（即佛的智慧）都空不可得；至於道相智與一切相智成為真如，更是空不可得！」（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正是、正是！正如你所說的！這裡有六萬菩薩（指修大乘佛法的人），已在過去曾經供養親近五百眾佛，在每一佛所他等都發下弘願，要正信出家。他等雖然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即禪定）五波羅蜜多，卻不吸收接受般若波羅蜜多，也不吸收接受善巧修行，而又無便利的方法的緣故！他等內心生出別種不同的想法，行了別種不同的修行；在修布施時心存念頭是：『這是布施、財物、接受人，而我能布施！』（即心不存空想，遠離般若波羅蜜多）至於修淨戒、安忍、精進、靜慮，都是存著有我的念頭！（原經節略）他等遠離了般若波羅蜜多和善巧便利的方法（即是不能空想，脫離般若波羅蜜多）！由於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修行，所以得不到大乘菩薩的成就，不能入正性離生的階位（即不能斷貪、瞋、癡，超出三界生死，成就菩薩階位）！」

（原經節略）

「舍利子！這些修行菩薩道的眾修行人，雖然有著修習菩薩道空、無相、無願的解脫法門，而遠離般若波羅蜜多和善巧便利的方法緣故！在實際印證上，只能取得聲聞果（即阿羅漢果）！」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是什麼因緣的緣故？那些菩薩修行空道，以及無相、無願的解脫法門，不吸收接受般若波羅蜜多，又沒有善巧便利的方法，便是印證那實際取得聲聞果（即阿羅漢果）或獨覺菩提（緣覺辟支佛）呢!?而有些菩薩修行空道、無相（即無形）、無願（即無願求）的解脫門！吸收接受般若波羅蜜多，且有善巧便利的方法，他等就不印證那實際（即聲聞或緣覺果），卻能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呢!?」

佛說：「舍利子呀！若是眾菩薩有遠離一切智智心（即遠離求取佛智慧及佛果正覺的心），而修行空道、無相、無願的解脫法門，這些眾菩薩不吸收接受般若波羅蜜多，又沒有善巧便利的方法的緣故！那只能印證那實際取得這聲聞果或獨覺菩提；若是眾菩薩不離一切智智心（即不離求取佛果及佛智慧的心），而修行空道、無相、無願的解脫法門，這些菩薩吸收接受般若波羅蜜多，且有善巧便利的方法，就能進入菩薩正性離生的階位（即斷除貪、瞋、癡，及超越生死輪迴而得菩薩乘果的階位）！更可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譯：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舍利子！有些菩薩（指修行大乘菩薩道的）從最初發下願心起，常常不遠離一切智智心（即不離求取佛果及佛智慧的心），並勤以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即禪定），又不離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他等雖然心中想著過去、未來、現在的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且具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梵語塞犍陀，華語蘊，或陰、或眾，乃積集的意思；以上有五項積集）等；而眾菩薩只作心想，但不求取眾佛的外貌形相（因為眾佛外貌形相乃是空幻不可得）！雖然眾菩薩修行一切空、無相（即無形相）、無願（即無願求）的解脫（即解除脫離）法門，也不在求取這些佛法的所得形相！雖然心想有其他種種功德的善根，但他等卻和眾生們共同迴向無上正等正覺！也並

「凡修行人發下成就佛果的心願，除勤修六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的方法；雖然修行一切空、無相、無願的解脫法門，卻

不在求取這些佛法所得的形相：雖然心想其他種種功德的善根，但和眾生共同迴向無上正等正覺，卻不想求取佛果的形相：這樣就不會落到聲聞或獨覺的階位，而會直接成就佛果。（此解成就佛果之祕）」

「大菩薩印證佛果，並非難事：只要能證知：沒有方法能印證佛果、沒有方法有所印證佛果、沒有印證佛果的

不求取這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形相！舍利子！你該要知道：這些大菩薩不會住落在聲聞（即阿羅漢）或獨覺（即緣覺辟支佛）的果地，而會直接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是什麼緣故呢？」（原經節略）

「舍利子呀！這些大菩薩有著善巧便利的方法緣故！他等以遠離一切幻相心，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波羅蜜多！乃至修行道相智（即菩薩知一切道相差別的智慧）、一切相智（即佛通達眾法總相與別相、化道斷惑的智慧）！」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如我瞭解佛您所說的意義，若是菩薩從最初發下心願，乃至究竟（即終極），都要吸收接收般若波羅蜜多！不遠離善巧便利的方法（即修行六波羅蜜多及空不可得）！這樣的大菩薩必定會接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原經節略）

「世尊！有修菩薩乘（即大乘菩薩道法）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在遠離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而要求取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該要知道他等在所求無上正等正覺或得不得（即該要得，但是得不到的）！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這些菩薩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遠離了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於所修行的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波羅蜜多，及一切佛法，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都是求取外表形相的緣故！」（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如佛您所說：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極難相信與瞭解，很難得到印證（即是佛果很難印證）；但如我思想佛您所說的意義，這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極容易相信與瞭解，很容易得到印證！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若是能相信與瞭解：這佛果正覺是沒有方法能印證的！沒有方法有所印證的！沒有印證的處所，沒有印證的時間，也沒有由此而有印證的（即沒有門徑來印證）！只是能相信與瞭解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而已！」

「若是有人能證知這沒有方法能印證、沒有方法有所印證、沒有印證的處所、沒有印證的時間、也沒有由此而有印證的，那就能證得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以一切事物法則畢竟是空！在畢竟空中都沒有事物法則可名叫能印證的、可名叫有所

處所，沒有確定的時間能印證佛果，也沒有由任何門徑可印證佛果，因為眾事物法則都是空的，若增若減都是無所有、不可得的；這樣的證知，就能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了。（此解印證佛果正覺之祕）」

印證、可名叫印證處所、可名叫印證時間、可名叫由此而有所印證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眾事物法則都是空的！若是增、若是減，都是無所有，都是不可得的！」（以下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佛告訴具壽善現說：「善現！好呀、好呀！你如今能夠為眾大菩薩善於講說這般若佛法的大要！你的所說都是如來威神的加被（即加以被助）！這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善現！若是大菩薩在事物法則的真如（真實不虛，如常不變）、不可得的現象，深切發生相信與瞭解，知道一切事物法則沒有差別的現象（因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空相自無差別），而聽到講說這樣眾事物法則的真如不可得的現象，他的內心就不會驚訝、不會恐懼、不會惶怖、不會懷疑、不會懊悔、不會退縮、不會沒落！這大菩薩就會很迅速的得證無上正等正覺！不會墮落到聲聞（即阿羅漢）或獨覺（即緣覺辟支佛的小乘）的地位！」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二二至三二四節文）

菩薩住品（一會四十八品）

這時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想要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該對於什麼安住？該說怎樣安住？」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想要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該對於一切眾生安住著平等心，不該安住那不平等心（因古印度有四大種姓及賤民的不平等，故不該存有不平等心）；該對於一切眾生起平等心，不該起不平等心；該對於一切眾生以平等心交談，不該以不平等心說語；乃至該對一切眾生起畢竟（終極）空、無所有、不可得心，也要以這樣心，該和眾生們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起空、無相（即沒有形相）、無願（即沒有願求）心，也以這樣心，該和眾生交談。善現！若是大菩薩

要想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以無所得為便利的方法！該在這樣的安住！」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二四至三二五節文）

不退轉品（一會四十九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不退轉（即不退減所修功德善根）大菩薩（修行大乘佛法至第七遠行地即達功德善根不退轉）有什麼行為？有什麼狀態？有什麼形相？而知道他是不退轉大菩薩!?」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能看這世間一切事物沒有行為表現，沒有狀態，沒有形相（即看這世間事物為空幻無常，乃一片虛空言）；該要知道這就是不退轉大菩薩。」

具壽善現又向佛問說：「世尊！（原經節略）這大菩薩對於什麼事物要退轉（即遠離什麼事物），所以名叫不退轉？」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對於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法則，乃至無上正等正覺退轉（即遠離以上等等有形幻相），所以就名叫不退轉！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色、受、想、行、識等一切事物法則，乃至無上正等正覺，都是自性（即一切現象的本體）無所有！這大菩薩在其中不能安住（即不能安住在無所有中），所以名叫退轉！」

「再次：善現！若是不退轉大菩薩，會永恆常常成就：慈、悲、喜、捨等應身行動的形相，並有語言和心意的作為！若是有這樣眾行為、狀態、形相的話，這該知道他就是不退轉菩薩！」

「再次：善現！若是不退轉大菩薩，進出往來，他的心中不會迷失犯錯，永恆安住在正念正知上！進行停止有大菩薩的威儀！日常行、住、坐、臥，舉手投足，也是如此！凡所

「凡修行大乘菩薩法，必須遠離一切世間的事物有形幻相，乃至無上正等正覺之有形幻相，才名叫不退轉；不然就叫退轉。（此解不退轉與退轉之祕）」

「凡修行大乘菩薩法，必須堅信萬法本空，不受惡魔從

行走必看地上（因恐怕投足傷及蟲蟻），而安祥繫念，只是直望向前（即目不斜視），在運動及語言間，終久日常不發暴躁！善現！若是能夠成就這般眾多行為、狀態、形相，該要知道他就是不退轉的大菩薩！」

「再次：若是不退轉大菩薩，他的覺慧（即了悟的智慧）堅固！能夠深入了悟，當聽到佛法時，會恭敬地信受！隨著所聽到的世間法，或是出世間的佛法，都能夠以便利的方法，投入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真理趣向！他在世間造作的眾多事業，也以般若波羅蜜多投入法性（即眾法本性，乃佛性、真如、實相）！看不到一件事，會超出法性的！假設見有不和法性相關的，也能以便利的方法，投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真理趣向的；由於這樣看不到超出法性的事業！善現！該要知道，這就是不退轉大菩薩！」（原經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看不到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可以相信修行的！也看不到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可以相信修行的（因大菩薩了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知道一切空不可得的緣故）；善現！若是有菩薩成就了這樣行為、狀態、形相，該要知道，這就是不退轉大菩薩！」（原經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對於一切智（即阿羅漢知一切事物總相的智慧）的想法退轉（即以一切智為空不可得的退轉想法），所以這名叫不退轉（因契合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理趣）！這是為什麼呢？善現！這大菩薩以自相空（即本體現象是空的），來觀看一切事物法則，他已進入菩薩修行正性（即斷除貪、瞋、癡等），而遠離了三界生死；乃至看不見有少許的事物可以得到（即深知空不可得的道理）。由於了悟這空不可得，所以就無所造作（即不修行一切智）！這無所造作緣故，就畢竟（即終極）沒有新事物產生和死滅，這就名叫無生法忍（即把心安住在不生不滅的道理上）！由於得到了無生法忍，所以名叫不退轉大菩薩！」

「善現！（原經節略）設有惡魔來到不退轉大菩薩的住所！為了要氣惱破壞大菩薩，故意對菩薩說：『無上正等正覺和虛空等的自性（即本質）、自相（即本體），都是畢竟是空！都是無所有；而眾事物的自性，也都是一樣空的！（原經節略）你等說什麼要白白受這勤苦，以求證無上

內心中破壞氣惱，要堅持空無所得，為求行慈、悲、喜、捨，以普度教化眾生，安忍一切苦難，證悟無上正等正覺。（此解心存眾生，對抗惡魔之祕）」

「凡修行大乘菩薩法，乃求利眾生，以自利；這就是進入不退轉，而成辦上士：迅速證得無上佛果正覺。若是捨眾生，以求自利：走向個自靜修的小、中乘聲聞或獨覺果：進入退轉階位，而成辦下士：永遠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此解上士與下士之祕）」

正等正覺呢⁉你等應該捨棄這大菩提願（即覺悟救渡眾生的佛道大願），不要在這長夜白白為利樂一切眾生，而自己忍受這勤苦啦！雖然你等做了種種難做的苦行，要想求得菩提（即佛道的正智），但終底是得不到的！』」（原經以下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從最初發下心願，在聽到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他的內心堅固，不會移動、不會轉退！於是永恆地正信，修行這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由這修行而有成就；得進入菩薩的正性離生（即斷除貪、嗔、癡，及遠離生死三界），並進入不退轉的修行階位！所以惡魔雖然設有種種矯詐便利的方法，卻不能退轉菩薩所發下的大菩提心！善現！該要知道：這就是不退轉的大菩薩！」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大菩薩說什麼以不退轉，所以名叫不退轉？說什麼以退轉，所以名叫不退轉？」

佛說：「這大菩薩的修行功德，已超過聲聞或獨覺地（即超過阿羅漢果及緣覺辟支佛果，乃二小乘成就的地位）！不再退滅墮落到這小中乘的地位果中（即不再墮落回阿羅漢果或獨覺辟支佛果）；由於這樣，所以說是不退轉！所以名叫不退轉！這大菩薩在最初發願，遠離修行小中乘（即自利獨修）的聲聞及獨覺果地！對於小中二果地，決定退轉捨棄，而進修大乘菩薩道（即自利及利眾生），以求取佛果正覺！由於這樣，所以說以退轉，故名叫不退轉！」

「再次：善現！若是不退轉位的大菩薩，永遠要做上士（士即事，要成辦上求取佛果及普救眾生的大事）！而不做下士（即成辦自己成就的下事，如小乘阿羅漢及中乘辟支佛果事）！」（原經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一切煩惱，不會在他眼前出現！在一剎那間可以增進功德，乃至證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在任何時間中，心中沒有雜亂！所以我說這大菩薩永恆是上士！而不是下士！這該知道：他就是不退轉大菩薩！」

「再次：善現！若是這不退轉大菩薩，對眾世間文章、技藝，雖然得到善巧，但並不喜愛執著；這是為什麼呢？這大菩薩通達一切事物，畢竟都是空；所有文章、技藝都不可

「凡修行人，不求喜愛執著俗家文章技藝；雖然瞭解通達外道理論，但要遠離戲論雜穢，保持清淨不退轉。（此解不排俗外，保持不退轉之祕）」

「佛以應身轉世，為度化眾生，宣講八萬四千法門，而按眾生所知水平與俗習，以萬法的幻相假空——曾說過西方極樂及東方琉璃的世界，並地獄、三界等等；莫

得！而有些世間文章技藝，都有雜穢字語及有邪劣使命的攝影！所以這大菩薩知道而不去做！同時這世間俗家外道的書論，雖然大菩薩也很知道，但不喜愛、執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大菩薩了知一切事物的性相本空，也不可得！且眾世間俗家外道書論的所說事理，多有出入增減，對於佛菩薩道不能隨順！而有些都是戲論雜穢語氣的攝影！所以大菩薩知道而不喜染。這也就是不退轉大菩薩！」

「善現！這大菩薩不看很少的事物法則（即看很多的事物法則）！可以在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後，講說有退轉的佛法（即修行小乘阿羅漢及中乘辟支佛的佛法），也講說沒有退轉的佛法（即修大乘佛菩薩道法）！（原經節略）而對於佛自己所成就的不退轉地位，所攝受的眾佛法，會現知現見（即知見出現在眼前）、沒有困惑！沒有疑慮！這也就是不退轉大菩薩！」（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安住這地位中，祂莊嚴清淨所居的佛土，以成熟（即教度教化）眾生！教他等修行眾功德！對於心中有邪魔劣事的挑起，即刻就能覺知，而不隨那魔事的勢力迷轉；也善於摧滅種種的魔事，使它不作障礙所修的功德！」

「善現！譬如有在世間造作無間地獄（梵語阿鼻地獄，乃八熱地獄之一，在世間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中血、破壞僧團和合，即下十八層無間地獄）罪孽的眾生！他那無間罪孽的心，時常隨著追逐，直到命終死亡、附魂不捨！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這無間罪孽會纏繞增加，永遠隨著他的生死轉世，在他的命終壽盡，也不能因死亡而伏沒！假設他有其他的善心，也不能遮蔽！」

這不退轉位的大菩薩，所修的功德，也是如此安住在自己修行的地位，內心不會分別動搖！凡世間天、人、阿素洛（即阿修羅水族類）等都不能使他移轉！（原經節略）因為這大菩薩的內心堅固！超越了眾世間天、人、魔、梵、阿素洛等，已進入菩薩乘的正性離生（即已除貪瞋癡超越三界生死）！而安住在不退轉的地位，已得到菩薩的殊勝神通了！」

「善現！這大菩薩乃至應身轉世（即投生世間）時，也不會懷疑自己可否有入世的無上正等正覺佛果！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這大菩薩已通達世間一切事物的自相，都是空

非隨順眾生，修行小中乘佛法，成就聲聞與獨覺；但以眾佛通達萬法畢竟無相真空，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莫非引導眾生更深修學大乘菩薩法，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進入涅槃的無相真空。凡修小中乘或淨土宗等，持升登東、西方清淨世界後，即以蓮花化身，迅速修得佛果正覺，而入涅槃無相真空。修行人要常作是念『如來所說一切空幻的法則，乃是眾生們的歸依處所』。（此解佛法一貫之祕）」

幻！明白一切空幻，那投生轉世依然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以什麼等名為眾佛所說的正法？這大菩薩怎麼說，護持正法不惜身命？」

佛說：「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就像眾菩薩（包括眾生）所說空的佛法道理！這些就名叫眾佛的正法！而世間有些愚癡類對正法誹謗毀訾（即批評議論），說是不是正法！不是天人師所說聖教！如若修行這法則不會得到菩提（即正覺），也不會證得涅槃寂靜（即入不生不滅寂靜境界）的安樂！」

「善現！這大菩薩在護持正法不惜身命！常常作這樣念頭：『如來所說一切空幻的法則，乃是眾生們的歸依處所！而菩薩修習就會迅速證悟無上正等正覺！所以能拔救眾生們的生老病死、憂悲的苦惱，使他等畢竟得到安樂的涅槃！所以要不惜身命，以護持這正法！」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這大菩薩只聽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所說的正法，就沒有疑惑！聽後受持就能不再忘失！乃至修得無上正等正覺嗎？若是以後聽到那阿羅漢，或辟支佛、菩薩、天、龍、藥叉、阿素洛（阿修羅）、揭路荼（即乾闥婆）、緊捺洛（即緊那羅）、莫呼洛伽（即摩羅迦，以上為天龍八部眾生）、人、非人等傳說這正法，也能使他等沒有疑惑，而聽後受持永不忘失！乃至修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嗎？」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普遍聽那一切眾生類，所有的語音、文字義理，都會完全了解、沒有疑惑！縱然窮未來際也不會忘失！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正法已得字藏陀羅尼（即佛法總持字意所收藏）等！任何眾生類持所說正法，就不會忘失的緣故！善現！這般狀、相，該知道是不退轉的大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二五至三二七節文）

巧方便品（一會五〇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原經節略）唯願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再為眾菩薩講說一切佛法的甚深處！使眾菩薩安住在其中；能修行六般若波羅蜜多，及內空（即眾生內身乃四大和合的空無）、外空（即眾生六根外器空無）、自性空（即本體本質空）等一切事物的空幻；使能安住真如界（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界），而迅速得到修行圓滿（即迅速成就一切佛法，乃至一切相智圓滿）！」

佛說：「善現！你說的佛法甚深處，所謂空無、無相（即無形相）、無願（即無願求）、無作（即沒有造作）、無生（即不生）、無滅（即不滅）、寂靜（即涅槃的道理）、涅槃（即不生不滅境界）、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界（萬法分界，也就是真如的理性）、法性（即眾法本性；有情叫佛性，無情叫法性）、實際（即真實的分際）！這些等法稱叫甚深處！善現！這些所說的甚深處稱叫，都是顯涅槃為甚深處！」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為只是涅槃稱叫甚深處，而其他眾佛法，也稱叫甚深嗎？」

佛說：「善現！其餘的一切佛法，也稱叫甚深！（原經節略）那一切事物法則，如是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甚深的緣故！則一切事物法則也就是甚深了！」（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向佛問說：「世尊！怎麼說一切事物法則真如，那就甚深了呢？」

佛說：「善現！世間一切事物法則成為真如，那就不是一切平常的事物法則啦！這不是離開一切事物法則。由於它成為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而非假空幻相），所以它有甚深的道理了！」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您以甚奇微妙的便利方法，為不退轉地菩薩遮蔽排除

一切世間事物，而顯示涅槃的境界！（原經合併節略）所遮蔽排除如在世間、如出世間，如共法（又名共功德）、如不共法（即不共功德），如有漏（即有煩惱）、如無漏（即無煩惱），如有為（即有作造）、如無為法，以顯示涅槃（即不生不滅境界）！」

「再次：善現！若是眾菩薩能在這樣眾法甚深處，依照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理趣（即相關道理趣向），思惟審定真義，並稱量觀察，如佛所說而安住、如佛所說而修學！這菩薩只要起一念心，尚能吸收取得無邊的功德，而可超越無量劫世的生死流轉，便迅速證得無上的正等正覺佛果：何況這菩薩不斷經常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永恆在無上正等正覺的相應用功呢⁉」（以下原經節略）

佛說：「善現！若是菩薩遠離了般若波羅蜜多！假設經過如恆河沙數的大劫世，修行一切佛法功德（原經節略）遠較依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所說而安住，經過一晝夜，修行一切佛法，所獲的功德為少！所以要常常該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善現向佛說：「世尊！如佛所說：分別所作（即將六波羅蜜多分開，以個別來修行），這都不是實有（即不會有實際的功德，因六波羅蜜多，如布施、持戒、精進、安忍、靜慮、般若，乃聯貫佛法、不能分開）！以什麼因緣，可以獲得無數、無量、無邊的福報呢？」

佛說：「善現！正是、正是！如你所說！要把六波羅蜜多分開來，以個別作修行，那就不能發起真實的正確見解！不能正性離生（即不能盡除貪、瞋、癡，而超離三界生死）、不能得阿羅漢初果（即預流果），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善現！眾大菩薩善於修學內空（即眾生內身，三十六種不淨，及九孔常流、淨相不可得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乃指無生命的礦物本質是空，因不能永存是空）！善現！這大菩薩安住在空相後，如如（即不動搖意）觀察！分別這世間所造作的空相，都是無所有、虛妄不實的！這大菩薩如如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此就獲得無數、無量、無邊的福報！」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世界一切事物（包括太空星際）的空相，乃是無盡、無數、無量、無邊！世尊！這眾事物的空相中，乃盡不可得、數不可得、量不可得、邊不可得！由

於這緣因，和我所說的無盡、無數、無量、無邊，在文義上有無分別？」

佛說：「善現！正是！正如你說的一樣，沒有分別，都是顯現眾事物空相的緣故！善現！這世界一切事物空相都是不可說（即無法說盡），我如來為以便利方法說給眾生為無盡、無數、無量、無邊，或說為空，或說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或說離染、寂滅、涅槃、真如、法界、法性、實際！這些等等意義，都是如來方便眾生而演說的！善現！一切世間事物的法性（即各物的本性，也就是實相），都是不可說的（即沒有什麼好說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法性都是畢竟（即終局）成空的！沒有能宣講這終局成空的事呀！」（原經節略）

善現又向佛說：「世尊！這一切佛法的意義，不可以說它有增加減少是不？」

佛說：「善現！不可以說意義是沒有增加、沒有減少的呀！（凡世間所寫、說的名詞意義，能增、能減，也可不增，不減，要以當時說明而定，不可有所固定地說。）」

善現又問說：「世尊！若是不可以說意義沒有增、沒有減，那六波羅蜜多（即布施、淨戒、精進、安忍、靜慮、般若），乃至一切佛法的意義，也應沒有增、沒有減了！（原經合併節略）世尊！若是一切佛法沒有增加、沒有減少，那怎麼說大菩薩修行一切佛法，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呢？」

佛說：「善現！不可以說意義沒有增、沒有減，那就說一切佛法也沒有增、沒有減！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上！但不作這樣的念頭：『我要在般若波羅蜜多的若是增加、若是減少上』；如只是作這樣的想法，這就名叫『謂般若波羅蜜多想』！善現！大菩薩修行一切佛法時候，要保持這一切佛法俱有的修行本意，和依照這樣的初起發心及善根（即良善的根性），與眾生們，以平等共有的迴向無上正等正覺！」

善現向佛說：「世尊！什麼叫『無上正等正覺』（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譯無上真正平等的覺悟。）？」

佛說：「善現！若能覺知世間眾事物法則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乃一切真正平等的含義），這就是所謂的無上正等正覺！善現！眾事物法則的真如，因為這真如沒有增、沒有減的緣故，那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也是沒有增、沒有減！而眾大菩薩就依照止息在沒有增、沒有減的便利方法上，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由於這樣的門徑，來聚集眾功德，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修學這佛菩薩乘的十地，要到什麼等地，才能圓滿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佛說：「善現！眾大菩薩修行極喜地（又稱歡喜地），乃至法雲地（此為修大乘菩薩乘的十地位）；使能修行圓滿，就可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也有修學（指修學四教，即藏教、通教、別教、圓教）淨觀地（又稱乾慧地，乃大、中、小三乘眾生，初居外凡時所修）、種性地（又稱性地，乃三乘眾生在內凡位時所修）、第八地（又稱八人地，乃三乘眾生修得見惑真空）、見地（乃三乘同見第一義無生四諦之理）、薄地（乃三乘斷欲界前六品思惑）、離欲地（乃三乘斷欲界下三品思惑盡）、已辦地（乃三乘斷色界無色界惑盡）、獨覺地（即辟支佛地乃除見思習氣等）、菩薩地（乃斷除見思習氣、及塵沙惑，得法眼淨）、如來地（又稱佛地乃覺果圓滿）！使能圓滿十地，就證得無上正等覺！」

「善現！眾大菩薩在這十地精勤修學得到圓滿時，並不是用最初發心，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也不是遠離最初發起的心願。不是用最後所發的心願，也不是用最後遠離發起的心願，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而是自初起到終後不斷發生心願，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見，該怎麼說，若是心（即求取佛果正覺的心）已經自滅了（即心已死，乃哀莫大於心死）！還可以再生不？」

善現答說：「世尊！不會再生呀！」

佛說：「若是這求取佛果正覺的心，已經生成了，那還有斷滅的法子呢!?」

善現答說：「是呀！世尊！」

佛說：「依你的意見說：如有斷滅的法子！那這已生成的心，不是該要斷滅不？」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

佛說：「依你的意見說：心住為如（即心安住不變），心如真如不？」

善現答說：「是呀！世尊！心就似真如呀（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

佛說：「依你的意見說：心如真如的安住，為如實際（即真實的分際）不？」

善現答說：「是呀！世尊！心就如同實際呀！」

佛問善現說：「依你的意見說：這真如就是心不？離開真如是心不？這心就是真如不？離開心就是真如不？」（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答說：「不是呀！世尊！（因心是眾生的，而真如乃說明佛法不變不虛的道理。）」

佛說：「依你的意見說：這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可見到真如不？」

善現答說：「不會的（因世間真如是唯一的，沒有第二個，若有第二，就是冒充的。）！世尊！」

佛告訴善現說：「依你的意見說：若是大菩薩能這樣行（即做，乃心如真如、心同實際的做。），這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

善現回答說：「若是大菩薩能這樣行（即做），就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原經以下節略）

佛告訴善現說：「依你的意見說：若是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按什麼理論點而為修行？」

善現回答說：「若是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在修行勝義諦（即真諦，今言真理，乃聖智所見真實的理性），這其中示現修行及修行的理論點都是無所有！對於能取、所取都是不可得的緣故！」

佛問善現說：「依你的意見說：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在修行勝義諦中，雖然他不求取世間有形的幻相，而修行這形相（即修行有所得）不？或是破除這幻相不？（原經合併節略）或是有破除幻相的想像不？」

善現回答說：「不會的（因為一切事物幻相是空、無所取、無法修、無從破壞與想像）！世尊！」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修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怎麼說不破壞幻相，也沒有破壞的想像呢？」

善現回答說：「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他不作這樣念頭：『我該要破除幻相（即認定世間的事物形相）和破除幻相的想像！』也不作這樣的念頭：『我該破除沒有幻相和破除沒有形相的想像！』對於世間一切種的事物，有形與無形都以空觀、而沒有分別；世尊！而大菩薩的修行，雖然如此，但沒有把佛十力（即佛的十種力用）、四無所畏（一切智無所畏、漏盡無所畏、說障道無所畏、說盡苦道無所畏）、四無礙解（即四無礙智，乃法、義、詞、樂說無礙），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等無量勝的功德，達到未圓滿的緣故，就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世尊！這大菩薩成就微妙善功的便利方法（即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世間事物幻相不去取，也不破除；因為他知道一切世間事物的自相（即本體形相）是空的緣故。世尊！這大菩薩安住在一切事物自相的空中，以度化眾生們進入三三摩地（又稱三三昧，乃空三昧、無相三昧、無願三昧，所謂多禪進入正定叫三昧）！以大菩薩的大悲願力，來牽引眾生的緣故！而用這三正定（即三三昧）成熟眾生（即使眾生有所成就）！」

佛說：「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

這時具壽善現問佛說：「這大菩薩怎麼說：要進入三三摩地以成熟眾生呢？」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安住在空的三摩地，看到眾生們大多對我的執著（即固執不肯放下）！就以便利方法的力量，要教化使他等安住在空的三摩地中，來捨棄他等自我的執著！」

「善現！大菩薩安住在無相（即沒有形相）的三摩地裡！看到眾生們大多修行執著形相！就以便利方法的力量，要教化使他等安住在沒有形相（即無相）的三摩地中，來捨棄他等形相的執著！」

「善現！大菩薩安住在無願（即無願求）的三摩地裡！看到眾生們大多願意求樂（即避苦求樂）！就以便利方法的力量，要教化他等，使能安住在無願的三摩地中，來捨棄他等的願樂！」

「善現！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就這樣要眾生進入這三三摩地，以成熟眾生！」

這時具壽舍利子問具壽（比丘通稱）善現說：「善現！若是大菩薩在夢中進入這三三摩地，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增益不？」

善現回答說：「舍利子！若是大菩薩在白天進入這三三摩地（即白天參禪入正定的空、無相、無願三境界），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有增益的！他在夢中進入也是有增益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若是大菩薩白晝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既然名叫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那大菩薩在夢中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也就名叫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三三摩地！同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同能增益功德，也該如此吧！」

舍利子又問善現說：「眾大菩薩若在夢中作業（即作一切思想行為），會有增益（即作善業果報）或損減（即惡業罰報）不？佛曾說：『有人做了虛妄不實的事，猶如在夢中所作！這說是他作的業能有增減不？這是為什麼呢？不是在夢中所作眾業能對人有增益或損減！待到醒來時，而憶想分別夢中作，乃有增減⁉』」

善現回答說：「有眾生在夜晚的夢中，夢他在白晝已經命終死亡了，自己深感慶幸和愉快（因他覺著已脫離老死病苦了）；或是有眾生在醒覺時，想他能在夢中命斷死亡，不覺感到大喜！這樣兩種思想行為，你該怎麼說呢（即對業報該怎麼說明）？」

舍利子說：「在沒有前緣（即沒有種下前因）的事，若是有思想或行為（即是有後果的想法行為），都是不得生果報的；必須要有前所作的因緣，而後起思想業報才有的！如在夢中，那前緣的因業怎麼會生成呢⁉」

善現回答說：「正是、正是！若是夢中、若是醒覺，如沒有前因的緣事，那後果的思業就不會生成（即是不會生成後果業報）；必須要有前因所緣，才有後果思業的生起！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若是夢中、若是醒覺，要在眼見耳聽的覺知事物中，有著慧覺的反應（即心智中樞

大腦轉動，以造作前因，是善是惡的緣起），由這裡起染污（即惡念）或又起清淨（即善念）以造作業；若是沒有眼見耳聽的覺知事物中，那眾事物就沒有慧覺的反應，也就沒有染污或清淨的過程！由於這樣的緣故覺知，若是在夢中、若是在醒覺，要有前因所緣的事，這思業才會生起！如沒有前因所緣的事，則思業就不會生起！」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佛曾說眾生思業（即思想行為）都是遠離了自性（即一切心相的體性、一切現象的本體）！怎麼說有所前因緣起（因眾生的思想行為，乃由於本體心相而來，但自性本空，無從緣起。）呢!?」

善現回答說：「雖然眾思業及所緣的事，由於自性本是空的（因事物本體和合而成且四大本空），而由於眾生的自心求取分別的形相（因眾生的思想行為不是由於本體自性所生，乃是由心相而來；所緣思業，不是由自性而生起）！若是沒有所緣（即心相反應），則思業就不會生起！」

這時具壽舍利子又問具壽善現說：「若是大菩薩在夢中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持著這善根和眾生們平等共有，以迴向無上正等正覺！這大菩薩會確實迴向大菩提（即證得佛果正覺）不?」

當時具壽善現向舍利子說：「慈氏（即彌勒名）大菩薩已經很久受得不退轉記（即受得釋迦世尊告知未來成佛的受記）！但要隔一生（要隔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定當作佛（於第十減劫出世成佛），他善能回答一切難解的問題，他現在本大法會中，你最好請教他，這補處（即候補佛位）的慈尊，定該給你解答的！」

這時舍利子照了善現的話，便恭敬地請教了慈氏大菩薩！

當即慈氏菩薩向舍利子說：「誰說什麼名叫我慈氏就能解答呢?是問的是色、受、想、行、識嗎?問這色、受、想、行、識是空的嗎?而且這色、受、想、行、識不能解答!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我都看不到有佛法能夠解答的，有法子所可解答的!解答的所在、解答的時間、和由於這樣的解答，我都看不到；我都看不到有佛法能夠受記的（即可預知成就佛果的）、有法子所可受記的!受記的所在、受記的時間，和由於這樣的受記，也都看不到。因為一切佛法的本性（即本體）都是空的、都無所有，沒有兩樣的!畢竟（即到底）推薦徵

求都是不可得的緣故（以上彌勒回答佛法是空，那迴向佛果正覺，無法測知何可成就）！」

舍利子又問慈氏大菩薩說：「仁慈的尊者：您所說的佛法可如所印證不？」

慈氏大菩薩說：「我所說的佛法不是如所印證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呀！我所印證的佛法不可說的緣故（因佛法自修自己驗證，唯乎一心無法說明）！」

這時舍利子心中暗想地說：「慈氏菩薩的智慧深廣！他修行一切種波羅蜜多（即六波羅蜜多），久已成就圓滿！他以無所得為便利的方法，對於我問的事，能這樣的作答！」

當時佛告訴舍利子說：「舍利子！依你的意見說！你由於這佛法修得阿羅漢果，你曾看到這佛法可以說明不？」

舍利子說：「不呀！世尊！」

佛說：「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印證的佛法，也就如此的（即無法說明）。舍利子！這大菩薩不作這樣的念頭：『我由於這佛法當得到受記（即預知成就佛果），我由於這佛法現在就可得到受記！我由於這佛法已經得到受記！』

「不作這樣的念頭：『我由於這佛法該要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舍利子！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生猶豫想：『我修無上正等正覺是得、是不得耶？』，只作這樣的念頭：『我修無上正等正覺定當證得！』」

「舍利子呀！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聽到這甚深的佛法，內心不驚、不怖、不畏！在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也不怖畏，決定在於自知！決心就是：我當證得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二八至三三〇節文）

願行品（一會五十一品）

佛告訴善現說：「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以使眾生成熟佛道，好莊嚴清淨佛土！使他等迅速圓滿很快地印證這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由於這六種（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波羅蜜多，很快地得到圓滿，這已是鄰近無上正等正覺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三〇節文）

殑伽天品（一會五十二品）

這時在法會中有一天女名叫殑伽天，從座中站起，他偏覆左肩，走近佛前右膝著地、並合掌向佛說：「世尊！我該要修行布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以成熟眾生、莊嚴清淨佛土，如佛所說（原經節略）！」

佛告訴阿難說：「如今這天女在未來『星喻』劫世中，成就佛果，佛號金花如來！」（原經節略）

當時阿難暗自作念：「這天女金花菩薩在成就佛果時，也應該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知道阿難的所想，便說：「正是、正是！如你的所想！金華菩薩成就佛果時，也為眾法會宣講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如今這天女很久就修行求取佛果，已培植了眾多的佛德根本！而現已成熟，我就為他受記（即告知未來成佛訊息）！」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三一節文）

善學品（一會五十三品）

這時具壽善現問佛說：「世尊！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大菩薩怎麼說要習近空三摩地（即近空三昧，乃參禪正定近空），怎麼說入空三摩地（即空三昧，入定知一切法的實相畢竟是空）？怎麼說習近無相三摩地（即無相解脫門，了知四大五蘊皆空及人身假合空相，以離去人、我執著而悟入小乘涅槃寂靜）？怎麼說要進入無相三摩地（即入定進入無相三昧）？怎麼說習近（即學習接近）無願三摩地（又名無願解脫門，乃在一切生死法中，願求離開造作念頭，不求後世擁有，以悟入涅槃），又怎麼說要進入無願三摩地（即無願三昧）等等佛法？（原經節略）怎麼說修行四無所畏（即佛四無畏，乃一切智無所畏、漏盡無所畏、說障道無所畏、說盡苦道無所畏）？甚至修行十八佛不共法（即佛十八種功德法，不和三乘共有，乃身、口、意無失，無異想，不定心，不知已捨，欲、精進、念、慧、解脫、解脫知見等無減，一切身、口、意業隨智慧行，知過去、未來、現在世無礙。）呢？」

佛說：「善現！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眾大菩薩，應該觀察色、受、想、行、識空！等等一切佛法中都是空！（原經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作這樣觀看的時候，不使自己心亂（不因修行落空而內心不安紊亂），若是內心紊亂，則觀看不到佛法的本身作用；看不到佛法本身的作用，則不作證（即不會開悟得道）！這是為什麼呢？善現！這大菩薩善於習學眾佛法自相（即個別的形相）都是空的；由於空的，就無法可增可減（因為是空就失去一切增減的作用）！所以對於眾佛法看不見它本身的作用，就不能解惑開悟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對於一切佛法的勝義諦中（即在微妙的真義中），那能證（即能使開悟）、所證（即因此而開悟）、證處（即恰到某處而使開悟）、證時（即恰到某時而使開悟）！和由此證（即由於這樣而使開悟）、若合若離（即是相合而得開悟，或相離而不得開悟），這都是不可得，也看不見的緣故！」

「一切佛法都是代表空的意義，但它有解惑開悟的作用；吾人修行各種佛法，在心境不紊亂時，就看到佛法是空的真義，但在心境

紊亂時就會見到佛法解惑開悟的作用，這要修行人去體會才知。（此解佛法空和不空之秘）」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如佛您所說：『眾大菩薩在眾佛法是空，不應作證（即不應是修行人得道開悟）！』世尊！怎麼說大菩薩在眾佛法是空而不作證（即不使得道開悟）呢？」

佛說：「善現！眾大菩薩觀看佛法是空的時候，先作這樣的念頭：『我應觀看佛法的眾相都是空的，不應以此作為證悟！我是因為在習學的緣故，才觀看眾佛法是空的！而不是為著證悟的緣故，才觀看眾佛法是空的！如今是習學的時候，並不是為了證悟的時候！』善現！這大菩薩在沒有進入定位（即心尚沒有止一境而散亂時）中，內心就維繫在所攀的外境上；當他已入定時，內心就不再攀繫這外境（此說明大菩薩無心證悟的原因）！」

「再次：善現！有大菩薩隱居在山林、空澤（即沒有人的大澤船中或諸島中）、曠野（即無人郊野）、獨居宴坐（即孤獨一人閒坐），以作遠離塵市的修行。這時有個惡魔來到他的住所，向他說：『好呀！大士（即大菩薩）！你能在這裡作遠離人世的修行，這樣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所共同稱讚的！而天帝釋提桓因等（即天王天神等）神仙都會共同守護和供養尊重您的！您應該常住在這裡，不要再到其他的地方去！』善現呀！我並不稱讚這眾大菩薩居在阿練若（即寺院中）、曠野、山林中，以宴坐思維，作遠離塵市的修行！」

這時善現向佛說：「世尊！那眾大菩薩在什麼其他地方作遠離塵市的修行呢？」

佛說：「善現！眾大菩薩若住在山林、空澤、曠野、阿練若（華譯：寺院）處；或是住在城市、聚落（鎮村）、王都（即京都）、諠鬧雜態的處所，但是要能遠離煩惱惡業（即邪惡的作為），遠離聲聞和獨覺的修行意圖（即遠離小乘個別自利，而以獨靜修行的意圖），而能勤修般若波羅蜜多（即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並修行眾其他特殊勝過的功德！這就是名叫菩薩真正遠離煩惱惡業等修行！」

「善現！這樣遠離煩惱惡業等修行，乃是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共同所稱讚，也是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即一切如來成就佛果正覺）共同所開示（即宣講佛法）讚許的！」

「善現！這遠離的修行，是眾大菩薩平常應該習學的！不論在白天或夜晚，都應該端正

思維，精進修行這遠離法！這就名叫菩薩修遠離的行為！」

「善現！這遠離的修行，是不混雜聲聞（即修阿羅漢道的小乘修行）、獨覺（即修辟支佛的小乘修行）的想法，不混雜煩惱惡業！離開眾雜擾誼嚷、畢竟（即到底）清淨！而使眾菩薩迅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然後利樂眾生，直到未來的世際！常常沒有中斷止盡！」

「善現！那惡魔所以稱讚隱居在山林、空澤（即乾枯的湖澤）、曠野、阿練若（華譯寺院）處，而遠離睡臥的用具，以孤獨的宴（即安閑悠久意）坐！這不是眾菩薩的最勝遠離修行！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那在遠離修行時，心中猶存有誼嚷雜擾！這所謂他的心中，或是混雜惡業煩惱，或混雜有小乘聲聞與獨覺的自利意圖！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布施、精進、般若波羅蜜多，都是要接迎眾生以他利為修行，不能獨處自利的）不能精進、勤懇、信持施受地修行習學！所以不能圓滿成就一切智智（即成就佛知一切智中智）！」

「善現！有大菩薩雖然是勤學惡魔所稱讚的遠離城市修行辦法，而引起自我傲慢不清淨的心（即以自身遠離城市避居山林為驕傲，雖遠離市囂，但內心煩惱等魔無法根除而不清淨）；以輕忽頑弄的口吻，來毀蔑眾其他的大菩薩們！所謂相對的大菩薩眾雖然居住在城市、鄉村、國都中，但內心清淨，沒有混雜種種煩惱的惡業！沒有混雜小乘聲聞（即阿羅漢）、獨覺（即辟支佛）的自利作為意圖！他們為救渡眾生，精勤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即禪定）、般若（即智慧）波羅蜜多，並精勤安住在內空（眾生內身為地、水、風、火所構成，乃無常之物故空）、外空（即眾生對外器官亦四大所成故空）等佛法（原經節略）且精勤修習無忘失法（即善憶念法），常存著施捨的慈悲性！又精勤修習一切智（即知一切事物的空相）、道種智（即知一切道法差別的智慧）、一切相智（又名一切種智，即佛通達眾事物的總相和別相），使佛土莊嚴清淨！成熟有情（即使眾生得有佛性的成就）！雖然他們居住在憒（即昏亂不明）鬧（即擾嚷）的城市中，而內心依然寂靜！常勤修這殊勝的遠離行為！那些受惡魔稱讚遠離城市（即不作救渡眾生的施捨）、宴居山林寺院的修行人，而對這樣真正清淨的大菩薩，心生著憍慢！甚至有輕忽頑弄的毀訾（即有毀壞的批評）及誹謗凌蔑的舉動！」

「凡修行眾生不是要遠離城市而去到曠野山林獨居，企圖修小乘佛法，以自利己身，成就阿羅漢或辟支佛，這樣永遠無法成就佛果；必須要內心清淨，無煩惱惡業，雖居在憒鬧的城市中，以修行布施等六般若波羅蜜，則由此善巧方便可成就無上正覺佛果，不可聽信惡魔稱讚，而作遠離修行。（此解內心寂靜清淨之祕）」

「善現！這大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沒有了善巧方便的緣故，設若他等居在曠野百踰繕那（舊名由旬，通稱四十印里，百由旬即四千印里範圍內），這其中絕對沒有眾惡禽猛獸、蛇蠍、盜賊，唯有這神鬼、邏刹娑（即羅刹，乃惡鬼的總稱）等遊止在其中！他等居住在這阿練若（即寺院）處，雖然經過一年，或十年，或百年，或百千年，或經過百千俱胝（即億數）年！或是超過這些年數，以修習這遠離的行為！而不能了知眾大菩薩真正遠離的修行！所謂眾大菩薩們雖然居在憒（即昏亂不明）鬧的城市中，但內心寂靜，已遠離種種煩惱惡業，而發願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原經節略）」

「善現！眾大菩薩要想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應該善於覺知這等魔事！應該勤奮精進遠離除滅如那些菩薩所起的過失禍患！」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問：「世尊！什麼樣名叫眾大菩薩的真正殊勝好友？」

佛說：「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就是眾大菩薩的真正殊勝的好友！（原經節略）當知一切佛法和眾大菩薩們為師為導！為明炬、為燈照，為解覺、為智慧！為救護、為家宅、為洲渚、為歸向、為父母！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過去、未來、現在眾佛，都是從布施波羅蜜多，乃至不可思議界而出生的緣故！」（以上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向佛問：「世尊！這般若波羅蜜多佛法，以什麼真相，而來勸說大菩薩眾應該要勤奮修學呢？」

佛說：「善現！這般若波羅蜜多，是以虛空為真相！是以無著（即抓不到、摸不著）為真相！是以無相（即沒有形相）為真相！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相中，眾事物、眾形相，都是不可得、無所有的緣故！」

善現向佛說：「世尊！倘若有因緣（即主因與助緣）可以說明般若波羅蜜多的所有妙相的話，那眾佛法也有這樣的妙相嗎？」

佛說：「善現！由於這因緣可以作這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妙相！那眾佛法

「世間一切事物自性本空，全是無形的幻相；只因眾生執著空的自我存在，致流轉在生死輪迴中，修行人要打破自我，認識自我是空而無常，方可走出生死流轉的迷宮。（此解打破生死之祕）」

事物也有這樣的妙相！』以一切佛法事物都是自性（即一切現象的本體）是空，並遠離眾形相的緣故！」

善現又向佛說：「若是一切事物都是自性本空，遠離了眾形相！那一切事物、一切事物是空，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遠離形相；這怎麼說，有情眾生會被雜物染著原本清淨了呢？世尊！莫非自性空中尚有事物可得！？也莫非遠離形相中尚有事物可得吧！？怎麼說能夠使我瞭解佛所說的意義與趣向呢？」

佛告訴善現說：「善現！眾生長夜（即無時無刻）有著自我的心（實際上我身乃地、水、風、火所組成，隨時就會死亡、化為空的），這我所的心，執著自我而不捨！但實際上我所（即我的存在地位）是沒有的！他等內心所執著自我和我所的空，與遠離形相是沒有的！這豈不是眾生由於自我及我所的執著，致使眾生流轉在生死輪迴中的（以上說明一切事物自性本空，而眾生執著空的自我，致流轉輪迴，並非自性中存有事物）！」

善現聽了即答說：「是的！世尊！」（以上原經節略）

佛說：「善現！這樣的眾生流轉生死！由於有了執著自我的雜染，於是流轉生死！由於有著雜染，因是證知雜染可得！若是眾生們無心執著自我及我所（即自我的存在地位），則就沒有了雜染；若是沒有雜染，就應該沒有了流轉生死！不流轉生死，已現在可得！由此應該知道有雜染的事物！既然有了雜染，也有清淨！所以善現呀！應該知道眾生雖是自性本空，遠離眾形相，而有雜染清淨可得（即得到不流轉生死輪迴）！」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三三一至三三三卷節文）

佛說：「再次：善現！假使在這四洲（即東勝身洲、南贍部洲、西牛貨洲、北俱盧洲，乃佛所教化區內四大洲的星球世界），乃至大千世界的眾生類，都得生人身，盡到他等形骸壽命（即一百二十歲），以供養眾佛！所得福報是很多的！若是宣講解說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施設（即發起的意思）建立，分別向眾生開示，並安住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作意（即集中注意力，使內心有所警覺）！所獲的功

德，多於其他不可稱計！善現！若是善男子等在大眾中宣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並正在安住（即進修）一切智智（即佛智慧）的相應作意（以集中意志來印證佛果智慧）！那所獲的功德，多於前項的不可稱計！這菩薩常在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作意（即集中意志印證般若波羅蜜多），至於對於其他的作意（即集中意志、警覺的進修），在這當中時就不必從現在去起修！若是要遠離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作意，則即喪失一切智智的相應作意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三四至三三五）

斷分別品（一會五十四品）

善現向佛說：「世尊！一切作意（即在一切集中意志與警覺），都是自性（即不變不改的個性）的遠離！一切作意都是自性的本空！眾事物法則都是這樣，都是自性的遠離、都是自性的本空！在自性遠離的自性本空中，若是大菩薩在修習般若波羅蜜多，若是進修一切智智（即修佛果的智慧），若是說在這時作意，都是不可得（因一切本空而不可得）！那怎麼說：為什麼大菩薩不會離開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作意（即不會離開智慧岸頭的集中意志在印證），也不會離開求取一切智智的相應作意（即不會離開求取通達佛智慧，而集中意志的印證）！這是可能的嗎⁉」

佛說：「善現呀！若是大菩薩知道一切事物法則和眾作意（即集中意志與警覺），都是遠離自性，都是自性本空，那遠離與本空，不是聲聞（即進修阿羅漢的）所作的，不是獨覺（即進修辟支佛的）所作的，不是眾大菩薩（即進修大乘菩薩道的）所作的，不是眾佛所作的，也不是其他修行人所作的！然而這一切事物有法住（即一切事物各安其位，如如不動）、法定（即一切事物各有定所）、法性（一切事物各有本性，眾生具有佛性，事物具有真如、實相，即不生不滅）、法界（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理性範圍）、不虛妄性、不變異性、

「修行人以一切作意，修習自性遠離、或自性本空，恰與大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多或進修佛果一切智智，是相通的；因為般若波羅蜜多和一切智智都是自性遠離及自性本空的緣故，所以大菩薩不會離開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作意，也不會求取一切智智的相應作意。（此解不離開相應作意之祕）」

「一切佛法，對修行人，不是讓他接近或避開一切；而是要修行人確實修習，以瞭解一切自性本空，與般若波羅蜜多的救渡眾生功德本空，因自空、他空，所以不離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才能成就佛果一切智智。（此解大菩薩不離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之祕）」

真如（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實際（即真實的極點）、法爾常住（即言這些法都是常住不變的在自性中）！而這大菩薩不離開般若波羅蜜多的相應作意，也再不離開一切智智的相應作意！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智智和這眾作意，都是自性離開、自性本空的緣故！這兩者（此指自性空離、和般若波羅蜜多及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空離言）同是空離！而是無增無減（即各不相關）！並正好相互通達，所以名叫『不離』的緣故！」

善現問佛說：「（原經節略）世尊！為即（乃接近的意思）空性，能行空不（能算是空嗎？或空能行嗎？）？」

「不能呀！善現！」（因只是接近，而不是行空。）

「世尊！為離空性，能行空不？」

「不能呀（因離開空性，就不是真空，所以空是假的，自然就不能行了）！善現！」

「世尊！為即一切法（乃接近一切佛法而非修行一切佛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能呀（因接近而不是確切修行各佛法，所以不能具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同只說不做一樣）！善現！」

「世尊！為離一切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能呀（因離開一切事物，而不能修行一切佛法，就不能算是實行般若波羅蜜多了）！善現！」

「世尊！為即（接近）一切法（即事物法則）的空虛非有、不自在性（沒有進退無礙性）、不堅實性，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能呀（因接近不能修行一切事物的空性等，以救度眾生，不能算是實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

「世尊！為離開一切事物空非有、不自在性、不堅實性，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能呀！（因離開一切事物空性，雖是有自利，但不能布施利他，所以不能算是實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

「世尊！為即一切佛法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界（即真如的理性）、法性（即眾生的佛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出離生死的正性）、法定（即一切事物各有定所）、法住（即一切事物各安本位）、實際（真實到了極點）、虛空界、不可思議界！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能呀（因只接近而修習求取，所以不能算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

「世尊！為離開一切佛法的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可思議界，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能呀！（因離開一切則不是真法、真理所在，所以不能算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

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這樣，則眾事物法則都不能算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了！那為什麼說大菩薩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了呢？」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見怎樣說：你見過有法（即事物及法則）能行（指法與法相互實行言）般若波羅蜜多不？」

善現回答說：「不曾見過（般若波羅蜜多與一切事物法則，乃空不可得，不能相互實行。）！世尊！」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見怎樣說：你見過般若波羅蜜多是大菩薩所修行的處所不？」

善現回答：「不曾見過，世尊！（因般若波羅蜜多，乃佛法名詞，本是空的，不能作為住所。）」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見怎樣說：你所看不見的佛法（因佛法乃名詞，根本是空而看不見的）這法可以得到不（指實體言）？」

善現回答：「得不到的！世尊！」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見怎樣說：不可得到的法，具有生滅（即具有生死）不？」

善現回答：「不具有生滅的！世尊！」

佛告訴善現說：「按照你的所見！眾佛法的實性（真如的別名，乃清淨平等，非有非無），就是大菩薩的無生法忍（又名無生忍，乃把心安住在不生不滅上）！若是大菩薩成就這無生法忍，便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該授給他無上正等正覺（即無上真正平等的佛果覺知）的不退轉（即修行功德永不退滅）記（乃預告他成佛的時間、處所及佛號等）！」

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再向佛問說：「世尊！眾大菩薩以一切法具有不生不滅性，所以得到佛無上正等正覺不退轉記不？」

「不是的！善現！」

「按照釋迦世尊的經驗，在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不要思量一切事理的當然與否；只以無所得就可印證無上菩提了。（此解成就佛果之祕）」

「世尊！眾大菩薩以一切法有生有滅，所以得到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不？」

「不是的！善現！」

「世尊！眾大菩薩以一切法生無生無滅性，所以得到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不？」

「不是的！善現！」

「世尊！眾大菩薩以一切法不是有生有滅，也不是無生無滅，所以得到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不？」

「不是的！善現！」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那怎麼說大菩薩得到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的呢？」

佛告訴善現說：「以你的意見說：（原經節略）善現！若是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無所得的時候，就不作這樣的念頭：『我在修無上正等正覺，該能夠印證得到的！我運用這樣佛法會印證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我由於這佛法，在這當時間，在這處所會印證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這是為什麼呢？善現！眾大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沒有這樣等的一切分別（思量識別一切事理）！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沒有分別的緣故（即不必思量識別這些，以修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佛果，終會水到渠成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三五至三三六節文）

巧便學品（一會五十五品）

這時天帝釋（即忉利天的主宰，釋提桓因）向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的修行（即成就佛果的修行），對於

「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按理性去思維，依佛所教的六種波羅蜜多去修行，而所成就不是微少善根；不學小乘聲聞或獨覺，而學菩薩道，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所以般若波羅蜜多的功德，勝過一切佛法的功德。（此解般若波羅蜜多的修行功德之祕）」

一切分別（即思量識別）畢竟（即到底，或終極）都是要離開的緣故（即必離開分別心才能成就佛果的緣故）！若是眾生們按理性去思維，依佛所教去修行！不混雜其他的心思，那心所具有的，必定不會成就微少的善根！」

佛聽了說：「這般若波羅蜜多的功德，勝過一切佛法的功德！」

這時天帝釋告訴在場的苾芻（華譯比丘，即僧人）說：「苾芻當知！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緣故！常學大菩薩所應該學的佛法，不去學小乘聲聞（即阿羅漢果）及眾獨覺（即辟支佛果）所應該學的修行；常學菩薩眾所應學的緣故，那眾天王們都會讚歎！如佛說修行般若的緣故，所獲現世及後世功德無量無邊的！」

具壽（比丘通稱）阿難（乃佛堂弟，侍佛二十五年，為佛十大弟子，號稱多聞尊者；佛說經典，大部為尊者口傳留世）再向佛說：「世尊！什麼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便為惡魔之所擾亂？什麼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為惡魔所擾亂？」

佛告訴阿難說：「若是菩薩前世聽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內心不相信和不瞭解，便生起誹謗，這位大菩薩今生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便會有惡魔擾亂！反之，則不然。（原經節略）」

「阿難當知！若是大菩薩在未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並將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即將成就候補佛果的等覺菩薩位時），眾菩薩若被惡魔所挑起了損害心！如鬥諍、毀辱、輕蔑、誹謗！這些大菩薩起了他的不饒益眾生的念頭！並退還他過去所修的勝行，遠離了過去的善友！退還到他要受生死的繫縛；若是這時還未捨棄求取佛果的心！於是又重行在所歷劫世中勤修殊勝的德行，然後會補救他所退減的功德的！」

這時具壽阿難向佛說：「世尊！這大菩薩所引起的惡心生死罪苦！為要被生死輪迴流轉要經過多少時間？這中間還能自由自在地出離生死嗎（因大菩薩得等覺菩薩位，為救度眾生，可以用分身或應身自由出離生死。）？這大菩薩所退轉的殊勝修行功德，為了要精勤經過他所歷的劫世，然後想補

「修行人要立志救度眾生、饒益眾生，如僕事主，忠心不二，如若成就大菩薩等，不應抱怨眾生對己的毀辱，必須如癡、如殘、斷頭、分身以感化眾生，如犯眾生，應速悔改，補過贖罪，以免退滅功德，進入輪迴生死或有礙求取佛果正覺。（此解成就佛果，要僕事眾生，永恆不改之秘）」

「這世間一切事物自性本空，也就是所見幻相是空，才是真正的平等性；修行人如能對世間事物，所見幻相是空，就是在習學平等性。（此解真正平等之秘）」

救可以嗎？在這中間有恢復他原修的本意不？」

佛告訴阿難說：「我來替菩薩、獨覺、聲聞說出有罪還能補救的好法子：阿難該要知道！若是大菩薩未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即未得佛果正覺成就的預告），或正要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退轉記，眾菩薩所起的損害心，如鬥諍、毀辱、輕蔑、誹謗，後來生了慚愧，而內心沒有結怨！迅速回想佛法表露悔改！該作這樣的念頭：『如今我已得到難得的人身，如何平復所犯過失的大善利益，我應饒益一切眾生！如何平反過去的衰損？我應該恭敬一切眾生！如僕事主一般！如何在其中反生的憍慢、毀辱、凌蔑？我應忍受一切眾生的捶打訶罵！如何在他等相反以暴惡身語加報，我應和解一切眾生使相敬愛！說什麼再生起怒惡語言和他等抗諍？我應忍受一切眾生長時期踐踏！猶如道路，也如橋樑！說什麼再想加以他苦？我應從今到窮未來際，如癡、如啞、如聾、如盲！在眾生中無所分別（即和眾生形相一樣）！假使斷截頭腳或分身，對於眾生終不起怨惡！勿破壞我無上正等正覺的心，以障礙我所求取的佛果一切智智（即佛智慧）！』這大菩薩能按照以上所說，就有除罪還補的善意！並不是要經過他所歷劫世的流轉生死，這樣惡魔對於大菩薩就不能擾亂了！」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的平等性，而眾大菩薩在這其中學；故名平等學!?」

佛說：「一切事物法則的自性本空，這就是大菩薩的平等性！眾大菩薩在這當中習學，故名叫平等學！由這平等學印證迅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具壽善現又向佛問說：「世尊！若是大菩薩為了一切世間事物的了盡、才學習的，這是在學習一切智智嗎？為了一切世間事物的遠離、才學習的，這是在學習一切智智（即佛的智中智，了知一切事物的智慧）嗎？為了一切世間事物的滅絕、才學習的！這是在學習一切智智嗎？為了一切世間事物的不生不滅、才習學的，這是在學習一切智智嗎？為了一切世間事物原本寂靜的、才習學的，這是在學習一切智智嗎？為了一切世間事物的自性涅槃（即本性不生不滅）、才

習學的，這是在學習一切智智嗎？」

佛說：「善現！以你的意思怎說呢？這世間一切事物的真如（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即自性真理）會盡、會滅、會斷嗎？」

善現回答說：「不會的！世尊！」

佛說：「若是大菩薩在真如中去學，這就是學一切智智啦！你該要知道：這真如是沒有盡、沒有滅、沒有斷的，不可以拿它來作印證的（因真如猶如真理，是不可得的，故無法以作證）！若是大菩薩在真如中去學，就是學一切智智（因一切智智，都是以真如為依據）！」（以下原經節略）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這樣習學時，是學眾佛無上正等正覺；若是大菩薩這樣習學時，是到一切學圓滿的岸頭！若是大菩薩這樣習學時，一切天魔外道（即佛道以外的教派等）都不能破壞；（原經節略）若是大菩薩這樣習學時，終久不會生在耽樂（沈溺在音樂或快樂中）少慧（缺少智慧）長壽天處（即在長壽的天界中）！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大菩薩已成就善巧方便的勢力（乃得力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於有了這善巧方便力量的緣故，就能夠數次進入靜慮（即禪定四大）、無量（即進入沒有限量的境界）及無色定（即沒有物質幻相的禪定，進入無色界天境）！而不隨著那勢力所受生，這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取受與的緣故；成就這種善巧方便，在眾禪定中常常獲得入出定的自在，而不隨那些眾定勢力，進入長壽天（即進入禪定而永不出定），以致廢棄修習大菩薩的道行！」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這樣地學時，在佛十力（即佛十種智力）、四無所畏（佛四無畏，即一切智無畏、漏盡無畏、說障道無畏、說盡苦道無畏）、四無礙解（即法、義、詞、樂說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及十八佛不共法（即佛的十八種功德法）等無量、無數、無邊的佛法，都得清淨，決定不墮入一切聲聞（即阿羅漢）及獨覺（即辟支佛果）的境地！」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事物法則本性清淨！怎麼說大菩薩要在眾事物法則中復得清淨呢？」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就像你所說的，眾事物法則本來自性就是清淨的！這

「世間萬物各有原本清淨的本性，在眾生稱為佛性，而眾生清淨，乃破無明，而得正見、正覺；大菩薩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以終久不會取入世間色相，而有礙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此解本清淨而執著色相之秘）」

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的本性清淨中，以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能實在通達了、而不會被淘汰或不會停滯，並遠離一切煩惱染著的緣故！這樣可說是菩薩復得清淨呀！」

「再次：善現！雖然世間一切事物（包括眾生等）本性清淨（眾生因無明而迷惑）！而有不同的眾生，因無明（即無知遮蓋本性清淨）而不能有正見、正覺（即不能發揮正確見解與覺察，致有貪、瞋、癡等）！這大菩薩為了想使他等知道正見正覺的緣故，所以教他等修行一切佛法（原經節略）；要眾生在心與行為的差別中，都能通達那到極樂岸頭的善巧方便（即通達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使眾生們印證到一切事物的本性清淨（即回歸到清淨的佛性菩提）！」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這樣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方便！終久不會發起慳（吝嗇、小氣）貪、破戒、瞋忿（怒目怨怒）、懈怠、散亂、惡慧（想害人的壞點子）相應（即相關、影響）的心！終久不會發起執著取入色相（存有世間一切物質幻相）相應的心！（原經節略）甚至終久不會發起執著求取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形相（即求取成就佛果的外表形相）相應（即相關）的心！」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四〇至三四一節文）

願喻品（一會五十六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如同在幻境中的心，能夠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呢？」

佛說：「善現！以你意見怎麼說？你曾看見過大菩薩等有如同在幻境中的心不⁉」

善現回答說：「未看見過！世尊！我沒有看見過那幻相！也沒有看見過有如在幻境中的心！」

「佛果無上正等正覺，非在幻境中所得，乃是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無所有、不可得的靜慮禪定中，了悟出無上平等的真義而來。（此解破除幻覺心之祕）」

「世間一切事物本空，眾生也原有佛性存在，按理是不用眾生再行修行佛法了，可是眾生因無知，遮蓋佛性，而受世間一切事物幻相

佛說：「善現！以你的意見怎麼說？若是處在無幻相的當中，倒不如有如幻夢中的心！你看見過有這樣幻境中的心，就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不？」

善現答說：「沒有見過，世尊！我都沒有看見過有處在無幻中，倒不如有在幻夢中的心！更沒有見那幻心能夠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

佛說：「善現！以你的意見怎樣說：若處在遠離幻境，以遠離如同幻夢的心，汝看見過有這樣事物，能夠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嗎？」

善現答說：「不曾見過！世尊！我都沒有看見過有處在遠離幻境，遠離如同幻夢的心，更有這樣的事物等能夠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

「世尊！我都沒有看見過有接近或遠離幻境的心法！說什麼事物是有、或是無！因為一切事物終底要遠離幻境的（因一切事物畢竟是空，成空後就離開幻相世界了）！若是一切事物終底要遠離幻境而成空，那就不可以假設它是有、或是無（因一切是未來虛空，而於現在並非是無），既然不可以假設是有、是無，那就不可說它能夠印證無上正等正覺了！這不是以無所有的事物，能夠印證菩提（即佛果正覺）的緣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世間事物都是無所有的本性，不可得的！它不會染著、不須清淨（即潔淨無染）！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事物法則終底都是遠離成空的緣故！」（原經節略）

「世尊！若世間事物法則（含佛法）終底是要遠離的，這佛法就不該修習啦！眾生也不應該走向破壞的道路才對，同時這佛法也不應引用在世間；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此就不應該能引用的！」

「世尊！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然是終底遠離的！怎麼可以說是大菩薩要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呢？世尊！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也是要畢竟遠離嗎？怎麼說遠離世間事物，能夠印證遠離的佛法呢？所以這般若波羅蜜多，應該不可說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才對呀！」

佛說：「善現！你說的很好！就照你所說的吧！因一切事物法則終底都是要遠離的（原經節略）緣故，才可以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即要遠離世間一切幻相的事物，才能得證佛果正覺的）！若是一切世間事物畢竟要遠離，這該不是一切佛法呀！因為要一切世間事物畢竟要遠離的緣故，才名叫一切佛法的呀！（以上按梵稱世間事物法則，曾包括佛法在內，善現誤會把世間事物法則及佛法都要遠離故問，佛把它分開而言，以釋誤會！）」（原經節略）

「因為這樣的緣故，善現！大菩薩不是不依照般若波羅蜜多，就能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雖然不是遠離佛法才能印證遠離世間的事物法則，而來印證無上正等正覺！這不是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大菩薩眾要想得到無上正等正覺，應該勤懇地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善現向佛說：「世尊！如我所瞭解佛您所說的，眾大菩薩所行的佛法深義，要眾大菩薩所作的不難，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眾大菩薩所證的法義，都是不可得！能證的般若波羅蜜多，也是不可得！對於印證事物、印證眾生、印證的處所、印證的時間，也是不可得的！」

「世尊！眾大菩薩觀察一切事物法則，既然是不可得！那有什麼法義可以作為所證？有什麼般若波羅蜜多可以為所能驗證？再有那等而可作為假設的印證事物、印證眾生、印證的處所、印證的時間？既是如此，那怎麼說可執著，由此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呢!?」（原經以下節略）

「世尊！譬如工匠、或是工匠的弟子！而有所作為，便製造些眾機關（此比喻佛講說些眾佛法），這機關眾，或有男、或有女、或有象、馬等！這機關眾雖然有所工作，而在工作上都沒有什麼差別！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眾機關的事，並沒有什麼差別的緣故！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這樣！因為有所作為，才成立為佛法作用；既是成立了，雖然能成辦種種事業，而在所作的都是沒有差別。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佛法並

所誘惑，造成障業輪迴，故須佛法以導正；能修得無上正等正覺，才能超越世世受苦的生死。（此解佛法所用之秘）

「眾佛成就佛果，乃是印證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無上真正平等的覺悟；而一切佛法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是證實無所有、不可得，也就是證明世間一切事物不可得，也就是一切事物法則同是不可得，沒有任何差別，換言之一切均是平等的；所以佛果印證此而了悟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故佛法真義就在此。（此解佛法真義之秘）」

沒有什麼分別（即差別）的緣故！」（此說明一切佛法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是修習不可得，沒有差別。）

這時具壽（比丘通稱）舍利子（即舍利佛尊者）問具壽善現說：「善現！唯有這般若波羅蜜多沒有分別，那一切佛法等（原經節略），也沒有分別是嗎？」（此問有關布施、靜慮、精進、安忍、持戒、般若等有無分別。）

善現答說：「舍利子！這一切佛法也都沒有分別，甚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也沒有分別！」

「舍利子！有為界（乃是因緣和合而造作的事物，包括先天、後天、人為、自然所生的，都是有為界）沒有分別！無為界（乃不是因緣和合而成的，如虛空界、真理、真如等永恆不變，不生不滅界）也沒有分別！」

舍利子說：「善現！若是一切事物法則都是沒有分別（即差別）！那怎麼說有地獄、傍生（即畜生，禽、獸等）、鬼界（包括鬼類、阿修羅等魔界）、人、天（包括天王眷郡等）五道的差別？怎麼說有修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以上為修阿羅漢四果）、獨覺（即修辟支佛果）、菩薩、眾佛等位的不同？」

善現說：「舍利子！眾生因顛倒（乃把事理倒看，以無常為永久，以苦為樂等）煩惱的因緣（即緣因），自己造作種種身（即打、殺、搶、破害、奸淫等）、語（又稱口，乃罵、諂、誹謗、綺語、巧詐、惡口等）、意（即心存歹、毒、狠、騙、邪淫、魔障等）的罪業（不良行為）！由此感受所得根本不同罪業的成熟果報！（因眾生各類原有佛性依然存在並無任何差別，只是各有所作的果報而已。）所以依照這些而施設了地獄、傍生、鬼界、人、天五道的差別！怎樣說有修預流等眾位不同的呢？舍利子！這沒有分別的緣故（因各有所修的果報不同，而各有根本佛性沒有任何差別的緣故）！（原經節略）舍利子！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同樣沒有分別！而說是有分別，只是間斷時間上有所分別的緣故！可以假設它是有的！舍利子！由以上的緣因，知道一切事物法則都沒有分別！以沒有分別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界（即真如的理性）、法性（即眾生的佛性）、實際（即真實的極處）為定位衡量的緣故！」

「舍利子！大菩薩該修行這沒有分別相的般若波羅蜜多！便能證得無分別相所求無上的正等正覺的佛果！」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四一至三四二節文）

堅等讚品（一會五十七品）

舍利子問善現說：「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要修行堅固實在的佛法（即修行佛法有所得）呢？還是要修行不堅固實在的佛法（即修行佛法無所得）呢？」

善現答說：「要修行不堅實的佛法（了知一切空不可得），不要修行堅實的佛法，這是什麼緣故？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不堅實的緣故！甚至一切智智也不堅實的緣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對於般若波羅蜜多，甚至一切智智，尚且看不見那不堅實的佛法，可以得到些什麼！何況看見那堅實的佛法，可以得到些什麼呢？」（以上說明大菩薩本不可得而修行，故一切都看不見。）

善現告訴欲色界（即欲界天有六層天，色界天有十八層天）眾天子（即各層天王及天帝）說：「大菩薩雖然知道眾生都是無所有，而大菩薩發願求取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而擐（即穿戴）功德的鎧甲，為了想調和馴服眾生類！如同想要調和馴伏虛空一般！」（原經節略）

「眾天子們！眾大菩薩擐大悲鎧甲，要想調和馴服一切眾生們，而眾生們都無所有（因眾生自性本空）！為了要想利樂一切眾生（即使眾生消除痛苦、安修佛法，以超越三界、不入輪迴）！而眾生和那大悲鎧，都是空不可得！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眾生類有自性遠離的緣故，有自性本空的緣故，有自性不堅實的緣故，並無所有的緣故！而眾大菩薩也是如此（原經合併節略）！若是大菩薩提及到這件事，內心不感失望沈沒！所以雖然眾生空無所有，大菩薩並不驚訝、並不愁怖、並不憂悔！這該要知道這是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了（因般若波羅蜜多法中，已教知眾大菩薩，修行無所有、不可得了）。」

「世間人以為有形物質，如山、河、星球，非常堅實，其實它時刻在變化，在消逝中，且以形相障礙，不能永存，佛以虛空為堅實，它沒有形相障礙，且永恆不變不滅，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求空不可得；要世人瞭解物質幻相障礙，及堅實的假相，（此解堅實、不堅實之祕）」

「世間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空相，包括佛法真如、法界法性等都是空相，故大菩薩在真如中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功德道行，也是不可得的；眾生在輪迴中必修佛法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和真如理性，一旦超越生死，就進入涅槃的寂靜真空了，那時就是空相不可得。（此解眾生必須修行佛法，而入空相不可得之祕）」

善現向佛說：「世尊！眾佛法的實性（即真如，也就是不變不滅的真實理性）都是不可得的（因真如理性乃大公至誠的衡量標準，眾生所公有，非一己所能掌握的，故不可得），怎麼說是大菩薩安住在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中，精進修學！更迅速安住、成就功德不會退滅，也很快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呢？」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原經節略）如你所說的！如來所教化的，都是無所有！而世間事物法則離開真如（即真實理性）又不可得；那誰要住在這真如中修菩薩的道行，而要迅速就安住在功德不退轉的地步，並迅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然後為眾生們講解宣說佛法呢？善現！這真如尚且是不可得！何況能得有安住在真如中，以修菩薩的道行，且迅速要安住在功德不退轉地，且迅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然後又為眾生們宣講佛法！這樣若是真能實有的話，這真的沒有是處（即是不對的）了！這是為什麼呢？善現！如來（即佛）出世或不出世，眾法則就是佛法呀！它不離開真如、法界（即真如的理性）、法性（即不生不滅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即離生死性）、法定（眾法定於位）、法住（眾法安住本位）、實際（真如的極處）、虛空界、不可思議界！善現！眾法（指世間事物法則）是真如乃不生不滅！也沒有安住的不同，而有少些可得的！善現！若佛法不生不滅！也沒有安住的不同，而有少些可得的！那誰又在其中可得安住修眾大菩薩的道行，且迅速要安住功德不退轉地，並迅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更為眾生宣說佛法的？這若是屬實真有的話，實在有不對之處呀！」

這時天帝釋（即忉利天帝，名釋提桓因）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看一切世間法則都無所有，而在內心中不失望沈沒、不愁怖、不驚訝、沒有疑慮、沒有滯障！如以上等事，那就是稀有的了!?」（以上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語天帝釋說：「憍尸迦（即天帝釋的梵名）！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在觀看一切法（即一切世間事物法則）莫不是空相（以下原經節略）！那誰又會失望沈沒，誰會愁怖，誰會驚訝，誰會疑慮，誰會滯障呢？（因大菩薩在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早已知道一切的空相，怎麼會驚恐呢!?）所以：憍尸迦呀！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在甚深法性的心中，是不會沈沒、恐怖、驚

訝，沒有疑慮！沒有滯障的，也不為稀有的！」

這時天帝釋向善現說：「尊者所說：一切依照空相！所以這樣說就常常沒有罣（即掛）礙！譬如像以箭仰射虛空，是近或是遠都是沒有什麼罣礙的！尊者您所說的，就是這樣的呀！」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四二至三四六節文）

囑累品（一會五十八品）

佛告訴天帝釋說：「憍尸迦！這具壽善現是修行在空境的緣故！若是觀察一切佛法法則尚且不可得（因佛法都是協助修空的），何況要去踐行世間一切事物呢!?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在一切佛法中住修（即安心在修行）！或是遠離住修、或寂靜安住（即進入涅槃境界的修行）、無所得安住（即在修行無所得）、空住（即在修行空不可得）、無相住（即在離一切形相的修行，又修行在涅槃中）、無願住（以在無願求中修行）、這些等等的無量勝住（即在等等超過無量的修行），但並不包括成就如來的修行！而這些大菩薩眾所修行在般若波羅蜜多（即在空不可得中修行），是在最勝境中的修行！」

「大菩薩要想得到修行在最勝境中，該要習學般若波羅蜜多！要想得到修行在如來境中，該要習學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無數的天界仙眾和法會中六千位苾芻（華譯比丘），各位拿起天上的香花，奉散給釋迦如來！各位發下願心說：「願意常修行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那最勝境中的修行！」

當時世尊在微笑時，有著種種的彩光，從口中射出，慶喜（即阿難尊者，侍佛二十五年，號稱多聞尊者）就從座位中站了起來，他向佛合掌致敬說：「世尊！因為什麼緣故而現出微笑？」

「凡世間事物不經外界的抽象激動，或化合、混合，不會有幻相的變化；雖然一切事物自性本空，但世上眾生，無明迷惑，不知空的真理，而在幻相變化中遭受痛苦；乃至不能以修行的抽象力量，排除無明；大菩薩了知法不行法、法不見法、法不知法；要眾生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解抽象修行之秘）」

佛告訴慶喜說：「這六千苾芻發下最勝的心願！他等將在未來的星喻劫世中，當得到成就佛果！他們共同的佛號名叫散花如來，所以我在微笑！」（原經節略）

在這時世尊的週圍有四眾（即僧、尼、男女居士）在讚說般若波羅蜜多，而佛向慶喜解說，且使他接受持有這經典已罷；又在一切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的大法會前，顯現了神通力，使大眾都能看見那不動如來（即東方阿閦佛）正在宣說佛法的情景，但因大眾的眼根，不能持久藉佛神力去觀看清楚，剎那間就忽然不見不動如來的佛土法會的情景！

佛向慶喜問說：「這不動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那佛土眾會，你是看見了不？」

慶喜回答說：「我沒有見到，因為眼根不行的緣故（當時慶喜未得阿羅漢果，故眼力不夠，不能藉佛力，瞭視遠方）！」

佛告訴慶喜說：「如果看到那遠方佛土眾會等事，並不是凡眼所能及的境界！一切事物也是這樣！這法（即指單純的事物言）不能造作（即指創造作為）法（即事物不能自行造作他種事物，必須藉重抽象力量，以因緣和合後才行造作）！法（指事物言）不見法（凡事物不經因緣和合及抽象外力，也看不見對方的事物），法不知法（單純物質不經因緣組合或現代科學組合也不能了知另一事物）！（原經節略）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法（即一切單純事物）都是沒有什麼作用！它是遠離能取作用（即遠離自動的作用），遠離所取性（即遠離被動性）的緣故。（因凡物質自性本空，它沒有自動與被動性，所以遠離能取作用、及所取性。例如物質元素，不經混合或化合是不會有自動變化的。）世人以一切法（即有形物質言）是不可思議的！而它是遠離思議，遠離所思議性的緣故（凡有形物質元素，各有呆板停滯的情性，除非經過因緣和合、或外界透視它極微的消耗分化，沒有不可思議的地方。）世人以一切法如同幻變的事等，這是因為眾因緣和合相似有（物質經許多因素，把它混合，而產生似乎有幻變的等事）的緣故！因這一切法沒有自性造作（因凡物質自性本空）與領受的，呈現世人面前的是欺妄似有，而不堅實的假相緣故！慶喜（即阿難尊者）！你該要知道！若是大菩薩這樣了知一切法，見到一切法的真相！對於一切法（均指一切物質幻相言）這樣地去做（即去研究）的，這就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會執著（即固執己見）這些眾法相（即世間一切物質幻相）！慶喜！你該要知道！若是大菩薩這樣地習學！就是在習學般若波羅蜜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四六至三四七節文）

多！」

無盡品（一會五十九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應該要引用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告訴善現說：「你該要知道一切法（指一切事物法則，例如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智智）都是虛空無量盡的緣故，那大菩薩該要引用般若波羅蜜多！由於一切法是無量無邊盡的緣故，這時就該引用般若波羅蜜多了（即是般若、智慧以參悟它）！或是觀察十二因緣（即是眾生在無明、行、識、名、六根等、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的三世輪迴因果），如同虛空無盡的緣故，就應該引用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當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時候看不見一切事物佛法，甚至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是常存、是不常存，是樂、是苦，是有我、是無我，是清淨、是不清淨，是寂靜、是不寂靜，是遠離、是不遠離！」（即徨徨不安時）

「善現該要知道！眾大菩薩在一切事物、佛法中都是沒有所得，而做便利的方法！要修行這樣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才是！」（以上原經節略）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大菩薩沒有倒修行（即沒有顛倒徨徨不安，內心不問常存、苦、樂、有無我、清淨、寂靜、遠離等否的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以佛的一切智智心（即佛化道斷惑的智慧心），而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再持有這些功德，和一切眾生平等共有，迴向（即回轉朝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善現！這就是大菩薩能正當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便能具有足夠修行圓滿般若波羅蜜多！」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四七至三四八節文）

相引攝品（一會六〇品）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以沒有攝受（即攝取，乃攝護收受）和慳恪（即貪吝）心，修行布施（即施捨救濟眾生），對於眾生們存有慈悲的身、語、意業（對眾生存有慈悲的身、口、意造作）；這就是大菩薩安住（即安心存有）布施波羅蜜多！並引攝（即引導攝取）淨戒（即持戒）波羅蜜多，甚至引攝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等波羅蜜多！」

「善現！若是大菩薩安住淨戒波羅蜜多，具備了身、語、意的律儀（即持守身、口、意戒規），造作著福業（即造作善行）！設有眾生競相前來分解菩薩的身體四肢等，並各自取去，菩薩對他等不生一念瞋恨的心！這就是大菩薩安住淨戒波羅蜜多，且引攝安忍（即安心忍辱）波羅蜜多，甚至引攝精進、靜慮、般若、布施波羅蜜多！」

「善現！若是大菩薩安住在安忍（即忍辱）波羅蜜多！從最初發下心願到安坐妙菩提座（即成就佛果），這中間有眾生類以非理凌辱，甚至割取菩薩的身體四肢！而菩薩沒有瞋念，且發起勇猛修行，增加善根精進！這大菩薩安住在安忍波羅蜜多，並引攝精進波羅蜜多，甚至引攝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等！」

「善現！若是大菩薩安住在精進（即精勤求進）波羅蜜多，身心常求精進，沒有懈怠，修習善法從不厭倦，則會引用攝及靜慮、般若、安忍、淨戒、布施等波羅蜜多！」

「善現！若是大菩薩安住在靜慮波羅蜜多，這大菩薩遠離欲貪邪惡的不善法等（即外道邪術等），則會引用攝及到般若、安忍、精進、淨戒、布施等波羅蜜多！」

「善現！若是大菩薩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這大菩薩觀察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法則）是空，則

「布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波羅蜜多，都是相互攝取，以般若波羅蜜多為主幹，相互包涵，吸收，影響，而波羅蜜多，乃是登極岸頭；而布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即是登極樂岸頭的善巧便利方法，也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佛果的捷徑。」（此解六波羅蜜多相互攝取之祕。）

「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世間一切事物法則沒有取捨，因為它是空的，是不可能有所

會引用攝及到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等波羅蜜多！」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四九至三五〇節文）

多問不二品（一會六十一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成就這樣地善巧便利的方法！不知已曾種植多少善根（即是修了多少佛道功德）？」

佛說：「這大菩薩自從發下修行心願以來，莫不在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且無不在圓滿精勤修習；並對內空（即修內身四大空無）、外空（即修外器六根空無）等都在圓滿安心在修習住所，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求取，都在圓滿精勤地修習！」（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自從發下願心以來，種植了如上圓滿的善根！由於這樣的因緣，才成這善巧便利的方法！」

「善現！要知道布施等五波羅蜜多（即布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五波羅蜜多），都是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即攝取也就是包涵吸取），乃得名叫波羅蜜多！若是離開般若波羅蜜多，那布施等五項，就不得名叫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對於眾事物法則有取捨（即攝取或採取及捨棄）不？」

佛說：「不會的呀！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事物法則（包括佛法）沒有取捨！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一切事物法則（因各有自性）都是不可以取、不可以捨的緣故！（原經節略）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色（即有形物質）等，（原經節略）及一切佛法，乃至無上正等正覺

取，或有所捨的；更不要去鑽牛角尖有所思惟它。（此解不可取捨之祕。）」

「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不要去思惟這些形相與緣由，以避免固執染著這一切的形相和緣由，即安心住在『空』的修行中。（此解修行甚深般若不思惟之祕。）」

「大菩薩安心住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

沒有取、沒有捨！（原經節略）善現！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在心中去思惟色等，及一切佛法，乃至無上正等正覺！」

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是不思惟色等，及一切佛法，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佛說：「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色等及一切佛法，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不去思惟這一切的形相！也不思惟這一切的緣由！（即不去思惟一切所有的幻相，也不追究這因緣的來由，因一切畢竟是空。）」

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又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不去思惟色（即有形物質等）等，及一切佛法，乃至無上正等正覺！那怎麼說，以增長所種善根（即修行的功德）？並圓滿波羅蜜多的成就？又怎麼說得到佛果的一切智智（即佛的通達智慧）？」

佛說：「善現！若是這時大菩薩不去思惟色等及一切佛法，乃至無上正等正覺！這時大菩薩就能增長所種善根，便能圓滿波羅蜜多（即圓滿達到涅槃的不生不滅岸頭）！便能證得佛的一切智智！（原經節略）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樣才能具體滿足大菩薩的修行，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原經節略）但要勤修習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該思惟染著眾法（即一切事物法則）！」

「世尊！什麼緣因大菩薩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要安住（即內心存著念頭）在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

佛說：「善現！若是大菩薩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法（即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不要固執染著的緣故，（原經節略）乃至不要安住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大菩薩要看不見在其中而起固執染著及安住的緣故！這樣的大菩薩，以沒有固執染著及不在安住（即內心存著念頭），而為便利的方法！」

「善現！這大菩薩若是作有這安住的念頭，則會退失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如來（即諸佛）對於法（即物質如星球、元素、大地山河等），不必要知，不必要覺，不必要說，

因為一切事物法則實性本空，故不必要去深知、悟覺，或宣說給大眾。若是對於這畢竟空的事物追問它的牛角尖或向大眾宣說這牛角尖，就是白費力氣，乃是錯誤的！」（此解空不追究之祕）

不必要宣示給大眾！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眾法實性（物質實性為耗盡無常，畢竟空相）不值得知覺它！也不值得去假設它有真理（因物質經因緣和合，有為好惡不定）！怎麼說要得有知覺，以講說宣示一切法呢（例如現代社會物質愈文明，人群罪愈多、愈狡詐狠毒，道德愈遠離）？若是照實有的本性，以有知覺講說宣示一切法（即宣說世間物質要實性存在應用，而把道德放一邊，如核子量子不斷發展，加上眾人群的惡性愈深，勢必造成毀滅）！這就無有是處（即是錯誤的）！」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遠離這種種的過失？」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要作這樣的念頭：『眾法（一切事物法則）無所有！不可取！』若是這法無所有、不可取（因眾法是空），則就沒有能夠顯現等覺（即真正平等的覺知）的！也沒有能夠宣說開示的（因空無所有、又不可取，就不能夠顯現等覺，也不能夠讓眾佛宣說開示）！若是這樣修行，就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遠離眾過失！若是大菩薩染著無所有及不可取的法，則就離開般若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一切法沒所執著，無所攝受（即攝及取受）！若是對於眾法有所執著、有所攝受，則就是遠離這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怎麼說是道（即佛道）、或非道？」（即是問大菩薩的修行，該走那條道路？又不該走的那條道路？）

佛說：「善現！眾不同佛的道，不是眾大菩薩的道！眾聲聞（即小乘自利阿羅漢）道及獨覺（即小乘自利辟支佛）道，不是大菩薩道！自利利他道是大菩薩道！一切智智道（即佛智慧道）是眾大菩薩道！不住在生死輪迴及涅槃（即不生不滅）的道，是眾大菩薩的道！」

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這樣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便為過去、未來、現在眾佛所護念（即關懷保護）？」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一切法（即一切事物佛法等）的時候，看到一切法不可得的緣故（原經節略）！而為過去、未來、現在眾佛所護念！」

「大菩薩不是無所學，而是要了知一切事物法則的大略廣泛的形相；這就是了知一切事物法則的『真如』形相，所謂『真如』就是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和不生不滅的大略廣泛形相，也就是世間一切事物法則虛空的形相，世間眾生被這一切事物法則虛空形相所迷惑，並把這一切事物法則的虛空幻相，假設了許多名稱；大菩薩為了破除這世間眾生的迷惑，所以要學這些假設名稱，修習自我開悟，以使眾生開悟，（此解大菩薩所學之祕）」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雖然向多處去學，但總無所學⁉」（即問一切無所有、不可得，那就沒有什麼好學的了嗎？）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如你所說的！這大菩薩無所學，實在是沒有任何事物法則，可使大菩薩在其中去學習的緣故！」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對於一切事物法則，能如實的了知它的大略廣泛形相不？」

佛說：「若是大菩薩如實了知一切法（即一切事物法則）的大略廣泛的形相，那就是如實了知一切法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形相！（原經節略）那就是不生不滅，也就是不存有變化而可以假設的！這就名叫一切法的真如相！」

「再次，善現！若是菩薩如實了知一切法的實際相（即真如的極相）！這就是對於一切法，如實了知大略廣泛的形相！（原經節略）善現！沒有色（即物質）際（即沒有物質的真實形相），就名叫色實際相（即沒有形狀的物質空相）！乃至沒有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相，就名叫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實際相！」

「善現！色（即有形物質）界和虛空界，總名叫色法界（法界乃理性的萬法界）！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界、和虛空界，總名叫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法界！這一切的法界，沒有斷（即打成一片沒有片斷）、沒有分別（即沒有差別的真空平等界），而可施設（即可以假設一個名詞，以說明之），這就名叫一切法界相；眾大菩薩如要實在了知，就該在這其中學，對於一切法（即一切物質的實際空相），就如同實在了知大略廣泛的形相了！」

善現向佛說：「又菩薩怎麼說能知道一切法（一切物質）的大略廣泛形相呢？」

佛說：「一切法（即一切物質的自性本空）不合（既是空沒有什麼好合的）、不散（既是空沒有什麼好散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諸法都是沒有了自性（因空而失去個體的自性）！若是沒有了自性，則無所有，若是無所有，則就不可說是有合有散！大菩薩從這樣就能了知大略廣泛的形相了！」

善現向佛說：「菩薩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時，豈不要在一切佛法中去學嗎⁉」

佛說：「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要在一切佛法中去學不增不減（即是虛空才是不增不減）！要在一切佛法的不生不滅中才學！要在一切佛法中，不起造作眾修行（即不是擺個修行的樣子）或是有、或是無才學的！要觀察眾事物法則自身形相都是空才學的！要觀察一切事物、一切佛法法則的自身形相是空才學的！（以上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因為要有所得才修行無所得呢？還是要無所得才修行無所得呢？」

佛說：「善現！不是由於要有所得才修行無所得，也不是由於要無所得才修行無所得；然而這有所得、無所得最後成為平等性（即一切事物等，最後都是空的，因一切是空，就是平等性），這樣就名叫無所得！善現！大菩薩在有所得、無所得的平等性中，應該勤懇修學。善現！大菩薩照這般修學時，就名叫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的無所得真義，可以遠離許多的過錯！」

「具壽善現！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著重有所得，不著重無所得！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即修行菩薩道言），怎麼說從一地到另一地（即一階位，乃修行菩薩道的成就佛果大乘階位）要逐次修行圓滿呢⁉若是沒有從一地到另一地逐次修行圓滿（因修行無所得，就無法逐次圓滿），怎麼說該要得到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呢⁉」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是在有所得中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能從一地到另一地逐次修行圓滿，證得這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的！也不是在無所得中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能從一地到另一地逐次修行圓滿，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就是無所得的緣故！無上正等正覺也是無所得的緣故！能夠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大菩薩眾，不論在任何修行的處所，或是在任何時間，都是無所得的緣故！這無所得的佛法，也就是無所得的緣故！善現！大菩薩應該要這樣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才是！」

「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論在入世處，或出世處；入世時，或是出世時；能從一地到另一地逐次修行十地圓滿，乃至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都是在修行無所得，不可以世俗貪得之心而執著。（此解破除世俗貪得執著之祕）」

「世間眾生難以捨棄有所得的貪念妄想，認為世間事物法則都是有所為、有所作；也就在修行中，心存有所得，以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為修行所得的最後目的，更以常樂涅槃勝境為有所得，這是錯誤的。（此解凡俗愚癡之祕）」

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為什麼事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佛說：「善現！大菩薩沒有所為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這是為什麼呢？善現！一切事物法則沒有所為（即不是為誰而有的），沒有所作（即沒有為誰而作）！般若波羅蜜多，乃至無上正等正覺都是沒有所為、沒有所作！而大菩薩也沒有所為、沒有所作！就是這樣的，善現！大菩薩應該要以沒有所為、沒有所作，而為便利的方法，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事物法則都是沒有所為、沒有所作，那就不應該、並為什麼要建立三乘佛法的差別，所謂聲聞乘（即修小乘阿羅漢道）、獨覺乘（即修小乘辟支佛道）、無上乘（即修大乘佛菩薩道）呢!?」

佛說：「善現！不是沒有所為、沒有所作的一切事物法則，為什麼要建立可以得；或不是要有所為、有所作的一切事物法則，為什麼要建立可以得！這是為什麼呢？善現！因為世間有些愚癡、沒有知識的異生（即凡夫乃平凡無明眾生），固執緊持著色（即固執著有形幻相的物質）、受（即貪得）、想（想像幻覺）、行（妄行）、識（妄知）等等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名稱！乃至貪念（即妄想一步登天）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或妄得（即想不勞而獲）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原經其中節略）」

「善現！這些愚癡沒有知識的異生，常作這樣的念頭：『色實在可以得到（迷以有形幻相可以得到）！受、想、行、識等等世間稱名的一切事物都實在可以得到（因貪心妄想而迷以有所得）！我該要決定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好脫離眾生們的生死輪迴痛苦！使我獲得究竟（即終極到底）常樂的涅槃（即不生不滅）境界！』（原經以下節略）」

「善現！這些愚癡沒有知識的凡眾，他們顛倒因緣（即是把真象顛倒來看），而作了以上的念頭，該就是在毀謗佛陀！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佛陀用五種眼睛（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求取看到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事物法則，乃至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的蹤影，尚且不可能看得到（因畢竟是空所以看不到有所得）！若是有能決定這樣該要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並能脫離眾生的生死輪迴痛苦，且使他等能獲得究竟的常樂涅槃！無有是處（即是錯誤的）！」

佛說：「善現！我以五眼按實際觀察，決定沒有我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又為什麼要建立眾生的三聚差別（即正定、邪定、不定三聚）：所謂正性定聚（即指一定可以證悟的一類眾生）、邪性定聚（即指畢竟不能證悟的一類眾生），和不定聚（即指不一定可以證悟的一類眾生）；然而眾生們愚癡顛倒對於不是真實的事物，起了真實事物的幻想！對於不是真實的眾生，起了真實眾生的妄想（因眾生為四大合成，不是真實永恆之身）！我為了要排除眾生的虛妄執著，因此依照世間人的通俗說法，並不是依照真理勝義（即義理非常微妙的意思，又稱涅槃是勝義。）的宣講！」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修行在勝義中，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嗎？」

「不會的，善現！」（因勝義乃微妙的空性，雖然修行在其中，而不能了悟，也是無法證得佛果正覺的。）

「世尊！修行在顛倒（即違反事理）中，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嗎？」

「不會的！善現！」（因在顛倒義理中修行，自不能證得佛果正覺。）

「世尊！若是修行不在勝義中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也不在顛倒中證得無上正等正覺！那將是沒有世尊（即佛）不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了吧!?」

「不會的！善現！我雖然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然而我不在有為界（即由因緣造作的境界），也不在無為界（即沒有因緣造作的無形境界）！善現！如同眾如來（即佛）所變化的（轉換舊形叫變，由無忽然有叫化）！雖然不在有為界，也不在無為界；然而我有去來坐立等事（說明佛道不以世人眼簾中有形或無形的俗見，當證得佛果，即可來去三界自在）。（原經以下節略）所修一切佛法（包括三乘佛法），乃至如證無上正等正覺、轉妙法輪（即講經說法）作下眾佛法事，這都是佛所變化的！再者佛可轉變應身（即以眾生形來到世間的教化身）教化無量眾生，在眾生中建立著正定（即正性定，乃一定會證悟的眾生）、邪定（即不會證悟的眾生）、不定（即不一定證悟的眾生）等三聚（即三類）的差別！」

「善現！以你的意見，該怎麼說：這眾如來所變化的，為著實有的去來，甚至是行止安住，才修證無上正等正覺，並轉妙法輪，作眾佛的事，對於建立三聚（即正定、邪定、不定三類）有差別不？」（即佛對正定、邪定、不定三類眾生，講經說法會有差別，不能一視同仁。）

「佛陀成就不在有為界、不在無為界，而來去坐立等佛事，出於自在；佛陀隨順眾生世俗，以世俗名相，而宣說無名相法，使眾生了悟世間名相的假設，同時宣講佛法，不分正定、邪定、不定三類，或修學大、小三乘，一律教化，不以真實法性為執著。（此解佛隨順世俗的假設名相，而宣講真實佛法之祕。）」

善現答說：「不會有差別的！世尊！」

佛說：「善現！如來也是如此的！知道一切事物法則如同變化，講說一切事物法則，都是如同變化（即不拘有形無形）！雖然有所作為，而沒有真實（即以空無所有、和不可得為所作）；雖然是度化眾生，而沒有所被度的（因一切空不可得），只是我所變化的來度化眾生，就是這樣的！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該知道眾佛所變化的！雖然有所作為，而沒有固執緊著不放呀！」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佛您只以名相（佛教名詞術語叫名相，乃耳聽聲叫名、眼看形叫相。），來宣說眾事物法則的法性（即真實面目），要使眾生們而得到進入領悟！怎麼說，佛您在講無名無相法（即沒有名相法門，乃遠離一切虛妄名稱及形相，進入涅槃真空佛法），以名相（以名稱形相）的說法，使他等（即眾生）進入領悟了呢？」

佛說：「善現！我隨著這世間凡俗所假設標立的名相方便，來向眾生宣說眾佛法的法性（即真實不虛方法），而沒有固執把持我所教化法則！善現！如那些凡俗眾生聽說我講的『苦』等名相，要是固執染著有形的名相，而知道這只是假設的說語！這不是眾如來和佛的弟子，所聽到說『苦』等固執的名相（因為眾如來和佛弟子聽說這名相，知道是假設的介說，一切是虛幻不實的）；然而我卻以真實所知，隨著世俗所說沒有真實的一切事物名相來宣講的！（原經節略）」

「善現！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只有假設的名稱！只有假設的形相，而沒有真實的！聖哲（指佛菩薩的智者）在這當中也不會被染著，只是認為是假設的名相而已；就是這樣吧！善現！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中，只認為是假設的名相，就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因般若深知一切是空）！而在一切事物法則的名相中間，不應該被滯留染著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五一至三六三節文）

實說品（一會六十二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得不到眾生（因眾生本空、實不可得），也得不到眾生所施予假設的名相（即眾生在世間，對一切事物幻相，都施予假設的名稱，此名稱也是空不可得）！而大菩薩卻為眾生求取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甚是一項為難的事呀！」

佛說：「善現！是呀！正如你所說的！（原經節略）善現！眾大菩薩雖然看不見有真實的眾生（因眾生無常、四大皆空），和眾生所施予的假設名相，而眾生們愚癡顛倒、固執染著這世間一切幻相為實有；因此遭到生死輪迴的痛苦無窮！為了要救度他等，所以要他等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如得佛果正覺、可以斷除他等的自我執著，和解脫生死的眾苦。」（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該知道大菩薩將是如來（即佛）應身正等正覺！因為眾大菩薩應身世間的緣故，便能永斷一切地獄，也能永斷一切傍生（即畜生），永斷一切鬼界！（原經節略）也能永斷一切欲界（即欲界六層天）、色界（即有物質界十八層天）、無色界（即無物質界四層天）。」

佛說：「善現！是呀！正如你所說的！若是由於這樣，那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境界）給予了如來（即佛菩薩），給予了獨覺（即辟支佛），給予了聲聞（即阿羅漢），甚至給予了世間一切事物和眾生（即是把世間一切虛幻物質和眾生，變成真實的不生不滅）（原經節略）！這三千大千世界因此一切事物、一切眾生都以真如為計算定量的緣故（即不再有虛幻罪惡、生死輪迴的痛苦境地）！善現！眾大菩薩若是修學真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修學一切事物法則的真如，則能圓滿成就一切事物的真如！（原經節略）則能使眾生進入無餘依般涅槃的境界（即進入沒有形相的不生不滅境界）！」

「善現！若是大菩薩普遍度化解脫眾生們的緣故，在最初發下無上正等正覺的心願，他

「佛以大慈大悲心，所見眾生受世界物質幻相迷惑，而眾生也因本身是物質無常，受著生老病死不斷輪迴的痛苦，所以要救度眾生超越物質的折磨，進入無餘般涅槃的虛空寂靜境界；由此可知，佛境世界是虛空寂靜沒有有形無常物質的世界，所以佛度眾生，要待五十六億萬年後，眾生隨太空所有物質星球耗盡消

失，一切歸於虛空寂靜時，才告功德圓滿。（此解一切世界眾生和事物都以真如為定量之秘）」

「佛說西方極樂世界，與東方琉璃世界，乃是隨順世間凡俗眾生的顛倒習性，顯示物質幻相的或有或無，藉以教化眾生在世勤修善果，先進入西方極樂世界或東方琉璃世界，以運

所獲的福報，可說是無量無邊！按數算計來譬喻是無法能及的！」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最初發願無上正等正覺心的大菩薩，他的思惟竟是什麼呢？」

佛說：「善現！當大菩薩最初發下無上正等正覺心願，常在正確地思惟著一切相智（即佛通達一切世間事物的總相和別相，以化道斷惑的智慧，又稱一切種智）！」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一切相智有什麼性（即本質是什麼）？有什麼緣（即因緣）？以什麼為增上（即增強）？以什麼為行相（即行事的狀態）？以什麼形狀為形相？」

佛說：「善現！一切相智以無性為性（即以空性為本質）！以無性為因緣！以正確的信念為增上！以寂靜（即不生不滅涅槃狀態）為行相！以沒有形狀為形相（即空相）！」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這一切相智只是以無性為性嗎？那世間色（即物質）等一切事物法則都是以無性為性嗎？」（以上原經節略）

佛說：「不但是一切相智以無性為性（即以空性為本質）！如色等一切事物法則，甚至有為界（即有因緣造作界）、無為界（即沒有因緣造作界），也都是以無性為性！若是一切事物已沒有了自性，那這樣的事物就以無性（即空性）為性！（原經節略）善現！因一切相智沒有和合的自性（因是空，就沒有了和合的本質），若是世間事物沒有和合的自性，這些事物則以無性為性！」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眾生對於世間沒有的事物，不應該能知道這沒有的事物！對於已有的事物，不應該能知道已有的事物（因眾生無明的緣故）！對於沒有的事物，不應該能知道已有的事物！對於已有的事物，不應該能知道沒有的事物！世尊！這世間一切事物皆以眾生無知，作為事物的本性，怎麼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能顯示眾事物的或有或無呢？」（因大菩薩修行大般若波羅蜜多，乃是以一切事物為空幻，不能把空幻，顯示為有無的。）

佛說：「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隨著世間凡俗的眾生緣故，顯示眾事物法則或有或無（即如顯示眾生六根及六塵等等比喻）！這不是按照真理勝義的！」

花化身，修習無餘涅槃成就佛果，得超越三界，達到寂靜虛空境界。(佛說顯示事物或有、或無，此解隨順眾生之秘)」

「世尊！那世俗和真理勝義尚有不同的嗎？」

「沒有不同的！善現！不是不同世俗，而別有真理勝義；因為世俗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就是真理勝義！而眾生類把真理勝義顛倒，並妄想執著！對於真如不知道，也看不見！大菩薩哀憫他等的緣故，只好隨著世俗所見的幻相，顯示眾事物法則的或有或無！」

「再次：善現！這眾生類對於五陰(即色、受、想、行、識)等等事物，心存實有的想像(即是一切事物幻相當成實有)，而不知道這不是真的實有！大菩薩要怎樣使這等眾生類，把五陰等等事物知道都不是實有，才分別以眾佛法宣說顯示這事物或有或無！善現！眾大菩薩該要修行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因般若經乃說空的道理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六三至三六五節文)

巧便行品(一會六十三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如來常說佛陀，但佛陀以什麼意義才名叫佛陀的呢？」

佛說：「善現！這隨著確實覺悟了，才叫佛陀的。再次：善現！能夠確實開導覺悟一切眾生，使他等離開顛倒的惡業眾苦(即因顛倒真實，眾生造作罪惡果報，而受許多痛苦)，所以名叫佛陀。再次：善現！如能確實覺悟一切世間事物的真相，所謂無相(即是無形空相)的，才名叫佛陀！(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為菩提(即大菩薩已有覺悟佛道的正智)的緣故，在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波羅蜜多的時候，對於什麼樣的事物有益、有損，有增、有減，有生、有滅，有染、有淨？」

佛說：「大菩薩已是菩提的緣故！他安住在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界（即萬法界或真如理性）、法性（即佛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即不生性）、法定（即正定）、法住（即如如不動心）、實際（即真如的極度）、虛空界、不思議界（即不可心思言議的抽象界）時，對於世間一切事物無益、無損，無增、無減，無生、無滅，無染、無淨！」（因一切虛空寂靜，無所謂益、損、增、減等。）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以二的緣故（所謂不二，乃以一實理性，而如如平等，眾生彼此平等不二）！在攝受（即吸取）布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波羅蜜多，並內外空等一切佛法（原經節略），甚至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善現！若是大菩薩要以二的緣故修行（即反一實平等的道理修行），則眾善法（即佛法）就得不到修行功德的增長！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一切世間愚夫凡俗都是依靠這二的緣故（即以虛妄不實及心懷不平等為依靠），他等內心所起種種的善良法則，都因虛妄不平等，而得不到修行功德的增長！若是大菩薩修行不二的緣故（即修行一實平等），從大菩薩最初發出的心願，乃至最後心起（即最後起下的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心），在一切時間中，都會使修行善法（即佛法）的功德增長的！」

（以下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六五至三六六節文）

遍學道品（一會六十四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具有最殊勝的覺知！他等能夠接受修行甚深的佛法，而又不求果報！」

佛說：「是呀！善現！正如你所說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大菩薩自性（即個性）不會動搖的緣故！（因深知一切是空）」

「佛道不二法門，為佛說八萬四千法的最高止境，以一實不虛，佛、菩薩、眾生，如如平等，為兩大真理支柱：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是觀空，而了悟一實平等的道理，而證得一實平等，就是佛果正覺。（此解一切不二之祕）」

「世間一切事物，不論有自性、或無自性，原本是無常空幻，佛以

應身出世教化眾生，乃隨順世俗，講說現世證悟的妙果，不能以無性假空（乃凡俗所見之空叫無性假空）現證無性真空（乃以甚深般若的寂靜叫無性真空）。（此解佛說無性不能現證無性之祕）」

「世尊在世隨順眾生的凡俗見解，宣講經典佛法時，有些不切眾佛所謂的佛道實際，就稱名叫戲論或戲言：

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在什麼樣的自性，才不會動搖的呢？」

佛說：「善現！眾大菩薩面對世間一切事物無性（即是空性）的自性，才不感動搖的呀！（原經節略）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呀！那是因為這世間的一切事物的自性，原本就是無性（即原本就是空的）！由於這無性，就不能作為現證無性的了！（因空對空不能作為現世證悟的妙果）」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有性法（即是有自性的事物）該能作為現證這無性了不？」

佛說：「不會的呀（因一切事物的自性本體原是無常空性，那有自性和沒有自性都是空的，故因空不能作為現證）！善現！」（原經節略）

「世尊！若是這樣，該是有自性不能現觀（即以智慧、觀察真理，叫現觀。）無自性（乃是有自性的智慧，不能按常理觀察到無自性的事物了）！那無自性（即沒有自性，乃空性）不能現觀有自性（因一切世間事物自性是空，而有、無自性都是空，那空對空、也是不能現觀）！這有自性就不能現觀有自性，而無自性也不能現觀無自性；按以四種情況，將是沒有其他情況出現了！世尊！這就得不到現觀啦！」

佛說：「善現！如果要得到其他情況現觀，然要離開你說的以上四句情況之外才行！」

「世尊！怎麼說是要得到現觀，然而要離開我所說的以上四句情況呢？」

「善現！非有、非無絕諸戲論（即除了不切實際的戲言，那就不是有、不是沒有的情況下），才名叫現觀；得也如是（即除了不切實際的戲言，那不是得、不是沒有得的情況下）！所以我說有得（包括沒有得，即無得）現觀！然而要離開你所說的以上四句的情況才是（這不是有、不是沒有、不是得、不是沒有得；都是含著『空』的意思，乃是在有空、和無空情況下，才能以智慧按真理來觀察）。」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善！大菩薩以什麼為戲論（即大菩薩以什麼為戲言）？」

佛說：「善現！大菩薩觀看色（即有形物質言）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原經節略）如常存、如不常存，如是樂、如是苦，如有我、如無我，如淨、如不淨，如寂靜、如不寂靜，如要遠離、如不要遠離！並觀看一切事物法則如所普遍知道、如所不是普遍知道！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戲言（因世間一切事物本是空相，說不上是常和不常存，乃至知道和不知道，此佛隨世俗而戲言，只是度救眾生方便而已）！」

如稱世間空幻的事物有常存、不常存，苦和樂，有我、無我，淨和不淨等等，這都是戲言；因為世間事物本是空幻，談不上常存、苦樂、有我、清淨等，只是隨順世俗見解罷了。再者世尊所言三乘佛法等等修行法門和成就，乃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就不是戲言了。（此解佛說真理和戲論分際之秘）」

「再次：善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應該觀看色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原經節略），不可以戲論（即不可以不切實際的戲言），所以不應該以戲論！如一切佛法不應該以戲論！如成就阿羅漢果、獨覺果、一切大菩薩修行都沒有戲論！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相續沒有戲論！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沒有戲論！如此，善現呀！眾大菩薩應該修行沒有戲論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怎麼說觀看一切世間事物法則都要沒有戲論了呢？」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看色（即有形物質）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沒有自性（即沒有本體，乃是空相）！若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沒有了自性（即是空相），所以一切大菩薩修行沒有戲論（即不是戲言）！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相續，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沒有戲論！善現呀！能通達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沒有自性的緣故，那都沒有戲論，這樣便可以進入菩薩正性離生（即斷除貪、瞋、癡等煩惱皆盡，心中沒有邪念欺偽，使可離開有生有滅，進入涅槃境界）！」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用什麼的乘道得入菩薩正性離生？是用阿羅漢道？獨覺道？成佛道呢!?」

佛說：「善現！大菩薩不用阿羅漢道、獨覺道和成佛道，只用菩薩道，但要對一切乘道普遍修學完了，再以菩薩道進入正性離生！乃至最後起修金剛喻定（即以禪定而斷盡極細微的煩惱，得入等覺菩薩果），但尚不能得到一切智智（即得佛的智慧），如若從這裡進修金剛喻定，可以在一剎那間相應微妙的智慧！就能印證到佛果的一切智智！」

「善現！眾大菩薩應修行這眾乘道（即大中小三乘各道）般若波羅蜜多！因為一切聲聞（即阿羅漢）道、獨覺道（即辟支佛）、菩薩道都所應該學的道！並一切菩提分法（即佛說四聖諦開示三十七種基本聖道修習法門，又名三十七菩提分法），都是為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取（即吸收取得的意思）的緣故！」（原經節略）

「善現！以一切世間事物法則的自相（即自身形相）都是空的（都是無常和合的造作空相），而又沒有好

「眾生在世具有真如、真理、佛性的共識，不論佛陀在世不在世，自有真如、真理、佛性及法界常存世間，它是抽象的意識，沒有形相；也是破除眾生無明，和成熟有情的力量，所以是有抽象力的。（此解世間真如、真理、佛性及法界常存之秘。）」

取好捨的；然而這眾生們對於一切世間的事物法則的自相是空意義，不能了解（眾生總以為眼見的眾物質不是空的）！大菩薩哀憫眾生的無知緣故，就以便利的方法宣說這菩提分法（又名三十七道品），使眾生能夠取得菩提（即取得佛道了解）！」（原經節略）

「善現！若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實是有形相的（因世間眾生存有佛性，偶而不悉，崇尚真如、真理，這就是世間事物實有形相），眾大菩薩應該在其中修學（即修學世間事物的真如相，乃以真理的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為修學）！以一切世間法則不是有形相！無色（即沒有物質）、無見（即看不到）、無對（即沒有多數多種的）！一相（世間事物只有一種形相），就是無相（就是沒有形相的空相）！所以大菩薩不在有形相的一切世間事物中去學，也不在沒有形相的一切事物中去學！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呀！不論如來（指佛言）出現在這世間，或是不出世在這世間！法界是常住世間的（即真如、真理、佛性及法界是常在這世間），而世間一切事物只有一種形相，那就是無相（即看不見，摸不到的空相）！這無相既不是有形相，也不是沒有形相（即是真如、真理、佛性，亦即真空空相，乃宇宙終極的真空法界。）！」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什麼樣是有？什麼樣是沒有？」

佛說：「善現！二是有，不二是沒有！」

「世尊！怎麼說是二？怎麼說是不二？」

「善現！把色（即有形物質）等一切世間事物，認為是二（凡世間一切事物都是同一種空的幻相，若按世俗人看每一事物各有不同，即是認為是二，而心存有的迷惑）！把色等一切事物想成統同是空，這就是不二（即一樣是空，就是沒有）！」

「善現！把世間眾事物想成空的，這就是沒有二樣（即是一樣）！這沒有二樣就是沒有！眾生認為世間事物是沒有，就是沒有生死，這沒有了生死的執著幻想，則就能夠解脫生、老、病、死、愁歎、痛苦、憂惱啦！」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六七至三七二節文）

三漸次品（一會六十五品）

善現向佛說：「世尊！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會有有想，會有無想不？會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想不？會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想，有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斷想不？」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對於世間一切事物法則都沒有想，也不作沒有想；該要知道這是菩薩隨順安忍（即隨順世俗而安心忍耐）！（原經節略）就是在修道，就是在得果！善現你該知道，沒有性（即是空性）就是大菩薩的道，也是大菩薩的現觀（即顯理智以觀察道理）！善現！由於這個緣因，該要知道一切世間事物法則，都是以無性為它的自性（即以自性本空）！」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都是以無性（即空性）為自性！那怎麼說：如來在一切世間事物的無性為性中，顯現正等正覺（即在一切世間事物都是空中，而覺悟到真正平等的佛果智慧）！在顯現正等正覺後，在一切世間事物、和禪定中的眾境界裡，都能得到自在（退進無礙、解脫一切煩惱束縛）是嗎!?」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我本來在修學菩薩道的時候，在眾靜慮（即禪定）中，和清淨修行的形相，沒有什麼分別，且具備滿足的安心不動；在我所發起印證的通達智慧，猶如看到了虛空，沒有什麼分別；並具備滿足的安心不動！善現！這時我在一剎那間的相關微妙智慧，使我印證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所謂顯現正等的覺知！這時苦（即眾生在世的苦果）、集（即眾生招集的因）、滅（即了悟苦的因果，以滅除得樂）、道（即修行八正道出離生死）四種真義，都被解脫而沒有所有，於是成就十力（即得佛果十大智慧能力）！得到四無所畏（即一切智、漏盡、說障道、說盡苦道四無所

「世尊成就佛果正覺，非常艱辛，但以最初發心，堅持戒、定、慧，了知世間事物的空幻，為拯救眾生，從大慈悲、大喜捨

中圓滿所修功德，從內心真空、而如如不動時，在剎那間豁然開朗、了悟真正平等覺知。（此解世尊成就佛果的經歷之祕）

「大菩薩要按漸次修作德業、漸次習作佛學、漸次實行善行，而信解眾佛法，以

畏）！四無礙解（即得到說法、釋義、辯詞、樂說四無礙智慧），及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即佛的十八種功德法）等等無邊的修行功德（善行叫功，善心叫德），也建立了三聚（即一定領悟佛道的正定類、不能領悟的邪定類、不定領悟類的三種眾生聚）眾生的差別！而隨著眾生的差別相關，以便利的方法教導，使他等得到殊勝利益與安樂！」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依照無性做自性的佛法，又以四種禪定（即一至四禪定天），發揮五神通（即天眼、天耳、他心、漏盡、神足五神通），印證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且建立三聚眾生的差別，隨他等所需，以便利的方法教導，使他等獲得殊勝利益與樂事的！怎麼說大菩薩在無性為自性法中，是由於漸次作業（即分階層造作善果）、漸次修學（即分階層修行習學）、漸次成行（即分階層得到成就）的緣故，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是吧!?」

佛說：「眾佛世尊以無性的自性，究竟（即終極、到底）印證到以無性為自性佛法的緣故，所以名稱叫佛或世尊！眾大菩薩（即修菩薩道眾）、一切獨覺（即修辟支佛果眾）、眾阿羅漢四果們（即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的、眾賢善士（即僧尼居士等）、眾其餘眾生們（即一切善心善行眾生等），他們的一切修行、一切所修佛法都是以無性為自性（即都是以空性為自性），漸次證得以無性為自性的佛法；所以名稱叫大菩薩、獨覺、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眾賢善士、其餘眾生們！」

「這些眾大菩薩等乃至眾生們，都是最初發心信佛，從眾佛世尊所聽到教導；或再從已供養許多佛菩薩及各獨覺、阿羅漢、善士等所聽的佛法教導，都是以無性為自性的思惟修行。善現！眾大菩薩等既經思惟後，發願趣向無上正等正覺，為了修行普遍救度眾生們的緣故，所以就作漸次的德業、修漸次的佛學、行漸次的善行！（原經節略）眾大菩薩等漸次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波羅蜜多，及漸次信解一切佛法，以無性為自性！」

「再次善現！大菩薩等作漸次德業、修漸次佛學、行漸次善行，從最初心願，以一切智智（即佛果智慧）的相應作意（即相關作為善意），信解眾佛法，都以無作（即空性）為自性！先應修佛隨

無性為自性：先應修佛隨念，次修法、僧、戒、捨等隨念，不思惟世間空幻的物質，不思惟如何成就佛果，自有豁然開朗之日。（此解世尊成佛經歷之祕）

念，次修法、僧、戒、捨、天隨念（即不忘佛、法、僧、戒、捨及天道光明、清淨、自在的勝義）（原經合併節略）！善現！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該以色（即物質）等來思惟如來應身無上正等正覺，因為色等沒有自性（即是空的），按世間一切事物沒有自性，則就沒有所有，若是無所有，則就不可念（即心想）！若是不可念，那沒有雜念思惟，就是為佛隨念！（原經合併節略）善現！大菩薩就應該這樣修佛隨念！所謂在這當中尚且沒有少數的念想，況且那還有念佛的思惟呢（即心不存雜念思惟，何況那還有思惟佛的一切呢？因為心不存任何雜念思惟，才叫做修佛隨念）!?」

「善現！在一切事物法則都是以無性為自性中，這有自性與無自性，都是不可得！不應該在此執著有無自性呀！」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的《大般若經》卷三七二至三七三節文）

無相無得品（一會六十六品）

佛說：「善現！眾生們具有斷見（即具有堅持人死後不復再生的邪見）、常見（即堅持身心常住永恆不滅的邪見），牢住世間有所得等難可調順制伏的妄念，且愚癡顛倒難可解脫的迷惑！善現！住有所得的眾生（即堅持有所得念頭的眾生），由於有所得念頭……以致沒有得、沒有現觀（即沒有以智慧觀察常理），也沒有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那以無所得的眾生為有得、並有現觀，有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不？」

佛說：「善現！若是眾生以無所得，那就是得、就是現觀、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因為這不會破壞法界（即佛法常理的範圍）的緣故！善現！若是有眾生等在這無所得中想要有所得，想

「大菩薩在世間修三十七道品，五十二階地，以示範眾生，修行正道，不自造惡果，輪迴不已；為使眾生世世代代超越輪迴，脫離生死痛苦，故佛菩薩隨俗應身在世教化，故得眾生擁戴供養，而大菩薩所修各道品、階地，只是向眾生示範教化，以方便眾生的；所以大菩薩修行很深般若波羅蜜多，早已知道空無所得，只以無因大悲，破除眾生在世空幻迷惘罷了。（此解佛菩薩在世所行一切之祕）」

要得到現觀（即得到以智慧觀察到事物的真理），要想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這該要知道他等是在想破壞法界！」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若是無所得就是得了，就是現觀了，就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啦！再不然這無所得中沒有得，沒有現觀（即沒有以智慧觀察到真理），也沒有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那怎麼說修行大菩薩道，會得到極喜地（又稱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以上為菩薩修行十階地位，也是成就大菩薩五十二階位、第五個十階地）!?：怎麼說修行大菩薩要得無生法忍（即無生忍，乃把心安住在不生不滅的道理中）!?：怎麼說得到有異熟生（即因和果不是同時發生，必是成熟期的不同，名叫異熟，這異熟生，乃異熟因所生）的神通（即天眼、天耳、他心、漏盡、神足五神通，乃修得五善因的出生）呢!?：怎麼說得到有異熟生的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呢!?怎麼說得到有大菩薩安心住在這異熟生法（即因果說法）裡，以成熟眾生、莊嚴清淨佛土；在對眾佛供養恭敬最上妙品衣、食、房舍、臥具等等，和種種人間天界資生品，而具有所獲的善根！乃至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和福果不盡！再由世間轉入般涅槃後（即在滅度圓寂後），又為自己在世間設立了利益的網羅，讓眾弟子們，猶能得到種種供養恭敬，這善根（即善良的根性，又善心的功德）的勢力，仍舊不會斷絕完了嗎!?：」

佛說：「善現！因為這世間一切事物無所得的緣故，而得有大菩薩道的極喜等十地（原經節略），再由這十地得有五神通、無生法忍、布施等六波羅蜜多！且成熟眾生，莊嚴清淨佛土！並恭敬供養眾佛，乃至成就佛果，在般涅槃後，設立利益網羅，使眾弟子，猶能得有種種恭敬供養，這善根勢力不會斷絕完了！」

「善現！這無所得的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和眾神通等都是沒有差別（因都是無所得）！為了要使眾生離開有所得的染著緣故，才以便利的方法，向眾生宣說這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和眾神通有著差別的形相（因宣說佛法修行功德有差別，好使眾生安於修學、多了悟一切無所得）！」（原經節略）

「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要安心住在這如夢、如響的變化中，並不染著世間的一切，因已知道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全是空相，所以沒有雜亂、差別和形相，也不會自生、自滅，一切都是受因緣幻相所支配，故眾生的

「如是！善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由於離開世間一切事物的空幻形相！以沒有煩惱的心力，能在一切沒有形相、沒有所覺、沒有所得、沒有所願、沒有所作的佛法中，修行到圓滿的般若波羅蜜多！也能圓滿其他佛法眾功德！」（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七三至三七八節文）

無雜法義品（一會六十七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在一切世間事物無雜亂、無相（即沒有形相）的自相空法（即各事物都是空的形相）中，能圓滿修行布施（即施捨）、淨戒（即守戒）、安忍（安心忍耐）、精進（精學不懈）、靜慮（即禪定）、般若（即智慧）波羅蜜多呢？怎麼說在沒有一切煩惱、沒有差別的事物（即空相事物）中，建立這有差別的眾佛法（即大小三乘及各法門），這可以使眾生明白的了嗎？怎麼說在般若波羅蜜多中，可以攝受（即吸收接受）一切布施等等（原經節略）世間或出世間的佛法嗎？怎麼說：在一切不同狀況的佛法中，可以建立一種形相，就是所謂無相（即無形空相），並在一種形相的沒有形相事物中，而建立種種差別的佛法狀況呢!?」

佛說：「善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安心住在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幻事、如尋香城（梵稱乾闥婆城，乃蜃樓空幻）、如變化事五取蘊（五取蘊：即有五種煩惱的陰害取著）中，修行在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如實了知如夢等無相（即空相）！（原經節略）若一切事物法則沒有自性，這就是沒有形相！」（佛說明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空無一相沒有差別，至於佛法三乘只是世俗以如夢、如響、如光之幻相差別，而大菩薩安住眾佛法中，不覺有何差別。）

佛告訴善現說：「以你的意見怎說：一切世間事物在實性中（即在幻相實有中），有些事物法

生、老、病、死等都不能自主；這一切現象非常清楚，對破除無明的大菩薩不需經解說顯示的。(此解世間空幻無雜亂差別之祕)」

則可以說是善(即是好的)、是不善(即不好的)，是有漏的(即會惹煩惱的)、是沒有漏的(即不惹煩惱的)，是世間的、是出離世間的，是有為的(即有造作的)、是沒有為的(即沒有造作的)，是阿羅漢果、是獨覺果(即辟支佛)、是大菩薩道行，乃至是無上正等正覺佛果不!?」

善現回答說：「不是呀(因一切世間事物沒有雜相，沒有差別形相，純是空相的緣故)！世尊！不是呀！善逝(佛十大稱號之一，乃佛修正道涅槃，向好的去處而去的意思)！」

佛說：「善現！由於這緣因，你該要知道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沒有雜亂現相、沒有差別、沒有形相，不會自生、不會自滅、不會有形障礙、不需要解說、(這是對明白世間空幻的大菩薩而言的，但對世間眾生仍需要顯出)、不需要顯示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七八至三七九節文)

諸功德相品(一會六十八品)

善現向佛說：「怎麼說眾事物法則都是沒有真實的存在，而是以無性(即沒有本體)為自性(當成自身本體)，故一切自相(即自身的形相)都是空的！但是，怎麼又再說：『世間事物是善的、是惡的，是有煩惱的、是沒有煩惱的，是世間的、是出離世間的，是經造作的(即有為)、不是經造作的；甚至是預流(即梵稱須陀洹果，乃阿羅漢初果)，以至是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呢？』」

佛告訴善現說：「善現！這是世間愚鈍沒有知識的凡夫，在作夢(人生即是在作夢)，認為得到夢中的一切了；而聽到響聲，就認為得到響聲了！看見世間幻相的光影，如太陽的炎焰、海市蜃樓(即海面所現市樓光影)等等變幻和變化的事，都認為得到這一切了！其實這只是受了這些幻境所顛倒、而染著固執的意識，又在平常身體、語言、心意所作的一切，認為是

「每一眾生有他輪迴的小世界，而每一眾生在他的小世界裡，造作許多幻相的後果，而又把他造作的後果，當作他被迷惑造作再次後果的主因；因此不斷倒果為因，輪迴不已。（此解眾生輪迴不已之祕）」

善良的、是惡劣的，是福報、是惡報，或是平靜修行的！由於這一些眾多行為的一切，使得眾生來去生死輪迴著，沒有止境！」

「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到這終極沒有邊際的自性和現相二空（即世界無邊事物的本體和現相，兩項都是空的）！而這大菩薩卻安心留住在這到底無邊的二空中，為那些眾生宣講解說佛法！他說：『世間一切事物是空的！沒有我和我的定所（因世間身是四大和合而成，而四大地、水、風、火，也都是無常空相，所以沒有我和我居所的存在）！因為這都是沒有自性的空相！』並且又說：『這世間沒有一切事物的存在（只是無常暫現的幻相）！而是你們眾生以個別虛幻妄見的業力緣故（乃眾生以個別虛妄的障惑力，所造成的緣故）！但沒有任何一項佛法中，可以看見這世間有一切事物存在的；這該要知道蘊界處（即色、想、受、行、識五陰和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的處所）等一切物質的本體，都是從許多因（即來因）緣（即助力）和合而建立的！這是由於眾生把因果真理看法顛倒（即倒果為因，乃是把一切現象看成是來因，其實它是眾生迷惑造業的後果）所引起的！這些是眾生許多行為果報所引起的！你們為什麼要在虛幻妄想、沒有實在的事物中，而起了實在的想法呢!?:』」（原經合併節略）

「當時的大菩薩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他以很好的巧妙便利方法，以拔除障礙，救濟眾生；若是眾生仍是耽誤執著在自我造作的果報裡，那大菩薩就用種種便利的方法，使眾生修行，進入無餘涅槃界（即在滅度後進入不生不滅界），而成就了無色（即沒有物質的空性）、無見（即沒有所見）、無對（即沒有相對），真正是沒有煩惱的法則！大菩薩安心住在這中間，為眾生講說種種大覺正道，並開示顯現和勸導！且稱讚鼓勵與慶賀歡喜，使眾生安住在無上正等正覺中！」

「善現！眾大菩薩很奇妙稀有的！在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然知道一切世間事物都是終了沒有邊際的空性，而能夠安心建立善（即好的，乃指正道言）、非善（即壞的，乃指邪道言）等，使眾生了悟，不相雜亂！」（原經節略）

「善現！你們若是知道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所有很奇妙稀有的佛法！那聲聞（即修阿羅漢果的）、獨覺（即修辟支佛果的）都不會有的、也不會能測試衡量的！而如今你

「佛陀應身世間，因為了悟通達眾世間事物的自性都是空的，故而覺知眾生萬物真正的平等；故大菩薩本眾佛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要心存一切沒有差別、沒有不同的想法，而所得也沒有什麼差別和不同的。（此解心無差別，即是佛智之祕。）」

們這些阿羅漢、辟支佛面對大菩薩的論辯，尚不能從容回答！何況這其餘的眾生們，而能開口應對的了呢!?」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什麼稱叫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他們所有很深奇妙稀有的佛法，阿羅漢和辟支佛所不能有的呀!?」

佛告訴善現說：「大菩薩修行很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設如眾生在世間，那上從眾應身佛、下至畜生等，都是一律平等的，沒有什麼差別；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要了悟通達眾世間事物和眾生們的自性都是空的、都是沒有什麼差別的緣故！沒有不同的想法！由這沒有不同的想法（因一切眾生萬物同一真理佛性空相），該得到的沒有不相同的，沒有差等分別的後果！」

（原經節略）

「再次：大菩薩（此括指修行佛、菩薩道的在世應身）常作這樣的念頭：『我是讓眾生有利益歡樂的（即渡救眾生離苦得樂）！所以才接受這在世的應身，好讓眾生前來有求，而我定當給與施捨！』在看有乞討的，便作這樣的念頭：『如今我在這裡，給誰施捨，又誰來接受！而要施給是什麼物件？因什麼要施與？施與要說些什麼？在眾事物的自性本空裡，這施受兩方都是不可得的（因空而不可得）！那又是做什麼呢？這是因為眾事物到底都是空的！但在不是空的事物（即世界事物幻相假有）中，則就有給與、或是收受，若是安住在這空中，而修行布施，並為眾生割截內外物時（即為眾生割截身內或身外，如眼耳等物），而內心不存怨恨，只是心想這眾生和身內外物都是空相，不論誰來割截我，誰要接受我的割下物，誰都是空的看待！』」

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也能得到一切相智（又稱一切種智，即佛通達一切事物的總相和別相，而能化道斷惑的智）！這和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有什麼差別？」

佛說：「善現！眾大菩薩和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都是住在眾世間事物中，沒有什麼差別性！在世間眾事物幻相裡求得正遍知（即真正遍知一切世間事物，乃佛十大稱號之一，此指得一切相智言），這是說為大菩薩們，若是修行到最後，就可以稱名叫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凡在一切世間事物

「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要如實

的個別和共同形相上，已內心明照、了悟沒有黑暗蹤影，而十足清淨；如在修行起因的階位上，修行的眾生，已是名叫大菩薩果！若是修行到最後果位上，這就名叫如來應身正等正覺！」

「善現！這以上名叫大菩薩以世間佛法來施捨眾生！眾大菩薩照這以上來作世間佛法施捨！再者能修行出世間的佛法施捨，這就是所謂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先要教眾生在世間的佛法，然後使眾生遠離世間的佛法，而安心住在出世間沒有煩惱的聖法裡，甚至使他達到一切智智（即佛通達一切的智慧）！」（原經節略）

「再次：善現（原經節略）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用善良巧妙的佛法，用善良巧妙的文字，用這些佛法、文字的善良巧妙，而在沒有文字中，也能得到善良巧妙；由於這善良巧妙的緣故，能為眾生講說有文字的佛法，在沒有文字中（即口授經文）說有文字的佛法！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離開文字、沒有文字，同樣是佛法！經過這一切文字名叫真佛法！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以一切佛法，施給一切世間眾生到底都是空的，而是沒有邊際空的緣故！」

善現說：「若是一切佛法、一切世間眾生到底終是空的，而是沒有邊際的空！已超過世間眾文字，那一切都不可得了，怎麼說：大菩薩修行一切佛法？怎麼說為眾生宣說佛法呢!?」

佛告訴善現說：「能看到一切佛法都完全是空後，為眾生們宣說眾佛法，而在眾生都無所得！對一切事物，也沒有所得！在眾空的形相中，就是不增加、不減少，不取得、不捨去，由於這樣緣因，雖然宣說了眾佛法，而是等於沒有說呀！善現！在一切佛法裡，有這樣地看法，就會得到沒有障礙的智慧！由這種智慧的緣故，就不會破壞眾事物沒有二的分別（即是唯一空的看法）！要為眾生們照這樣實在的宣講演說吧！」

佛說：「善現！由於這緣因，該要知道大菩薩也是照這樣，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應眾生講說佛法，雖然不會分別破壞世間事物的形相，而又能夠如實的安定眾生，使眾

安定眾生，雖然對眾生和一切事物沒有所得，卻使眾生解脫了妄想、顛倒、執著；並且讓眾生得到最後的清淨，這才算是名叫佛法。（此解佛法稱名之秘）

生安住在所應住的地方；雖然對眾生和一切事物，都是沒有所得！卻使眾生解脫了妄想、顛倒、執著，這是以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為便利方法的緣故！因為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的本性是空！所以沒有束縛、沒有解脫，但這不算是一切佛法，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佛法畢竟是要清淨的緣故！」

「再次：善現！修行很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以無所住（即沒有固定、固執）為便利方法的緣故，要安住在一切事物法則沒有所得中！」（原經節略）

「善現！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是沒有所要固執（即無所住）的！而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是空，也沒有所要固執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世間一切事物是沒有自己的本體（即無自性），也不可能得到它；而世間一切事物是空，更不可能得到的！這不是一切事物沒有它的本體，而不可能得到事物有所要固執的緣故！大菩薩以這些事物的眾空，來修行使用眾佛法，也要能如實地宣說顯示給眾生們！而對於眾生們內在的法性（即佛性，因眾生本具佛性，只因無明蒙蔽佛性而已）沒有退轉、沒有超越的（此言大菩薩對眾生如實地宣講，一切事物是空，而並不影響原有的佛性）！而眾佛法的實在性，那就是法界（即萬法界，因萬法本空，也就是真理的所在）、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實際（即實在的極至）；這都是沒有自性，而可能會退轉超越的（此言以上法界等是沒有事物虛幻本質，不可能會退轉或超越，因以上屬真理，乃不退轉不超越永遠不變的）！」

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在法界（即指萬法界言）中，那真如、實際沒有退轉和超越（即如如不動）的，那一切事物和法界、真如、實際，還有什麼不同的呢？」

佛說：「不是呀！善現！一切事物不異（即相同）法界、真如、實際呀！」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事物相同於法界、真如、實際（即言一切事物的虛妄幻相，相同於真理真實），怎麼說：世尊！為什麼要建立黑法感（黑乃惡的另名，黑法感即惡的事物感因）黑異熟（以上言為什麼要建立惡的事物感因，有惡的果報呢!?）!?所謂有地獄、畜生、餓鬼界呢?又為什麼要建立白法感（白乃善的另名，白法感即善的事物感因）白異熟（以上言為什麼要建立善的感因，有善的果報呢!?）!?所謂有人、天界

呢？又為什麼建立不是黑又不是白的事物感因，而有不是黑、不是白的果報，所謂修得預流果（即阿羅漢初果，梵稱須陀洹果）、或一來果（即阿羅漢二果，梵稱斯陀含果）、或不還果（即阿羅漢三果，梵稱阿那含果）、或阿羅漢果（即修小乘佛法，成就羅漢果，解脫生死苦，又稱聲聞果）、或獨覺菩提果（即修小乘佛法成就辟支佛果）、或又有無上正等正覺呢？」

佛說：「善現！依照世俗的意義（按世間凡俗人，只見虛妄幻相，而不見空性的意義），為什麼要建立這些因緣果報的差別？而不是依照真如（即真實空性）的勝義，在真如勝義中不可以說有因果的差別（因真實空性，乃一切都空，沒有了差別的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真如的勝義中，一切事物的自性是空，不可能有分別的！沒有好說的、沒有好顯示的；那怎麼說要有因果差別呢？在真如勝義中，沒有生、沒有滅、沒有沾染的、沒有洗淨的，因為是到底是空、無邊是空的緣故！」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若是依照世俗意義的緣故，為什麼要建立修行聖果的差別？而不是依照真如實際的勝義！則一切愚夫凡俗都應該有預流果，甚至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此問：若依照世俗因緣果報，這世間愚夫凡俗，不要經過修行，就應有預流乃至佛果的嗎!?）」

佛告訴善現說：「在你的意思怎樣說呢？那一切愚夫凡俗如能實在知道世俗的意義，和真如實際的勝義（即一切事物空性的意義）嗎？若是如能實在知道，那他等應該有預流果，甚至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然而這些愚夫凡俗不能如實的知道；這世俗的意義，和真如實際的勝義中，沒有聖道（即沒有預流果乃至佛果道），沒有修行聖道（即沒有修行預流果乃至佛果道）的！那他等怎麼說：有聖果的差別了呢!?這些唯有眾佛才能如實知道世俗的意義，和真如實際的勝義中，有聖道（即有佛道）、有修行聖道（即有修行佛果道）；所以才能得知有聖果的差別呀（即得知有預流果乃至佛果等差別）！」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修行聖道（即修行三乘佛道），能得到聖果不？」

佛說：「不一定呀！善現！不是修行聖道能得到聖果，也不是不修行聖道能得到聖果！

「眾生在世以一切事物幻相，而有所分別；但依真如、法界、實際的勝義來說，則一切世間事物沒有分別，也沒有生滅、染淨，故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乃依真如勝義，看一切世間事物。（此解真如勝義之祕）」

不是離開聖道能得聖果，也不是住在聖道中能得聖果！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真如實際勝義中的道（即真空清淨）和道果（即真空清淨道果），不可得的緣故（表示很難得入真空清淨，此真空清淨無色、無暗、不變、不滅，能無所不在）！善現！大菩薩修行很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雖然為了眾生安穩地建立這聖果種種的差別！而不分別這些聖果是在有為界（即以因緣和合造作一切事物界），或是在無為界（即不是以因緣和合造作的不生不滅界），安穩建立的差別！」

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不分別這些聖果（即不分別預流果，乃至無上佛果）是在有為界或是在無為界安穩建立的差別，那怎麼世尊說：『斷三結（即斷除一見結，乃除去我見煩惱。二斷除戒取結，乃除去行邪戒。三斷除疑結，乃除去懷疑真理煩惱）名叫預流果！薄欲貪、瞋（即忿怒）名叫一來果！斷除順下分五結永盡（即除去一貪、二瞋、三身見、四戒取、五疑結。）名叫不還果！斷除順上分五結永盡（即除去：一、色愛結乃貪愛物質，二、無色愛結乃貪愛抽象聲光，三、掉結乃心念掉動退失禪定，四、慢結乃驕慢心，五、無明結乃眾生癡闇煩惱）名叫阿羅漢果！使所有集法（梵語質多，叫集起，華譯為心，又名阿賴耶識：此處集法，乃言由心所生的事物煩惱）都成為滅法（無為法叫滅法，乃一切事物幻相歸於寂滅）名叫獨覺菩提（即辟支佛果）！永斷一切習氣相續（即除去大乘的妄惑，而不現惑相的繼續）名叫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了呢!?世尊！我怎麼說才能知道佛所說的意義，而又不去分別這些聖果，是在有為界，或在無為界所建立的差別呢？」

佛告訴善現說：「依你的意思該怎麼說？以所說的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辟支佛果，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這些聖果是在有為界呢？還是在無為界呢？」

善現回答說：「這些善果都是在無為界（即是在不是因緣造作的不生不滅界）！不是在有為界（即不是在有因緣造作的有生有滅界）！」

佛問善現說：「在無為界中的一切事物，有分別不？」

善現回答說：「是沒有分別的（因一切皆空故無分別），世尊！」

佛告訴善現說：「大菩薩雖然為眾生宣說眾佛法、而不分別宣說一切事物的現相，因為一切事物是空的緣故；（原經節略）大菩薩自然對於一切事物無所執著（即沒有固執染著），也能教

化其他眾生對於一切事物中不要有所執著！由於都不執著的緣故，所以在一切處所都會沒有障礙；(原經節略)這正如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而有所變化的情況，但對於成就佛果不受影響染著，他只是為著教化眾生進入般涅槃(即入不生不滅的境界)的緣故。」

「善現！大菩薩也是這樣！對於一切事物，是在世間、是出世間，是有煩惱、是沒有煩惱，是經造作的、是不經造作的，這些他都無所固持(即無所住)，也無所障礙！這是為什麼緣故呢？因為善於通達一切事物的真實現相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七九至三八三節文)

諸法平等品(一會六十九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對於一切事物，善於通達實相(此言佛性、真如、法性、真理叫實相)？」

佛說：「善現！如那眾如來(即眾佛)應身正等正覺所行變化的(即眾佛成就佛果，而有所神通變化的)！不作貪、瞋(恚怒)、癡的變化(即不為自己，而作貪、瞋、癡的變化)，不作世間一切事物的幻相變化，(原經節略)也不作無為法(即不作不生不滅寂然常住事物的變化，因無為法無所變化)，不作道(道即真理、或修行的方法)的變化！不作道果(即涅槃境界)的變化(因常住寂滅的涅槃境界無所變化)！」

「善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也是如眾佛一樣，對於世間一切事物幻相都沒有所作為變化！因為他善於通達眾事物的實相(即佛性或真理)，對此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沒有差等分別(因一切事物本體是空無所分別)！」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通達(即瞭解)眾

「佛菩薩只是向眾生宣說佛法，不作眾生在世間幻相中的來因苦果、神通變化，以明白顯示眾生，乃是世間幻相，即是泡影，主在眾生自己修學佛法躍出幻相泡影，而不是要眾生回憶來因苦果。(此解佛菩薩不作眾生來因苦果神通變化之祕)」

世間事物都是沒有真實的事呢？」

佛告訴善現說：「以你的意思該怎樣說！那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即眾佛成就佛果後），他有所神通變化的，都是為有真實的事（即佛所變化神通乃如世間一切事物幻相一般）！按照這些事實是有染污要洗淨的，和有輪迴五趣（即輪迴在天、人、畜生、餓鬼、地獄五道上）的事是嗎!?」

善現回答說：「不是的！世尊！這不是說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他們神通變化的，是很少真實的事！也不是說眾佛變化的事物，會染污要洗淨的，也沒有說要輪迴在五趣生死裡！」

佛說：「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對於世間一切事物，善於通達實相（即善於瞭解佛性或真如、真理），也就如同眾佛一樣，通達世間眾事物都是沒有真實的事！」

這時善現向佛說：「世尊！這一切世間事物都是如同變化是不!?」

佛說：「這世間一切事物都是如同變化一樣！」

善現說：「若是這一切事物都是如同變化，那眾所變化都是沒有真實的事物，也沒有真實的輪迴五趣，也沒有真實的解脫生死！那怎麼說大菩薩對於眾生們有勝士用（即為什麼說大菩薩對世間眾生有殊勝的各行各業的運用呢）呢？」

佛告訴善現說：「以你的意思怎樣說：那眾大菩薩本來修行菩薩道（即原本修行大乘佛法菩薩果）時，從未見過眾生可以脫離三界（即脫離欲、色、無色三界）！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大菩薩對於一切世間事物的所知所見，通達這一切如同幻化，都不是實有的！」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大菩薩為什麼事故要修行一切佛法？」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眾生們對於一切世間事物，能夠自行了知都是如同幻化，都不是實有的，則大菩薩就不會應身世間，以數不清的劫世為著眾生們修行菩薩道（即以數不清劫世來救度眾生們）了！」

善現說：「若是一切世間事物如同夢境，如同響聲，如同光影！乃至如變化事、如同

尋香城（又稱乾闥婆城，乃幻化蜃樓）！那大菩薩所要度化的眾生，是住在什麼處所？是怎樣使他等出來救拔他等呢!?」

佛告訴善現說：「所要度化的眾生、住在的處名，這乃是世間幻相虛妄的分別，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從那住處的名稱、這虛妄的分別中，去救拔使他等出來的！」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什麼是名（即名稱）呢？什麼是相（即形相）呢？」

佛說：「善現！世間的名稱，它是如同過客一般，都是假設的標立，都是屬於眾生給予的假設！這名叫色、（原經節略）名叫菩薩、名叫如來等等！善現！這些等等一切的名稱都是假設標立！為了表示眾事物的意義，而給予假設眾名稱的緣故，這一切名稱都不是實在有的，而世間愚夫凡俗就在這中間妄想執著！大菩薩以善巧便利的方法，為眾生們講說遠離這名的佛法，這所謂叫名！」

「善現！怎麼說是相呢？相有二種：一是色相（即物質空間形狀），二是無色相（即非物質的形容，又為抽象精神狀態）。所有色相：如時間上的過去、未來、現在，空間上的內、外、粗、細、劣、勝，時空上的遠、近等！」

「在這些剎那眾空幻的世間事物中，世間愚夫凡俗都會分別執著（即沾染固執）這些名叫色相的！並眾所謂無色（即抽象）界的事態中；因世間愚夫凡俗攝取抽象精神狀態的分別，而生出眾煩惱，這就名叫無色相！大菩薩以善巧便利的方法，教化眾生們遠離二相；再教他等安住在沒有幻相界（即無為界）中，不使他等墮落在二相兩邊的執著（即沾染固執），因他等會心生分別，這是有色相或是無色相的固執煩惱。大菩薩以善巧便利的方法，使眾生們遠離眾相，安住在無相界（即識破眾幻相是空，而進入無為真空界），而不去執著有色相或徘徊有色和無色相的兩邊！」

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世間一切事物只有名稱和相別，而所有名稱和相別（即形相的分別），又都是假定的設立，且由眾生各個分別所引起！這些並非實有的本體，那怎麼說大菩

「世間所有事物名稱和相別，都是完全沒有真實的；所以大菩薩以無相作為善巧便利的方法，要眾生修學無相、無念、無作意，而得到修行的增進。因為世間除了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門，更沒有其他所應學的佛法。（此解佛法要眾生修學空、無相、無願，才能有增益果位之祕。）」

「世間五蘊等事物的虛幻假相，雖是名稱相別無數，但都是包涵在法界真如理性之中，也就是世

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眾善法（即在眾佛道名、相事物法則）中，能夠自我修行增進功果名稱和相別（即佛法修得三十七道品、五十二階，或阿羅漢四果等）？又能夠使眾生修得佛法中增進功果的名稱和相別呢⁉」（因為世間假設事物的名稱和相別，不是實有，則佛法修行的階位功果也是空的，怎麼能夠增進成就阿羅漢、菩薩佛果呢⁉）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世間眾事物法則，很少有真實的事！這不只是以假定設立的名稱和相別而已，那大菩薩應在修行佛法上，不去自求增進功果，也不會使眾生修行增進功果，這因為世間的眾事物中，沒有很少真實的事（即完全沒有真實的事），如同眾名稱和相別。所以大菩薩以佛法為無相（即一切沒有形態現象），作為這善巧便利的方法，才能圓滿一切佛法！」

這一切佛法都是由修學無相（即遠離一切形態）、無念（即沒有任何念頭，乃沒有妄念）、無作意（即沒有造作的心意），而得到修行的增益；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除了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門，更沒有其他所要應學的佛法！這三解脫法門能夠攝及一切微妙善巧佛法的緣故；能夠修學這三解脫法門，則能夠通學五蘊（即色、受、想、行、識，又稱五陰），也能通學十二處（即能通曉修學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此即十二處）、十八界（即六根、六塵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識，計十八界），乃至能夠修學其餘的無量無邊的佛法！」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如能確實了知五蘊等世間事物的輾轉差別（即世間事物，因緣和合，相互而生的種種名稱形相差別），豈不以五蘊等種種不同的差別，而破壞法界唯一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理性了嗎⁉因為法界真如理性是無二無差別的！（原經節略）乃至這其餘無量無邊佛法的名稱相別，豈不是會破壞法界唯一真如理性了嗎⁉」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遠離法界（即以五蘊等事物法界是空而言），那其餘佛法的名稱相別，就可得用（因佛法名稱相別都是空的，只是佛遠修行的意思而已，所以就可用得），同時可以說那五蘊等事物會破壞法界真如理性！然而把五蘊等遠離法界（即以五蘊等事物是空而言），那世間就沒有事物可得！所以就沒有其餘的事物，能夠破壞法界真如的理性了！既然知道一切世界沒有事物，而是遠離法界的緣故，也不會為其他事物給與假設名稱相別而宣說佛法了！所以這法界是不可能被破壞

間只有唯一真理，任何萬般虛假，無法亂真，所以世間一切五蘊等事物虛假無法破壞法界的真如理性，（此解法界真如理性之祕）

的！照這樣說！善現！你應該修學這法界真如無二無別的、不可被破壞的現相！」

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想要修學法界（即修學法界真如理性），該向什麼學？」

佛說：「若是大菩薩要想修學法界，那就該向一切世間事物去學！因為一切事物，都是列入在法界的緣故（即言一切事物都是包涵在法界真如理性中）！」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由於什麼緣因，您說一切事物法則都包涵在法界呢？」

佛說：「善現！如來出生在世間、若是不出生在世間，那眾佛法，也是世間事物法則而已，都是要列入法界，沒有差別的現相！不是由佛所說列入例外的；這是為什麼呢？善現！一切好的事物、或不是好的事物，或是有記事物（即記別善惡果報的事物）、或是無記事物（即不善不惡無所記別的事物）等，一切事物，無不列入無相（即沒有形相）、無為（即不以造作因緣和合等）、性空（即自性本空）的法界中，所以要想修學法界，該要修學一切事物法則！」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世間一切事物法則，都是列入法界，全都是無二無別，那怎麼說大菩薩該學般若波羅蜜多，乃至也要學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世尊！莫非是法界中，有這樣等等的分別!?該不是菩薩由於這樣分別，在作顛倒（即行顛倒真理，而作法界沒有分別差等的背理事），以無戲論中（即不以遊戲論調，乃合於常理正經的言論），而講起眾戲論（即講起不正經的戲言）了吧!?世尊！真法界（即真如真理、性空界）中，都是沒有分別差等的戲論的呀！」

「世尊！法界中不是有世間一切事物的（言法界本是一切自性本空的事物），但也不遠離一切世間事物，因一切世間事物畢竟成空，就是法界！」

佛告訴善現：「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真法界中，沒有種種分別的戲言！善現！一切世間事物，不是法界（按世間一切事物幻相有別，未進入真空前，不能稱作法界），但也不會離開一切事物分別而有法界（即法界脫離不了眾事物分別幻相成空的匯集）！若是看見有事物法則離開法界的真如或真理範圍，那就不是所求的正趣（正道）！不是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善現！大菩薩知道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就是法界！而以善巧便利的方法、那沒有名稱

「眾生在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的虛幻中，所修行的阿羅漢果、獨覺果、菩薩及佛果都是無所有、不可得，而眾生以為有所得。

相別的佛法，為眾生們作奇名相說（即暫時依附世間名稱相別的說法）。這如同世間巧妙的幻術師，他拿著很少的東西，在眾人面前，作種種變化不同種類的物質形相，那沒有智識的男女，看見很是驚訝讚歎！而其中有智識的，會作這樣的思考：怎麼說這人能夠顯現這事？這中間有沒有真實的事物可得！而使眾人在沒有實物、引起實物怎麼出現的想像！」

「善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雖然看不見有事物離開真法界，也看不見法界脫離一切事物，也看不見眾生和他等給與假設的實事可得！而能夠以種種善巧便利的方法，講說真空法界，以真空法界的最初（即世間一切事物最初的發生）、中間（即世間事物的耗變中）、最後法界的建立（即一切事物消失成空），而說出這一切的常存無差別（即說明一切世間事物性空常存，而沒有什麼不同）；所以大菩薩能以善巧便利的方法，講說真空法界，使得眾生對法界的成熟明白，且莊嚴著清淨的佛土，教化眾生們修學大菩薩的道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八三至三八六節文）

不可動品（一會七十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眾生們和眾生給與的假設（即給與眾生修行的假設果位），都是畢竟不可能得到！那眾大菩薩，是為誰的緣故，而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告訴善現說：「眾大菩薩以實際為衡量，所以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善現！若是眾生所知所行的情況，和實際（即真實到了極點，乃真誠實在。）不同的，那眾大菩薩就不應該為眾生（即不必為眾生教化指引）、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而眾生所知所行的情況，和實際相同，所以就為眾生們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即眾生所知所行真誠實在，就該教化眾生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再次：善現！眾大菩薩

所以大菩薩要把眾生安立在實際中：要眾生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使了知無所有、不可得，以成熟眾生、超越三界。（此解實際的佛法之祕）

若是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就要以不破壞實際的佛法（即以善法，佛法中有破壞法即五陰、六塵、三毒等，反之為不破壞法又稱善法），把眾生安立在實際中（即把眾生安立在真誠實在中）。」（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什麼樣名為眾大菩薩的方便善巧（即善巧便利的方法）？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由於這善巧便利方法的力量緣故，而把眾生安穩住立在實際中，又能不破壞實際佛法的現相！」

佛告訴善現說：「大菩薩從最初發下願心，即成就這方便善巧，由於這方便善巧的緣故，把眾生安穩住立在布施（即六波羅蜜多之一，以施捨廣布眾生）中，為眾生宣說有關布施前、後、中間各項過程，沒有差別現相（即心存空觀，無所不捨，無差別施捨），在這布施前、後、中間，心存一切都是空，施捨的人、接受的人、施給所得的物品或果報，也都是空，對於實際而言，都是無所有，都是空不可得！」

「把眾生安穩住立於淨戒（又稱持戒，即清淨持守戒規）中，要眾生們應有深切的慈憫心，遠離斷除生命的貪念！遠離不給而取（即偷盜），遠離貪欲邪行，遠離瞋怒恚恨，遠離虛誑語、離間語、粗惡語、雜穢語！遠離邪見等，這些事物都是沒有自性（即本性是空），不應該存有分別心和沾染固執！」

「眾生應該修行安忍（又稱忍辱，六波羅蜜之一），要眾生樂於安忍事物，調伏身心，接受安忍的行為。凡所瞋怒的事物，要了知自性是空，又為什麼在生活上發起瞋忿呢？（原經節略）如大菩薩看見眾生身心懈怠，退失精進（即消失求精上進心，精進乃六波羅蜜之一），就以便利的方法勸導，使眾生發起精進，以修行眾善法，並且告訴眾生，在世間一切事物本性是空中，沒有懈怠的事物、沒有懈怠的眾生、沒有懈怠的空間、沒有懈怠的時間！不要由於本性是空，而發生懈怠！這世間一切事物本性是空，但它並不超越空性的道理（即要眾生努力修行，以通達一切事物空的道理，能通達了即可超越輪迴）！」

「大菩薩見到眾生們的心有所散動，對於世間眾多的欲境，不能寂靜（即不能以空幻面對，而生貪

「本性空乃是俗稱宇宙中，無邊無際的空間，也是無始無終的空間；未來宇宙到達真空狀態，那時沒有任何星球物質存在，此時的真空，不增、不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回歸世間一切原本的住性，至於無所住的境地，此時名叫法住。（此解法住之祕）」

欲散動），大菩薩以便利的方法，使眾生參禪，進入勝三摩地（即超勝世俗的三昧禪定），而使不起內心散亂和等待的癡想。（原經節略）若能住在這勝義的禪定（參禪正定乃六波羅蜜之一）中，凡所作的善事，都會很快地圓滿成功！也就會隨著所要想的，進入本性空中！」

「大菩薩見到眾生類的智慧，淺薄缺少，甚至愚癡顛倒，造作了眾罪業！則以便利的方法，引導眾生進入超勝的智慧（即般若波羅蜜多）法門，以觀察一切世間事物的本性空寂，凡眾生所修行的身、口、意業，都是趣向甘露（即佛說的真理、涅槃境界），得到甘露的果報！必以甘露作為最後結束（即以涅槃為後果）。這以上是眾大菩薩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善巧便利的方法，把眾生安立在實際中，而能不破壞實際佛法的現相！」（原經節略）

「大菩薩如果確實了知一切世間事物的本性空後，他就住在這本性空中，為眾生們宣講本性空的佛法了！」

「再次：善現！若是內空性（即眾生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乃四大和合沒有自性本體是空）的本性不空（即言六根本性是空，然進入禪定涅槃境界，而溶於無邊空中，已無法顯現六根的空相，故稱不空），若是外空性（即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是空）的本性不空（即六塵空進入無邊空中，已無法顯現空相故稱不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性（即一切事物都是沒有自性的空性），也是本性不空（見以上解釋）！那眾大菩薩就不必要為眾生講說一切事物，都是本性空了（因該眾生已進入廣大無邊真空境界，不必再講空了）；若是再來講說它是空性，就破壞本性空的道理啦（因一切是空，不分大空小空的差別，再來講說小空，就破壞了空無差別的道理了）！然而一切事物本性空的道理，不可以破壞！因為它不是世俗的平常道理，不是分斷（即分割）而說的！因為本性空的道理，它是無方無處（即無邊無際的廣大空間），也是無來無去（即無始無終的漫長時間）！這樣的空性道理，也名叫法住（即一切事物常住本位，如如不動），這其中沒有了一切世間事物（即俗稱宇宙，成為一巨真空），沒有任何有形星球物質等沙塵聚散！沒有任何增減，不生、不滅，不染、不淨，這是一切世界事物原本的住性（即原本如如不動的固定性）！而眾大菩薩安住在這中間（此時眾大菩薩已入涅槃真空），要想求取趣向無上正覺佛果，已看不見眾佛法有所發趣（即有所趣向），因一切佛法已是沒有所住（即入無所有、不可得的境

「凡是離開本性空，世間就沒有一件事物

地），所以名叫法住（即萬法固定其中，空無所有）！」

「善現！眾大菩薩雖然為眾生宣講種種本性空的佛法！而眾生實在不可能得到佛法（因佛法要眾生自修自覺，全靠眾生自己），所以大菩薩哀憫眾生顛倒事物的因果緣故（因眾生迷惑世間事物而造業，但不追究前世所造之因，以求改正，乃倒果為因），要想拔救眾生，使他等不被世間事物所顛倒；若是不再顛倒迷惑，那就對世間事物沒有分別（因眾生不再顛倒，就會了知一切乃是空幻，而心中對世間事物的看法，就沒有差等分別）！如是眾生心不存分別世間事物，那就不在顛倒中，則眾生心目中就沒有世間一切事物的幻影，這就是無所有，就是本性空！」

「眾大菩薩安住在本性空中，看見眾生墮落顛倒的幻想，就以善巧便利的方法，使眾生得到解脫一切世間事物的糾纏，也使眾生解脫五蘊（即解脫眾生有煩惱的色、受、想、行、識五陰）等有煩惱的法則；且使眾生解脫四念住（又稱四念處，即觀身不淨、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觀受是苦）等沒有煩惱的法則！因為四念住法則，並不合乎空理的真義（因四念住的四觀存有世間事物幻相，不合空的勝義），就是不合不生、不滅、無相、無願、無戲論（即不是遊戲的論調，是正經的）、沒有分別的原則，所以也應要解脫掉。這勝義真理，就是本性空！就是眾佛所證的無上正等正覺（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甚為希有（即眾大菩薩很是稀有難得）！雖然修行一切世間事物的本性空，曾未失壞（即未曾被墮失破壞菩薩的修行），所謂不執著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和本性空的不同！」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因一切世間事物等無常、畢竟是空），相同於本性空（即事物本體是空），也就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就是本性空；若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不同於本性空，那眾大菩薩不應該把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不同於本性空，看成是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善現！凡離開本性空，沒有一件事物法則是真實的、是常存的，它會壞滅、會斷絕；而本性空中，沒有一件事物法則是真實的，是常存的，它會壞滅、它會斷絕；唯有眾世間

愚夫會起其他的不同妄想，固執著眾事物法則不同於本性空！眾大菩薩心存本性空的波羅蜜多，而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他不執著接受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也不破壞世間一切事物法則，是空、是不空；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事物法則不破壞空，空不破壞一切事物法則。譬如虛空不破壞虛空、內虛空界不破壞外虛空界（眾生身體分內外界，乃地、水、風、火四大空的和合；身體是外空，心意是內空。），而外虛空界不破壞內虛空界！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事物都是沒有自性本體，不可能相互破壞！所以說這是空，這是不空（因眾事物尚有外形幻相）！」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事物都是本性空，而本性空中都沒有差別！眾大菩薩為什麼在所存心發起無上正等正覺心，並作願心說：『我該證向廣大的無上正等正覺！』世尊！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沒有兩種所行現相（即沒有二種成就正覺佛果的境界表相），不是以兩種現相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正覺沒有二種，沒有分別；若是正覺所行在二種現相，就有了分別的，這樣必定不能印證了！」

「善現！眾大菩薩不求正覺所行在二種現相，也不作分別心，都以無所住想（即以沒有任何持著想像），而發起無上正等正覺的心願；眾大菩薩在世間一切事物上，不去道行二種現相（即不作兩種道行現相），也不作分別心（即不去把事物看有差等不同），都是沒有所行的（即沒有所行功德成就），這樣才能趣證（即向往印證）廣大無上的正等正覺！」

「善現！眾大菩薩所求無上正等正覺，不是修行二種現相，而能證得佛果正覺的！」

「善現！眾大菩薩所要有的正覺都是沒有所行的（行即行為，乃從有為法的因緣集起，而遷流三世）！這是說不以一切世間事物所行。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所有菩提（即覺悟正道，亦即正覺）不攀緣世間的名聲！而不以我的本位、沾染執著，這是說不作這種念頭！就是我不在世間一切事物處所去行！」（原經節略）

「再次：善現！眾大菩薩所有的菩提，不是要取、才有所行為！不是要捨、才有所行為

法則是真實的、是常存的！它會毀滅斷絕！世間眾愚夫固執眾事物不同於本性空，而眾大菩薩心存本性空的波羅蜜多，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來教化世人。（此解不信本性空，乃是愚夫之祕。）」

「無上正等正覺沒有二種現相，也不作分別世間事物有所差等，才能趣證廣大無上的正等正覺。因為所有菩提不攀緣世間的名聲，不以我為本位，而沾染執著，即我不在世間事物處所去行。（此解佛無所行之祕）」

的！」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所有菩提，不是要取才行，不是要捨才行！那眾大菩薩所有菩提該在什麼處所去行呢？」

佛告訴善現說：「以你的意思：眾佛化身的所有菩提，該在什麼處所（此指心所作用處言）行呢？是要取才行呢？要捨才行呢？」

善現回答說：「不是的！世尊！眾佛化身實是無所有了！怎麼可以說佛的所有菩提有所行的處所，是取、是捨呢？」

佛說：「以你的意思：眾阿羅漢在夢中覺道（即菩提），該在什麼處所去行呢⁉是要取才行？是要捨才行呢？」

善現回答說：「不是的！世尊！眾阿羅漢眾煩惱永遠除盡了，昏沉睡眠、因他蒙蔽糾纏的世俗煩惱完全消滅啦，就畢竟不會作夢的！怎麼說他該有夢境中菩提有所行處！又是取、是捨呢？」

佛說：「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所有菩提就如同這樣！不是要取才行，不是要捨才行，這都是沒有行的處所！因為這一切乃是本性空的緣故！」（原經節略）

「善現！大菩薩要修行一切佛法，要住（即固持）菩薩的殊勝神通（即天眼天耳等神通），以使眾生對進修佛道成熟，莊嚴清淨佛土才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八六至三九〇節文）

成熟有情品（一會七十一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修行菩薩道（即修大乘菩薩法門），使得到圓滿，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佛告訴善現說：「修行一切佛法時，要不去得到一切世間事物，也不遠離世間眾事物，則能圓滿修得菩薩道！」

具壽（比丘的通稱）舍利子（即舍利弗尊者）又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佛法都是沒有自性可合（即相互合起）可離（相互離開）的話，怎麼說大菩薩會引起發心般若波羅蜜多，而眾大菩薩在從中修行習學的呢？世尊！若是大菩薩不學般若波羅蜜多，那就終底不能得悟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了吧？」（原經前段節略）

佛告訴舍利子說：「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舍利子！眾大菩薩所求無上正等正覺，要有善巧便利的方法，乃能證得！若是看見有佛法內涵的自性（此自性所指佛法真義真理）可得，則應可取。若是看不見有佛法內涵的自性可得，那該所取什麼呢？所謂不取這是般若波羅蜜多，甚至這是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這是異生（即凡夫），這是聲聞（即阿羅漢修果），這是獨覺（即辟支佛修果），這是菩薩（即菩薩果），這是如來（即佛果）！（以上乃佛法中無所有、不可得，因沒有什麼可取的，就是名叫不取佛法）！」

「舍利子！要如實的了知一切法性（即眾法本性，眾生有佛性，非眾生有法性：如真如、實相等）都是不可取；這不可取的波羅蜜多，就是沒有障礙的波羅蜜多！這沒有障礙的波羅蜜多，就是般若波羅蜜多，眾大菩薩應該在中間去修學！眾大菩薩在這中間修學時，尚若得不到所學的佛法要義，況且怎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呢!?況且尚得其他佛法：如菩薩法、諸佛法、獨覺法、聲聞法、異生法等！」（原經節略）

舍利子向佛說：「若是一切事物法則都是沒有自性（即本體是空），都不是實有；那要依照什麼的事，而可以了知這是異生（即凡夫）、這是異生法（即凡夫事物），甚至這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這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佛法？」（原經節略）

「眾大菩薩要如實了知一切法性是不可取，修行不可取波羅蜜多，而心中就沒有了掛礙！這沒有掛礙，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在這中間不能悟得佛法要義，那就得不

到任何佛真諦，以至印證不到無上正等正覺。（此解心中要修無障礙波羅蜜多之祕）」

「世間一切事物和六道的輪迴，不是佛菩薩宣說而有的

佛告訴舍利子說：「按照你的意思，該怎樣說：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都是實有的，如同世間眾愚人凡夫執著嗎？」

舍利子說：「不是的！世尊！但由於顛倒的愚人凡夫，有這樣的執著嗎？」（原經以下節略）

佛說：「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善巧便利的方法，雖然看到眾法都是沒有自性、都不是實有！而依照世俗發願趣向無上正等正覺，向眾生們作種種的宣講演說，使眾生得到真正的解答，以遠離顛倒！」

「舍利子！（原經節略）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看不見少數眾生實有可得，唯有見到世俗假說的眾生！舍利子呀！這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都是安住在二種意義，向眾生們宣講佛法！所謂世俗的意義（即按世間凡俗人所想所見的意思），另是佛理真正的勝義！」

具壽舍利子向佛說：「世尊！大菩薩雖然在眾事物法則中得不到一點自性（即得不到絲毫本體）！得不到不同的自性，得不到總體或個別的自性！而能擐（即穿著）這大功德的鎧甲！由於這大功德的鎧甲，不顯現在欲界（欲界計六重天）、色界（即有物質界，計十八重天）、無色界（即沒有物質界，計四重天）、有為界（即有因緣造作界）、無為界（即不生不滅界）。雖然教化眾生使他等脫離欲、色、無色三界，而對於眾生都沒有什麼所得！也得不到眾生的施設（即得不到眾生有所建樹）！眾生的施設不可得，所以就沒有束縛，也沒有解脫；沒有束縛解脫，所以就沒有沾染洗淨；沒有沾染洗淨，就不會沾染洗淨；眾生對眾趣（即指六道中的眾生言）的差別，如不會了知；眾趣差別如不了知，所以就無業（即沒有行為造作）、無煩惱；因為無業、無煩惱，所以也沒有異熟果（即沒有前世因、沒有後世果，乃因果消失）；既然沒有了因果，那怎麼會得有我呢（即我就不會產生世間了），又怎麼會有眾生輪迴六道（即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出現在三界，而有種種的差別（即世間眾生不同的差別）了呢!?」

佛告訴舍利子說：「是呀！正如你所說的！若是眾生類先有後無，這該是菩薩如來應有的過失（因世間眾生一切，都是幻相，根本無『有和沒有』的現相：若是出現有、無現相，那就是佛菩薩所造作的過失。）；若是六道生死先有後無，則菩薩如來也有過失；若是先無後有，按理也是不對的！所以如來出

世、或是不出世，而世間的眾生事物幻相依然存在著，始終是沒有改變轉有轉無的（即是一切虛空、恆久如一，眾生輪迴只是因果幻相而已）！因這一切事物的本體，等等是空（原經節略）；既然沒有這樣所說的眾事物，那怎麼說：該當使眾生智慧成熟，使他等得能解脫呢⁉這一些只是依照世俗間的假設說法才有的！」

「舍利子！因為這些事物的本體是空，眾大菩薩從過去眾佛實在聽到而已！為了解脫世間眾生的顛倒執著，才發願求向無上正等正覺，在發願時不作這樣的念頭：『我在這佛法中已得當得（即該得就一定要得到）！使那些眾生該度的就一定度化他等執著在生死眾苦當中！』（原經節略）又常作這樣的想法：『我必定該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以作眾生們的真實饒益！使眾生解脫迷惑、錯誤、顛倒在六道上來去，以受著生死的痛苦！』舍利子！這大菩薩雖然有解脫眾生迷惑、錯誤、顛倒在六道生死的度化，但是沒有所得（因眾生是空）。但這一些都是依照世間凡俗所說，才有這事的！」

「舍利子！眾大菩薩雖然作了這世俗的事，而對於眾生和一切所修行的佛法都是沒有所得；不作這樣的念頭：『我要以這些佛法來調伏這些眾生類！』」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修行大菩提道（即大乘佛果正覺法門），以善巧便利的方法，來使眾生智慧成熟，好莊嚴清淨佛土呢⁉」

佛告訴善現說：「大菩薩從最初發下心願，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及一切其餘無量無邊的佛法，都是大菩薩修行的大菩提道；眾大菩薩修行這些法門，以善巧便利的方法，好使眾生智慧成熟，來莊嚴清淨著佛土！而內心並沒有眾生、佛土等等的想法（因一切都是空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的《大般若經》卷三九〇至三九三節文）

：這一些所有都是依照世俗假設而有，大菩薩為了解脫眾生的顛倒執著，才發願求向無上正等正覺，以作眾生們的真實饒益！使眾生解脫痛苦，只為此度化眾生，卻沒有任何所得。（此解世間一切不是佛、菩薩宣說而有之秘）

嚴淨佛土品（一會七十二品）

這時善現在心中暗自念著：「什麼佛法名叫大菩薩道（即大乘佛法以菩薩修行求取佛果正覺）？眾大菩薩安住（即安心修持）在這道中，就能擐（即穿著）種種的大功德鎧甲（比喻所修道行堅固），以利益安樂一切眾生嗎？」

佛知道善現的心念，就告訴他說：「善現該要知道呀！凡一切佛法都是大菩薩道！若是不學一切佛法，就不能得到一切智智（即得到佛知一切的智慧）。」（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即須菩提尊者，佛十大弟子之一）又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佛法自性都是空的！怎麼說大菩薩要學一切佛法呢？將不是世尊在沒有戲言的原則下，而說的戲言吧!?」（原經節略）

佛告訴善現說：「善現！若是眾生知道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的本體是空，則眾大菩薩不應該修學一切佛法，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為著眾生的安定，而宣講佛法。善現！若是眾生們不知世間一切事物法則是空，則眾大菩薩要修學一切佛法，以證得佛果正覺，為著眾生們宣講佛法！」

「善現！這大菩薩在這修學中，要觀察眾生的心行差別！在審慎觀察眾生們的心行，在想什麼？如能實在了知他等心在執著世間的虛幻妄想：這時大菩薩有了念頭：『我要使他等得到解脫不難，就以善巧便利的方法，來教誡他等，遠離虛妄的執著，步向佛法修行善果！然而要眾生不要恃靠佛法而生驕傲放縱！因為佛法並不是堅固牢實的可靠緣故（因佛法自性本空，一切要眾生自修，不可依賴佛法）！』」（原經節略）

「善現！大菩薩這樣修行菩提（即正覺）道時，以沒有任何堅持，而作便利修行的方法！而

「凡一切佛法，都是大乘佛法菩薩道；不學一切佛法，就得不到一切智智的佛果，若是眾生知道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本體是空，那大菩薩就不應該修學一切佛法，成就菩薩道，求得佛果正覺了。（此解菩薩道及一切佛法，乃為眾生所設之秘。）」

「凡佛法畢竟是空，而眾生不可專靠佛法，大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以不作任何堅持，任何自利目標，只以方便眾生；而所修果位是無所住，不可得的，修得果位，也不會生有喜悅的滿足感，在專心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好度救眾生外，內心不會散亂，只以菩提心相吻合。（此解大菩薩的大慈大悲之祕）」

「佛道就是菩提，菩提就是佛道；而佛具菩提，也就是菩提是佛，大菩薩圓滿修學一切佛法，就會在一剎那間的金剛喻定中，以相應深

在修行中間沒有任何住所（即修行沒有任何目標）！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自性的修行人和修行的現相，一切都是空的緣故！」（原經節略）

「善現！這大菩薩雖然能得預流果（即阿羅漢初果），而這中間沒有所住（即沒有任何持有所得的），乃至阿羅漢果等，都是這樣（因自性本空一無所獲）！這大菩薩有二種因緣：一是那所修得的果位都是沒有自性的，能住（即能持有）、和所住（即被持有）都是不可得的；二是在這當中不會生有喜悅滿足，因為這修行不住（即不能持有）（原經節略），在大菩薩最初發願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心來，在一切其他時期裡，更沒有所餘的想法，唯有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對這修行中間所有其他果位，豈有任何該持有的!?」

「善現！這大菩薩專心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在一切時期中內心沒有散亂，凡是所起的身、口、意業，莫不與菩提心（即覺道心）相吻合，不讓其他所餘情境，來擾亂他的內心！」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該得到菩提（即佛果正覺）!?」

佛告訴善現說：「不用道（即不用禪修悟覺）就可得到菩提，也不用不是道（即不用不是禪修悟覺），就可以得到菩提（即正覺）；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菩提就是道！道就是菩提的緣故！」

佛問善現說：「按你的意思怎樣說：你豈不是說佛得到菩提了嗎!?」

善現回答說：「不是的，世尊！因為佛就是菩提（即佛就是正覺者），菩提就是佛的緣故！不應說佛得到菩提！世尊！若是菩提就是道，道就是菩提！豈不是眾大菩薩已得到菩提道，就應已得到菩提了嗎!?」（原經節略）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然你所問：『豈不是大菩薩已得菩提道，應已得到菩提了呢!?』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菩提道沒有得到圓滿，怎麼說是已得到菩提了呢!?」

「善現！眾大菩薩若是已圓滿修學一切佛法，乃至圓滿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眾佛妙法！從此沒有多久，就會在一剎那間的金剛喻定（即金剛三昧，乃菩薩修最後位，斷最細微煩惱之禪定），以相應深妙的智慧，永遠斷絕一切煩惱的二障（即根本煩惱貪、瞋、癡及隨煩惱忿恨）和粗重習氣相續（即身口意

妙的智慧，永斷一切煩惱二障，然後才能證得菩提。（此解佛道正覺之祕）」

所犯重大業障習氣的繼續不斷）！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這就名叫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一切佛法中得到大自在！而直到未來佛法末世都是為著眾生的利益安樂！」

「善現！這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由於這樣的修行與願心，便能莊嚴清淨所求的佛土！」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九三至三九四節文）

淨土方便品（一會七十三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眾大菩薩是要住（固持）正性定聚（乃一定可以悟證佛理的一類）？是要住不定聚呢（乃不一定證悟佛理的一類）？」

佛說：「善現！這眾大菩薩都是住正性定聚，不是住不定聚呀！」

具壽善現又向佛問：「世尊！這眾大菩薩是要住什麼等的正性定聚？是住阿羅漢乘、獨覺乘？是住佛乘呢!?」

佛說：「這眾大菩薩都是住佛乘正性定聚（即是證悟佛果正覺的一類）！（原經節略）善現！這眾大菩薩從最初發出願心，到修得功德不退減的階位，直到最後成就佛身，都是保持正性定聚！」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已住正性定聚的眾大菩薩，決不會再墮入眾惡道去（即入畜生、餓鬼、地獄三道）！（原經節略）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些大菩薩從最初發下願心，就修行一切好的佛法，乃至修行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已是制伏斷絕一切惡的不好事物！由於這樣緣因，這眾大菩薩要是再墮入眾惡道，那就沒有是處了（即是錯誤的了）！」（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從最初發下願心成就了不墮惡道的善根功德！在眾惡道裡不會再去投生！那是什麼緣故，世尊您講說不只百千的因果實事中，這其中也有些大菩薩又出生在惡道裡，這時大菩薩所修的善根功德，又到那裡去了呢!?」

佛告訴善現說：「這不是大菩薩由於不清淨的業障，而受到出生惡道身的！他只是為了利樂眾生類，由於他內心情願而接受出生那惡道身的（即出生為畜生、餓鬼、地獄身）！善現！那眾阿羅漢和獨覺辟支佛（即修行小乘佛法的），豈有這善巧便利的方法！只有大菩薩才有這善巧便利的方法，以接受這傍生身（即畜生道）。譬如有獵人要想殺生！大菩薩起了無上的安忍慈悲心：要想使那獵人得到慈悲的利樂緣故，所以要化生傍生身，以捨命而不害及那傍生所為的！大菩薩雖然現出接受傍生的身體，但不會被傍生的因果過失所沾染的！」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成就這一切白淨聖無漏法（又叫白淨善無漏法，乃清白沒有煩惱法，若投生畜生，不染畜生罪苦），就可以生在惡道，接受畜生身是嗎!?」

佛說：「善現！按你的意思，如來成就一切白淨無漏法不?」

善現回答：「是呀！世尊！如來已成就一切白淨無漏法了！」（原經節略）

佛說：「善現！如來化作傍生身時，是在實受傍生的痛苦不?」

「不會的，世尊！如來不會受傍生身的痛苦的！」

佛告訴善現說：「眾大菩薩也如佛一樣，雖成就一切白淨無漏法，而為了成熟眾生的緣故！以善巧便利的方法接受傍生身，由於接受傍生身，方便成熟眾生類。」

「眾大菩薩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中，能夠做作這善巧便利的方法，雖然他前去十方無量恆河沙子數的各世界，以化現種種身，好利益安樂那些眾生類，而在其中不生染著！因為這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都是沒有所得、就是不能染得，他以一切事物法則的自性空的緣故！善現！這就是叫為不可得空！眾大菩薩安住在這當中，就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九三至三九四節文）

「佛菩薩為救度眾生，也常去畜生界，而不沾染畜生界的罪惡，不受畜生界的果報痛苦；因為佛菩薩成就一切白淨聖無漏法的緣故，這項成就，乃是從菩薩初發心，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中，以了悟無所得而來的。（此解佛菩薩化現種種身，不受種種身的果報之秘。）」

無性自性品（一會七十四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這法則是菩薩法，又什麼樣法則是佛果法呢？」

佛告訴善現：「這菩薩法則也就是佛果法則！這是說眾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中，了知一切事物法則的空相（即了知世上各事物空的本體及來龍去脈），由於這樣就該得到一切相的智慧！便會永遠斷除一切世俗習氣的形相繼續；正如同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一切佛法修行圓滿，以一剎那間相應深妙智慧，悟現正等正覺一樣！善現！這菩薩與佛果的不同，如同二聖哲，雖然各具聖哲的智慧，但各有修行方向和成果的差別！善現！這為菩薩與佛果有不同，在果位上不同，但所修行的佛法沒有差別！」（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佛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後，會得到六道生死輪迴法不？」

「不會的！善現！」

「世尊！佛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後，會主宰造作世間黑業（即前世不作好事的苦果惡報過程）、白業（即前世作好事而得的福報過程）、黑白業、不是黑白業嗎？」

「不會的！善現！」（因黑白業乃眾生所為，所謂禍福無門乃眾生自招，非佛所願為）（原經以下節略）

「善現！因為眾生們不知道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的自相（即本體）是空的緣故（因眾生不知一切是空而造成自我業障輪迴，這不是佛陀所主宰施得的），而流轉六道受到生死的無量痛苦的！」（原經節略）

「善現！若是眾生們自己能知道世間的眾事物是空，則佛就不應該說眾大菩薩、求證無上正等正覺，要以善巧便利的方法，設置教化，來拔救眾生們在惡道中的生死輪迴了！」（原經節略）

「由於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證得苦、集、滅、道四聖諦的平等性，才能進得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所以眾生在明白四聖諦的道理後，就要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以求得『真隨覺一切聖諦』，才能夠進得涅槃的境界。（此解四聖諦平等性進得涅槃境界之祕）」

「人生如夢，無業、無果、無作用；若在夢中造了前因業，也要在夢中接受後報果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生是由於苦諦（即說明眾生多苦的真理）、集諦（即說眾生痛苦來因的真理）、滅諦（即說明涅槃境界才是眾生滅苦的真理）、道諦（即說明修得佛道才能證涅槃的真理）才能進得般涅槃境界（即佛圓寂進入不生不滅境界）嗎？是由於苦、集、滅、道的智慧，才能進得般涅槃是嗎？」

佛告訴善現說：「不是由於這些（原經節略）而得進入般涅槃的，善現！這是四聖諦（即苦、集、滅、道四真理）的平等性，就是涅槃境界！而只是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證得平等性（即證得一切是空、悟得空的平等性），這名叫得進涅槃境界！」

具壽善現又向佛問：「世尊！什麼叫四聖諦的平等性？」

佛說：「按道理說：就是沒苦、苦智、集、集智、滅、滅智、道、道智（即了悟一切是空），這就是四聖諦的平等性！眾大菩薩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為了想要隨時覺悟這四聖諦的平等性，所以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若是能夠隨時覺悟這四聖諦的平等性，才名叫『真隨覺一切聖諦』！」

「善現！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和一切佛法，都是以沒有性（即沒有本體）為自性（為各自的本體），這沒有性不是眾佛所造設的！（原經節略）只是為了眾生在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中，他等不知道、不見到那真實是空！由於這項因緣，眾大菩薩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善巧便利的方法，為著眾生們如實的宣講佛法，要使眾生遠離執著，解脫生死的痛苦！」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世間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空無自性！這空無自性（即本體是空），又不是眾佛所造設，那怎麼說這世間造設有眾多事物法則的不同！如六道、二十八重天界，（原經節略）和修持佛法阿羅漢，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正如同你所說的！沒有自性（即本體是空）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不可能造設有眾事物法則的不同（因一切是空何來的不同）！但也無業（即沒有任何行為造因）、無果（即沒有任何果報），也無作用（即沒有任何修行果位作用）！」（原經節略）

「善現！世間愚夫凡俗不知道聖法（即佛道）的毘奈耶（即戒律藏）緣故（因遵守戒律可免除造作惡業）！

，如此在夢中，如同鳥在籠中，不得自由自在的煩惱痛苦，眾生在夢中修行功德，依然是受夢中的雜染，得不到清淨；必須以般若波羅蜜多，了悟世間一切事物無自性，能悟空不造業，就會解脫夢境，而得大自在。（此解夢中悟空之秘）」

不能了悟眾事物法則都是以無性而為自性，因為眾生愚癡顛倒，才發生迷惑在世間種種的身體、語言、意思行為！隨著這些行為差別，而接受種種不同的身形（即人和畜生等）；依照這些身形品類的差別，而又假設有地獄、畜生、鬼界及人等，並設立四大天王，二十八重天界等！」

「善現！大菩薩要想拔救愚夫凡俗的愚癡顛倒、所受的生死痛苦，所以設施佛道和戒律的分位差別！依照這分位，設施了預流（即阿羅漢初果）乃至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果位！然而一切事物都是以無性為自性！在無性的事物中實在沒有不同的事物，乃是無業、無果，也無作用，因為無性的事物照常是沒有本體的！」（原經以下節略）

佛告訴善現說：「按你的意思，該怎麼說：夢中頗有能真實修行功德嗎？又依照這樣修行功德，有能遠離世間的雜染，而得到清淨的嗎？」

善現回答說：「不會的，世尊！因為夢中所見的事物，都不是真實的事，不是能夠設施的！不是所能接受設施的！修行功德尚且空無所有，況且依照修行功德豈能有遠離雜染和得到清淨的！」（原經節略）

「善現！如果雜染和清淨實無所有，由此因緣，這雜染和清淨，也不是實有！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住我、我所（即因為固持有我的存在、或我的本位），這眾生類的虛妄分別（眾生固有我和有世間一切事物幻相的分別差等），就說是世間有雜染（即說世間有各色各樣）和清淨的（並說世間是清淨的）！這是看不見真實的眾生，說是世間有雜染、並有清淨的；而如果能看見真實的眾生，他等知道這世間沒有雜染和清淨的（即了知世間一切事物是空，就沒有雜染和清淨了）！照這樣看法，那這世間也就是沒有雜染和清淨了（即世間一無所有）！」

（以上原經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九五至三九六節文）

「一切法的平等性，依照佛說微妙的義理，它是沒有空間形相差別，也沒有時間上的絲毫變動！它是透空看不見的！所以叫做清淨法！它猶如夢、像、響、光、影、陽焰、幻術、海市蜃樓，在佛法上，它是真如、法界、法性的表徵，但它不能用世間

勝義瑜伽品（一會七十五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眾佛菩薩看見這世間真實的一切！它是沒有雜染、沒有清淨的；並看不見這世間的一切，也是沒有雜染、沒有清淨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用沒有本體做本體（即無性為自性）的緣故！世尊！若是這樣，那什麼緣故，有時佛您說有清淨的佛法呢？」

佛告訴善現說：「我說這一切法具平等性（即沒有二種差別，乃真平等性），就是清淨法！」

「世尊！什麼是一切法的平等性？」

「善現！眾法中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界（即真如的理性）、法性（即佛性、實相）等，不論如來出世說法、不出世說法，這些性相（即眾法永恆不變的本性及顯現世間分別的形相，另無為法是性、有為法是相。）都是常住世間的，而名叫一切法平等性，這平等性名叫清淨法（一切法的平等性，它沒有空間形相的差別，也沒有時間上絲毫變動，它透空看不見一切，所以又叫清淨法。）！這是依照世間凡俗所說叫清淨，不是依照般若佛理的勝義所說！因為勝義（即微妙的義理）的至理中，沒有分別、沒有戲言，它不是以一切音聲、名字所表達的！」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如同夢中所見！如同鏡中肖像，如同響聲，如同太陽的焰線，如同光下的影子，如同幻術中的事，如同菩薩神通的變化身，如同尋香城（梵稱乾闥婆城，印度乾婆為樂神，以海市蜃樓作幻城）！雖然顯現似有卻沒有的事物，怎麼說依靠這樣不真實的法界（即萬法界），發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心呢（即無上正等正覺的心）？且發下願心說：『我該要修行圓滿一切佛法！（原經節略）我該發出無量的光芒，以照遍十方無邊的世界！

聲音和文字以透說它微妙的真義的。（此解佛悟真正平等慧覺，不是世間所說的平等性之祕。）

「世間佛法並非實有，故無所有，這世間佛法猶如夢境，不可以思惟推理的造作，而有所成就，必須放心無覺，以進入無量無邊的空境，了悟真空自在；這時不是禪定中的喜樂，而是尋得佛性的極光，能持恆在無餘

我該發出一種微妙的音聲，遍滿十方無邊世界！隨著眾生的心，按眾生心中所知所見的事物和意向各別的喜樂，為他等講說種種微妙的佛法法門，能使他等勤於修學，證得殊勝的利益安樂嗎？』」

佛告訴善現說：「按你意思所說的佛法，豈不如同夢中所見到的！如同鏡中的肖像、如同響聲掠過！乃至如同尋香城了嗎!?」

善現回答說：「是呀！世尊！若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如同夢中的所見！推廣地說，乃至如同尋香城，都是沒有實在的事！那怎麼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發出至誠的心意說：『我該要圓滿一切功德，以利益安樂這無量眾生』能嗎？（原經節略）世尊！若是不是在夢中所見！推廣來說，乃至不是在尋香城所顯現的物類！能夠修行一切佛法況且尚能圓滿，而其餘的世間事物法則，也應該是這樣的！這俱是不是事實的緣故！」（以上所言不論在夢中或不在夢中，或至尋香城中所見，對修行一切佛法圓滿，都是不具事實的緣故。）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如你的所說：不是實有的事物，尚不能實行一切佛法！何況能夠圓滿不是實有的佛法呢!?」

「再次：善現！一切佛法不是實有的緣故！就不能證得所求無上正等正覺。這眾佛法的一切，都是思維上的造作！眾有思維所造作的法則，都不能得到一切智智（凡修一切智智，乃靠修行人的放心無覺，不是依靠思維造作的法則而有所成就的。）！」（原經節略）

「再次：善現！這眾佛法在菩提道（即眾佛法在覺悟佛道的正智），雖能引發大菩薩的修行，而對於所得成果上，沒有資助的可能！由於這些眾佛法是無生（即沒有緣生）、無起（即沒有起始）、無實相（即沒有實在形相）的緣故！眾大菩薩從最初發下心願，雖然發起種種好的身、語、意，以修行一切佛法，而知道這一切如同夢中所見，乃至如同尋香城，都不是實有的！」（原經節略）

「再次：善現！這樣的眾佛法，雖然並不是實有的！若是不去修行圓滿（即要修行一切佛法，及般若波羅蜜多，以理解事物各自性空，而進入真空境界圓滿），那決定不能夠使眾生成熟智慧，以莊嚴清淨著佛

涅槃中，就是修行佛性圓滿，超脫夢境！（此解佛法修行之祕）

土，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佛證無上正等正覺時，所得佛法是依照世俗而說的？是依照勝義（即微妙的至理）而說的？說它名叫得嗎!?」

佛告訴善現說：「佛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所得到的佛法，若是依照世俗看，所以說名叫『得』！這不是依照勝義看的！若是依照勝義去看，說是能得！這所得、俱不可得，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若是說這人得到這佛法，這便是有所得！這有所得的，便是執著『有二』（即固執有和無，也就是固執常見和斷見的邪見）。固執著『有二』的，就不能得到正果！也就是沒有了『現觀』（即慧觀，即觀真理的意義）！」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執著『有二』，不能得到正果（即不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也沒有了『現觀』！那不固執『有二』，可能得到正果和有『現觀』嗎？」

佛說：「善現！固執著『有二』的，不能得到正果，也沒有了『現觀』！而不固執『有二』的，也是和固執『有二』一樣的；若是不固執『有二』，又沒有不固執『有二』的，這就名叫得了正果，也有了『現觀』！這是為什麼呢？善現！若是由於固執這樣便能得到正果，也有了『現觀』；和由於固執那樣，就不能得到正果，也沒有了『現觀』，這都是戲言（即不合正理的話）。這不是在一切佛法的平等性中，而有的眾多戲言！若是遠離這些戲言，才可名叫佛法的平等性！」

具壽善現又向佛問：「世尊！若是一切世間事物法則都是以沒有本體而做自性（即本體）！這中間什麼是佛法的平等性？」

佛說：「善現！若按至理中說：那都是沒有本體、也不是沒有本體，也不可說做平等性，這樣才名叫佛法平等性！善現你該要知道：佛法平等性既不可以說（即不可以文字語言所表達的），也不可以知道（即以世俗水平不可去料知）！除了這平等性，就沒有任何事物法則可以得知！而離開這一切事物法則就沒有了平等性！善現！你該知道佛法的平等性，凡夫和聖哲都是不

「佛法的平等性，若以至理勝義言，不是阿羅漢、菩薩、佛所修行參禪的境界，因為佛法的平等性，乃是佛智慧圓滿證悟的覺知。佛在世以凡夫法講說的平等性，乃是隨著世間平等性，以證悟佛法的平等性，在認識上，必須要眾生先瞭解事物的平等，然後才能證悟佛法的平等性；在本義上，凡夫法和佛法的平等性，並無二執。（此解平等真義之祕）」

能修行的！不是那所修行境界的緣故！」

具壽善現又向佛問：「世尊！佛法平等性，豈也不是佛所修行的境界嗎？」

佛說：「善現！佛法的平等性不是眾聖賢所修行的境界（因佛法平等性，乃是智慧圓滿證悟的覺知，不是在任何修行參禪中的境界中所找到的）！這是說隨著信行（即隨著信心、信仰，至誠去做），如隨著佛法去行！如第八識（即梵稱阿賴耶識，華譯藏識，含藏一切法的惡、善種子）、如預流果（即阿羅漢初果），乃至如眾佛應身正等正覺，都不能以佛法的平等性做為修行的境界！」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一切事物法則中都得到自在，怎麼可以說佛法平等性，也不是佛所修行的境界呢？」

佛說：「善現！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一切事物法則，雖然得到自在；若是這平等性和佛不同（因佛乃真正無上平等覺者，不必再修相同平等性），可以說是佛所修行的境界，然而平等性和佛相同，怎麼可以說是佛所修行那個境界呢？」

「善現！你該知道，若是眾凡夫法的平等性（即世間凡俗所說的平等性），如隨著信持修行事物平等性、如隨著事物平等性修行佛法的平等性、如眾第八識佛法平等性、如眾預流果佛法的平等性，乃至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平等性！這一切佛法平等性，都是同一現相，所謂是『無相』！只是唯一的平等性，它是沒有兩種、沒有分別的（即是唯一空相），所以不可以說是這凡夫法的平等性。推廣地說：乃至這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佛法的平等性！在這唯一佛法平等性中，眾平等性既不可得，在凡夫和聖哲（指佛、菩薩、阿羅漢等）的差別上，也是不可得了（即凡夫和聖哲沒有任何差別的平等性）！」

具壽善現又向佛問：「世尊！若是一切佛法平等性中，凡夫、聖哲和眾生都是沒有差別，那怎麼說有三寶出現世間？所謂佛寶、法寶、僧寶!?」

佛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這佛、法、僧三寶和平等性的說法，是各有不同嗎？」

善現回答說：「如我所瞭解：佛所說的大義，佛、法、僧三寶和平等性，沒有什麼不同的！（原經節略）這一切都不是相關、不是不相關（即沒有任何分別），它是沒有物質、看不見的，沒法對比的（即是抽象不可說的）！只是唯一的現相，就是『無相』！」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如你所說，如來我在說善巧便利的佛法，能在無相（即隨順世間眾生凡俗能懂中，說出一切沒有形相），而建立種種佛法等的差別（即有眾生、凡俗、阿羅漢、菩薩、佛等差別）！」（以下原經節略）

「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照世俗而說佛法，不是依照勝義（即微妙的至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不是勝義中，可以有眾生的身、口、意語來表達，不是離開身、口、意語的表達，使勝義可得！這該知道，就是把有為和無為的平等法性，說名叫勝義！所以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動搖勝義，而做大菩薩的修行！以使眾生智慧成熟，莊嚴清淨佛土，能夠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九六至三九七節文）

無動法性品（一會七十六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眾法等的平等法性都是本性空（即本體空），這本性空在有為、無為法中，不能有所作為！怎麼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會動搖勝義，而能作菩薩所應作的事，如以布施、愛語（即慈愛的說法）、利行（有利眾生的行為）、同樣饒益眾生的事呢？」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一切法等的平等性，都是本性空，在

「佛隨眾生世俗，解說有為界和無為界—乃是佛以佛法平等性的大智慧，講說空的本義，要使眾生遠離世間有為界的妄想顛倒，遠離『我』想及眾幻相想，而安住在無為界的空中，好解脫生死輪轉的痛苦；而無為界，同是自性常空，佛說涅槃境界，不是神通變化，不是世間實有的事物，才名叫涅槃。（此解有為界、無為界同是空之祕）」

有為、無為法中，就不能有所作為！善現！若是眾生們自知眾事物法則本性是空，則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和大菩薩不顯現神通，作世上希有的事；眾生在這眾法本性空中，雖然沒有所動搖，而使眾生遠離了種種妄想顛倒，以安住在眾法空裡，好解脫生死的痛苦。要使眾生遠離『我』想及眾幻相想，能安住在無為界（即不生不滅界），以解脫生死的痛苦！這無為界就是眾事物法則本空的！依照世俗說：名叫無為界！」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由什麼空的緣故，才說是眾法是空？」

佛說：「善現！由於想空的緣故，而說眾法是空的！」

「再次：善現！以你的意思怎樣說？若是佛菩薩以變化身作變化事！這是有實事而不空嗎？」

善現答說：「不是的！世尊！眾所變化都是沒有實在的事；這一切都是空的！」

佛說：「變化和空，這兩種事物不是合，不是散；這兩種以空空（即兩種各是空），所以是空！不應該分別是空是化！善現！不是空性中有空、有化二事可得（在世俗眾生，認為不是空，就可以有所得），以一切世間事物法則畢竟是空的緣故！」

「再次：任何事物法則無不是變化，而眾變化無不是空的！」（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世間眾蘊（即色、受、想、行、識五陰）、眾處（即六根、六塵、六識十八處）、眾界（即欲、色、無色等界）、緣起（由因緣而起）、緣生（由因緣而生）、緣起的分支等可都是變化嗎？那眾出世的波羅蜜多等佛法，若是由那佛法所得的眾果位，若是依照那佛法設施的種種補特伽羅（華譯人或眾生，乃六道輪迴），豈不也是變化了嗎？」

佛告訴善現說：「這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無不是變化！然在其中，有的是阿羅漢所變化、辟支佛所變化、菩薩所變化、如來所變化，而有的是煩惱所變化（指眾生言），有的是善的事物法則所變化！善現！由於這因緣，說這一切事物法則都是如變化等，沒有任何差別！」

「這些眾事物法則若是和生、滅兩種現相有關的，也都是變化！若是眾法不和生、滅兩

種現相有關的，這些法就不是變化的！善現！這不虛誑法，就是涅槃（即不生不滅境界），它不和生、滅有關，所以它沒有變化！」（以上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如世尊所說的平等性，一切都是空，而不能動搖，沒有兩種可得！沒有少許事物是自性空！那怎麼說涅槃，可以說不是變化了呢？（以上所問，乃是按平等性一切都是空了，再沒有第二空，怎麼又出來一個沒有變化的涅槃了呢？）」

佛告訴善現：「是呀！如你所說：沒有少些事物法則不是自性空的！這自性空，不是阿羅漢所作，不是獨覺辟支佛所作，不是菩薩所作，不是如來所作，也不是其他的所作！不論有佛、沒有佛出生在世間，這自性是常空的，這就是涅槃境界！所以我說涅槃不是變化！不是世間實有的事物，才名叫涅槃！可說是不生、不滅，不是變化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九七節文）

常啼菩薩品（一會七十七品）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怎麼說教授教誡初業菩薩（即初修菩薩道的人），使他相信瞭解眾事物法則的自性，畢竟是空的？」

佛告訴善現說：「豈有一切事物法則是先有後無的呢？然而一切事物法則不是有、不是沒有，乃是沒有自性、沒有他性！先既不是有，後也不是無！自性常是空的，並沒有所恐怖可怕！就該是這樣教授教誡初業菩薩們；使他等相信瞭解眾事物法則的自性，畢竟會是空的！」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想要求得般若波羅蜜多（即求自性空的至理），應該如常啼大菩薩的

所求！這位大菩薩現今在大雲雷音佛的住所，正修行梵行（即修清淨道行）。」

具壽善現向佛問：「世尊！常啼大菩薩怎麼求得般若波羅蜜多的呀？」

佛告訴善現說：「常啼大菩薩開始求教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惜身命、不顧珍寶資財、不拘尊貴名譽、不希求他人恭敬，而去求教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這時常啼大菩薩彎腰合掌向法湧大菩薩說：『我平常喜歡住在寺院裡，想求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我今請問大師：我早前曾見到十方眾佛，他早前從什麼地方來的？現今又向什麼地方去了？唯願為我解說眾佛來和去處！使我了知，我知道後可以生生世世常見到那些眾佛。』」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九八節文）

法湧菩薩品（一會七十八品）

「這時法湧大菩薩告訴常啼大菩薩說：『優秀的男子呀！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所有法身（又叫自性身或法性身，乃是常住不滅、人人具有的真性，眾生迷而不顯，佛由印證正覺而得），從沒有地方而來，到沒有處所而去，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事物法則的實在本性，都是不會變動的緣故（因眾事物法則原本是空，無所變動的）。』」

「『優秀的男子呀！眾事物沒有來、沒有去，不可以施給設立！這些就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推廣來說乃至佛、薄伽梵（即世尊）；（原經節略）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不就是眾事物，不會遠離眾事物！眾事物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乃是一切空的真理），和如來的真如，都是一、而不是二的！優秀的男子呀！眾事物的真如，不會合、不會散，唯有一種現相，就是

「這世間天地大自然都是有為造作的法則，不論是出生與發生，或是死亡與消失，都是由於因緣和合而出生與發生；由於因緣離散而死亡與消失。一切有為事物，不能自主出生與發生，或是死亡與消失的，所以他、牠、它等不知有所從來！有所去向！而佛、菩薩也不例外。（此解無所來、無所去之祕。）」

無相（即是空相）。』」

「『優秀的男子呀！若是在這眾佛所，講說很深的佛法意義，認為不如在世間實際知道，而執著如來的身體，是世間的假名（即實體），是物質身，他有來有去，這該要知道那人是被世間事物幻相所迷惑本性的緣故，這大菩薩已遠離了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遠離了一切佛法。』」

「『優秀的男子呀！在世間上眾有為造作的法則（即俗稱天地大自然造作有形態、有生死的法則），由於因緣聚合（即由於種種因素及各種條件相湊合），就會有種種的出生（如大自然的動植物出生）與發生（如氣候冷熱雨雪、雷電及火山爆發等）！由於因緣離散，就會有種種的死亡（由於由外在因素離散，動、植物就會老病死亡）與消滅（由於因素條件解除，風、雨、雷、電就會消失。）！在這當中，自己不能出生（世間任何生命必須靠因緣和合而生，自己不能由無到有。）與發生（任何世間事物，必須依靠因緣條件而發生，宇宙星球物質乃是時空條件湊合而成）！不能自行死亡（任何生命必須依靠因緣及條件離散而死亡，縱人類自殺，必須要嚼舌、割腕、流血、上吊、服毒等因緣離散條件才能死亡。）與消滅（萬物元素必須因化合或混合或外在因緣條件，才能消失消滅。）！所以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來（因不能自己主宰出生，在空幻變化中，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何時而來），也沒有去（因不能自己主宰死滅，在空幻變化中，不知去向何處及何時而去。）！而眾如來的現身，是依靠佛性根本和清淨修行圓滿，作為因緣聚合的緣故！並依照眾生早先修行所見到的佛道行為，已經成熟的緣故，這才有如來現身在世的出現；而佛身滅度的時候，也沒有去向的處所，但由於因緣和合力盡離散，就便滅度沒有。所以眾佛也是沒有來、沒有去！』」（原經節略）

「『優秀的男子呀！你對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沒有來去現相，該是這樣地察知！隨著這些道理，對於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來去的幻相，也該是這樣地明瞭了吧!?』」

「『優秀的男子呀！若是對於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和一切世間事物，能夠如此確實知道這沒有來去、沒有生滅、沒有沾染與清淨，那定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善巧便利的方法！那就必定可以悟得無上正等正覺（即悟得一切平等法）！』」

「法湧菩薩為常啼菩薩說明這眾如來，沒有來去現相時，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地山海和眾天宮掀起六種震動！眾魔殿都暫失威光，魔王魔軍都很驚恐！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草木森林，生出不是該時的花來，而都從空中降下如雨的香花！（原經節略）」

「這時常啼大菩薩接受那天帝釋提桓因的微妙香花，他奉散供養給法湧大菩薩後，便在虛空下頂禮雙足（即叩跪禮拜），合掌恭敬地說：『大師！我從今以後願以身命奉屬給大師，以充當差使！』說完話了，就在法湧大菩薩的面前，合掌侍立著了！」

「當際：法湧大菩薩過了七天後，他從遊戲禪定三昧出定，安詳地起座，他為眾人講說般若波羅蜜多，告訴常啼菩薩說：『優秀的男子呀！世間和出世間一切事物平等性（即空性），不動（即永恆沒有變動）、無畏（即沒有恐怖狀）、無生（萬象不能自生，必靠因緣和合）、無滅（萬象不能自滅，必依因緣離散）、無際（即沒有邊際的）的緣故！那該知道般若波羅蜜多，也是平等、不動、無畏、無生、無滅、無際的！那太虛空無邊的緣故，該要知道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邊的；那妙高山（梵稱須彌山）莊嚴美好的緣故，該要知道般若波羅蜜多也是莊嚴美好的；那太虛空中沒有任何分別，該要知道般若波羅蜜多也沒有分別！』」（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常啼大菩薩聽到般若波羅蜜多的句義，得到多聞的智慧，真是不可思議！猶如大海，隨到的處所，都會常見到眾佛，常有眾佛的妙淨國土，乃至夢中也常見到佛講說般若波羅蜜多！常啼大菩薩都是親近供養眾佛，沒有暫時捨離無暇的事物，而使有暇時光具足圓滿著！」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三九九至四〇〇節文）

結勸品（一會七十九品）

佛告訴善現說：「善現！你該要知道：若是這大菩薩要想學這六種（即布施、持戒、精進、安忍、禪定、般若）波羅蜜多，要想具有通達眾佛的境界，要想得到眾佛的自在神通，而想要很快地證得一切智智（即佛的智慧），要想終會利益安樂一切的眾生，應該修學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由於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真生養母！是眾大菩薩的真多軌範師傅！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都會共同尊敬讚歎！一切大菩薩們莫不供養精勤地修學！是為如來真實的教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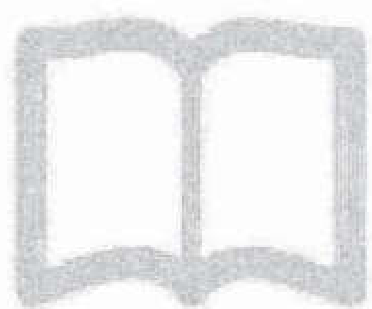
這時佛又向阿難陀（即佛堂弟，隨侍佛二十五年，號多聞尊者，華譯名慶喜，乃佛經口傳人）問說：「你對於如來敬愛不？」

阿難陀說：「是呀，世尊！是呀，善逝（佛另一尊稱）！我在佛您的左右，實是敬愛您呀！如來您是知道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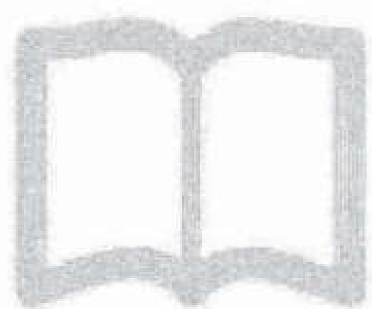
佛告訴慶喜（即阿難陀）說：「我以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面對如今大眾中（即在這講經的大法會上），吩咐囑託給你，你該接受持有這部經法，在我涅槃後（即佛入滅度化），要使一字不能忘失！把這般若波羅蜜多，隨著你的口傳流通散佈世間！該知道這裡有後來的眾佛世尊，會現身世間，為眾生講說這佛法的！（原經節略）該知道這世間的眾生，要常見到眾佛，永遠聽到佛法，而修持著清淨的道行！」

這時佛說這經後，大法會上的無量大菩薩和阿羅漢、天龍八部等等眾生聽佛所說，都很歡喜，各自奉行著！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〇〇節文）



此頁空白



此頁空白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二會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

王舍城外靈鷲峰道場

（第二會分）

計八十五品：

大般若經第二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觀夫委契中道，攄妙軌於無垠，流賞一歸，漾玄津於有截，何嘗不首情而汲悟，即事以排疑？疑繁而誨自廣，悟初而訪逾篤，所以重指鷲阿，再扣龍眾。慧命相聚，則善現居宗；法忍為群，則妙祥端首。既而搖區示警，闢寓開嚴，舌掩大千，身分巨億。光汎慈影，而六趣霑和；聲颺法言，而十方動訊。既駭殊觀，方希祕彝，或謂迹高類誕，情昏佇析。故嘗言曰：殉蠢管之察，是病高深；執蟪菌之辰，終欺歲祀。夫以淺定微術，猶擅五通，小善片言，實應千里，況挺孕群品，彈壓眾靈，萬期一會，窮冥極遠。是使微塵剎土不動而遊，恆沙諸佛不謀而證，非般若至賾其孰能致此？是用十空瑩矚，七如朗聽，雖惱趣森橫，寂岸層迴，莫不同幻蕊之開落不滅不生，比夢象之姸媸無染無淨，飆谷投響，則譽毀共銷；月池寖色，則物我俱謝。文優理詣，感通悟永，凡有八十五品、七十八卷，即舊大品、光讚、放光。然大品之於光讚，詞倍豐而加美；即明此分之於大品，文益具而彌正。攢輝校實，豈不盛歟！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緣起品（二會一品）

薄伽梵（華譯世尊）住在王舍城（即摩伽陀國京都）外的靈鷲山（梵稱耆闍崛山）峰中，同那大苾芻（華譯大比丘，即高僧）五千人眾，都是阿羅漢果，除了阿難陀（佛隨侍堂弟，號多聞尊者，華譯名叫慶喜）尚在修學，已得預流果（即阿羅漢初果）；具壽（比丘通稱）善現（佛十大弟子之一，梵名須菩提，號解空尊者）坐在首座；又有五百苾芻尼（即比丘尼）眾都是阿羅漢，尊者持譽坐在首座；另有無數鄔波索迦（又稱優婆塞，華譯清信士即男居士），鄔波斯迦（又稱優婆夷，華譯清信女，即女居士），都已了悟四聖諦（即已知苦、集、滅、道四因果）；另有無量無數的大菩薩眾！如名號賢護菩薩、寶性菩薩、導師菩薩、仁授菩薩、星授菩薩、常授菩薩、德藏菩薩、上慧菩薩、寶藏菩薩、勝慧菩薩、增長慧菩薩、不虛見菩薩、善發趣菩薩、善勇猛菩薩、常精進菩薩、常加行菩薩、不舍軛菩薩、日藏菩薩、無比慧菩薩、觀自在菩薩、得大勢菩薩、妙吉祥菩薩（即文殊菩薩）、金剛慧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慈氏彌勒菩薩，這些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即億數）大菩薩，都是法王子（出生法王之家，能承佛法），可以繼承佛法尊位，都坐在首座上（即接近佛座）！

這時釋迦世尊在師（同獅）子座上，自己鋪好尼師壇（即坐具）結跏趺坐（即盤腳坐），且端直上身，正願住對念（即正心正念），進入等持王（即心住一境的最高領域）的微妙三摩地（即微妙的禪定三昧）。佛在

微妙的三摩地涵蓋一切的禪定三昧中，是所流故（即佛的真如本性，不斷地湧起的緣故）！（原經節略）

當際，世尊就沒有起座，那是在三摩地後，作慈祥愉快的微笑！而從佛的面門（面孔上方）上，放出很大的光芒，這光芒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土上！並有其餘十方（即上下加八方：前言平面，此以立體言），猶如殑伽河（即印度恆河）沙子數等眾佛的世界。這三千大千世界佛土的一切眾生，尋著佛放的光芒，普遍看見十方殑伽河如沙子數等眾佛世界上，那一切眾如來應身正等覺！由阿羅漢與菩薩眾，正集會圍繞著！和其餘一切眾生、非眾生不同的品類等在場。同時，那十方殑伽河如沙子數等的眾佛世界，一切眾生也尋著佛放的光芒，看見這釋迦牟尼如來應身正等覺，有那阿羅漢、菩薩眾，正集會圍繞著佛，並見到其餘的一切眾生、非眾生的不同品類在場！（原經節略）

這時在此堪忍世界（即釋迦世尊教化區，乃五濁混流，只作忍耐生活污世界），有著眾寶物的充滿！很多奇妙的香花遍佈大地！有那寶幢（即圓筒式的旗幟）、幡（即長方形的旗幟）、蓋（即如傘罩般的錦彩），在處處成行的排列，還有花樹、果樹、香樹、鬘樹（即樹花枝葉可以做頭飾的樹）、衣樹（即樹葉闊大可以做衣裳披的樹）、寶樹、眾雜飾樹，在大地周遍生長，形態莊嚴，很是可愛和娛樂！再如那很多蓮花世界，普遍開花在如來已教化的淨土上，如那曼殊室利童子（即文殊大菩薩，華譯名妙吉祥）、善住慧菩薩和其餘無量的大威德大菩薩，眾所住的地方（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〇一節文）

歡喜品（二會二品）

這時世尊知道眾世界，眾有緣（即有善根）的大眾，一切梵魔都來到這集會，如那眾梵天

「凡修行眾生，必須要無捨存空的布施，無護存空的淨戒，無取存空的安忍，無勤存空的精進，無思存空的靜慮，無著存空的般若。凡修學菩薩道，要想得到發起一念的善心，甚至無上正等正覺的了悟，或延續佛種、莊嚴清淨佛土，或迅速完成渡救眾生，必須要修學六種波羅蜜多。（此解在世間修行修學之秘）」

王，魔群，天龍及人、非人等。（原經節略）佛即時告訴具壽舍利子（即舍利弗，佛十大弟子，號稱智慧第一）說：「若是大菩薩要想在一切事物的平等覺知（即成就佛果），以了悟一切世間的幻相！這該要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當時舍利子聽了內心歡喜踴躍，急忙從座席上起立，向佛的雙腳下頂禮！他用手把偏覆左肩的袈裟整理一下，便右膝跪地，並合掌恭敬地對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要想在一切事物的平等，覺知一切幻相，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訴具壽舍利子說：「眾大菩薩應該以無住（即無所住，也就是沒有固定、沒有固持的態度，因一切事物無自性，乃隨緣而生，所以無住），而作便利的方法；因為要安住（即要安心固持）這般若波羅蜜多，則所住（即所要固持的）、能住（能夠固持的）都是不可能得到的緣故（因一切是空，無法固持的緣故）！應該以無捨（即沒有捨）而作便利的方法，因為要圓滿布施波羅蜜多，這施捨的、接受施捨的和所施捨的物品，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應該以無護（即沒有戒護）而作便利的方法，因為圓滿清淨持戒波羅蜜多，對犯戒、不犯戒的現相，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因戒律在心守，身、口不犯戒，心意犯不犯戒是看不見、不可得的，故持戒在心意，心意知一切是空，自會不犯戒）！應該以無取（即沒有取得）而作便利的方法，因為圓滿安心忍辱波羅蜜多，對動忿（即動怒）、或不動忿的現相，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因心無所取，即是大捨，眾生要取我一切，我自安忍而不動忿，任他所取）！應該以無勤（即沒有勤勞）而作便利的方法，因為圓滿精心求進的波羅蜜多，對身心勤勞、或怠惰的現相，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因精心求進要持續不斷，也就是經常的，故對身心勤勞懈怠，就無此感覺，自是空不可得；或言一切是空，故精進也是空無所得）！應該以無思（即沒有思慮思考），而作便利的方法，因為圓滿禪靜思慮的波羅蜜多，對於有味道、或沒有味道，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因禪定入於一切空境，自不見一切滋味的思慮）！應該以無著（即沒有染著、執著），而作便利的方法，因為圓滿般若（即大智慧）的波羅蜜多，對於眾事物的自性（即本體）、或現相，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因以大智慧明瞭一切是空，對一切自性幻相就知空不可得）！」

「再次：舍利子呀！若是大菩薩要想善於安立這盡虛空界、法界（即萬法界），和三千大千

世界的一切眾生，都要使他等安住在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的話，就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要想得到發起一念的善心，而所獲的功德，甚至無上正等正覺，也不會窮盡的話，那就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要想延續佛種，使不會斷絕！而護持菩薩的家園，使不會退減轉滅！並莊嚴清淨佛土，使能迅速完成所做渡救眾生的事！那就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舍利子呀！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增益那六種（即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那世界眾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等眾生，都是大歡喜！都作這樣的念頭：『我等該為這些菩薩（即善心的眾生）作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善知識（即教師）、朋友！』的時候；所以那些菩薩要斷欲出家，以清淨修行的，就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這並不是不中斷眾生的（菩薩終於修成佛果，使與一切親友眾生歸於斷絕，進入無苦無生無滅的涅槃大境界）！」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為決定要有眾父母、妻子、眾親友嗎？」

佛說：「舍利子呀！或有菩薩具有父母、妻子、眷屬而修行大菩薩道（即成佛大乘門）！或有大菩薩沒有妻子，從他最初發心乃至成佛了，常時修行清淨道行，而不壞童貞！或有大菩薩在善巧便利的方法中，出示接受五欲（即色、聲、香、味、觸五欲，或財、色、飲食、名、睡五欲），後來厭惡捨棄而出家，才又得到修悟無上正等正覺！」

「舍利子呀！譬如那幻術師，或是他的弟子，他們善於幻術，以幻作五欲，而在這五欲自我恣性相互的娛樂！在你的意思，這幻術的所作是實有的嗎？」

舍利子說：「不是實有的！世尊！」

佛說：「舍利子！大菩薩也就是用這樣善巧便利的方法，要想使眾生智慧成熟，所以才變化接受五欲！然而這大菩薩在這五欲中，深生厭惡，而不讓五欲所沾污！以無量的法門來訶責毀棄眾欲！（原經節略）大菩薩以這等無量過錯，以訶責毀棄眾欲；既使善心眾生了知眾欲的過失，寧有真實接受眾欲的事嗎!?只是為了饒益所度化的眾生，而作善巧便利的方

「大菩薩以色聲香味觸五欲，在眾生面前示現承受，用來渡化眾生，饒益眾生。（此解大菩薩用善巧便利方法

使眾生智慧成熟之祕」）

「凡世間假立客觀名號，會引起眾生執著，一切佛法名詞及色、受、想、行、識，要使眾生不得執著；要看不見我的存在，看不見世間一切事物的存在；大菩薩成就殊勝智慧，能看見世間一切，但不存執著，因為大菩薩以殊勝智慧瞭知世間一切本空。（此解眾生和大菩薩要觀照一切本空之祕）」

法，以示現承受眾欲罷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〇二節文）

觀照品（二會三品）

佛說：「舍利子呀！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該有這樣的看法：『實有菩薩，而看不見有菩薩！因為看不見菩薩的名號！看不見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因為看不見般若波羅蜜多的名稱！因為看不見怎樣修行，也看不見怎樣不修行（因一切都是抽象空洞的）！』（原經節略）舍利子呀！菩薩的自性是空，菩薩的名號是空！這只是有箇名號，叫做菩薩！這只是有箇名號，叫做是空！只是假立客觀的名號，以分別每一事物而已！而發起這分別假立客觀的名號，隨著發起的言說，照這樣言說，就如此這般地使眾生生起執著的意念來！所以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對於這等一切看不見，由於看不見，所以就不生執著！」

「舍利子呀！大菩薩該有這樣的看法：『菩薩只是名號！佛只是名號！色、受、想、行、識（即眾生的五陰，又名五蘊）只是名號！而世間所餘的一切事物只是名號！』（原經節略）說是為眾生，乃至世間所看見的，實在是不可得，以不可得空的緣故！只是隨著世間凡俗假立客觀的名詞！眾佛法也是如此，不應該執著這名號（心不存佛法的名號，而修行佛法的本義，乃不求外表，而求實質真理）！要看不見有我的存在，乃至看不見世間一切事物的存在！」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什麼名叫大菩薩所成的殊勝智慧？」

佛說：「舍利子呀！眾大菩薩由於成就這種智慧，完全看見十方如恆河沙子數等的眾佛世界！那一切如來應身無上正等正覺，完全聽到那眾佛所說的佛法！完全見到那法會上

一切阿羅漢、菩薩、僧等，也看到那佛土莊嚴的景相（這是以世俗眾生的所見，而不是以至理微妙勝義所見；按勝義言，一切空無所見）！眾大菩薩由於這樣成就這智慧！然而不會引起大菩薩對世界的執著想！不會引起對佛號的執著想，乃至對佛土莊嚴景相的執著想！（原經節略）眾大菩薩由於成就這智慧，很快圓滿一切佛法！雖然知道一切佛法，而得不到一切佛法！因為佛法的本體，是空洞抽象的緣故！」

佛說：「舍利子呀！有大菩薩的肉眼能看到世間百、千踰繕那（乃印度里程），乃至肉眼能見三千大千世界！這名叫大菩薩的清淨肉眼！有大菩薩的天眼，能看到二十八重天，乃至能看到十方如恆河沙子數等世界的眾生，那生死處所！這名叫大菩薩的清淨天眼！有大菩薩的清淨慧眼，不看到世間一切事物，看不見世間有事物可見、可聽、可覺、可識，這名叫大菩薩的清淨慧眼！有大菩薩的法眼，能如實在知道補特伽羅（即六道眾生，或人）的種種差別，這名叫大菩薩的清淨法眼！有大菩薩的清淨佛眼，具不間斷的菩提心（即求取正覺的佛心），入金剛喻定（能禪定進入金剛三昧），得到一切相智（即得知一切事物幻相的智慧），乃至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這就名叫大菩薩的清淨佛眼！（原經合併節略）這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善法之母！能生其他種波羅蜜多及五眼等眾功德的緣故！」

「舍利子呀！再有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能引發六神通波羅蜜多！有大菩薩的神境智證通，能引起種種大神變事，所謂震動十方各如恆河沙子數界的大地等物！變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隱或顯很快無礙，凌空飛行、水上行走，身出煙焰，乃至淨居轉身自在（即腰、頸、手、腳，三百六十度自轉）！有大菩薩的天耳智證通，能如實聽到十方各如恆河沙界的事情，這樣等等聲音，如大如小都能遍聽沒有障礙！有大菩薩的他心智證通，能如實知道十方各如恆河沙數界其他眾生類的心思！有大菩薩的宿住隨念智證通，能如實念知十方各如恆河沙子界的一切眾生，並過去的往事！有大菩薩的天眼智證通，最勝過清淨的人、天眼力！能如實見到如十方世間恆河沙子界的情景，對於眾生種種行為類別所受果報差別，都

能實在看到知道！有大菩薩的漏盡（即煩惱盡除）智證通，能如實知道十方各如恆河沙子界的一切眾生，如自身或他身的煩惱盡和不盡！」

「舍利子呀！由於這六神通波羅蜜多圓滿清淨的緣故，便印證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〇二至四〇五節文）

善現品（二會六品）

這時尊者善現向佛說：「世尊！照佛您所說：眾大菩薩在這當中（即在一切無相、無願的自性空中），有什麼事物真義可以稱名叫大菩薩的？世尊！我都看不見有一種事物真義，可以稱名叫大菩薩的！也都看不見有一種事物真義，可以稱名叫般若波羅蜜多的！這兩項的稱名，我都看不見（因都是自性空的緣故，所以看不見）；怎麼說使我為眾大菩薩們，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相關的佛法呢？而又教誡教授眾大菩薩，使他等在般若波羅蜜多中，都得到成就呢!?」

佛告訴善現：「大菩薩只是世間上的稱名，般若波羅蜜多只是世間上的稱名，這兩項稱名也只是世間名稱而已！善現呀！這兩項稱名的真義，它是不生不滅的（即是空的本義）！只是在世間給與假設真義！它不在事物的內部，不在事物的外部，更不在事物的內、外兩邊！因為它是空不可得的緣故！」

「善現！你該要知道！如世間上的『我』，只是假設的名稱！這樣名稱假借不生不滅（因『我』根本不能存在，只是假借真義而已），只是給與假設叫做『我』！再如世間上稱名叫眾生，乃至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事物稱名，這樣一切只是假設名稱。這些假設名稱不在事物的內部，不在事物的外部，更不在事物內、外兩邊！因為它等是空不可得的緣故！」（原經以下節略）

「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果確實覺察知道：這名稱是假，世間一切事物是假！那就沒有所要執著的了！」（原經以下節略）

佛告訴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普及到世間一切意識和意識界，以不可得、不可見才是！這樣面對世間一切事物，內心就不會感到驚訝、恐懼、惶怖的（因為一切是空，就不會驚奇恐怕它了）。」

「再次：善現！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在一切處所、一切時間，不求得到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不求得到般若波羅蜜多的名稱，不求得到大菩薩的道行，不求得到大菩薩的稱名，也不求得到大菩薩的心！善現！應該要這樣教誡教授眾大菩薩，使他等在般若波羅蜜多中，都得到成就！」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〇六至四〇八節文）

入離生品（二會七品）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名叫『生』？」

善現回說：「『生』就是『法愛』（即貪愛世間的事物幻相）。」

舍利子說：「什麼是『法愛』呢？」

善現回說：「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在安心住於物質幻相是空中，偶然想起要染著世間物質幻相的一切，乃至世間一切受、想、行、識等，（原經節略）若是安心住在這色、受、想、行、識等不清淨的世塵中，而起有這些貪愛念頭！舍利子呀！這就是大菩薩隨心順從世間事物的貪愛！這種『法愛』，說名叫『生』！」

「凡心存有生，即有滅的現相，能得不生、不滅，才是涅槃境界：大菩薩安住在這色、受、想、行、識等不清淨的世塵中，而起有貪愛的念頭，這就是『法愛』，這『法愛』就名叫『生』，所以要知苦、集、滅、道四聖諦，以遠離世間的『生』：不貪愛，永斷世間『法愛』。（此解大菩薩離生之祕）」

「再次：舍利子呀！如是大菩薩應該要作這樣念頭：『這世間色（即事物幻相）、受（領受）、想（貪念）、行（染行）、識（心靈）應該要斷絕！由這世間苦應該普遍自知，由這集惡因應該永遠斷除，由這滅惡果應該作印證，由這求正道應該要修習！（原經節略）這是菩薩生（即貪愛世間事物，致有生有滅）！這是菩薩遠離生（即遠離世間事物的貪愛）！』舍利子！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安心住在這等種種事物的門路上，而起了貪想染著，這就是大菩薩隨順世俗的『法愛』！那便說是叫『生』！」

「再次：舍利子！大菩薩如果確實知道色、受、想、行、識等一切是空，那就不應該執著！（原經節略）那菩提心（即求取佛果正覺心）不應該執著，無等等心（即無以倫比的心）不應該執著，廣大心（即無邊無際的心）不應該執著！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這些心就不是世俗的心，因為它本體是清淨的呀！」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叫心的本體清淨？」

善現回說：「這心的本性，不是貪、瞋、癡相，應該不和這些現相有關！也不是眾纏結（即眾纏縛，乃煩惱纏繞不解）、隨眠（即煩惱），眾見趣（即輪轉六道）、漏（煩惱）等等形相，也不是和這些現相有關！舍利子！眾大菩薩所知道的心，就是本性清淨！」

舍利子又問善現說：「這樣心，有作過不是心的本性嗎？」

善現反問地說：「在不是心的本性（即本體）中，這有性或無性，可以得到不？」

舍利子說：「這都得不到的！善現。」

善現回說：「在不是心的本性中，這有性（即有本體）或無性若是不可得，怎麼說，可以問這心有作不是心的本性不!?」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什麼名叫不是心性呢？」

善現回說：「在一切事物沒有不同的變化，沒有分別差等！這就名叫不是心性（即心無本體，乃是空相）。」

舍利子說：「那只是心沒有不同的變化（即心無變異），沒有分別差等；那色、受、想、行、識等也是沒有不同的變化！沒有分別差等是嗎？」

善現回說：「如果心沒有不同的變化，沒有分別差等；那不只是色、受、想、行、識等沒有不同的變化，沒有分別差等；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也是沒有不同的變化，沒有分別差等！」

這時舍利子稱讚善現說：「好呀、好呀！誠如你所說的，你真是佛的弟子！從佛的心中出生，從佛口中出生，從佛法中出生，從佛法裡化生出來的！承受佛法的身分，不是承受財富的身分！在眾事物中，以自身來作證！你用慧眼現見，而能發起佛法的講說！」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〇八節文）

行相品（二會九品）

舍利子說：「世尊！您所說這『畢竟淨』，是什麼意思？」

佛說：「舍利子！就是一切世間事物終會不生、不滅，沒有染、沒有淨，不出有、不沒有，沒有得、沒有作！這就名叫是畢竟淨的本義呀！」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若是大菩薩這樣學時，要向什麼事物法則去學？」

佛說：「舍利子！大菩薩在一切事物法則都沒有所學！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不是因為一切事物法則是這樣，而要有所學，只是世間眾愚夫凡俗有所執著；就可在這當中去學呀！」

舍利子說：「如是這眾佛法因什麼才有的？」

佛說：「眾佛法是在『無所有』，這樣而有的！若是對於這『無所有』的佛法，不能了知通達，就說這名叫『無明』(即無知)！」

舍利子說：「什麼佛法是無所有？眾生如不了知通達，說是這名叫『無明』呢？」

佛說：「舍利子！色、受、想、行、識等無所有！以內空的緣故，乃至一切事物法則無性自性的緣故；舍利子！世間愚夫凡俗如是在這無所有事物中，不能了知通達，說是叫『無明』。他等由於無明和貪愛的勢力！分別執著斷見，又常常認為事物的空，是在事物的內、外、兩邊(因不信世間山河大地等物本體是空，一切是空的說法)。由於這不知道、不見識眾事物的無所有性，而分別認為眾世間事物幻相的所有！(原經節略)由於這緣故，名叫愚夫凡俗的，以在世間眾事物(即眾生、山河、大地、事物等等)，執著這些是有性(即有實在本體的)！(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〇九至四一〇節文)

譬喻品(二會十一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菩薩』這句話有什麼意義？」

佛告善現：「這句『菩薩』沒有什麼意義！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菩提(即覺悟正智，華譯覺道)、薩埵(華譯眾生，而菩提薩埵乃覺悟眾生)，這二項表示不生不滅！但在世間話句上，這其中的道理，是沒有的緣故！所以這沒有意義，就是『菩薩』的話句！」

「善現！譬如空中飛鳥的痕跡，在話句上是沒有的意義！(原經節略)善現！你該知道！如同世間一切事物的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這話句的意義，實在是無所有的(因世間一切事物都是變化

「菩提和薩埵，乃是不生、不滅之本義，世人簡稱叫菩薩，這其中道理乃是『沒有』的意思；世間的話句，猶如空中飛鳥的痕跡，是『沒有』的；甚至世間一切事物的真如，也是話句

的『沒有』。不論世間好和不好等事物法則的話句，都是『沒有』的，所以，『菩薩』的話句，也是『沒有』的！（此解世間話句都是表明『沒有』之祕）

的幻相，不能常存的），所以『菩薩』的話句，也是這樣，實在沒有所有的！」

具壽善現即向佛說：「眾大菩薩怎麼在一切世間事物，都不是實有的意義！沒有染著、沒有障礙！該要怎樣了知勤學？眾大菩薩怎麼在一切事物法則中，相應了知正覺呢？」

佛告訴善現說：「世間一切事物法則，說是好的事物法則和不好的事物法則！有記事物法則、無記事物法則，世間事物法則，出世間事物法則，有煩惱事物法則、無煩惱事物法則，有為事物法則、無為事物法則，共同事物法則、不共同事物法則等。」

「那好的事物法則：如孝順父母、供養沙門、敬事師長、世間十善業道、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世間四靜慮（即四禪定天）、四無量（即慈、悲、喜、捨無量）等。」

「那不好的事物法則：如害生命，不給而取，欲邪行，虛誑語，雜穢語，貪、瞋、欲、邪見及忿恨，憍害，嫉，慳（即吝嗇），慢等。」

「那有記事物法則：如世間好的和不好的事物，名叫有記事物！」

「那無記事物法則：如身、口、意的行為，五根，五蘊（即色、受、想、行、識），十八界（即六根、六塵、六識）等。」

「那世間事物法則：如五蘊、十八界、十業道、十二因緣事物等。」

「那出世間事物法則：如五根、五力、無相、四念住、各種空法、十八佛不共法等。」

「那有煩惱事物法則：如墮三界、五蘊、十八界等。」

「那無煩惱事物法則：如四念住、十八佛不共法等。」

「那有為事物法則：如三界繫法、五蘊、四靜慮等。」

「那無為事物法則：如無生，無滅，無住，無不同，法界，真如，貪、瞋、癡盡，平等性，離生性等。」

「那共同事物法則：如四無量、五神通，乃是共同異生的緣故（異生乃凡夫別名，即是和凡夫共同的事物法則，不出世間的所為。）。」

「那不共同事物法則：如四念住（即身、受、心、法念處）及十八佛不共法等，乃不共異生的緣故。」

「善現！由於這些種種的因緣，眾大菩薩都能決定，故在有情大眾中，當作上首（即當為首席，乃領導地位）。所以菩薩又名叫大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一一節文）

斷諸見品（二會十二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我也喜歡以智慧辯才，來解說修行菩薩道：由於這種心願，所以名叫大菩薩！」

佛告訴善現：「隨你的意思說吧！」

善現說：「世尊！因為眾菩薩為了要想證得一切智智（即證得佛智慧），便發下求取佛果正覺的心願！也就是無等等心（即無以倫比的慈、悲、喜、捨的心），這種心和修行阿羅漢與辟支佛（即修行小乘佛法，以個人自利）的平等心不同的：在這無等等心，也是不取得和染著世間的一切！（即和阿羅漢、辟支佛同是不取得和染著世間的一切）世尊！因為有一切智智心的，是真正沒有煩惱，而且不會墮落三界（即欲、色、無色界）的！在這樣心願的，不應該對世間一切，有所取得和染著的，所以這菩薩名叫大菩薩！」（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怎麼說大菩薩的無等等心，不同於阿羅漢和辟支佛的平等心呢？」

善現回答說：「眾大菩薩從他最初發下心願，看不見有少些事法有生、有滅，有滅、

「佛法中、小乘，有修阿羅漢果，或獨覺辟支佛果，具有眾生平等心，而以自修沒有煩惱，不墮三界為主軸；但佛法修大乘菩薩法，如來法具救度眾生大願的無等等心，所以對於世間物質和非物質，都是沒有取得與染著，故阿羅漢等的平等心不同於大菩薩的無等等心。（此解平等心和無等等心之祕）」

有增，有染、有淨；也看不見有阿羅漢心、辟支佛心、菩薩心、如來心（因以上各心都是空不可得）。舍利子！這就名叫大菩薩的無等等心，不同於阿羅漢或辟支佛的平等心，眾大菩薩在這樣的無等等心，也不會對世間一切有所取得和染著。」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若是大菩薩對於這些心，都不應該取得或染著，因為這些心都是空的，沒有心性的緣故吧？」（原經節略）

善現回答說：「是呀、是呀！誠如你所說的！」

舍利子說：「若是一切智智心是真正沒有煩惱，不會墮落在三界中！那一切凡間愚夫凡俗、阿羅漢、辟支佛所修行的平等心，也應該是真正沒有煩惱，不會墮落在三界中的，因為這些心都是本性空的緣故！」

善現答說：「是呀、是呀！誠如你所說的！」

舍利子說：「若是這些心和世間物質等事物，都是沒有心和物質等的本性，所以就不應該有所取得與染著；那世間一切事物和眾心，就應該是平等的，都沒有差別才是！」

善現回答說：「是呀、是呀！誠如你所說的！」

舍利子說：「若是世間一切事物平等沒有差別，那怎麼如來說，眾佛菩薩的心願和世間事物等，而有種種的差別不同呢？」

善現回答說：「這是如來依照世間凡俗的說法，不是按至理勝義所說。舍利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得為方便的緣故，在他所發起的佛果正覺心，就是無等等心；不同於阿羅漢與辟支佛所修的平等心。這無等等心是不依恃、不執著！對於世間物質和非物質（即事物法則），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都是沒有取得染著的！由於這種意義，所以名叫大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一一節文）

無縛解品（二會十五品）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什麼緣因，那一切智智沒有設造、沒有製作？一切眾生也沒有設造、沒有製作？眾大菩薩為了這事，所以才披上大乘鎧（即大乘佛法的修行盔甲，以菩薩、佛來度化眾生）是吧!?」

佛告訴善現說：「由於眾造作的，不可得的緣故（因造作世間一切人、事、物的，空不可得的緣故），由於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相智（即一切種智，乃佛智慧）等（原經節略），不是設造的，不是不設造的；不是製作的，不是不製作的。（因原本空體，說不上是造作，或是不造作的。）因為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相智等畢竟是空不可得的緣故！（原經節略）」

「善現！由於這緣因，那一切智智（即一切智中智，乃佛具最通達的智慧），沒有設造、沒有製作，那一切眾生沒有設造、沒有製作；由於這項意義的緣故！眾大菩薩不披修行功德的盔甲，而是披上大乘佛法（以菩薩道證得佛果正覺，好度化眾生，使知空不可得）。」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以我的瞭解，佛您說的意義，那色、受、想、行、識等（指世間一切事物）都是沒有什麼束縛、沒有什麼解脫的（因一切是空，自沒有束縛與解脫）。」

當時那滿慈子（即富樓那尊者，世尊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說法第一）問善現說：「什麼色是沒有束縛、沒有解脫？又什麼受、想、行、識等沒有束縛，沒有解脫？」

善現回答說：「如夢中的色、受、想、行、識；如響，如影，如陽燄等的色、受、想、行、識；如過去、現在、未來的色、受、想、行、識等都是沒有束縛，沒有解脫！因為它是無所有、遠離、寂靜、不生、不滅、不染、不淨！所以就沒有束縛、沒有解脫！」

「再次，滿慈子！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也都是沒有束縛、沒有解脫！」（原經節略）

「滿慈子！這大菩薩常不遠離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的眾佛、神通、五眼（即天眼等）、眾陀羅尼（即總持、咒語）、三摩地（即禪定、三昧）！滿慈子！這大菩薩該起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的道相智（又稱道種智，乃菩薩知一切道法差別的智慧），該證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的一切智（乃阿羅漢或辟支佛所知一切總相的智慧），該轉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的法輪（即講說佛法）！該以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的三乘（即大、中、小乘佛法）佛法！安立那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的眾生類！（原經節略）滿慈子！該要知道，這大菩薩名叫披沒有束縛、沒有解脫的大乘鎧甲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一三節文）

超勝品（二會二十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談到佛法大乘：它是超勝一切世間天界、人間、阿素洛（舊稱阿修羅，華譯：無端，容貌醜陋意思；又叫無酒。住人間、地下，天龍八部之一。）等，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這大乘如同虛空相等！猶如虛空，普遍能容納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世尊！由於這緣因，大菩薩的大乘，就是一切智智乘！」

「世尊！又如同虛空沒有來、沒有去、沒有留住的可見（即看不見一切）！它是沒有動、沒有住，所以名叫大乘；世尊！又如同虛空，在前（即過去）、後（即未來）、中（即現在）際，都不可得！以三世平等，又超出三世，故名叫大乘！」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如你所說的！眾大菩薩的大乘佛法，就是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

「大乘佛法，猶如虛空，普遍容納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因大乘佛法以無來、無去、無住、無動，超越三世、三界；而大菩薩修行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一切陀

羅尼、一切三摩地，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等，亦如六種波羅蜜多，兩者二而一，如具有大乘佛法一切，再進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可速證無上正等正覺。（此解大乘佛法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基礎之秘〕

「再次，善現！眾大菩薩的大乘，所說的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一切陀羅尼、一切三摩地及眾三摩地，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善現！這些等等無數無邊功德，該知道都是大菩薩的大乘。」

「善現！若是欲界、色界、無色界是真如，不是虛妄，不變異、不顛倒，是實在的真義！如同所有性，一切永遠常存、不變不易，有實在本體！那這大乘法，就不是最尊最勝，不是至上，不是最妙！不能超勝一切天、人、阿素洛等（因修行大乘佛法就是瞭解和踐行真如『真實不變不易』的本性，而欲、色、無色界乃是虛妄不實、不能常存，所以大乘法能超越這一切）。善現！因為欲界（即有物質幻相及慾念界）、色界（即有物質幻相界）、無色界（此界雖沒有物質幻相，但為眾生心靈寄住，仍未解脫生死的境界）是所設計（即有為造作），是因緣假合，有遷移變動！乃至一切不能常存、有變化更易，都是沒有實在自性的緣故！那這大乘法就是最尊最勝，是至上、至妙！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原經合併節略）

「善現！若是種性法（即各種根性的佛法）如第八法（即第八識，梵譯藏識，乃含藏眾法的種子；又為前世種因、後世得果，叫異熟果的佛法）、阿羅漢四果法、獨覺法、菩薩法、如來法，補特伽羅（即五趣輪迴，或為人、眾生的法則）都是實有（即自性不空），非非有（即是不虛空），那大乘法就不是最尊最勝，不是至上至妙！不能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即阿修羅）等。若是以上種性法不是實有，是虛空自性，那這大乘法就是最尊最勝！是至上至妙！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因大乘佛法乃各種性法，都是修行無性自性空，故能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所謂幻相實有）。」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一七至四一八節文）

無所有品（二會二十一品）

「大乘佛法猶如宇宙時空，乃一片虛空，沒有東西南北及上下的方向辨識；我們所肉眼見到的萬法界，一切事物法則，都是無量、無數、無邊的空無所有，也如同我們所修的大乘佛法，乃是空無所有；這就是佛說的涅槃境界般若波羅蜜多的佛法（此解佛法空無之秘）。」

佛說：「再次，善現！你說：『大乘和虛空一樣！』是呀、是呀！如你所說呀！這是為什麼呢？善現！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切方向都不可得（因吾人若能澈悟環宇十方全部都虛空，自不可得知方向）。大乘也是這樣！所以說大乘和虛空一樣的！」

「善現！又如同虛空，修行大乘佛法的，沒有最初發願修行可得，乃至沒有最後發下第十願心（即修行十階地的願心）修行可得；沒有修行淨觀地可得，乃至沒有如來地可得（即修行阿羅漢、獨覺、菩薩道及佛果各十地階）！又如同虛空，不會墮落到欲界、色界、無色界等，大乘佛法也就是這樣的！」（原經合併節略）

「再次，善現！我甚至所見到的，都是無所有的緣故；該知道萬法界（即指一切事物法則）也是無所有！該知大乘佛法無所有，也如同那無量、無數、無邊，一切事物法則也無所有！由於這緣因，所以說大乘佛法普遍能容納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這樣的一切，都是無所有不可得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一八至四二〇節文）

隨順品（二會二十二品）

這時具壽滿慈子向佛說：「世尊！如來您先使尊者善現，為眾大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而今什麼緣故又說起大乘佛法了呢？」

具壽善現即刻向佛說：「世尊！我前所說眾大乘佛法的本義，將不是違背超越所要說的：那般若波羅蜜多的呀!?」

佛告訴善現：「你在先前所說眾大乘佛法的本義，都在般若波羅蜜多的範圍內，所說

的一切，都是隨順並沒有超越違背之處！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一切好的佛法，按照菩提（即覺悟佛道的正智）分析佛法：如阿羅漢法、辟支佛法、菩薩法、如來法，這些一切無不涉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原經以下節略）善現！如說大乘佛法等於在說般若波羅蜜多，如說般若波羅蜜多等於在說大乘佛法！由於這兩項名義沒有不同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二〇節文）

遠離品（二會二十四品）

這時舍利子又問善現說：「怎麼說大菩薩能夠普遍了知世間一切的事物現相後，而無所固持執著了呢？」

善現回說：「舍利子！眾大菩薩如能確實普遍了知世間色、受、想、行、識等（原經節略），乃至一切一切智慧的現相！而就無所執著了呀！」（因確實了知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全是空的，自然就不固執它的幻相了。）

當際舍利子問善現說：「又什麼名叫世間一切的事物現相呢？」

善現回說：「舍利子！就是對於這些眾行動、現相、形狀的表徵，而知道眾事物是色（即物質），是聲音，是香氣，是滋味，是觸感，是事物，是內在，是外表，是有煩惱的，是沒有煩惱的，是用造作的，是不用造作的，這些等等都名叫一切的事物現相！」

「再次，舍利子！有殊勝微妙的智慧，對於這些世間一切事物現相，有所遠離的（即不會執著這些現相的）！所以名叫『般若波羅蜜多』！」（原經節略）

這時具壽舍利子向善現說：「照我瞭解仁慈的你，所說世間一切事物的意義：對於

我，乃至我所見世上的一切，都在畢竟（即到底終究）是不會有生的（即不會有生滅的，因全是空幻，終究是沒有生滅現象的），那世間的色、受、想、行、識等，乃至眾佛法和眾佛都是畢竟不會有生的！而世間一切眾生事物和一切眾生也是畢竟不會有生的，照這樣說：那和六道（即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的接受生死輪迴，應該是沒有差別的！（原經節略）怎麼說要勤修阿羅漢果，勤修獨覺辟支佛果!?怎麼說大菩薩為度化無量無邊的眾生，要多修百千難行苦行，並具受無量的難忍重苦呢!?怎樣說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以證得無上正覺佛果呢!?怎樣說眾佛為度化無量眾生受苦的緣故，而轉微妙的法輪（即宣講佛法經典）呢!?」

這時具壽善現回報舍利子說：「這不是我在那不生不滅的佛法中，看待有六道接受生滅的差別！這不是我在那不生不滅的佛法中，看待有能夠進入真理頓現的智慧觀（即修阿羅漢、辟支佛果，或大菩薩為難行苦行及成就佛果度化眾生等）；（原經節略）舍利子！若是大菩薩發起難行苦行的想法，仍是不能為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作很大的饒益（因眾生迷於世間一切事物幻相，執著一切事物不是空的）。舍利子！一切菩薩以無所得為便利的方法（菩薩們以無所得勸告眾生為方便眾生覺醒），對於眾生們發起大悲心，存有如父母、兄弟、妻子和己身受苦的想法，為著度脫眾生而發起無上正等正覺的心，才能為眾生作很大的饒益！（原經節略）這大菩薩以一切佛法，對一切眾生，用一切種性、一切處所、一切時間，以不執著的領受，教導眾生的緣故！舍利子！這不是我在那不生不滅佛法中，要見到有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轉動微妙法輪，好度化無量眾生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因為一切世間事物法則，一切眾生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以你的意思，該怎樣說?你要以生法（即有生有滅的事物法則）有所獲得證明呢?還是要以無生法（即以不生不滅的事物法則）有所獲得證明呢!?」

善現回說：「我不想以生法有所獲得證明，也不想以無生法有所獲得證明！」

舍利子說：「若果是這樣的話，豈都不是沒有獲得了，且沒有顯現智慧觀察真理的意

義了嗎⁉」

善現答說：「雖然說是有所獲得、有所顯現智慧觀察真理的意義，其實不是由這生法和無生法二項獲得證明的；舍利子！只是隨著世間言說給與假設有所獲得，顯現智慧觀察真理的意義！這可不是勝義（即真理極至的意義）中有所獲得的，不是從勝義中，顯現智慧觀察真理的意義！舍利子！這只是隨著世間言說，給與假設有預流至阿羅漢果、辟支佛果，有大菩薩行，有眾佛，有眾佛無上正等正覺！這不是依照勝義中有預流等的！」

舍利子說：「這是隨著世間言說給與假設，有所獲得、且顯現智慧觀察真理的意義，並預流果等不是勝義所說的。那六道輪迴的差別，也是隨著世間言說的給與假設，這不是按勝義所說的嗎⁉」

善現回說：「是呀、是呀！舍利子！這不是勝義中，有了業障果報和沾染清淨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又問善現說：「仁慈的你！在你所說的無生事物，樂於辯說這無生的形相嗎？」

善現對答說：「舍利子！我對於無法事物（即不是物質的抽象虛空，叫做無法事物），也不樂於辯說這些無生的形相（因不生不滅事物即是空的，根本沒有形相），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若是沒有生的事物、若是沒有形相、若是我樂於辯說！照這樣的世間一切，都是相互有關、相互沒有關係（因一切虛空一片，說有相互關係和沒有相互關係，都是一樣。），它是無色（即沒有物質的）、無見（即看不見的）、無對（無法對比的）、一相（即同一形相的虛空），這是說沒有形相的緣故；（原經節略）它本體是空的緣故！舍利子！由於這樣緣因，在不生滅的事物說起它不會生滅的話，這事物和所說的話，都是具有沒有生滅的意義。舍利子！若是所說的事物，若是能用言語去說，那說的人、聽的人，都是沒有生滅的意義了（即是說的人、聽的人，都是白費力氣；因為它完全是一場空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存在）！」

舍利子問：「怎麼說是世間的布施波羅蜜多？怎麼說是出世間的布施波羅蜜多？」

「按釋迦世尊十大弟子中，號稱解空第一的善現尊者，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所說：六道輪迴及因果業報，乃是佛菩薩依世間眾生迷於萬法幻相，而假設是說，俾予教化世間眾生，解脫迷惘，領悟萬法皆空，才是真理勝義的正途。佛菩薩要眾生修行預流果，乃至佛果，此為教化領悟空義的過程；一旦眾生能解脫迷惘領悟空義後，那所修的一切果位，也就隨之而空，譬如乘船登岸後，所乘之船，也就沒有用了。（此解無所有，不可得之祕。）」

善現對答說：「（原經節略）舍利子！若是大菩薩做布施時，三輪清淨：一是不執著我就是布施的人，二是不執著對方就是接受布施的人，三是不執著布施和施給的成果；這就是大菩薩做布施時的三輪清淨！（原經節略）若是大菩薩修行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的時候，沒有所依執著的三輪清淨，這就名叫出世間的波羅蜜多！它和世間的做法不相同的緣故！它能動（即能超越）、能躍出世間事物法則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二三至四二四節文）

帝釋品（二會二十五品）

這時天帝釋（即忉利天帝，名叫憍尸迦，梵譯釋提桓因）問善現說：「怎麼說大菩薩的迴向心（即回心轉向不和菩提心（即求取正覺成佛的心）相和合，菩提也不和迴向心相和合；怎麼說大菩薩的迴向心在菩提心中，是無所有不可得嗎？而菩提心在迴向心中，也是無所有不可得嗎？」

善現答說：「憍尸迦！眾大菩薩的迴向心不是心（即不是世間眾生所說的心），菩提心也不是心！不應該以不是心迴向不是心，而心（即如眾生的心體）也不應該迴向不是心；不是心不應該迴向在心中，心也不應該迴向在心中。這是什麼緣故呢？憍尸迦！不是心即是不可思議（即是不可思議的抽象精神心願），不可思議即不是心；這兩種心都是無所有，在無所有中，就沒有迴向的意義！憍尸迦！心沒有自性（即沒有了本體），這心性（即心的本體）沒有了，那心的定所也沒有了；這心和心所既然是沒有了自性的緣故，這心也沒有迴向心的意義！憍尸迦！若作這樣的看法，這就是所謂大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二五至四二六節文）

信受品（二會二十六品）

這時眾天子（即眾天王）又作這樣的念頭：「尊者善現！如今要對什麼樣的眾生，樂於講說什麼樣的佛法呢？」

具壽善現知道他們所想的念頭後，便告訴他們說：「眾天子們！我如今要為如幻、如化、如夢的眾生，樂於講說如幻、化、夢的佛法；這是什麼緣故呢？眾位天子！這樣聽的人在我所說中，沒有聽到，沒有瞭解，沒有所證明的緣故（因置身在幻、化、夢中，心智迷失，聽到等於沒聽到，自不瞭解，無法求得印證）！」

這時眾天子待了不久，又問說：「那您所說的，對方能聽的，和所講說的佛法，都是如幻、如化、如夢的嗎？」

善現答說：「是呀！如你所說的！如幻、化、夢的眾生為如幻、化、夢的人，講說如幻、化、夢的佛法。眾位天子們！我乃見到的一切，如幻、化、夢中所見；那色、受、想、行、識等，乃至無上正等正覺如同幻、化、夢中所見！」

當際眾天子問善現說：「如今尊者只說我等、色等，乃至無上正等正覺如同幻、化、夢中所見！那您也要說涅槃也是如同幻、化、夢中所見嗎？」

善現答說：「眾位天子！我不只說我等、色等，乃至無上正等正覺如同幻、化、夢所見！也說涅槃如幻、化、夢所見！眾位天子！假設有更勝於涅槃的，我也說是如幻、化、夢中所見，這是什麼緣故呢？眾位天子！幻、化、夢事和一切事物，乃至涅槃，完全都是

「凡具有不生、不滅的，不可按世俗的假設稱名。因為世間具有生有滅的，都是在時刻變化消逝中，它的本體是空幻，不能算是存在的；反之，具有不生不滅的，它是沒有任何變化與消逝的！不過世間萬物終因消逝成空！而世間眾生也因接受般若波羅蜜多的教化，而

無二、沒有兩樣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二六節文）

散花品（二會二十七品）

這時天帝釋和這三千大千世界的四大天王、天眾，乃至究竟天（即色界十八層天的最高天）都有這樣的念頭：「如今尊者善現承受佛的威力（即智慧和佛力），為一切眾生雨大法雨（即宣講甚深的佛法），我等如今各人該變化顯現天上奇妙的香花，以供奉分散供養釋迦如來和眾大菩薩、僧眾等，尊者善現您也散發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豈不是很好嗎!?」

當際三千大千世界完全充滿了妙香花，（原經節略）善現看到這事便作念頭說：「如今所散的妙香花在眾上天處，曾未見有過的呀！這花微妙定不是世間草樹水陸所生，該是眾天為了供養而從心中變化顯現出來的吧!?」

天帝釋已知善現的所念，便向善現說：「這所散的花，確實不是世間草木水陸所生，也不是從心中所化生出來的！只是以變化顯現的。」

善現對帝釋說：「憍尸迦！你說這花不是世間草木水陸所生，也不是從心所能化生！既然不是有生有滅的事物，那就不該以世間的名目叫它是花了！」

這時天帝釋問善現說：「大德（即德高的稱乎）這不生滅的變化，它不名叫世間的花朵，那其餘的事物也是這樣的嗎？」

善現答說：「不只是花的不生滅，而其餘事物合乎不生滅的意義，也是不能按世俗稱名！這是為什麼呢？憍尸迦！色、受、想、行、識等都是不生不滅，這不生不滅就不能按

領悟空的智慧・這樣的眾生與萬物，終必達到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了。（此解世間眾生萬物終必不生、不滅，進入原本空寂清淨之祕。）

世俗假名叫色、受、想、行、識等，乃至一切相智都是如此！」

天帝釋暗想自語：「尊者善現的智慧很深！不肯違背世俗假名，而說出一切事物的自性！」

佛已知道天帝釋的暗想自語，即對他說：「正如憍尸迦你的暗想，這具壽善現的很深智慧，不會違背世俗假名，而宣說一切事物的自性呀！」

善現告訴天帝釋說：「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經中！既然不顯示實有的眾生，所以說他等是無邊的，因他等中乃至邊際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

「憍尸迦！以你的意思：若是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經過恆河沙子數等時世，再住世宣說眾生的名字，這當中還有眾生有生有滅不？（此眾生經過若干時世，即是到了最後究竟中，已成為空相了。）」

天帝釋說：「不會是有生有滅了！大德！因為眾生們原自性空寂清淨的緣故，他等回歸本來無所有的緣故！」

善現告訴說：「由於這樣，我說眾生是無邊的緣故，眾大菩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邊的！憍尸迦！由這樣緣因，眾大菩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應該說為無邊才是！」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二六至四二七節文）

授記品（二會二十八品）

這時大眾中有天帝釋等欲界眾天，梵天王等色界眾天和伊舍那（又稱伊邪那，居在欲界第六天的天神）神仙天女，同時三次稱讚具壽善現的所說，大家說：「尊者善現以佛的神力依持，善於為我們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和佛出世的因緣；這無上的法要，我們對於他敬事如佛。他

說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沒有任何事物法則可得，乃至一切相智可得；雖然沒有這些眾事物法則可得，但卻有世俗給與假設的三乘聖教，如阿羅漢、辟支佛及無上乘教可得呢!?」

當際佛告訴眾天等說：「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雖然沒有色等事物法則可得，而有世俗給與假設的三乘聖教；雖是廣說有三乘聖教，而宣講佛法！這並不就是布施波羅蜜多的無上如來可得，也不是遠離布施波羅蜜多的無上如來可得！乃至並不是般若波羅蜜多的無上如來可得！也不是遠離般若波羅蜜多的無上如來可得（原經節略）。（佛說般若波羅蜜多，乃無所有，不可得，但為了教化眾生，也不遠離世俗假設的修行三乘。）」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二七節文）

清淨品（二會四十品）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世尊！這世間事物的清淨本性，該是無知（即無明）的！」

佛說：「這些它畢竟會清淨的緣故（即雖無知，而到底會清淨恢復佛性智慧的）！」

舍利子說：「怎麼說這世間事物的清淨本性，又無知了呢？」

佛說：「舍利子！因為一切世間事物本性遲鈍的緣故（因色識等乃物質幻相混沌而不明）！這事物本性清淨（即內藏佛性明覺原本清淨，只因外包幻相，混沌不明），而又無知的！」

舍利子說：「怎麼說般若波羅蜜多的本性清淨，在一切世間事物中，沒有所執著領受呢？」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能了悟世間一切虛空幻覺；具有根本如如不動的清淨，故不受世間六根、六塵、六識等煩惱所迷惘，早已看破世間

一切幻相，故對世間無所見、無所聽、無所覺知、無所造作，只以此救渡世間眾生，而存無所有、不可得的念頭而已。（此解般若波羅蜜多本性湛然之秘）

佛說：「舍利子！在佛法界它是湛然的（即澄清的），對於世間事物沒有被吸引而動搖的緣故！這就是般若波羅蜜多的本性清淨，對於世間一切事物沒有所執著領受呀！」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可說是難以了覺的呀！」

佛說：「是呀！由於這般若波羅蜜多不能看到、不能聽到、不能覺到、不能了知，而且又遠離形相印證的緣故！」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沒有造作的嗎!?」

佛說：「是呀！因為眾事物是造作的，不可得的緣故，色、受、想、行、識等不可得（因全是空的），所以造作的都是不可得的！乃至一切事物不可得的，造作是不可得；善現！由於眾造作的和色等事物都不可得，這般若波羅蜜多是沒有所造作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三六節文）

無標幟品（二會四十一品）

這時世尊告訴善現說：「這法輪不是第一轉，也不是第二轉（以上喻佛宣講佛法經典第一次，而要眾生二次複講。），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般若波羅蜜多，對於世間一切事物，不是為著要轉的緣故（即是為著要宣講的緣故），不是為著要還轉的緣故（即不是為要眾生複講一遍的緣故），而要出現在世間！只是要眾生明瞭一切事物的自性，乃是空無本體的緣故！」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以什麼事物沒有自性空的緣故?」

佛告訴善現：「以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的緣故，（原經節略）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自性空的緣故！善現！因為這些事物法則沒有本體、自性空的緣故，這般若波羅蜜多在這一切

「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處，十分簡單，只要徹底了悟世間一切

事物不為轉的緣故、不為還轉的緣故，而出現世間！」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通達一切事物自性空的緣故！（原經節略）雖然要印證菩提（即求取佛果正覺）而無所證，證或不證法不可得的緣故；雖然要轉法輪（即宣講佛法）、而無所轉，轉或還轉不可得的緣故；雖然要度化眾生、而無所度，見或見不到眾生不可得的緣故！世尊！因為要一切世間事物永遠不生不滅的緣故，那能轉、所轉都是不可得的緣故！因為不是空、不是沒有形相、不是沒有心願的事物中，可能有轉和能還轉的事物（因在世間幻相中，眾生以為不是空，有形相、有心願，對宣講事物和回轉宣講事物，都是有所可能的。），這轉和還轉的事物本體不可得的緣故（因世間事物幻相本空，故不可得）。世尊！在這般若波羅蜜多，若是這樣宣說開示，並分別顯示了瞭，使眾生容易悟解深入，這就名叫善於清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在這善於宣說佛法中，也沒有福田、施與、接受、施物，都是自體空的緣故！由於沒有福田，所以福體也是空的，這標幟、名稱、言說都是不可得，這就名叫大波羅蜜多！」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三六至四三七節文）

魔事品（二會四十四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有什麼其餘經典，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相智（即不能引悟佛果一切相的智慧）？」

佛說：「（原經節略）再次，善現！在菩薩修行大乘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處時，忽然發起下劣尋伺（即其他枝節的觀念）；由於這項尋伺，使所書寫的甚深般若

幻相是空無所有、空不可得，並堅持空的信念，如如不動，始終不移就可以了。千萬不可橫生枝節，或以為般若波羅蜜多非常深奧，以致鑽進牛角尖端：而依賴世間文字、圖片、語言、解說等等，卻不能徹底了悟，跳出世間的迷惘，則苦學苦修是無益的。（此解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入魔之祕）」

波羅蜜多不得究竟。什麼名叫下劣尋伺呢？所謂色、聲、香、味、觸、法尋伺，或起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尋伺，乃至或起無上正等正覺尋伺！使所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得究竟（即不得徹底明白）：這該要知道，這是菩薩入魔的事！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沒有尋伺緣故，難思議緣故，沒有思慮緣故，沒有生和滅緣故，沒有染和淨緣故，沒有定和亂緣故，遠離名稱言語緣故，不可說緣故，不可得緣故！善現！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如我前曾所說的事物，都是無所得，都是不可得。在菩薩大乘修行的眾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時，有這樣眾事物擾亂內心，使不得究竟（即使不得徹底明瞭），這就是所說的為菩薩入魔的事！」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書寫不？」

佛說：「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書寫（此指不可依賴書寫而不求徹底了悟，只以表面文字浮淺自解了事），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無所有不可得。（原經節略）善現！眾事物自性都無所有、不可得的緣故，這就是無性（即空無本體），這無性就是般若波羅蜜多，不是這無性的事物法則能書寫無性（即不能以書寫而弄得明瞭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書寫！」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在菩薩乘的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要作這樣念頭：『我以文字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他就依賴文字執著般若波羅蜜多。這該知道，這就是為菩薩入魔的事！」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四〇節文）

不退轉品（二會五十三品）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我等該以什麼樣的行為、狀貌、形相知道那是不退轉大菩薩？」

佛告訴善現：「若是大菩薩能夠確實知道眾異生（即凡夫）的地位，阿羅漢的地位，辟支佛的地位，菩薩的地位，如來的地位；這些地位雖然說是有不同，而在眾法界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道理中，沒有變化不同、沒有分別，都是沒有兩樣、沒有二分！這大菩薩既是確實悟入眾法界真如，而和真如沒有分別，因為他以無所得為便利的方法緣故！」

這大菩薩雖是聽到真如和一切世間事物沒有兩樣分別，且不感滯礙。因為真如和世間事物不可說是同一的、也不可說是不同一的，不可說是全部和不全部的緣故！法界（即萬象事物界，也就是空界）乃至不思議界，都是這樣的！這大菩薩始終不會草率地發出語言；眾有所說都會引用義利眾生，若沒有義利眾生就不會發言。這大菩薩始終不看他人好惡長短，看待眾生平等憐憫而為說法！唯求所說的全是微妙佛法真義！善現！不退轉大菩薩的眾行為、狀貌、形相就是這樣的。」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若是世間一切事物沒有行為、狀貌、形相，那大菩薩要於什麼轉變，才名叫不退轉？」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對於色、識等，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有所轉變，才名叫不退轉。善現！色、識等自性無所有，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自性無所有；這大菩薩在這當中不固持，所以名叫轉！由於這樣不轉變（即以不固持的不改變），所以名叫不退轉大菩薩！」

「再次，善現！一切不退轉大菩薩對於佛所說的甚深法門，始終不生疑惑猶豫！因為這大菩薩看不見有事物的存在，如那色、受、想、行、識等等，可以在其中值得疑惑猶豫的（因一切是空根本不值得疑惑猶豫）！善現！大菩薩具有這些行為、狀貌、形相，就知他是不退轉大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四八節文）

轉不轉品（二會五十四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不退轉大菩薩，只是名叫不退轉，還可以名叫退轉嗎？」

佛告訴善現：「這不退轉大菩薩，既名叫不退轉，也可以名叫退轉！（原經節略）善現！有的不退轉大菩薩，原定修行聲聞（即阿羅漢果）或獨覺（即辟支佛果）等階地，而能不再退減功德或墮落階地，那就必可悟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由於這種緣因名叫不退轉！然而按照佛法想，仍有退轉的可能，所以也名叫退轉！」

當際善現又向佛問：「這大菩薩在什麼種想法有退轉的可能，才名叫退轉的？」

佛說：「善現！這大菩薩對於世間的色、受、想、行、識等想，乃至對於佛想（即對一切事物乃至佛果不能以無所有、不可得想），則會有退轉，所以名叫退轉！這大菩薩要以自相空（即以一切事物本相是空）來觀察一切世間事物，這樣已經進入菩薩道的正性離生（正性乃斷盡貪瞋癡煩惱，心無邪偽，離生即遠離生死），乃至看不見世間有極少的事物可得。因為看破不可得，就不會有所業障造作；沒有業障造作，那自然就畢竟沒有果報煩惱的發生！所以這就名叫『無生法忍』。由於得到這『無生法忍』，所以名叫『不退轉大菩薩』！成就這樣眾行為、狀貌、形相，那就知道他是不退轉的大菩薩了！」

「善現！這大菩薩普遍聽懂一切世間眾生語音、文字的義趣！完全能了解，沒有疑惑，直到未來、永不忘失！因為這大菩薩已獲得無盡藏（即含藏無盡的功德）陀羅尼（華譯：總持，乃總一切法、

持無量義，又稱咒語。）等，他所持任何言說，使他不會忘記的緣故！善現！具有這種行為、狀貌、形相的，就知道他是不退轉大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四九節文）

甚深義品（二會五十五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如來所說緣起的道理趣向，極為甚深，所說大菩薩不是以初起的心願，能夠印證那無上正等正覺；也不是遠離初起的心願，才能印證那無上正等正覺。另外不是以後起的心願，能夠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也不是以遠離後起的心願，才能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是要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使眾善根（即佛性功德）漸漸增長，好圓滿十階地的修行（即如來十階位），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來說，若是心（即眾生思想萬法之處，也就是眾生的精神中樞）已滅（即心已消失），更可以再生不？」

善現答說：「不會再生的，世尊！（因眾生的心消失，眾生也隨之消失，故不能再生下去。）」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心已生著，那有滅的法則不？（即心生有無心滅的定則）」

善現答說：「是呀，世尊！若是心已生著，定有心滅的法則！」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有滅的法則，這心就不是該要滅嗎!?」

善現答說：「不是的，世尊！」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說，心在定不動，這心是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不？」

善現答說：「是呀，世尊！如果心是真如，那心就這樣定住了！」

「凡人的心，乃精神思惟中樞，人的思惟所生，也有思惟滅失的時候，故有生、有滅；但不一定即時生、即時滅，有時要經過一段時間而滅失的。又人的心中思惟，往往堅持真理，如如不動，猶如真如的不變不虛；但人心的思惟，不能和那真如保持永存的相同。因為人和人心的思惟是有生有滅

的，而真如是無生無滅的！這乃是依至理勝義，而不是依世俗的看法而定的。（此解有生有滅和無生無滅不同之祕）」

「凡修行的眾生、菩薩，不能在參禪入定中，進入空、無相、無願的三昧，則大菩薩就會以有力的教化，使眾生菩薩進入空、無相、無願的三昧；此有力教化，乃是要眾生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此解大菩薩在三三摩地要眾生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之祕）」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心的定住，如同『真如』！這心猶如真如常存不？」

善現答說：「不會常存的（因眾生的心，乃有生有滅的幻相，是不能常存的），世尊！」

佛告訴善現：「（原經節略）若是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以什麼為他所修行的⁉」

善現答說：「若是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所行勝義諦（即真諦，乃微妙的真理意義），在這當中的世間現行事物和現行的處所，都是無所有；至於能夠取得，或所要取得的，都是不可得的緣故！」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該怎樣說：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行勝義諦中，雖然不取形相，而修行形相不⁉」

善現答說：「不修行形相的（因一切形相都是幻相，故不修行形相），世尊！」（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即向佛說：「這大菩薩，為什麼要說：進入這三三摩地（即三三昧，乃空三昧、無相三昧、無願三昧）！以使眾生智慧成熟呢？」

佛告訴善現：「這大菩薩安住在空三摩地，看見眾生們多是執著『自我』、『我的處所』；為此方便有力的教化，使他等安住在空三摩地中。這大菩薩安住在（即參禪入定）無相三摩地中，看見眾生們多行那眾事物的形相中；因為要方便有力的教化，使他等安住在無相的三摩地中。這大菩薩安住在無願的三摩地中，看見眾生們有所心願樂事的；為要以方便有力的教化，使他等安住在無願的三摩地中。這大菩薩以進入這三三摩地中，乃隨著眾生所應，以便利方法讓眾生們的智慧成熟！」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四九至四五〇節文）

夢行品（二會五十六品）

「世間眾生的六識和六根，乃是『因』，世間六塵乃是『緣』，若是因緣和合就有煩惱與生死的痛苦；而六識主思憶、六根主造業，另六塵是世間事物的幻相；不論思憶或造業若和幻相結合，則

這時具壽舍利子問善現說：「若是大菩薩在夢中行這三三摩地，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增益不!?」

善現答說：「若是大菩薩在白晝時行這三三摩地，對於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所增益的；他若在夢中去行，也是有增益的！舍利子！白晝和夢中是沒有差別的緣故！舍利子！大菩薩在白晝既名叫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在夢中也名叫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三三摩地，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有所增益，也應該如是吧!?」

舍利子問善現說：「眾大菩薩若在夢中造作業障，對於修行有增益，還是有損減呢？佛曾說這有為（有為造作）是虛妄不實，猶如在夢中所造作；怎麼說他所造業障有所增益，也有所損減呢？因為不是在夢中所造作的眾業障，能有所增減！而要到醒覺時，若是以分別憶想夢中所造眾業，才有增益、或有損減！」

善現回答說：「眾生有在白晝天斷送了他人的性命後，而在夜夢中分別憶想深感慶快；或是有人在夢中斷送他人性命，說在醒覺時生大歡喜！這二種業障，以你的意思！該要怎麼說!?」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沒有所因緣的事（即沒有來因就沒有果報的事），若是思憶、若是造業，這都不會發生；若要有因緣，這思憶造業方能興起！而夢中的思憶造業，這是因什麼緣由，而會發生的呢!?」

善現回答說：「若是夢中、若是醒覺沒有所因緣的事，這思憶造業就不會發生的；要有所緣由，這思憶造業方可生起！舍利子！要在所見所聽的覺知事物中，有感覺的智慧轉移！由於這樣起了染污，或是又起清淨。若是沒有所見所聽的覺知，對於眾事物就沒有感覺智慧的轉移，也沒有染污和清淨。由於這樣，所以知道若是夢、若是醒覺，是有所緣由的事，使思憶業障的滋生；或是沒有緣由的事，使思憶業障不起！」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佛說大菩薩的思憶業障都是遠離了自性！怎麼可以說：有所

就有煩惱與生死之苦，故菩薩修行，要打破因緣和合，正思憶與造業，拒絕和世間幻相結合，認定幻相是空，不見，不聽，不觸等即成如來佛果。（此解因緣和合之祕）

緣由而生起的呢⁉」

善現回答說：「雖然眾思憶業障和所緣由的事，都是自性本空；而由於眾生自心的分別取了幻相，所以說思憶業障有所緣由而生起的！若是沒有所緣由，則思憶業障就不會生起的呀！」

舍利子問善現說：「若是大菩薩在夢中修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持了這些善根和眾生們平等共有，並迴轉求向無上正等正覺；這大菩薩會得到實在的迴轉求向，悟得所求無上正等正覺否？」

善現回說：「慈氏菩薩（即彌勒菩薩）很久已經得到承受無上正覺的不退轉預知，只隔另一生（即要隔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彌勒再降生人世）定會成就佛果！他善於能夠回答一切難題。而今在這大法會中，你可向他請教；這候補佛的慈氏尊者，定會給你回答的！」

當時舍利子就照善現所說，恭敬地請問了慈氏菩薩。

慈氏大菩薩說：「我所印證的事物法則，不是像他所說的。舍利子！我所證的事物法則是不可說的緣故！」

佛告訴舍利子說：「以你的意思說：你由於這事物印證阿羅漢果！可見到這事物的自性，是可以說的嗎？」

舍利子說：「不可說的呀（因自性本空無法說些什麼）！世尊！」

佛告訴舍利子說：「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的事物自性，也是這樣的呀！它是不可說的！（原經節略）舍利子！這大菩薩只是作這樣的念頭：『我對於無上正等正覺，定要印證悟得！』舍利子！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聽到甚深佛法，內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也不憂悔，只是自知決定，我該要證得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以利樂眾生，窮盡到未來的時際！」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五一節文）

「菩薩修行在世間，要一切無所見！因為所見一切都是空相，故見空無所見，能安住空中，自然內心無所亂，禪定住空，能顯佛性；而無所見則無驚、無恐、無怖，乃至遠離煩惱生死，而得自在。（此解無所見之祕）」

習近品（二會五十九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修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眾大菩薩，怎麼說要修習近空（即具足空念叫做近空）？怎麼說要入空三摩地（即空三昧，乃參禪正定近空）？怎麼說要修習近無相（即具足無形相的空念）？怎麼說要入無相三摩地？怎麼說要修習無願（即具足沒有願求的空念）？怎麼說要入無願三摩地？怎麼說要修習四念住（即對身念不淨、念受是苦、念心無常、念法無我）？乃至修習十八佛不共法（即佛具十八種功德，不和三乘共有，名叫十八佛不共法）？」（原經節略）

佛告訴善現說：「修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眾大菩薩，應該觀察色、受、想、行、識等，乃至眾佛無上正等正覺空，並觀察世間、出世間事物空，有為和無為法空！三際（即過去、現在、未來）空，三界（即欲、色、無色三界）事物盡空！」

「善現！這大菩薩作這樣的觀察時，使內心不亂！若是心不亂，則看不見世間事物法則（因一切空而不見），若是看不見事物法則，則就不能作印證！善現！這大菩薩善於修學眾佛法的自相，都是空的，沒有辦法使他可以增、或可以減，所以在眾事物法則中，看不見、印不證！善現！在一切佛法的至理真義中，對能證、所證、證的處所、證的時間和由這觀察空的印證，有合、有離，都是不可能見到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五二節文）

增上慢品（二會六十品）

具壽善現問說：「世尊！眾大菩薩應該修行什麼等佛法要遠離行？而佛不讚成居住在阿練若（即寺院）、曠野、山林，並丟棄好的臥具（即身不躺臥），而思惟宴坐（即禪坐思惟，終夜修行），以作遠離的功德嗎？」

佛告訴善現：「眾大菩薩若是居住在山林、空澤（即無水湖澤，此表寂靜處言）、曠野、阿練若處，或若是住在城邑（即城市）、聚落（即村莊）、王都喧雜之處，只要能遠離煩惱惡業，和眾聲聞、獨覺的作意（即作小、中乘的自利個別修行的想法），要勤修般若波羅蜜多（即勤修布施等大乘菩薩法，以度化眾生為遠離行的目的），並修學眾其餘殊勝的功德，這就名叫菩薩真正的遠離行！這樣的遠離，乃是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共同所稱讚的，眾佛世尊共同所開示讚許的！而眾菩薩們應該修學的！如在白天、夜晚應該正定思惟（即不拘坐、臥），精進修行這遠離法！這就名叫菩薩修遠離行。」

「當在遠離行中，不要雜有聲聞、獨覺的想法（即只作自利而不利他度化眾生之舉想法）！不雜有一切煩惱惡業！遠離喧雜，而畢竟清淨（即雖居喧雜處，而不失內心清淨安寧的修行），使眾菩薩很快地證悟無上正等正覺！以利樂眾生經常沒有終斷。至於惡魔所讚許的，要隱居山林、空澤、曠野的阿練若處！並丟棄隨身的臥具，要宴坐思惟，這不是眾菩薩真正的遠離行。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那種遠離行，猶有著喧雜，或是雜有惡業煩惱，或是雜有聲聞、獨覺的想法，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精勤信受的修學！不能圓滿一切智智（即圓滿佛的智慧）！」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五二至四五四節文）

「大菩薩修行六波羅蜜多，乃是利樂眾生，方成佛果；若是修學中小乘，阿羅漢，或辟支佛乃求利己，或是先求利己，再求利人；甚至出家人結夥關閉山門，或獨居山野大澤，以作遠行，逃避塵囂，心存塵囂幻相，無大慈大悲，拔救眾生於水火之心，更不能視塵囂為空相，不解般若波羅蜜多之勝義，雖入大乘佛法之門；出家人要深思佛說遠離行的意義，不可增上慢，（此解遠離行之祕）」

正定品（二會八十一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這眾大菩薩為住正性定聚（即斷貪、瞋、癡等煩惱都盡，心無邪偽、定聚不散）？為住不定聚呢（不定聚乃可為邪、可為正，定非一向）？」

佛告訴善現：「這大菩薩都是住正性定聚，不是不定聚！（原經節略）這大菩薩都住菩薩的正性定聚，而不是住二乘（即聲聞、獨覺小、中二乘）的正性定聚！眾大菩薩如在最初發下的心願，乃至最後所有，都是住在菩薩正性定聚！凡住有正性定聚的大菩薩，不會墮落到眾惡道（即畜生、餓鬼、地獄）中！」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若是大菩薩從最初發下願心，以成就這大菩薩功德善根，而不生惡處；那為什麼緣故，如來每次向眾生說，自根本發生的事，多有百千種的情況！在這當中也有大菩薩生在眾惡處！這時大菩薩的善根在什麼地方去了!?」

佛告訴善現：「眾大菩薩不是因由穢業，而受到惡道身，只是他為了眾生類，由於這緣故而願意接受那類身體！所以不應該引起他受到惡道的苦難！」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說：如來化作傍生身（即畜生身）時，是要實在受有傍生的苦難不？」

善現回說：「如來化作傍生身時，不是實在受傍生的痛苦呀！」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七七節文）

佛法品（二會八十二品）

這時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這眾善法是菩薩法的！那還有什麼是佛法呢？」

佛告訴善現：「這菩薩法也就是佛法！說這眾菩薩在修一切法，而覺知一切眾相！由於這樣就該得到一切相的智慧，就會永遠斷除一切習氣的繼續。若是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一切法中，以一剎那間相關微妙智慧，呈現正等正覺後，隨著就了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善現！這名叫菩薩和佛的二法差別！這如同兩位聖哲，雖然他們各具聖德，但各所修行的方向，成就果位有所差別！而所成就的佛法沒有不同。」

「善現！如同在無間道中（即沒有差別的佛法中），修行在一切佛法中，那末能離開闇障，就不會到達極樂的涅槃岸頭，不得自在和佛果時，這名叫菩薩；若是能解脫六道，修行一切法，已遠離闇障，到了涅槃岸，得到自在和佛果位時，乃名叫佛。這是菩薩和佛的不同！由於階位不同，而所修佛法沒有差別！而不可說是佛法性有所不同！」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七七節文）

實說品（二會八十四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佛得無上正等正覺時，所證的佛法，是依照世俗所

說，名叫『有得』。若依照至理勝義所說，仍名叫『有得』嗎？」

佛告訴善現：「佛得無上正等正覺時，所證的佛法，依照世俗所說，名叫『有得』；這不是依照至理勝義所說的！若是依照至理勝義，如能『有得』，所得都是不可得。因為，若說是這人『有得』，便是佛法有所得；有所得的就是執著有二（即執著真理有二），執著有二的，就不能悟得佛果（即證悟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了悟真正的平等，而平等無差別，而二是有差別，故不得佛果正覺），也沒有了現觀（以智慧觀察真理意義，叫現觀）！」

具壽善現又問佛說：「若是執著有二不能得證佛果，也沒有了現觀；那執著沒有二的，能夠證得佛果，而具有現觀嗎？」

佛告訴善現：「執著有二不能證得佛果，也沒有了現觀；若是執著沒有二，也是同樣的（因內心存有執著，不能空無所有）。若是不執著二，不執著不二，則名叫證得佛果，也名叫現觀（即內心不存執著，以無所有，不可得，則能證悟佛果正覺）。因為，若是執著，由於這樣便能證得佛果正覺，也有現觀；和執著由於那樣不能證得佛果正覺，也沒有了現觀；這都是不正確的戲言，這一切世間事物法則的平等性中，不會有著眾多不正確的戲言。若是遠離這種戲言，這才可名叫事物法則的平等性！」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七八節文）

空性品（二會八十五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由什麼空，所以說眾事物法則都是空的呢？」

佛告訴善現：「由我們想是空，所以就說眾事物法則是空！」

「再次，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以變化身來做變化的事，這可有實事而不是空的嗎!?」

善現回說：「眾所變化都是沒有實事，一切都是空的！」

佛告訴善現：「變化和空（凡變化身與變化事是空，和世間一切事物是空的背景），這兩種事物是空，它不是在和合，也不是在分散（因空加空，完全看不見是合是散），這兩種俱是空空，所以是空；不應該再有分別是空，還是變化。因為這不是空性中有空（即在實體中有空體），那如有變化，這兩種事物就可看得出有一實體；但因這世間一切事物畢竟是空的緣故（即所有世間事物，不論變化和不變化，畢竟是空的，所以不合不散，沒有分別）。」

「再次，善現！沒有色、受、想、行、識等不是變化，而眾變化無不是空！這其他的事、物、眾生等，應該也是這樣的！」

具壽善現又問佛說：「五蘊（即色、受、想、行、識）、三界（即欲、色、無色界等天）、十八處（即六根、六塵、六識）等世間眾事物，和眾生可都是變化？那四念住（即身、心、受、法，四念處）、出世法和眾生們豈也不是變化了嗎？」

佛告訴善現：「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等無不是變化！然在其中有聲聞、獨覺、菩薩、如來、煩惱、眾業障等變化；由於這些因緣，我說一切都如同變化等！沒有任何差別的！」

具壽善現再向佛說：「那什麼事物不在變化之中呢？」

佛告訴善現：「若是有事物不和生滅相合，那事物就不會有變化的！」

具壽善現再問：「那什麼事物不和生滅相合呢？」

佛告訴善現：「那種不是虛幻誑騙世人的事物，就是那叫涅槃（即不生不滅的清淨空）！它不和生滅相合（因涅槃空境乃不生不滅，永遠保持如一），所以它不是變化的！」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依照世尊您所說的平等自性（即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一切都是空的，沒有能夠動的，沒有第二種可得的，沒有少些事物法則、不是空的本體（即完全都是空體）！為什

「凡世間事物，因有生滅的關係，故不斷在變化中。譬如有情眾生的成長細胞，於每分每秒都在分裂變化裡；而無情萬物，也於每分每秒都在被消蝕分化裡。所以凡有生滅的，都是不斷在變化中，因其變化而走向消滅一途，故稱空幻無常。世間事物原本無有，我們眼見的星球大地，乃如肥皂氣泡，看來是有，卻是空幻無常；星球大地非永遠不滅之物，故非吾人憧往不變不滅的涅槃境界。（此解變化為有生有滅之祕）」

麼還有這涅槃，可說是：不在這變化之中呢（即說為什麼涅槃不是空的呢）!?」

佛告訴善現：「是呀、是呀！如你所說的：沒有少些事物法則，不是空的本體本質！這自性空（即事物法則的本體本質是空），不是修行聲聞（即修行阿羅漢）所能造作的！不是修行獨覺（即修行辟支佛）所能造作的！不是修行菩薩道所能造作的！不是修行如來正覺所能造作的！也不是修行其他的所能造作的！這不論是有佛的存在、或沒有佛的存在，這些事物法則的本體本質，都是常存空的！這就叫做涅槃境界！所以我說『涅槃』不是有變化的（即不生不滅、無始無終的，沒有任何變化，它是真空的）！這不是實有的事物法則，名叫做『涅槃』的，可說是沒有生、沒有滅，它不是有變化無常的！再次，善現呀！我向那些新學的眾菩薩們說：『涅槃』不是變化的！不是有別於實有不空的涅槃！所以不應該執著這些，以為難自己呀！」

這時善現就向佛說：「怎麼說：才能方便教誡教授新學的菩薩們！而使他們能夠知道這世間的眾事物法則的本體本質是常空的呢？」

佛告訴善現：「你想豈有一切世間或出世間的事物法則是先有後無，而不是常空的呢（即原來根本就沒有，豈有先有後無的道理呢!?）!?然而一切事物法則原先既不是有，那後來也不是沒有，這後來有的事物法則，它的自性（即本體）乃是空幻的！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對這自性空幻的，有所驚奇和恐惑的呀！我們應該這樣的方便善巧，以教誡教授新學的菩薩們，使他們知道眾事物法則的自性是常空的！」

這時薄伽梵（華譯世尊）講說這經典後，有無量的大菩薩眾，而以慈氏（即彌勒菩薩）為上首（即坐首席座位上），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即佛十大弟子之一，須菩提尊者）和舍利子（即佛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尊者）、大採菽氏（即佛十大弟子之一，大目揵連尊者）、大迦葉波（即佛十大弟子之一，大迦葉尊者）、阿難陀（即佛十大弟子之一，阿難尊者）等眾大羅漢，並眾天、龍、阿素洛（即眾天王、天龍八部、阿修羅等）等一切大眾（此大眾包括僧、尼、居士、外道、百姓、非人等），聽了佛的所說，都很歡喜地，而且大家誠信地接受，奉持實行著！」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七八節文）（第二會分完）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三會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
王舍城外靈鷲峰道場
（第三分會）

計三十一品：

大般若經第三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夫正理晦於率情，而情由理鏡；妙觀睽於循跡，而跡以觀冥。然情跡兩崇，假名相而耽習，則理觀雙拔。資漸漬於多聞，王城所以亟迂，聖席於茲復坦。是用入游戲定，擒前會之神蹤，出微妙音；集向時之遙證，光敷法潤。藻沃心源，將欲利無利於情區，度不度於生品，運六通於即寂，流四辯於忘言，固當住不思議得無分別。至如夢中重夢，尚嬰馳徇之勞；即明覺後復覺，乃有發蒙之慶。何物物之殊炫，而如如之罕覯哉！彼如復如者，非異所異也！在纏出纏而性淨，有佛無佛而體常。會之則歸來，號如來矣！乖之則流異，稱異生焉！前際空而累盡，後際空而德滿爾！其闢甘露門，坐金剛座，假名法外，無色而莊嚴；勝義諦中，無心而啟悟。故能斷以空滯空之惡取，開無說假說之善權，熙妙色之殊對，霈圓音之各解，莫非自般若以為源，依般若以成學。譬山王之高妙，谷王之宗長，義必重深，辭亦豐祕。凡五十九卷、三十一品，於舊無涉，號單譯焉！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善現品（三會三品）

具壽善現問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清淨勝意樂（即以清淨佛性至理為快樂）的行為呢？」

佛告訴善現：「若是大菩薩以一切智智（即一切智慧中的智慧，也就是佛智慧）的相應作意（即以求取佛智慧相關所起的心願），集中修行一切殊勝的善根（所謂善根即佛道善心），這就是大菩薩以沒有所得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清淨勝意樂的行為。」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為便利的方法，應該修習一切眾生平等心的行為呢？」

「善現！若是大菩薩以一切智智的相應作意，以引發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這就是為大菩薩以沒有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一切眾生平等心的行為！」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一切捨得施與的行為呢？」

「善現！若是大菩薩對於眾生們，無所分別而行布施（即沒有四姓種族的分別，而作一律平等對待的布施），這就是大菩薩以沒有所得的便利方法，應該善於修習一切捨得施與的行為！」

「大乘佛法，也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法，要以無所得為方便，修此佛法有成就的，稱為大菩薩，而大菩薩所修成就是：要修行一切殊勝善根和清淨勝樂意，要修習對一切眾生平等心的行為，要行無所分別的布施和恭敬供養好道友，要不墮落在中小乘的自利自修和樂於出家，要敬禮佛身和闡揚佛法，要圓滿修得菩薩和佛十階地佛法。（此解修習基本佛法之祕）」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親近好的道友行為呢？」

「善現！若是大菩薩看見眾好的道友們，正勸說教化眾生，使他們修行學習一切智智，那就對這些好的道友親近、恭敬、供養，並尊重、讚歎，且諮詢接受他所說的佛法，以白晝夜晚承奉著，沒有懈怠倦乏的心，這就是大菩薩以無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親近好的道友行為。」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勤求佛法的行為呢？」

「善現！若是大菩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即以求取佛智慧的相關心願），要勤修如來的無上佛法，不墮落聲聞、獨覺等的所修地步（即不自修利己，以墮落到中、小乘修行的地步）；這就是大菩薩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該善於修習勤求佛法的行為了！」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常常樂於出家的行為呢？」

「善現！若是大菩薩在一切生活處所，常常厭煩在家中，有著諠雜迫迮（即感到喧雜和壓迫感），猶如坐在監獄裡一樣，那通常喜歡聽講佛法，而以出家清淨，好像在無為的寂靜，如同虛空無礙裡；這就是大菩薩以沒有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常常樂於出家的行為！」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喜愛恭敬佛身的行為呢？」

「善現！若是大菩薩乃至只見佛的形相一面而已，或已是證得一切智智（即已印證過佛的大智慧，乃篤信佛的高深道理成為大菩薩時），而始終不願捨棄在佛相前唸佛的念頭；這就是大菩薩以沒有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喜愛恭敬佛身的行為了！」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以沒有所得而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開示闡揚佛法教化的行為呢？」

「善現！若是大菩薩於佛在世或涅槃（即滅度、圓寂）後，而為眾生開示闡揚佛法教化，在最初、中途、最後的時候，以善於文詞涵義的巧妙，並具有純潔一貫清淨圓滿的梵行（即具有清淨純一的修行素養），講述佛說的契經（即吻合眾生機緣與佛法真理的經典）、記別（即授記經，梵語：和伽羅那）、諷頌（梵語：伽陀，以諷詠讚歎深妙義理，或頌三寶功德的言句）、自說（即佛自說經典）、本事（梵語：伊帝目多伽，譯為如是說，乃佛弟子菩薩過去世的行為本事經）、本生（梵語：闍陀伽，乃佛說過去菩薩的行業經）、緣起（佛說事物的起緣，如十二因緣經等）、譬喻（即佛以事物作比喻經）、方廣（即大乘佛法經典的通名）、希法（梵名：阿毗達磨，乃佛說希奇不思議事之經典）和論議（梵名：優婆提舍，佛答所問辨明法相的經典，如四聖諦），這就是大菩薩以沒有所得為便利的方法，應該善於修習開示闡揚佛法教化的行為！」（原經節略）

「世尊！怎麼說大菩薩在修行第十階地（即大乘佛法菩薩及佛十階地）後，在前所修行的眾階地勝法，都能得到圓滿，該說是和那成就眾如來相同是嗎？」

「善現！這大菩薩已圓滿修得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並大乘佛法，已圓滿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具有一切智（即是阿羅漢或辟支佛所知一切法總相的智慧）、一切相智（即菩薩所知一切道法差別相的智慧）；若是再永遠斷除一切煩惱習氣的繼續根生，那就是達到佛陀的階地。由於這樣，所以說：『若是大菩薩在第十階地後，在以前所修行眾階地的勝法，都能得到圓滿，該說是和那成就眾如來，沒有什麼不同的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八二至四九八節文）

天帝品（三會四品）

「凡所世間語言文字，無法解釋『空』之一詞，因空是無相、無不相，說它無形也可，說它有形也可，而『空』不染也不淨，不生也不滅，只能會意，無法以語言文字形容，因以語言文字愈說、愈形容，愈覺模糊，修行人只要在心中牢記：凡所世間一切變化和成就，都是空幻，因心存空幻，必須修行；而修行成就，便是空幻；悟此哲理，心生喜樂！（此解修空、悟空之秘）」

這時在法會的大眾中，有那眾天的天子（即欲、色、無色三界眾天的天王），他等暗自埋想著：那藥叉們（即東方藥師琉璃光佛座下的十二藥叉，各皆精通密宗咒語，以降伏眾生的病魔孽障）的言詞咒語，雖然具有種種難懂的隱密，而我們猶可了知它的意思！但是尊者善現講說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他也曾以種種言詞的顯示解釋，而我等竟然不能深解！」

具壽善現即刻知道眾天子的暗自埋想，就告訴他們說：「你們天子，對於我所講的般若波羅蜜多，有不能瞭解的嗎？」

眾天子說：「是呀、是呀！我們對於尊者所說的般若波羅蜜多，有些很深的句義，都是不能瞭解的！」

具壽善現再告訴他們說：「我常常在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相關意義中，曾不說一個字，你們也沒有聽到些什麼，那該是怎麼能有所瞭解哩！而我又為什麼要這樣呢？眾位天子們！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相關意義中，都是離開了這文字言說的緣故（因這其中的意義，只是一切皆空；故因一切是空，不需要文字言說來傳達）！由於在這種情況中間，那講說的人、聆聽的人和瞭解的人（因在般若波羅蜜多中的一切，都是空裡的幻相），都是空不可得的（因一切是空，而文字言說也是空的），乃至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在他所印證無上正等正覺的微妙甚深處時，也是這樣空不可得的呀！」

「你等天子們！該要知道，如果佛變化一位化身佛，而這位化身佛，又變化成四眾（即僧、尼、男女居士四眾），而大家都來到這說法會中；依你們的意思說，這其中（指這變化的化身佛，和變化的四眾）有能夠確實會說、會聽、會瞭解的人不？」

眾天子回說：「不會的（因化身佛和變化四眾都是變化的幻相，所以不會說、不會聽、不會瞭解），大德（此對善現尊者的尊稱）！」

善現告訴他們說：「是呀！天子們！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都是如同變化的緣故，如今在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關的意義中，這講說的人、聆聽的人和瞭解的人，都是世間幻相，空不可得的呀！」（原經以下節略）

「天子們！該要知道呀！由於這以上的緣因（即世間一切皆空的緣因）！我該要在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關的意義中，不要說出一個字，你們也不要聽這些，又該要有所什麼瞭解的呢⁉」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四九八至五〇〇節文）

讚德品（三會十二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廣大的波羅蜜多！它通達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的自性是空的緣故。雖然通達眾事物法則的自性，都是空的；而眾大菩薩依照這般若波羅蜜多，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轉妙法輪（即宣講佛法）以度化眾生們。雖然是印證佛果，而沒有所印證的；這印證或不印證佛法，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雖然是轉法輪，而沒有所轉（即雖宣講佛法，也是無所有，不可得）；因為轉法輪或回轉法輪（即因宣講佛法或得回應佛法），這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雖然在度化眾生，而沒有所被度化的！眾生看不看見佛法的功效，這都是空不可得的！」

「世尊！在這大般若波羅蜜多中，轉法輪的事，都是空不可得，因為這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將是永遠不再生的緣故（即終必生滅成空，由空而永遠不會再有生滅了）！所以到那時能轉所轉（即能宣講佛法及被佛法所度化的）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這又是為什麼呢？那不是空的、沒有形相、沒有所求的事物法則中，可有能轉和能回轉的佛法呢⁉這轉和回轉的自性（即本體）佛法，都是空不可得的緣故！」

「世尊！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是能夠這樣的宣說！不論是全部開示，或分別講解；務使這意義了然，能讓眾生容易領悟深入，這就名叫善於清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在這當

中都沒有宣說的人、接受的人、所解說的話語、領受的佛法；既沒有宣說的人、接受的人和佛法，那眾所能夠印證的（即指能夠在修行體認的人），也是空不可得！沒有能印證的，所以也就沒有能夠得到涅槃境界的！」

「在善於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也沒有所報得的福田，如同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所施的物品，都是自性空的緣故！那福田沒有，福的自性也就是空的！凡所表示的名稱言語，都是空不可得，所以名叫大波羅蜜多！」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〇七至五〇八節文）

魔事品（三會十四品）

具壽善現即問佛說：「什麼是叫『餘經』，它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佛果智慧嗎!?」

佛告訴善現：「若是說這二乘相關的佛法（即指小中乘聲聞、獨覺的佛法），所謂四念住（四念處乃身、受、心、法四處的苦空），推廣來說，乃至八聖道支（即八正道，乃正見、思惟、語、業、命、精進、念、定的修行）、三解脫（即空、無願、無相三解脫門）、四諦智（即苦、集、滅、道，四諦的智慧）等，善男子等在這當中修學，只能得預流，乃至阿羅漢、辟支佛，不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因小、中乘未能修行六波羅蜜多，只求自修自利為主），這就名叫餘經，猶如佛法的枝葉，不能引發一切智智。」

「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定能引發一切智智，它有大的勢用，猶如樹根；這修行菩薩乘的善男子等，如果捨棄般若波羅蜜多，另求學餘經，一定不能得到一切智智。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大菩薩在眾世間、出世間的一切功德；眾餘經典沒有這項功用的緣故。若是大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就是在修學一切大菩薩在眾世間、出

「佛以大慈大悲，應世救度眾生；所以修學佛道，必以求取成佛以度眾生，非為自利利己，故修得中、小乘之阿羅漢或辟支佛，須再上進菩薩道，不可住念餘經而不前，更不可具有大惡貪或很少貪欲自足，而招魔事。（此解住念餘經，及招魔事教誡之祕）」

世間的功德珍寶！」（原經以下節略）

「再次，善現！能夠講說佛法的，如具有大惡的貪欲，愛重名利、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和其他的資財，或是貪圖供養恭敬，而貪心沒有厭足；但能夠聽講佛法的，卻是很少有貪欲，且喜自足，修遠離行（即心離塵俗），勇猛正心勤修，具足正念定慧，討厭恐怖塵利供養、恭敬、名譽，這兩下不相和合（此指講說人和聽講人），所以不獲得教授、聽受、書持（即書寫奉持）、讀誦，以修習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該要知道乃是修學菩薩大乘佛法的魔事（即是因業障而中魔的事）！」

「再次，善現！那能夠講說佛法的，具有很少貪欲，而喜歡自足；又修行遠離行，並勇猛誠心勤修，具足正念定慧，討厭恐怖塵利供養、恭敬、名譽。但這能聽佛法的，卻是具有很大惡行貪欲！愛重名利、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和其他的資財、供養、恭敬，而內心沒有厭足。所以這上下不相和合，致使不能獲得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以修習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該要知道乃是修學菩薩大乘佛法的魔事。」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〇九至五一〇節文）

現世間品（三會十五品）

佛告訴善現說：「再次，善現！如有女人生育眾子，或五至十，乃至百千；這母親老來得病，眾子女各別勤求醫生來替母診療。大家心中暗想自語說：『怎麼樣才能使我的母親疾病痊癒！讓她老人家長壽安樂，身體不遭受眾苦，而內心也遠離著憂愁呢？』」

當時眾子女競相設計些便利的方法，以求這母親過得安樂，並能長時間保護他們母親

的身體，不讓蚊虻、蛇蠆（即蛇蠍一類毒蟲所傷）、風熱、飢渴所侵擾，又以種種上品妙樂器具，恭敬奉養，而且稱說：「我的母親慈悲生育我們，並教誨指示種種世間的事業，那我們豈得不孝，以報達母恩呢!?」

「善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也是如此的！如來常以佛眼的種種方便，以觀察護念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我等的一切佛法，能顯示世間眾佛法的實相（即顯示眾事物法則的空性，以入涅槃實相）。這十方世界一切如來現身說法，也以佛眼常常觀察護念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功德！能顯示世間眾事物法則的實相。（原經節略）眾佛為報教恩，不應暫捨（即時刻不忘），所以眾佛常以佛眼作種種方便，以觀察護念！」

「善現！你該要知道：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印證世間一切事物法則的真如（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究竟，才得悟無上正等正覺！由於這樣，所以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眾佛，是眾佛之母！能顯示眾佛在世間的實相。」

「善現！你該要知道：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依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確實察覺眾事物法則的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由於這樣實覺真如本相的緣故，才說名叫『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一〇節文）

不思議等品（三會十六品）

這時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了世間大事才出現世間

的？為了不可思議的事才出現世間的？為了不可稱量的事，才出現世間的？為了無數量的事才出現世間的？為了無等等的事（即無以倫比的事），才出現世間的!?」

佛告訴善現說：「是呀！就照你所說的，善現！為什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了大事才出現世間的呢？這是說眾如來（佛）應身正等正覺都是以拔救一切眾生、無時無刻暫捨的大事，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就是為了這事才出現世間的！」

「善現！為什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了不可思議的事，才出現世間的呢？這是說眾如來（佛）應身正等正覺，所有佛性（即一切眾生皆有不變不改的覺悟性，這名叫佛性）、如來性（如來乃乘真如不變不改之道而來，即有不變又不改的本體，叫做如來性）、自然覺性（即有任運天然、已離開人為造作的本性，叫做自然性）、一切智性（即有瞭解世間一切的智慧本性），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事！」（原經以下節略）

「善現！為什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了不可稱量的事，才出現世間的呢？這是說眾如來（佛）應身正等正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沒有眾生類能夠稱量的！」（原經以下節略）

「善現！為什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了無數量的事，才出現世間的！這是說眾如來（佛）應身正等正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沒有如其確實知道數量的（即無法知道有多少）！」（原經以下節略）

「善現！為什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了無等等的事，才出現世間的！這是說眾如來（佛）應身正等正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沒有和他相等的，況且有能超過佛的，更是沒有啦！所以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了以上這些的事，才出現世間！」

具壽善現，又問佛說：「這以上只是為了如來（佛）應身正等正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的而已！那更有為了其他事物法則，而出現世間的嗎!?」

佛告訴善現：「這不但是如來（佛）應身正等正覺等等而已！這是說世間色、受、想、

「般若波羅蜜多，以空義教誡眾佛，且以六波羅蜜多為度救眾生之法；因六波羅蜜多出現世間，才有眾佛出現世間。所以六波羅蜜多誕生眾佛，為眾佛之母。眾佛出現世間，具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這些都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的大事，而都是出自般若波羅蜜多的空義中。（此解佛道誕生之祕）」

行、識（此指眾生在世的幻相變化），再推廣說，乃至一切相智（即佛知世間一切現相的智慧），也都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的，這才出現世間的！」

「色乃至識！推廣來說，乃至佛知世間一切現相的智慧！都是沒有自性，而自性成空的，所以不可以給與假設為有！由於不可以假設為有，因此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沒有數量、沒有等比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一〇至五一一節文）

譬喻品（三會十七品）

這時具壽善現又問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聽說般若波羅蜜多，而心生深信和瞭解，那他要從什麼世處沒世，而又出生到這裡來，聽講經典，繼續修行的呢!?：（因大菩薩發願修悟佛果，非只一生一世，故須要投生佛說大般若經的時世，以求方便善巧修得成佛。）」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大菩薩聽說般若波羅蜜多，而內心深信和瞭解，只要不沈、不沒（即不消極懈怠）不迷、不悶（即不被幻相所迷，不感修行漫長苦悶）、無惑、無疑（即不對空論疑惑）、無取、無執（沒有取得和執著），而能一貫歡喜聽講受持、恭敬供養眾佛；又常常追隨講經法師，請問般若的深義，在如行走、站立、團坐、臥席，無時無刻都不稍離眾佛法師，像是新生的小犢（即乳犢牛崽），不離母親一樣；甚至，沒有得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所有義理趣向，和究竟的通達利眾，而能為眾生講說的程度，則終不遠離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經典和講說的法師。」

「善現！你該要知道：這樣的大菩薩，會從這人世間寂沒，而又來這裡聽講的！因為大菩薩在前世已聽信受持、誦讀、修習、思惟、演說、書寫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由

「佛道修心、修行，非止一時，一世，必須時時世世。非止外表出家了事，而要深信瞭解；必須做到不沈，不沒，不迷，不悶，無惑，無疑，無取，無執，非止恭敬供養眾佛和眾師，要親近請問眾師，必須在行走，站立

、圍坐、臥席，無時無刻都不稍離眾佛、法師，非止了知三藏經典，要修學不懈，必須書寫、受持、誦讀、思惟、演講，非止早晚作課、靜慮，要求捨得布施，必須具有誠信、堅忍、清淨心、勝意樂，（此解隨順修行之祕」）

於這樣的善根，已遠離八無暇（即遠離八重難關，不斷修習，以增長善根），所以他從人道（即六道輪迴的人道）中沒，又出生到人間，只要偶而再聽這大般若經時，就會心生深信瞭解！」（原經以下節略）

「再次，善現！安心修行在大乘佛法的善男子等，若是不作書寫、受持、誦讀、修習、思惟，為他人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布施、廣說一切相智，給與眾生接受吸收；這修習大乘佛法的善男子等，就不會為般若、布施等波羅蜜多，乃至廣說一切相智的守持護佑；於是不能隨順修行，由於這樣會墮落到聲聞階地或獨覺階地（即墮落為小、中乘佛法阿羅漢或辟支佛，就不能印證佛果）！」

「善現！你該知道：譬如有人年到百二十歲，已老耄衰朽，又加上風、熱、痰或三雜病；這老病人要想從床上爬起來，前往他要去的地方，而自己已是不能了。這時有兩位強壯的人，各來扶持他的左右二腋（即左右二手肘腋處），慢慢地使他站起，並告訴他說：『你不會再有困難的，現在可以隨你的意思前去，我倆終必扶助你，使你必定到達要去的地方，安穩不會對你有所損傷的！』」

「善現！這安心修行的大乘佛法善男子等，若是對於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修習，具有誠信、堅忍、清淨心、勝意樂、要求、捨得、精進，又能吸收接受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方便，廣說，乃至一切相智給與眾生！這該知道這樣安心修習在大乘佛法的善男子等，終不會在中途衰耗退敗，而能超越眾聲聞和獨覺等階地，以使眾生成熟般若等智慧，莊嚴清淨了佛土，迅速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這樣的：善現呀！凡安心修行在大乘佛法的善男子等，以能夠吸收接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和其他的功德（即在世間修行布施渡救眾生等功德），也能夠吸收接受善巧方便的修行六種波羅蜜多，不會墮落到聲聞和獨覺的階地！而迅速印證這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一一節文）

真如品（三會十九品）

這時善現又向佛說：「若是大菩薩要想很快地印證得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該有怎樣存心、怎樣作修行事呢？」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大菩薩要想很快地印證得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就應該對於一切眾生存有平等心與交談，不應該存有不平等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起大慈大悲心與交談，不應該以瞋恚心或惱害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起大喜大捨心與交談，不應該起嫉妒心或偏黨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以恭敬心或誠實心與交談，不應該以憍慢心或諂詐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以調柔心和利益心與交談，不應該起剛強心或不利益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起安樂心和無礙心與交談，不應該以不安樂心和有礙心與交談！」

「該對於一切眾生如同父母、兄弟、姊妹、兒女、親族的存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如同朋友、老師、弟子、同學的存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如同阿羅漢、辟支佛、大菩薩、如來的存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的存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以救濟、憐愍、保護的存心與交談！該對於一切眾生起畢竟空無所有、不可得、無形相、無願求的存心與交談！善現！若是大菩薩要想很快印證得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以無所得為便利的方法，該是在這樣存心修行的！」

「再次，善現！大菩薩要想很快印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就該自己遠離殺害生命，也勸告他人遠離殺害生命！常常正在稱揚遠離殺害生命的佛法，廣大講說，乃至應自我遠離邪

「大菩薩對待眾生要存平等心、大慈大悲心、恭敬誠實心、調柔利益心、安樂無礙心，要以父兄、子女、朋友、師生心，要起空無所有、不可得、無形相、無願求的存心，和眾生交談。再次，要遠離殺害生命，也勸告他人遠離殺害生命；要遠離邪見，也勸告他人遠離邪

見：要進入菩薩道的正性離生，也勸告他人要進入，並讚歎正性離生。（此解速證無上正等正覺佛果之祕）

見，也勸告他人遠離邪見，常常稱揚遠離邪見的佛法，歡喜讚歎遠離邪見的眾生！該自修四靜慮（即四禪定），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等大乘佛法（原經節略），應該自己進入菩薩道的正性離生階位（即進入大乘菩薩道最後階位，以斷除貪、瞋、癡等煩惱皆盡，心無邪偽，乃超越生死即可）！也勸告他人進入菩薩道的正性離生階位！常常正念稱揚進入菩薩道的正性離生階位佛法，並歡喜讚歎進入菩薩道的正性離生階位菩薩！」（原經以下節略）

「再次，善現！眾大菩薩應該這樣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方便善巧，若是這樣修學乃能安住在所應住的事物法則中，（原經節略）如在五蘊（即色、受、想、行、識）、六內處（即六根）、六外處（即六塵）、六識界，也在無明（即眾生迷惘幻相的無知）、乃至老死，也在遠離殺害生命乃至邪見，這些都會得到沒有障礙，並對一切佛法吸收接受，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攝受阿羅漢、大菩薩、佛的知道一切現相的智慧），同時印證得『無生法忍』（即是把心安住在不生不滅的道理上）！」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一三至五一四節文）

不退相品（三會二十品）

「凡大菩薩以無所有，不可得為方便，確實開悟真如現相！所說所行，引合義理：不觀察眾生的好惡，只以平等，憐憫

這時善現又問佛說：「我等該以怎樣的行為、情狀、形相，以瞭知那位是不退轉的大菩薩（即不會退落轉下的修行功德大菩薩）？」

佛告訴善現：「若是大菩薩能夠確實知道如異生階地（即凡夫地位）、聲聞階地（即阿羅漢等地）、獨覺階地（即辟支佛階地）、菩薩階地、如來階地，這些階地雖然在說法上有些不同，而在眾佛法的真如性裡，並沒有什麼變化的不同點，沒有修行的功德分別！都是沒有什麼兩樣，沒有兩種不同的分別！這是以無所得為方便的緣故（因不論得到任何階地，但最後仍是同樣無所得，並沒有任何的

（心對眾生，能聽懂眾生語言文字義理，永不忘失，如此行為、情狀，可知這是不退轉的大菩薩。（此解認識不退轉大菩薩之秘）

差異）。」

「這大菩薩既然確實開悟，進入世間眾事物法則的真如現相（即領悟到世間眾事物法則畢竟是空，才是真實的現相），雖然聽到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和世間一切事物法則沒有兩種，沒有分別！而沒有任何懷疑與滯礙；因為真如和世間一切事物法則不可說是同一的，也不可說是不同一的！不可說是完全一樣的，也不可說是完全不一樣的緣故！」

「這大菩薩終不會輕易地發出語言！因為他所要說的話，都是要引合義理和有利眾生的！若是不能引合義理和有利眾生，他始終不會發出語言的！這大菩薩不去觀察眾生的好惡長短，只以平等與憐憫心，而為眾生講說佛法。這大菩薩不觀察這法師的種性好惡（即出身背景高低好壞），只求這法師所講說的真實、清淨——這佛法的本義！善現！這不退轉大菩薩有這樣等等的眾行為、情狀、形相，他就該像這種行為、情狀、形相，就知道他是不退轉的大菩薩！」（原經以下節略）

佛告訴善現說：「這大菩薩已經聽了懂得，並具有陀羅尼（華譯咒語，而咒語又譯為總持，乃總一切法、持無量義的簡要心法）等善巧便利的方法！他能聽到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所說的佛法，而沒有疑惑不懂！並聽後就能持有、永不忘失；常常聽佛講說，使他瞭知佛果的無上正等正覺（即真正平等的覺知）顯現在他的面前！」（原經以下節略）

佛又告訴善現說：「這大菩薩在普遍聽見世間一切眾生的語音文字的義理，都能夠通達懂得，而沒有懷疑，並且到未來極長時間裡都不會忘失！因為大菩薩已經聽懂持有陀羅尼等善巧便利的方法！不論持有任何的佛說，都不會混淆忘失的緣故！若是大菩薩能夠成就這些眾行為、情狀、形相，就可知他是不退轉的大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一四至五一五節文）

見不動品（三會二十五品）

這時佛告訴阿難陀（即阿難尊者）說：「不動如來（即東方阿閦佛，又譯為無動佛）應身正等正覺，在他的國土上，開大眾法會，你以你的肉眼修為更能看見他嗎？」

阿難陀說：「我再也看不見呀！那方國土上的大法會，並不是我這肉眼所能看到的緣故！」

佛告訴具壽阿難陀說：「如果那方如來眾會的國土，並不是這肉眼所能行的境界，該要知道眾世間的事物，也是如此的！不是眼根等（指眾生的六根）所能行的境界！」

「慶喜（即阿難陀的華譯名字）你該要知道：法（指眾生肉眼及世間一切物質）不能行法的（此法指佛法、指抽象的思惟，即是說世間一切物質在抽象思惟中不能有效運行的）！法不能看見法的（即以物質肉眼是看不見佛法思惟的）法不能知法的（即以物質或肉眼是不能知道佛法思惟的）！法不能印證法的（即以物質或肉眼是無法開悟佛法思惟的）！」

「慶喜！你該要知道：一切世間事物的本體，沒有能行的、沒有能見的、沒有能知的、沒有能印證的（因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是空的緣故）！它沒有動態、沒有作用（因為是空，故無動態作用）！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世間一切事物都是沒有作用、能夠永久取得的（即無所有、不可得）！所能取得的本體，已是遠離的緣故！因為一切事物都是不可思議的，它能夠思議的本體已經遠離了它的緣故！因為世間一切事物如同幻中的事物，這些都是眾緣和合的幻相，看來似乎有的緣故！因為世間一切事物沒有永久的所作和所受的，只是虛妄地顯現，而似有又無堅實的緣故！」

「這無量無邊的世界，大則是時空的交互，小則是世間事物和眾生的思惟交錯；按有形的空間，無法隨無形時間長期運行，也無法看到、知道、領悟這無形時間的一切。再者這世間的事物無法隨眾生思惟去運行，也無法看到、知道、領悟思惟這一切；只是沉默被動，接受思惟所支配，其原因：大則有形空間，小則世間事物，都不是真實的，只是暫時的幻相而已。（此解眾法幻相之秘）」

「慶喜！該要知道：若是大菩薩能夠這樣去行，能夠這樣見到，能夠這樣知道，能夠這樣印證了！（即大菩薩明白世間一切事物是空，就會能行、能見、能知、能印證了）這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也不要執著這世間眾事物的形相！慶喜！你該要知道！若是大菩薩這樣地去修學時，這樣就是在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呀！」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二一至五二二節文）

方便善巧品（三會二十六品）

佛告訴善現說：「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只是隨順世俗的緣故，以顯示眾事物法則的若有若無：這並不是隨順勝義（即不是隨順佛道至理的最高準則意義）的！」

善現又問說：「這世俗和勝義，有兩種不同的嗎？」

佛告訴善現說：「並不是不同世俗，而別有勝義！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世俗的真如（即世俗如是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那就是勝義了。因為眾生類會顛倒妄執（即眾生們會妄想執著把空幻當為實相等因），對於這真如不知道、也看不見：眾大菩薩為了利益眾生，所以就顯示世間眾事物、若有若無！這不是隨著勝義去做的（因隨著勝義去做，眾生根本就不懂；由於不懂，就不能接受，以致無法教化救渡他們）！」

「再次，善現！眾生類對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等，起了實有的想法（即不能看成空幻相）！不知道這是空幻沒有的！眾大菩薩為了有利眾生的教化渡救，不得不顯示五蘊等若有若無！要使眾生們因為這樣，而瞭解通達五蘊等眾世間事物的非有非無！這不是要想使眾生執著實有又沒有形相。善現！眾大菩薩該要勤懇精進，以離開實有而沒有執著！好推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眾生們作最大的助益！」（原經以下節略）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什麼名叫『方便善巧』？眾大菩薩成就這方便善巧、眾所有為，就一定能夠印證得一切智智嗎⁉」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大菩薩從最初發出的心願，以修行布施波羅蜜多時，以一切智的相關意願，要施給佛、菩薩、羅漢、辟支佛，乃至人或眾生等，但他雖然作了布施，而沒有布施的存想，沒有接受布施的存想，也沒有一切我的存想、我所想的必要！因為這大菩薩觀察世間一切事物的自性形相，都是空的！（原經節略）而知道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作用，沒有能力，以進入眾行為的現相中。由於常能增長勝妙的善根緣故，能夠推行布施波羅蜜多！以使眾生得到成熟瞭解佛道、莊嚴清淨佛土！」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從最初發下的心願，修行淨戒波羅蜜多時！以一切智智相關的意願，來接受持有清淨的戒律；而內心常不起貪、瞋、癡等迷惑糾纏，也不再起障礙覺悟佛道的其他不好事物：所謂慳吝（即貪得不捨）、惡戒（即殺生等）、忿恚、懈怠、劣心（即卑鄙下流心）、亂心（即邪淫賊盜心）、惡慧（即以害眾生的壞點子或陰謀）和其他傲慢等；也常不起修得聲聞或獨覺相關的意願（即不作中、小乘自利修果的念頭）。因為這大菩薩看到世間一切事物本體的形相，都是空的！（原經節略）並知道一切世間事物沒有不生不滅的作為能力，而進入眾行為的幻相中。這大菩薩成就這以上的善巧便利的方法，時常增長勝妙的德行，所以能行淨戒波羅蜜多，以使眾生智慧成熟、莊嚴這清淨的佛土。但大菩薩雖然修行淨戒，卻不求由戒律所得果報（即不貪愛世間生死果報），只是為了救護那沒有救護的眾生，和想要解脫尚未被解脫的眾生！致勤修淨戒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從最初發下心願，按善巧便利方法，以一切智智作為相關意願！要參禪進入四靜慮（即禪定進得靜息心慮的四種境界）、四無量（即禪定得慈、悲、喜、捨四無量）、四無色定（即禪定入無色界天的空處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非想處定），能夠入出自在（即由以上禪定入出無礙），而不接納那異熟果（即以善、惡業招致來世接受人天快樂或進入畜生、餓鬼、地獄惡報，善、惡前因和後果不同；此處言大菩薩已不入生死果報之列）。這

大菩薩成就最勝的方便善巧！觀察靜慮（即禪定），沒有數量的、沒有物質的，這本體形相都是空的；（原經節略）而知道這世間的事物沒有作用、沒有本能，因為這樣的方便善巧，時常增長他勝妙的善根（即道行功德）；便能夠自在地使眾生對佛道智慧的成熟！並莊嚴清淨了佛所教化的國土！」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從他最初發出心願的方便善巧，以一切智智的相關意願。雖然所行所見，在修持所斷除的世間事物常規！而能不去取得預流，乃至阿羅漢、辟支佛（即佛法中，小乘果，以免中斷成就佛果，且免不能救度眾生）！因為這大菩薩已觀察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形相，都是空的；知道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作用、沒有本能，而成就這最勝的方便善巧！時常在增加勝妙的善根！由於這樣就能行一切菩提分法（即能推行佛說的三十七種修習聖道的法門），這已超越那修行眾聲聞或獨覺等（即超越了佛法中，小乘的修行），進入了修行大乘佛法菩薩道的正性離生（即永斷貪、瞋、癡，超出生死關）！這就名叫菩薩的無生法忍（即已把心念集中在不生不滅之道上，叫無生忍）！由於這樣忍的緣故，他常能處於自在，且使眾生得到佛智的成熟！以莊嚴清淨佛土（使佛土上的眾生得能解脫五陰、五濁，超越生死，那佛土自然就清淨莊嚴了）！」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方便善巧，以一切智智的相關意願。雖然能夠自在地出入這八解脫定（又名八背捨，即八種背除三界的繫縛煩惱禪定）、九次第定（即一至四禪定並無色界的四處定，再加上滅受、想次第定），而不去求取阿羅漢或辟支佛果！因為這大菩薩觀察這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形相，都是空的！由於成就這最勝的方便善巧！時常增長善根；（原經節略）便能夠自在地使眾生成熟了佛道的智慧，以莊嚴清淨了佛土，並印證進入菩薩不退轉階地（即證得和佛等覺的大菩薩），而得到受記忍（從佛口接受未來成佛的記別，且安住不動心）！」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方便善巧，以一切智智的相關意願，精進修行如來的十力（即佛具有的十種智力），並其他無量無邊的佛法。（原經節略）而且這大菩薩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本體和形相都是空的！知道一切事物沒有作用、沒有能力，以進入眾行相（即眾行

事的相狀）；於是這大菩薩成就最勝的方便善巧，便時常增長勝妙的善根。由此便能具足使眾生對佛道的智慧成熟！莊嚴清淨佛土，以逐漸會證得一切智智、這最勝的方便善巧，都是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而得到成就，所以眾大菩薩要勤修這般若波羅蜜多！」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二三至五二六節文）

慧到彼岸品（三會二十七品）

具壽善現便向佛說：「以有性（即有天然的本質）能夠印證無性（即沒有天然的本質），是嗎？（即以有天然本質的物件，能夠使領悟到沒有本質的物件嗎!?）!?」

佛說：「不能的！」（因世間一切不論有性或無性，都是無常空境，所以無所領悟；故是不能的。）

善現又問：「那以無性能夠印證有性是嗎!?」

佛說：「不能的！」

善現又問：「那以有性能夠印證有性是嗎!?」

佛說：「不能的！」

善現又問：「那以無性能夠印證無性是嗎!?」

佛說：「不能的！」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若是如此的話，也該是有性不能觀察顯現這無性，這無性不能觀察顯現有性！有性不能觀察顯現有性，無性不能觀察顯現無性！那將不是世尊您是無所得、無所觀察顯現了嗎!?」

佛告訴善現說：「我雖然是有所得、有所觀察顯現！而是要遠離以上有性能印證無

「佛說有所得、有所觀察顯現，乃指世間眾佛了知事物幻相及世俗假

設的各種名稱，對於有性能否開悟無性、無性能否開悟有性、有性能否開悟有性、無性能否開悟無性，都要在思惟中遠離世俗戲說言論。（此解戲說言論分際之祕。）」

性、無性能印證有性、有性能印證有性、無性能印證無性等四句！（即不涉及以上四句，無所得，無所觀察顯現。）」

具壽善現再向佛問說：「那怎麼說是遠離以上四句說，而能有所得、有所觀察顯現呢？」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有所得，若是有觀察顯現！這都不是有、不是無，它是遠離形相的！它是遠離世間名稱的！（以上乃指不生不滅的真空言）這絕對不是戲說言論（乃指合於真理極至言），所以我說的有所得、有所觀察顯現（指真空境界言），而要遠離以上四句的（即遠離世間凡俗所指的有無言）！」

具壽善現再向佛問說：「眾大菩薩以什麼說法，而是為戲說言論呢？」

佛告訴善現說：「眾大菩薩觀察色蘊（即物質方面），乃至識蘊（即心靈方面），若說是常（即說能長存），若說是無常（即不能長存）；若說是快樂，若說是痛苦；若說是有我，若說是無我；若說是清淨，若說是不淨；若說是寂靜，若說是不寂靜；若說是要遠離，若說是不要遠離；若說是眾所遍知，若說是不是所遍知；這都是戲說言論。推廣來說，乃至觀察一切智智若說是常，若說是無常等等，都是戲說言論（因為所說畢竟是空；即一切是空，而所說乃是戲言）！」

「再次，善現！眾大菩薩若是作這樣的念頭：『苦聖諦（即苦的聖義）該要遍知！集聖諦（即集合苦的聖義）該要永斷！滅聖諦（即滅苦的聖義）該要作證（即該作為開悟）！道聖諦該要修習！』這就是戲說言論！『該修習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這也是戲說言論！（原經節略）乃至『該修一切大菩薩道行！該印證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這也是戲說言論！若是作這樣的念頭：『我該要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的相互延續！我該要證得一切智智！』這也是戲說言論。善現呀！你該要知道：眾大菩薩以這些等等種種的分別，而作了戲說言論（即對世俗人所說，而不是合乎真理極至的言論）！」

「再次，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該觀察色蘊（即觀察物質的陰暗面），乃至識蘊（即觀察心靈的陰暗面）。或推廣至一切智智，若是能常存，若是不能常存；若是快樂的，若是痛苦

的；若是有我在，若是沒有我在；若是清淨的，若是不清淨的；若是寂靜的，若是不寂靜；若是遠離的，若是不遠離的；若是周所遍知的，若不是周所遍知的；這些都不可以戲說言論！因為不應該用戲說言論！」（以上指眾大菩薩在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該有戲說言論。）

「再次，善現！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該觀察苦聖諦（即應觀察人生多苦的真實意義），若是應該周遍了知，若是不應該周遍了知；應該觀察集聖諦（即應觀察人生苦的來因意義），若是應該永斷苦因，若是不應該永斷苦因；應該觀察滅聖諦（即應觀察滅去人生苦果而得到涅槃境界、寂靜安樂的真義），若是應該作證（即應該作為佛道的開悟），若是不應該作證；應該觀察道聖諦（即應觀察修行佛道的真義），若是應該要修習，若是應該不要修習；推廣來說：乃至應該觀察一切智智，若是應可證得（即若是應可得到開悟），若是不應可證得；這些俱不可以戲說言論（即不可以把它當成戲言），因為不應該以戲說言論！」

「善現！你該要知道！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該觀察這世間眾事物和眾生，這些都不可以戲說言論！因為它不可以戲說言論！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世間事物和眾生，若是有性（即有它的本質存在），不能戲言它是無性（即隨便說它是沒有本質存在）；若是無性，不能戲說它是有性！有性不能戲說有性（即要以正經的態度去說），無性不能戲說無性！凡是離開有的本質（即是空相言），無性（即沒有本質，乃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空相言），若是能夠以戲言說它是有（即按世俗人迷於空幻的有，而戲言說有）、若是有所戲言說有的話，若是依戲言來處理、若是隨世俗戲言的時候，這些都全是空不可得的！所以，善現呀！那色蘊（即物質的陰暗面）是沒有戲言的，受、想、行、識蘊（即眾生的接受、想像、行為、心靈陰暗面）是沒有戲言的！推廣地說，乃至一切智智也是沒有戲言的！這些！善現呀！眾大菩薩應該修行沒有戲言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善現再向佛問說：「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為什麼說觀察色蘊，乃至識蘊；推廣些說，乃至一切智智都不可以戲言，因為它不應該有所戲言嗎!?」

佛告訴善現：「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應該觀察色蘊，乃至識蘊都是沒

「一切世間所有形相，總名叫做無相！眾生欲能把世間所有形相，包括有我在內，能夠從心海中澈底排除或遣散到無相，這必有靠修心修行去達成，此種修心修行就叫做修般若波羅蜜多。（此解修行有相到無相之祕）」

有自性的（因無性即是空幻的，凡世間事物和眾生心靈所想的都是空幻無常的），推廣此說乃至一切智智（即佛的智中智），也都是沒有自性！若是世間事物沒有自性，則不可以戲言（因一切事物是空幻無常的，也就不能隨順世俗，給與戲言，因根本是空無一物，就無法戲言了。）。因此，善現呀！色蘊乃至識蘊，都不可以戲言的緣故！而眾大菩薩不應該以此而戲言（即不應該隨順世俗所說）！推廣此說，乃至一切智智，也不可以戲言的緣故！因眾大菩薩不應該以此而戲言！」

「善現該要知道！眾大菩薩若是能夠這樣在一切事物中，行沒有戲言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方便，便是進入大菩薩的正性離生（即大菩薩已斷盡貪、瞋、癡等煩惱，而能出入生死無礙），很快地圓滿菩薩的修行十階地，也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能做盡未來利樂眾生的一切！」

佛告訴善現：「是呀、是呀！就如同你所說的，一切世間事物不是有形相，不是沒有形相；不是一種形相，不是相同形相！若是大菩薩知道一切事物，若是有形相，若是沒有形相；若是同一種形相，若是不同形相；這些都是同一種形相，那就是所謂無相（即沒有形相），修行這無相，便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為什麼說大菩薩修這無相，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告訴善現說：「若是大菩薩修行排除遣散一切世間的事物，就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再向佛說：「為什麼說大菩薩修行排除遣散一切事物，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告訴善現：「若是大菩薩修行排除遣散色、受、想、行、識等等世間一切事物（即把這一切事物當成空想及空相）（原經節略），乃至修行排除遣散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並能排除遣散這些修行！要修行排除遣散永遠斷絕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也要排除遣散這樣的修行；要能修行排除遣散一切智智，也要能排除遣散這樣的修行！這就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這時善現又向佛說：「為什麼說大菩薩修行排除遣散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事

「凡眾生乃至大菩薩，如心中有著存想，也就是掛礙，這就叫做有，也就是存想二心，掙扎在有空二邊！因此

物，並排除遣散這種修行的念頭，才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推廣來說，乃至修行排除遣散永遠斷絕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並排除遣散以這樣修行的念頭，才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為什麼要排除遣散一切智智，也要排除以這種修行的念頭，才名叫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告訴善現：「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是心中懷念有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世間事物，並懷念這種修行！而不是排除遣散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世間事物，並懷念以這樣的修行（原經節略），就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推廣來說，乃至心中若懷念有永斷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並懷念以這樣的修行；又懷念有一切智智，並懷念以這樣的修行，而不能從懷念裡排除遣散這一切！這就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然而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心中不懷念有色、受、想、行、識等等一切世間事物，並不懷念這樣的修行，這就是排除遣散這色、受、想、行、識等，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推廣來說，乃至心中不懷念有永斷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並不懷念這樣的修行；又心中不懷念修有一切智智！並以這樣的修行，那就是排除遣散這一切，這就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不是心中有懷想的人，已經斷除貪、瞋、癡，隨眠（即隨著世俗而迷惑或睏盹，不能振作精進），纏垢（即心藏污垢，經久久懺悔而不能解脫），才能夠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原經以下節略）」

「再次，善現！凡是存有懷想的眾生，不能修行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推廣來說，乃至存有懷想的眾生，也不能永斷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也不能修行一切智智！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存有懷想的眾生，定會執著有我和我的所有！由於這樣的執著的緣故，就會執著二邊（即心中隨世俗執著有、無、是、非、黑、白、我、非我等二邊，相互糾纏或交戰不下），因此就決定不能解脫生死！無道（即不能解脫心中所想空無的道理）、無涅槃（即不能解脫心中所想、沒有不生不滅的境界）！那怎麼說能夠真實的修行六波羅蜜多？推廣來說：乃至永斷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呢!?乃能夠修習

苦惱，難脫生、老、病、死之門，如心無存想，即無掛礙，視生、老、病、死為一空門，則解脫愁苦，逍遙自在，乃眾佛所說的不二法門。（此解不二法門之祕）

一切智智呢!?」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什麼是有?什麼不是有?」

佛告訴善現：「二是有（即眾生心中存想：因世間一切皆空，勿容存想。有存想就是認為不空，而空和不空叫做二，故心存二，就是有）！不二就不是有（即心中所想世間一切是空，而沒有第二種想法，那就是心中不存著不空的有）！」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怎麼說是二?怎麼說是不二呢!?」

佛告訴善現：「眾生心中有色（即物質）的存想，乃至識（即心靈）的存想，這就是二；如果心中對色的存想是空，乃至對識的存想是空，這就是不二！（原經以下節略）如此對世間一切事物法則，有了存想懷念就是二；對世間一切事物法則存想是空（即沒有存想懷念）就是不二（即有唯一是空，空即無想）。乃至對眾佛無上正等正覺有了存想懷念，就是二；對眾佛無上正等正覺存想是空，就是不二！對有為界（即以因緣造作界：如人世間、一切世界星球間，換言之即無常界）、無為界（即真空界，亦不生不滅界，或抽象精神界，沒有因緣造作界，是永存界），有了存想就是二；或是存想是空，那就是不二！」

「善現！你該要知道：乃至對一切存想都就是二！乃至一切二都是有；乃至一切有，都是有生死！有生死存想的眾生，就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痛苦、憂惱；由於這樣的緣因！該要知道，眾生存想空的都是不二！這些不二的都是沒有，而眾生存想著一切沒有的，這都是沒有了生死的顧慮！沒有生死顧慮的眾生，就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痛苦、憂惱。由於這些緣因，該要知道！這一切有二想的眾生，一定沒有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無道（即沒有修行的方法）、無得（即沒有心得），也無現觀（即沒有現世的觀察）！下至無順忍（順忍即隨順，乃四至六地菩薩，順菩提道，趣向無生之果；無順忍即不能隨順。），他尚且都沒有！何況能了知色（即物質）等！推廣來說：乃至一切智智呢!?他尚且不能修眾佛聖道（即各種修行佛法），何況能夠修得預流果（即阿羅漢初果），乃至獨覺菩提（即辟支佛）！何況能夠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即修得菩薩果）！得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而轉妙法轉（即宣講佛法）以度化眾生們呢!?」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二七節文）

妙相品（三會二十八品）

「從世俗說：心有正想，也就是心念菩提，才能有順忍！乃至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的相續，開悟佛的一切智智！但從勝義至理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對於世間一切事物，皆無有想、也無無想；這叫做順忍，才能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的相續，便能開悟佛的一切智智。（此解俗說和勝義不同之祕）」

這時善現便向佛說：「存有正想的菩薩（即存有佛道心的人），若是沒有順忍（即沒有隨順佛道，沒有求得佛果的願心。），也沒有修道得果的現觀（即沒有修道得果的觀察顯現）！存著沒有正想的菩薩，豈能有順忍！那能有淨觀地（即豈能有圓滿的智慧）!?推廣來說：乃至那如來地（即甚至有佛果的正覺）!?若是修行聖道（即修行佛道），豈能依照聖道，以斷除眾煩惱了呢!?由於被這煩惱所蓋覆障礙的緣故！尚且不能得到阿羅漢、辟支佛的相關階地（即修羅漢等十階地的成就），何況能進入大菩薩的正性離生（即永斷貪、瞋、癡而能出入生死）！若是不能進入大菩薩的正性離生，又豈能對世間一切形象了知的開悟（即證得佛一切相智）?若是不能得悟一切相智，又那能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呢!?世尊！若是世間一切事物終底是沒有的話，那就是世間沒有生、沒有滅、沒有染、沒有淨！這樣是眾事物既都是不生了！豈能對一切智智開悟了呢!?（即世間一無所有，則了知的智慧就無從發生了。）」

佛告訴善現：「是呀、是呀！如你所說的：凡心中沒有正想的人，也就沒有順忍；乃至沒有永斷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也不能得有一切智智。然而依照沒有形相又不是實有的事物言，只要修得順忍（即隨順，志向菩提），乃至永斷一切煩惱習氣的相互繼續，也會證悟得一切智智！」（原經以下節略）

佛告訴善現：「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對於世間一切事物，都沒有有想，也沒有無想；若是沒有有想、也沒有無想，這該知道：這就是菩薩的順忍！也就是修道得果的現實觀！」

「善現！你該要知道：眾大菩薩以無性（即空性）為聖道！以無性才是得果（即以無性開悟，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以無性而做到現實的觀察！由於這種緣因，該要知道眾事物莫不是都以無性為自性的呀！」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若世間一切事物，莫不是以無性做自性（即以空作為自身的本體）！那怎麼說：世尊您在一切無性做自性中顯現您的無上正等正覺（因一切是空就無從顯現真正的平等啦！）！而顯現無上正等正覺。您又說名叫佛？並在這一切事物和境界裡得到自在轉呢（即得進退無礙的轉法輪，演講佛法）!?」

佛告訴善現：「是呀、是呀！世間眾事物都是以無性做自性的！我本來修學菩薩道（即修學大乘佛法）時，以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由於這樣才離開壞欲念的不好事物，有尋有伺（即在內心掙扎中）！後來離開人生的喜樂，進入最初的靜慮（即進入禪定的初期），進一步就到了斷除苦樂境界！使我先感欣喜沒有憂愁。接著不覺苦樂，已捨棄欲念進入清淨境界，而到了第四禪定，覺著圓滿所慮為止；在這時候，我在眾靜慮中及靜慮支節上，雖然善於取得事物的形相，但不再執著這些形相（即在禪定思索中取得世間事物作比喻，但心中不存事物的形相），也不生趣味沾染，所以在這種境界裡都是沒有所得；因這四禪裡所做是沒有分別的清淨（原經節略）。依照這種清淨無所得的境界，使我內心引發到入神的境界，致有天耳（聽覺極遠）、他心（能知任何生命的心想）、宿住（即知過去未來）、天眼（能見極遠一切）、智通（即有了知智中智的能力）！在這五種神通中，雖然善於取得世間的形相，但我並不執著，也不愛念沾染，所以都沒有所得；但心中也不因分別空境而停止！我在這時觀察到一切事物的平等，這種平等就是無性的自性！在這一剎那間的相關玄妙慧覺，開悟得無上正等正覺！這是沒有形相，也是不可得的！」（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二八節文）

「世尊應身世間，說出他修行大乘菩薩道，乃以布施至般若波羅蜜多，離開世間存想的壞欲念及人生之喜樂，以進入禪定一至四禪的境界，而得五神通的體驗！從不執著，不愛念沾染，觀察到一切事物的平等，在無性自性中，剎那間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此解世尊節說開悟佛果之祕）」

施等品（三會二十九品）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若是眾生們和他等所設施的（即是眾生和眾生所假設的一切事物），到底都會空不可得；那眾大菩薩又是為著誰，而來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呢（即眾大菩薩是為了眾生而修行的，而眾生是空，那又為誰而修行呢？）!?」

佛告善現：「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只是以實際（真如或法性的別名叫實際，乃真實到極點的意思）作為裁量的緣故！善現！你該要知道：若是眾生界不同實際的（即眾生不是真實的，而是無常空幻的），那眾大菩薩，就不應該為他等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是以眾生界相同於實際的（即以眾生相同真實，而是常存不生不滅的），因而大菩薩眾要為他等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再次，善現呀！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以不破壞實際法（即不破壞真實的法則），來安排確立眾生們，使他等存留在實際中（即使眾生永存在不生不滅的真實境界裡）！」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三三節文）

佛國品（三會三十品）

佛告訴善現：「善現！你該要知道：眾大菩薩是這樣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時，對眾事物

「任何星際小世界，都具有佛性、真如、實相，但必須要眾佛應身出世，講說佛法，眾生才能了知得度。（此解眾佛出世之秘）」

本體雖不執著，而對於眾事物常常勤加修學，曾經沒有厭倦！這大菩薩在這修學中，以觀察眾生們的內心和行為的差別；所謂審慎觀察眾生們內心和行為的下落何處？既觀察完了，也就實在了知他等內心行為的分別虛妄，他所執著的所在！這時菩薩便會這樣地想：『他等內心既作了虛妄的分別執著處！我會使他等定能解脫，不是難事的！』於是這大菩薩在以般若波羅蜜多的方便善巧，教授教誡眾生們說：『你們如今都應該遠離虛妄分別執著的所在，進入佛法修行善事！』又這樣說：『你們如今應該做布施！該得到施捨的資具很多，然而你們不要因此而驕逸；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其中都沒有堅實可得（因這一切空不可得）。你們如今應該修行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這些該是得到種種的圓滿功德，然而不以這樣而驕逸，因為這其中也沒有堅實可得；進一步說：乃至你們該修行無上正等正覺和無量無邊的佛法，這其中也是沒有堅實可得！』」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豈不是眾佛該要出現世間呀！若是不出現這世間，那眾佛法的法性、法界（即佛法本性，也就是真如）能常存世間嗎？」

佛告訴善現：「是呀、是呀！然而眾生們不能了解眾佛法的法性法界常存，那就會輪迴生死，接受眾多的苦惱。眾大菩薩為了饒益眾生，才發起菩提道（即發起佛道），由於有了菩提道才使眾生們終於解脫生死的眾苦，使他們得到開悟，常享快樂清涼的涅槃（即不生不滅）境界呀！」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三五節文）

四會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
王舍城外靈鷲峰道場
（第四會分）

計二十九品：

大般若經第四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若夫識之所識，曷嘗非識，如之所如，未始不如。是故能行與所行兼空，則攝受之理廢；自性與無性不異，則執取之念忘。若忘執而有恃，或存概以墮業，知盛修而不行，乃虛己而制勝。恐野馬之情未戢，故靈鷲之談復敞。或曰：其在名也，每切有行之識，其於實也，必警無行之怠，塗致或爽，折中奚歸。竊應之曰：一切凡夫，剖名相之符，保癡愛之宅，所以措懷有著，擬識必違；至真反此，動寂斯會，由此言之，行亦不行，不行亦不行，而宛然行矣！宛然不行矣！以假名般若，援假名菩薩，是持幻法與幻人，故無作亦無得，此又晨蜉之語歲，夢蝶之議覺乎！慨斯取之未傾，欣此教之方漸。凡二十九品，一十八卷，即舊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經。品之為言分也，分有長短，故有大品、小品焉。道行即分中之初品，譯者取以別經。明度乃智度之異言，即就總目為號，寔由殘缺未具，故使名題亦差。今大教克圓，鴻規允布，心術之要可復道哉！

妙行品（四會一品）

我聽到是這樣的：那時薄伽梵（又稱婆伽婆，華譯世尊）住在王舍城（梵名曷羅闍姞利呬城，乃古印度摩伽陀國京都）外靈鷲峰的山中，和大苾芻（即高德的比丘或乞士，現稱高僧）一千二百五十人眾，都是阿羅漢（修小乘佛法最高果位，華譯無學），且都是清淨沒有任何煩惱！而得到真正的自在，如心善解脫（即心離貪愛）、慧善解脫（即慧離無明）！像似有調教的智慧馬，也像似飛騰的大龍！他們在修學小乘佛法的課業，都已作辦完好；如今卸下重負，等待所得的成就，並滅盡有結（即盡除生死果報，超越輪迴）、正知（因在世修行福德智慧俱勝，在入、住、出母胎時，能自知勝境）的解脫！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即使他們內心自在達到最終的極境）！但這大眾中只有阿難陀（即阿難尊者，華譯名慶喜，隨侍佛二十五年，為三藏經典傳人，佛十大弟子，號多聞第一）獨自尚在修學階地（即尚未成就阿羅漢果），這具壽（比丘通稱）善現（即須菩提尊者，乃佛十大弟子，號稱解空第一）坐在大眾的首席（即為佛會大眾的首領，坐在佛座附近）上。

這時佛告訴具壽善現：「你以解說空無（即一切事物都沒有自性）的辯才，該為眾大菩薩們宣講，以開示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來教授教誡這眾大菩薩，使他們在般若波羅蜜多中（即在大智慧的岸頭上），很快地得到終極的成就吧！」（原經以下節略）

當時舍利子（即舍利弗，乃佛十大弟子，號稱智慧第一。）問善現說：「照您所說這甚深的佛法大要，

「眾佛及大菩薩以大悲的作為意願，來拔濟眾生，所謂大悲，有同體大悲、無緣大悲等。按同體大悲，乃眾佛、眾生，及一切世間事物都是同體，因都是以無性為自性的緣故；另無緣大悲，乃眾佛以毫無因緣回報，自願無所有、不可得的，拔濟眾生，這也是無性自性的作意，所以說眾佛的大悲作意，起於無性自性，般若波羅蜜多。（此解眾佛及大菩薩的大悲作意之祕）」

是由於什麼項波羅蜜多的威力，所能辦到的呀!?」

善現回答說：「這些所說（即他回答所說有關不生不滅涅槃的佛法大要）甚深佛法的大要，都是由那般若波羅蜜多的威力，才可辦到（即以無性自性空的智慧，所了知修行的。）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所說的一切事物法則都是沒有依止的（因所說世間一切事物法則，乃是無性自性空的；由於無所有、不可得，故莫法依止）！而是由般若波羅蜜多，來表達一切事物法則無所依止的緣故！若是大菩薩聽了這所說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在內心沒有疑惑，也不迷悶，該知這大菩薩存有這樣的想法！而永不捨離，這就是所謂無所得的便利方法，以常常勤加拔救濟渡一切世間的眾生；該知這大菩薩成就這樣最勝所作的意願，這就是所謂相關大悲意願的作為呀！」

這時舍利子向善現說：「若是大菩薩存有這樣的想法（即一切事物都是無性自性空的想法），而永遠不捨離它！用以成就相關大悲意願作為的，則一切眾生因此也應該成為大菩薩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眾生們，也在這樣存想和這樣的意願作為，常常不捨離這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因為這大悲作為意願的本質，是具有一切平等的緣故！那大菩薩和一切眾生應該是沒有差別的（即讓眾生發揮相關大悲作為意願，是可行的。）！」

善現回答說：「好的、好的！是呀、是呀！誠如你所說的！你確實知道我所說的意思了！雖然你似乎在為難我？而又成全我所說的本義啦！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眾生都是無自性（因眾生的本體無常，也就是本體是空；無自性即本體空言）的緣故；該知道這樣的存想和作為意願，也是沒有自性的！這表示眾生無所有的緣故！（原經節略）該知這樣的存想和作為意願，也是不可得，表示眾生沒有覺知的緣故；該知這樣的存想和作為意願，也是沒有覺知的！由於這些緣因，眾大菩薩在這樣的存想和作為意願，常不捨離；這和眾生們也是沒有差別的。因為一切世間事物和眾生們，終究是空（一切事物和眾生因不能長存而終必落空）！這樣是沒有差別的緣故！若是大菩薩能夠這樣的了知，而無所滯礙，那就是真正在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啦！」

當際世尊稱讚善現說：「好的、好的！你善於能夠向眾大菩薩們宣說，以開示這甚深

「凡魔都從自己心起，也就是從自己的修行誠信上所起；如自己正心修行，則邪魔不敢侵。如誠信佛所說：世間一切是空的，以般若波羅蜜多經義，破除魔影，誠信空理，則心中無懼無恐；即可入頭陀法門靜修，也可速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此解魔空之祕）」

般若波羅蜜多！這都是如來（指眾佛言）的德威神力的表現。若是要有向眾大菩薩宣說的，以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該如同你的宣說開示；若是有大菩薩要想學般若波羅蜜多的，都該隨你所說去學；並會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能夠盡到利樂給與一切眾生！所以大菩薩們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就應該勤以修學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三八至五三九節文）

魔事品（四會十一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什麼名叫菩薩被邪魔干擾的事？」

佛告訴善現：「若是大菩薩要想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或是大菩薩要想宣講佛法的重要部份時，但要經過很久的辯論，才會使聽的眾生生信！或說到佛法的要點處發生辯論，或是引起過量的辯論，或是要講說未完就被阻止了！或是宣說佛法要點中，言詞亂雜！或是說時言詞間斷，是在說時眾意外的橫事發生（如會外喧嚣、打架，或發生火災人禍等）！使所要宣講的佛法，不能按心中所願遂行；該要知道這就是被邪魔干擾的事！」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要書寫、受持、讀誦、思惟、修習、說聽般若波羅蜜多經時（原經合併節略），或會頻打呵欠，或會相互嗤笑！或更相互輕視凌虐，或自己身心躁擾，或心神散失，或文句顛倒，或會義理迷惑！或會不解深義心生厭捨，或會發生橫事災禍，或會相互乖責諍吵！由於這些事情發生，使所作的事情不成！這該知道就是邪魔在干擾的事呀！」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什麼緣因使惡魔現出許多形相，來到菩薩修行處所，而做破壞的便利方法，使菩薩在般若波羅蜜多的相關經典，不得書寫乃至不得演講呢？」

佛告訴善現：「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眾佛的一切智智！而眾佛以所有一切智慧中的智慧，能生佛教！而佛教能生無量無數的眾生般若（即眾生智慧）！而這些眾生有了智慧，就能開悟無邊的眾煩惱，得到斷絕！世間斷絕眾生的煩惱，使一切魔障不能得到方便，所以使惡魔們多生憂苦，如同箭矢穿入魔心一樣！（原經節略）因此惡魔要現出很多形像，來到菩薩修行處所，作它破壞的便利方法，使菩薩在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的相關經典時，不得書寫或演講！」

「再次，善現！（原經節略）有修菩薩乘的善男子等，在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經書寫等的時候，若是沒有發生魔事，該要知道這都是眾佛的慈悲神力，在對你維護關念著。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惡魔等所屬雖然勤以便利的方法，要想滅除般若波羅蜜多！而眾佛世尊也勤以便利的方法，以慈悲地維護關念，使修學菩薩乘的善男子等，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沒有許多留難，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四六至五四七節文）

空相品（四會十八品）

具壽善現便向佛說：「無量與無邊的意義，有什麼差別？」

佛告訴善現：「要解說『無量』的意義：那就是在質量上達到精純極處，而永遠止息的地步（俗家又稱無法計量的地步，此指數量上言，而非質量上的計校）！要解說『無邊』的意義：就是說在這當中，有數不盡的數目（俗家又稱沒有邊際，此指面積言，而非以數計言）！」（原經以下節略）

具壽又向佛說：「這無量、無邊是形容什麼佛說的增語？」

「世尊應身人世間，要世人明白一切世間星球、事、物、法則、名詞假設因無常，而最後都是空的！為了讓世人徹底消除腦海裡的幻相，便以無盡、無量、無邊、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非有、寂靜、離染、涅槃等來解說空幻的道理，其主要本義相同，莫非俱是空相，並說明空是抽象看不見增減的，乃至佛果無上正等正覺，也是抽象空的，故不可以文字語言說明的。（此解一切空的本義相同，並無增減，全在修行人念起念落之祕）」

佛告訴善現：「這無量、無邊是形容空、無相、無願的增語（對於世間皆空、或沒有形相的空際，並所求願望的意義，有無量無邊的深遠；非如俗家所指的單以面積數字廣大言）！」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無量、無邊只是形容空、無相、無願，更有其他的意義嗎？」

佛反問善現：「以你意思說，我豈不要說一切佛法的法門，無不是空嗎!?」

善現回答說：「如來您常說：一切佛法的法門，無不是空呀！」

佛告訴善現：「空就是沒有盡頭（即無盡）！空就是沒有質量（即無量）！空就是沒有數計（即無邊）！空就是含其他意義！因此……善現呀！那一切佛法的法門，雖然有種種不同解說的差別，而原有的本義是相同的！」

「善現！你要知道：眾事物法則是空的道理，都是不可說的（即不用解說的：乃原本如此，真理不用解說）！如來為了對世人講的方便，就說是無盡、或說無量、或說無邊，或說是空、或說是無相、或說是無願、或說是無作（即無法造作），或說是無生（即沒有生的現相）、或說是無滅（即沒有滅的現相），或說是非有（即不是有）、或說是寂靜（即空寂靜止）、或說是離染（即因空而無染著）、或說是涅槃（即空而不生不滅）！這些等等無量的法詞本義，實際相同（即同說空的本義）；這都是如來應身正等正覺，而向眾生們方便佛法的演說！」

這時善現便向佛說：「世尊！您以很奇妙善巧便利的方法，以眾事物法則的實性（即一切事物法則的本體是空），不可宣說（即原本是空，不用或無法宣說）！而為了使眾生明白，才作方便的顯示！以我瞭解佛所說的本義，對於眾事物法則的實性，確是不可說的！」

佛告訴善現：「是呀、是呀！眾事物法則的實性，都是不可說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事物的本性（即本體）都是畢竟會空的！這畢竟會空就沒有什麼好宣說的了！」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空不可說的本義，能說空有增減嗎？」

佛告訴善現：「不可說這空義，是無增無減的（因為空是看不見有無增減的）！」

這時善現向佛說：「怎麼說是無上正等正覺呢？」

佛告訴善現：「修行眾佛法達到真如的境界（真如境界乃是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境界），這就是所謂的無上正等正覺（因佛開悟真正平等的覺知，乃是真如的境界）！善現！你該知道：眾佛法的真如，是無增無減的緣故（因真如是抽象的空，看不見增減的）！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也是無增無減的（因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也是抽象空，看不見增減的）！若是大菩薩經過許多次安住在這真如的相關作為意願裡，那便是接近著無上正等正覺。這樣，善現呀！很難說明這抽象空中，雖然看不見增減，而就不在退失這真如的作為意願（因修行人的心念升降的抽象空，無法計量的）！那波羅蜜多雖然是沒有增減，而並不表示修行人不會退失他所求的無上正等正覺（因修行人的心念，屬於抽象空，是看不見、無法說明的）！若是大菩薩安心在這樣的真如作為意願中，以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那便會接近佛果的無上正等正覺的（因修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的行為表現，可知修行人力求佛果正覺的心念積極，自然可以得知修行人的接近佛果正覺程度啦！）！」

（以上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五〇節文）

深功德品（四會十九品）

這時善現便向佛說：「這大菩薩會在初起心願時，就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還是在起最後的心願，才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若是在初起心願就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那初起心願時，那後起的心願、尚未發生，這兩項心願就沒有和合的意識存在；若是以最後的心願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那後起的心願是在前起心願消滅後才起的，那前後兩心願不會有和合的意識存在！如這樣的前後心願、心所法（即心願所生的事物），按這樣的進退推斷，都不會有和合的意識存在，那又怎樣可以聚集善根?若是眾善根不能聚集，怎麼說菩薩的善根圓

「凡修行大乘菩薩道的大菩薩，要從初發心願起，不斷修學大乘佛法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從一世到再世，如同燃點佛燈的燈芯柱，使前後火焰繼續不斷，使燈芯柱燒焦了；這焦柱由此吸油燃燒，頓時大放光明，也就表示大菩薩就即時正性離生，心中大放光明，使開悟了無上正等正覺，（此解不斷修持，即可成佛之祕。」

滿，能夠開悟這無上正等正覺呢!?」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該怎樣說!?如那點燃油燈時，那初起的火焰、能使油燈芯柱燒焦呢！還是後起的火焰，使油燈芯柱燒焦呢？」

善現回答說：「依我的意思解，這不是最初火焰燃焦燈芯柱，但也不離開最初的火焰燃點；這不是後起的火焰能燃焦燈芯柱，但也不離開後起的火焰燃點！」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這燈芯柱會被燒焦嗎？」

善現答說：「依世間人的肉眼現見，這燈芯柱實是被燒焦的！」

佛告訴善現說：「眾大菩薩也是如此呀！他不是初起心願開悟無上正等正覺，也不會離開這初起心願；這不是由後起心願開悟無上正等正覺，但也不離開後起的心願！而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善巧便利的方法，能使眾善根增長圓滿，使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原經以下節略）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消滅了的心意（即意念），這心意能會更生不!?」

善現答說：「不會的，這心意已經被消滅了，就不會更生的（因為心意是抽象意念的幻相，不可能自行更生的）！」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心意原已經生起了，那有滅除心意的方法不!?」

善現答說：「是呀，世尊！若是有已生成的心意，定有滅除心意的方法（因世間無常幻相，有生定有滅，但滅後不能自行再生，必須藉重因緣和合才能另生）。」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在有滅法中的心意，這心意不是該要滅除了不!?」

善現答說：「不一定的，世尊！在有滅法中的心意，按決定是否該不該滅除（因為世間人有所意念是正是反，正的佛心、空性，自不該滅除的，這必須有所決定。）！」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在沒有生、滅法中的心意（即是在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而非無常空性的意識），可有這生滅（即是能生能滅）的現相不!?」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這在沒有生滅法中的心意，就沒有可以生滅的本義了！」（在無生滅、即不生不滅中的一切是空，自沒有生滅的本義可說。）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世間眾事物的實在本性，有生滅的現象不!?」

善現答說：「沒有的，世尊！世間眾事物實在的本性是空（即稱實在幻相的本體，乃是空的），所以它就沒有生、沒有滅（若按世間幻相看，它是有不實在的形體，這形體是有生有滅的）！」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心意（若是意念精神）如在真如中（真如即真實、真理，乃眾生意念精神如同在真實真理中）！』這心意會是如同真如，它的實際性（即實在的本性）會常住不變嗎!?」

善現答說：「不可能的，世尊！因為這心意不會（即不可能）如同真如（因眾生意念、時常變動，不能似真如的如常不變）！而它實際的本性（即具有空性的本體），會常住不變的！」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這心意（指世間人的意念精神）就是真如（即為真實不虛，如常不變）不!?」

善現答說：「不是的，世尊！（因人的意志精神短暫無常，它不是真如。）」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離開心意（即人離開人的意念精神）有真如不!?」

善現答說：「不會有的，世尊！（因真如是抽象的思惟，人若是不用抽象的意念精神，腦海裡就沒有了真如的思惟了。）」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以勝義諦（即在至理真義，也就是依佛道真理言，不隨世俗所說）雖然不求取世間的形相（因世間形相無常，乃是幻相，所以不求取），但可以修行在世間的形相不!?」

善現答說：「不可以修行世間的形相的，世尊！」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這大菩薩在以勝義諦，會破壞或遣散這世間的形相不!?」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

佛問善現：「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在以勝義諦！若是不破壞或遣散世間幻相，那怎麼能斷除求取世間幻相的想法呢!?」

「世間眾生修持所發的心意，雖屬看不見的抽象精神作用，但在世人心中，總覺它是有所存在的！依勝意諦它實在本體是空，它在有生有滅的世間是依眾生意念中，是有生有滅的；而在不生不滅中，它原是沒有生滅的，眾生的心意，雖然不同於真如，但確不能遣離真如

：眾生不可以遠離真如，且不可有修行世間形相的心意，並不作念念遣散破除世間幻相的掛礙，始能迅速開悟菩薩道、成就佛果的。（此解眾生修持心意精進之秘）

善現答說：「這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要作這樣的念頭：『我如今要破壞這世間的幻相！我如今要排除遣散這世間的幻相，以斷除我求取世間幻相的想頭；但也不作修學斷除世間幻相的想頭法門！』」

「若是大菩薩正在精勤修學大乘佛法的菩薩道，並修學斷想法門，這時有了以上的念頭，致使所修一切佛法不得圓滿，就該墮落到小乘阿羅漢或中乘辟支佛的階地！世尊！這大菩薩要成就最勝的善巧便利方法（即成就大乘佛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然在世間眾幻相和求取幻相的想法，深知這是修行上的過失，但不作念念斷除破壞的掛礙，而很快開悟世間一切無相（即了知世間一切事物形相是空）就可，因為當時一切佛法修行，尚未圓滿，不宜念中掛礙的緣故！」

（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若是善心修行的男子或女人等，在睡夢中造業（即在夢中有所行為），對於他所修的功德是有增益，還是有損益呢？」

善現答說：「佛曾說過：世間一切事物都如同在夢中所看見的！若是在夢中的行為沒有增減的（即是平常的夢境，無善無惡的），醒來時這所作的行為，也該對所修功德，是沒有增減的！然在夢中所作的行為，沒有重大的增減，而要等待睡醒時，他分別回想夢中，又在心中造作念頭，這會使他對所修功德有重大的增減！例如在夢中斷送他人的性命了！而在醒覺時分別回想，自己心中深感慶喜愉快（以殺人為快的心想），那他的罪障便會大增；若是醒來時深表悔愧，那他的罪障便會減少。」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五〇節文）

無雜無異品（四會二十四品）

這時慶喜（阿難尊者）便向佛說：「眾大菩薩和大菩薩共住，該怎樣相處呢？」

佛告訴慶喜說：「眾大菩薩和大菩薩共住，相互應看成大師一般尊敬。因為眾大菩薩和大菩薩共住，來往相見，該要有這樣的念頭：『他是我等的真正善知識（信仰佛法、學問淵博的人叫善知識）！和我相伴，像是同乘一船、同行一道、同一方向、同一事業！我等和他同一時學、同一處學！和同所學的佛法！這樣所學都是相同的！』又作這樣念頭：『那眾大菩薩為我等講說大乘佛道，就是我的良伴，也是我的導師！若是那大菩薩存有外雜的作為意願，以致遠離了一切智智的相關作為意願，我該在這當中，不和他共同修學！若是那大菩薩遠離了外雜作為意願，又不離開一切智智的相關作為意願，我就在這當中，常常和他共同修學！』」

「慶喜呀！你該要知道：若是大菩薩能夠這樣的修學，那佛道的資糧，就很快地得到圓滿，也很快地開悟了無上正等正覺！在這中間就沒有障礙阻難啦！」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五二節文）

五會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
王舍城外靈鷲峰道場
（第五會分）

計二十四品：

大般若經第五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蓋聞：申申夭夭，宴居而欲流誨；憤憤悱悱，離座而思請益。況深慈之遠鞠，遍知之委照，妙感之潛通，玄機之盛扣，其於說也，何能已乎！神運之來，亟諧景集，靈山之上，復動希聲；良由心塗易蕪，情霧難拂，滯識象之為識，昧空色之即空。豈知夫法體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寂，言慮莫尋。既無一在而可舒，又無不在而可卷，諒非兆朕之可導，又非塵躅之可隨。斯則行不行矣、住不住矣！

觀無二之性，與二不二，則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紛之則萬舛，澄之則一如；一如未限而義區之，一義未易而名異之，一名未改而想貿之，一想未派而取亂之，過此已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與大心，迴向之與隨喜，忘之則戒定慧蘊，存之則想心見倒。夫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釋五花之授記，乃證菩提；攙七寶之校量，方深福德。天供天護，加頂讚而徒般；神咒神珠，語靈祥而不極。鋪惟此會未傳茲壤，凡二十四品，今譯充十卷，其亹亹通韻、新新渴奉者，固當不以抵羽而輕積珍矣！

善現品（五會一品）

當際，善現承受了佛的神力智慧，他又告訴大德（很有道德深通佛法的人）舍利子說：「若是大菩薩雖然是安住在參禪入定中，而看不見入定中的一切，也在定中沒有任何沾染（已入清淨三昧）！也不作這念想的話語：『我在這入定後，該要進入正定了（即把心安住在一境，不亂，不動。）！』他有這些的分別思惟，由於這樣的正定力量，使一切雜亂思惟不起！這該要知道，他能夠如此正定，已是被過去的佛如來、應身無上正等正覺於世間，而授給他無上正等正覺永不退轉的預知所致！（因大菩薩聽到佛的預告，他會成就佛果，所以他能參禪進入正定，而沒有任何旁思！）」（原經以下節略）

舍利子說：「比丘您說：那些善心的男子，在這樣入定中能不知不想嗎!?」

善現答說：「我確定說那些善心的男子，在這樣的入定中是不知不想的；因為在這樣的眾定裡，它是無所有的緣故（即參禪入定均是抽象的精神作用，而大菩薩了知自性空的緣故）！所以那善心的男子在這樣正定中，是不知不想，這些眾定中，對於世間一切事物，也就不知不想！因為世間一切事物，由於空無所有的緣故！」

這時薄伽梵（華譯世尊）稱讚善現說：「好呀、好呀！如同你所說的；因此我要說你，已住在無諍定中，算是最為第一了（即說善現乃在安住空的道理，而與物無諍定中，稱為第一高人）！眾大菩薩要想修

「凡能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了悟一切世間事物虛空，則參禪容易進入正定，能入正定就是在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此解參禪易入正定之秘）」

學般若波羅蜜多，就應該不知、不想，而入正定中，這樣去學。若是這樣去學，才名叫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稱名菩薩，這是什麼意義？」

佛告訴善現：「修學一切佛法，沒有染著，沒有滯礙；了覺一切世間事物沒有染著，沒有掛礙，並求取開悟佛道的正智！因此名叫菩薩。」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又是什麼緣因，名叫摩訶薩（華譯大，即稱大菩薩）呢？」

佛告訴善現：「以眾菩薩在廣大眾生們的當中，該坐在上首席位的緣故！又名摩訶薩！」

舍利子向佛說：「我現在樂說這摩訶薩的意義！（原經節略）因眾菩薩以善巧便利的方法，為眾生們宣講佛法大要，使眾生們斷除我見（即視自己為有形存在的看法）、眾生見（以眾生看法為自己的看法）、宿命見（相信命運的看法）、補特伽羅見（即有天、人、畜生、餓鬼、地獄五趣的看法）、有見（即以幻相為有的看法）、無見（即以沒有為看法）！斷、常見（即以身滅不復再生的斷見，以身心永遠不滅的常邪見）等！依照這些意義，才名叫摩訶薩！」

善現向佛說：「我現在樂說這摩訶薩的意義：因為眾菩薩發下求取佛道正智的心，沒有倫比的救世心！雖是及早成就聲聞（即成就阿羅漢）、獨覺（即成就辟支佛）的心，也不能吸引他；在這些心想裡都不會使他固執染著。因為他認定求取一切智智（即佛果智慧），才是真正沒有煩惱，不會墮落有生滅的三界中（即墮落到生死的欲界、有色界、無色界的世界裡）！所以不應該在這當中，而生起固執染著的心！按照這些意義，因此才名叫摩訶薩的！」

滿慈子（即富樓那尊者，佛十大弟子，號稱說法第一）向佛說：「我現在樂說摩訶薩的意義：因為眾菩薩普遍為著利樂一切眾生，他披上最大願心鎧甲的緣故，發出趣向大乘佛法修行的緣故！要乘坐大乘佛法，成就佛果的緣故，所以才名叫摩訶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五六節文）

「凡修學大乘佛法，內心清淨誠信，沒有遲滯掛礙，即名叫菩薩。至於成就大菩薩，必須修學六種波羅蜜多，以善巧便利的方法，為眾生宣說佛法大要，使眾生斷除我見、眾生見、宿命見、五趣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而不貪圖及早成就小乘阿羅漢、中乘辟支佛，發下求取佛覺正智的心才是。所謂不退轉大菩薩已了悟世間幻相，自性本空之一切，不再墮落三界；已正性離生，成就等覺大菩薩，心存無所有、不可得的佛覺正智才是。（此解修行成就大乘菩薩道之祕）」

迴向品（五會七品）

這時，慈氏菩薩（即彌勒菩薩）向善現說：「菩薩在隨順眾生的喜好，把所修的功德迴向（即回轉方向）到他要修行眾生福德事業上（即回轉修行功德到福利眾生功德行為上）！對於其他眾生們的布施、淨戒、靜修等眾福德的事業，都認為是最為超勝！最為崇高！確實微妙！確實無上的！」

當際善現問慈氏菩薩說：「若是眾菩薩所起隨順喜好的迴向心，普遍結緣到無量無數的世界上：如是每一世界無量無數已入不生不滅涅槃境界的眾佛世尊！從他們最初發心修行乃至成就佛果、進入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甚至到這世界佛法滅盡時（即眾生渡盡末期），在這些期間所有眾佛世尊及眾生們所修六種波羅蜜多的相關善根（指所修的善德根本言）。」

「如那眾佛的弟子們，所行布施、淨戒、靜修等眾福利眾生的事業！以及在學（即仍在修學的四眾）、無學（即修得阿羅漢果的）、無漏（即成就菩薩果）的善根。」

「如那眾佛的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以上為成佛前修行、戒規、定力、智慧、解除脫離煩惱成智慧所見的五種功德聚集）！如那要為利樂一切眾生，作大慈大悲及無量無邊的佛法！如向眾生講說法要！如依照佛法大要修學等等眾善根。」

「如佛世尊在般涅槃後，眾生類所種下的善根。」

「把這以上眾善根集合闡揚，以顯現當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的隨喜心！加上這隨順眾生喜好都在修行的眾福德事業，和那眾生平等共有，以迴向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

（原經以上節略）

「像那些眾菩薩結緣這以上的事！生起這些有形的修行眾相，以隨順眾生喜好的迴向

〔三世眾佛所修善根，眾佛所修善根，眾佛弟子所修善根，以及眾生所修善根，不可能聚集一起，也不可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正覺，更不能有結緣之事；凡所修福德事業，都是不可得，因為都是無性為自性空的緣故。（此解一切福德都無所有之祕）〕

心！這些所結緣的事，眾菩薩能夠如願做得嗎⁉可如那些菩薩所能取得世間的眾功德的形相不（即能獲取世間眾功德的形相嗎？）⁉」

慈氏菩薩回答善現說：「那些眾菩薩實在沒有這所結緣的事可得（因畢竟是空無所有）！也沒有如那些菩薩所能夠獲取眾功德的形相的！」（原經節略）

具壽善現向慈氏菩薩說：「若是沒有這些所結緣的眾事，沒有如那些所獲取眾功德的形相了！那些眾菩薩隨順眾生喜好的迴向，豈不都成為所想心願的倒見（即相反、或成空）了嗎⁉（以下原經節略）若是這樣的話，那這其中什麼是所結緣的事？什麼是隨喜心？什麼是正覺佛道？什麼是迴向？這一切成空沒有任何差別了；又怎麼說菩薩要結緣這些事，發起隨喜心，以迴向無上正等正覺呢⁉」

慈氏回答善現說：「這種所起隨順眾生喜好的迴向，不應該對那些新進修學大乘菩薩道的面前講說！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聽了這種的隨喜迴向，使他等所有信仰快樂與恭敬眾佛的心，都會因此而消滅盡沒了！（因初學大乘佛法的菩薩，尚不能明白自性本空，一切無所有，不可得的道理之故。）」

「這種隨順眾生喜好的迴向說法，應該向那不再退轉的大菩薩，或是曾經供養過無量的眾佛，並長久發下大願心，且內心深植了佛慧善根的！為有很多善於明白佛道的朋友，他能接受好友善意的，才能對他開示。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等聽到這隨喜迴向的不可得！內心就會不感覺驚訝、恐怖、退縮、沉沒。」

「眾修學菩薩道的人們，該要以這樣的隨喜，去做眾福德的事業！把所修功德迴向所求取的一切智智上（即求取佛果的最高智慧）！在這時期中應該有這樣的念頭：『我所可以用心的隨喜迴向，這所用心是要知道世間一切都在盡、滅、離、變中，這所結緣的事和眾修善根，都也是我已經知道的盡、滅、離、變！這其中什麼是所要用心的呢？又什麼是所要結緣的事和眾修善根，而說是隨喜迴向到無上正等正覺的呢⁉這時的心，在心理上不應該有隨喜迴

向！因為這時該有不二心（即自性是空，唯一的存想心理）的生起緣故！因為所修的用心，也不可以有隨喜迴向（即在菩薩所修的功德願心，不可以有所歸向），乃是所修的心意要認定一切世間事物的自性本空緣故！所以這隨喜迴向的心，和所要結緣的事，都是不可得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五八節文）

地獄品（五會八品）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怎麼說是甚深極難相信瞭解的呢？」

佛告訴善現：「色、受、想、行、識（眾生在世間對一切物質，和自我接受，思想，行為，心靈的影響等），它沒有束縛、沒有解脫（它對眾生在世間的影響，看不出是束縛，還是解脫的跡象）！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它都是以無性（即以沒有本體）為自性（為自己的本性，即是本體為空）的緣故（若是把這些影響眾生的一切說成是空，這使眾生極難相信瞭解的緣故！）。」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是修行不精進勤思，很難相信瞭解的呢!?」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世間上的色（即物質，各種星球有形等物）、受（即眾生的領受與感受）、想（即眾生的思想與感想）、行（即眾生的行為與反應）、識（即眾生精神與心靈），原本是清淨的（因原有是空的清淨本體）；而畢竟所得的結果，也是清淨的（因萬物等無常，最後幻相形體消失，歸於清淨的）！再次，善現呀！色、受、想、行、識等的空寂清淨，這就是我們正要修行佛智慧所知的空寂清淨！這色等的空寂清淨，和佛智慧所知的空寂清淨，從根本到結果就沒有二樣的！沒有分別、沒有間斷、沒有破壞的！所以眾菩薩若是修行不精進勤思，就很難相信瞭解這般若波

「佛說色、受、想、行、識，就是眾生在世的生活寫照；眾生朝夕不離其中，致使眾生壽命意外無常，且要接受生、老、病、死之苦。故佛解說眾生在生活中，要無縛、無脫，歸於清淨。眾生要各按在世生活本能，安穩度過一生；尤其眾生之首的人類，要在生活中，以施捨、淨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種波羅蜜多中，安穩度過一生

·（此解六種波羅蜜多，以安穩度過現實生活之秘。）

羅蜜多道理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五九節文）

清淨品（五會九品）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這世間一切清淨的道理，是最深的了！它是沒有所得、沒有現實觀的（因一切是空寂的）！它不在三界（即欲天界、色天界、無色天界）中發生的，它是沒有知覺的！」（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是呀！因為是極清淨的緣故！」

當際善現便向佛說：「因為我（指在世無常的我）是清淨！所以隨著我的一切色、受、想、行、識，也就是清淨了；因為我是清淨，所以我修行佛智慧所知的，也就清淨了；因為我是清淨，所以就空無所得，沒有現實觀了；因為我是空寂無邊！那隨著我的色、受、想、行、識等，也就是空寂無邊了！」

佛說：「是呀！這世間的一切，終必是空寂的緣故！」

善現又說：「若是眾菩薩能夠像這樣的了悟覺知，才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修行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不是在這邊岸頭，不是航到對邊岸頭，更不是在兩岸的中間!!（因所修是空無所有，根本就沒有岸邊。）」（原經合併節略）

佛說：「是呀！這畢竟是清淨空寂的緣故呀！」

善現又說：「若是眾菩薩了悟起這樣的想法，那也會捨棄遠離這般若波羅蜜多了！（因一切皆空，自然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空的，所以在修行菩薩的心中也不再執著這般若佛法的稱名了。）」

「眾生心中有所存想執著，則必因此而有掛礙；如有掛礙，則內心無法清淨，所謂執著：有執著自我！執著世俗假設名稱！執著世間事物幻相！執著存想福報！執著迴向無上正等正覺！執著攝取形相的憶念！執著喜樂的心情等等。眾生如能了悟世間一切本體是空，就會遠離了一切執著。（此解遠離執著之祕）」

佛說：「好呀、好呀！善現！這些菩薩就是執著這世間假設的名稱！執著這世間所見的幻相（即各種物質形相）呀！」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怎麼說菩薩在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會引起執著這世間的形相呢!?」

善現答說：「若是眾菩薩在修行時，心中有存想這色、受、想、行、識等是空；菩薩對於三世法（即對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的一切事物），心中總存想說著這三世法；菩薩修行在最初發下心願的時候，而心中就存想著：未來會有無量的福報！這些都是名叫執著。」

當時天帝釋（即忉利天主，名叫釋提桓因）問善現說：「以什麼緣由，才名叫執著的!?」

善現答說：「因為存有固執心想的緣故！所謂有這心想能正當迴向到無上正等正覺（即心存得到佛果正覺的想像）！這就名叫執著。憍尸迦（即天帝的梵名）！眾生的心念，本性（即本體）是空的！它不能迴向。若是眾菩薩要教他人趣向大菩提（即佛果正覺），應該隨著他的實相（即佛性）的顯示出現，以勸導、讚勵，慶賀、歡喜，對於自己沒有損害，也不損害他人！這是眾佛世尊一同所開示允許的，主要的讓眾生遠離分別和執著！」

這時世尊稱讚善現說：「好呀、好呀！你善於能替眾菩薩講說分別執著世間的幻相，使眾菩薩覺悟知道而遠離幻相！但是有些細微的執著，我要為你們說，你該注意聽呀！」

「若是修行大乘菩薩道的優秀男子們！對於眾佛隨順世俗所講攝取形相的憶念（因眾佛在世說法，必須隨世俗以世間一切形相憶念來說明），如隨順這些所取的形相的，都名叫執著；若是在三世（即過去、未來、現在世）眾佛世尊的無漏法（即清淨沒有煩惱法）中，隨著就深生喜樂的心情！既然有了這種隨著深生喜樂心情，又和眾生迴向佛道所共有，也名叫執著（因心有喜樂和眾生共享的存想，此存想就是執著。）！這眾佛法的實性（即佛性）不是在三世所能攝及的（因佛性在每一眾生心中的）！所以不可以攝取世間的形相，也不可以攀緣（即心隨外境而轉移自己的意志），也沒有看到聽到的覺知事情！在無上的覺知中，不可以把心意念想，有所轉向！」

「這眾法（即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是空，它是獨一的、無二的、沒有能造作的！不可以覺悟知道，不可把它分成個別的！若是眾菩薩能這樣的明白知道，那就會遠離一切執著！」（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五九節文）

甚深相品（五會十三品）

具壽善現便向佛說：「這是什麼緣故？世間這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事物，都是沒有限量嗎!?」

佛反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我們心想的虛空、心想世間的事物，能有限量的嗎!?」

善現答說：「沒有限量的！世尊！」

佛告訴善現：「眾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世間事物，也都是沒有限量的！因為它的本體是虛空，它是無量無邊的緣故！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沒有數計、沒有倫比的！這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佛法，也是如此的！」（原經合併節略）

這時善現又向佛說：「頗有菩薩成就這樣的殊勝功德！承事供養他方世界的佛陀後，便從那裡圓寂沒了，又能投生來到我們這裡學法嗎!?」

佛告訴善現：「有眾菩薩成就了這樣的殊勝功德！承事供養他方世界的佛陀後，在圓寂沒世後，會從他世他方投生到我們這裡來聽法的！」（原經以下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一節文）

「凡修大乘的佛果正覺，非止一世一方就可功德圓滿，以了悟佛果正覺的；但必繼續無數世的修行：要從前世到今世，以至到未來世，始終供養諸佛、修行不懈，而從一世又一世的投生，猶如商侶在大海中，船破沉沒時，要有所依附才能慶幸再生，又如燒土成為陶瓶才能盛水，必須要經過一番火煉，才能成器；又如一條貨船，必須經過一番修造，才能航行他方。（此解修行人要具備很多條件，自會再世投生他方，繼續修行之祕）」

船等喻品（五會十四品）

佛說：「再次，善現！譬如商侶泛航大海中，忽然船有破損漸沉！在這當中眾人若能取得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屍，而能有所依附不沉！該知那些人不會被淹死，會漂流到大海的岸邊！而得到沒有損害、接受生世的快樂!!（此喻菩薩成就殊勝功德，而能沒後投生他世他方學法，因為他有所依附，而投生他世他方的。）」

「再次，善現！如有男子或眾女子，手持著泥土窯燒的瓶罐，到河裡、或池塘、或井泉、或溝渠去取水，但是陶土瓶罐，並不因水浸而破壞裂漏；這是因為泥土經窯燒成陶，足可盛水，且陶器堅牢的緣故。（此喻諸菩薩經修行供養眾佛的成就，而能投生他世他方的。）」

「再次，善現！譬如有商人具有善巧的智慧！先在海邊修造一條堅固的貨船，然後牽引水中，了知船沒有漏洞，再把貨物放在船艙裡航行；這該知道那船因堅牢必不會沉沒，而人物也會安穩地到達目的地的！（此喻眾菩薩誠信修行，以善巧智慧，成就殊勝功德，致能投生他世他方的。）」

「以上所喻，眾菩薩修行也是這樣的！若是在大乘佛法中，有信心、有堅忍、有樂好、有願求！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情縱逸、有勝意喜樂！有施捨、有恭敬、有清淨心，有對於所求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永不改捨！且又能收受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可該知道這類菩薩不會退轉到小乘阿羅漢，或中乘辟支佛的階地！定會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一節文）

如來品（五會十五品）

這時舍利子便向佛說：「這如來（指修行佛果言）甚深微妙的呀！」

當際，佛告訴舍利子說：「是呀、是呀！如你所說的，這如來是很深又微妙的！」

在佛講說這如來功德的時候，這時法會佛座四週有三千苾芻（即得道高深的大比丘），已永盡煩惱，心得解脫，而成就了阿羅漢；另有五百苾芻尼（即女尼），已是遠離塵世間的污垢，而得生清淨的法眼（即有菩薩眼能見到一切妙有的內涵）；又五千天人（指天界眾王眷屬言）得到無生法忍（即把心想安住在不生不滅的道理上）！又六十菩薩，眾煩惱永盡，而內心已得到解脫！

即時佛又告訴舍利子說：「現在這法會大眾中有六十菩薩，曾在過去五百佛陀住所裡，去親近供養（即供養眾佛、接受教誨），雖然他們已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以上為五波羅蜜多）！但是沒有接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方便善巧，而生起別種不同的想法、修別種不同的法門！因此到現在雖然聽到大乘的佛法，而已盡除煩惱，內心得到解脫了的緣故！舍利子！這眾菩薩們雖然具有大乘菩薩道的空、無相、無願等，因沒有攝受般若（即甚深智慧）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所以墮落小、中乘的阿羅漢或辟支佛階地。」（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便向佛說：「照我所瞭解佛您講說以上的意義，那是眾菩薩要在修行中、遠離了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雖然具備了無量修行福德資糧，而不一定會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因佛果正覺要有甚深的般若智慧，才能開悟）？因此菩薩要能得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決定在不應遠離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

當際，佛告訴舍利子說：「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一節文）

貪行品（五會十七品）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佛說所緣（即修行人的內心，攀緣外在幻境）都是遠離了自性（即遠離本體是空的信念）！那怎麼可說那有所緣的事，而思想的業障，就會生起了⁉若是沒有所緣，那思想的業障，就不會生起了嗎⁉」

善現回答說：「雖然眾生思想的業障，及所攀緣外境的事情，都是遠離了本空的自性！而是由於修行眾生的內心，在分別取了外界的幻相才有的；世間凡俗的假設所說，認為思想的業障，引起修行眾生內心的攀緣！但這不是所攀緣的業障，是離開修行眾生的內心，而另外別有的（即眾生思想出自內心，不會從外來業障而起的）！」

這時舍利子問善現說：「若是眾菩薩在夢中的修為，這修為轉向無上正等正覺！這眾菩薩的修為可以實在的轉向佛果正覺的功德不⁉」

善現回答說：「慈氏菩薩很早就預知未來成就佛果的授記！最好你去請問他，定會給你回答的。」

舍利子照善現的所說，恭敬請問慈氏菩薩。

這時慈氏菩薩反問舍利子說：「你要問慈氏菩薩什麼呢？而我能滿意答覆尊者的所問嗎⁉你要問色、受、想、行、識呢？還是要問色、受、想、行、識是空呢？且色不是慈氏菩薩！不能回答尊者的所問；受、想、行、識不是慈氏菩薩，也不能回答尊者的所問！如色是空，這不是慈氏菩薩，也不能回答尊者的所問！這受、想、行、識是空，這也不是慈氏菩薩，我也不能回答尊者的所問！」

「眾生遠離了世間事物自性本空的信念，而有對外界幻相攀緣，致有思想的業障；修行以心為本，心以信念為本，信念以澈悟為本；那澈悟要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本，眾生無大智慧，無法澈悟眾法自性本空，所以信念動搖，心有貪行外緣，而生思想業障。（此解心有貪行之祕）」

「我都沒有見到有那種佛法可名叫慈氏菩薩的！也都沒有見到有佛法能回答你的！（因舍利子所問夢中所行的佛法，慈氏菩薩否定夢中的所為，故如此回答。）（原經節略）舍利子！因為一切事物法則的本體都是空的！你要追根究底的推問下去，這是不可得的緣故！」

這時舍利子問慈氏說：「仁者（尊稱慈氏）！您所說的佛法，是如您所開悟的不!?」

慈氏答說：「我所說的佛法，不是如我所開悟的！因為我所開悟的佛法，不能以語言說明的緣故（因內心開悟非語言所能形容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二節文）

根栽品（五會二十二品）

這時善現便向佛說：「眾菩薩的心，既是如同空幻！怎麼說菩薩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呢!?」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說：你見過有如同幻心不!?」

善現對說：「沒有呀！世尊！」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你看見幻有不!?」

善現對說：「沒有，世尊！」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你看不見幻有！看不見如幻的心！若是沒有幻處，沒有如幻的心！你見過有這幻心能得佛道不!?」

善現對說：「沒有的！世尊！」

「眾生的心並不如幻，只是外界事物如幻，此一幻相幻境，只是暫時的，終久都是虛空看不見的！眾生如欲將心了悟無上正等正覺，只是暫時的！終久亦必成為虛空看不見的！眾生若以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以了悟無上正等正覺，這只是暫時的！終久這般若波羅蜜多也是虛空的。（此解遠離無上正等正覺與般若波羅蜜多之秘）」

佛告訴善現：「以你的意思說：若是有遠離幻的處所，能遠離這如幻的心！你見過有這樣的佛法能得到佛道不!?」

善現對說：「沒有的！世尊！我都沒有見過這些，這離心法，是說什麼佛法是若有若無呢!?因為一切佛法畢竟要遠離的緣故（因不可執著），這不可以施設它是有是無的！若是佛法不可以施設它是有無，則就不可以說它能得到佛道！因為不是無所有的（即有所有）佛法，能得到佛道的緣故。由於這樣，這般若波羅蜜多，也畢竟要遠離（即遠離這佛法名稱，或依靠這佛法）！但不應該在修行時排遣它，也不應該有所牽引激發的功能！這無上正等正覺也是畢竟要遠離的，那怎麼能說：眾菩薩們要依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夠開悟佛道正覺呢!?因此般若波羅蜜多，應不可說是能開悟無上正等正覺！這就是要遠離佛法，不得依靠佛法的緣故嗎!?」

佛告訴善現：「好呀、好呀！是的、是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正等正覺都是畢竟要遠離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畢竟要遠離的緣故，才能得到畢竟遠離這無上正等正覺（因為遠離依靠般若波羅蜜多，才能悟得正覺佛果。）！若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是要遠離的緣故，則應該不是叫般若波羅蜜多！因此，善現呀！這不是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佛果正覺！雖然不是遠離佛法，並能得到遠離的佛法！而能得到佛道正覺不是不依止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此，菩薩要悟得無上正等正覺，應該勤以修學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四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第六會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王舍城外靈鷲峰道場

（第六會分）

計十七品：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原夫控歸塗以彌綸，蹊要極而端務，莫若譬十度於一施，披六蔽於三檀。矧般若之大猷，固總領而高視，誠庶心之扃牖，積行之樞軸，故能範圍真際，充塞塵區；汎之則無緣，綏之則無動，大悲抗其首，大捨維其末，恬五痛之苦修，倏三祇之遙序。願無近遠，遇物成資，善靡鴻纖，觸塗必行，憑無象而永日，輟有輪於長夜，窮幽盡妙，其般若之致乎？

粤有天王，是為最勝，捐樂宮而下拜，汎嘉名而上表，念茲在茲，爰究爰度。然以位懸道隔，非目擊之能存，所以軌眾諧辰，寄言提而取悟，即舊勝天王般若，今譯成八卷一十七品。其發明弘旨，敞拔幽關，固已法寶駢映，義林交積，自性三種，斠無性以阡眠，果德萬區，般不德而輝煥。凡鼓篋之士，猶希取質，況乘杯之客，如何勿思！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顯相品（六會三品）

這時最勝天王又從座位上起身，偏覆著左肩，右膝著地單跪，並合掌向佛說：「世尊！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它像什麼樣呢!?」（世俗眾生脫不了生活的形相迷惘，勝天王特以世間形相，顯現般若波羅蜜多的偉大。）

於是世尊告訴最勝天王說：「天王！你該要知道！譬如這世間的地、水、火、風，全是虛空的等等形相！說來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這樣吧！」

當際，最勝天王便向佛說：「世尊！怎麼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同這地、水、火、風的虛空等相呢!?」

佛告訴最勝天王說：「天王，你該要知道！這世間普遍而又廣大的，並很難度量全貌的（按當時人力言），就是地球的形相了；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這樣！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眾佛法的真如（即佛法的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一切），它普遍廣大很難測量的緣故！天王：你該知道！這一切藥草依附在地上生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這樣！它能普遍生長一切佛法。」（以下原經節略）

「天王：你該知道！譬如大水，從高處流下，乃是水族們（如魚蝦等水族物）所依附歸宿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這樣的！它從真實不虛的法界，流向這世間，一切佛法都依照

「佛隨順世俗，比喻世間四大幻相，地、水、火、風為般若波羅蜜多，以說明大般若甚深、廣大，具消滅世間眾生之罪業、煩惱的功德；此佛不得已而為最勝天王解說，實際上這四大雖是世間畢竟虛空的微不足道，比不上大般若所修的無量無邊廣大虛空，及度救三世無量無邊的眾生功德。（此解大般若甚深廣大很難信解之祕）」

「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先決條件，就是相信如來的三種清淨；能如是，就會相信世間一切是虛空的，才能進入甚深般若波羅

它為終極！又如大水，能夠滋潤草木，生長花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這樣的！它滋潤了等持（即參禪入定叫等持，梵稱三摩地），而生出助長佛道的方法！成為一切智慧，得悟佛果正覺，以利益安樂世間的眾生！」（以下原經節略）

「天王：你該知道！譬如大火，雖然會焚燒一切樹木藥草，而它不想說：『我會焚燒物木！』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這樣的！雖然會永遠使一切眾生的煩惱，和眾多惡習消滅！而它不想說：『我能永遠把煩惱惡習消滅！』又如大火，完全能使一切物類成熟！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能使一切佛法成熟眾生！」（原經以下節略）

「天王：你該知道！譬如大風，能使一切物類增長（此指風中空氣供應物類散熱調溫、傳送眾生呼吸等）；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能這樣！能使一切世間、或出世間的佛法增長！又如大風，若成颶飆，能普遍摧毀滅除一切物類（此指摧枯拉朽言）！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這樣的！若能修行到功德圓滿，會普遍能摧滅生死的煩惱！」（原經以下節略）

「天王：你該知道！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使眾生遠離塵垢！不得染著世俗；以寂靜、無量無邊的智慧，平等通達眾佛法的實性！如那太虛空性，而無所掛礙；那遠離形相境界，已超脫心想的尋求伺隙等，使眾生心和心想所及都沒有了分別差異！而入不生不滅，使自性遠離了（已達空無境界）的緣故！」（原經以下節略）

「天王：你該知道！眾大菩薩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相信如來的三種清淨。」

「所謂眾菩薩有這樣的思想：『佛經上說：〃如來的身體清淨：是法身（即真身，也就是以佛法為身體，周遍在佛法界，又稱法界身）！是最寂靜身！是無以倫比身！是沒有限量身！是不共身（即與眾不同身）！是金剛身（即不壞不滅身）！〃 在這樣決定下，使眾生和菩薩們的心，沒有疑惑。』這就叫相信瞭解佛身是清淨的！」

「再次的思想：『佛經上說：〃如來的話語，是清淨的！如果他向眾生或菩薩授記，預言他等未來成就佛果正覺，要相信這些話語和真理不相違背的！因為如來已經永遠離開一

蜜多的清淨境界，而能得到如來的三種清淨。（此解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先決條件之祕。）

切過失！已盡除隨眠（即盡除煩惱或隨逐眾生世俗），沒有任何煩惱；已是寂靜清淨。若是魔界、世俗沙門，能聽得如來話語，說是有所失漏，確實是錯誤的！"』這就叫做相信瞭解如來的話語是清淨的！」

「又次的思想：『佛經上說："如來的心意清淨！凡是眾佛世尊心意所有想法，莫不使如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天眾、人群和其他眾生所能瞭知的！因為如來的心意，很難深入，遠離眾生的尋求伺察、那思惟的範圍！像是無量無邊，如同虛空境界般！這樣才使眾生的信仰了悟，在心意廣大寂靜清淨中，不生疑懼困惑。"』這就是如來心意的清淨。」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七節文）

法界品（六會四品）

這時最勝天王（以樂勝、身勝，叫最勝，又稱光明；乃六欲四天王的總稱）又向佛說：「怎麼說名叫法界呢（法界：梵稱達摩馱都，又叫法性、實相、真理就是法界，也就是萬般事物。）？」

佛告訴最勝：「天王該知道呀！法界就是不虛妄性！」

「世尊！怎麼說是不虛妄性呢？」

「天王！就是指不會有變化差異的本性呀！」

「世尊！怎麼說是有不會變化差異的本性呢？」

「天王！那就是眾事物法則已到了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真如境界了（因世間一切事物畢竟是空，故事物到了終極境界了，就是真如境界）！」

「世尊！怎麼說那眾事物法則就是真如了呢？」

「天王！要知道呀！真如的意義很深，且又微妙，但可以用心意智慧作了解，但不是以語言能表達清楚的；因為眾法真如，已超過文字、離開語言的範圍，用一切語言已不能表達的緣故！它離開世俗的眾戲言，除絕個別差異；從其中不分彼此，遠離形相，沒有形相！在遠離尋伺（即遠離推尋伺察：初心結緣叫尋，細心分別叫伺。），便超過尋伺的境遇；在無想（即沒有念想）、無相（即沒有世間形相的印像），便超過想、相二境；在遠離愚夫（即遠離凡俗），便超過愚夫境界；在超越眾魔事，就遠離眾障惑！它不是心靈所能了悟，是住無所住的寂靜聖智（即是寂靜空無安住的佛智慧），和沒有分別心後，而得到的智慧境界；它沒有我的存在，也沒有我所思想的一切；是求那不可得、沒有要取得的，沒有要捨棄的；沒有染著，是清淨離開塵垢的，是最勝第一（即頂尖極至）!!它自性經常不變（即本體久常不變），如同出世的佛陀！如同在世常存不變的本體形相（即如世間的真如、真理、良知的存在）！天王們該要知道呀！這就是為法界！」

「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修行開悟法界！多有百千種難行和苦的修行，使眾生們都得到通達！天王們！這名叫實相般若波羅蜜多！又名叫真如、實際、沒有分別相、不思議境界！也名叫真空，和一切智、一切相智、不二法界！」

這時最勝天王便向佛說：「世尊！怎麼說，才能開悟，才能修得這法界呢？」

佛告訴最勝：「天王該知道：出世般若波羅蜜多，和後（後：指成就佛果後）所得無分別的智慧（即成佛後，乃佛所有的沒有任何分等智慧），才能開悟，才能修得法界！」

「世尊！這證（即開悟）和得（即修得）的意義，有什麼不同？」

「天王該要知道：在出世般若波羅蜜多（即已斷生死惑、帶業往生，而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法），能夠如實見到法界（即見到涅槃境界的實相），因此名叫開悟！在成就佛果的智慧，而通達法界的一切，因此名叫修得！」

這時最勝又向佛說：「如佛您所說的佛法！讓我們聽到、想到，再修得佛智慧，豈不是就通達實相般若波羅蜜多了！又何必再說有出世般若波羅蜜多，和成就佛果後所得那無

分別智，才能開悟？才能修得呢!?」

佛說：「不是呀！因為實相般若波羅蜜多，是很深又微妙的！聽佛法的智慧是粗淺的，不能得見實相，這是勝義（即非常微妙的義理）的緣故，只憑思想不能測知全面的！這是出世法的緣故，單靠修心是不能行的！」

「天王該要知道：這實相般若波羅蜜多是很深微妙的！凡夫或修行二乘（修行聲聞小乘、獨覺中乘）的，他們是不能見到實相的；因為他們如瞎眼不能見眾物質一樣，也猶如嬰兒初生七日內看不到日輪！既然是看不見，何況能夠開悟嗎!?」

「天王！譬如酷夏的熱天！有人從東向西走，來到一曠野地；另有一人從西來到曠野，他便向先到曠野的東來人詢問：『我現在又熱又渴！你從東來路上，可知道什麼地方有清水和樹蔭不，可以解除我的熱和渴不!?』那人回答：『從我來的東邊，有條分岔路！一向左，二向右，該向右路往前走，就會有清泉池和涼樹蔭了！』天王！按你的意思說：那受熱渴的人雖然聽到這清泉和樹蔭的稱名，而心中思想那兒，就會解除熱渴得到清涼不!?」

「不會的，世尊！那人要到達那清池飲水和沐浴，才能不感口渴和得到清涼的呀！」

佛說：「天王：是呀！這只是聽到、想到！這修行的智慧，是不能通達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的！天王該知道：剛才所說曠野比喻眾生的生死，那行路人比喻眾生，熱比喻世間的眾惑，渴比喻人的貪愛，東來人比喻是眾菩薩，左路比喻不是正直道，右路比喻一切智道（即成佛道）！這眾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善於知道生死正直的路徑！而清泉比喻般若波羅蜜多，樹蔭比喻大悲心（因具大悲心成就佛果以善度眾生）；眾大菩薩修行這兩項佛法的緣故，才能遠離凡夫和小中乘道！天王該要知道：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然是沒有形相，而是以巧妙說法的緣故，使眾生們能夠修行開悟，並修得佛果！」

「天王該知道：眾大菩薩能如實知道力（即知所修功德力、如來加持力、自心所具佛性的法界力），沒有所懼畏的！如實知道眾戒、定、慧、解脫、解脫智等，所見到世間一切空蘊！（原經節略）菩薩在這

「法界，乃是世間萬般事物，進入真空的境界，此際才是真實現相，也就是真如，實際，無分別相，故稱不可思議，不二法界，大菩薩在出世般若波羅蜜多中，能如實見到法界，此名叫開悟！而開悟的，就是一切智，一切相智，乃至一切種智，（此解出世般若波羅蜜多之秘）」

世間不去取、不染著，因此就不會在空中墮落！」

「天王該要知道：要遠離世間眾幻相，所謂都不見內外眾相（因內身無常是空，而外在眼見耳聽等空，所以看不到眾形相）！遠離世俗戲言形相，遠離不平等的分別形相，遠離好奇尋求形相，遠離貪心染著相，遠離主觀境界形相，遠離心野攀緣形相，遠離眾所能知和所已知的形相！」（原經以下節略）

「天王！眾佛的境界不可思議！因為眾佛已遠離境界的緣故。一切眾生思量佛境，會心生狂亂不知彼此！因那虛空性不可思量！要求取不可得，已遠離尋伺（即尋求伺察各種事理）境！而眾佛對他所悟佛果都不會染著！對於他修的眾功德，乃至涅槃境界都不會依著！因為佛已離我，離開我所一切，不二、不分別，已遠離自性（即遠離空的本體）的緣故！」

這時最勝便向佛說：「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什麼階位，才能得到如來的十身呢？」

佛告最勝：「天王該知道：眾大菩薩於修初階地中得佛平等身！因為已通達法性（即通達世間事物本體是空），遠離了眾邪念歪曲，見到眾生等一律平等的緣故！第二階地得清淨身，因為已遠離犯戒錯失，守戒規得清淨的緣故！第三階地得無盡身！因為已遠離眾慾貪瞋，得到勝義禪定的緣故！第四階地得善修身，因為常時勤修菩提分（又稱七菩提，即修習三十七種基本佛法法門）的緣故！第五階地得法性身（即得佛性身），因觀看眾真理要義，而開悟法性的緣故！第六階地得遠離尋伺身，因為已觀看因緣所起的道理，遠離了尋求事物所生的道理緣故！第七階地得不思議身，因為能以方便善巧，智、行圓滿的緣故！第八階地得寂靜身，因為已遠離眾煩惱及世俗所戲言事的緣故！第九階地得虛空身，因為菩薩身體形相可無盡遍及一切（即身形無所不在）的緣故！第十階地得妙智身，因為已得佛的一切種智緣故！」

於是最勝又向佛說：「佛、菩薩身豈無差別嗎!?」

佛告訴最勝：「天王該要知道：在身體上沒有差別，在所修功德就不同了！佛和菩薩

所修的法身，因是在世、出世間同一本體形相空的緣故！但如來所修功德一切圓滿，能普遍十方盡在眾生界；菩薩的法身因功德未滿，尚有餘下的業障，不能盡遍十方的緣故！佛的眾身（即法、報、應三身）完全是堅固不可破壞的金剛，因具有三毒（即貪、瞋、癡）攻不破！對世間事物幻相不染著；凡惡道、人、天神苦不能逼！完全遠離生、老、病、死！能馴伏外道，超邪魔界，不向辟支佛及阿羅漢的修乘！以這些緣因不能對佛破壞！」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七至五六八節文）

念住品（六會五品）

這時最勝天王又從座位起身，他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單跪，合掌恭敬地向佛說：「眾大菩薩能這樣去走修行的路！若是不識路的，那他的心向何處呢!?」

佛告訴最勝：「天王該要知道呀：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自然心正不亂！因為這些菩薩善於修養身、受（接受）、心、法（即一切事物）的念頭打住！凡所遊行在城邑、村落，聽到有養身的財物，而內心不去貪得沾染！要照佛世尊的戒規中說：善自小心憶念的追想，而遠離世間眾煩惱！」

「天王該知道呀！凡所想的思維：『城邑、村落多喧雜，不是出家人所要行處！不應該去所謂酒家、婬女、王宮，賭博、奕棋、歌舞，這些等處，要遠離才是！』」

「天王該知道呀！因為在這世間行走的緣故，只要有三衣（即安陀會乃中著衣，平時坐臥穿；鬱多羅僧乃上衣，有法事入眾所披；僧伽黎乃大衣，是大法會所穿。）！因為心喜滿足，不再多求，就是少欲；不去求乞的緣故，所以沒有所聚積！不聚積就不會喪失！不喪失就心不憂苦！無憂苦則心無煩惱！因

離開煩惱的緣故，則沒有染著！沒有染著，則就是漏盡（即煩惱已盡）。」

「天王該知道呀：（原經節略）在阿練若（即寺院）居住沒有難處：在距離不遠不迎的城市乞食！有清泉盥洗方便，有許多花果林中、而沒有惡獸，岩穴寂靜，空閑人少，這樣的勝處而作居住停息！因為以沒有我的存在，所以獨居寺院，不會畏怖！要心離畏怖，因此就樂於寂靜的地方。菩薩這樣的巧方便力，顯示修行在寺院中！」

「天王該知道！善於觀察眾生行為，要有這樣想法：『一切飲食清淨香潔！如果以生物身體用火燒烹，就成為不淨爛壞臭處！愚夫的無知，愛吃這屍體和眾不潔飲食！若是依佛的智慧，去實地觀察，就會生起厭惡，不會心起喜樂而吃著的！」

「天王！譬如一長老有六個幼稚小兒，並他愛念六個幼兒，沒有偏愛心！那日長老外出，卻見家舍起火！以你的意思說：這時長老有一念頭，是要把他六個幼兒先後救出嗎？」

「不會的，世尊！這長老的父親，內心的愛是平等的，是要想把他們一起救出才是！」

「天王該知道呀：菩薩也是這樣的想法呀！世間愚夫貪著癡迷，處在六道輪迴的生死危急，如同火燒長老的宅舍，六幼兒不知逃離一般，這眾菩薩以平等心，行種種的便利方法，引誘教化，使那眾生們躍出三界，都能完全安置在圓寂界中！」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八節文）

法性品（六會六品）

最勝天王問說：「佛所行的什麼佛法，說是最為深妙、不可思議呢!?」

佛說：「如來的法性（法性即佛性，乃一切事物的本性：在事物叫法性，在眾生叫實相、真如、法界、涅槃）因果，很

深微妙、不可思議的！它的功效威神，和佛所說利樂眾生的他法，也是如此的！」

最勝又說：「怎麼說法性是很深微妙、不可思議呢？」

佛說：「天王！如來的法性（即佛性，也是眾生的良知），藏在眾人類的內蘊、外界，各處中！從沒有起始以來，它就輾轉相互延續著，對那眾人的煩惱不染！它的本性清淨，眾心、意、識，都不能做它的緣起（即眾生的心意、心靈都不是法性的本因起始）！在眾生其餘的尋伺（即推尋伺察）等不能把它分別（即不能視它為差別不同），那邪念思惟不能使它攀緣！它遠離邪念，又不生無明（即不會無知迷惘）；因此它不是從十二因緣（乃說明眾生生死流轉的過程）中所起的無名形相，不是所能造作的事物！它不生、不滅、無邊、無盡，它有自己常存的本相！」

「天王該知道呀：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夠知道這法性的清淨，就是這些了！它不染、不著，遠離污垢；它從眾生煩惱中超然解脫！這法性就名叫眾佛法的根本（即佛性為眾佛法的本源，因須結緣佛性，才能有修行佛法的可能）！從法性才有福德和智慧因它而生起！它的本體明淨，實在不可思議！天王！我現在該說個比喻，你該注意聽著；並好自思考呀！」

王說：「世尊！是的，願聽您的比說！」

佛告訴最勝：「天王該要知道呀：這法性譬如無價的如意寶珠，它在裝飾中晶瑩皎潔可愛！它體形極圓又淨，沒有垢濁（指法性內在不污垢混濁）！落入淤泥裡，經過很久，有人從泥中拾得，歡喜地收藏著！便勤加守護，不讓它失落；這法性也就是這樣的！」

「天王！眾佛完全知道眾生的本來法性清淨！由於外界塵垢煩惱把眾生本心覆蓋，不能得入了悟。因此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該作有這樣的想法：『我該精勤修行，為眾生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解除眾生的煩惱，使他們得入了悟！這世間一切眾生的本來法性都是清淨的！該對他們起尊敬心，不應該輕視凌辱，該如同大師般依法供養的。』這些菩薩們由於作了這種想法，便能生起大悲的智慧！就能開悟進入不退轉的階地。」（原經以下節略）

「眾生原本有一清淨法性，它是眾法的根本，也是福德的由來、智慧的起源，它會破除無明、出淤泥而不染。在俗家稱它叫良知，在佛道稱它叫佛性；從無始以來，它內藏在眾人類的五蘊、外界、各處中，眾人類因為有它而被尊敬。（此解法性尊嚴之祕）」

「天王該要知道：譬如四大（即地、水、風、火四大物質）是依附虛空而立足（即世間星球中的四大都是飄浮虛空中），這虛空是沒有依靠的！這煩惱也是如此，它是依附在法性上！這法性也是沒有依靠的。這眾菩薩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慧，按實在去觀看瞭解，只要眾生不起有違背法性的心，以隨順法性，因此而煩惱就不會生起（因眾生順乎良知去行事，則心安神定，自無煩惱了）！（原經以下節略）這法性是無量無邊的（此指法性在世間事物和眾生的本體中，乃無所不在的）！若是法性讓眾生許多煩惱所覆隱了，它就隨著眾生的生死流轉，沉沒在六道（即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道）裡，長夜輪轉，隨著眾生而出入世間，因此它名叫眾生性！」

「天王該知道呀：從最初、中際、後位來觀察法性，它是一切平等、本來寂靜的，不會被眾事物所掛礙；它猶如虛空！不會被物質所阻礙；照實際去觀察所知，眾佛所說、這一切妙行，如能依法性的無量修行，則法性的功德，不可足說；法性沒有兩種形相，通過一種不同的境界；它是一種平等的形相，要以尋求伺察它是不行（因如虛空，無法尋求伺察）的；法性在眾生中能排二相，那就是我的形相、事物的形相；但是一切世間凡夫卻為了二相執著，被二相所束縛，於是對於法性不認識、看不見！所以得不到法性。這眾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通達這法性，了知法性在眾生中沒有兩樣！沒有任何差別（法性良知在任何眾人中都是一樣的，也不因人的不同而有差別）！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眾法性猶如真如，是沒有不同形相的緣故！」（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六九節文）

平等品（六會七品）

這時最勝天王又恭敬地向佛說：「照世尊所說的法性平等，什麼叫平等呢？又平等什

「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了知一切世間煩惱、虛妄、分別的自性，是虛空寂靜的，畢竟不生不滅，故名叫平等。眾菩薩從平等心觀察眾生的身不淨、行無常、生受苦、修法無我。（此解平等觀察之祕）」

麼事物，才名叫平等呢!?」

佛告訴最勝：「天王該知道呀：要平等的觀察眾事物的自性寂靜（即觀察世間事物本體虛空寂靜），而畢竟是不生、不滅的（因眾事物一切自體是空，它不會有生有滅，全都如此，成為平等），因此名叫平等！」

「知一切煩惱、虛妄、分別的自性虛空寂靜，不生、不滅，故名叫平等；滅除眾生顛倒（即把虛幻形相當成真實，在生死中追逐名利等顛倒），不起貪得心境、攀緣無常的榮華富貴，故名叫平等！」（原經節略）

「天王該知道呀：眾生以所能執著一切，如所執著一切煩惱，以阻礙佛法或善良的人，他就依附這無常世身，則所見的，便是生死；若是眾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善巧便利的方法，能滅除身體的所見、隨眠（即煩惱的種子）和眾煩惱，都會永遠寂靜！隨著眾生所作所願也會停息（即眾生追逐名利等，也會停止）！譬如大樹拔除株根，則枝、幹、葉等莫不枯死；如人無頭，生命就會斷絕！」（原經節略）

「天王該知道呀：若是眾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善巧便利的方法，對於一切事物，內心結緣自在、內心結緣沒有形相，而修行佛道！看不見那無相和佛道有什麼不同，故名叫平等；內心結緣無願求，又不想捨棄三界（即知欲界、色界、無色界，都是虛空，而無願求，所以不想超出三界），因為他看不見他的無願求和三界一切，有什麼不同，故名叫平等！這是眾菩薩觀身不淨（即看到自身九孔污穢不清淨），心存清淨；觀行無常（即看到所行的不能永存），而眾生結緣生死，而不討厭捨棄；觀眾生苦，心就存涅槃（即不生不滅）極樂；觀法無我（即看到眾事物中無我存在）！所以眾菩薩對於眾生，生起大悲心，常常向眾生講說什麼不清淨的藥石！要看不見眾生有貪病；常講說大慈，要看不見眾生有瞋病；常講說因果的發生，要看不見眾生有癡病；為著這些病的人，講說無常的藥，而看不見這些病和無常有什麼不同的！」（原經節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〇節文）

現化品（六會十二品）

善思菩薩（又稱善思童子，見善思童子經）又問最勝天王：「更有什麼等人，能夠維護正法（正法即佛法）呢⁉」

最勝答說：「若能不違背謬逆一切佛法的，就能維護正法！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不違背正理（正理就是真理，佛所說都以真理真如為根本）、平常對於佛法沒有諍論，就名叫維護正法！」

善思又問：「怎麼說是不違背正理、平常沒有諍論，就名叫維護正法呢？」

最勝答說：「若是順著經典文字所記，在不違反佛道正理的，該是通常沒有諍論的！這就名叫維護正法吧⁉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世間上的愚夫，都執著很多的意見；若是順著佛法正理的，則常說是空（因佛說世間事物的自性本空）。因此在這世間共同興起諍論！這些愚夫喜愛偏重有的事物（即認為世間一切有形幻相，是真有）；而依照佛道正理上說，則輕視這世間所見幻相的有（認為世間有形幻相，並非真有，而是假相而已！）。但世間說是這些有會常存，並在這些有中，得到快樂、自我、清淨（世人以無常為有常，迷醉其中，享受自我、快樂、清淨。）；若按照佛法正理說，這世間一切是無常的（即不能永遠久存的），是痛苦、是無我、是不清淨的（即污濁的）！因此引起世間愚夫共同諍論！」

「這世間愚夫執著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的五種生活幻境）、三界（即欲界、有色界、無色界的享受）、十二處（即六根、六塵，又稱十二入）；按照佛道正理說，這都無所執著的。因此引起世間共同諍論！隨順世間愚夫，就不能行佛道的正理；順著佛道正理的，就和世間相違反。所以要常常沒有這些諍論，這就名叫維護正法了！」

「眾佛修行出世般若波羅蜜多，或在參禪正定中，有所了悟教脫眾生苦難的密語、密文，俗家稱之為咒，梵稱叫陀羅尼，因出稀有，且無法以文字、語言深入解釋，故稱稀有陀羅尼！此陀羅尼非凡俗或德淺修行人所能持有，必須要能通達不斷無盡的佛法，並能參禪入定、身凌虛空，才能進入這稀有陀羅尼門。（此解稀有陀羅尼門之祕）」

善思菩薩又向佛說：「什麼叫稀有陀羅尼門？」

佛說：「善思！這稀有的，名叫眾事物法則不能深入的陀羅尼門（華譯：總持叫陀羅尼，乃總一切法、持無量義，通稱叫咒，為密宗所有，是佛在禪定所得要法密語）！這陀羅尼門超越眾文字！言語不能深解，心不能衡量，內外法（即以一切智求內法內解，外法外解）中，都不可得！」

「善思該知道呀！縱以稀有的事物法則，也很難深入瞭解它，因此名叫眾事物法則不能深入的陀羅尼門！因為這種法門平等（即沒有任何差別思惟），沒有高下分別、沒有出入虛隙，沒有一種文字從外深入、沒有一種文字從它內部出來，沒有文字留在這法門中、也沒有任何文字和它共同出現的，也不會分別事物的不是、也不會分別世間事物的不同！這些文字說來是不能減少、也不能增加，從原始以來都沒有發起造作和壞滅過；如同世間眾文字一樣，也如同眾生的心意般！因為這法門遠離言語，也遠離眾生的思量！從原始以來，它不生、不滅，因此沒有出入！由於這樣名叫眾法不入陀羅尼門！若是能夠通達這法門的，就會講說佛法的辯才不盡！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能通達不斷無盡佛法的緣故！若是有人能夠自身凌雲虛空的（即是禪定出化），則就能進入這陀羅尼門了！」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二節文）

二行品（六會十五品）

曼殊室利（即文殊大菩薩，以大智尊者稱號）又向佛說：「眾大菩薩以什麼境界裡，修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告訴曼殊室利菩薩說：「優秀的男子呀！眾大菩薩決定該以甚深的境界、廣大的境

界、功德的境界中修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曼殊室利呀！這甚深的境界：本體不是因緣和合造作而來的（即在世間一切自性本空的境界中）！眾大菩薩不以執著這境界有無事物的二邊，也不會遠離這有無的世界（因世間星球事物，以世俗眼稱為有，而以佛道眼它是無常、不算是有，乃是無；以不執著這有無，度化世間眾生）！要以自性清淨（即以世間事物畢竟是空而清淨的心境），修行解脫這些障礙；這樣的修行境界，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數計的！不和修行阿羅漢或辟支佛是一樣的！（因修行小、中乘阿羅漢或辟支佛只求修行自己，很少以度化眾生為本務。）」

「曼殊室利呀！這廣大境界：要修學眾佛如來的一切功德！以大悲心、般若（即智慧）兩種佛法為性（即為本體），遠離分別世間的形相！沒有求功德福報的用心，以利樂眾生、時刻不懈；勸向眾生講說佛法，都能使眾生得到滿意的境界！」

「曼殊室利呀！這功德境界呀：眾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所給與的相關一切功德，如佛所有的三十二種貴相（即佛所具貌形等相，計三十二種）、八十種儀態隨好，按照佛的威神力量，能完全顯示出現，以隨順眾生們的根欲性行、他等所喜樂的種種形相差別，陳現在眾生的眼簾！所謂顯現昇登覩史宮（即顯現昇登兜率天宮，得見彌勒菩薩），或顯現從天上降生到贍部洲（著稱閻浮，此亦樹名，生於印度等地），或顯現處胎（即眾生的孕胎），或顯現初生，或顯現嬰孩，或顯現孩童遊戲，或顯現出家，或顯現苦行，或顯現前往菩提樹下（如佛修行了悟無上佛果正覺），或顯現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或顯現講說佛法，或顯現涅槃境界；這樣的顯示出現眾多世間形相的差別，都是在教化眾生，為了要眾生解脫生死的迷惘！曼殊室利呀！這些就名叫大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行的境界啦！」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三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七會

會址：舍衛國京都城郊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第七會分）

計二分

一、曼殊室利分之一

二、曼殊室利分之二

大般若經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聞夫即相無睹，挺真如之壯觀；即慮無知，成種智之默識。但二塵且落，時逐見以輕濃；五翳將披，復因疑而聚散。是以驟明空道，給孤總旋憩之場；歷選時徒，妙吉昇對揚之重。忽無覲以瞻仰，俄不聆以餐悟，既泯修而造修，亦絕學而趨學。狀其區別，則菩提萬流；斷其混茫，則涅槃一相。一相則不見生死，萬流則無非佛法，不壞假名之繁總，而開實相之沈寥。正明如來法無，況菩薩法；菩薩法無，況二乘法；二乘法無，況凡夫法！法尚不有，何有菩提！尚無菩提，云何可趣！尚無可趣，何有證得！尚無證得，何有證者！是故有之斯殊，無之斯貫，洞之斯遠，沮之斯局。豁爾夷蕩而無懈，熾然翹勵而不精；惱祲與慈濟分華，劍林將玉毫比色。皆其所也，何以易諸？觀其假言路以便便，仰真宗而止止，奕奕珠轉，泠泠玉振，起予聖旨，莫尚於茲，晞體法王，不亦宜矣！然則探其義也，發祕藏之玄扃，味其談也，包密語之殊轍；詞婉而旨密，即舊文殊般若矣！雖雙軸成部，而警策備彰，庶七眾所歸，較然無遠！

「世人的業障因『有沒有』、『見不見』而引起，並執著『有』和『見』，以佛的正覺，這世間一切根本沒有、也根本看不見一點真實的東西，乃至世間所稱的佛陀，和無上正等正覺，都是無形，看不見的；若是摸得著、看得見，乃是幻相而已，而眾生也是這世間眾幻相之中，某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曼殊室利分（七會之一）

佛告訴曼殊室利童子（通稱菩薩為童子，因佛看待菩薩為佛法的傳子，故呼他為童子，內含孩子的意思；此即文殊大菩薩。）：「你看這是什麼意義？如想開悟這無上正等正覺要怎樣呢？」

曼殊室利回說：「世尊！我對於這無上正等正覺，尚沒有這樣存心呢！何況要想開悟這些呀!!我對於正覺沒有志向求取的意思！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正覺就是我，我就是正覺，這樣怎麼要志向求取呢!?」（原經以下節略）

佛告訴曼殊室利童子：「你現今已看見過我們這裡修阿羅漢的功德了嗎？」

「世尊！我看見過了！」

佛說：「童子！你說看見些什麼呢？」

「世尊！我現看見眾阿羅漢，不是凡夫、不是聖賢，不是在學佛道、也不是沒有佛道要學，不是可以見到的、也不是不可以見到的（即對修阿羅漢佛法的可見，或不可以見），不是見到他、也不是不見他（即對成就阿羅漢可見，可不見！）；（原經節略）我就是這樣的見到，而沒有見到的存想！」

這時舍利子便問他說：「你對於聲聞（即阿羅漢）乘，既然是這樣的看法！你再說：對於佛果正覺乘，又是怎樣的看法呢!?」

「大德！我如今看不見菩薩、也看不見眾菩薩的法門，看不見正覺、也看不見求向正覺

些而已。文殊大菩薩說他看不見佛，看不見菩薩們，看不見世間一切，因為他已跳出這幻相世界，來看這幻而不實的世間，所以他說看不見有真實的存在；因為他是等覺菩薩的緣故。（此解等覺所見是空之祕）」

的佛法、也看不見有志向佛果正覺的修行，也不見有開悟正覺的佛法、看不見有能開悟正覺的人！我這樣看見到的正等正覺佛乘，所謂在這當中都無所見的！」

這時舍利子又問說：「你對於如來！該是怎樣的看法呢!?」

「大德：停下來，到此為止吧！不要把如來這大龍象王（指佛言），而興起我們的言論吧！」

「曼殊室利：你要說這『佛』的！是什麼解釋呢!?」

「我如今問大德：你所說這『我』的，又有什麼樣的解釋呢!?」

舍利子說：「這『我』嘛！只是世間假定設立的名詞，是空的解釋！」

「大德該知道！『佛』的解釋，就如『我』字解釋；『我』與『佛』字畢竟是空，只是隨著世間假定設立的名字。『菩提』名字也是假定設立的！不可去尋求實在的菩提（菩提即正覺），因為菩提的形相是空，不可表示（即無法表示）！」（原經以下節略）

「再次：大德所說的佛字！它是無來、無去，無生無滅，沒有開悟所能得到的；沒有成就的，沒有名稱、沒有形相、不可以分別的！沒有語言可以解說，是不可以實物表示的！是由唯一微妙的智慧、自內心開悟得知的！所謂眾如來覺知世間的一切事物、畢竟是空寂、而開悟的大菩提（即正覺），按照世間假定設立的名字，因此稱叫『佛』！這並不是實有的！若有若無、不可得的緣故，（原經節略）成就菩提（即正覺），因此名叫佛！菩提是空，所以佛也是空！由於這樣佛名是空的解釋！」

舍利子說：「曼殊室利呀！佛在法界（即萬法界，也就是世間事物界或真空界）豈有不開悟的嗎!?」

「不是的，大德！因為佛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佛！法界不應當還來印證法界的！」

「再次：舍利子呀！這世間事物是空，才說名叫法界，把這法界說叫菩提！這法界、菩提都是遠離這性相（即遠離這本體的形相）！由於這樣，因此說這一切事物是空的。一切事物是空，這菩提、法界，都是和佛境沒有兩樣、沒有分別，所以不可以了解深知；不可以了解深知，因此就無法以言語表達；無法以言語來表達，則不可以施作假設是有為（即後天造作）或

是無為（即先天沒有造作：以上都是造作形相言，也就是空、不是空言），是有、還不是有等！」

佛告訴曼殊室利童子說：「你願意如來是世間的無上福田（即福報智慧的田地）嗎？」

曼殊室利回說：「世尊！若是眾福田是實有的，我也願意佛在那兒做無上的世尊！然而世間眾福田是不可得的，因此眾佛都不是福田，不是不可能的福田；這是福、不是福，和一切世間事物都是平等（即是同樣的）的緣故！然而世間的田地，能取之無盡的，世間大眾才說它名叫無上田！眾佛世尊印證這取之不盡的福報，因此可以說是無上的福田！」

「又世間田用難以想像來形容，這世間人共同說它名叫無上田；眾佛世尊印證這難以想像的福報，因此可說是無上福田！眾佛福田雖然實是無上，而種福的人，是沒有增、沒有減的（因為世間事物及人都是空相，所以沒有增減）！」

佛告訴曼殊室利童子：「你依什麼真義（即佛道至理真義），作出這樣的說法⁉」

曼殊室利回說：「世尊！佛的福田、形相不可思議！若是有人在田中植福的話，就會能了悟平等的法性（即了悟一切是空的事物本體），而通達一切事物是無滅無增；因此佛的福田最為至尊無上（即能了悟一切本空，也就知佛的福田，乃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文殊大菩薩依般若波羅蜜多的真義，而有以上的說法。）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四節文）

曼殊室利分（七會之二）

佛告訴曼殊室利童子說：「你現今參禪進入這三摩地（又稱三昧，華譯叫定或正定，即注心在一處而不散亂）了嗎？」

曼殊室利回說：「世尊！我現今參禪不入這三摩地（即參禪沒有感到進入正定），這是為什麼

「佛亦如如來，乃世間假設的名詞，按釋義「佛」是覺者，覺知世間的過去、未來、現在的一切；佛沒有空間，看不見、無形的，但佛的法身抽象、無所不在的；佛在時間上說，無往、無來、無生、無滅的。

佛善於教眾生播下善心種子，在眾生的心田裡，所得豐收名叫福報；佛說的佛法，就是福田，能按佛法修行，就是勤耕福田；佛是法界，也就是萬法之王。

（此解佛義之秘）」

呢？因為我都沒有看見（即體驗）這三摩地和我參禪有什麼不同；由於看不見我內心能夠思惟，已在這定中的緣故！這不可思議的三摩地，是在內心、或不在內心都不能感覺，怎麼可以說，我已進入這定中呢!?」

「再次：世尊！我過去初學參禪就進入了三摩地啦！難道如今要像初學那樣進入這定中嗎!?譬如善於射箭的人，初學射箭，內心注入標的才能發箭；經過許久的練習，成就了能射中毛端；由於這樣成了自然，內心不再注入標的，而隨著所想要射的，只要發箭便中。照這樣我最初參禪就已學了進入定位，就是要先繫念在——不要再去思惟，而後就能進入定中；經過長久參禪習作的成就，已是在這定中不再繫心思惟、任意運用就能入定啦！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已在眾定中，得到善於巧妙；即是在任何參禪出入定，不再有所介意啦！（即習慣這自然入定，不須有所思慮而入定。）」

這時舍利子便向佛說：「看這曼殊室利童子，不敢相信；因為他在這正定裡，似乎不會長久習慣在這樣的！然而沒有其他這樣微妙寂靜的正定，有和他相同的！」

曼殊室利便向具壽舍利子說：「大德！你豈不知道，更沒有其他寂靜參禪正定！和我一樣的嗎!?」

舍利子說：「豈有更如同你這樣參禪寂靜正定的呀!!」

曼殊室利回答說：「大德！若是我這參禪進入正定可得的話，那可說是其他人寂靜正定同我一樣！然而是不可得的啦！」

舍利子說：「曼殊室利！豈只現今你這樣的入定，也是不可得的呀!?」

「大德！這樣正定實在是不可得的。因為所謂一切正定！可以思議的，那是有世間形相可得；不可思議的，是沒有世間形相可得。這正定既然說是不可思議，這因此正定實在不可得呀！再說：舍利子！不可思議的正定，乃是一切眾生沒有不得到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世間一切眾生的心性（即心體，乃自性本體），都是離開了的心性（因世間一切自性本空）；這離開了的

心性，就是名叫不可思議的正定！因此眾生類沒有不得到的呀！」

佛稱讚曼殊室利童子說：「很好、很好！曼殊室利呀！你在過去無量的佛所修學，已培植了很多的佛道善根，也是許久前發了大願心，使你所修的清淨道行，都是依照這沒有所得的成就；而所說的話語，含有很深的意義！曼殊室利呀！你豈不因你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能於任何時間裡，講說出這甚深的意義來呢!?」

曼殊室利就向佛說：「若是由於我常住在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就能夠這樣地說，那便是住在我的思想裡、和住在有思想能夠這樣講說中，那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有了住所；若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了住所的話，則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成為我的思想、和有思想的住所啦！然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遠離了這兩種想法，它是住無所住呀（即不住思想，也不是思想的住所）!!」

「如同眾佛在微妙寂靜，無起（即沒有起始）、無作（即沒有造作）、無動（即沒有動心）、無轉（即沒有退轉）以為住所；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住在有事物的世界上、也不住在無事物的世界上，因此它的住所是不可思議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在一切世界事物中，都不會現行（即都不會生出有形或無形事物，顯現苦樂的境界。）！該要知道這就是不思議界；這不思議界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不現行界！」

「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和我（即由地、水、風、火四大無常空相，假以和合而成我）界、法界沒有兩樣、沒有分別，也就是無所有界、不生滅界、如來界（即沒有來始、去終的世界）！」（以上原經合併節略）

「因此，世尊！若能這樣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用求證大菩提（即求取佛果正覺），因為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就是這菩提的緣故。」

「世尊！若是具有真實知道『我』的境界，那就知道無著（即不存沾染存想、不存執著想法）、無法（即知道世間的一切事物乃是幻相，不能永存的無法），這就是佛的智慧，也就是不可思議的智慧；該知道佛的智慧，是沒有方法可以知道的！名叫不知法。這智慧的自性，都是無所有（即這智慧的本體是空，它

「佛的智慧不可思議，欲能瞭解佛的智慧，必須成就佛果，這世間幻相的人，也有凡俗的智慧，這智慧人人都能瞭解，所以世間人以智慧為相門的工具，但這種俗智造成貪、瞋、癡等業障後果，終不免死亡輪轉；人死而智慧許久不死，俗世稱叫靈魂的動力，而人因智慧，宰殺眾生、操持萬物，做盡萬惡，一旦氣盛暴死必為鬼祟，但其他榜生動物因智慧低劣雖遭殺戮，不能成為鬼祟，其因乃在於智慧動力的不足，人必經修行而使智慧走入八正道，經萬劫考驗一旦開悟成佛，則智慧就不可思議。（此解智慧不可思議之祕）」

無所有），就是本體不是智慧；若是本體不是智慧，就是無境界（即沒有空間的範圍），這樣就無所依附、就是沒有住所，就是不生、不滅，一切就不可得（即是空不可得）、就是無所趣（即是沒有所求的趣向）；既然是無所趣，那就無思慮我作功德（即不去思考要作什麼功德，乃度救眾生不求功德），作非功德（即把所作功德不存放心中）。這無思慮的智慧，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就是佛的智慧！由於這種智慧不可思議，如同虛空不可以類相比，由此就名無等等（即無以倫比）智慧；又沒有其他相對的智慧智可得！因此這智慧沒有相對的，或是不相對的。由於這樣又名叫無對對智!!」

佛告訴曼殊室利童子：「這樣的妙智，不可以變動嗎!?」

曼殊室利說：「世尊！這樣的妙智性是不可以更動的，它如同鍛金師在燒煉金璞（金璞指璞玉渾金言）！既然是已精煉秤量一定，就不能更動！這智慧也就是如此了：這已經長久修行成熟，無作、無證（即沒有造作及印證），無生無盡（即沒有生滅終了），無起無沒（即沒有起始及亡沒），始終是安固不會變動的！」

佛告訴曼殊室利童子：「誰能 相信瞭解這樣的妙智呢?」

曼殊室利回說：「世尊！若是能夠不行般涅槃法（即眾生不去修行這生死滅度的佛法，指世界已不行涅槃法言。），也能夠不行生死法（眾生也能不去生死輪迴了，指世界上已不再行生死法言。）；在使薩迦耶寂滅（即使眾生的我，得到寂滅；指眾生寂滅言），在不變動般涅槃（即使世界成為不生不滅境界，永遠不再變動；指世界成為永遠不生不滅境界言）；不斷貪欲、瞋恚、愚癡，也不是不斷（即那時的世界對貪、瞋、癡，斷不斷都不關緊要了；指那時世界對貪、瞋、癡已失去了作用啦！），因為那時的三毒（即貪、瞋、癡）自性，已經遠離，不是盡除或不盡除的問題了（即那時的世界三毒，已遠離本體，盡除不盡除都不是問題了；指世界進入空寂言）；對於有生死法，不再生起、不再墮沒（即雖有生死法，但不再輪迴生死啦！指世界已入不生不滅境界言）；對於聖道不遠離，也不再修行（即那時世界對佛道不會遠離，但也沒有眾生進修了；指那時世界一切真空，已無眾生言）。到那個時候，這微妙的智慧，能被深信和瞭解啦！」

佛稱讚曼殊室利童子：「很好、很好呀！你善於能講說這樁佛道哲理的事呀！」（原經以下

「俗世稱人、生有心、氣、神，而死後有精、氣、靈，全賴智慧為動力。人要修成佛果，較其他眾生為易，乃因智慧的高劣不同之故；反之，人若作歹，則萬劫難復。人死後較眾生，難以瞑滅，甚至在黃昏後呈現一團黑氣，俗世稱為幽靈；此乃智慧動力所致。歹人黑氣趨向黑暗，一時東撞西蕩，難以消散；但善心人或歹人臨死一念向善，自會趨向光明而消失。然應身世間佛果的智慧，生前了知三世生死，而圓寂後的智慧即躍出三界，隨佛法身不生、不滅，無所不在。（此解智慧動力之祕」

節略）

這時曼殊室利童子聽到佛說後，就向佛說：「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一定是由世上因緣而得開悟的嗎!?」（即佛因觀世上事物，而開悟正覺的嗎？）

佛說：「不是的呀！」

曼殊室利又向佛說：「那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不是由世上因緣而得開悟的嗎!?」

佛說：「不是的呀！因為在不可思議界（即真如界、法界、涅槃界）中，佛覺不是由因緣和不是因緣，而可得開悟的；你該知道，這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就是不可思議界呀！」

「曼殊室利呀！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聽到這樣的說法（即聽到一切皆空、無所有、不可得等說法），內心不要因此而驚怖！那他要到無量佛所，發下大願，多種善根就是！而比丘、比丘尼等（即出家等眾），內心不必驚疑，也不因此而迷惑煩悶；因為這比丘眾已隨佛真實出家（因隨佛出家已得真實修行，無所驚疑迷悶）。若是修學菩薩乘的善男子等，不學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就不會名叫真實修學菩薩乘的（因修菩薩乘就會以此善巧方便，了知無上正等正覺的道理）！」

「曼殊室利呀！譬如世間花卉樹木、叢林、藥物、種子，一切都是依附大地生長！而這菩薩世（即佛道世界），這一切善根和其他殊勝的事，無不依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長！該要知道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及接受的佛法，都在無上正等正覺中，隨順而得到開悟，這是沒有所乖離諍論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五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八會

會址：舍衛國京都城郊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第八會分）

計一分

一、那伽室利分

大般若經第八會那伽室利分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載惟清規外滌，乃照晉於襟靈；神理內康，俄發揮於事業。若不訊諸動寂，將或謬以隨迎。是故妙祥資舍衛之稟，龍祥扣分衛之節，挫舉下而迂足，措屈伸而矯手；慮不慮以思惟，行無行以發趣。食夫幻食，反類懸匏；資以無資，翻同洌井。俄而縱觀空術，澄襟海定，孕生靈為水性，罄功德為珍府，晏六動而不搖，走三乘以終駐。無宰不宰，黜心王而利見；無親不親，恢善友而遙集。是令近事取鉢，駭循臂之不存；應供投襟，兀撫心其已滅。譬蜃樓切景，知積氣以忘躋；鸞鏡含姿，悟唯空而輟攬。故能自近而鑒遠，由真以立俗，識危生之露集，知幻質之泡浮，電倏青紫之輝，雲空軒蓋之影。文約理贍，昔祕今傳；雖一軸且單譯，而三復固多重味矣！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那伽室利分（八會全分）

這時妙吉祥（即曼殊室利童子，華譯妙吉祥，乃文殊菩薩）大菩薩在日初（即中午），穿著了外衣，手持乞鉢，步向那室羅筏城（原為『室羅筏悉底』，乃憍薩羅國，華譯舍衛國的京城，華譯聞物、豐德，好道城等別名。）。當際有菩薩名叫龍吉祥，他在路上見到妙吉祥大菩薩，便詢問說：「尊者要到那兒去呢？」

妙吉祥說：「我要進這城裡巡街乞討吃食去！為了要利樂世眾，而要求生的緣故；又因為哀憫世間大多眾生的緣故，為了利益安樂眾天、人等的緣故！」

龍吉祥說：「是的，尊者！您到如今對於求食的存想，還沒有破除哇!?」

妙吉祥說：「我對於求食的存想，都沒有見著它是有的呀！那又怎知道要破除它呢!?因為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空寂，猶如虛空的不可損壞、不可間斷！我又怎能破除它呢!?由於世間眾事物的自性（即本體）等於虛空界，它畢竟都是空！這不可動搖、沒有能破除它的人，因為世間一切事物已經遠離了本體的緣故，不是所能攝取接受的呀！」

這時善現和舍利子都從參禪入定罷起座，並有那妙吉祥眾菩薩、阿羅漢等眾相互慶慰，各自入城，且隨意所往巡街乞食。

「世間如幻，以此幻身，食此幻食，只求暫存一時；吾人看蜉蝣生命瞬間，蜉蝣則自以為瞬間生命，可以修成正果，故吾人若能以此幻身，食此幻食，把握瞬間，修得善果，也不負來此幻界一遭。雖然是一切空不可得，若能在空不可得中

具壽善現隨意走進一家空靜的處所，他沉默地停留下來！卻有一位近事女（即女居士，梵稱優婆夷）見到他詢問說：「大德！您站在這兒，要想什麼呢？」

善現回稱說：「姊妹你該知道！我為了乞食的緣故，我才來站在此地的！」

近事女說：「聖哲的善現呀！如今你在存著吃的想法，這是你沒有想到的吧!?」（因善現常言一切世間是空，而有吃想不空，已觸犯他的所知矛盾了。）

善現回稱說：「我從本際（即原始時候）對於吃的存想，都已遍知（即有周密的了知）！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吃的存想，從吃前、吃中、吃後，這都是自然空（即都是離開人為造作法的自性空）呀！」

近事女說：「是呀，聖哲！你該伸出手上的鉢，我就奉吃的給你呀！」

具壽善現便伸出拿鉢的手！

近事女說：「聖哲善現！如今這就是阿羅漢的手嗎？」

善現回說：「阿羅漢的手，不是你所能見到的，也是不可以伸在你的面前的；譬如我們問那幻術師說：『什麼名叫變幻術的手？我們如今要想看一下，請你伸出來吧！』姊妹該要知道！那變幻術的手，頗有可能見到？和他可以伸出來的嗎!?」

近事女說：「不可能的，大德！」

善現回答說：「是吧，姊妹！佛曾說一切如是幻術，那都是空的緣故；不可以說：那阿羅漢的手，實在可以看見到，又那手可以伸出來的呢！」

同時那女人聽了善現的話後，剎那間就看不見善現的伸手！經過許久，她不能把食物施給善現。她曾想把食物放在鉢中，可是那乞鉢也不出現；近事女繞轉善現的身處；四處找尋善現的雙手，卻是看不到！瞬間善現的身軀也不出現！她就恭敬地讚歎善現說：「太好了、太好了！聖哲、聖哲！乃能這樣，把身軀不出現啦！實在是稀有的事！所以如來常說：『善現已得到無諍住（即安住在空的理論上），他是最為第一了！』」近事女說著時，她就了悟

，悟般若波羅蜜多的真義，以金剛的意志，在瞬間幻境修行中，自會有不可思議的成就。（此解安住瞬間幻境修行之祕）

自我的固執！於是永遠斷除了我見（又名我執，就是不能把無常的我捨下；乃固持己見），而獲得了阿羅漢最初成就的預流果！（原經以下節略）

具壽善現把他乞討度化那近事女，得到阿羅漢初果的事，告訴了佛陀。當時世尊也讚歎他的善巧便利的方法！

當際妙吉祥就向善現說：「那近事女所斷除的我見，就不是我見！只是如來說是名叫我見！這樣：大德！眾生有發下願心，要志向菩薩乘的修行！對於一切佛法應該知道，應該見到，應該深切信解！怎樣說叫做信解呢!?所謂如果把佛法，不留在存想中；大德善現！因為這佛法的存想，就不是佛法了！因此如來說是名叫佛法的存想！大德該知道的：若是大菩薩在無數世界（此指小世界言）盛滿七寶（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硨磲、瑪瑙等），以持著作為布施之用！而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只接受持有一四句頌語。這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得的福報、聚集相比，要比那些七寶還多呢！（因有世間七寶物質，乃是無常幻相，不如了悟佛法存想的珍貴。）」

這時世尊因而說了頌語是：

「如星翳燈幻（世間一切如同被遮蓋的星光和燈影幻覺），露、泡、夢、電、雲；

於一切有為（即在這一切造作下，乃是不能永久的一切），應作如是觀（該作這樣的看法吧）！」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六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九會

會址：舍衛國京都城郊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第九會分）

計一分

一、能斷金剛分

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序

西明寺僧玄則製

竊尋浩汗其源者，必總靈怪之儲；紛紏其峰者，自動欝冥之觀。況沖照倬存，逸韻遐舉，規真附體，紐玄立極。根大衍於初會，革小成於後心，蓄靈蘊福，信哉！宜矣！故其承閑語要，三問桀其標；節理情塗，兩如肅其致。窮非想以布想，弘不濟之大動，攝眾度以檀度，勵無行之廣德。願侔皦日，格虛空而未量；信異隨風，汎聲香而不住。忘法身於相好，豈見如來；分剎土於微塵，誰為世界！河沙數非多之多福，山王比非大之大身。法性絕言，謂有說而便謗；菩提離取，知無授而乃成。皆所以拂靄疑津，剪萌心徑，賞觸類而不極，各緣情而必盡。

然金剛之銳，賞二物之可銷；對除之猛，雖一念其無罣。詞必舉凡，故率言每約，理好鉤賾，故屬意多迷。前聖由之著論，後賢所以般學，非直有緣震旦，實亦見重昌期。廣略二本，前後五譯，無新無故，逾鍊逾明。然經卷所在，則為有佛，故受持之跡，其驗若神，傳之物聽，具如別錄。爾其刷蕩二邊，彰明九觀，雲飄絲鬢，愁含變滅之影；電轉珠日，榮遷倏忽之光。星夜編而曉落，則邪見難保；露陰泫而陽晞，則色蘊方促。以有為之若此，加無相之如彼，寧不荷付囑之，遙恩躬受行之美證矣！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能斷金剛分（九會一分）

這是我（此指傳經人阿難陀Ānanda尊者言）聽到的：那時薄伽梵（又稱婆伽婆BHAGAVAN，華譯世尊）在室羅筏（又稱室羅伐悉底，華譯舍衛城，乃憍薩羅國京城，地在中印；為有別南印憍薩羅國，常以京城名，以代表國號），住在誓多林（即逝多林，原是祇陀太子所有，故又名祇園。）給孤獨園（因祇園賣給須達多長者，並由長者捐錢蓋上房屋，以供養佛及佛弟子們，簡稱祇園精舍。）裡；佛和大苾芻（即大比丘，俗稱高僧）們，計一千二百五十人眾。這天早午，日頭初中的時分，世尊穿好袈裟（即穿上外出時的上衣，梵稱鬱多羅僧），手持衣鉢（因上衣披在左肩上，行走時一手挽衣持鉢，一手則向施主作禮問訊），進入室羅筏大城乞討食物（佛弟子每日一餐，過午不吃）。

當薄伽梵在城坊挨戶乞討到施主給予的齋物，他就出城，回到住處進餐後，便收拾袈裟和乞鉢，又淨洗赤足，即進入講堂，照例的把坐具（梵稱尼師檀，乃僧人坐臥禮拜用的墊褥類）舖陳在講堂中，於是結跏趺坐（即盤腿以右趾押左股後，又以左趾押右股；並左掌押右掌，平放腿上，此名佛陀坐法），佛陀端身正願（即佛陀端直上身，回歸如來清淨本覺的正願），並安住在面對念裡（即佛陀以無緣的大悲心，在面對眾生思惟中）。

這時眾苾芻來到佛的住所（即祇園精舍講堂），到達後就向佛陀雙腳盤坐的座前，作了頂禮參拜（即以五體投地禮拜），又向右繞佛座三圈（即表示虔誠恭敬受教之意）後，便各自退坐一旁。具壽（比丘的通稱）善現（梵名須菩提，乃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解空第一），也在這大眾法會中圍坐。

當際大眾中的具壽善現，就從座席上起身，他偏露出右肩，右膝單跪著地，並且向佛合十恭敬地說：「稀有的世尊呀！如來（即佛）應身人世，開悟了無上正等正覺（即佛應身在人世間，了悟真正平等覺知，覺知一切本空，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以最勝的攝受（即能以最極至的關注與接受），攝受眾大菩薩的所學和所問：（原經重複節略）又能以最勝的囑付（即以最極至的解答與叮嚀），囑付眾大菩薩。」

「世尊呀！眾生有發願志向修行菩薩乘的（即眾生有修行、求取佛果正覺的大乘佛法的）！那應該怎樣保住（即把持堅定）他們的願心和志向呢!?：怎樣去修行呢!?：又怎樣攝伏（即關注平伏）他們在世的煩惱心潮呢!?：」（原經以下重複節略）

佛說：「善現！眾生有發願志向修行菩薩乘的，應該發起這樣的心願：『凡世間所有的眾生！要對這些眾生攝所攝（即要對這些眾生關注他等所要關注的重要部份）：如那卵生的（即因前世惑於虛妄顛倒，起飛沉亂想，乃投生飛鳥、沉魚、龜、蛇類）、如那胎生的（即因前世惑於愛欲雜染，起橫豎亂想，投生人、畜獸類）、如那濕生的（因前世惑於執著顛倒，起反覆亂想，投生蚯蚓、蛆、蛭、蟲蠕濕體類）、如那化生的（即因前世惑於改變顛倒，起喜新怨舊亂想，投生蛻變蠶、蛾、蝶類）、如那有色生的（即因前世惑於障礙顛倒，起精耀亂想，投生螢火蚌珠類）、如那無色生的（即因前世惑於銷散顛倒，起陰隱亂想，投生細菌蟲虫類）、如那有想生的（即因前世惑於顛倒罔象，起潛結亂想，投生含羞、豬籠草類）、如那無想生的（即因前世惑於頑、鈍、愚癡，起枯槁亂想，投生冬虫夏草類）、如那非有想生的（即因前世惑於誣罔顛倒，起回互亂想，投生蠑蟲類）、如那非無想生的（即因前世惑於怨恨顛倒，起殺害妄想，投生梟獍類），乃至有情界（即有生命界，也就是眾生界）施設所施設（即至於眾生界建立所要建立的，也就是眾生界四週環境設施，如樹木、花草、金、石、大地等）！這些一切：我（即我們言）該要都使這一切同在無餘依妙涅槃界（即我們要使這一切眾生，非眾生，同在一真空寂靜、不生不滅的境界裡），而般涅槃（即而使這世間一切物質眾相，完全消滅成真空寂靜，一如永遠不生不滅境界）：雖然經過度化（即經過教化協助眾生渡過生死海，進入不生不滅的真空寂靜）後，可是這些眾生沒有一個得到滅度的！（因為這世間眾生萬物都是不能永存的幻相，自始至終都是空的，我們使這一切滅度成空，只是白費工夫罷了。所以志願成佛修行的人，要知道一切空無所有、終不可得，則發願不會失望；若修行人知一切是空，則對世間煩惱心潮，自會關注平伏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眾大菩薩要是轉想這些眾

「眾生要修行佛法大乘的菩薩道，就必須了悟眾生在世間，全是無常的虛幻！不可轉想眾生是世間各種的實體，這才名叫發願志向修行菩薩乘。而心存眾生是虛幻，又轉想為實體的例證，以作佛法的演講，這也不能稱名叫大菩薩。（此解不得心存轉想之祕）」

「世間星球、山河大地、眾生、萬物的形相，在每一分秒中，都在消耗變異裡，無法永存圓滿。眾生以短暫生

生（即把這些幻相的世間眾生，當成實體的轉想），這就不應該說他名叫大菩薩了（因為世間眾生原本是地、水、風、火四大色空組合而成，乃不能永存的假相，不能把眾生當成思惟中的實體轉想，不明虛實，不能稱名叫大菩薩。）！」

「善現！如那眾大菩薩不應該講說：對這眾生的轉想，如在講說中：轉想眾生是命者（即想眾生是有壽命的實體）、轉想眾生是士夫（即想眾生為社會士、農、工、商的實體）、轉想眾生是補特伽羅（即想眾生是天、人、畜生、餓鬼、地獄五道輪迴的實體）、轉想眾生是意生身（即想眾生有在世修行菩薩道、而成就初地意生身的實體）、轉想眾生是摩納婆（即想眾生在世是童、少、長者的實體）、轉想眾生是作者（即想眾生在世是有身、手、足、力，能造作的實體）、轉想眾生是受者（即想眾生是生死中，接受罪福果報的實體），以上該要知道的，就是這些啦：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至少沒有以上這些轉想，才名叫發願志向修行菩薩乘的人吧！」

「再次：善現！不住（即不被沾染）在世間的事物上，以實行布施（即大菩薩施捨給眾生，不被世間事物所沾染）：都無所住（即沒有任何所沾染），以實行布施！如：不住於色（即不被世間物質所沾染），以實行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即不被世間靡音、味香、血味、淫觸、亂意所沾染），以實行布施！善現！若是大菩薩都無所住（即大菩薩不被世間任何所沾染），而實行布施的話，那所聚集的福報功德，是不可以計量的（即難以數字計算的）!!」

佛接著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吧：東方虛空，可以計量不!?」

善現答說：「不可以計量的，世尊！」

「善現呀！這如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周圍十方（即東、西、南、北，加上四角及上下叫十方）一切世界（即俗稱全宇宙）的虛空，可以計量不!?」

善現答說：「不可以計量的，世尊！」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若是大菩薩都無所住（都不被任何所沾染），而實行布施（即對眾生作財物、佛法等施捨），他所聚集的福報功德，不可以計量！也就如十方虛空這樣的。善現！菩薩要這樣不住相想，以實行布施（即菩薩修行，要不沾染世間任何形相的存想，以行布施功德才是）！」

佛問善現：「以你的意思說吧：可以用具有圓滿的眾形相（指佛具三十二貴相及八十種儀好言），以

命及肉眼看星球大地，猶如蚊蠅附牛尾、以為龐大實有，豈知是虛妄不實；若以般若佛眼看世界，才知有相不是相，乃是一片空白，自然看了，心境清淨涼爽。（此解世間有相不是相之祕。）」

「釋迦世尊在講說本經時，已以他的佛智慧，佛眼預先知道、見到：未來世間眾生聽到眾大菩薩宣講這難懂的經典語句，會得到這無量無數的福報所聚，會吸取這無量無數的福報所聚；以超越這三界生死輪迴的痛苦。（此解佛智佛眼所知所見不虛之祕。）」

觀看如來（即佛）不!?」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不應該用具有圓滿的眾形相，作對於如來的看法！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如來您曾說過：『具有圓滿的眾形相，就不是具有圓滿的眾形相。』（因一切世界形相都是空的，根本看不到是圓滿不圓滿。）」

這話語歇罷，佛又向具壽（即比丘）善現說：「善現！乃至世間眾具足的形相，都是虛假的妄想（即世間全部的形相，如山河大地、眾生萬物等形相，都不是真的存在）！乃至不是具足的形相，都是虛假的妄想（即世間全部沒有任何形相，才是真實的，才是永存不變的）！這樣以有相不是相（即以空無形相），應該是對如來的看法！」

在話語剛罷，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可有眾生在未來世，以後某時、某分，或是五百年後、佛法將要滅絕，卻在講說佛法的當時！而有眾生聽說這樣難懂的經典語句，會生實在的想法不（即那時眾生還在相信佛法嗎？）!?」

佛告訴善現：「你不要這樣說嘛！（原經重複問話節略）然而，善現呀！有大菩薩在未來世，以後某時、某分，或是五百年後、佛法將要滅絕時，他卻在當時宣講著佛法，並具備了足夠的淨戒、正定、智慧（此言佛法末世，仍有具佛三無漏學的大菩薩宣講佛法，以度盡眾生。）！」

「再次：善現！那位大菩薩不止在一尊佛的住所，供養奉教（即不止在一佛前供給奉養、請示佛法教益），不止在一尊佛所種得的眾善根（即不止在一佛地播種下善良的佛種根性）。然而，善現！那位大菩薩在他不止一、百、千尊佛所供養奉教！在他不止一、百、千尊佛所種下了眾多善根！才能聽說這樣難懂的經典語句！該得到這一股清淨的信心。」

「善現呀！如來（指佛）以他的佛智慧，已是完全知道他（指那位大菩薩言），如來以他的佛眼（佛眼能見到一切事物，不是空有，不可思議的道理），已是完全見到了他！善現！如來已經完全覺察到那一切的眾生，該會生出無量無數的福報所聚！該會攝取無量無數的福報所聚！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那些大菩薩沒有我在存想！沒有眾生的存想、沒有命者的存想、沒有士夫的存

「凡修行人，受到世間的事物牽掛誘惑，即心離所信的清淨虛空，而有了存想，有了存想，則就有所取求；有所取求，則心生執著煩惱！然而，在有存想時，不論存想所取求，或不是所取求，都應捨棄！乃至修學佛法，到達涅槃岸頭，則應捨棄所修的佛法。這佛法尚可捨棄！何況對那不是佛法的外物，更要捨棄了。（此解捨所當捨之祕）」

「佛果無上正等正覺，乃了悟一切真空平等的覺知！固屬要以佛法修行才能開悟，但也不是佛法所能使佛提早開悟的，因為它是出於自然的開悟，而非人為的，若是

想、沒有補特伽羅的存想、沒有意生身的存想、沒有摩納婆的存想、沒有作者的存想、沒有受者的轉想（即大菩薩的內心，沒有世間任何形相的存想）。善現！那些大菩薩的內心，沒有世間事物的轉想，沒有不是事物的轉想！沒有轉想，也沒有不是的轉想（即大菩薩轉想世間任何事物，也在心中不存任何轉想；因他深知世間一切皆空故無所轉想。）。這是為什麼呢⁉善現！若是大菩薩有轉想世間的事物，那他就應有我在的執著！有眾生的執著（即執著眾生是實體）！執著命者，執著補特伽羅等。若是大菩薩的內心，有著不是事物的轉想，那他也該有我在的執著（因凡心有存想，必有我執，也必對任何事物存有執著），對眾生存想執著，對命者存想執著，對補特伽羅等存想執著！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那是不應該取（即對所受的境界執取追求）所學的佛法，不應該去取那不是的佛法（因所取是或不是，都在心中有了存想掛礙）；因此如來祕密授意，而講說筏喻法門（即如登岸後，就可捨身；故到達涅槃彼岸，則應捨棄佛法，不可取法，不可取不法的法門。）眾位有智慧的人：那所修學的佛法，尚應該捨斷！何況對那不是佛法的外道呢⁉」

佛又問具壽善現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可有以最少的佛法，在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時（可否用最少的佛法，在了悟佛果正等正覺時候），而能證得（即能開悟）這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嗎（即能開悟這佛果、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嗎？也就是了悟一切真空平等的覺知嗎？）⁉可有以最少的佛法，好說明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嗎⁉」

善現回答說：「世尊！如果我能瞭解佛您所說的真正意義！那沒有最少的佛法，在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時，能得開悟這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開悟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也沒有以最少的佛法，可以說明如來應身（即佛在世的應化身）的正等正覺！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因為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所能開悟、所能說明、所能思惟的佛法，都是不可求取的！不可宣說的（即很難宣說明白的）！它是非法（即它不是佛法，只是說明而已）、非非法（即它是接近佛法而已）！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賢聖（指菩薩及佛）補特伽羅（即天、人、畜生、餓鬼、地獄五趣）都是無為所顯現的緣故！（即都是沒有造作顯現出來的緣故，也就是出於自然的；佛果正覺由於自然顯現，故非佛法所及、所可說明的。）」

要說明這無上正等正覺，乃至了悟一切真空平等的覺知，這也無法說明可以做到的；因為一時了悟本義，而沒有修養，出於自然擊止的分秒儀態及超妙智慧是無法做到的，那世人常自欺欺人、妄稱是佛，但因他所行所知而被揭穿，故很難宣說的。（此解佛覺非佛法所及，所能宣說之祕。）」

「三千大千世界所盛七寶施捨的功德福報，不如受持讀誦大般若經中四句頌偈，所聚的功德福報；乃因三千大千世界所盛的七寶都不是常存真有品、而是暫時的假

佛問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若是有善心的男子或女人，以這三千大千世界（即俗稱全宇宙）盛滿了七寶（通常以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硨磲、瑪瑙七寶），持著用來施捨，這善心男子、或女人，由於這緣因所生的福報聚集，寧說它不多嗎⁉」

善現答說：「很多啦，世尊！很多啦，善逝（即佛十大稱號之一，乃佛入涅槃，向好的去處而去）！這善心男子或女人，由於這樣緣因，所生的福報聚集，它的數量是很多啦！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福報功德的聚集，就在福報功德聚集人的身上！如來您說這就不是福報功德的聚集了（因人乃四大都空的組合，由於承受人是空的，則空有承受，就不是福報功德的聚集了）！因此如來您就說：這名叫福報功德的聚集，就在福報功德的聚集吧！（因為這一切都在空幻中，所謂無所有、不可得的。）」

佛又告訴善現說：「善現！若有善心男子或女人，以這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寶，持著用來施捨！又若有善心男子或女人，在這法門（即般若波羅蜜多法中），乃至五句伽陀（即五句偈頌），受持（即接受持有）、讀誦，終於他能通曉受益，並能廣大宣講、開示（即公開宣示），依照佛理作意（即依佛理集中注意，使內心有所警覺）；由於這樣的緣因，他所生的福報聚集，比較於前所七寶施捨的福報，多出無量無數；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切如來應身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都是從這本經出來的！眾佛世尊都是從這本經而生的！這是為什麼呢？善現！眾佛法就在眾佛法人的身上！如來說它不是眾佛法，因此如來說它名叫眾佛法就是眾佛法吧！」

佛問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眾預流果僧等（即修得阿羅漢初果的人，要盡斷三界見惑。）可作這樣的念頭：『我能證得（即悟得）預流果』嗎？」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眾預流僧不會作這樣的念頭：『我能證得預流的成果。』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無少所預（即對世間事物要完全不參與），才名叫預流；如不預色、聲、香、味、觸、法（即不介入這六塵），才名叫預流！世尊！若是預流僧作這樣的念頭：『我能證得預流的成果！』（此即預流人心存預流果是一實體；心存世間事物是實體，就沒有斷盡三界的見惑，則不能稱叫已得預流果）那就是執著我、眾生、命者、士夫、補特伽羅等（即如心存世間的眾相存想，所見以為眾實體，未破見惑。）。」

有幻相，故不如四句真理的頌偈。（此解三千大千世界乃是空幻之祕）」

「凡修得如阿羅漢一、二、三、四各果位，乃至開悟佛果無上正等正覺；但心中不可以有已得果的存念！不可以得果者自居，如若有已得果的心中存念，或以已得果者自居，則如同心存有執著我在、眾生、命者、士夫、補特伽羅等的世間實體；心存執著世間任何事物則全部修行成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眾一來僧等（即修阿羅漢二果：須斷除欲界思惑前六品，可再生天上和人間各一次，故名叫一來），可作這樣的念頭：『我能證得一來果』嗎？」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眾一來僧不會作這樣的念頭：『我能夠證得一來的成果。』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因為沒有法子能夠證得一來性的（即無法能開悟一來果的本性：由於眾性本空，開悟要出自不造作，而修行人必須達到智慧成熟，才能豁然開朗的。），所以才名叫一來的！」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眾不還僧等（即修阿羅漢三果：須斷三界見惑及欲界思惑九品，此果不再有欲界生死，故名不還），可作這樣的念頭：『我能夠證得這不還的成果』嗎？」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眾不還僧等不會作這樣的念頭：『我能夠證得這不還的成果。』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因為沒有法子證得不還性（因世間一切體性本是空幻，且要待修行人智慧成熟才行，故沒有法子迅速證得。），所以才名叫不還的！（只能叫他不還，而不能叫他證得不還果！）」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眾阿羅漢（即修小乘佛法，四果具足，而得阿羅漢果：此果已入不生不滅，華譯殺賊、不生、不學、應供等），可作這樣的念頭：『我能夠證得阿羅漢果』嗎!?」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眾阿羅漢不會作這樣的念頭：『我能夠證得阿羅漢果的。』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因為沒有佛法名叫阿羅漢，由於這緣因名叫阿羅漢的！世尊！若是阿羅漢作了這樣的念頭：『我能夠證得阿羅漢果。』（即心中存想阿羅漢果為實體，不是自性本空。）那就是如執著（即堅持固執）我在、眾生、命者、士夫、補特伽羅等（即堅持以上都是世間的實體，有此存念，即心有掛礙，不能名叫阿羅漢果）。」

「這是為什麼呢？世尊！因如來您應身正等覺（即如來以在世的應身成就佛果正等正覺），說我得到『無諍住（即得到安住在空的道理而和世間事物沒有諍論）最為第一』！世尊！我雖然說是阿羅漢（即隨順世俗的所說），但我永遠離開了貪欲！而我曾沒有作這樣的念頭：『我已得到阿羅漢永遠離開貪欲啦！』世尊！我若是作了這樣的念頭：『我是得到阿羅漢果永遠離開貪欲的尊者！』那如來您就不應該預先對我說這話：『善現！善心的男子！你已得到"無諍住最為第一"了。』

空，則已得果位乃至佛覺都已泡湯，故必遠離存念世間，所修乃無所有，不可得果，則一切空寂清淨，而一切果位正覺都在其中。（此解悟空、入空，即得果位之祕。）」

「凡修學大乘佛法菩薩道及大般若波羅蜜多的菩薩們，要都無所住、應生其心，這分兩種說法：一、對世間抽象精神方面，如音，香，味、法，謅罵、謗語，功德等，要在心生思惟時，都要無所掛礙停留；二、對世間各種幻相及隨俗施捨受與，要在心生思惟時，都要無所沾染執著，則心自會安住清淨。（此解都無所住之祕）」

因為我已都無所住（因為我對欲念，已都是沒有所沾染，早已遠離的緣故）！所以如來您才說我名叫無諍住的無諍住呀（即名叫安住在空理中的空理尊者，稱為第一呀！）！」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如來（指佛言）曾經過去在燃燈如來應身正等覺的住所學法，會在那兒有所取得最少的佛法不？」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如來您過去在燃燈如來應身正等覺的住所學法，都沒有取得最少的佛法！」

佛告訴善現：「若是有菩薩說出這樣的話：『我該要成功的辦理著佛土的莊嚴功德！』這樣的菩薩不是在說真實的話！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那佛土功德的莊嚴，那為佛土功德莊嚴的菩薩，如來說這都不是莊嚴；所以如來說這名叫佛土功德的莊嚴，就是佛土功德莊嚴罷了（因一切皆空而已）！因此，善現呀！菩薩這樣都是要無所住（即菩薩都沒有所掛礙停留，也就是菩薩都是沒有沾染執著言）應生其心（即心中該要所生的思惟靜慮，都要無所掛礙、沾染、執著），要不住於色應生其心（即要心生的思惟，不去染著世間的物質），要不住非色應生其心（即要心生的思惟，不去染著抽象精神言論等）；不住聲、香、味、觸、法應生其心（即要心生的思惟，不染著世間的五塵），不住非聲、香、味、觸、法應生其心（即要心生的惟，不染著世間的抽象五塵，如靡音、邪香、血味、夢觸、惡意等）；要都無所住應生其心（即要心生思惟都沒有所染著）。」

佛告訴善現：「如有士夫（即指世間的男子、丈夫言）具有非常大的身體，他那物質的自體，假使譬如他像妙高山王一樣（即如一小世界中有座須彌山，華譯妙高山，乃世界所有高峰，堪稱為山王；這山王，該是這小世界最高大的身體了）。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他那自體是很廣大的不!?」

善現答說：「他那自體是太廣大的了，世尊！太廣大啦，善逝（佛十大稱號之一）！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他那自體，如來您說這不是他的身體，才名叫自體（因眾生的身體，乃地、水、風、火四大和合而成，這原本不是他的身體，而他自以為是他的身體，故隨順世俗的稱名叫自體），這不是因為他的身體才名叫自體的！」

「佛說這世間如妙高山王的龐大身體，並多條殑伽河的沙子數，所施捨功德的福報，卻不抵宣講開示四句的經偈，所作的功德；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世間一切物質，不論有多大，數字有多少，但它畢竟是空的，而宣講開示四句經偈，雖然很少，但它是抽象真空的，是能永遠存在的！所以能勝過龐大有形而又多數的物質功德！（此解世間任何龐大而又多數的有形物質，不過是空之祕。）」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乃至那殑伽河（即印度的恒河）中所有的沙子數目！假使有如同等於殑伽河的沙子數目，這有許多殑伽河的沙子總數，豈不是很多了嗎!?」

善現答說：「太多啦，世尊！善逝！這太多了，善逝！這許多殑伽河尚是多得無數了！何況這些河裡的沙子呢!?」

佛說：「善現！我現在告訴你，要你開示覺悟：假使有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以妙七寶（即以金、銀、玉珀等七寶）盛滿這如殑伽河沙數相等的世界，來奉持施給如來應身正等覺，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這善心男子、或善心的女人，由於這樣所生的福報聚集，豈不是太多了嗎？」

善現答說：「很多啦，世尊！太多了，善逝！這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由於這緣因所生的福報聚集，其量甚多！」

佛又告訴善現：「（原經因重複前段所說，節略）再次，善現！若是本經（此指金剛經言）所在的地方，甚至有人能為本經宣講開示經中的四句伽陀（即經中四句頌偈）！那這所在的地方，就如同是世間，眾天界、人群、阿素洛（又稱阿修羅，華譯非天，或無端、無酒，乃輪迴六道之一，非魔界）等，所供養奉祀的佛骨靈塔、寺廟一般；何況有人能對本經具足究竟（即具備追根究底的修學）、書寫、受持（即接受信仰及持有）、讀誦，究竟通利（即終於流通利益眾生），和把本經廣為眾生宣講、開示（即公開宣示）、如理作意（即依照佛理，讓眾生集中注意，使他等心有警覺的。），這樣眾生成就最勝（即最極至）稀有的功德，如同有佛法大師的住所、住在的地方；或是如同梵行者（即修行清淨的人），追隨在每一有高深智慧大德的處所一般。」於是佛講說到此終止。

具壽善現又向佛說：「世尊！該用什麼稱名這法門（即本經）呢？我該說奉持什麼呢!?」

善現說了這話罷，佛就告訴善現說：「具壽！現在這法門就名叫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吧！你就該以這名字來奉持它！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如來我說它不是般若波羅蜜多（因一切的自性是空緣故），因此如來我說這名叫般若波羅蜜多罷了（即

乃隨順世俗假設這名字而已）！」

佛問善現：「依你的意思怎樣說？可有最少的佛法，讓如來我可以講說的嗎？」

善現答說：「不可能的，世尊！沒有最少的佛法，讓如來您可以講說的！」（因佛法自性原本是空，是不可能因佛講說最少，而成為真實不空的。）

佛問善現：「乃至這三千大千世界的星球大地的微塵，豈不是很多了嗎!?」

善現答說：「這各星球大地的微塵實在是很多的，世尊！太多啦，善逝！」

佛說：「善現！這各星球大地的微塵，如來我說它不是微塵（因微塵乃是世間的幻相）！因此如來我說，只是名叫大地微塵！眾世界（即眾小世界，就是每一星球的眾多世界。），如來我說它不是世界（因星球大地乃畢竟成空的），因此如來我說它名叫世界！」（只是世間的假設稱名罷了）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該怎樣說：該以世間三十二種的大士夫（即大丈夫）形相，來觀看如來應身正等覺嗎!?」

善現答說：「不會的，世尊！不應該以三十二種大士夫相，觀看如來應身正等覺。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三十二種大士夫相，如來說這不是相！因此如來才說名叫三十二種大士夫相的呀！」（因三十二相只是世間人假設的一個名詞，其實是空無所有的。）

佛又告訴善現說：「假使若有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在每日分解施捨自己的身體，如同那殑伽河（即印度恒河）的沙子數次；這樣經過了如殑伽河沙子相等的劫（梵稱劫簸，通常為年月無法計算的長遠時節；又譯為大時）世數，以這樣施捨自己身體的功德（此比喻施捨者經長遠不斷的自身分割施給眾生，所聚集的偉大功德）。又有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在本經中乃至四句頌偈語，受持、讀誦，終於流通利益眾生，並廣泛宣說本經、開示眾生，且依照佛理，讓眾生注意覺醒！由於這樣緣因所生的福報功德！更多於前所施捨自身的無量無數（此言施捨世間一切物質本空，抵不上四句經偈的真實功德）。」

這時具壽善現聽到這佛法的威力殊勝！他悲泣落淚，又俯仰擦著眼淚，而向佛說：「很奇妙稀有呀！世尊！真是稀有到了極點啦!!善逝！如來您現在所說這經典，乃是給與普

「世間一切不能因它為最少或最微小，而說它是真實存在的；或因它是最大、或最多，而就說它真實存在的！諸如少似一言，小似微塵；而諸如大似世界，多似太空星球；這都是不能永存的虛幻，它等不可能是真實存在的。（此解世間一切不能算是真實存在之祕）」

「佛前言這世間三十二種大士夫的形相，不是原本真實存在的形相，因為這形相，

只是世間所設的名詞而已，最後四大分散，終必成為空的形相；已說明人的形體是空相，接著佛轉了話鋒又以善男子或善女人，要以自體分解施捨，以求福報，這說明人體不是空有的形相；照世俗下智的人來看，這佛說顯有前後不一致的矛盾。這時善現尊者聽到後，讚歎佛法威力奇妙稀有！他認為佛說這段經，要給修行最上乘人聽的，因為佛說善男子或善女人自分身體施捨，所得福報，抵不上讀誦四句經偈的福報！已說明自分身體施捨的福報微小到零，以提醒修行人空無所有，一切不可得的。（此解下智上乘之秘」

遍發願志向修行最上乘（即最高上的乘載）的人，作為眾生最適宜的利益。世尊！我在過去從增長智慧以來，曾未聽到這樣的法門（即佛法經典）!!世尊！若是眾生們聽到說這樣的甚深經典，而生有真實的想像，就該知道這是最勝稀有的成就；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眾真實想中的真實想人（此言眾生以為世間一切所有為真實，但在這當中得到佛說世間一切只是幻相；了悟自性本空，而做了真正實想的人），如來您說這世間一切不是真實想！因此如來說它名叫真實想的真實想（即名叫不真實想，乃真實想的真實想；其中已有假相，來分別真實想，則就是不真實想了）。」

「世尊！我現在聽到這樣經典，已經領悟、信解（即相信瞭解）這從來未曾有的稀有！若是眾生們當在來世，某時候、某分後，五百年後，在佛法末世的時分！當在這樣甚深經典上，領悟、信解、受持、讀誦，究竟流通利益眾生！並廣泛為眾生宣講、開示，且依佛理使眾生注意警醒！這該知道這樣的成就，已是最勝稀有了。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讓那些眾生們沒有我的存想！沒有眾生想，沒有命者（即有壽命的人）的存想，沒有士夫的存想（即沒有世間各職業人群實有的存想），沒有補特伽羅的存想（即沒有輪迴五道實體的存想），沒有意生身的存想（即沒有菩薩成就初地而得意生身的存想），沒有摩納婆的存想（即沒有眾生在世是童少、長者實體的存想），沒有作者的存想（即沒有眾生是世間造作能力的實體存想），沒有受者的存想（即沒有眾生接受生死、罪福果報的實體存想）！這是為什麼呢？世尊！眾生有『我』想就不是想（即是空無所有的想，也就是無相想），有眾生想，乃至受者想（原經節略），都不是想！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眾佛世尊都是遠離世間的一切想像的。」

這時世尊告訴善現說：「是呀、是呀！善現！若是眾生們聽到了這些很深的經典！要是不驚、不懼，沒有怖畏，該知道這才是成就最勝的稀有哩！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如來所說的最勝（即最高深）波羅蜜多，就是所說的般若（即智慧）波羅蜜多；善現！如來所說的最勝波羅蜜多，就是無量眾佛所共同宣講的，因此名叫最勝波羅蜜多！如來說這最勝波羅蜜多，就不是波羅蜜多（因佛法乃抽象的，是看不見的，故本體是空的，不是像這名稱的東西。）！所以如來說（即隨順世俗說的）它名叫『最勝波羅蜜多』吧！」

「梵經翻譯華文，有眾多外語口氣的倒裝句，如『都無所住應生其心』，按吾人口氣說，就是『應生其心都無所住』，也就是佛要眾生應該有的心事思惟都要沒有任何掛礙、沾染，甚至執著才好；如果眾生或菩薩們，心有所住，住於色、聲、香、味、觸、法，但這色、聲、香、味、觸、法原本是空，故所住是空；所以修行人要無所住而生其心。（此解都無所住、應生其心之祕。）」

「如來說世間眾生，不是眾生；此言眾生，乃世間人所假設的名詞

「再次，善現！如來所說忍辱波羅蜜多，就不是波羅蜜多，只是如來說它名叫『忍辱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我在過去世曾經為羯利王（又稱歌利王或迦利王，華譯鬥諍王），斷肢節肉（佛在早世修菩薩大乘初地，曾修成仙人，因見歌利王殘暴不仁，乃以斷肢節肉，以使歌利王悔改），我在當時都沒有『我』的存想！或眾生想，或命者想，或士夫想，或補特伽羅想，或意生身想，或摩納婆想，或作者想，或受者想；我在當時都沒有想（指都沒有我、眾生、命者等想），也不是沒有想（指思惟在清淨空寂中）；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我在當時若是有『我』的存想，那就在當時應該有恚想（即在當時有憎恨歌利王的存想）了；我要在當時若是有眾生的存想、命者存想，（原經節略），乃至有受者存想，那就在當時應該有恚想；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因為我回憶過去在五百世那生中，曾是自號忍辱仙人，我在當時都沒有我想、眾生想！（原經節略）乃至沒有受者想！我在當時都沒有想，也不是沒有想！因此，善現！這大菩薩已遠離了一切的存想！該是發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發出無上正等正覺的心思）！那時不住於色、應生其心（即那時該生的心思，就是不在沾染世間的物質），不住不是色、應生其心（即那時該生的心思，就是不在沾染世間抽象的精神，如愛、恨、情、仇等），不住聲、香、味、觸、法應生其心（即該要生的心思，不沾染世間的五塵），不住不是聲、香、味、觸、法應生其心（即該要生的心思，不沾染世間的非五塵如世間人陰狠、毒辣、仇視、邪惡等）！都是要無所住應生其心（即是該要生的心思，都沒有沾染掛礙、執著等）。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眾有所住則為非住（即有了許多的沾染掛礙，則內心就不能安定清淨了）！因此如來說眾菩薩應該無所住（即眾菩薩該要存不沾染、不可得的心），而實行施捨！不應住（即不應該沾染）色、聲、香、味、觸、法而實行施捨眾生。」

「再次，善現！這大菩薩為了眾生們，而作這義利的緣故！應該要這樣的捨棄（即要如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的一般，以捨棄一切），而行布施眾生。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世間眾生們的存想，就是非想（即世間眾生是地、水、風、火四大組成，乃是空的，而所存想就是空想）！這世間一切眾生，如來就說他們不是眾生（因四大組合不能長存，等於空幻，所以不能稱名叫眾生）！善現！如來是說實話的佛！是講真義的佛！是如他所說的佛（即不打誑語的出家人）！是不同世俗所說的佛（即他所說不和世俗所說相同）！」

而已，按佛理說，世間沒有眾生，而世間的一切，在無盡宇宙的時光中言，這世間一切只是暫時瞬間中的過客；何況眾生的壽命就如劃過太空的流星一剎那，並且眾生由四大空相，和合與分散，以定生死；既不知生前事，也不知死後事，糊塗一生，所以眾生非生。（此解眾生非生之祕）」

「再次，善現！如來顯現在眼前等等的開悟佛法，或所說的佛法，或在思考的佛法，就在這當中非諦（即有些隨順世俗的說法，而並不合佛法真理的極至）、非妄（即也不至於是虛妄之說）！」

「善現呀！譬如這世間士夫（即世間男子、或丈夫）在暗房裡，他什麼都看不見啦！正如同修行大乘佛法的菩薩們，當在實行布施時，卻墮落在世事中（即說修行大乘般若佛法的菩薩，當在實行布施時，內心對世事沾染牽掛；乃心有所住而行布施）！也就是這樣的呀（即如同世夫在暗房中，什麼都看不見一樣的）！」

「善現呀！譬如這世間有一雙明亮眼睛的士夫，在黑夜過去天曉後，那旭日初光時，他看到那陽光七彩的種種顏色，正如同修行大乘佛法的菩薩們，當在實行布施時，卻不會墮落在世事中（即說修行大乘佛法的菩薩們，當在實行布施時，內心對世事不會沾染牽掛；乃心無所住、而行布施），也就是這樣的呀（即如同明眼士夫看到日出光彩一樣）。」

「再次，善現！若是有善心的男子、或是善心的女人，對於這本經能受持、讀誦；追求流通世間，有利眾生，並廣大宣講本經、公開宣示，如理作意（即使眾生集中注意、有所警覺）；則為如來的佛智慧，完全給與世人知道！則為如來的佛眼所見，完全給與世人見到！則為如來的正等覺，完全給與世人覺察！像這樣的眾生，應當會生有無量聚集的福報！」

「再次，善現！假使善心的男子、或善心的女人，在旭日初出時分，如殑伽河（即印度恒河）的沙子等數（即形容多次的意思），以自體布施（即以親身勤勞助人，或宣講本經給眾生等）！在日中時分，又如殑伽河的沙子等數，以自體布施！日沒時分，也如殑伽河的沙子等數，以自體布施；要由這法門（即由這經典所說佛法的法門），經過俱胝（又稱俱致，華譯億）、那庾多（又稱那由他，華譯億，或十萬，千萬不等數）百千的劫世，以自體布施。若是有眾生聽說這經典不生誹謗，由於這樣的緣因，所生的聚集福報，較多於前面所說的自體布施福報、無量無數！這何況能在這經典法門，具有圓滿的終結，書寫、受持、讀誦，追求流通，有利眾生，並廣大宣說本經、公開宣示，使眾生集中注意，有所警覺呢！」

「再次，善現！這經典不可思議，不可以衡量稱數的！應當所感的果報希望，是不可思

「佛說：世間下劣的眾生：如只見自我的人、只見世間有眾生的人、有命者的人、有士夫的人、有補特伽羅的人、有摩納婆的人、有意生身的人、有作者的人、有受者的人等，都很難聽懂本經，因為他等內心執著成見不解；要想這些眾生信解受持本經，必須解開他等心中死結。（此解眾見下劣之祕）」

議的！善現！如來宣說這樣的經典，是要以豐饒的利益，給與志向最上乘眾生們的緣故，是要把豐饒的利益，給與最勝乘眾生的緣故！」

「善現！若有眾生對於這門經典，受持、讀誦等（原經以下節略）。這樣的眾生，一切成就有無量的福報聚集！都會有成就不可思議，而有不可稱量的無邊福報聚集；善現！如此一切的眾生，就可以承擔如來的無上正等正覺！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門經典不是那下劣的眾生，所能聽懂的；這不是眾我見（即不是執著我見的眾人），這不是眾生等見（即不是執著眾生見的眾人），這不是眾命者見（即不是執著有壽命見的眾人），這不是眾士夫見（即不是執著世間各業士夫見的眾人），這不是眾補特伽羅見（即不是執著五道輪迴見的眾人），這不是眾摩納婆見（即不是執著世間有童、少、長者見的眾人），這不是眾意生見（即不是執著修行等隨道得意生身見的眾人），這不是眾作者見（即不是執著世間有能力造作，而有作為見的眾人），這不是眾受者見（即不是執著世間有接受因果報見的眾人），這些眾人就不是能聽懂本經的！要想這些眾見的人能受持、讀誦、宣說、開示等（原經節略），無有是處（即是錯誤的）。」

「再次，善現！若是這地方處所有開覽本經典，那這地方該是世間眾天和人、阿素洛（即阿修羅，乃非人非天的一族）等的所供養、禮敬，如同佛的靈骨塔或寺廟所在，並要右繞這地方三圈，以示崇敬！」

「再次，善現！若是有善心男子、或是善心女人對於這經典受持、讀誦、宣說、開示等，若遭到他人輕視毀謗，或遭到極度輕視毀謗！這是為什麼呢!?善現！這是眾生過去前世所造作的不淨業（即前世自身造作不好的業障）而相應所感的惡趣（即前世自身造業，接受今世對方的惡意相報）！以現世佛法中遭到輕視毀謗的緣故，由此則前世所生的不淨業，都會完全消滅！該會得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我（即佛）回憶過去在無數的劫世，又再過去無數劫前，那在燃燈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早先又早先，曾計八十四俱胝（億數）那庾多（即億，或百、千萬年）百千眾佛，我都承事（即承受與供奉），既是承事後，就沒有違犯（即沒有中斷供養及不承受眾佛的教誨）！若是眾生在以後時、在以後世分、以後五百年，那時佛法將滅的時分，當際仍在講說

佛法，能對於本經典受持、讀誦、宣說、開示等。善現！我原先所得的福報聚集（佛前因承事億萬佛陀，經過無數劫世的福報聚集），對於這佛法末世的宣說佛法，所得福報聚集相比，卻百分之一還不到！如此千分之一，若百千（即十萬）分之一，若俱胝（即億）百千分之一，若俱胝（即億）那庾多（即億、千萬）百千分之一，若以數目分，若以計度分（即以意識思量分），若以算沙分（即計算最小的沙子分），若以喻依分（即以事實推定未知分），若以鄔波尼殺曇分（即以極微細來分）！也都是不能及的（即也都比不上的）！」

「善現！我若是全部說出該在這時的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所生的福報聚集！乃至這善心男子、這善心女人，所為佛菩薩攝護的福報聚集！會給有些眾生心生迷悶，而貪惑狂亂（即佛如此說出，善心男女得福報聚集龐大眾多，會使世間有些眾生妒忌迷悶，或想貪得癡狂亂性。）。因此，善現！如來宣講這本經典內涵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應當所感的果報希望，是不可思議的呀！」（原經以下一段重複前經，節略。）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如我瞭解佛您說的意義，如來您過去在燃燈如來應身正等覺的住所時，沒有學到任何至少的佛法，能夠使您開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即能得佛果正覺）」；善現說了這話已罷。

佛告訴具壽善現說：「是呀、是呀！如來過去在燃燈如來應身正等覺的佛所，沒有學到任何至少的佛法，能夠使我開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如來過去在燃燈如來應身正等覺的住所時，若是有任何至少的佛法，使我學到能夠開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那燃燈如來應身正等覺就不會向我授記（即預言未來何時成就佛果、並在何處及未來佛號等）說：『你這摩納婆（即這童少長者），該在未來世中，名叫釋迦牟尼如來，以應身成就正等正覺（即在人世的應身成就佛果正覺）。』（原經節略）這是為什麼呢!?善現！講說這『如來』的，這就是真實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增語（即說這『如來』兩字，是超世間的真實性，乃是世間另外增添的話語；說明『如來』不是世間所有的）。講說這『如來』的，就是無生法性（即是不生不滅的佛性）的世間增語！講說這『如來』的，

「佛說『如來』一語，非世間所設，這乃是合乎佛理至極

的話，為佛在世間增設的名詞，所代表不生、不滅、不來、不去，永遠長存的佛性；佛說如來乃是無所從來，無所去往；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開悟這『如來』一語。（此解如來增語之秘）

就是這永斷道路（即是說如來乃是無所從來、無所去往，已永遠長存、終滅了生滅的道路。）的世間增語！講說這『如來』的，就是畢竟不生（即說『如來』是最到終底都不再生，換言就是不再生不再滅）的世間增語！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若是實在的無生（即若是實在的不生不滅，名叫『如來』），這才是最合於佛理勝義的（即合乎佛道的至理極義）！」（原經以下與前問答意義重複節略）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眾如來等，現有肉眼不？」

善現答說：「是的，世尊！如來等，現有肉眼的！」

佛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如來等現有天眼（即色界天人所有之眼，修禪定可得。）不？」

善現答說：「是的，世尊！如來等，現有天眼的！」

佛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如來等現有慧眼（乃修二乘之人照見真空無相的智慧眼）不？」

善現答說：「是的，世尊！如來等，現有慧眼的！」

佛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如來等現有法眼（乃菩薩為度眾生照見一切法門的智慧眼）不？」

善現答說：「是的，世尊！如來等，現有法眼的！」

佛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如來等現有佛眼（乃佛陀身中具有肉、天、慧、法等四眼）不？」

善現答說：「是的，世尊！如來等，現有佛眼的！」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乃至殑伽河中所有的沙子，如來說它是沙子不？」

善現答說：「是的，世尊！是的，善逝（乃佛另一稱號）！如來您說那是名叫沙子的！」（佛隨順世俗的假名，叫名沙子。）

佛說：「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乃至在殑伽河（即印度恒河）中所有的沙子數目！假使有如這沙子數等的殑伽河，乃至這沙子數等的殑伽河中，又是所有的沙子數目！假使有如這樣多沙子數相等的世界（此指小世界數，也如一個星球的世界），這眾世界豈不是太多了不？」

善現答說：「是的，世尊！是的，善逝！這些眾世界的數目是太多太多了！」

佛說：「善現！乃至這些世界中的所有眾生，那些眾生各有各的種族！他們內心流注

「佛說他能完全了知世界過去人、未來人、或當世人的心思，這些人的心思，流注嚮往的，莫非是一場空！因此過去人的心思不可得！未來人的心思不可得！當世人的心思不可得。（此解三世人的心思，只是一場空之祕。）」

（即嚮往）的動向，我都完全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眾生內心的流注（即表示未來的心思）和被眾生內心流注（即表示過去的心思）的人（即眾生內心的嚮往，或被眾生內心嚮往的人），如來說這不是流注（即不是在嚮往），因此如來只是說它名叫內心流注罷了！這是為什麼呢？善現！因為過去的心思不可得！未來的心思不可得！現在的心思不可得（此言三世人的心思，只是空而已。）！」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若是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以這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寶，奉獻施捨給如來應身正等覺（即指佛言）！這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由於這緣因，而所生的福報聚集，豈不是太多了嗎？」

善現答說：「太多啦，世尊！太多啦，善逝！」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那善心的男子、或善心的女人，由於這樣緣因所生的福報聚集數量是太多呀！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若是有了這些福報的聚集！但如來我不說這是福報聚集（因按至理真義言，這只是一場空相幻想而已），只是說它是福報聚集（因佛隨順世俗的心思，說聲福報聚集的名詞吧。）。」

佛告訴善現說：「依你的意思怎說？眾生可以用色身（即用世間物質的身體假相），而能真實地觀察到如來不？（即以佛在世的物質應身，看到真正的如來不？）」

善現答說：「不可以呀！世尊！不可以色身圓滿，真實地觀察到如來您的！世尊！您這色身圓滿實在（因佛的在世應化身具三十二種殊相），乃是世間色身圓滿實在的應化佛（即為世間四大組成、圓滿實在人相的應化佛）！如來您說這不是圓滿實在，因此如來您說名叫色身圓滿實在罷了（這是不合於真空的至理真義，只是隨順世俗稱名而已。）」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可以用眾形相（即佛三十二相）具備，觀察如來不？」

善現答說：「不啦！世尊！不可以世間眾相具備，在觀察您如來的呀！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眾形相具備，就是世間眾相具備的人（即此形相的人，乃是空體幻相）！如來您說過，這不是形相具備（乃是空相，不是永存具備的實相）！因此如來您說：名叫眾相具備，只是眾相具備吧！（只

是世間俗說『眾相具備』，並不是真實永存不變不滅的形相具備。）」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如來尚可作這樣的念頭：『我是有所講說佛法嗎？』善現！你現在不要對我作這樣的觀想！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若是說如來有所講說佛法！那就是在誹謗我（因佛法自性本空，佛在講說是空；若說佛講某實體，則為佛捏造事實，故稱誹謗佛），這不是善取（即不是在求取良好的方法，也就是不是在講真正佛法的意思）！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說法說法者（即講說佛法，就是講說佛法的！意在沒有實體形相言）！無法可得（即是在講說抽象，沒有任何實體可得。），因此名叫說法（只是隨順世俗，說個佛法名詞而已）。」

這時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在當未來世的時後、分後（即某階段、或時期後），五百年後；佛法要告滅盡的時分，那時在講說佛法，可有些眾生聽說這樣類似世間物質幻相的佛法（即隨世人講說類似有形的佛法，而不是講說真空至理）！他等也能深信不？」

佛說：「善現！他等根本不是眾生呀（即到佛法末世，眾生已將渡盡；或有部分的仍舊相信世間物質幻相，那他等根本就不是眾生了）！非不眾生（即是當時世俗名叫他等是眾生而已）！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這世間的一切眾生，如來說他等不是眾生（因世間一切眾生都是地、水、風、火四大空的元素所組成，四大是空，所以世間一切，根本沒有眾生）！因此名叫眾生罷了（只是世人有此眾生名詞而已）。」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可有最少的佛法，讓如來應身正等正覺的時候，能夠使如來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嗎!?」

具壽善現向佛說：「世尊！如我所瞭解佛您所說的真義！沒有任何最少的佛法，可使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時，能夠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

佛說：「善現！是呀、是呀！在這當中的最少佛法，都是無所有，都是無所得的，因此名叫無上正等菩提（即無上真正平等的覺知，乃隨世人說一名詞罷了。）。」

「再次，善現！這佛法是平等的（即一切是空、沒有任何分別，乃真正的平等本義）！在這佛法的中間沒有不平等的，因此名叫無上正等菩提！因為沒有我性（即沒我的自身本體，乃是空相）！沒有眾生性（沒

「凡是以世間物質的身體來觀看佛陀，用口語呼喚尋找佛陀，這人已心向生死斷滅的邪見，就不能面對著佛陀；眾生要有佛即佛性的看法，這佛性就是佛導師的身體，他是無所不在的、他是真如永存的；

有眾生本體形相），沒有壽命者性（沒有在世壽命人的形相），沒有士夫性（即沒有在世的士夫形相本體），沒有補特伽羅等性的不平等（即沒有輪迴五道等的不平等）；所以名叫無上正等菩提，這使一切善法（即良好的法則，如佛法等），無不顯現開悟，使一切善法無不巧妙的覺知！善現！這善法，就是善法呀！如來所說這一切不是法則（即不是世間造作有形的方法），因此如來說它名叫善法！就是世間的善法而已（即指世間善法，乃是不能長存，世俗中的一個名詞而已。）。」（以下二段經文與前經文原義重複，節略。）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可以用眾相（即三十二種貴相）具備圓滿，以觀察如來不？」

善現答說：「如我所瞭解佛您說的真義！是不應該用眾相具備圓滿，以觀看如來的。」

佛說：「很好呀、很好呀！是呀、是呀！就是如你所說的，不應該用眾相具備圓滿在觀看如來。善現！若是用眾相具備圓滿以觀看如來的，那轉輪聖王（即世間第一有福的人，具有三十二種貴相）應該就是如來（此轉輪聖王不可能成為佛，而如來成為轉輪聖王，那就不是如來了。）！因此不應以眾相具備圓滿在觀看如來，這該是用眾相不是相在觀看如來。」

這時，世尊！就以頌語說：

「諸以色觀我（即眾生要以物質形相心在觀看我），以音聲尋我（即以聲音唱名在尋找我）；

彼生履邪斷（那眾生在行『人死斷滅不生』的邪見，乃以斷滅心看待如來。），不能當見我（即不能在面對我）。

應觀佛法性（即應觀察佛的法性，法性即佛性，無所不在。），即導師法身（這法性就是如來導師的法身）；

法性非所識（即是不認識法性的眾生們），故彼不能了（因此這些眾生就不能了悟一切啦！）。」

佛告訴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時，以眾相具備圓滿（即要修行三十二種佛的淨行顯相圓滿，此乃修行成就佛果的必備條件），才能顯現開悟無上正等覺的嗎？善現！你如今不應當作這樣的看法！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如來應身正等正覺時，不以眾相具備圓滿，才能顯現開悟無上正等菩提的（此處佛說意義，要眾生不要取著形相，但不是放棄修行三十二種淨行，以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再次，善現！照這樣（即按照上述可以放棄修行三十二種淨行，也能開悟佛果正覺）發下心願，以志向菩薩乘的（即志願大乘成就佛果無上正覺的）！可以設施這若壞若斷少許的方法嗎（即可以設施放棄修行佛果的三十二種淨

若是眾生不能認識佛性，那就不能了悟佛道真理了。（此解佛身即法性、法性在人叫佛性，說明佛身無所不在之祕。）

「『如來』雖是佛的佛號之一，但『如來』不是代表佛的形相，如有去、有來、有坐、有臥的象徵！它是佛在世間以外，另設一新名詞，乃是言明真實的意義，它是超越三界時空永存實在的真理之謂。（此解如來真義之祕）」

行，像這樣破壞中斷菩薩乘的少許佛法嗎？）？善現！你如今不應當作這樣的看法！因為眾生有發下心願，以志向菩薩乘的，他始終不會設施少許若壞若斷的方法的。」（因攝取若壞若斷方法，乃是不去修行三十二種佛的法相淨行，就不能到達佛的正覺境界。）

「再次，善現！若是有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以這殑伽河的沙子等數世界，盛滿了七寶，奉獻施與如來應身正等覺（即奉獻給在世的佛陀），另外若是有菩薩在眾無我（即沒有我身想法，因我身無常是空）無生法中（即明白不生不滅的般若大法道理中），而獲得堪忍（即獲得忍所不能忍，也就是到達忍辱波羅蜜多的道行境界。）。由於這樣緣因，所生的福報聚集，比較施捨七寶的功德福報聚集更多的。」

「再次，善現！菩薩（指修行人）不應該攝受（即不應該收取接受）這聚集的福報的（即一切無所有、不可得，修行人應有此存心才是）！」

具壽善現即向佛說：「世尊！怎麼說這菩薩不應該攝受這聚集的福報呢？」

佛說：「善現！這所應該攝取接受，就是不應該攝取接受（因世間福報乃是空相，攝受和不攝受都同是空的）！因此說它名叫所應攝受（即為世間假設的名詞而已）。」

「再次，善現！若是有世人談論，以為『如來』就是若去、若來、若坐、若臥（即有世人以為『如來』乃是世間所見的假相，他去、來、坐、臥，亦如眾生一般），這些世人不能瞭解我說法的真義！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我說『如來』的，那所指的就是真實意思，乃是世間名詞以外增加的詞彙！像是我說那『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叫真如）一樣；而『如來』乃是都無所去（它全都沒有去向的）、也無所從來（也是沒有從來的跡向；此言如來不在時空中，也就是超越三界時空的永存真理）！因此名叫如來應身正等正覺！（即是超越三界時空的永存真理，以應化成人身，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再次！善現！若是有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那如大地（即指每星球的地表）上極微塵數量的世界，也就是以這些無數世界的色像（即物質形相）做數量，如同這些無數的聚集極微塵！善現！依你的意思怎說？這些聚集的極微塵，豈不是多極了嗎？」

善現答說：「這些聚集的極微塵，是太多的了，世尊！太多啦，善逝！這是什麼緣故

呢？世尊！若是這些極微塵是實在有的（即實是真有虛空的），那佛您不應該說它是極微塵的聚集體（因極微塵若是實體，就無法把它成為一集合體）！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您曾說過這極微塵的聚集體，就不是在聚集（因極微塵原本自性本體是空，早就是一片虛空，根本不要聚集）！因此名叫極微塵聚（此即是名叫一片虛空罷了）。」

「如來說這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是世界！（因乃是一片虛空）因此名叫三千大千世界（乃由世人假設它叫三千大千世界而已）。這是什麼緣故呢？世尊！若是這世界是實有的，那就是一合執（那就是把三千大千世界合而為一的執著；因為三千大千世界，是每個實體，就無法合而為一，這樣就不能堅持執著了）；如來您說過這一合執，就成為不是執著了（因執著世界是實體，那三千大千世界無法成為一體，由此執著是不能行得通的，故不是執著了。）因此只名叫『一合執』而已（只是世間上有這名詞而已）。」

佛說：「這『一合執』不可用語言來說（因執著這每一世界是『有』而要想合一世界是行不通的，故不可用語言說明），不可以戲論（即不可按世俗的戲言，來說這一合執，必須按至理真義，以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空，才能執著這世界合一的說法）；然而那世間一切愚夫凡俗，強持執著這世界是實體的看法。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若作是言（即若是那些愚夫凡俗要說如下的話）：『如來曾經宣講過：我見！眾生見、命者見、士夫見、補特伽羅見、意生見、摩納婆見、作者見、受者見（如來在前章曾宣說對這以上的所見是空相，眾人堅持這些是實體。）。』依你的意思怎說？這樣所說是正確的話不!?」

善現答說：「不是的，世尊！不是的，善逝！這樣的所說，不是正確的理論，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所說我見、眾生見，（原經節略）乃至受者見，就認為不是所見的（即如來說執著這些所見，都是自性空的，根本不是所見的）！因此這只是名叫我見，乃至受者見罷了！」

佛告訴善現：「眾生有發下心願，志向修行菩薩乘的，對於一切的佛法，應該要這樣地知曉（即知世間一切都是空幻），應該要這樣地所見（即應所見一切都是空幻），應該要這般相信與瞭解！照這樣才會不住法想（即不會染著世間事物有形的存想）！這是什麼緣故呢？善現！法想法想者（因世間事物一切都是自性空的，所以法想及法想人都是空的），如來說為不是想（因一切成空，自然不是所想了）！因此如來說它名叫

「世界一詞，乃是以『世』表示時間，以『界』表示空間，也就是世俗說『宇』表示空間，而『宙』表示時間；這世界或宇宙，都是說明時空的整體，也就是表示世界或宇宙是一體而其中沒有個別的！假若以實體眼光看世界或宇宙，那這其中星球，萬物眾生，各有不同，根本不能合為一體，也就是不能純一而合，這就與所稱世界或宇宙的本義不合，故吾人不能把世界或宇宙當作實體有形的物質來看；也就是不作『合一』的執著，若是要

堅持這「合一」的執著，那就得把世界或宇宙看成空無一物，因空無一物，自是純一而合，也就是符合世界或宇宙的名詞本義至理了。（此解世界虛空合一之祕）

法想、法想（即依世間給與它名稱叫法想法想，沒有任何意義的）罷了！」

「再次，善現！若是大菩薩以無量無數的世界，盛滿七寶（即盛滿如金、銀、硨磲、琉璃、珊瑚、琥珀、瑪瑙七寶），奉獻施捨給如來應身正等覺（即奉獻給在世具有無上正等正覺佛應身的如來）。另外若是有善心男子、或善心女人，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乃至對四句頌偈（佛對某事簡扼陳述，以數字有韻四句頌偈），受持（接受持有）、讀誦、究竟通利（即追究流通有利眾生）、如理作意（即使眾生注意，引為警覺），及廣泛為眾生宣說、開示（即公開宣示）！由於這樣緣因所生的福報聚集，比較那奉獻七寶給佛陀的，要多得無量無數的！然而，那不論怎樣說，這為眾生宣說、開示，如同不為眾生宣說、開示，都是一樣的！（因為世間全是空的，說與不說都是一樣的。）因此名叫為眾生宣說、開示罷了（只是這世間空無所有的名詞而已）！」

這時，世尊就以頌偈說：

「諸和合所為（即世間一切，都是因緣和合，暫時的作為，它都不能永存的），
如星翳燈幻（即如同那浮雲掩現的星光或魔幻的燈亮，忽隱忽現的）；
露、泡、夢、電、雲（即如同露珠、水泡、夢境、閃電、浮雲，都是變化無常的），
應作如是觀（眾生及修行者應該有這樣空幻無常的看法）。」

這時，薄伽梵（華譯世尊）說罷這經後，尊者善現和眾苾芻、苾芻尼（即眾大比丘、比丘尼），鄔波索迦（即優婆塞，華譯男居士）、鄔波斯迦（即優婆夷，華譯女居士），並同世間的天界、人群、阿素洛（即阿修羅，天、人間的族類）、健達縛（即乾闥婆，華譯：香神或俳優）等，聽了薄伽梵所說的經罷，大家都很歡喜，且深信受持奉行著。

（本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七全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十會

會址：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魔王宮殿內

（第十會分）

計一分

一、般若理趣分

大般若經第十會般若理趣分序

西明寺僧玄則製

般若理趣分者，蓋乃叢諸會之旨歸，綰積篇之宗緒；眇詞筌而動眷，燭意象以興言。是以瞵德寶之所叢，則金剛之慧為極，晞觀照之攸炫，則圓鏡之智居尊。所以上集天宮，因自在而為心表；傍開寶殿，寄摩尼而作說標。明般若之勝規，乃庶行之淵府。故能長驅大地，抗策上乘，既得一以儀真，且吹萬以甄俗。行位兼積，聳德山而秀峙；句義畢圓，呑教海而澄廓。爾其攝真淨器，入廣大輪，性印磊以成文，智冠嶷以騰質。然後即灌頂位，披總持門，以寂滅心，住平等性，滌除戲論，說無所說，絕棄妄想，思不可思。足使愉忿共情，親怨等觀。名字斯假，同法界之甚深；障漏未銷，均菩提之遠離。信乎！心凝旨夐，義皎詞明，言理則理邃環中，談趣則趣沖垓表。雖一軸單譯，而具該諸分，若不留連此旨，咀詠斯文，何能指晤迷津，搜奇密藏矣！

「本經乃現世密宗的金剛經，為釋迦世尊分段宣講般若波羅蜜多、法性空的道理：釋迦如來應身人世間、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後，如今所修功德，已獲得法王灌頂寶冠，善於應用的普遍金剛智慧、大自在觀，並獲得大巧妙智慧的印信，和畢竟空寂平等性的印信：顯示釋迦如來的智慧圓滿，故宜講佛法哲理甚深微妙，非世間人所能信解了悟，縱然了悟，也很難做到的，因此世尊選在欲界天的頂端、他化自在天，乃欲界天主宮中，美大寶藏殿宣講本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般若理趣分（十會一分）

這是我（即阿難陀尊者）聽到地：那時薄伽梵（即婆伽婆，華譯世尊）以善良巧妙，成就了一切如來（即成就眾佛所有的）金剛住持平等性的智慧（即保持著平等正覺、堅如金剛的智慧）！這是種種稀有特殊優勝的功德，已能夠善於獲得一切如來灌頂寶冠（即大菩薩從等覺進入佛的妙覺智：猶如太子登基，以四海水灌頂儀式，並戴上寶冠，這時釋迦世尊，已能以巧妙佛法，使大菩薩承受灌頂寶冠），並能超越三界（即能超越欲、色、無色三重天界，到達不生不滅的涅槃境）；已能夠善於獲得一切如來的普遍金剛智慧，和大觀自在（即沒有煩惱的大自在觀）！已獲得圓滿一切如來決定眾佛法大巧妙的智慧印信（即已獲得圓滿眾佛決定佛法巧妙智慧的保證），已善於圓滿開悟一切如來、畢竟空寂平等性的印信（即已善於開悟眾佛終極空寂平等性的保證）！在眾生能夠作為的，而所作為的事業、都會得到善巧成就辦理得沒有餘留；這一切眾生種種的希望心願，隨著眾生的沒有罪障，都能得到滿足！已善於安住在三世平等（即佛善於把身心安住在過去、未來、現在三世的平等中），常常沒有間斷與完盡！佛廣大普遍照覆眾生的身、語、心性（即佛以廣大普遍照覆著世間的眾生，讓他們身體、語言、心性，得到安住平等），這猶如那金剛等的眾如來，無動無壞（即長存沒有變化異動）！

這薄伽梵住在欲界的頂層（欲界有六層天，最上層即他化自在天）、那他化自在天的天王王宮中，這也是眾如來常到遊處的住所，眾佛共同稱它叫「美大寶藏殿」，這殿是無價末尼（即末尼寶珠，乃

經，而聽經的都是天眾及大菩薩等，連佛世間十大弟子阿羅漢，須菩提等都未能參與，本經除佛口唸的神咒部份，由密宗保有秘密，無法深入瞭解，而玄奘大師由梵文所譯古文言經本，多處難懂難解；現由家父母白話語述及真如註解，讀者大致可得了悟，但必須多思惟、多修行才是。（此解甚深秘密之祕）」

「佛說修行大乘佛法菩薩道的本義，也就是修行本法門的好處，佛舉各種清淨的好處，概分為五大類：一、如道菩薩所得的內在清淨；從有那極微妙快樂清淨，到極

無價之寶）所造成，以種種珍奇珠寶間雜裝飾得非常莊嚴！那五光十彩交映著，大放光明！有寶鐸（即宣佈教令的大鈴）、金鈴處處懸掛，那被微風吹動發出和暢幽雅的聲音；那綺蓋（即素色彩織的幡蓋）、繒幡（即綵織的幡）、花幢（花彩圓筒形的旗幟）、綵拂（即彩色絲織的飄帶）、寶珠、瓔珞（用珠玉穿成的項鍊）、半滿月（即玉寶製成半圓月形）等，種種雜飾，用來莊嚴宮殿；這裡是聖賢、天仙所愛遊樂的地方，並有那八十億大菩薩眾，他們都具有陀羅尼門（即總持法門，乃通達一切經典）、有三摩地（又名三昧，華譯正定）門的無礙妙語辯才；有著這樣等等各類的無量功德（即有各類修行的功德成就），假設要經過很多劫世（即經過無數時代），對他們的成就都讚歎不完的！

這裡現有名叫：金剛手大菩薩、觀自在（即觀世音）大菩薩、虛空藏大菩薩、金剛拳大菩薩、妙吉祥（即文殊師利）大菩薩、太空藏大菩薩、發心即轉法輪大菩薩、摧伏一切魔怨大菩薩，這樣坐在上首座位上有八百萬的大菩薩眾，在前後圍繞著世尊，正準備宣講初、中、後的佛法（即宣講有關初發心及修行中後的佛法答問）。佛以文義巧妙、純一圓滿的口語，教化眾大菩薩進入清白的梵行（即斷絕淫慾的清淨修行）。

這時世尊為眾菩薩講說一切的佛法，乃是甚深微妙般若道理的清淨法門（即是深妙智慧、清淨道理的經典），這經典是開示菩薩的句義（即說明修行菩薩道的本義），說什麼名叫菩薩句義呢？

佛說：「菩薩有極微妙快樂的清淨！有眾見永恒寂靜的清淨，有微妙內心舒適喜悅的清淨，有渴愛永遠安息的清淨，有胎藏（即眾生本有的佛性，攝持含藏一切如來的功德）超越三界（即超越欲、色、無色三界，不墮生死）的清淨，有眾德莊嚴的清淨，有極意猗適（即意向到極至興盛、適切的地步）的清淨；有得大光明的清淨，有身善安樂（即身心為善的安樂）的清淨，有語善安樂（即善言感到安樂）的清淨，有善意安樂的清淨，有對色蘊空寂（即對物質深信空寂）的清淨，有對受（即接受、收納）、想（即想像、存念）、行（即行為、造作）、識（即心靈、精神）蘊（聚集之意）空寂的清淨，有對眼、耳、鼻、舌、身、意六處（即六根）界空寂的清淨，有對色、聲、香、味、觸、法（即六塵）界空寂的清淨！」

「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即六根對六塵的感覺識別）空寂的清淨，有眼觸、耳

意猶適的清淨。二、如還菩薩的外在清淨；從有得大光明的清淨到六根、六塵、六識，到四大空識的清淨。三、如各種佛法修學的清淨，是從四聖諦到十遍處空寂的清淨。四、菩薩等修行各種果地，從修菩薩道的十果地清淨到如來地等空寂的清淨。五、菩薩修得各種成就的清淨，從對一切陀羅尼門，到出世間法等空寂的清淨。佛說以上五大類的菩薩所得清淨，都是由於世間一切事物法則自性本空的緣故！要了悟這自性本空的清淨，莫過於修

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即六根接觸六塵的感覺）空寂的清淨！有對眼、耳、鼻、舌、身、意等接觸，且為緣所生眾受（即六根對外接觸感受的反應）空寂的清淨！有對地、水、火、風、空、識（即對外界地、水、火、風、虛空、抽象精神刺激）界空寂的清淨；有對苦（即因無我無常的痛苦）、集（即聚集苦果，而生來世因）、滅（即以眾煩惱盡，而生斷滅）、道（即修八正道，超越生死，進入涅槃）聖諦空寂的清淨，有對因緣（即一切事物的發生，有主因與助緣）、等無間緣（即以前念心意，引導後念心意之緣；如野渡中有獨木橋，前人過閒，以引渡後人之緣）、所緣緣（即心識攀緣外界所生之緣）、增上緣（即施以強力而生他法，如眼根能生眼識等）空寂的清淨，有無明（即有生以來的無知迷惑）、行（即有生的行為）、識（即有生的精神意識）、名色（即有生以來的名利物質）、六處（即六根）、觸（即六根所接觸）、受（六根所受納的）、愛（六根所貪愛的）、取（心念和欲求）、有（執著世間我有與幻有）、生（執著有生不知無常）、老死（以上為佛說眾生輪迴的十二因緣）空寂的清淨（凡大菩薩已看破十二因緣的空寂，而得清淨），對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度般若波羅蜜多空寂的清淨，對真如（即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法界（即萬法虛空界）、法性（即真理、佛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即不生不滅性）、法定（即眾法定位、即真如）、法住（眾法各住定位，則如如不動）、實際（即真如）、虛空界（即萬法界）、不思議界等空寂的清淨，對四靜慮（即四禪定，以生到色界四禪天）、四無量（即生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即四空處，以四無色、四無色界）、四念住（即身、受、心、法的念住，乃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等空寂的清淨，對四正斷（即四正勤，使身、口、意斷惡生善）、四神足（又名四如意足，乃以四定力攝心）、五根（即眼、耳、鼻、舌、身，而生信、進、念、定、慧五根）、五力（即信、進、念、定、慧五力）、七等覺支（即七覺分，乃五根、五力引發的七種覺悟）、八聖道支（即八正道，乃正見、思惟、語、業、命、精進、念、定）等空寂的清淨，對空、無相、無願求解脫門空寂的清淨，對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以上乃各種佛法修行）空寂的清淨！」

「對修行菩薩道的十階地：如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淨觀地等空寂的清淨，對種性地、第八地、具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即修成阿羅漢地）、獨覺地（即修辟支佛果地）、菩薩地、如來地等空寂的清淨；對一切陀羅尼門（即總持門）、一切三摩地（即一切三昧或正定）、五眼（即肉、天、法、慧、佛等眼）、六神通（即天眼通、天耳

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這是最勝清淨的了。（此解修行菩薩道的本義，所得各類清淨好處之秘。）

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漏盡通）等空寂的清淨，對如來十力（即佛的十種智力）、四無所畏（即佛菩薩教化他人，心無懼怕）、四無礙解（即四無礙智）、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即佛的十八種功德法，唯佛獨有，不和三乘共有：如身、口、念無失，無異想、無不定心、無不知己捨，欲、念、慧無減……等）、三十二相（即佛的三十二種貴相）、八十隨好（即佛儀態有八十種美好莊嚴）等空寂的清淨，對無忘失法（即不忘失法）、恒住捨性空寂的清淨，一切智（即阿羅漢的智慧）、道相智（即大菩薩的智慧）、一切相智（又稱一切種智，乃佛的智慧）空寂的清淨，一切大菩薩行、眾佛無上正等正覺、一切異生（即凡夫）、一切預流，乃至阿羅漢及獨覺辟支佛、菩薩、如來法等空寂的清淨！一切善及不是善法、一切有記無記法（即有善有惡為有記，非善非惡為無記）、有漏（即有煩惱）無漏（即無煩惱）法、有為（即以造作的）無為（即不是造作的）法、世間出世間法等空寂的清淨句義，都是菩薩的句義。（以上都是要眾菩薩所學所行，能如此才能叫做菩薩。）」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世間一切事物法則，自性空的緣故（即一切本體都是分秒變滅、畢竟空的緣故），自性遠離（一切都是遠離了本體）！由於遠離緣故，那自性（即一切事物本體是空）是寂靜的；由於寂靜的緣故，自性是清淨的；由於清淨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最勝清淨的了（因般若波羅蜜多是講說一切虛空清淨的法門）！這樣的般若波羅蜜多，該要知道就是『菩薩』的本義！眾菩薩們都應該修學本經呀！」

佛說完這菩薩句義、般若理趣清淨法後，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等，能夠聽到這一切法的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淨法門，並深信持受著，甚至於該當坐上妙菩提座中（即可如佛在菩提樹下悟道，以打坐禪定），縱使一切世間障礙覆蓋，都不會沾染到！所謂世間的煩惱障、業障（即有世間幻相的阻礙）、法障（即世間抽象精神的障礙），雖是積集很多也不會被沾染！雖是曾經造作種種極重的惡業（除五逆業外），而都容易消除，不會墮入惡趣（即墮入畜生、餓鬼、地獄趣）。」

「若是能夠受持每日誦讀本經，並精進不斷、按理思惟，那他這一生，定會得到一切法平等性（即得到一切道理或事物的平等性），並金剛等持（即金剛定或金剛三昧，乃菩薩最後位，斷除一切細微煩惱，進入參禪正定），在一切法界都會得到自在（即得到無拘無束），永恒接受一切勝妙的喜樂！該經過十六大菩薩

「修行人要求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必須修行這『般若波羅蜜多』的一切如來寂靜佛性和甚深道理，以顯現正等覺的佛法門徑。此門徑有四種修法：一、要修如同金剛的真正平等性。二、要修唯一正覺本義的平等性。三、要修正覺自性清淨的佛法平等性。四、要修這正覺對於一切世間事物沒有分別的平等性。（此解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法之秘）」

「世尊為了要調伏世間眾生的一切惡法，才宣說大般若佛法的平等性和甚深普遍殊勝的經典；他再三表明這是正規的佛理，不是世間的戲言；他說世間

生（即東方阿閦佛、南方寶相佛、西方阿彌陀佛、北方微妙聲佛，每佛四方有四大菩薩親隨，計十六大菩薩：此言歷任四佛四方親隨），那一定得到如來執金剛性（即會得到如佛的金剛體），也就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恢復普遍光照的如來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的一切如來寂靜法性（即一切如來的寂靜佛性），甚深理趣顯現等覺法門（有著很深道理顯現正等覺的佛法門徑），以這大菩提（即佛的正覺）堅實難壞如同平等性、顯現等覺法門（即這堅如金剛、以顯現平等正覺的佛法門徑）。世尊說：「這金剛的緣故！而這本義平等性的顯現等覺法門，因為這是以唯一大菩提本義的緣故！並這佛法平等性的顯現等覺法門，以這大菩提自性清淨的緣故！這一切事物平等性的顯現等覺法門，以這大菩提對於一切事物沒有分別的緣故！」

佛說了這寂靜法性般若理趣顯現正等覺後，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或菩薩聽到這以上四種般若理趣（即四種智慧的道理），以顯現正等覺的佛法門徑，且能夠相信瞭解、接受持有、讀誦、修行學習，甚至於該坐上妙菩提座上（即如佛坐在菩提樹下坐禪悟道）！雖然曾經造作了一切極重的惡業罪障，而能因此超越一切的惡趣（即能不入畜生、餓鬼、地獄的惡道），而且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照調伏（即調御制伏）一切惡法（即不合真理的一切罪業法性）、顯現出釋迦牟尼如來的應身相，來為眾菩薩宣說這般若波羅蜜多，以攝受（即攝取接受）一切佛法平等性、甚深道理普遍殊勝的法門！佛說：「眾生因為貪欲性（即生性貪念愛欲）是沒有戲言的緣故（即眾生本性貪欲的緣故。這是佛性真理的肯定，並不是隨便說說的戲言），隨著瞋恚性（即眾生因貪欲容易怨恨的本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瞋恚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愚癡性（即眾生本性因瞋恚無明的蒙蔽，而生愚蠢癡迷）也沒有戲言的；由於愚癡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猶豫性（即遲疑不決的本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猶豫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諸見性（即眾生因猶豫而有許多的意見本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諸見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憍慢性（因眾生的意見太多而生出驕誇傲慢的本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憍慢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諸纏性（因眾生驕慢，而有許多思潮雜念的糾纏）也沒有戲言的；由於諸纏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煩惱垢性

眾生由於貪欲性，而引來瞋恚性、愚癡性、猶豫性、諸見性、憍慢性、諸纏性、煩惱垢性、諸惡業性、諸果報性、雜染法性，眾生要解脫以上等性，所以要修清淨法性，要了悟一切佛性，那就要修般若波羅蜜多佛法。（此解世間眾生調伏一切惡法，要瞭解因貪欲所引起的果報之秘。）」

「佛說：要想調伏眾生所貪欲、瞋恚、愚癡、疑惑、眾見、憍慢、纏結、垢穢等惡法的本性，能夠如照明般的清淨；能如此則對生死已照明清淨；讓這世間一切事物如照明清淨，則可使這世間

（眾生因眾思潮雜念的糾纏，隨著就有煩惱污垢的生起）也沒有戲言的；由於煩惱垢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諸惡業性（眾生因煩惱垢性而生犯惡業罪行的本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諸惡業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諸果報性（因眾生有了眾罪業，使招致果報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諸果報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雜染法性（因眾生知道果報，就會想起許多方法以避免果報的本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雜染法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清淨法性（因眾生雜想避免果報的方法，就修行清淨的佛法）也沒有戲言的；由於清淨法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一切法性（眾生因修清淨佛法就要修一切佛法性）也沒有戲言的；由於一切法性沒有戲言的緣故，隨著該要知道般若波羅蜜多也沒有戲言的！」

佛說了這些調伏眾惡、般若的道理、普遍殊勝的佛法已罷，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等能夠聽到這般若波羅蜜多，對甚深道理的相信瞭解、接受持有、讀誦、修習，假使他等過去曾殺害三界（即欲、色、無色三界星際各處）所保護的一切眾生，而不會由於這罪業墮落在地獄、傍生（即畜類）、鬼界；因為他等能以本經調伏一切煩惱，和除去煩惱惡業等的緣故！並能常生在善道（即生在天、人間），接受最勝清妙的快樂，如再修行眾大菩薩的德行，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淨性如來的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一切世間事物平等性、觀自在妙智慧印（即對事理無礙的妙智慧契印），並甚深道理的清淨法門；佛說：「若是一切貪欲的本性（即貪欲的本體），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即使貪欲本體，清淨透明歸於虛空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的瞋恚清淨；由於一切瞋恚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的愚癡清淨；由於一切愚癡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的疑惑清淨；由於一切疑惑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見趣（即世間眾生的見解或所見）清淨；由於一切見趣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眾生的憍慢清淨；由於一切憍慢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眾生的纏結清淨；由於一切纏結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眾生的垢穢（即世間的罪惡污濁等）清淨；由於一切垢穢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的

眾生如照明清淨，使眾生在一切智慧上，有極照明清淨，也就可以瞭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最勝清淨。（此解世間一切如照明般的清淨，眾生就可免於貪欲等及超越生死之祕。）」

「佛出世間乃滿足他在世間作無上的義施、法施、財物施，眾生若隨佛作布施、淨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等，則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佛法，很快就會得到圓滿！也就可以很快地獲得佛的妙智慧。（此解眾生若能隨佛修行六大般若波羅蜜多，很快就會得到佛的妙智慧之祕。）」

惡法（即世間罪惡的事物）清淨；由於世間一切惡法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眾生的生死清淨（即把世間眾生的生死，進入無餘涅槃，乃不生不滅的虛空清淨）；由於一切眾生生死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眾事物清淨；由於一切世間事物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眾生清淨（因世間眾生為世間事物幻相所迷惑，如世間事物成為虛空透明，則眾生也就走向清淨了）；由於一切眾生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則能使世間一切智慧清淨（即使眾生不被迷惑而不愚癡，乃得智慧清淨）；由於一切智慧的本性，清淨到極照明的緣故，能使世間眾生瞭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最勝清淨！」

佛說了這平等智慧印、般若道理的清淨法已罷！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等聽到這般若波羅蜜多的清淨道理，能夠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雖然仍在這一切貪、瞋、癡等的客塵，並世間煩惱、垢穢聚集中，而猶如蓮花，不會被一切客塵、垢穢、過失所沾染！若是常能修習菩薩的勝行，就會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三界勝主如來的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和合灌頂（即一切眾佛共同的成就），這甚深道理智慧藏的法門（即經典）。佛說：「因為世間灌頂位的施行（密宗有灌頂法，乃佛以大悲水灌頂，表示修行佛果功德圓滿。），該要得到三界法王（即三界佛法聖王）的果位；因為以出世間的無上義施（因佛出世人間而作無上的義務布施），該要得到一切希望的滿足；因為以出世間的無上法施（即佛出世間作無上的佛法施捨），那在一切佛法中，該得到自在無礙；若是以世間的財物食品等作布施，那該得到一切身、心、語言上的快樂；若是以種種的財物佛法等施捨，那能使布施波羅蜜多很快得到圓滿；如受持種種清淨的禁戒（即守戒），那能使淨戒波羅蜜多很快得到圓滿；若在一切世間事物修學安住忍辱，那能使安忍波羅蜜多得到很快地得到圓滿；若在一切時間中修習精進，那能使精進波羅蜜多很快圓滿；若在一切境界修行靜慮（那禪定），那能使靜慮波羅蜜多很快得到圓滿；若在一切佛法中常修妙智慧，那能使般若波羅蜜多很快地得到圓滿！」

「佛要眾生吸收接受一切如來的金剛身印、金剛語印、金剛心印，從以上三大金剛保證，還要得到佛的法身、金剛語、金剛心，就可以如同金剛般如如不動、永恒不壞。（此解佛法身金剛及金剛語、金剛心可得之秘。」

「佛說：世間一切事物本空，它離開真相的存在，它沒有願求，它畢竟永遠是寂靜的；一切世間事物眾生，分秒中都在消耗自己，步上生死輪迴中，沒有真正的快樂，因為世間眾生乃是解生夢死的快樂，沒有我身的存在；因為我身

佛說這灌頂法門、般若道理的智慧藏佛法已罷，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等能聽到這灌頂甚深道理智慧藏的法門，能夠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就會很快能夠滿足眾菩薩的修行！也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一切如來智慧印（即世尊以手指結成一切佛智慧的印相），且持一切佛祕密法門如來的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住持智慧印（即一切佛住持的智慧手結印相），甚深道理的金剛法門；佛說：「要具有攝取接受一切如來金剛身印（即吸收接受一切如來的金剛保證。），該要開悟一切如來的法身（即要了悟一切佛，以佛法為佛身，是無所不在的抽象法身）；若是要具有攝取接受一切如來的金剛語印，那在一切佛法中，該得到自在；若是要具有攝取接受一切如來金剛心印，那在一切禪定中，該得到自在；若是要具有攝取接受一切如來金剛智慧印，要能得到最上微妙的法身、金剛語、金剛心！這就如同金剛般的無動（即如如不動）、無壞（即永恒不變不損）！」

佛說了這如來智慧印、般若道理的金剛佛法已罷，又告訴金剛手等菩薩說：「若是有眾生菩薩等，能聽到這智慧印、甚深道理的金剛法門，能夠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那在一切事業都能夠辦理成功，並會常和一切勝事和合（即得一切順利）！而所要想修行的一切勝智慧、眾勝福報事業都會很快得到圓滿！該得到最勝清淨的身、語、心，猶如同金剛般，不可破壞！並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一切無戲論法如來的顯相（即現出佛道至理佛的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甚深道理的輪字法門（輪梵語叫斫羯羅，佛有身、口、意三輪，此處輪字法門，乃說空理。）！佛說：「世間一切事物是空，因為事物自性（即本體是空）本無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沒有永恒長存的真相（即無相），它都離開了眾相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空無願求，因此本來就沒有願求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要遠離著，因為要沒有染著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本來是寂靜的，畢竟會永遠寂滅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是無常的，所以它本性不能常存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沒有快樂的（因隨時消耗無常、沒有真樂性），因為它等不是可有真樂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中沒有我身存在

乃地、水、風，火四大空元素所組成。他等不得自在，因為他等遠離了清淨；這世間一切不可得、無所有、不可思議，由於一切事物本空寂清淨的，因此修行這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本性要空寂清淨的。（此解一切事物空寂而清淨之秘。）」

「佛說：凡菩薩修行能以金剛意志、堅持平等性，此平等性，乃是世間一切畢竟虛空，而到達空的平等界；因堅持如金剛的平等性，就能深入佛性圓滿、法性圓滿、一切蘊性圓滿、一切處界圓滿、一切真諦圓滿、一切緣起圓滿、一切食性圓滿、一切善法圓滿、一切有記、

（因世間眾生之身乃地、水、風、火所組成，並非我身），因此不自在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沒有清淨（此事物乃污濁四大空相，不能清淨透明），因為遠離了清淨真相的緣故；一切事物空不可得，按理推尋它自性本空，而不可得的緣故；一切事物不可思議，因為它的本體無所有的緣故；一切事物無所有，因為它等是眾緣和合，假的設施的緣故；一切事物不可以戲言說它，因為它等的本體空寂，已離開言說這範圍的緣故（因空寂無物無法用言語說明了）；一切事物原本空寂清淨的，因此這般若波羅蜜多的本性就是清淨的緣故！」

佛說這遠離眾戲言、般若道理輪字法門已罷，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等聽得這無戲言的般若道理輪字法門，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可在一切事物中，得到無礙的智慧（即有瞭知一切事物的智慧，而沒有阻礙）！並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一切如來、輪攝如來的顯相（此為眾佛在世尊圓光環中的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入廣大輪甚深道理、平等性的法門！佛說：「凡能入金剛平等性的（即能開悟自他平等，而堅持如同金剛意志的），那就能入一切如來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佛性圓滿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義平等性（即能開悟平等的適當性），那就能入一切菩薩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菩薩性圓滿如輪的緣故）；凡能入法平等性（即能開悟世間物質與精神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世間一切事物平等性，圓滿如輪的緣故）；凡能入蘊平等性（即能開悟隱藏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蘊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隱藏性圓滿如輪的緣故）；凡能入處平等性（即能開悟六根處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世間一切處所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界平等性（即能開悟欲、色、無色三界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界性輪的緣故（即能開悟萬法界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諦平等性（即能開悟至理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諦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至理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緣起平等性（即能開悟眾緣和合的生起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緣起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眾緣所生起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寶的平等性（即能開悟世間珍寶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寶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世間一切珍寶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食的平等性（即能開悟眾生要食物的平等性），那能入一切食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眾生要一切食物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善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善良事物的平等性），那就

無記法圓滿，一切有漏、無漏、有為、無為、出世、入世等圓滿，一切修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如來法圓滿，乃至一切眾生圓滿，入一切本體圓滿。（此解修行金剛平等性，能深入一切本體圓滿之秘。）」

能入一切善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善良事物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非善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不是善良事物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非善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不善良事物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有記法平等性（即能開悟善惡因果記報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有記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善惡因果記報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無記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沒有善惡記報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無記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沒有善惡因果記報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有漏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有煩惱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有漏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有煩惱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無漏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沒有煩惱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無漏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沒有煩惱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有為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世間因緣造作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有為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世間因緣造作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無為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世間沒有因緣造作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無為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沒有因緣造作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世間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世間事物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世間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世間事物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出世間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出世間事物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出世間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出世間事物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異生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世間凡夫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異生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世間一切凡夫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聲聞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阿羅漢修行法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聲聞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阿羅漢修行法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獨覺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辟支佛修行法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獨覺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辟支佛修行法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菩薩法的平等性（即能開悟菩薩修行法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菩薩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菩薩修行法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如來法的平等性（即能入佛的修行法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如來法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佛的修行法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有情的平等性（即能開悟眾生的平等性），那就能入一切有情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一切眾生性如輪的緣故）；凡能入一切平等性（即能開悟世間一切都有平等性；以上所言平等性，就是虛空無相性、自性本空性），那就能入一切性輪的緣故（那就能開悟世間一切自性本空，這道理圓滿如輪的緣故）！」

佛說了這廣大輪般若道理的平等性已罷，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菩薩、眾生

「佛說：要求取佛果正覺，首先要供養眾佛，也就是向眾佛所奉祀求教，以求眾佛開示，並修行六波羅蜜多、七十二道分法，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等，然後要觀察一切世間事物是常、是無常，是苦、是樂，是有我、是無我，是清淨、是不清淨，是虛空、是不虛空，是有形相、是無形相，是有願求、是無願求，是遠離、是不遠離，是寂靜、是不寂靜；這些都是不可得的。（此解求取佛果正覺，要修行、要觀察，要了悟一切不可得之秘。）」

等聽得這輪性甚深道理的平等性法門，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能夠善於開悟深入這眾平等性，就會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一切世間廣受供養的真淨器，那福田（即受福報如世間田地般）的如來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一切供養、甚深道理無上法門（即經典）；佛說：「要發出心願，求取無上正等正覺心（即求取如來的正覺心）；對於眾佛廣設供養（即親近尊敬眾佛為供養），要攝護正法（即承受保護佛法）；對於眾佛廣設供養，要修行一切波羅蜜多（即修學六波羅蜜多等）；對於眾佛廣設供養，要修行一切菩提分法（即修行三十七種修習基本聖道，又叫三十七道品）；對於眾佛廣設供養，要修行一切總持（即密宗法門，梵語叫陀羅尼，能總一切法、持一切義）、等持（即心安住在平等一境處，梵語叫三摩地或三昧，乃參禪進入正定）；對於眾佛廣設供養，要修行一切靜慮（即參禪入定，如各種三昧及四禪定等）、解脫（梵稱木底、木叉，解縛而得自在意思；有八解脫等）；對於眾佛廣設供養（以下原經合併節略），要修行一切慈、悲、喜、捨，要修行一切佛不共法（即佛十八種獨有的善行）！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常存、是不常存，都是不可得；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樂、是苦，都是不可得（即得不到結論的）；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有我、是無我，都是不可得；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清淨的、是不清淨的，都是不可得；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虛空的、是不虛空的，都是不可得；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有形相的、是沒有形相的，都是不可得；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有願求的、是沒有願求的，都是不可得；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遠離我們、是不遠離我們，都是不可得；要觀察世間一切事物，是寂靜的、是不寂靜的，都是不可得。」

「對於眾佛廣設供養，對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要書寫、聽講、受持、讀誦、思惟、修習，並廣為眾生宣說傳播，或自己供養自己，或轉手施捨他人，但對於眾佛要廣設供養！」

佛說了這真清淨供養、甚深道理的無上佛法已罷，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菩薩、眾生等聽得這供養般若道理的無上法門，要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就能很快

「佛說：世間眾生因為不能了悟平等性，而引眾生內心的氣忿不平；如若有調伏性，也就是要有忿的調伏性。這忿的調伏性，就是我們所修的真法性、真如性、法界性、離生性、實際性；也就是一切眾生的本空性、忿的無相性、無願性、遠離性、寂靜性乃至無戲言性、金剛性。因為具有真正的調伏性，就是佛果無上正等正覺，也是般若波羅蜜多及眾佛的一切智智。（此解世間眾生忿的起因及真正調伏性的重要之祕。）」

「佛說：世間一切眾生的本體是空，由於大家是空，就

地圓滿眾菩薩的道行，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一切能善於調伏如來的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以調伏眾生、甚深道理的智慧藏（即智慧廣大，包括一切法）法門；佛說：「世間一切眾生的平等性，就是忿（即怨忿不平：壞則遇不順心罵人、打人、殺人，造作惡業）的平等性（即要平等眾生，視人如己以消除忿）；一切眾生的調伏性（即一切眾生都有調伏自己的本性），就是忿的調伏性；一切眾生的真法性（即真如實相的本體），就是忿的真法性（即是忿怒不平的真實性）；一切眾生的真如性（即一切眾生具有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本性），就是忿的真如性（即是忿怒不平的真如性）；一切眾生的法界性（即一切眾生的真如界、萬法界），就是忿的法界性（即是萬法界；萬法同性，而忿也是心法，所以屬於萬法界）；一切眾生的離生性（即出離生死的正性），就是忿的離生性（因忿原本是空，已離生死）；一切眾生的實際（即實在、真實）性，就是忿的實際性（因忿是空，在虛空界是具實際性）；一切眾生本空性，就是忿本空性；一切眾生無相性，就是忿的無相性（眾生是空是屬於沒有形相的，而忿也是）；一切眾生無願性（即沒有願求的本性），就是忿無願性；一切眾生有遠離性（即遠離世間一切事物性），就是忿的遠離性；一切眾生的寂靜性（即眾生是空，具寂靜性），就是忿寂靜性；一切眾生不可得性，就是這忿不可得性；一切眾生無所有性，就是忿無所有性；一切眾生難思議性，就是忿難議性；一切眾生無戲言性，就是忿無戲言性；一切眾生如金剛性，就是忿如金剛性！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切眾生具真調伏性，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也是般若波羅蜜多，更是眾佛的一切智智（即佛具有知道一切智中的智慧）！」

佛說這能善於調伏、甚深道理的智慧藏法門已罷，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菩薩、眾生聽得這調伏般若道理的智慧藏的法門，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能自己調伏忿恚等過，也能調伏一切眾生，使眾生常生在善道（即天道上），接受眾妙樂！而使現世上怨恨敵對的，都起了慈愛心！則能因此修行眾菩薩的道行，也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一切能善於建立這平等性法如來的顯相（即如來顯現建立平等性的佛法形相），為眾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一切世間事物性、甚深道理的最殊勝法門；佛說：「世間一切

是平等的！這世間一切事物是空，本體是平等的；般若波羅蜜多就是修學本體平等，要調伏眾生知道本體平等，要調伏眾生知道這本體是空的真實意義。

這世間真實的本義，就是空乃真實、真如、法界、法性、實際，乃至沒有邊際的，都是有修行作用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有修行作用的。（此解一切本體是空而平等之祕。）」

眾生性（即眾生的本體，眾生本體乃四大皆空所組成）平等的緣故（因眾生是空，因此而平等的緣故），而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性的（即本體）平等（因此佛法所說的就是空相涅槃，所以也是平等的）；這是世間一切法（即事物）性平等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性平等的；這世間一切眾生性要調教偃伏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性調教偃伏的（因此佛法就是調伏眾生的）；這世間一切法性（即一切事物本體）要調教偃伏的，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性調教偃伏的；這世間一切眾生有實義（即實在的本義）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有實義的；這世間一切法有實義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有實義的！」（原經以下有重複的節略）

「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一切事物都是真如的緣故（因一切眾生及事物畢竟是進入真空，也如同真實不虛、如常不變的真如一樣），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真如的（因般若就是真如）；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法界的緣故（因眾生及事物都是萬法界中的），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法界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就是法性的緣故（因眾生及事物都具有法的本性，如佛性真如等真理），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法性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就是實際（即真實、真如）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是實際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本空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本空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無相（即沒有永恆的形相，它時刻在消耗改變中）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相的！」

「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沒有願求的（因本身是空，故願求是空）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沒有願求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遠離本體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遠離本體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寂靜（因空而寂靜）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寂靜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不可得（因是空，所以不可得）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不可得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無所有（因空而無所有）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所有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不可思議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不可思議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無戲言（即是要按真理道理來說，不是市井的戲言、隨便說說的）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沒有戲言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沒有邊際（因一切都是虛

「佛說：世間一切眾生像是如來藏，要把自身普及到世界上；就像是金剛藏，要把金剛灌灑到世界上；就像是正法藏，要宣講佛法到世界上；就像是妙業藏，要把佛事業推廣到世界上。因此世界上若是沒有了眾生，也就沒有這四藏了。（此解四藏由來之秘。）」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的空性，是沒有邊沿、沒有分際，是一味專業的，是追求究竟的；而如來佛性也是沒有邊沿、沒有分際的，是一味專業的，是

空，這世界星際是沒有邊際的）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沒有邊際的；這世間一切眾生及事物都是有業用（此言業用，是指修行行為與作用；乃言一切眾事物，本體是空，要以修行作用，才能了知這本體是空的道理）的緣故，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有業用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也是有修行的作用的）！」

佛說了這本性平等性、甚深道理的最殊勝法門已罷，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聽得這平等般若道理的最殊勝法門，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那就能夠通達這平等法性（即平等的佛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於眾生的心中，就沒有了掛礙（因世間一切是空無所得），那就會很快的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一切住持、孕藏佛法如來的顯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一切眾生的住持（即一切眾生安心保持著），遍滿這甚深道理殊勝孕藏的法門；佛說：「世間一切眾生都像是如來藏（即眾生修得佛果功德時，而佛性真如仍被含藏在世俗的煩惱中，此叫如來藏，若得一旦開悟，即是佛果法身），那就如同普賢菩薩（即大行菩薩，曾許十大願心以敬禮眾佛，和文殊菩薩隨侍釋迦如來，乃四大菩薩之一）願把自身普及世界的緣故（此說眾生就是佛的法身藏）；世間一切眾生都是金剛藏（即等覺菩薩能以堅利意志破除細微煩惱，乃具有金剛心的孕藏），以金剛藏灌灑的緣故（此說眾生就是佛的金剛心在孕藏中）；世間一切眾生都是正法藏（即世間眾生像是佛法的庫藏），一切都隨著佛宣講佛法的緣故（此說眾生就是佛法的庫藏）；世間一切眾生都是妙業藏（即一切眾生像是奇妙的事業庫藏），那一切事業都依這事業推行的緣故（此說眾生就是佛事業的庫藏）！」

佛說了這眾生住持甚深道理的勝藏法門已罷，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聽得這遍滿般若道理的勝藏法門，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那就能夠通達這勝藏的法性（即佛性真理），很快地就會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究竟無邊際法的如來顯相（即顯現終極廣大無邊際的虛空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究竟住持法義平等的金剛法門；佛說：「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沒有邊沿的緣故（因如廣大虛空沒有邊沿），那一切如來（即佛性、佛法）也是沒有邊沿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沒有分際的緣故（因如廣大虛空沒有分際的界限），那一切如來也是沒有分際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一

追求究竟的。從這裡可知般若波羅蜜多所講的空性，也就是如來的佛性。（此解佛性是空之秘。）」

「佛說大貪，乃是貪於修行，貪於求得佛果正覺，貪於渡救眾生，此貪非是惡法，而是善法；故大菩薩作大貪的最勝成就，而得到大喜樂，而會得到一切如來的大覺；而會有降伏一切大魔的最勝成就，會使大菩薩普及廣大到三界自在的最勝成就，會使大菩薩能無遺漏地拔救眾生，讓一切眾生得到利益安樂。（此解大菩薩大貪之祕。）」

「佛在本經每段後，再三叮囑，要眾生信解、受持、讀誦、修習本經

味的（即是專門的、或專業的），那一切佛法也是一味的（即是佛法也是針對專門成就的）；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究竟（即追求到底的）的緣故，那一切佛法也是究竟的！」

佛說了這無邊無際究竟道理的金剛法門已罷，又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有眾生、菩薩聽得這究竟般若道理的法門，相信瞭解、受持、讀誦、修習，那會使一切所招的業障，都會完全消滅；一定會得到像如來執著金剛性一樣，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又依現遍照如來的顯相（即顯現大日如來的聖相），為眾菩薩宣講般若波羅蜜多、得眾如來的祕密法性及一切法無戲言性，並大樂金剛不空神咒的金剛法門！在初、中、後階位（即修行初發心、中際、最後階位），為最勝第一、甚深道理的無上法門。

佛說：「大貪等的最勝成就（即凡特別貪於大乘佛法的第一成就，也就是佛果正覺的成就。），這使大菩薩（此指等覺菩薩言）得到大喜樂的最勝成就；這大喜樂的最勝成就，會使大菩薩、並一切如來的大覺（凡等覺菩薩及一切眾佛能自覺、覺他圓滿，稱叫大覺）最勝成就；這一切如來大覺、最勝成就，會使大菩薩降伏一切大魔的最勝成就；而降伏一切大魔的最勝成就，會使大菩薩普及廣大到三界自在（即大菩薩能在欲、色、無色三界二十八層天來去自如，而得到超越三界的自由自在）的最勝成就。當能普及廣大到三界自在的最勝成就！那會使大菩薩能夠毫無遺漏地拔救眾生界，讓一切眾生們得到利益安樂！這終極大喜樂的最勝成就，所為的是什麼呢!?那就是利樂眾生們，甚至生死流轉住處（即有關眾生利益，甚至眾生生死輪迴的定處）。」

「那有殊勝智慧的，全都為了這些，常能以無等法（即無以倫比的方法），施與眾生豐富的利益，讓眾生不入生死輪迴的寂滅；又以般若波羅蜜多的善巧便利方法，成立最勝的智慧，善於辦理一切清淨的事業（如施捨、宣講佛法等），這能使眾生們都能得到清淨；又以貪於修學大乘佛法等，以調教偃伏世間眾生，並以永恒的時間，普及宣教；等等所有，都使眾生在清淨中，自然調順偃伏；又如同蓮花形相色彩的光芒清淨，不讓眾生為世間一切穢物的所染。以這樣的貪等，饒益世間眾生，雖是住留過！曾有過！常此都不會有所沾染。」

「又菩薩以大貪等，能得清淨、大喜樂！大覺！在三界中自由自在，常常能堅固心願，以饒益眾生。」

自可消除重大業障，並能疾證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眾生若能將本經以上佛說各種法門信解、受持、讀誦、修習，自會得到現世的福報非淺，可證佛說真實不虛。（此解佛循循善誘不虛之秘。）

這時，如來就口唸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 鉢刺壞波囉弭多曳二 薄底丁履反下同 筏擦七葛反羅曳三 罨跛履弭多窶拏曳四 薩縛呾他揭多跛履布視多曳五 薩縛呾他揭多奴壞多奴壞多郯壞多曳六 呾姪他七 鉢刺吟一第反下同 鉢刺吟八 莫訶鉢刺吟九 鉢刺壞婆娑羯囉十 鉢刺壞路迦羯囉十一 案馱迦囉毘談末泥十二 悉遞十三 蘇悉遞十四 悉殿都漫薄伽筏底十五 薩防伽孫達囉十六 薄底筏擦囉十七 鉢刺娑履多喝悉帝十八 參磨濕嚩羯娑囉十九 勃陀勃陀二十 悉陀悉陀二十一 劍波劍波二十二 浙羅浙羅二十三 曷邏嚩曷邏嚩二十四 阿揭車阿揭車二十五 薄伽筏底二十六 壓毘濫婆二十七 莎訶二十八」

「這樣的神咒，乃三世（即過去、未來、現在）的眾佛，共同的宣說，同在所護念中，能夠使受持的眾生，所有一切的罪障消滅，並可隨順心願，無不成辦一切！且可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如來又口唸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 鉢刺壞波囉弭多曳二 呾姪他三 牟尼達繼四 僧揭洛訶達繼五 遏奴揭洛訶達繼六 毘目底達繼七 薩馱奴揭洛訶達繼八 吠室洛末拏達繼九 參漫多奴跛履筏刺呾那達繼十 窶拏僧揭洛訶達繼十一 薩縛迦羅跛履波刺那達繼十二 莎訶十三」

「這樣的神咒，乃是眾佛母的所示！能夠誦持的眾生，所有一切罪業消滅，也能常常見得眾佛，可得宿住智通（即能對過去的事，記憶如現時發生的一般），並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如來又口唸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　鉢剌壤波囉弭多曳[二]　怛姪他[三]　室囉曳[四]　室囉曳[五]　室囉曳[六]　室囉曳細[七]　莎訶[七]」

「這樣的神咒，具有大的威力，能夠受持的眾生，所有業障都會消滅，而所聽到的佛法，總持不忘（即能總一切法、持一切義而不忘）！並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

這時，世尊說了這神咒已罷！告訴金剛手菩薩等說：「若是眾生們在每天日出時，誠心地聽誦這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道理、最勝法門，而沒有間斷的，那所犯眾惡業都會得到消滅，眾勝喜樂常會顯現在眼前。」

「這大樂金剛不空的神咒，就是現世身的眾生、必會得到，而會在終極圓滿一切如來金剛的祕密最勝成就！在不久當得大執金剛及如來性（即得佛的金剛身及佛的本體）。若是眾生類未能供養多佛，以所植善根有限，但久發大願，對於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道理的最勝法門，不能聽到、書寫、讀誦、供養恭敬、思惟、修習，則要多去供養眾佛以所植眾善根，久發大願；才能在這甚深道理的最勝法門，下至聽到一句一字，何況能具足讀誦、受持呢（意在前因環境未得聽講、讀誦等，但從現在起要多供眾佛，聽講、讀誦等即可）！」

「若是眾生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八十殑伽河（即恒河）沙數等億數眾佛！這才能具備足夠聽懂這般若波羅蜜多、甚深道理。若是所在的地方流行本經，那一切天、人阿素洛等，都要應該供養，如同佛在更多！如有眾生放置本經（指大般若經）在身邊、在手中，那眾天、人等都要對經敬禮！若是有情受持本經多俱胝劫（即億數時世），會得到宿住智（即知已往眾事如新）！能常時精勤進修眾善法，則惡魔外道不能拘留；那四大天王及其他天眾，會常常擁護保衛分秒不捨！並終不會意外橫死、或枉遭衰患；眾佛菩薩會常共護持，使一切時刻都在增善滅惡；在眾佛土上，隨所願心而往生！乃至菩提（即覺知佛道）不會墮落到惡道（即畜生、惡鬼、地獄道）中。眾生類受持本經，定會獲得無邊的勝利功德，我（即佛）如今只是大略說這很少的福報而已！」

這時，薄伽梵說這經已完，金剛手等眾大菩薩和其他天眾，聽了佛所說的，大家都很歡喜地相信接受和奉行著。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八全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十一會

計一分

會址：舍衛國京都城郊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第十一會分）

一、布施波羅蜜多分之一至五

大般若經第十一會施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僧玄則製

蓋萬德相照，統之者三身；萬行相資，都之者六度。若沖虛之六翮，伺壓之六情矣！故每因別會，各彰其分焉。至如利物之基、捨著之漸，詳其要也，無出施乎！但施有淪昇，良資誘折，所以室羅復集，檀那肇唱。欲令三堅失守，十度成津，即當躡四誓之修期，排七空之祕鍵，轢二乘而直上，摧三輪以遐騖。糺以唯識，何國城之可依？斥以假名，豈頭目之為我？推之以隨喜，則不植而自滋矣；終之以迴向，則不勸而自覃矣；控之以菩提，則不遷而自致矣；權之以方便，則不念而自融矣。故不患物之少也，患夫用心之不弘；不患施之難也，患夫忘取之不易。其有嚴心以為淨，是未臻其嚴矣；趣寂以為真，是未會其寂矣。又況名譽福樂之求，王賊水火之慮，其於致極，不亦彌遠。

然則大覺之士，弘願所歸。其財施也，畢生品以充足；其法施也，罄含識而出離。然後忘其所以為之，失其所以利之，洎乎無感矣！巍乎有成矣！惟斯文之允被，欣此念之方恢。雖盧至之不拔，卜商之難假，亦冀慈音漸染，鄙悋推移，自此而還，孰能無變！其文句贍溢，誨喻殷明，凡勒成五卷，非重譯矣。

布施波羅蜜多分（十一會之一）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這時，滿慈子（梵名富樓那尊者，佛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說法第一）又問具壽舍利子說：「眾修菩薩道（即大乘佛法）的施捨，和修聲聞（即修小乘阿羅漢）的施捨，有什麼分別呢？」

舍利子說：「聲聞所行的施捨功德，是迴向涅槃（即終極目標是朝向不生不滅的境界），那就是阿羅漢果；而修菩薩道的，所行施捨功德是迴向菩提（即朝向佛道的覺知），也就是佛果的一切智智（即佛的智慧，能知一切智中智慧），就是這樣的差別！」

「再次：滿慈子！如果有兩人同時志行施捨（即兩人同時發願做一件事，以奉獻一切。），一位緣想得到國王的地位，而求取這樣的勝果！他在施行作這般的念頭：『願我由這樣得作大國國王！以統領八方國土，而都得到順利自在。』他隨著這樣的志願，最後他得到了國王地位，而且是安定教化世間一切，因此順利自在安樂。」

「另一位緣想得作大臣的地位，而求得這般的勝果！他在施行時作這樣的念頭：『願我由這樣得作大臣！讓國王所喜愛的想法、委任給我，而我任他驅使鞭策，我隨大王的所想，都能夠辦事成功。』他由於這樣的心願，而最終他不得為王。雖然這兩人同時捨行大願，而隨著他倆的所行的願果，最後有了優劣的結局；這修行菩薩道與阿羅漢的施行，也

「世間一切有所幻相的施捨、或無所幻相的施捨，都是空的施捨，如是一切無所得，而所開悟的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空無所得，世人力求布施有所得、有所福報，其有所得，乃是在幻境中所得福報，仍在幻境裡，躍不出生死輪迴；譬如世人所得帝王

就是如同這樣。」

「談到眾菩薩修行布施時，所緣求的一切智智，以大悲心為首要！以他所修行的，和眾生們共同迴向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由於這樣而得到佛的一切智智！」

「若是阿羅漢眾修行施捨時，他緣著阿羅漢果自求生死解脫，不求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菩薩及阿羅漢雖然都是所行施捨，而隨他倆所願求的後果，而有了勝劣：一是由於施捨眾生的緣故，而得到一切智智！一是由於施予自我的緣故，而得到阿羅漢果，就是這樣有了差別。」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七九節文）

布施波羅蜜多分（十一會之三）

這時滿慈子向佛說：「世尊！若是一切世間的佛法法則都不是實有的！那眾菩薩所要行布施時，都是沒有所捨的了！（因為佛法不是實有，那眾菩薩面對眾生就沒有以法施捨了。）」

佛說：「菩薩在行布施時，就都沒有所捨的！」

這時滿慈子又向佛說：「若是眾菩薩修行布施時，都沒有所捨，這眾菩薩該要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時，那所得該是什麼呢？（因沒有所捨的功德，那是怎樣得到開悟呢？）」

佛說：「菩薩如果布施時，在一切佛法上，都沒有所捨！該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時，在一切佛法上，也就沒有所得；如果菩薩眾修行布施時，在一切佛法上，都沒有所損，這樣菩薩該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時，在一切佛法上也就沒有所受的利益！這損、益二門，它是相待對立的緣故。」

「又，滿慈子呀！如果眾菩薩修行布施時，知道一切佛法都是如同幻化，而實在沒有可

的福報，此幻中所得難免一死，如若求布施無所得，乃是解脫幻境中的所得，躍出生死輪迴，而入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福報，這才是真實的。（此解布施無所得的福報之秘。）

捨的；這樣菩薩該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時，知道一切佛法，也如同幻化，實在沒有可得。若是眾菩薩修行布施時，在一切佛法上實在有所捨，這眾菩薩該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時，也應該在佛法上實有所得的。然而眾菩薩修行布施時，在一切佛法上實在沒有所捨，因此菩薩該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時，在一切佛法上實在沒有所得的。」（原經以下節略）

這時，舍利子問滿慈子說：「眾大菩薩要以什麼樣的心情，該行布施呢？」

滿慈子說：「是的，舍利子！你要先為我等解說這所問的本義，我就隨著這些意義，也該少說一些（此表示不作重複宣說之意）。」

當時，舍利子便對具壽滿慈子說：「若是大菩薩要想開悟佛的無上正等正覺，這大菩薩先要思惟世間一切事物的本體終於是空寂的，其次要思惟一切智智（即佛的智慧）具有勝多的功德（即善行叫功、善心叫德）後，該憫念（即同情關懷）一切眾生是貧窮、缺乏珍貴的財寶（即是能活命解決他等生活痛苦的財寶），因此受盡眾多的苦惱！作了這樣的念頭已罷，那就捨棄自己的一切；如那有執受的（即眾生覺著有形的領受，如世間財物的施捨）、如那無執受的（即眾生覺著內在精神無形的領受，即精神鼓勵、佛理的度化等），如內在的、如外在等所有的珍貴財物；施捨給眾生們，但自己的心無所染著！也以佛道正法向眾生作佛法的施捨！也以無邊的上妙供具，恭敬地供養佛陀、佛法、僧尼三寶！這大菩薩眾在行布施時，要緣著這一切的智慧心，而沒有所染著地，該行著布施。這樣的布施，隨順著菩提（即覺悟佛道），可以很快地開悟而得到佛的一切智智，和對眾生作最大的利益。」

這時，世尊告訴舍利子：「是呀、是呀！如你所說的。眾大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應該看到世間一切事物的本空，要緣著一切智智具有勝大的功德，憫念眾生而行布施，但心要無所染著。若是能夠這樣修行布施，可以很快地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和對眾生作最大的利益。」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八一節文）

「眾生修行大乘佛法菩薩道，必須要以救渡眾生為基本；故要施捨以積修行功德，如若只是修行而不布施，那就退轉小、中乘佛法，而再不能進入大乘求取佛果，所以必須布施；若無財物施捨眾生，則以宣說推廣佛法、按教化施捨眾生，大菩薩布施後必須迴求佛果的一切智智，以成佛濟渡眾生為職志，這才名叫布施波羅蜜多，（此解菩薩道布施之祕）」

布施波羅蜜多分（十一會之五）

這時，滿慈子問舍利子說：「若是眾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該要起什麼樣的相關作為意願呢？」

舍利子說：「若是眾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該要發起一切智智的相關作為意願，一切菩薩法該要安住在這樣的作為意願。若是眾菩薩住在這種作為意願中，以修行布施，這眾菩薩就能迴向一切智智；若是眾菩薩不能迴向一切智智，這眾菩薩所行布施，不名叫布施波羅蜜多。」

「若是菩薩在日出初分、日中分（即正午）、日後分（即晚間）、夜三分（即入夜），能以種種上妙的飲食，供養殑伽河（即恆河）沙數般的眾生，既供養罷，又施捨上妙黃金色衣（原經合併節略）。這眾菩薩作這樣的布施後，若是不迴求一切智智，雖是名叫布施，但不是布施波羅蜜多；若能迴求（即轉求）一切智智，才名叫布施波羅蜜多！所謂布施時不作分限，隨多隨少要發出廣大心，以普遍緣著眾生、總施一切。」

這時，佛告訴阿難陀說：「你們應該接受持有舍利子等所說：『大菩薩眾身披大宏願的鎧甲，志向大正覺，具有勝大善巧的增上意樂（即具有勝大善巧的強、盛樂意），以修行布施波羅蜜多，施捨佛法，施捨財物，而沒有染著。』」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八三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十二會

計一分

會址：舍衛國京都城郊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第十二會分）

一、淨戒波羅蜜多分之一至五

大般若經第十二會戒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夫欲儲淨法，先滌身器，將越愛流，前鳩行檝，居其選也，持有戒焉。所以復指名區，更申玄集，切身口而流訓，則一言一行，斯佛事矣！因動靜以研機，則舉足下足，斯道場矣。誠險道之夷隥，闇室之凝缸，度疾之仙丸，出苦之神馭，鑒德者之明鏡，嚴心者之寶鬘，涉象季之大師，處塵俗之善友。雖目之無眹，搏之不觸，而芬郁布寫，類迷迭之盈空，潔映澄華，比醍醐之洞色。含靈所以埏植，法界所以彌綸。善逝法王，抗之以為明足；具壽尊者，養之而為淨命。但簡以行處，或非處而難遵，格以正乘，或他乘而致爽。十七群之喧俗，尚動王譏；五百生之掉影，仍貽佛誡。矧復嗅蓮馥而為盜，分釧響以成婬！涅槃為求，保專精而尚犯；菩提入願，受欲樂而猶持。輕嫌與重性同科，意防與身遮共品。諦故住故，能行所行，導以隨喜，融以法性。豈止草繫情般、木叉義遠、毒龍卷毒、怖鴿忘怖，將被之黎蠢，棲之常樂，使八寒流照，五熱浮涼，薜荔失其炎河，輪圍發其闇渚。行門允備，種智克圓。其五軸單譯，一如施分，凡息心之士，豈不諷焉。

「凡發大願修行大乘佛法所持戒律，依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若是出家受菩薩戒，有十大重戒相、四十八輕戒相；而在家居士，若已受戒須持守六重戒，即戒殺、盜、大妄語、邪淫、酤酒、說四眾過，而輕戒二十八相。

佛說淨戒波羅蜜多乃持守以上各戒外，須持守救渡眾生的願望，不得

淨戒波羅蜜多分（十二會之一）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這時滿慈子便問具壽舍利子說：「怎麼說該知道菩薩是在持戒？又怎麼說該知道菩薩是在犯戒？怎麼說菩薩所應行處（即菩薩該做的事）？怎麼說菩薩不是所應行處（即菩薩不應做的事）？」

當時舍利子便回答具壽滿慈子說：「若是眾菩薩安住在聲聞（阿羅漢）或獨覺（即修辟支佛）的心願，這就名叫不是菩薩所行的處所；若是眾菩薩（指修行大乘佛法菩薩道的言）安住在這樣的處所，該要知道這就是為菩薩犯戒。若是眾菩薩修行在不是的處所，這些眾菩薩決定不能接受淨戒波羅蜜多；若是眾菩薩決定不能接受淨戒波羅蜜多，這些眾菩薩就是捨棄原本的志願；若是眾菩薩捨棄原本的誓願，該要知道這是為菩薩犯戒。」

「又，滿慈子！若是眾菩薩雖然又出家受持淨戒，而不迴向無上菩提（即心願不朝向無上正等正覺修行，也就是不力求佛果正覺），這樣的眾菩薩定不會成就菩薩的淨戒（即心志不堅，就不能成就菩薩戒）。若是眾菩薩定不會成就菩薩淨戒，那這樣的眾菩薩但有虛名，都沒有實際的本義！該要知道這類的不名叫菩薩。若是眾菩薩雖然處於居家，而受三歸（即歸依佛、法、僧），深信三寶（即佛、法、僧三寶），迴向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眾菩薩雖又受用五欲（即色、聲、香、味、觸）的樂具，而對於菩薩所行的淨戒波羅蜜多，常不遠離，也名稱真實的淨戒人，也名叫安住菩薩的淨戒。」

自利成就而退轉到小、中乘，則在菩薩戒中是違犯顧心戒；佛以大慈大悲心，以在家居士能受三歸、敬尊三寶，迴向無上正等正覺，不退轉為小、中乘的，雖有色、聲、香、味、觸五欲，也可名為安住菩薩戒的人，也可名叫淨戒波羅蜜多者。（此解持戒和淨戒之秘。）

「若是眾菩薩安住在菩薩戒（即出家持十重戒四十八輕戒，未出家六重戒、二十八輕戒），這些眾菩薩常不遠離菩薩淨戒波羅蜜多；若是眾菩薩常不遠離菩薩淨戒波羅蜜多，這些眾菩薩就常不遠離一切智智。」

「若是眾菩薩雖然多在發起五欲（即色、聲、香、味、觸）相關不合佛理的意念業障，但能起一念無上正等正覺相關的心念，就能把以上五欲相關意念業障摧滅；（原經重複節略）譬如那迦遮末尼（又叫迦柘末尼，乃五石名）的聚集，而以一吠琉璃（即青色寶石、名吠琉璃，出自波羅奈城不遠地，色體堅瑩；又名吠琉璃耶）普遍的光芒奪目，能使那迦遮末尼失去光彩。」

「又，滿慈子！若是眾菩薩執著世間的事物形相，而施行布施，這些眾菩薩就是所行不是的處所；若是眾菩薩所行不是的處所，這些菩薩該知道名叫犯菩薩戒。菩薩不應該執著眾相而行布施！也就是不應該執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而行布施！這是什麼緣故呢？滿慈子！眾佛的無上正等正覺是遠離眾相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如來的十種智力、四大無所畏、四無礙解脫，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和十八佛不共法等無量無邊眾佛的妙法，都是遠離眾相的！這樣菩薩在所行布施時，不應該執著的；若是眾菩薩在所行布施能沒有執著，這些眾菩薩即能承受菩薩淨戒波羅蜜多啦！也很快地開悟得到佛的一切智智的！」

這時，滿慈子便問具壽舍利子說：「若是眾菩薩求取這一切智智，而修行布施（即為得一切智智，而行施捨），那這些眾菩薩豈不執著一切智智了嗎？若是眾菩薩發起心願中執著一切智智，那就成為犯戒禁取！怎麼說名為守持菩薩戒呢？」

舍利子說：「這一切智智是遠離世間眾事物形相的（因一切智智乃是抽象的佛智慧，它沒有形相的，從智慧可以了知，想像世間一切形相，但不沾染執著世間的形相即可）。它不是攝及世間的方處（即世間有形的幻相），這一切智智不是世間的物質聚集（即色蘊），但不離開色蘊（因由智慧而了知想像世間一切物質的），它不是眾生的受、想、行、識，但也不離開眾生的受、想、行、識蘊；它不是十八處（即六根、六塵、六識），它也不離開十八處；它不是內、外空等，它也不離開內、外空等；它不是世間一切佛法，但

「修菩薩戒的，非但持戒以增修行功德，並以持戒解脫無量眾生的罪惡，使眾生得到清淨的安住，故世間眾生的紊亂，所犯罪惡日盛，此為修菩

它也不離開一切佛法（原經節略）。一切智智遠離這些眾事物法則的形相，因此不可以執著而求取。」

「一切智智遠離眾相，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獲得！因為它是無所得的緣故，所以不可以執著而取得。這一切智智既不是有為法，也不是無為法；由於這樣的緣因，所以不可以執著取得。因此菩薩修行布施，受持清淨的戒律，以迴向無上正等正覺！雖然求證得一切智智（即開悟佛的一切智的智慧），而不名叫是禁戒取攝（即不稱名為在禁止戒中而取得的）。若是眾菩薩修行布施，受持淨戒，卻轉向聲聞、獨覺階地，以淨戒執著取得，這些眾菩薩已失去菩薩戒了！該知道這些人名叫犯戒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八四節文）

淨戒波羅蜜多分（十二會之三）

這時滿慈子便問具壽舍利子說：「為什麼說菩薩的淨戒是沒有邊際的呢？」

舍利子說：「菩薩清淨的持戒，普遍能解脫無量眾生犯戒罪惡的緣故！能普遍安排建立無量的眾生，得到清淨持戒的緣故！」

當時滿慈子又問具壽舍利子說：「尊者！您所說犯戒罪惡是指什麼增語而說的呢？」

舍利子說：「我、我所執著和其他煩惱稱名叫作犯戒罪惡！（即名叫犯戒罪惡的：如世俗人執著我、執著我所，和其餘世間煩惱等是。）世間所說：任持想（認為世間一切幻相是有的想法）！如我想、如眾生想、如壽命人的想、如生人（即有他人）想、如養者想（即想在世能生活的人）、如士夫想（即想世間職業的士夫相）、如補特伽羅想（即想輪迴五道的眾生相），如有想、如無想，這樣的眾想和其餘的煩惱，這就是犯戒罪惡

薩戒人之顯貴，所以修菩薩戒的，不但自利利己，也要利他利人，乃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有此佛心，方能成佛。凡是修大乘菩薩戒的，他的所修乃無量無邊的眾生，才算是清淨的持戒波羅蜜多。（此解菩薩戒廣大無邊之祕）」

的增語。要能顯現菩薩的清淨戒律，才能普遍解脫無量眾生，照這樣所說的犯戒罪惡緣故。它是無量無邊際的！」

「又眾菩薩所有的清淨戒律，能普遍安定建立無量的眾生，使他們安住在清淨的戒律，因此菩薩安住在大乘所得清淨戒律的無量無邊際，那些修行聲聞（即阿羅漢）、獨覺（即辟支佛）所不能及，也普遍勝過聲聞、獨覺的清淨戒律。又，滿慈子！眾菩薩乘的，名叫普遍勝過一切聲聞、獨覺，這所謂修行清淨戒律的波羅蜜多，才是迴向佛道、悟得佛的一切智智。」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八六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十三會

計一分

會址：舍衛國京都城郊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第十三會分）

一、安忍波羅蜜多分

大般若經第十三會忍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僧玄則製

惟夫擅等覺之靈根，膺廣慈之奧主，馮闇海而利往，籠蒼品以遐征，則忍波羅蜜，為無與競！是以玄朋踵萃，神謨繼闡，將夷道梗為沮心怨，播親親於蠢徒，闢蕩蕩於情路。雖毀甚矛箭，害窮虀粉，必當內蠲我想，外抵人相。目鄰虛之有間，投刃曷傷；念機關之無主，觸舟奚若。我無自我，物復誰物！譬夫大浸稽空，而空無溺懼，積洿歸澤，而澤無垢忿。況已謝之聲，毀譽一貫；既遷之色，損益同科。大欲饒之以樂，豈復加之以苦，不有來損，則攝受之路無從，不有往慈，則菩提之行無主，翻為善友，更領深恩。聞詈劇絲竹之娛，得捶踰捧戴之悦，太子之二目兼喪，曾靡二心，仙人之七分支解，方酬七覺。其感通也，則百矛集體，百福之相開，萬惱嬰身，萬德之基立；其致用也，則遠契無生，俯遠塵於證淨，遙資大捨，均左塗於右割。比慚愧而為衣，則龍袞不侔其麗；槩煩惱而成鎧，則犀渠有謝其堅。語其大力，則拔山無以喻；談其無畏，則賁勇弗之倫。始即事而為三，卒階行而成五，莫不具依方便，斯著圓音。詞旨懇懃，理義詳覈，一軸單譯，比於勤分，歸弼之美，不其要歟！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安忍波羅蜜多分（十三會全分）

這是我聽到的（此乃尊者阿難陀傳說本經，這是他聽佛說的），那時薄伽梵（華譯世尊）住在室羅筏城的誓多林、給孤獨園，和大苾芻（即高僧）一千二百五十人眾。

這時，世尊告訴具壽（即比丘）滿慈子：「你現在該為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大菩薩們，宣講安忍（即安於忍辱）波羅蜜多！」

當時滿慈子蒙佛的教敕（即承佛指示），承受佛陀神力，便向佛說：「若是大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對於其他眾生的種種訶罵、毀謗、言說應該深切的忍受，不應該發起忿恚怨恨的心，應該生起慈悲，以酬報他的恩德般，這樣應該在安心忍辱波羅蜜多，內心深表信任與快樂，隨著這所發起的安忍心情，以迴向（即轉向）趣求一切智智的佛智慧。這就是大菩薩能安忍波羅蜜多。」

這時，舍利子又問具壽滿慈子說：「若是有大菩薩在修行安忍時，有二人前來到菩薩的住所：一位善心人，故意以旃檀香塗在你的身上；另一位惡心人，故意以火燒你的身體。菩薩對這二人該有什麼存心呢？」

滿慈子說：「這大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對於第一位善心人不應起有愛心；對

「修行安忍波羅蜜多，要以平等心看待眾生，要以慈悲心看待眾生，要以安忍心看待眾生；能以安忍為樂事。世間乃一空相，眾生是空、萬物是空，安住在空中，自然是安樂事。大菩薩不但要自己安忍，而且要眾生安忍，讓世間沒有相互鬥爭，這才是合乎菩薩道的要求。（此解安忍息門之秘。）」

於第二惡心人，不應起有恚恨心！都要想畢竟是利益安樂的事，這樣的大菩薩眾才能行安忍波羅蜜多；若是大菩薩能行安忍波羅蜜多，能修安忍波羅蜜多！這大菩薩能夠沒有顛倒做菩薩的行處（即不要不能忍耐而把行為顛倒：用恨對善心人，用愛對惡心人），能夠沒有顛倒而安住在菩薩的清淨土中（即清淨的內心中）。（原經節略）這畢竟是在空中，沒有所競爭的；使眾生們聽了你的宣說，也就息止了鬥爭的心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八九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十四會

計一分

會址：舍衛國京都城郊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第十四會分）

一、精進波羅蜜多分

大般若經第十四會勤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僧玄則製

覩夫至運無動，妙警伊寂，梵輪冥退轉之規，慈航虛下濟之影。斯進德所以為貴，勤音所由而作也。其有揭情區而遠荷，指覺地以高驤，比擐甲之精堅，同策駟之遄夙，則必任善以為軏，引之無窮之路，委身而作隸，驅之罔極之期。微五欲之宴安，乃三塗之酖毒，從四脩之勞悴，寔萬德之光敷。

惟夫淺溜穿石，小滴盈器，鑽燧之勤，斷幹之漸，皆積微不已。故在著可覩，蚓弱質而飲泉，蟹壯容而寄穴，騂鑣怠矣，駑駕先之，矧乎摩訶衍心、波羅蜜行。其於勉刻，豈忘動靜，故能千界如燬，詢一句以投之，萬流方割，拯一命而淤之。假使駐補處以三祇，終競勇於初發，雖復濬即空於萬行，乃均熾於昔耽，不端倪其所欲行，不翹佇其所當證，撫塵劫之修如瞬，仍如渴日，視砂界之赴若鄰，猶般夙夜。故精進之於諸度也，若銜捶之在群馭焉；正勤之於道品也，若鹽梅之資列鼎焉。正法源底，由之而至！聖人能事，於茲而畢！然後聞舍利之談覺支，則輟賞無地；憶底沙之流讚頌，則勃興斯在。三練之業允該，六意之修奚極，緬惟景躅，豈遑寧處！載詠玄章，益荷昭趣。文乃單卷，事非重譯，庶將貿寸陰以尺璧，甘夕死於朝聞矣！

「大菩薩從初發心力求精進不懈，也要持續勇猛精進；而修行菩薩道的精進，乃自己永持不懈、能護他心、隨他意轉，為眾生作安樂事而不懈怠，要視眾生為主人，以僮僕自居；要時刻使主人滿意，而不自主，如此精進沒有厭倦，以眾生利益為自己的事業，為眾生作種種利益安樂，這就是大菩薩安住精進波羅蜜多中。（此解大菩薩精進之秘）」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精進波羅蜜多分（十四會全分）

這時具壽滿慈子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怎麼說要方便安住在精進波羅蜜多呢？」

當時，世尊告訴滿慈子：「若是大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在最初發下心願時，應該作這樣的念頭：『我們的所有，如身體、如心意，先要應該為他眾作有饒益的事！當使他們一切所願滿足。』譬如那僮僕應該作這樣的念頭：『在行、住、坐、臥，都該聽從主人，不應該以本身自在而有所作為；要想從他住舍往市坊等，先徵詢主人然後外出，凡所需飲食必須經過主人允許，才能受用，一切的行動都要隨著主人的要求。』

「這大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從最初發出的心願，應該有這樣的念頭：『我的所有：如身體，如心意，都不應該使它自在而轉變，必須隨著那人的所有，而作饒益的事業，一切都要為此辦理成功（即一切在求佛果正覺圓滿開悟）。』這樣大菩薩眾依照精進波羅蜜多、不離開精進波羅蜜多，誓為眾生作所應做的事，這眾大菩薩都在精進波羅蜜多，應該是這樣修行的！」（原經節略）

「這大菩薩眾要修行精進波羅蜜多，不隨自主的心意，而有所作為；隨順那人的意樂、

為那人而作饒益，並仍將護佑那人，使我身心不起一切煩惱惡業。那人對於大菩薩眾雖先沒有恩情，而眾大菩薩卻作報恩想，為那人成辦種種事業。這大菩薩為了成就精進波羅蜜多，將要維護他心、隨他意轉，為他作種種利益安樂，如同自己的事業，常常沒有厭倦，這就是大菩薩安住在精進波羅蜜多中。」

「又，滿慈子！若是大菩薩為要很快地開悟而得一切智智，就要和眾生們作最大饒益，常常勤懇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內心沒有退轉；這樣就是大菩薩安住在精進波羅蜜多中。」（原經以下節略）

這時，滿慈子向佛說：「世尊！眾大菩薩這樣的精進，豈是名叫為難嗎!?」

世尊告訴說：「你說大菩薩眾這樣的精進不為難嗎？」

滿慈子說：「眾大菩薩這樣的精進我說不難；這是為什麼呢？佛您說眾佛法都如同幻事，不論是樂受、苦受，和助受（即有助力的承受）法，既都如同幻事，菩薩已能通達這些眾事物的實性（即眾事物的實性本空），那精進有什麼困難的！」

這時，世尊告訴滿慈子：「你該知道大菩薩眾雖然知道眾事物都如幻事！而能發起身心精進，安住在精進波羅蜜多中，而求得大菩提（即佛的無上正等正覺），要常常沒有衰萎怠歇，由於這樣的大菩薩眾，有這樣的精進不懈是最極為難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九〇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十五會

計一分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
王舍城外靈鷲峰道場
（第十五會分）

一、靜慮波羅蜜多分之一至二

大般若經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僧玄則法師製

夫心之用也，其大矣哉！動之則舛競聿興，靜之則眾變幾息，大之則充乎法界，細之則入於鄰虛。故海嶽環區，心之影也；形骸耳目，心之候也；生死邅迴，心之迷也；菩提昭曠，心之悟也。三界唯此，寔曰難調，一處制之，斯無不辦。所以仍給孤之勝集，開等持之妙門，明夫定品克遷，心源允晏，沈掉雙岸，止觀兩澄。朋棲欲界之表，孤騫有頂之外，境焰滅而逾明，因枝翦而更肅。湛乎累盡，動與德會。

故統之則一如，權之則二相，散之則三脫，依之則四神，行之則五印，檢之則六念，聚之則七善，流之則八解，階之則九次，肆之則十遍。其餘四念、四等之儔，五根、五力之類，莫不亘諸禪地。蒨蒹乎根本，儲之定瀲，磊砢乎邊際，譬泥之在均、金之在鍛，唯所用耳，豈有限哉！故能力味精通，神妙揮忽，日月上掩，川嶽下搖，身遍十方，聲覃六趣，水火交質，金土易形，殫變化之塗，出思議之表。具微妙定，不受快己之勝生，闢惡趣門，而甘利他之獄苦。至有八禪分用三昧異名，日旋星光、月愛花德、遊戲奮迅、清淨照明，或百或千，難階難極，咸資說力。具啟詞編凡勒成兩卷，亦未經再譯，罕入禪祕，其誰捨諸。

「修行一切佛道必須要有靜慮，能以參禪悟法，保持布施無相無著，保持持戒清淨，保持安忍不恚，保持精進不懈，且能以靜慮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大菩薩依四靜慮趣向正性離生，進入真如界，引發金剛喻定，開悟無上正等正覺；而靜慮四禪天

佛說大般若
經摘要述白

靜慮波羅蜜多分（十五會一～二分）

這時，具壽舍利子向佛說：「世尊！若是大菩薩想要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怎麼說能方便安住在靜慮波羅蜜多呢!?」

當時，世尊告訴舍利子：「若是大菩薩要想開悟無上正等正覺，應該先進入初步靜慮（即初禪定），既進入初靜慮後，應作這樣的念頭：『我從無際生死以來，數多次曾經進入這樣的靜慮，讓我作所應作、身心寂靜，因此這靜慮對於我有恩；如今我又進入，作該作的，這是為了一切功德的所依（以此靜慮而修佛果功德）。』」

「再次又該進入第二靜慮，既進入第二靜慮後，該作這樣的念頭：『我從無際生死以來……（如初靜慮的念頭）……這是為了一切功德的所依。』」

「再次，又該進入第三至四靜慮（原經合併節略），既入第三至四靜慮後，該作這樣的念頭：『我從無際生死以來（如初靜慮的念頭，原經合併節略）……，這是為了一切功德的所依。』」

「這大菩薩既進入這樣的四靜慮後，又該思惟：『這四靜慮對眾大菩薩們有大恩德！和眾大菩薩們要以這為依止！那眾大菩薩將要得悟無上正等正覺時，都是漸次進入這四靜慮；既進入這四靜慮後，依第四靜慮引發五神通（即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五通），以降伏魔軍成

，逐步進入非非想處，以致超越三界，出入生死，大菩薩能以靜慮得五神通，以救濟眾生，才是靜慮波羅蜜多。（此解靜慮修行之祕）」

就無上正等正覺。』」

「這大菩薩應作這樣的念頭：『在過去以往大菩薩眾都是修學靜慮波羅蜜多，我也該應修學。過去以往大菩薩眾都是依靜慮波羅蜜多，隨意所樂，以引發般若波羅蜜多；那我也該依這靜慮波羅蜜多，隨意所樂，以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又，舍利子！一切大菩薩眾無不依第四靜慮，方便趣入正性離生（即斷絕貪瞋癡等煩惱盡除，也遠離生死，此為大菩薩的成就），以開悟會真如界（即悟入真實不虛、如常不變）！捨去了異生性（即捨去凡夫的本性）（原經節略），並方便引發金剛喻定（即金剛三昧，以斷除最細微的煩惱而得的禪定），最後開悟無上正等正覺！」（原經節略）

「又，舍利子！一切大菩薩眾安住在這四種靜慮，為了勝多方便引發眾多功德。這大菩薩依第四靜慮，起空無邊處想！引空無邊處想定（即空無邊處三昧）；這大菩薩眾依空無邊處定，起識（即心靈）無邊處想，引識無邊處定；這大菩薩眾依識無邊處定，起無所有處想，引無所有處定；這大菩薩眾依無所有處定，起非有想、非無想處想，引非想、非非想處定。這大菩薩雖能現入四無色定（即無色界中空處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非想處定），而到此就得入勝妙生處（即超越三界真空定處）。」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九一節文）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十六會

會址：摩揭陀國京都
王舍城外竹林精舍
（第十六會分）

計一分

一、般若波羅蜜多分之一至八

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僧玄則製

尋夫理殊湊以司方，坦一歸而揆務，何嘗不鎔想真際，弭執幻塵。雖檀戒之崇嚴，忍進之調銳，卒怙寵於實慧，假道於真詮，將開象觸之迷，復有鷲池之會。所以光導五之跡，昇第一之乘。甄陶二邊，洞希微而睎睇，擬議四句，仰涔寂以韜音。諸見之萌，則翳蘗星落，褰積疑之網，則障穀雲彼。了性空而常修，悟生假而恒利，四魔由之亂轍，六度因而彙征。施以之不捐，而難捨能捨；戒以之不檢，而難護能護；忍以之無受，而堪於不堪；進以之無行，而發於不發；定以之亡靜，而三相不相；慧以之亡照，而三輪不輪。故體之則動而逾寂，謬之則寂而彌動。法不即離於非法，行豈一異於無行。其覺證也，真心混而一觀；其出生也，法寶駢而萬區。故有二智焉、三身焉、四辯焉、五眼焉、六通焉、七覺焉、八正焉、九定焉、十力焉，加十八不共、八十隨相、十二緣智、二十空心，皆挺以四多成之羅，若聚以玉毫之表。流之金，吻之誨，勒成八卷元非再譯，則以不敏謬齒譯徒，緬諸會之昌筵，嗟既往而莫奉；眷言殊獎，載表遺音，本慈吹以紛騰，因聖期而頂戴；將使家傳妙寶，人握靈珠。洗客塵於八區，霈玄滋於萬葉。福庇宸極，帝后延齡，慶洽黎蒸，法教增闡。庶狹中之士，擺疑於驚怖之辰；上慢之賓，輟謗於充詘之際。自非恒沙歷奉，宿代累聞，何能啟篇，投恪忘言，入賞者哉！悲夫！

「般若乃佛在世間設立施設的增語，從世間上的意義，它名叫智慧；智慧亦如佛法，它是看不見摸不到的。雖然智慧遠離世間幻相，但它不能離開一切幻相；因佛菩薩要教化眾生，運用智慧瞭解世間一切幻相，了知智慧不是情境，它不能示現形相。（此解般若非世間名詞之祕）」

佛說大般若經摘要述白

般若波羅蜜多分（十六會之一）

這時，善勇猛大菩薩便向佛說：「世尊！佛處處為眾大菩薩們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什麼是般若波羅蜜多呢？怎樣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怎樣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使很快得到圓滿？怎樣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使一切惡魔不能得便、所有惡魔都能覺知？怎樣說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很快地能圓滿一切智法呢!?」

佛告訴善勇猛大菩薩：「你先所問：『世尊處處為眾大菩薩們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什麼是般若波羅蜜多？』你等要知道：實在沒有極少的佛法名叫般若波羅蜜多，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超出世間一切名詞的緣故！（原經節略）善勇猛呀！這智慧能遠通世間眾事物法則的實性（即眾法自性本空），故名叫般若波羅蜜多；一般世人對如來的智慧尚不可得，何況要得到般若波羅蜜多呢!?」

「善勇猛！般若可說是剖解眾事物法則的方法，和了知眾事物法則的方法，因此名叫般若。善勇猛！般若可說是世間的假立設施，由這假立設施說它是般若（即般若乃世間假設的名詞）；然而世間一切事物法則不可以設施（因世間一切都是空的；以空空的，就不可有建立設施的）、不可轉動（一切是空，也無法轉動）、不可宣說（因空無一物，無法宣說）、不可示現（因空空中，沒有什麼好顯現的），要是知道這一切是空

的，就名叫真實所知（能知道世間一切是空，就是知道這實際情形）。善勇猛呀！這般若就是不是所知、也不是所不知！不是在這裡，也不是在那裡！（因世間空空，無所方向處所）因此名叫般若。」

「再次，善勇猛！般若說是所作的智慧，不是所作的智慧！說是智慧的情境，也不是智慧的情境；因智慧是遠離一切情境的緣故（因智慧乃抽象的，它超出一切實際的情境），若是智慧是情境，那該不是智慧，（原經節略）然而是不是智慧說名叫智慧，由這是智慧說名叫不是智慧（即在是不是智慧之間，才名叫智慧；而是智慧又名叫不是智慧，可知般若的定義是很難下的），在這中間的智慧，是不可以示現的，這才名叫智慧。（原經節略）一切世俗愚夫都應該有智慧；若是有如實在智慧和不是智慧，這兩項都無所得，在智慧、不是智慧如同實在的遍知，這就是名叫智慧（在凡夫的智慧和不是智慧中，而能實在遍知一切，那就名叫智慧）。」

「善勇猛！這名叫如同實際宣說智慧的形相：這智慧的形相實不可說、不可示現！然而隨順眾生的所知說示，他能知道的，也不可說！而智慧的情境尚且沒有，何況要有智慧呢!?若是能夠這樣的如實了知（即了知是空），如實隨覺（隨覺是空），這就名叫般若。」

「再次，善勇猛！若是能夠這樣的現觀（以智慧顯現，觀察真實的意義）作證（即驗證），那這就名叫出世般若，這樣所說的出世般若也是不可說。（原經節略）若是有所得，則不名為出世般若。這般若的本體，也不可得（即本性是空不可得），要是遠離有（即是空）、沒有等（即是平等亦是空），才可得知它本性的緣故！」

「又，善勇猛！『世間』這名稱假設的建立，並不是假設建立『世間』為實有、而可超出，然而它超出眾假設，因此名叫出世（原經節略）。出世般若是超過世間一切名詞的緣故，（原經節略）由於這樣的般若，無所不出，因此名叫出世般若。」

「再次，善勇猛！這也名叫通達般若，說這般若是無所通達；若說這般若有所通達，那就是世間假設建立的名詞。若是世間假設建立的，則就不會名叫通達般若。說在這中間都無所有，沒有彼此、也沒有中間（即一切是真空；此真空非如世俗所知的空，它是沒有中間，是不能穿透的），它是沒

有通達處、沒有通達時（以上通達表示穿透的意思，也表示真空一片，沒有間隙），因此名叫通達（因真空一片如人身血脈，處處通達。），又通達智慧，名叫通達的：這通達智慧（也如真空一樣）都無所有、無上無下、無遲無速、無進無退、無往無來（此指時間上的），因此名叫通達。」（以上說明般若猶如空無所有，但無所穿透，卻是通達時空和無所不通的智慧。）

「再次，善勇猛！這其中為什麼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呢（按般若為智慧；而波羅蜜多，華譯到彼岸）？善勇猛！這不是般若波羅蜜多，有到彼岸至少多遠可得：善勇猛！若是這般若波羅蜜多，有到彼岸至少多遠可得，那如來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到達彼岸很遠！善勇猛！不是這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可得，因此不說這裡有彼岸。」

「又，善勇猛！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有很多隨著感覺的方法（凡俗人以為一切智慧，來自感覺，認為智慧因感覺而發生）！若是能夠以慢慢地隨著感覺而生智慧，那已違背了覺悟的原則（因智慧的發生，乃偶而發現事物的樞紐所在或悟出真理所在，而得到智慧；如隨著感覺恰與悟覺背道而馳，是沒有結果的）！這般若波羅蜜多中，沒有任何東西可名叫隨覺或覺悟（因般若智慧是悟空，既然是空故無一物），而隨覺的眾方法，沒有通達的本義（因不能了知空中通達本義）。」

「又，善勇猛！一切眾生修行菩提行（即修佛覺乘），而不知不覺世間眾事物的實性（因不知一切皆空）！不名叫菩薩（即不名叫修大乘菩薩道），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眾生不知道自己不是眾生的緣故！若是知道自己不是眾生，那他所修的菩提，該會成為菩薩！然而眾生們由於顛倒了自己的緣故，不能覺悟了知自己的修行（即不能了悟要從一切空中去修行）、自己的境界、自己所修行的處所！如若在自己修行中，如實了知（即了知空的一切），那他就不會再去修行有分別的修行（即隨外境分別幻相而修行，追求修行果位，而不能正性離生）；由於這以分別外境幻相的修行，一切愚夫緣著虛妄的境遇，引起了顛倒行（即有貪、瞋、癡等煩惱想），也就緣著這菩提（即覺悟佛道）而生起怠慢執著。」（原經以下節略）

「修行菩薩道的能這樣知道一切世間事物是空，對於一切外界事物不再攀緣、不再分別（要視平等同質）、不去攀遊、不去履行，這樣才名叫真菩薩行（即才叫真正修菩薩道的）！這以無所行為

的方便緣故（即要了知自性本空，不隨外境攀緣）。若是眾菩薩這樣的修行，這就名叫真菩薩行。這是什麼緣故呢？善勇猛！因能夠這樣運用的隨覺眾法（即隨時覺察的眾佛法），通達眾法（即般若的眾法），名叫菩薩的緣故！」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九三節文）

般若波羅蜜多分（十六會之二）

「再次，善勇猛！說是菩薩的，他能夠隨時覺察眾生無實無生的增語（即覺察眾生是空是沒有永存的超世俗話語）。又，做菩薩的（即修菩薩道的），對於世間一切事物，也能如實在、如同佛的所知道的！怎麼叫菩薩如同佛的所知呢？那就是說如實知道一切世間事物的自性，沒有實在、沒有永存的生命，也沒有虛妄（即是真實不假的說法）。」（以下原經節略）

「又，善勇猛！若是眾菩薩發願菩提心（即發願求取覺悟佛道心），如作這樣的念頭：『我如今發願菩提心，這是菩提（即求佛正覺），我如今為志向這菩提的緣故，才發願修行心！』這眾菩薩因為要有所得的緣故，就不名叫菩薩，但是可以名叫狂亂薩埵（薩埵華譯眾生，即名叫狂亂眾生）。善勇猛！那眾菩薩由於有所求取發願的菩提心，但可名叫發心薩埵（即發心眾生），不名叫菩薩。」

「又，善勇猛！若是菩薩能生起平等性格，那就是實行平等性（即對萬物眾生一律平等的慈悲心）；若能實行平等性，那就是內心有平等性格；若是內心有平等性格，那就是菩提（即覺悟佛道）。若是在這當中有如實在的本性（即如同本空自性），就在這當中對一切事物不再有所分別（即一視同等）；若是有了分別心和菩提的求取！他就會有執著心和執著菩提。由於這兩種發願菩提心，該要知道這就不名叫真發願心的菩薩。」

「修行大乘佛法，所謂大乃指說一切智，能知一切智就叫大；而一切智，乃是修行阿羅漢或辟支佛，了知世間一切事物總相，也就是了知世間一切事物是空，雖然這是修行小、中乘的成就，而是修行大乘佛法最先要了知的；能了知一切世間空，也就進入大乘佛法的門徑。（此解大乘門徑之祕）」

「再次：善勇猛！什麼是大乘？所謂一切智說名叫大乘，為什麼說是一切智呢？那就是眾所有的智慧，如有為智（即因緣造作的智慧）、無為智（即不是因緣造作的智慧），如世間的智慧、出世間的智慧；若是能夠開悟進入這些等智慧，那就名叫『大』（梵語名叫摩訶薩，也就可以稱名叫大菩薩）。」

「又，善勇猛！若是能夠遠離大眾生的想法，就名叫『大』，他在一切心意和心意所有的事物，雖然無所得，而能了知心的本性（即了知心意本空的自性）；他在菩提和菩提分的佛法，雖然沒有所得，而能夠了知菩提的本性。他由於有這樣智慧，這不是在他心內見有菩提（即見到佛的正覺平等性）！也不是離開心而見有菩提，不是在菩提內見有實心（即在覺悟佛道而見到真實的心意），也不是離開菩提見有實心；這樣的除去排遣就沒有所要修行和習作的（因內心空寂清淨了知一切盡空，似乎像停止修習一般），那在所要修行習作的和所要除去排遣的，都沒有所得！沒有所依靠的，沒有所執著的！雖然看不見有菩提的心性，而能夠發起大菩提心（即佛的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心）！若是能夠這樣的發起菩提心，才可以稱名叫真實菩薩！他雖是這樣發下菩提心，而對於菩提無所引發（即有菩提心，而不貪念菩提的成就）。這是什麼緣故呢？善勇猛！他已安心住在大菩提中的緣故。（原經節略）若是能夠這樣沒有所執著，而發起勝於了解和解脫心，該知道他名叫真實菩薩。」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九四節文）

般若波羅蜜多分（十六會之四）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很奇妙呀！如來應身正等覺雖然講說般若波羅蜜多，而所說般若波羅蜜多，都不是圓滿而成實在的。」

當時，世尊告訴舍利子：「是呀、是呀！正如你所說的：我說般若波羅蜜多，不是圓

「般若波羅蜜多乃表達世間一切是空，是常和無常，樂、苦，顛倒、非顛倒，生、滅等等；因為以上都不是圓滿實有的，只是一切的幻影假相，故般若波羅蜜多不是圓滿實有的，世間一切事物畢竟會成空寂清淨的，那般若波羅蜜多正表達空寂清淨的，這一切空寂清淨隨著這世界是無邊的，它也是無邊的。（此解般若波羅蜜多是表達世間一切之秘）」

滿而成實有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這世間五蘊（即色、受、想、行、識）不是圓滿而成實有的！那十二處（即六根、六塵）、十八界等一切都不是圓滿而成實有的緣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不是圓滿實有的。」（原經節略）

「舍利子！那常存、無常，樂、苦，我、無我，淨、不淨，寂靜、不寂靜，顛倒、非顛倒，眾蓋（即遮蔽）、見行（即顯現），增益、損減，生、滅，住（即不變不壞）、異（即改變朽壞），集起、隱沒都不是圓滿而成實有的緣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不是圓滿而成實有的！」（以下原經節略）

「舍利子！譬如虹蜺（即天上彩虹和雲霞）雖有種種妙色的顯現，而沒有一樣是實在的；這般若波羅蜜多雖然假有種種說法形相的顯示，而所顯示的沒有實體可得。」

「舍利子！譬如虛空雖然以種種寸尺去度量，而不曾見有五手指多是圓滿實有的！這般若波羅蜜多雖然假以種種的言說形相顯示，而不曾見有至少自體是圓滿而成實在的！」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本性（即本體）是清淨的！」

佛說：「是呀！這是什麼緣故呢？舍利子！眾蘊、處、界本性清淨的緣故，世間一切自性（即本體是空）都是清淨的！（原經節略）這般若波羅蜜多本性是清淨的！」

舍利子說：「這般若波羅蜜多是無色（即沒有物質、沒有色彩）、看不見的，沒有所相對障礙的！」

佛說：「是呀！這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沒有極少有色、有見、有所相對障礙的！」

舍利子說：「這般若波羅蜜多沒有所能造作的。」

佛說：「是呀！要能夠造作的，是不可得的緣故。」（原經以下節略）

舍利子說：「這般若波羅蜜多就是無邊的。」

佛說：「是呀！（原經節略）該要知道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邊際！以太虛空無邊際的緣故，該知道眾佛法也是無邊際的！」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九六節文）

般若波羅蜜多分（十六會之五）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怎麼說大菩薩眾依照這樣的佛法，以行使在眾境界相呢（即運用這世間一切眾境界的形相呢？）？」

於是佛告訴舍利子說：「這眾大菩薩們尚沒有得到正法（即佛法），何況想行非法（即在世間行使眾形相法，就是非法）！尚沒有修得正道，何況要想非道！在淨尸羅（即清淨戒）尚沒有所得，也沒有所執（即把握），何況要犯戒！這些眾菩薩能不墮落在三界（即欲、色、無色三界）中，也再不墮落在六道死生中，不染著身命；何況要進入外境（即進入世間幻相境界中）！他等對於生死流轉已是走到邊際上，已經是渡過大海，已超越大難了的呀（因修得大菩薩就是已渡大海超大難了）。」

「又，舍利子！這眾大菩薩們依照這樣的佛法（即般若波羅蜜多），以行使眾境界的形相！要知道一切境界，都是沒有境界的本體（即是空境），由於這樣緣因，這眾善心的人士在一切世間境界，都沒有改變染著，如同那獅子王不染著眾境界；這眾善心人士依照這樣的佛法、而行使眾境界的形相，而沒有染著、沒有混雜，超越了一切幻境。如同大商主沒有障礙，這眾善心人士依照這樣的佛法，行使在眾幻境的形相，而無所執著。」

這時舍利子向佛說：「世尊！這般若波羅蜜多，以什麼種佛法為所修行的境界？」

於是佛告訴舍利子說：「這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邊法為所修行的境界，如虛空界，所行沒有邊境，這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邊法為他所修行的境界；又如風界，以太虛空為他所修行的境界，這般若波羅蜜多，以眾法空為他所修行的境界。」（原經節略）

這時舍利子又向佛說：「這般若波羅蜜多，以什麼為形相？」

於是佛告訴舍利子說：「這般若波羅蜜多，都是沒有形相的。（原經以下節略）舍利子！這般若波羅蜜多是遠離眾相，沒有極少的形相可得！又，舍利子！如同虛空界，沒有礙阻染著的處所！由於這樣所以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沒有染著為形相。」

「又，舍利子！眾佛法都以沒有染著為形相（佛法是抽象無形的，自然不會受世間物質等幻相所沾染。），因眾佛法的形相空不可得，所以名叫『無著相』。至少沒有佛法為引起形相的顯現在眼前，因在這當中沒有形相可得，所以名叫無相。」（原經以下節略）

「又，舍利子！世間眾混雜染著的形相（因世間一切自性本空，乃空有的幻相，而非實相），就是沒有形相；並不是混雜染著佛法所引起的形相，因此而顯現在眼前的（此言佛法本是抽象空的，縱然因眾生修行起了混雜染著思惟，但不會有所形相顯現的。）。」

「又，舍利子！眾混雜染著佛法若是顛倒而顯現在眼前（此言眾生修行佛法中，而混雜染著世間形相；因而在他所見的，顛倒顯現著世間有形幻相），這些眾顛倒的都是無相（這些顛倒只是幻相，也就是不是真實的形相，名叫無相）。這些眾無相都是空無可說的！因此眾生認為有形相的佛法（即眾生留於世間幻相，總希望佛法也要顯現形相，而有所得，其實佛法是抽象空，亦如世間幻相一樣），其實就是無相。」

「又，舍利子！這眾清淨的佛法（即不被修行人的顛倒雜染，甚至眾生清淨的修行佛法）也就是無相（因佛法抽象無形，若是清淨修行更是無形的）。」（原經節略）

「又，舍利子！若是眾生能夠普遍知道這些混雜染法，如同實性（即如同真實的本體，而世間一切有形真實自性都是空的）的話！那他所見的眾混雜染著的有形，都是不可得的（因為全是空不可得）；然而眾生們由於顛倒（即把世間幻相當為真實有形的，以作顛倒想），所以引起和這些混雜染著。要知道這些顛倒錯想都不是真實的，若知這世間不是真實的，則世間一切就沒有實體，也沒有實有的形相；若是能夠這樣的真實普遍知道，就名叫清淨。這些眾混雜染著的幻相，尚且空不可得，何況是清淨的空相而有可得嗎？（即自然不可得啦！）因此這雜染和清淨二法，都不是有形相

「世間眾生本是幻相，因四大組合而成的眾生，不是圓滿實有；而眾生不知自己是空，以為自己是實有的，並且把世間一切

幻相，當成實有，如此顛倒中的顛倒，而眾生染著這一切幻相，造成業障，佛法是讓這些眾生修無著相的智慧，也就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而般若波羅蜜多普遍世間一切，而所行境界，乃是無邊境界。（此解佛法無邊之秘）」

的！也不是圓滿而成真實的。」

「又，舍利子！眾法是無形相的，不是圓滿而成實有的，所以說它名叫無著的（即沒有沾染執著的），因此說眾法以無染著為形相。因世間一切事物法則以沒有染著為形相，所以說名叫無著。那世間愚夫異生（即凡俗之人）染著這無著相（即沒有沾染的形相）。」

「又，舍利子！這名叫說一切法，以沒有染著為形相。這沒有染著的形相，該要知道就是智慧所行的處所，也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所行的處所；這無著相的智慧所行的處所，也名叫般若波羅蜜多，因此說般若波羅蜜多行無邊境界，眾無著性（即眾沒有染著的本體），該要知道說，名叫行無邊境界。」

「又，舍利子！所行處的，該知道這顯然不是所行處（因所行處所，乃是空的），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是所行處相，可能顯示的！」

「又，舍利子！所行境的，該要知道顯示不是所行的，因一切世間事物法則如實之性（即如真實空的本體），如是它所有性（即所有空的本體），都是不可得的緣故。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沒有所行的境界，因為一切世間事物法則沒有境界性（即是空的境界）的緣故。若是眾生和眾菩薩照這樣普遍知道世間眾法，那就名叫行一切境；佛雖是這樣說，而不如不說（因一切是空，說了無用）。若能知道眾法都是無所染著，名叫無著相。由於這些道理，所以說般若波羅蜜多『無著為相』。」

這時，世尊告訴善勇猛大菩薩說：「善男子！眾大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在一切法都無所行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善勇猛！因一切世間事物法則都是眾生顛倒所引起的，那不是真實、不是具有的，都是邪假虛妄的。」

「又，善勇猛！譬如在世間事物法則具有所能行的！都是在行顛倒，都是在行不實的；這菩薩若有所行的，那該行的是顛倒、該行的不實的，不是眾菩薩該顛倒行和不實在行所顯現了的，也不是菩薩行顛倒行和不實行，才能行般若波羅蜜多的。」

「世間一切是空、菩薩所修是空，則無所行；對世間一切是空，就無所分別，凡所修行不見兩邊，不見中間，心存空相，則無染著，也就沒有煩惱；但菩薩、眾生而生在這世間，一切倍受世間幻相、五蘊等等的干擾，一時生活現實，紊亂修空思惟，此必以修行八正道，並精進六波羅蜜多，才能發心悟空理，以求佛果正覺。（此解行無所行之祕）」

「又，善勇猛！這顛倒不實這不是他所行的，因此菩薩不會在這中間修行的。」

「又，善勇猛！說顛倒的就是虛妄，那愚夫凡俗的所要執著的，這世間一切事物不如是有（按佛理言世間一切只是幻相，並不是有的；眾生執著有，而顛倒的），這所執著不如眾生所要的形相（即眾生心中執著世間一切的形相，而不知此乃幻相，所以顛倒），因此說這名叫顛倒不實。所以眾菩薩不行顛倒、不行不實，由於這樣菩薩名叫說真實話的，也名叫沒有顛倒行為的人；若是實在不倒行，則就是沒有所行，因此說菩薩行無所行，這斷除一切行就名叫菩薩行。」（以下經文節略）

「又，善勇猛！這菩薩對於眾佛法（即眾生執著有和形相，以此為佛法的眾佛法）也再不行，也不執著這是佛法，不執著屬於這佛法。這菩薩也再不行分別（即不作分別世間一切有形）、異分別行（即不分別不同的行為，或不作反對分別世間一切有形，因為這一切都是空的）。」

「又，善勇猛！說這分別的，就是偏向一邊，這異分別就是偏向另一邊（即第二邊）；這不是菩薩在行邊或無邊，無邊就是無所行（就是不要修行），這菩薩也不見這中間行，若是看見中間，則就是在這不偏不倚的中間行。若是行在中間就是等於行在一邊；這不是中間有行、有所顯示的，要離開這所行形相的緣故！」

「又，善勇猛！所說中的！該要知道就是八支聖道（即八正道：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修此可證阿羅漢）；這聖道對於一切事物法則都沒有所得，而能顯現在眼前的（即是沒有形相的）。這八聖道對於一切事物法則都沒有所見，而能顯現在眼前的。」

「又，善勇猛！若是大菩薩不攀緣（即沾染貪想等）世間色（即物質）而修行，不攀緣自身的受（即貪受）、想（想像）、行（行為）、識（心靈不安不清淨）而修行，（原經合併節略）乃至不攀緣世間一切事物法則而修行，這就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善勇猛！這眾菩薩知道眾所攀緣性（即攀緣事物的本體）已遠離（已是空的，即本體不是實在的）的緣故！若是知道所攀緣的本體已遠離成空了，若能這樣所知而修行，就沒有所要修行的了，因此說菩薩的修行是無所行的（菩薩除了知無所行，但必保持著清淨與八聖道等。）」（原經節略）

「善勇猛！若是菩薩能這樣修行，就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若是眾菩薩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並普遍知道世間一切所緣是空而修行，也排除遣散世間一切所緣而修行。」

（以上經文請自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卷五九七節文）

共懺偈（代跋）

逝光閃電，大覺夢蹤；襁褓白頭，剎那隙間；
呱呱降地，一場矇矓；物念迷惑，誑騙罪根；
無明燎原，傷害眾靈；相殘果報，造惡種因；
奮鬥名利，奄奄仍爭；王公將相，苦苦挨生；
大限臨頭，焉稱英雄；前程清煙，汪洋灰燼；
不如沙粒，逍遙古今；生我父母，死乃自身；
此身難得，應破迷津；天道無虧，平實做人；
心存菩提，涅槃是宗；修無上果，廣度眾生。

述白俗家弟子 張子敬 王崇德 夫婦合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大般若經精要 / 張子敬居士講述 ; 真如居士校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千, 民101.04
面 ; 公分. --(讀懂經論 ; I10101)
ISBN 978-957-447-232-1(平裝)

1.般若部

221.4 101003835

讀懂經論 I10101

大般若經精要(修訂版)

講　　者 張子敬居士講述
文字整理 真如居士校輯
出 版 者 大千出版社
發 行 人 梁崇明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244號
P.O.BOX 中和市郵政第2-193號信箱
發 行 處 23556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498號7樓之2
電　　話 (02) 2223-1391
傳　　真 (02) 2223-1077
劃撥帳號 18840432 大千出版社
網　　址 www.darchen.com.tw
E-mail darchentw@yahoo.com.tw
銀行匯款 銀行代號:006 帳號:3502-717-003191
合作金庫銀行立德分行 戶名:大千出版社
總經銷商 飛鴻國際(股)有限公司
地　　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1之9號2樓
電　　話 (02)8218-6688
二　　版 中華民國101年4月
流 通 費 新台幣580元

大智度論白話系列

《大智度論》是《大品般若經》的注釋，爲龍樹晚年的著作，對學說、思想、用例、傳說、歷史、地理、實踐方法、僧伽的解說甚爲詳細，是當時的佛教百科全書。內容闡明大乘菩薩思想及六波羅蜜的宗教實踐，如卷四的尸毘王割肉餵鷹、須陀須摩王不犯禁戒，卷十一的大國王遍割身肉爲燈柱供養婆羅門以求佛法，鴿以身投火施捨飢人，卷十二的月光太子布施血髓濟度癩人、六牙白象舉牙授與獵者、迦頻闍羅鳥教化禽獸，卷十四的羼提仙人、鹿王代鹿母受死、雉滅林火等，處處揭示菩薩行者之修持。

又龍樹菩薩以後的大乘佛教等諸說，幾乎都是以本論爲中心而開展。因此，本論是大乘佛教的重要論書，尤其是自本論譯出以來，成爲歷來各宗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論典，對中國佛教影響相當深遠。

大千出版社
定價：580 元

大乘修行之道的總綱為六波羅蜜，六波羅蜜中，尤以般若波羅蜜為要，般若波羅蜜是大乘法門的理論基礎，也是修行的指導原則，沒有入出世無礙的般若，就沒有大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唐玄奘譯，共十六會，為一諸部般若經的大集，其中包括了初會的上品般若，第二、第三會的中品般若，第四、第五會的下品般若，第六會的勝天王般若，第七會的文殊般若，第八會的那伽室利般若，第九會的金剛般若，第十會的理趣般若，第十一至十六會的六分波羅蜜多般若，總計匯集了十四部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除了提供完備的般若學基本文獻，相較古本，玄奘所譯，已有後期大乘的影響在內，在研究般若經典的發展上，也極具參考價值。對於佛教的大乘學人而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更是修習般若波羅蜜所不可或缺的依憑，為大乘學人所必讀的經典。